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〇册目次

雲林石譜三卷 （宋）杜綰撰 明刻本	〇〇一
頤堂先生糖霜譜一卷 （宋）王灼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揚州使院刻楝亭十二種本	〇一九
異魚圖贊四卷 （明）楊慎撰 明刻楊升庵雜著本	〇二五
習學記言五十卷 （宋）葉適撰 明鈔本	〇四六
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三五五
巵林十卷補遺一卷 （明）周嬰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四一四

雲林石譜三卷

（宋）杜綰撰

明刻本

一

雲林石譜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杜綰撰。綰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山陰人。宰相衍之孫也。是書彙載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產之地、採取之法，詳其形狀色澤，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類，兼及硯材；浮光之類，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譜假山清玩也。前有紹興癸丑闕里孔傳序。傳卽續白居易六帖者。序中稱綰爲杜甫之裔，因引甫詩水落魚龍夜句，謂長沙湘鄉之山魚龍化而爲石，甫因形容於詩，綰作是譜，爲能紹其家風。考甫此句見於秦州雜詩，乃由陝赴蜀之時，何由得至楚地。且甫之詩意本非咏石，殊附會無理。末附宣和石譜，皆記艮岳諸石，有名無說，不知誰作。又附漁陽公石譜，皆載嗜石故事，亦不知漁陽公爲誰。其中列周公謹、元遺山諸名，則必非綰書。蓋明周履靖刻是書時所竄入也。今惟錄綰書以資考證，而所附二譜，悉削而不載。又毛晉嘗刻是書，併爲一卷，又佚去孔傳之序，而文句則無大異同。今亦不別著錄焉。

雲林石譜上卷

宋　山陰杜　綰季陽氏　著

明　新安程　輿幼輿氏
　　　　胡之衍平仲氏　閲

靈璧石

宿州靈璧縣地名磬石山石產土中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為赤泥漬滿土人多以鐵刃遍刮凡三兩次既露石色即以黃蒒箒或竹箒兼磁末刷治清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放即為向背少有宛轉之勢或多窒塞或質偏朴或欲成雲氣日月佛像或狀四時之景須藉斧鑿修治磨礲以全其美或一兩面或三面若四

面全者即是從土中生起凡數百之中無一二有得四面者多是石蠟石尖擇奇巧處鐫治取其底頃歲靈璧張氏蘭皐亭列巧石頗多各高一二丈許峯巒嵓竇嵌空具美然大抵亦三面背亦着土又有一種石理嶙峻若胡桃殼紋其色稍黑大者高二三尺小者尺餘或如拳大波陁拽腳如大山勢鮮有高峯嵓竇又有一種產新坑黃泥溝峯巒嵌空奇巧亦須刮治扣之稍有聲但石色青淡稍燥軟易於人為不若磬山青潤而堅此石宜避風日若露處日久即色轉白聲亦隨減書所謂泗濱浮磬是也

青州石

青州石產土中大者數尺小亦尺餘或大如拳細碎磊磈未成物狀在穴中性頗軟見風即勁凡采之易脆不可勝舉其質玲瓏嵌眼百倍於他石眼中多為軟土充塞徐以竹枝洗滌淨盡宛轉通透無峯巒峭拔勢石色帶紫微燥扣之有聲土人以石藥粘綴四面取巧像雲氣枯木怪石欹側之狀

林慮石

相州林慮石地名交口其質堅潤扣之有聲一種出土中采之穴地見石即尋坑坎處石多倒生向下垂如鍾乳融然皆天然鑿去麄石留石坐如拔許拔山多白載山一全峯巒下秀高拔或如物狀石色甚碧曾貢入內府有藍關蒼虬洞天凡十餘品各高數寸甚奇異又有一種色稍斑

而後黑臥產土中微有土漬易於洗滌有大山勢四面徘徊無背稍着土千嵓萬壑峯巒迤邐頗多嵌空洞穴宛轉相通不假人為至有中虛可施香爐靜而視之若烟雲出沒嵓岫間此石因崇寧年方田相視地脉偶得之大不踰三兩尺至如拳大奇巧百怪

太湖石

平江府太湖石產洞庭水中石性堅而潤者嵌空穿眼宛轉嶮怪勢一種色白一種色青而黑一種微青其質紋理縱橫籠絡起隱於石面遍多坳坎蓋因風浪衝激而成謂之彈子窩扣之微有聲采人攜鎚鏨入深水中頗難得度其巧取鑿貫以巨索浮大舟設木架絞而出之其間稍有

磯岩特勢則加就鐫礲取巧復沉水中經久為風水滌刷石理如生此石最高有五三丈低不踰十數尺間有尺餘唯宜植立軒檻裝治假山或羅列園林庭檻中頗多偉觀鮮有小巧可置几案間者

無為軍石

無為軍石產土中連接而生擇其巧者即斷取之易於洗滌不着泥漬石色稍黑而潤大者高數尺亦有盈尺及五六尺者多作羣山勢扣之有聲至有一段二三尺間羣峰聳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巉岩㵎谷不異真山頃年維揚俞次契大夫家獲張氏一石方圓八九尺上有峰巒高下不知數中谷道相通目之為千峰石又米芾為太守獲異

石拜者四面巉岩險怪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頗難得之

臨安石

杭州臨安縣石出土中有兩種一深青色一微青白其質奇怪無尖峰皆𡾟勢高者十數尺小者尺餘溫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從而斧鑿修治磨礲增巧頃歲錢唐千頃院有石一塊高數尺舊有小承天法善堂徒弟析衣鉢得此石估直五百餘千其石置方斛中四面攢攢險怪洞穴委曲於石罅間植枇杷一株頗年遠岩竇中宥有露珠凝滴目為醜石元居中有詩略云人众所憎歲惜為磊落姿不隨寒暑易政和間取歸內府此之尤者

武康石

湖州武康石出土中一青色一黃色黑而斑其質頗燥不堅無泥然巉岩峰巒雖多透空渲眼亦不甚宛轉採人入穴多臥生意廣闊奇巧處以鐵鑿揭取之或多細碎大抵石性匾側多㵎道摺疊勢浙中假山藉此為山腳石座間有險怪突兀者即側立為峰巒頗勝青州穿眼宛轉渾然可觀

崑山石

平江府崑山縣石產土中多為赤土積漬既出土倍費挑剔洗滌其質磊磈巉岩透空無聳拔峰巒勢扣之無聲土人唯愛其色潔白或栽植小木或種溪蓀於奇巧處或置立器中互相貴重以求售至正初杭州皐亭山後太山出

石與崑山石無分毫之異

江華石

道州江華永寧二縣皆產石石在亂山間於平地上空礲積疊而生或大或小不相粘綴江華一種稍青色一種灰黑間有巉岩之勢其質側背麄澁枯燥扣之有聲未見絕奇巧者惟永寧所產大者十數尺或二三尺至有尺餘或大如拳或多細碎每就山採石散處地上莫匀匕數盞率皆奇怪大抵各隨人所欲既擇絕佳者多為泥土苔蘚所積以水漬一兩日用磁末痛刷一種微青一種微黑其質堅潤扣之有聲或偏多坳坎頗類太湖彈子窩峰巒磈岩四面亦多透空險怪萬狀或有數尺若太山之氣象千岩

萬壑羣峯環遶中有谷道拽脚類諸物像不可槩舉非人力能為之大抵其石多白脉又有如大山之顚合二兩峯間因石脉相連數道而成瀑布直落澗壑凡遇石塞路迸濺卽散漫分流石之兩邊如圖寫之狀

常山石

衢州常山縣思溪又地名石洪或云空宇石出水底側垂如鍾乳雜沙泥不曰聯接採人車戽深水甚難得之或大或小不踰數尺奇巧萬狀多勢合質每一石則有聯續尖銳十數峯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大山氣勢亦有如拳大者又於巉岩竇中出石筍或欹斜纖細互相撐掛之勢蓋石生溪中為風水衝激融結而成奇巧又峯巒聳秀有洞穴委曲相通底坐透空堪施香爐若烟雲縈遶亂峯間一種色深青石理如刷絲捫之輒隱手又一種青而滑或以礠末刷治而然率皆溫潤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全無巧勢者石性稍礦不容人為非靈璧可增險怪

開化石

衢州龍游縣深土中出石磊魂或巉岩可觀色稍燥扣之有聲又地名鷩灘亦多產石水中色稍青潤不甚骨𪐴而肉細卒皆全質間有峯巒前後羅列若大山氣勢凡之思溪無脊峯勢扣之亦有聲

澧州石

澧州石產土中磊魂而生大者尺餘亦有純小者頗多險

怪巉岩類諸物狀其質為沙泥積漬實刷工治石理遍鋪絲捫之隱乎色青白稍潤間有白脉籠絡土人不知貴士大夫多攜歸裝綴假山高視之頗匯蕩諸奇峯

英石

英石含光眞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脉籠絡一微灰黑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峯巒聳拔多稜角稍瑩徹面面有光可鑒物扣之有聲採之人就水中奇巧處鏨取之此石處海外度遠賣人罕知之然山谷以謂象江太守費萬金載歸古亦然耳頃年東坡獲雙石一綠一白因為仇池又鄉人王廓夫亦嘗攜數塊歸高尺餘或大或小各有可觀方知有數種不獨白綠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一種青色渾然成峯巒岩壑或類諸物狀一種扁薄嵌空穿眼通透幾若木板以利刀剜刻之狀石理如刷絲毛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為東坡稱賞目之為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語然石之諸峯間有外來奇巧相粘綴以增險怪此種在李氏家頗多適偶為大璺一一顧彰名今歸尚方久矣又有一種挺然成一兩峯或三四峯高下峻峭無拽脚有向背首尾相顧或大或小土人多綴以石座及以細碎諸石膠漆粘綴取巧為盆山求售正如僧人排設供具兩兩相對殊無意味意

袁石

袁州萬載縣去縣十餘里石無數出田野間其質嶙峻微青色間多峰巒岩竇四面又有石罅中上下生小林木蓊鬱可喜或高三四尺或五六尺全如太山氣勢綿行凡數百步不斷目地名為亂石里土人以石占田龍六勿布種恨之不去惜乎地遠人罕知之

平泉石

平泉石出自關中考之李德裕平泉莊記草木花石之美其石產水中每獲一奇皆鐫有道二字頃年余於頴昌杜欽益家賞一石雙峰高下有徑道挺然長數尺許無嵌空岩竇勢其質不露圭角磨礲光潤而青堅於石罅中鐫有道二字扣之有聲

兗州出石如蝎色謂之栗玉有巉岩峰巒勢無穿眼其質甚堅潤扣之有聲堪器頗貴鐫礲土人貴重之與北虜所產栗玉頗相對但見峰巒一律耳

永康石

蜀水永寧軍產異石錢遜叔遺余一石平如板厚半寸闊六七寸於面上如鋪一紙許甚潔白上有山一六高低前後凡十數峰劇有佳趣如木葉

衡州來陽縣土中出石磊硯巉岩大小不等石質稍堅一種色青黑一種黃而斑四面奇巧扣之無聲可置几案間小有可觀襄陽府去城十數里有山名鳳凰地中出石植長尺許或如拳者巉岩險怪往往如大山勢色稍青黑間有如灰褐者扣之有聲土人不甚重政和年間惟鎮江蘇仲恭留臺家有數塊置几案者間

鎮江府去城十五里地名黃山鶴林寺之西南又一山名峴山在黃山之東皆產石土中小者或全質大者或鐫取相連處嶮怪萬狀色青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色灰褐者石多穿眼相連通可出香

鎮江蘇仲恭留臺家有石如蹲獅子或如鞭鴐鵝羅列八九株太守梅知勝因之為蘇氏排衙石又有一石筍高九尺餘混然天成目之為棟隆悉歸內府矣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為硯山甚奇特峴山石多青潤而產黃山者色多

土脉少有可鑴治者廣南清溪鎮云三五十里土中山石嶮怪一種色甚青潤扣之聲韵清越一種色白頃年蘇仲恭家置於几案間有七八石甚奇巧此石所產相隣青綠坑尤奇於他處

刑石

刑州西山接太行山山中出石石色果小有峰巒奇巧亦可置几案間工人往往採石為硯名曰烏不[illegible]墨稍燥蘇仲恭有三研樣製殊不俗韶州之東南七八十里地名仇池土中產小石峰巒岩竇甚奇巧石色青潤扣之有聲頗與清溪品目相類

盧溪石

袁州石出溪水中色稍青黑有嵌空嶮怪勢大者高數尺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溪水之側堂前立一大石高丈餘三峰九竅甚奇怪自謂盧溪石祟窜問欲輦置內府以石背多有前人刻回邊不脫其底山色背青黑溫潤而堅利刀不能刻扣之聲清越目爲江山小平遠逖叔得自蜀中部使者云出自永康軍後少見佩者

排牙石

臨安府府署之側一山甚高名拜郊臺錢氏故跡向山之顛嶮峻處兩邊各有列石數十塊從地生出者峰巒巉岩穿眼委曲翠而堅謂之排牙石

品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岩洞嶮怪色稍蒼翠過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朱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永州署依山廳事之東隅頃歲太守黃叔豹因其地稍露山谷除治積壤十餘尺得異山一座凡八九峰岩洞相通翠潤可喜遍有唐人刻字於諸峰之側甚奇古有一石橫尺餘聯綴石上全若水禽因引泉水灌穿岩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之爲瀏鶒石又羣山之衍下廣二項餘率皆怪石羅布田野間或爲屈人蔽野隱元次山舫萬石亭於羣山之顛石筍所產凡有數處一出鎮江府黃山一產商州一產益將諸郡率皆臥生土中採之隨其長短就而出之或有斷而出大者三二尺小者尺餘皆微著土其質挺然尖銳或偏側有三兩面紋理如刷絲起隱於石面或得剬道輒扣之或有聲石色無定間有四面停者又有高一二丈首尾一律用斧鑿修而成

襲慶府泰山石產土中大小踰三四尺間有磊磈殊小者色灰白或微青色亦有嵌空嶮怪勢其質甚軟可施鐫礲土人不甚珍愛峰山在襲慶府鄒縣山土中產美石間有岩穴穿眼眼不甚宛轉深邃亦有峰巒高下無嵒崒勢其質堅礦不容斧鑿色若挼藍或字語或時忌遂止之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下山在羣山最爲嵒崒頃朱先生所居產石奇巧羅布山間巉岩磊磈色類靈璧而青潤尤勝葉少蘊得其地蓋堂以就其景故號石林石上皆有李

唐游人題字自顏魯公而下悉署焉又州之西北鳳凰山後地名前山於亂條間有石生土中下多流泉石質嵌空嶮怪往往多穿眼青翠如湖口悉高大鮮有小者宣和間嘗使土人取之重不可致今有數塊留道傍

涵碧石

婺州東陽縣之南五里有涵碧池唐令于典宗得其勝槃鑿池面瀑布有二大石魚置沼面魚之前有不一塊高丈二許嶮岩可觀石之半間凹然如掌羅江東昔遊地著書嘗以爲研好事者每往遊覽劉禹錫有詩在集中

吉州石

吉州安福縣之東二三里有秀嶺石產土中不相聯其質

巉岩青潤扣之有聲間有兩三面或混然窒塞高數尺無小巧者又有白馬廟去縣之東二十來里中亦出石石質稍青或稍白四面嵌空嶮怪萬狀又有佛倌潭在縣之西四五里石產潭在上土中亦青潤嵌空穿眼宛轉扣之或有聲又有一種如大山四面嵪崒勢間有小巧者或云潭邊處則皆枯燥無聲色亦灰白又縣西六十里慶雲鄉地名久石岩山極高峻中有一岩深邃可容千餘人岩之側土中出石或大或小嵌空巉岩四面特勢少有穿眼多類物像宛然天成凡此四種若白馬廟石加之青潤又全美矣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泝流而上江邊兩岸峽處間有土石山懸石如鍾乳嵌空巉岩萬狀扣之聲清越之石色類靈璧青翠可喜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餘甚奇巧

何君石

臨江軍新塗縣玉笥山玉梁澗有洞名何君按圖經十人避秦九人仙去獨何君爲地仙居其洞故因號爲岩洞透邃中有石棋枰山之前後間產巨石皆嶮怪昔何君洞有一石懸於洞口其狀如雲廣數尺巉岩秀碧扣之無聲土人何氏擊取置亭榭中

蜀潭石

均州高安縣之東北有水出自豐城號濟步江口入四十里地名蜀潭水中多產巨石四面無嵪崒勢穿眼委曲不甚蒼翠鮮有小巧者

洪岩石

饒州樂平縣東山鄉地名洪岩有三洞名木梓樹水岩各有岩穴炬火而入自水岩山半間可下數十丈方到底聞水聲如雷窮之即無水源其洞中有石田鍾鼓磬仙人帳若人力所爲其山高下巉岩翠碧穴中有石佛羅漢相儀如生高十餘尺

韶石

韶州黃牛灘水中產石峰巒巉岩百怪其色或灰扣之微有聲凡就水採取質皆枯燥須用磁末刷治即色稍青其

質頗與道州永明石品相類間有奇巧小者

袁石

袁州分宜縣二十里有五侯嶺侯或猴字不詳其名嶺上四傍皆山石岩崿嶄絕若劃裂摧倒勢其嵌空多狙猨凡山下石或立或仆當是山上飛墮者石色紺青不潤澤玲瓏奇怪萬狀間有數人可遠致者臨江士人曾子明有石癖嘗親訪其處以漁舟載歸瀟灘列置所居又去縣十里有石洞名洪陽游者炬以入閧有十六室詭怪百狀又有石乳石田牛羊鍾鼓凡倉廩栽榻之類凡石高數丈皆有邊幅如有船檣所觸飽疾風狀石曰頃畝與無異眞凡洞高處刻唐人題字彷彿可辨父老云是晉葛洪妻陽二仙

所隱得石其洞穴清遠不可徧覽頃一道人結庵輒盡游其室賫糧秉炬才歷數步聞洞上有篙撑船聲駭懼返

萍鄉石

袁州萍鄉縣距縣百來里地名石觀突九一山石洞穴深六七丈岩上悉石如鍾乳高低無數嵌空險怪奇秀可去古山之側近側皆有怪石隱草木中土人不知貴

修口石

洪州分寧縣地名修口深土中產名五色班斕全若玳瑁石理間或成物像扣之稍有聲工人就穴中鐫礲爲器頗精緻見風即勁亦堪作研粗發墨

雲林石譜上卷終

雲林石譜中卷

魚龍石

潭州湘鄉縣山之顛有石臥生土中凡穴地數尺見青石即揭去謂之蓋魚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灰白者重疊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鰍鯽鱗鬣悉如墨描穴深二三丈復見青石謂之載魚石石之下即著沙土然擇選取尾相隨游泳或石紋斑剝處全然如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抵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備尤爲奇異土人多採取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刮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又隴西地名魚龍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不

異豈非古之陂澤魚生其中因山頹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杜甫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西爾

萊石

萊州石色青黟透明斑剝石理縱橫潤而無聲赤白色未出土最軟工人取巧鐫礲成器甚輕妙見風即勁或爲鐺銚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鐵

穚石

穚州朱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其質甚軟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圓月或如龜蟾吐雲氣之狀兩兩相對工人就石段揭取用藥點化鐫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圓月形者極少得之昔歐陽永叔賦雲月石如蟾特爲奇異又

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峰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是成片修治鐫削度其巧趣乃成物像以手擵之石面高低多作研屏置几案間全如圖畫詢之工人石因積水浸漬遂多斑爛

階石

階州石自產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工人穴中鐫刻佛像諸物見風即勁以滑石末治令光潤或磨礲爲板裝製硯屏瑩潔可喜凡內府遺採金龍玉簡於名山福地多用此石以朱書之

登州石

登州海岸沙土中石潔白或瑩徹者質如黃實粒粒圓熟

間有大者或如櫻桃土人謂之彈子窩久因風濤激而生

松花石

婺州永寧縣松林頃因馬自先生在山一夕大風雨忽化爲石仆地悉皆斷截六者徑三二尺尚存松節脂脉紋土人運而爲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間者

穿心石

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青色黑而小中有小竅土人每因春時景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亦雖它石頃年家弟守官偶步水際獲一青石大如鵞卵白脉如以粉書草字兩行把玩累日爲貴公子奪去復搜求之不可再得

洛河石

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頗多青白間有五色斑爛其最白者入鉛和諸藥可燒變假玉或琉璃用之

零陵石燕

永州零陵出石燕昔傳遇雨則飛頃歲余涉高岩石上如燕形者頗多因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偶驟雨過凡所識者一一墜地蓋寒熱相激迸落不能飛爾土人有石板上磊磈如燕形者相州之北數十里地名梨園漳河水中出石數種或如濃墨圓點成紋如深黃犀頭頗堅潤土人謂之鼓石堪琢爲器物亦磨作鎮紙其價甚廉

西蜀石

西蜀水中出石甚堅潤色黟白石理遍有圖紋如頭大中

有紋如桃杏花心土人鐫礲爲龜蟠鎮紙又一種紋理如濃墨勻作圈點尤溫潤又有一種微黟黑石理稍麄澁又一種斑黑光潤龜背上作盤蛇勢或白或朱土人以藥點飾謂之玄武石

瑪瑙石

峽州宜都縣產瑪瑙石外多砂泥積凡潰擊去麄表紋理旋繞如刷絲間有人物鳥獸雲氣之狀土人往獨求售轉易於市

瑪瑙石

泗州盱眙縣寶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宣和間招信縣令（忘其姓名）獲一石於村民大如升其質甚白旣

磨礲中府黃龍作蜿蜒盤屈之狀歸貢內府

奉化石

明州奉化縣諸山大石中凡擊取之即有平面石色微黃而稍潤扣之無聲其紋橫裂兩道如細墨描寫一帶吏徑寒林烟霧朦朧之狀或如濃墨點染成高林與無爲軍所產石屏頗相類但質頑礦凡鐫治旋薄則縱橫斷裂亦可加工人磨礲爲硯屏土人不知貴

吉州石

吉州數十里土中產石色微紫扣之有聲可作研甚發墨但膚理頗礦燥較之永嘉華嚴石爲研差勝土人亦多鐫琢爲方斛諸器

金華石

婺州金華石山有石如羊蹲伏余於寺僧見之耳角尾足彷彿形似高六七尺傳云黃初平叱石之山正與筆談中所載無異但未見偶者

松滋石

荊南府松滋縣溪水中出五色石間有瑩徹紋理溫潤如刷絲正與眞州瑪瑙不異土人未知貴

菩薩石

嘉州峨眉山石與五臺山石出岩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太山狼牙信州水晶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或大如棗栗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珠則五色粲然可喜

于闐石

于闐國石堅土中色深如藍黛一品斑爛白脉點點光粲謂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屢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聲然石之一段丸廣尺餘擇其十分之一互無纖毫瑕玷者極妙故所產處貴翡翠而賤金星

黃州石

黃州江岸與武昌赤壁相對江水中有石五色斑爛光潤瑩徹紋如刷絲其質或成諸物像率皆細碎頃因東坡先生以餅餌易於小兒得大小百餘枚作怪石供以遺佛印後亦爲士大夫所玩探

華嚴石

溫州華嚴川石出水中一種色黃一種黃而斑黑一種色紫之石從上第一層謂之項石皆紫第二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脚石即無眼大抵有眼石在本岩中尤細潤下岩石謂之鸜鵒眼上岩下穴謂之鸚哥眼上岩下穴謂之鷄翁猫兒眼牛邊山謂之雀兒眼鸚哥眼土人以此別之小湘石在端溪之西四十里石色紫稍燥間有眼者類雀兒眼但無瞳子後歷石在端之北十里色赤紫石極細不甚潤石性極軟間有眼者但一兩葦蚌坑在下岩山之下一小溪今其歲久中山崩落之石久爲風日所侵性堅綾極不發墨石色正紫瑩淨間有眼無層暈色駁雜大抵諸

石在穴中正如石榴子隔瓜瓠中有其質謂之各有石璞
籠絡中有硯村大小既施斧鑿十分之十可得三四許又
有一種圓如瓜瓠中有其質謂之子石尤佳極鮮得之下
岩之價二十倍於山岩下穴上石下穴之價十倍於半邊
山諸穴半邊山價十倍於小湘價倍於蚌坑後品歷絕亦
不過十來千

白馬寺石

河南府白馬寺之野中每水邊雨過土中多獲細石頗碎
一種色深紺綠類西蕃馬價珠一種色稍次一種色淡紋
紋理多斑剝鮮有瑩淨者間有刻成物像其大不過如梅
李色深綠者價甚窮此石產外圓蓋洛西故都之地即有

之又有於土中獲銅帶鉤塡以七寶雜諸細石粲然可喜

密石

密州安丘縣瑪瑙石產土中或水際一種色瀰青一種拳
白紋如刷絲盤繞石面或成諸物像外多麄石結絡擊而
取之方見其質土人磨治爲牙頭之類以求售價頗廉亦
不甚稱至有材人枚纔寸許跳擲頃刻即死

淄州石

淄州石其質甚白紋理偏有斑黑鱗鱗如雲氣之狀稍潤
扣之稍有聲土人鐫治爲方斛諸器
排州祈澗出石石中有黃土目之爲太一餘糧色紫黑其
質磊磈大小圓匾外多精緻碎石滌盡黃土即空虛間有
小如拳者可貯水滴或栽植菖蒲水窠頗佳
壽春府壽春縣紫金山石出土中紫色琢爲硯甚發墨扣
之有聲余家舊有風字樣硯甚發墨特輕薄皆遠古物
絳州石出土中其質堅礦色稍白紋多花浪頗類牛角土
人謂之角石堪琢爲研雖可研丹砂滑而不發墨
辰州蠻溪水中產石色黑語蠻取以磨刀每洗滌水盡黑
因名墨石扣之無聲彷彿如階州者土人琢爲方斛器物
及即材粗佳
臨江軍新淦縣十里地名白羊角凌雲嶺頂上平如掌皆
古時寨基地中往往獲古箭鐵鏃而以斧其廉可劓其質
則石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愼

氏之物也按禹貢荊州貢砥礪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鏐
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貢以來貢之矣春秋時隼集
于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又有起又有石甲葉形如龜背
紋稍厚石斧大如掌有貫木處率背青堅擊之有聲

上猶石

處州上猶縣山土中出石微紫質稍麄多淺黑斑點三兩
暈綠色堪作水斛或闌檻好事者往往鐫礱甃地面全若
玳瑁

螺子石

江寧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
合縣靈岩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瑩親石面望之透

明瑩潤可喜

雲林石譜中卷終

雲林石譜下卷

栢子瑪瑙石

黃龍府山中産栢子瑪瑙石色瑩白上生栢枝或黄或黑甚光潤頃年白象亭奉使北虜虜主遺以一石大若桃上有鴝鵒如荳許栖栢枝上頗奇怪又有一種多中空不瑩徽余獲一塊如棗大好貯藥數百粒

寶華石

台州天台縣石名寶華出土中其質頗與萊州石相類切之無聲色微白紋理斑斕土人鐫礲作器皿稍工或爲鐺銚凡經火不甚堅

石州石

石州産石深土中色多青紫或黄白其質甚軟頗類桂府滑石微透明土人刻爲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刻圖書印記字劃極精妙

肇石

肇州舊名通遠軍四門寨石産深土中一種色綠而有紋目爲水波斲爲硯頗溫潤發墨宜筆其穴歲久頹塞無復可采先子頃有大圓硯贈東坡公目之爲天波

燕山石

燕山石出水中名奪玉瑩白堅而溫潤土人琢爲器物頗混真

韶石

韶州石綠色出土中一種色深綠可鐫礲爲器一種青綠相兼磊砢或如山勢者一種色細碎雜砂石以水烹研作數品入顏色用大抵坑中因銅苗氣薰蒸即此石共產之

桃花石

韶州桃花石出石中其色粉紅斑斕稍潤扣之無聲可琢器皿或爲紙鎭

端石

端州今爲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羚羊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岩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蚌坑而岩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一小溪即蚌坑水陸行七八百步至下岩十許步至上岩自上岩轉而南凡百餘步

至龍岩上岩各三穴下岩一穴半邊山岩凡十餘穴然必以下岩爲勝龍岩乃唐初取研處也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岩後得下岩龍岩遂不復取之今下岩石盡遂取諸半邊岩近亦岩矣獨上岩可取之下岩一穴泉水溢歲久石屑崩塞雖千人終歲功亦不可得之凡北壁石石水底石色乾則灰青紫色溫則深紫眼正圓有瞳子暈十數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畫青綠處類翡翠色南壁石則水中石也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珠岩下穴今俗呼爲中岩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能開路采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岩南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以微帶黃色眼有瞳子暈七八重青黃綠白黑相間已不及北壁眼小者矣上穴中穴石色益黃其眼亦赤黃色半邊山諸岩曰大秋風曰小秋風曰獸頭曰獅子曰桃花曰河頭曰新坑曰黃坑其石亦類下岩但眼暈只三四重色赤白青碧可愛惟層暈稍駁雜耳凡岩石有兩壁各石三層之上即覆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鮮潤不發墨凡三層石理有橫紋微麁扣之無聲稍潤土人鐫治爲方圓器紫者亦堪爲研頗剉墨

婺源石

徽州婺源石產水中皆爲硯材品色頗多一種古理有星點謂之龍尾蓋出於龍尾溪其質堅勁大抵多發墨前世

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麁以手擘之索索有鋒鋩者尤妙以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棗心或如瓜子或如眉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石質貴青潤發墨爲最又有祈門縣文溪所產色青紫石理溫潤發墨頗中後歷石老堅近時出處價倍於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爲貴理微麁以手擘之又徽州歙縣地名少溝出石亦青潤可作研但石理頗堅不堪剉墨其紋亦有絲者土人不知貴

通遠石

通遠軍即古渭州水中有蟲類魚鳴或作覔之聲土人見者多以挺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爲石石色青黑溫潤爲礪

日之爲霓石或長尺餘價直數千凡兵刃甲此磨治者青
光不鏉

六合石

眞州六合縣水中或沙土中出瑪瑙石頗細碎有絕大而
純白者五色紋如刷絲甚溫潤瑩徹土人擇紋采或斑斕
點處就巧碾成佛像

蘭州石

蘭州黃河水中産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喜間於聚石中得
眞玉璞外有黃膜又有如佛像墨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頃
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鎭紙經宿連蘭冊輒溫潤後
以器貯之凡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墜地破而爲三曰段空
有小魚一以此石疊爲牆垣有大如斗許者頃因官中搜
求其價數十倍

台州黃岩縣有山名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以得名日
地中所産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旋

鸚鵡石

荊南府有石如巨碑仆路隅色淺綠不甚堅名鸚鵡石擘
取以銅盤磨其色可靖筌

紅絲石

青州益都縣紅絲石産土中其質赤黃紅紋如刷絲縈繞
石面而稍軟扣之無聲琢爲研先以水漬久乃可用蓋石
質燥渴頗發墨唐林甫彦猷頃作硯譜以此石爲上品

石綠

信州鉛山縣石綠産深穴中一種融然爲山岩勢不甚堅
一種稍堅於綠色中灰如刷絲極深者鐫礱爲器向明示
之頗光燦閃色又有一種淡綠或細碎者入水烹研可裝
飾

無爲石

無爲軍石産土中性甚軟凡就土掘取之見風即勁兩面
多栢枝如墨描寫石色帶紫或灰白間有紋理成岡巒已
列空林中有徑路全若圖畫之狀頗奇特又有彷彿類諸
物像土人裝治爲屏頗自然勝稀略諸石

泗石

泗州竹墩鎭瑪瑙石出沙土中其質磊磈外多沙泥積漬
或水灰粉籠絡凡擊去麄面中有本色微青白稍瑩徹無
刷絲紋土人治爲器物頗不爲珍貴

礜石

鶴巢中有石亦名礜或如鷄卵色灰白鶴於巢側爲泥池
多畜鰍鰕之類畜水以此石養之每探取則吞而飛去頗
難得頃年溫州瑞安縣佛舍嘗有鶴巢因端午晨朝一人
忽登屋謀取爲人所捕致詢訟之云竊取可以致富不利
於寺今本草所載礜石凡有數種産漢川武當西遼諸處
獨巢中最佳鶴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令熱今不可得之

建州石

建州石產土中其質堅而稍潤色極深紫扣之有聲間有如荳斑點不甚圓亦有三兩重石璧琢爲硯頗發墨以石點名鸜鵒眼作端石以求售

汝州石

汝州瑪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紅瑩徹少有紋理如刷絲其質頗大堪治爲盤盒酒器等十餘年來方用之

鍾乳

廣連澧郴等州多鍾乳洞洞有石類蛇蟠螂蝦蜓及果菰不一堅質或頗色如生蓋因鍾乳汁點化成石尒頃年歷於洞中獲此數種考之本草載飄出又一般入洞穴年深亦然因知鍾乳點化無疑

飯石

婺州東陽縣雙林寺傅大夫道場山中產石凡有青白緑紫色皆瑩徹謂之飯石質硬頑堪治爲素珠或作縋鎖

墨玉石

西蜀諸山多產墨玉在深土中其質如石色深黑體甚輕軟土人鐫治爲帶 或器物 極光潤

南劍石

南劍州順淡溪水出石石質深青黑而光潤扣之有聲作研發墨宜筆工人琢治爲香爐諸器極精緻東坡所云鳳味研是也

石鏡

永州祁陽縣浯溪山岩之側有立石一片廣數尺色深青潤光可照物十數步土人謂之石鏡近杭州臨安縣山中一石光明如鏡頗同

琅玕石

明州昌國縣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石狀似珊瑚或高三二尺尤繁茂漁獵者多得之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紋理如薑枝一律遍多圓圜跡扣之有聲稍燥土人不甚貴西北遠方往往多裝治假山

菜葉石

漢州郡菜葉玉石出深水凡鐫取條段廣尺餘一種色如

藍一種微青面多深青斑剝透明甚堅潤扣之有聲土人澆沙水以鐵刃解之成片爲響板或界方壓尺亦磨礲外爲器

滄石

滄州海岸沙中出石石質長短不等色白如粉似細條縈纖石面謂之絡絲石甚軟燥而無聲每見裝綴假山餘無所用

方城石

唐州方城縣石出土中潤而頗軟一淡綠一深紫一灰白色石質細膩扣之無聲堪鐫治爲方斛器皿紫者亦堪作研頗精緻發墨

登州石

登州下臨大海有沙門土中鼉磯島多產黑白石磨礲爲棋子又有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唯沙門甚近石有挺然而出者頗焦枯它處者紫翠岩嶢出波濤中透美五色斑斕或如金文者熙寧間士大夫就諸島上取石十二枚皆槃然奇怪船舶載歸南海爲東坡稱賞之

玉山石

信州玉山縣地名賓賢鄉石出溪澗中石色青潤扣之有聲土人采而爲研頗剉墨比來裁製新様如蓮杏葉頗適人意中山府土中出石灰黑燥而無聲湯然成質其紋多白豚籠絡如披麻旋繞委曲之勢東坡頃郡中山置一石於燕處目之爲雪浪石

杭石

杭州石出土中色多潔白扣之無聲其質無峰巒勢偏多磊磈若桃李大尖銳或如珠砂有棱角望之光

大沱石

歸州石出江水中其色青黑有紋斑斑如鷓鴣質頗麁可爲研土人互相貴重其發墨峽人爲江水謂沱故名大沱石

青州石

青州石多紫全產深土中可琢爲研其質稍麁不甚發墨土人多用之

龍牙石

淳州寧鄉縣石產水中或山間斷而出之多龍牙石色紫稍潤堪治爲研亦發墨土人頗重之

石棊子

鄂州沿江而下隔羅洑之西土名石匱頭水中產石如白然棊子圓熟匾薄不假人力黑者㒷試金白者如玉溫潤山下有老姥粥此石以爲生相傳神仙憐媼故以此給之

分宜石

袁州分宜縣江水中產石一種紫色稍堅而溫潤扣之有聲縱橫不過六七寸許亦惜乎地遠希罕不可常得土人於水中

採之磨爲硯發墨宜筆但形製稍朴須藉鐫礲

鍾乳石

婺州金華縣智者三洞洞中產石巉岩如雪洞上間有懸石如鍾乳色灰白嵌空余項於洞上獲一石大如拳高數寸若二龍交尾纏繞鱗鬣爪甲悉備石之中有數竅因植溪蓀爲好事者求去亦疑鍾乳點化所成又洞中有石鼓石扣擊之各有聲

雲林石譜下卷終

是本得於余同年武進徐士彰令兒處厚甥魏汝諒汝謙重錄一過中多譌字未暇是正萬曆己卯中秋日記

喦巖

雲林石譜三卷全抄說郛中暇日宜一校之此本多譌字想亦未見說郛善本也壬寅立夏日遵王記

頤堂先生糖霜譜一卷

（宋）王灼撰

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揚州使院刻楝亭十二種本

一

糖霜譜一卷（內府藏本）

宋王灼撰。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紹興中嘗爲幕官。是編凡分七篇，惟首篇題原委第一，敘唐大歷中鄒和尚始創糖霜之事。自第二篇以下，則皆無標題。今以其文考之，第二篇言以蔗爲糖始末，言蔗漿始見楚詞，而蔗餳始見三國志。第三篇言種蔗。第四篇言造糖之器。第五篇言結霜之法。第六篇言糖霜或結或不結，似有運命，因及於宣和中供御諸事。第七篇則糖霜之性味及製食諸法也。蓋宋時產糖霜者有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五地，而遂寧爲最。灼生於遂寧，故爲此譜。所考古人題咏，始於蘇、黃。案古人謂糖爲餹，晉書何曾傳所云蠶之將糖䗶援彌甚是也。說文有飴字，無糖字。徐鉉新附字中乃有之，然亦訓爲飴，不言蔗造。鉉五代宋初人也，尚不知蔗糖事。則灼所徵故實始於元祐，非疎漏矣。惟灼稱糖霜以紫色爲上，白色爲下，而今日所尚乃貴白而賤紫。灼稱糖霜須一年有半乃結，其結也以自然，今則製之甚易，其法亦不相同。是亦今古異宜，未可執後來以追議前人也。

向余收此冊因有小山校本釣磯立談也糖霜譜二種特附存未忍去余頃立柳主人携示糖霜譜舊鈔今為清常手校者取勘曾刻實多補正遂手録于上可知書以舊今為佳不謬也

復翁丁卯年月午日記是日丙午

舊鈔本每葉十八行三十六字

頤堂先生糖霜譜

嘉慶丁卯夏五月五日復見述古堂藏趙清常校舊鈔本手勘一過　復翁

原委第一

遂寧王灼晦叔父撰

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之獨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凡物以希有難致見珍故查梨橙柑荔枝楊梅四方不盡出乃貴重於世若甘蔗所在皆植所植皆善非異物也至結蔗為霜則中國之大止此五郡又遂寧專美焉外之夷狄戎蠻皆有佳蔗而糖霜無聞此物理之不可詰也先是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付紙繫錢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窨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繖山者皆如意不然萬方終無成鄒末年棄而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躡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衆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鄒結茅處今為楞嚴院糖霜户猶畫鄒像事之擬文殊云故文閣待制蘇公仲虎嘗守遂寧謂蜀士指看陽水秀晉越石秀乃不知此邦平衍清麗之為土秀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糖霜之甘擅天下非土之特秀也歟

第二

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作招魂所謂胹鼈炮羔有柘漿是也（王逸註柘藷蔗也 又云柘一作蔗）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是也其後又爲石蜜廣志云蔗餳爲石蜜南中八郡志笮甘蔗汁曝成餳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按集韻酢笮醠醶通用而玉篇柞側板切疑字誤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戰國後論吳蜀方物如左太冲三都賦論旨味如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枚乘七

發傳毅七激崔駰七依李尤七疑元鮮七説張衡七辯曹植七啓徐幹七喩劉劭七華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湛方生七歡蕭子範七誘水陸動植之產搜羅殆盡未有及此者歷世詩人摸奇寫異不可勝數亦無一章一句至本朝元祐間大蘇公過潤州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有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元符間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光長老寄糖霜有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遂寧糖霜見於文字實始二公然則糖霜果非古也吾意四郡所產亦起近世耳

第三

繖山在小溪縣涪江東二十里孤秀可喜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艻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艻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藏種法擇取短者（芽生節間短則節密而多芽）掘坑深二尺闊狹從便斷去尾倒立坑中土蓋之（不倒則雨水入其中久必壞）凡蔗田十一月後深耕杷耬燥土縱橫摩勞令熟如開渠闊尺餘深尺五兩傍立土壠上元後二月初區種行布相保灰薄蓋之又蓋土不過二寸清明及端午前後兩次以豬牛糞細和灰薄蓋之蓋土常

使露芽六月半再使溷糞餘用前法草不厭數耘土不厭數添但常使露芽候高成叢用大鋤翻壠上土盡蓋十月收刈凡蔗最困地力不可雜他種而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休地力田有餘者至爲改種三年糖霜成處山下曰禮佛壩五里曰乾灘壩十里曰石溪壩江西與山對望曰鳳臺鎮大率近三百餘家每家多者數十甕少者一二甕山左曰張村曰巷口山後曰濡池曰吳村江西與山對望曰法寶院曰馬鞍山亦近百家然霜成皆中下品（其外皆屬小溪縣臺鎮屬長江縣）並山一帶曰白水鎮曰土橋雖多蔗田不能成霜歲壓糖水賣山前諸家

第四

糖霜户器用曰蔗削如破竹刀而稍輕曰蔗鎌以削蔗闊四寸長尺許勢微彎曰蔗凳如小杌子一角鑿孔立木叉束蔗三五挺閣叉上斜跨凳剉之曰蔗碾駕牛碾所剉之蔗大硬石爲之高六七尺重千餘斤下以硬石作槽底循環丈餘曰榨斗又名竹袋以壓蔗高四尺編當年慈竹爲之曰枲杵以築蔗入榨斗曰榨盤以安斗類今酒槽底曰榨牀以安盤牀上架巨木下轉軸引索壓之曰漆甕表裏漆以收糖水防津漏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剉如錢上户削剉至一二十人兩人削供一人剉次入碾碾闕則舂碾訖號曰泊次烝泊烝透出甑入榨取盡糖水投釜煎仍上烝生泊約糖水七分熟權入甕則所烝泊亦堪榨如是煎烝相接事竟歇三日（過期則酸）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餳（十分太過則成沙腳少欠則甕中沸溢）插竹編甕中始正入甕簌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後別入生水重榨作醋極酸

第五

糖水入甕兩日後甕面如粥文染指視之如細沙上元後結小塊或綴竹梢如粟穗漸次增大如豆至如指節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謂隨果子結實至五月春生夏長之氣已備不復增大乃瀝甕（過初伏不瀝則化爲水）霜雖結糖水猶在瀝甕者戽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梢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定曝烈日中極乾收甕四周循環連綴生者曰甕鑑顆塊層出如崖洞間鍾乳但側生耳不可遽瀝須就甕曝數日令乾硬徐以鐵鏟分作數片出之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腳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色又次之淺白爲下不以大小尤貴牆壁密排俗號馬齒霜面帶沙腳者刷去之亦有大塊或十斤或二十斤最異者三十斤然中藏沙腳號曰含沙霜性易銷化畏陰濕及風遇曝時風吹無傷也收藏法乾大小麥鋪甕底麥上安竹篾密排筍皮盛貯綿絮覆凳簌箕覆甕寄遠即瓶底著石灰數小塊隔紙盛貯厚封瓶口

第六

糖霜户治良田種佳蔗利器用謹土作一也而收功每異自耕田至瀝甕殆一年半開甕之日或無銖兩之獲或數十斤或近百斤有暴富者村俗以卜家道盛衰霜全不結賣糖水與自熬沙糖猶取善價於本柄未甚損也其得糖者水或餘半亦以賣或自熬沙糖惟全甕沙腳者水耗十之九春中先瀝甕曝乾少緩則化爲水宣和初宰相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進糖霜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不再見豈天出珍異不爲凡庶設乎然當時州縣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至今未復又有巧營利者破獲竹編後貌燈

晦叔云接用字下

毬狀投糖水甕中霜或就結比常霜益數倍之直第不
能必其成又懼州縣強索無以應矣近歲不作

第七

本草稱甘蔗消痰止渴除心煩熱今糖霜亦如之然沙
糖招痰飲殊不可曉也有作湯者作餅者并附其法對
金湯糖霜乾山藥等分細研鳳髓湯糖霜乾蓮子乾山
藥等分細研內蓮子去赤皮妙香湯糖霜一斤細研別
研吳氏龍涎香七分餅和之糖霜餅不以斤兩細研劈
松子或胡桃肉研和勻如酥蜜食模脫成模方圓雕花
各隨意云不過寸研糖霜必擇顆塊者沙脚即膠粘不
堪用

[illegible]

范蔚宗作香譜蔡君謨作荔支茶兩譜皆極盡物理
舉世皆以爲當晦叔作糖霜譜余聞之且久偶獲七
篇盡讀於大慈之方丈院辟兄與范蔡之文並馳而
爭先矣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季春初六日雲巖守元
書

糖霜譜終

棟亭藏本丙戌九月重裝于揚州使院

萬曆丁未七月十三日黎明閱此卷王筆園原本精遺
道人題

異魚圖贊四卷

（明）楊慎撰

明刻楊升庵雜著本

一

異魚圖贊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前有嘉靖甲辰自序、稱西州畫史錄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一乎閱其名多踳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異物志、效郭璞張駿之贊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句中足徵、言表即見、不必張之粉繪、煒之緗彩。凡魚圖三卷、贊八十六首、異魚八十七種。附以海錯一卷、贊三十首、海物三十五種、詞旨亦頗古雋、與宋祁益部方物略可以頡頏。惟詮釋名義、不過形容厓略。遽云可以代圖、未免自翮之過。且萬震南州異物志一卷、沈懷遠南越志五卷、僅見於唐志。宋志已不著錄、慎何從而見之、尤出依託。亦就書論書、取其詞藻淹博而已矣。

異魚圖賛序

太史升菴楊公賦清純之資加以勤敏之力充以深邃之學継以忠藎之節一謫滇南者幾三十年堅之以剛毅之守畀子歎老嗟窮眞得兩間之間氣其昭代之豪英乎暇日惟閉門著書無慮十數種皆隨筆肆書焉之要有探索詮正不徒作聰明鍊句字以誇多闘靡云然亦豈其志耶將以消其歲月焉耳矣君子謂

右翁宗師之有升菴其猶韓忠獻之師朴范文正之忠宣歟圖擬其功業德

器象賢濟美之似而非以其才之位也吾邑喩奉祠子漸得其異魚圖賛一編傳之梓諸予爲序乃爲序之如此若文是編之纂則其所自引跋與本郡守之叙明盡不贅

嘉靖辛亥仲夏之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內江高公韶書

異魚圖賛叙

升菴楊子學博才宏以文名擅天下實

昭代人豪韓柳歐蘇之侶也自居南中將及二紀不以夷狄患難動心猶潛心古學著書數種皆可為

世法者天下士慕之惜未盡見予以乙巳歳服役滇陽往謁楊子坐定論及古今得失聖賢奥旨並所立諸家語因出異魚圖賛一編示予嗚呼博哉楊子之學泒然其無涯際乎然水族之異藉是益彰矣是

編也其言簡而通明質而詳盡詞亦婉曲誦之終日不忍釋手有若大羹玄酒適口而不厭也又若良金美玉可玩而難捨也其容弗傳已乎于是謀壽諸梓以廣其傳與四方博物君子共焉

嘉靖丙申季春吉日蜀人石川席和拜識

異魚圖贊引

有西州畫史録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余閲其名多踳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之物志效郭璞張駿之贊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至辞質而不文明而不晦簡而易盡韻而易諷

句中足徵言表即足不必張之粉繪懿之黼彩矣異鄉索居枕疾罕營爲之猶賢聊以永日

魚圖三卷贊八十六首異魚八十七種附以螺貝蜃蛤海錯爲第四卷贊三十首海物三十五種

摠之凡一百二十二種

嘉靖甲辰十一月望日升菴楊慎書

校刻異魚圖贊叙

異魚圖贊者西蜀升菴太史楊公之所為也太史既用直言逢世廟震怒遠徙荒裔賜玦終身幽愁孤憤日惟博綜千古以自寄其寥廓不平之感凡史子蒼雅緯

候鈐決總統并苞靡所不窺盖禹跡穆轍丈室可週汲冢孔壁鼓篋而發矣于焉著書百有餘種身沒之後散逸略盡冢孫司隸鳳亭公神姿穎異家學淵源嗜古好奇雅負文譽慨手澤之

殘湮悼先業之委頓加意蒐輯十獲六七比得是書係滇中舊本謬誤闕落殘不可讀殊有遺憾屬姜譽校將壽之梓姜受而卒業喟然興歎夫孔訓多識傳緯格物博聞強記謂之君子一物不知學者

恥之故子產之辨黃熊方朔之對畢方劉向識桐頫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此豈異人乎由談滄自非鄴侯萬軸安世三篋烏能綜宇宙之變窮品彙之秘乎是編也其取類也博其徵事也隱其寄興也奇其摛詞也簡

而輿質而文韻而有風豈直水
族之窟宅抑亦藝圃之球琳矣近
世學者寡桀固陋蛙傳蠅襲信
所習聞奇所希遘見布而疑賡見
蜀而駭犛犍之蹄涔之游其奚以
與於絳虬之騰哉至於鯤化鵬運

原自寓言齊諧志怪詎已蔑之
舉世耳食信為寔有斯又不善博
物者故曰不諳所可怪則幾於無怪
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怪也余謂是
編既已据摭增賁素稷刷故實鑿訛
補闕稍稱完書然其淵蘊奇指范

然如航渤澥奇書異籍森然如
列武庫豈孤學謏聞一手之烈能
効補浴之功乎尚有虗錯用以俟諸
博雅君子

萬曆庚子嘉平月望日汝南後學
閔調美謹識

異魚圖贊卷一

成都楊慎著　孫宗吾編輯

新蔡閔調羹訂正

上海王尚修校閱

總贊

魚之為字。燕尾相似。水蟲之中。實繁厥類。鱗鬣風濤。抑龍之次。百種千名。研桑莫記。圖贊所取。亦秖以異。

鯤

鯤本魚子。細如蠶茸。莊周寓言。鯤化為鵬。譬彼詩頌。雕

育桃蟲。千古言詮。誰發其朦。○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寓言也按內則卵醬卵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不得其意昔江淹詩曰巨鼇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二洲移擬放詩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修鯤解長鯨騰起翕雲飛栖翼搏噴風抑凌垂天翬首不得其言詮也雖郭象之玄興沈思亦誤况司馬彪輩乎後世禪宗衲子却將其意故有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之偈亦可信以為實事耶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為古今正生桀紂為古今大丑莊列為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元儒南充劉無脣有是說而余推衍之

魴鯉

伊洛魴鯉。天下最美。洛鯉伊魴。貴于牛羊。洛口黃魚。天下不如。河洛記引諺 **補註** 里語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水深宜鯉伊水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粱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

赤鯉

務光憤世。自投盧川。盧川水伯。赤鯉送旃。易名琴高。化形而仙。至今揚光。清泠之淵。事見狩子畫圖有水仙騎赤鯉即其人也

嘉魚

南有嘉魚。出于丙穴。黃河味魚。嘉味相頡。最宜為鮓。罨以蕉葉。不爾腤腴。將滴大臧。事見水經蜀都賦任豫益州記樊綽雲南記博物志丙穴穴向丙也味魚出黃河口

蒲魚

蜀有蒲魚。其形如粥。出于郫縣。蒲村之麓。魏武帝四時食制○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注引河南丙穴丙南去郫千里不應遠取蓋即此魚也其魚亦于穴

八魚異性色

鰋偃鯉俯。鱧圓魴方。鰱青鯶赤。鰻白鱨黃。陸農師

鱮鮒

清撿出佳鱮。濁撿出好鮒。美珍於常味。取以二月初。朮經注清撿濁撿俱在平陽關

鮒魚

洞庭之鮒出于江湲弘腴青顱朱尾碧鱗劉部七○鮍華節文鯽帆字又作汶

鱮

緡調餌芳可獲鱮魚網魚得鱮不如啗茹或名曰鰱其性慵如說苑子賤語又古諺云云

鱒

鞏洛之鱒割以為鱠分芒析縷細亂變足張平子七問節文

鯽魚

滇池鯽魚冬月可薦中含腴白號水母線北客作餐以為麵纜樊綽○南越志蒙舍地有鯽魚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滇池冬月多鯽魚

鮆魚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焉中多鮆魚胡蝶所化列蔓長滇嶺表錄異曾有人浮南海泊于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墜舟人視之乃蛺蝶也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敢之肥美如魚此蓋蝶將入水化魚者也胡蝶化魚此又一證

鱸魚

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東南佳味四腮獨稱金齏玉膾擅美寧馨

鱘鰉

鱘鰉逆流不過鎮江在敘州灘崩秭歸癸卯年事又隔巫陽魚官空設玉板不嘗黃魚一名玉板

洄魚

河豚藥人時魚多骨無此二美而無兩毒粉紅雪白洄美堪錄西施乳渾木羊脚熟洄魚一名木底羊

時魚

時魚似魴厥味肥媺品高江東價百鱣鰤界江而西謂之瘟魚棄而不餌

鰋魚

鰋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或名曰鮎粘滑是因尔雅翼

鱟魚

鱟形如帆與便面同厥足二六雌常負雄漁人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醬是供

鮔鯺

魚有鮔鯺一頭數尾有脚如蠶食之味美補註鮔鯺文選作蝑

蝑似水虫類恐別是一種

原缺

云河有𩶶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此即鱷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如此者三乃止

鱘師

魚有鱘師或名江豚欲風則涌恒隨浪飛

又

鱘師之魚出淮及五湖黃肥不可食大如百斤猪數枚相隨沉浮自如魏武帝四時食制

魚甥

嘉州魚甥載新厥名鱗鮮迓陵夫豈其甥其文實絡江圖可徵說文鮥一名鮪互

弓魚

西洱弓魚三寸其修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西多子亦孔之羞今誤作公 弓魚見魚譜滇中俗謬既誤作公魚而怪其有子遂援爲諺語云大理公魚有子雲南和尚豈無兒

鰌兒

鰌兒極眇僅若針鉤盈尺萬尾一筋千頭漁師取之不以網收來如陣雲壓幾沉舟名曰跳鮍厥義可求

異魚圖贊卷二

成都楊愼著

孫宗吾編輯

新槑閔調㚒訂正

上海王尚修校閱

鮫魚

吞舟之魚其名曰鮫背腹有刺如三角菱蕃師畏之鞘羅莫犘臨海水土志

勁鰭

南越勁鰭楊鬐排流洞腹養子朝莫游臍入口出時木若抽鱗皮斑駁可飾劍鞘**補註**鰭鮫沙三魚同類鰭甚健剛不能制伏健兒故曰勁鰭即胡沙也

石首魚

石首之魚有石在頭瑩白如玉可植酒籌石首魚一名䱋見江賦**補註**䱋出南海首中有石如棊子一名石首南人名爲黃魚其出有時臨海異物志曰石首小者名踏水其次名春來蓋其來以春故以春來名之江賦所謂鰊魚順時而往還是也

石首化鳧

南有魚鳧國古蜀帝所都婁縣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魚鳧之名義派此可求諸張勃吳錄**補註**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冠鳧頭

中鑿有石也

比目魚

東海比目，不比不行，兩片得立，合體相生，狀如鞋屧，鰈寔其名。補註 比目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邪兩片相合乃可行臨海異物志曰南越謂之版魚浙人謂之鞋底魚亦謂之箬葉魚比目鱗乳穴魚中有鰈上林賦注鰈比目魚也吳都賦罩兩魪注云左右魪一目須兩魚並合乃能游

王餘

王餘孫遊，比目雙逝，水既有之，陸亦相儷，鼻鶼匹鶩，性亦相似。大易林鸛以匹飛鳴必舉栖 補註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于中流化為魚名吳王鱠餘今猶呼鱠殘魚

鯢魚

鯢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岐而行，長生山澗，出入沉浮，云是懶婦，怨懟自投。異物志贊

鰼鰼魚

鼓翮一運，十翼翩翻，厥鳴如鵲，鱗在羽端。郭璞鰼鰼魚贊

文魮

形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闇與道會，可謂奇魚。郭璞鶯魚贊

又

海經鵹鶖，江賦文魮，孕璆音磬，鳥首魚尾，出鳥鼠穴，禹貢攸紀。

飛魚

飛魚身圓，長丈餘，登雲游波，形如鮒，翼如胡蟬，翔泳俱仙，入寗封曾餌，諸著藻灼，爍千載。衍王子年七言頌

王鮪

王鮪岫居，科斗其面，性最有毒，獺所不噉，人饒食之，肥美盈嚥。補註 按文選注鯸鮐魚狀似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餧之蒸煑餧之肥美今王鮪贊與此略同又按王鮪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其口在頷下爾雅名曰鮥劉曰鮪鱘豈亦謂之鱏鮥耶抑鱏鮥自一類而與鮪但同耶姑載之以俟攷

冊魚

冊水冊魚，出于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十日，其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抱朴子

鱘魚

海有鱘魚，衆魚孳毋魚，欲生卵，觸腹以首，蚝鼈鳫奴，物性固有。

望魚 又名刀魚

明都滏澤。望魚之沼。形側如刀。可以刈草。（魏武帝四時食制）

鮫（又名魚虎）

天淵魚虎。老化爲鮫。其皮朱文。可飾弓刀。

又

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舊贊）

龍魚

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騎龍上升。（文選龍鯉角即此也）

又

龍魚之川。在汧之塽。河圖授羲。寔此出焉。神行九野。如馬行天。

烏魚

烏魚戴星。禁在仙經。鯇鮦鱧鰲。紛其別稱。其膽獨甘。以是爲徵。

瓊魚

仙人上藥。劉淵瓊魚。昔西王母。漢武受圖。銀刀尾尾。今乃其餘。（衍漢武內傳）

石桂魚

石桂之魚。天仙所餌。猶有桂名。鱖借音爾。流水桃花。真隱詠美。（鱖魚即石桂魚又名桂魚仙人劉憑所食即此也唐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

橫公魚

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化而爲人。刺之不殊。煑之不死。游鑊育育。烏梅廿七。煑之乃熟。（衍神異經玄黃錄。魚豢魏畧云文帝將受禪赤魚游于露鑊乃此魚也其挂自然乃矯誕以爲瑞應）

異魚圖贊卷三

成都楊愼著

孫宗吾編輯

新蔡閻調羹訂正

上海王尚修校閱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于滇池肥白無鱗（魏武帝四時食制）

琵琶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曾識瓠巴（沈懷遠南越志）

含光魚

含光之魚臨海郡有南人鱠炙雖美而毒煎爆已乾耀夜如燭（沈懷遠）

鯳魚

鯳魚長尺大如竹竿爆之為燭光明有爛脊骨又美可作羹餐（臨海水土志）

婢屣奴屩

魚有婢屣亦有奴屩其名雙偶其形所肖味皆堪噉出臨海嶠

石斑魚

石斑嫋蟲虎文形蚓蝘蝥為牡水邊呼引石斑郎走上岸合牝其性既惡羹不可飲

戴星魚

戴星之魚背有星文點點玓瓅因之名云

鯩魚

鯩魚兩肋大肉堪鬻魚之粳米其骨亦軟號狗磕睡謂無餘衍

鯯魚

鯯魚之味其美在額古諺有之價輕世宅鱧腮沙刺黃骨鯰脊南烹所珍百倍秦炙（○古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鯯魚額○鱧魚之美在腮沙魚之美在刺○南中八郡志黃魚形似鱧骨如葱可食○郭義恭廣志云犍為都僰道縣出鰝骨黃魚○鯰魚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煮之以粳米其骨亦軟食之無餘俗號狗磕睡魚）

鰥魚

弊笱在梁其魚維鰥其大盈車餌以豚豯鰥死以餌士死以食（子思子曰鰥食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補註　孔叢子曰吾視王釣垂一鮒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豯意未詳疑為豜豜通作肩）

何羅魚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竊糈于舂，傷隕在臼。夜飛曳音，聞舂即走。

鰅魚

周成王時，揚州獻鰅。其皮有文，出樂浪東漢。神爵初捕，輸考工。補注 鰅皮有文，出樂浪東漢。神爵四年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

鯩魚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鯩，六足鳥尾。紼爲之母，胎育厥子。

魡魵鰟鯚鱳

樂浪潘國，魚之淵府。異哉魡魚，魼有兩乳。魵鰟鯚鱳，各以類聚。漢獻大官，叔重是取。五魚皆出樂浪潘國，並見說文。補注 魼出樂浪潘國，有兩乳。棠子斧曰：奔野也，名鮒，非魚非蛟，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頻人，相傳嬾婦所化。佛書謂之饞燈，鳴瓊泛酹則明，拔翔碎燈則暗。

鮞魚

魚之美者，東海之鮞。伊尹說湯，水群首茲。徒聞其名，而形未窺。

鰸魚

遼東濵水，鰸狀如蝦。無足長寸，形如股叉。茲雖微蟲，其味特佳。

烏鰂魚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潠墨。迷射水懸。出廣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算囊。骨間有鬐，兩帶極長。含水噀墨，欲蓋反彰。

烏則之魚，鶇又作鵯鶋也今俗名小卿鳥所變。海君小史，懷墨帶筭。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黏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畫悉絢。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曰：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際捕魚，乞陳宣帝勅答曰：此江既無烏則，珍味宜依所請。觀此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今山東登萊有之，名八帶魚。補注 烏則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鬚黏石爲纜。章舉石距，相類而差大。

鰻鱺

海鰻江鱺，善攻岸碕。又善升木，水居畏之。既愈人病，復禪牛肥。驅蟲如掃，茲功亦奇。補注 趙辟公雜說云：凡胎抱者鵜鶘雀也，影抱者龜鼈鼉也。有鰻鱺者，以影漫于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也。

青魚

江有青魚，其色正青。泔以爲鮓，曰五侯鯖。枕如琥珀，可

以龍蹙，亦爲冠弁。以敘麗婷。（魚蹙即青魚枕骨也可爲蹙單又作爻冠）

鮦魚

黃帛其鮦，石鼓巖𨬖。査頭縮項，味珍襄川。詞林藻詠，名播錦牋。（鮦即鳊）

竹頭鯚魚

張揖廣雅，稱竹頭鯚。滇池所餼，亦名竹丁。烹以爲鱃，案酒薦馨。

鮬魚

鮬惟妾魚，厥形若瓜。亦名爲鰛，同彼狹邪。淫蟲相邇，其味苦嘉。（說文魚部凡一百三始鯩終鮁）

鱴魚

鱴魚味爽，可斮朝酲。在晉虞郎，獻于帝庭。其方具在，食經可徵。

沙魚

沙魚二族，胡沙白沙。礐肖鮫魚，其實稍差。功入金匱，名易日華。

鱓魚（即鱔也）

土龍之屬，荇莖苓根。化而爲鱓，黃白異蟲。（抱朴子曰荇莖苓根土鱓之屬化而爲鱓有黃白二種白鱓出交趾）

蘆䱐

蘆䱐之魚，產蘆陵南。俗以爲醬，海珉所甘。（䱐音胞）

鱖魚

吳楚鱖魚，其文如罽。鱗以上春，黃而多刺。

鱀魚

鱀一名鱁，喙銳大腹。長齒羅生，上下相覆。音混於鱖，而不同物。（鱖又作鯞）

海鰌

魚之最巨，曰海鰌鬣。舟行逢之，不知幾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產子仲春，赤徧海水。**補註** 水經曰海中鰌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爲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今人作舟稱鰌猶古舟之有鯿魚舡也

鯨（字一作鱷又作鱍）

海有魚王，是名爲鯨。噴沫雨注，鼓浪雷驚。目作明月，精爲彗星。（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補註** 異物志曰鯨鯢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魏武帝四時食制云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時死岸上膏流九頃

東海大魚，鯨鯢之屬。大則如山，其次如屋。時死岸上，身長丈六，膏流九頃。骨充棟木，明月之珠，乃是其目。（魏武帝四

特食制

嗟海大魚。蕩而失水。螻蟻制之。横岸以死。輴重若海。不可以徙。策士之談。譬其有理。說苑

異魚圖賛卷四 螺貝蠃蚶海錯附

成都楊慎著

孫宗吾編輯

新蔡閻調羮訂正

上海王尚修校閲

鼊䵷 晉述爾

鼊䵷海鼊。名曰鼊鼊。形大如皷。出自沙闐。一枚剖之。有三斛膏。說文名鼊鼊江賦名鼊䵷臨海水土志曰海鼊一物也

鼊䵷

鼊䵷龜頭。鼈身蝦尾。斑似玳瑁。漫無甲指。睥飾弓軸。緗帙增美。

海月

海物正圖名曰海月。指如搔頭。有緣無骨。海賦江圖。藻詠互發。

海鏡

海鏡蔱圖。中甚瑩膩。腹有小蟹。朝出暮至。或生剖之。蟹子跋跂。䗲逬亦斃。補註海鏡一名璅𤧛江賦云璅𤧛腹蟹水母月蝦是也

又

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虚有咸受。莫補不足。人固有

之無惑乎物。

陵龍

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海人。嘉羞見逐。臨海水土志本贊

山蠵

嶺表蠵蠵。是曰山龜。人立其背。可負而馳。木楔其肉。聲吼如牛。巧匠琢之。以爲梳篦。

水蠵 說文蠵以胷鳴其音如鼓洛神賦所云鳴鼉鳴鼓是也

蠵惟水龜。浯陵是育。其緣中文。其甲堪卜。馮夷所命。切和靈曲。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馮夷水神命靈蠵也

海蛤

海蛤魁陸。厖瓏鑛殼。外眉內渠。形摯渾朴。萬震南州志贊○注眉高爲眉渠疏爲渠

江瑶柱

江瑶柱。句 厥甲美。句 如瑶玉。句 玉音瑤 肉柱膚寸。名江瑶柱。萬震○此贊尤古

又

令之馬甲柱。古曰玉珧。厥名之珎。海圖所標。昔人賞之謂美無涯。取類南果。以配荔枝。

紫紶

蘭陵紫紶。江淹紫蔔。是惟蚌類。發華應春。珠蝦錦蛤。玉盤同珎。荀子東海有紫紶即石劫也江淹石蛣賦又名紫蔔江賦石蛣應節而揚葩謝朓詩紫蔔韡春流王維詩去問珠宮俗來經石蛣春或曰即石決明又名龜脚

石決明

鰒步角切 句 似蛤。句 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石叶音錯 細孔雜雜。或七或八。入藥品者以七孔八孔爲佳九孔十孔不堪用也○郭璞爾雅贊○此贊亦奇

東海夫人 淡菜

東海夫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惟篤。求以象類。嫩爲一噉。

海牛

海牛魚皮。潮信可卜。潮至毛張。潮退則伏。刻像押無招風斯遂。

大蟹

女丑大蟹。其廣千里。聚鰲爲山。身故在水。海陽專車。焉云其比。女丑見山海經海陽見王會

彭蜞

爾雅彭蜎。玄經郭索。均爲蟹謚。蜎訛以越。梁王臨化。茲乃臆說。

沙狗

蟹有沙狗。亦似彭蜎。穿沙爲穴。見人則藏。曲徑易道。了不可得。

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蛻。力能鬭虎。利甚戟刃。

招潮

蟹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蠢物有知。云誰之教。

倚望

蟹有倚望。常起顧睨。東西其形。兩翹八跂。望常如此。入穴乃止。

石蜠　蜂江　蘆虎

蟹有石蜠。蜂江蘆虎。石殼鉄卵。不中鼎俎。好事取之。充畫圖譜。蜂江又作蚽江蚽音流

車螯

海物惟錯。車螯蝛蛤。眉目內缺。鑛殼外緘。尾礫何異。庖廚是堪。

蠣房 房讀作阿房之房音傍

海曲蠣房。或名蠔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肉白蠣黃。醇味海蠻。南州志舊贊

蚶子

蚶爲蚌屬。文似瓦屋。殼中有肉。紫色滿腹。縱橫其理。五味具足。盛弘之荊州記名爲蚶形似瓦屋 補注 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足又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別

貝

夏玄周錦。貨貝以市。砑螺暈紙。尤我髦士。厥有縛功。消霧寧水。豈特把玩。止娛童子。盡欽論夏后氏以玄貝謂曰成是貝錦其文如錦也餘見嚴助相貝經

蚌

蚌爲鷸詠。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鷸與蚌語。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腊。兩國相爭。不亡則傾。兩士相鬭。兵伏其後。不鬭不爭。鷸蚌兩生。衍春秋後語

螺

香螺文賧錦蛤珠龜視雷開閉與月盛衰明璣無脛走于天涯。淮南子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左思賦曰蛤蚌珠胎與月虧全呂覽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又淮南子明月之珠出于蚌蜄

蜃

蜃乃雉化。氣成樓臺。摩殼以耨。始于姬部。晨耨从辰文有自來。篆書晨耨皆从辰以古者摩蜃而耨也

蠯

蠯式玉庋。蚌象寶爻。螺書嶓籀。篆刪蟲瑚。取類斯大。稱名則貎。何傷磊落。無損賢豪。蠯蚌之狹而長者見周禮○易離爲蚌寶爻見京房易傳○唐崔融賀神禹岣嶁碑云龍畫傍分螺書匾刓○徐楚金言篆法貴嶓匾嶓音果其字从虫从斛當作嶓非嶓作嶓今訛作嶓見湘山野錄貎見史記敘傳

異魚圖贊跋

升慎異魚圖贊閒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嘗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未嘗不美莊子棄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彼人患不識字乎好蚩之類古人善寓譚自稽譬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爲訓吾孫子則豈其然哉小子以學詩禮乎

多識則蟲魚圖在其中矣孔子豈
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讀拾
黠人唾譚之言以為不肖護郎之符可
嘆更博究類異說則伏獵奚麋之侍
郎長鑱矣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
人夫

孟德靖間語文詞推鴻博則必首先太史云
拂手與忠節並耀宇宙南遷賜玦客淺癢鄉
著書百數十種率多散佚身後宗吾東髮備
員司隸居游長安日接四方薦紳學士墨客
聞人訪求裒輯比將百種甚放逸者尚不鮮
也中有異魚圖贊四另載廠水族標以均語

臚列冥蒐殆無遺賸雖經鏤之漢中第歲久
磨滅漶漫殊不可讀宗吾吏隱中原引休未
遂埋戶罕出檢笥匣弃搜剔故事增訂舊闕
允襄譏以下咸近原藉羽工繡梓與昨古嗜
奇者並為劉氏告成并紀出月于簡末時
萬曆甲辰秋仲孫宗吾謹識

異魚圖贊跋

太史升菴先生游戲翰墨耳似文而實質似質
而實文寄諸寓諷懲闢戒貪不遺手子錄神
經窮摟乎字原物始細者細至毫芒大者大
於山嶽汪洋浩蕩眩目驚心若觀夫翠鬣蒼
鱗逸濟湧躍於波浪間只掛而遥海也固亦

奇矣
鳳亭使君述祖補註不更奇乎余無濠上之
游會稽之釣而遂得茲異觀其太史祖孫稽
古之深思歟

後學王尚修跋

一

習學記言五十卷

（宋）葉適撰

明鈔本

習學記言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嗇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爲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駁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序目目録

卷

後周書

子010-048

第三十六卷
隋書
第三十七卷
隋書
第三十八卷
唐書紀
第三十九卷
唐書表
第四十卷
唐書列傳
第四十一卷
唐書列傳
第四十二卷
唐書列傳
第四十三卷
唐書列傳
五代史
第四十四卷
荀子
揚子
第四十五卷
管子
第四十六卷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太宗李靖問對
第四十七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八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九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二卷
唐書列傳
第四十三卷
唐書列傳
五代史
第四十四卷
荀子
揚子
第四十五卷
管子
第四十六卷
孫子

一

一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畧

尉繚子

太宗李靖問對

第四十七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八卷

呂氏文鑑

第四十九卷

呂氏文鑑

第五十卷

呂氏文鑑

習學記言序目目錄

貴溪諸條皆有卦彖以托脫

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一

易

乾 乾下乾上　坤 坤下坤上

其為三陽也天也此易之始畫本一而三者非三則無以為八也其有陰則地也理未有不對立者也陽之一當二水三山陰之一風二大三澤此卦也其為六也陽則乾震坎艮陰則坤兌离巽此義也以卦則三足矣以義必六而交錯往來所以行於事物也學者觀其一不睹其二此易道所以難明也乾文言詳矣學者玩文言而忘彖象且文言與上下繫乾卦序卦之說參參焉皆非易之正也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天地之道在我矣知用九天德不可為首而知始矣知用六利永貞而知終矣道之示人未有切乎此者也違而他求則遠矣

坤六爻陰之正也自履霜而至堅冰所以為陰也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所以明坤也龍戰於野所以愛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駁矣反矣非所以戒坤也且六十四卦皆無弒父與君之象而獨以戒坤何哉

屯 震下坎上　蒙 坎下艮上

卦之次序無繫乎易之損益然以序卦考之則易之先後如此久矣乾坤剛柔之未交者也及其始交也則陽在下而非其應在五而無其應是以難生而為屯屯者不能進而不能不進之時也其反是也則剛雖得中而無其君柔雖得位而不足以任其臣是以捨位而論卦則陰而止者為蒙蒙者不能進而不能退之時也而序卦乃以屯者為物之始生物生必蒙者為物之稺且觀諸天地物何時生亦何時而蒙乎君子觀屯之象以經

綸大焉屯者五也齊屯者初也有初之才經其難散綸其艱危
辛以建侯而定業焉大人之事也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矣以
矣
其義陰而止則果行可也以其卦山下出泉則育德可也山之
爲水也必達於海卽蒙而治蒙則養正者聖人之功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草昧之世民無定居直磐立桓底止
於是而衆陰從之矣故曰利居貞利建侯然民猶未以爲可止
也則又爲之彌綸委曲以盡其用旋闔闢之道然後昔之未可
止者終於止而不能居者安其居矣故象以爲雖磐桓而以志
行爲正而以貴下賤則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大得民也嗚呼觀
始交之難生而知君子之齊屯矣
剛柔未交從者爲乾順者爲坤猶於常德而已剛柔既交明者
爲屯昏者爲蒙德雖有常而不可常矣聖人之於易也不以一
以乾下以坎上
德御衆變書詩異指者自此以往諸卦皆然也此德之應於物
者也若其有諸己也則一而已矣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之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使其於卦必有稽也吾何間焉以其既
於言也則變動周流微者爲象粗者爲數而君子之實德隱矣

需䷄ 乾下坎上　訟䷅ 坎下乾上

序卦物穉不可以不養也物之穉者養而壯者不養乎飲食必
有訟飲食則曷爲必有訟
乾物之主也其進無不遂者故於坤爲泰於離爲大有大以畜
德小以懿文而夫以決陰皆道之亨者也而獨於坎也則不然
待之以陰而已故爲需夫乾之過坎也雖不足以成功然剛而
比
不陷義不困窮則可須以待而無所失之謂也而其象曰君子
以飲食宴樂孔子稱禹菲飲食書稱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夫飲食宴樂非聖人之所許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夫進不過於富貴
苟不足以行其道成其功則消而爲柔陽靡而爲陰失其所
以乾矣不然則進而未遂需而未至雖飯疏飲水簞瓢陋巷皆
足樂也故曰飲食宴樂後爲泰爲大有爲夬爲姤莫急於救時
莫勤於成民則爲文王之食有不暇矣
乾宜上者也然物爲之下則乾受其功未有得志者也故於坤
爲否於艮爲遯同人于野履虎尾姤女壯無妄不利有攸往而
於坎則爲訟矣其象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嗚呼以乾
居下無往而不利遇陰猶爲需以乾居上無往而不難遇險則
爲訟夫君子以乾爲德而用乾之難如此學易者之所宜盡心
也其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乾道之行也首出庶物物成類之
受事聽謀惟乾所命而已及其外在而無權遠行而爲訟
窒惕終凶自外於始深致其戒焉故其爻曰不永所事不克訟
歸而逋後卽命渝安貞鞶帶三褫之惟聽訟者爲得吉焉夫豈
以我直而物曲哉然則所謂明於憂患與故者得非若此類也
歟

師䷆ 坎下坤上　比䷇ 坤下坎上

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訟而有衆起乎衆起而後訟乎
師必有所比師者不比之謂也比則安能師
一陽而爲衆陰所宗莫盛於二五故五爲比而二爲師師者自

古稱之矣事在前而卦在後故其辭曰貞丈人吉無咎所以戒
之明非二不可以師也六五為用師之主雖應於二而其實非
剛故又戒之故又戒之曰長子師師弟子輿尸而於其咸也又
深致其戒曰小人勿用然則師雖不始於易而非易不足以言
師也衆群而必爭當是時也伏尸流血苟起其欲豈知有所謂
一丈人者哉誠知之則一本而可以靖民舞干而可以卻敵矣象
變其義不曰用師而曰君子以容民畜衆益責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而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嗚呼必若是者而後
可以為師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雖盛舜泰接其出未有不以律者然則
何為而律也孟子蓋知之其稱湯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稱
武王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夫貞
丈人而出以律惟堯舜湯武之師為然而後世不復見矣未可
以易言也總群陰而宗五之一陽於君子固無此義而雖君道
亦難之故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則有是矣書
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唐　當之雖湯武不得預焉
若夫狎所近昵所從各私其私而以比為貴者世之邪德而君
子之所禁也

原筮元永貞無咎當比輔順從之時非五之剛中則散而為朋
植而為黨私情勝而大公滅矣是以不貴其位而貴其德也

小畜 ䷈ 乾下巽上　履 ䷉ 兌下乾上

乾進而遇巽之柔其位在四雖順以紬陽不為己害而不足以
行其道也雖然優柔而不進於乾之自養有餘矣故其卦為畜
非巽之畜乾而乾之自畜此其所以懿於文德而不施制斷之
剛布為密雲而無解物之雨也

夫力之在我也以一陽而攝衆陰勢之在人也以一陰而畜衆
陽觀象不明則居受畜之地而猶自許以有行者君子之深戒
也

故初為復自道而二以牽復為不自失至於三遇畜之主則以
說輻反目為大厲以明乾之不可畜而未嘗忘夫復也噫夫主
猶君也況於為客以兌之三上行不忌聽其躡藉無所避之則
安得不為虎尾而咥人哉雖無聖人不許也兼乾之德明上之
分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故其象曰上天下澤履以
辨上下以定民志則虎尾咥人之患不足憂而初之素履二之
幽人上之視履安行徐步上下有序物我判然彼眇而能視固
不足為之行也孟子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且夫不安於
受而以乾自畜不與其行而以乾自居者過巽兌之時故也其
視坎有間矣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接師卦為容民畜衆之義不以比
為畜也物畜然後有禮接畜在天下大壯其物散而不畜則非
畜而後有禮也

泰 ䷊ 乾下坤上　否 ䷋ 坤下乾上

以天而交地下地而上天剛柔之際陰陽之數內外均等未有
否之明者也觀象指事雷動風行堅反兼皓教禁凋滌揣塞實
本亦未有如泰否之著者也然而君子玩否之象至於儉德避
難不可榮以祿其六爻逆順興廢之間愛世扶國之義蓋尋指

君子小人消長以辨之矣而於泰也則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春生而夏長南訛而東作陂防溝洫播種稼穡三事六府皆歸於氣化消息之運而君子小人進退治亂之機特不以參焉何也學者之言治道至否泰而止而詳其說於易爲最詳按泰之初拔茅茹其彙征吉使有志於進者不以己而以人二包荒用馮河使居中得位者善惡并容而不吾害至於三也則人惟夫平者陂矣往者復矣君是乎君子盱盱爲求容於小人之不暇而何暇以治哉元凱之用舜自本之亂臣十人武王有爲故舜謂朕即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而以驩兜有苗爲先未哲之病也然則以六五之君當交泰之四小人輩而以進君子君子降心以納小人懷夫寺之懼而待無善治之益也若夫乾之二爲見龍三爲夕惕四爲躍淵五爲飛龍其君以是道其臣亦以是道所別者位而已矣此唐虞三代之所爲盛也以泰否亂以君子小人消長爲盛衰者後之世言易者也此否所以致君子之戒而泰獨以民爲治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履之道在於虎尾而咥人不得言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物之不能終通物之不能終通勢也若易之特泰則固欲其終通

同人 ䷌ 離下乾上

大有 ䷍ 乾下離上

乾居上而離下進二爲主而應於五不能自固其剛而離之明足以配乎乾此其所以能合衆異而同之雖未至於成功而大同無私實有爲之基本非若遯姤之消然否訟之結伏致乖而不可者也比者親而比也同人者睽而同也（陰親而防睽也）當大同之時非有號召不待紹介翕合響應不約而自同者也不然則何以在郊野之遠而宗黨爲吝哉

類族者異而同也辨物者同而異也君子不以苟同於我者爲悦也故族之異者類而同之物之同者辨而異之深察於同異之際而後得其所謂同識者由是而有行焉乃所以貴於同也天下之求同於君子者多矣君子之有所同於天下者亦多矣及其用之則以異而敗者以同而成者寡何也不類其族不辨其物乎居樂乎人之苟同而不知其過事之終以異也甚矣同人之難也何以知之由其爻而知之初無咎二吝三凶四弗克攻五號咷大師克異志未得彼元焉

同乎一世而莊焉莫知其所謂誠同皆以乾之居外故也若其在內也則異是矣要心歸計而應於五五知其爲至剛之德循以下之安其爲用而不疑也在乾之爲世用未有盛於大有者乾不以離之有己爲忌雖不以乾之進己爲逼故二爲大車以載三爲公用享于天子四匪其彭以交如之孚發威如之吉至於自天祐之而無不利者凡以乾之在內也嗚呼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乾之材也亦君子之志也夫豈易而得哉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物不可以終否是也受之以同人非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不歸其害而歸其同亦非也

謙 ䷎ 艮下坤上

豫 ䷏ 坤下震上

舜命於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謙之爲義古矣而卦以坤艮之九三當之世之所謂謙者以位而言也夫謙雖無所不用用雖無所不利而惟位不足以言謙三者位之不當而內卦之終也於是而明謙焉無其位而任其勞以此終其身

而不敢怠也於是不足於中也豫者有餘於外也此震坤之九四所以為豫也震已必以謙無豫可也震物必以豫豫之自處而忘其謙則凶之甚矣此二卦所以相因而主謙吉而豫凶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非謙也以謙處衆衆之所服也以豫自處無時而可也故推其義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言惟此時為可也

豫之義雖明故獨明其順以動者雖天地之大聖人之崇高未有逆理而能動者也

[illegible]

隨 ䷐ 震下兑上

蠱 ䷑ 巽下艮上

剛下柔動乎陰則為乇乇者我欲進而物不從剛下柔動而說則為隨隨者物既行而我從之也剛下而柔上陰而止則為蒙蒙者不可與有為也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則為蠱蠱者不可與無事也是故隨蠱者乇蒙之反何也以其有順說之道焉君子於其陰也則經紀而彌綸之不困於乇也於其說也嚮晦以全其明入宴息

養其力不流於隨也於其陰也則果行而育德成己也於其順也則振民而育德成物也夫是以隨者不隨而蠱者不蠱此其義之所以為大而不可小用之也若夫淪溺敗壞安其自然何取於易哉山下有風振撼紛剝為蠱之象君子之治之也先甲二日後甲三日中重遍勉如子治其父母之事惕厲勤苦不得寧居亦以其順而可為爾如使動颿牽忤苟安畢陋不我能覆爲敵讎則振民育德之功無與共之矣宜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也哉

豫必有隨豫隨不相待也信如序卦之言則隨為豫之餘何以立卦義且隨者豫之辟故卦謂隨時時可隨也豫其可隨乎隨於豫則陷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

兌下坤上

坤下巽上

按一陽在內為復復者我有之也有其剛則陰柔雖衆而不能勝及二陽之在內也豈惟陰不能勝而足以制陰故其象為臨臨者自內而制外者也八月有凶戒以為預戒陰長非也夫剛浸而長衆陰有聽命之勢然其類猶盛是以拒陽及其進而成乾又進而益壯剛德大而後消陰之道成焉今夫臨以未全之陽而操制物之柄進而不量曾不知陰之為吾害也則將自消於陰而其功卒以不立是故聖人惜夫臨之遽用其剛而凶且及之矣故曰消不久也嗚呼剛之敬臨柔也內之欲制外也豈徒弘其柄於我而示其威於物哉其教思也無窮其容保民也無疆然後知剛之志不在於勝陰也故臨為容保民而師為容民畜衆

觀之在外也其一為姤其二為遯其三為否皆陽之不利者也及其化而為風與地同德陽為陰長順以巽升居中得正衆陰所仰故臨雖自內而制外而觀則自下而觀上矣臨顧以己與民而觀則以民求己矣聖人之於觀也非設於耳目以耀之盛於物來以夸之也若是則為觀之道淺矣是宜孝臺內守極誠盡敬禮樂文為皆所未及声氣色容無得而參其上顒然以孚而其下肅然以化者也嗟夫聖人之言觀也若此傳所謂神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使其信然則豈可以他求哉觀不為君子觀德之象而為先王省方觀民之象乾不為聖人出治之象而為君子自強不息之象然則知德者之於乾宜勉而至而於觀則不接而求可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按卦義無大義大觀豈大大富大過乃大義也

震下離上

離下艮上

按畫以剛下柔而柔不容故為噬嗑噬嗑者闔於內也以柔納剛而剛聽命故為賁賁者和於外也其為噬嗑也剛柔分柔上行其為賁也柔賁剛剛文柔嗚呼事至於噬其不文甚矣聖人惡之故取其不噬者以反之明文之不可廢也夫天與水違行為訟剛柔分為噬嗑然則各狥一物之偏而交錯往來之文何由施焉宜乎明罰勑法而無敢折獄者為之繼也且皆以為明而明之於獄孰與自有其明而明之於政乎故刑法雖先王之所用而君子則以去彼而取此矣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觀噬嗑之奇擾如此聖人奚取也市者天下之利也貿遷有無化居所以相之也不得以噬嗑言

天文謂卦也人文謂義也剛柔相文上下往來所以察時之變也尊卑表序粲然文明各有所止天下所由以成化

坤下艮上

震下坤上

五陰之卦為復為師為謙為豫為比為剝世言陽不可無陰德陰必配陽者卜史之論也陰何功於物哉其已生壞其已成者性情使之爾然其得一陽而宗之交臂驕首受戴順承雖未至於二五之正位而保惠牧卹之力苟有見焉皆足以扶群陰而就其功也惟夫陽自柔而旅於外群陰宜亦無所統一其争為剝落以害成功者非能變陽乃所以自變也按地中有山為謙其反之也山附於地而為剝謙者其道而剝者其勢也嗟夫君

子之於易也不以道而以勢則何取於剛哉
剝者漸剝復者頻復也卦之反此為復無不然者而莫盛於復
方其衆陰頻進嬴於無陽窮秋大冬摧折皆盡而孰知其復哉
世謂復特陽之萌芽此元為不知復者使其果待於萌芽而漸 脫行字
長則何名於復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來又曰剛反動而以順行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
不行后不省方皆以明乎陽之頻復非萌芽而漸長所能當也
本諸人心其為不善以消其善如剝之消陽者曰漸可也及其
一念捷疾克己復禮亦猶陽之頻復也
然則漸而逆者人之過也頻而復者人之心也故剝者天地之
過也復而復者天地之心也
嗚呼独陽無陰豈獨聖人以義礼尊之哉乃天地之正性也

震下
乾上

乾居外而其內為坤為離為艮為兌為巽無有吉者獨為震也
以剛居內而消陰妄者陰也無妄者剛居內而消去之也聖人
欲援天下之不為妄則必自其剛之居內者始近世之學謂動
以天為無妄動以人則有妄夫卦之畫孰非天者偶震與乾合
而遂謂動以天為無妄則他卦者妄之多矣豈足以教人哉且
人之動則固人而已矣又孰從而天之不見其天而強名為是
將自擬而為妄不可止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
曰棖也慾焉得剛然則以剛居內而消陰卦之正義孔氏之本
學也

乾下
艮上

震之一剛居內而消陰則信矣艮之二柔居外則曷為其畜陽
也巽二陽而柔故為小畜艮一陽而剛故為大畜先王於無妄
之義茂對時育萬物而君子不用者君子無其位能自教而不
敢教人也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其象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未有無援而能新者故必多識前
言往以大畜之然後其德曰新而不可禦矣

震下
艮上

按畫四陰在內而上為陽按諸陽惟居坎中既能拒陽復能陷
陰陽之不善者也若他陽則無不善已雖無位未能接陰以成
功然以其德則養之有餘矣古人以頤為義養而既者因以取
象於口為頤按諸卦以形言者如艮其背咸其股剝床以足皆
始於象之君頤中有物曰噬嗑觀頤自求口實宜若取象於口
者而諸爻則不然觀我朶頤謂捬偏養於四爾然則古人固以
頤為養而非謂口之為頤也初者我不求養於物上者物待我
而養苟無知於二義則所謂君子之頤也哉頤頤拂經諸陰
之勢則然而我之為養畢矣
慎言語所以養心也節飲食所以養形也明乎此然後礿為靈
龜在上為由頤矣

巽下
兌上

陽非難也而難於過陰今天五陽在下為夫有夬夬號之厲
以其志在於勝陰也在初為姤有女壯勿取之戒以其志在於
長陰也若夫四陽居內上不能乘下不能消自以為盛矣然衆
偏重之勢本末皆若弱徒自困於中而不知其撓折乎外也
故陽為陰邪者養而陰不足以邪陽也則失其所以養而滅
此澤所以滅木而二與五所以皆為枯楊也君子知陰之柔也
陽之無用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不以剛為過而非過於剛者不
能然後知大過之象矣

坎下坎上

水必坎而後行無適而非坎也人之行於世亦然然而四肢百骸人不知其坎也而况於身之外乎是以動則必殞行則必陷而莫之救也故坎之行也以水而人之行也以心心剛也柔非心也水剛也坎非水也故曰常德行習教事所以行於世也

離下離上

夫麗而焚日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殞墜薄蝕矣人見其明而不知其麗也百穀草木種之則生拔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象之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能履趨利避害了然於中所謂明也其爲君也紀綱覽令生殺予奪昭然於外亦謂所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無形也人君未有不用其明者其卒至於蔽昏塞而不足以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其明之所麗也聖人以天地爲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爲明之麗此微言篤論也知其正而後重明麗焉於是照乎四方堯舜禹湯之道也

易舉一以見二指二以明一諸卦無不然也而莫著乎坎離坎實而離虛非獨其理也其物也

艮下兑上

巽下震上

按易言取女吉勿用取女家人歸妹二女同居不同行不畏咎也若此者皆以爲男女之象也易之於物無所不取其以位之剛柔氣之通塞而取於男女可也而以乾坤爲父母坎離震艮巽兑爲男女其若生有然則吾不知其說也易之有上下經其簡帙繁重分之然也序既錯舉以附合之又爲之說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叅者因是又以爲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者父母夫婦之象也夫關雎鵲巢明指義類自家形國以是爲加妃夫人者蓋以其事言也若天地陰陽則衆之而已其父母夫婦男女安在也今也神明之則以不可見爲見繫辭之則以必可見爲見學易未有不出乎二者相高於不測相深於無窮而其實則與卜筮同歸於茂末而已

山上有澤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本無而忽焉有也雷風相與剛上而柔下剛柔皆應者本有而不可無也非本無而忽有不足以言變非本有而不無不足以言恒凡變化萬物調和異心俄頃而應咸也至於日月照明四序迭行終古而在恒也

君子之象是也於人之有雜然而來則虚己以授之於己之有疑然而止則自主而不可易也

今夫學者之言易也虚受於人則失己自主於己則失人偏勝而不足以成德者咸恒不並觀之過也

艮下乾上

乾下震上

一陰在内古人已畏之故其象爲柔過剛况二陰乎故其象爲剛遯柔當是之時非遯不亨五不以位二不以應皆必於遠者也使其違疑係吝猶冀爲一則否之匪人君臣議定坐受消殞雖欲全退尚可得哉故九四好遯九五加遯皆不顧其構而否之六二亦曰大人否亨也君子以遠小人謂平居待遇小人常當林遯之義也

且夫君子之於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鬬哉惟欲遠而與之遯爾詞令之交卑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避而不利言論之辨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

皆遯也遯若此而其壯也則不然防雖有進陰之勢而君子無

自進之法反觀於己至剛至大內消陰柔非礼弗行盡去私欲惟此可以當大壯剛動之象爲四陽朋長之祥而區區進退之際勝負通塞之間不足言也嗟乎天地之情豈遠乎哉

序卦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又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東西定方上下常位無非物也莫朝菌蟪蛄之云乎

坤下離上　離下坤上

明出地上明爲君順爲臣明入地中其君暗其臣撓故晉以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君臣之遇莫加焉而明夷必至於文王箕子之難而後止也然而君子之於晉也不希其合不傾其容乃取而爲自昭明德之象其於明夷也則以之莅衆用晦而明而後知明之不可息也卦之所從象之所去象之所得因卦而反之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後世也豈徒象於易而已乎

離下巽上　兌下離上

言易者指男女爲卦宜莫如家人之審按巽與離皆女也而家爲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何也至若蒙以坎遇艮而其爻曰見金夫之九四亦曰睽孤遇元夫然則卦爻適因其剛柔故爲男女夫婦之象而既卦乃以爲天父地母[illegible]有一索再索男女長少之殊李者不詳者因敝精神於無用自是以性又將有不可勝窮皆易之蠹也和則有家睽則無家人一卦無非和也睽六爻無非睽也原其始在外內不失序而已人不知分限故不能立家以睽孤之私忘淑和順之公心雖有家猶無家也必合而觀之捨彼取此則風自火出而家道盛矣

聖人於睽極言其義如天地萬物男女之睽特以其勢位不同爾非有忿鬩疑忌存於其間也

人能體此則雖睽而未嘗不合者乃天萬物之常理也所謂同而異也非異而不同也

艮下坎上　坎下震上

山下出泉其卦蒙山上有水其卦蹇蒙者德之穉蹇者德之壯也雲在雷上其卦屯雷在雨上其卦解屯者難之生解者難之平也故蒙爲陰而止蹇爲見陰而能止屯爲動乎陰中解爲動而免乎陰故屯蒙其始蹇解其終也屯之九五爲屯其膏雖有位而德不足蹇之九五爲大蹇朋來不以其位而德有餘然則屯以經綸而蹇以脩德者屯之初九與其類往而蹇之九五受其類而爲之節故也夫其蹇也脩德攻闕以反於己反其解也赦過宥罪以恕乎人君子之道可知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按之負四而乘二以其下也而乘之以其上也而負之不知其皆剛也難之不解由此故也故上六射之而獲之謂之解悖凡易所謂寇者謂其非己之據也今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而又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則是上六之公而爲盜淫之事非所以解悖也

兌下艮上　震下巽上

損益古之成詞也而未有成理二卦象之所以明損益之成理也按畫剛柔皆等敵應[illegible]何以爲損益以內之剛分於外之剛則爲自下而益上上之勢雖可以受益而義不可受益也故曰損以外之剛分於內之剛則爲自上而益下上不惟其義當

益下而勢亦當益下也故曰益於此可以定損益之理而世之紛紛乎損人以益己剝下以豐上而謂之損益者可以知安危存亡之所由出矣二簋謂二陽也以損之道言之惟在我者可自損以益人故雖損其一而二簋猶可用享以益之道言之必在上者自損而後可以益下故民說無疆而雖天施地生亦無不然也

君子之當自損者莫如懲忿而窒欲當自益者莫如改過而遷善故亦以二卦象之蓋皆非剛陽不能而柔無預乎其間也若使內為純剛而忿不待懲欲不待窒則道自足而無善可遷無過可改則堯舜禹湯之所以脩己者廢也然後知近世之論季荀動以天為無妄而以天理人欲為聖狂之分者其擇義未精也

乾下兌上　巽下乾上

世謂能斷為決果敢為決又謂多疑少決遲疑猶豫不夬又謂決者成不決者敗決者智愚之分利害禍福之望也觀易以五陽並進一陰柔之乃有決去之義猶曰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然則非如是者不決而猶有懼為蓄德以畜言不以決言也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其辭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夬之象也故居德則忌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則剛貴長而不貴決決者長之極而勢之不得已也善養剛者不使之至於極也

姤雖有勿用取女之戒然自夬言之決夬在我而懼其無陰者畏剛之不可與之也

若夫姤則雖已在物矣當居位之權及未衰之勢無一陰而使之猶足以有為也故其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而其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於君子雖無所用之而以人主之尊體柔行巽以頒命令於天下則姤之象也由是而推則盤庚大誥之作已漸失古人之意而況於後世乎

坤下兌上　巽下坤上

衆陰宗五為比明一尊也今有四分之故聚而已民志未尊上德未一故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示民敬定民極也

九四大吉無咎而九五為萃有位無咎有位者挈民從己之辭言其與四較也比之九五曰顯比特示所應猶失前禽而況以位取必於民乎是以除戎器戒不虞畏其事也嗚呼始之以廟終之以兵亦有以驗其德之不足矣然其若此者蓋天地萬物之情而我應之猶於己之無嘗也夫剛之在外不若在內蓄陰而聚之不若順陰而升之此升之名吉所以過於萃之多憂立廟以聚民用牲以求民不若順事於岐山使民不吾捨而後享之為德也是故湯武之事易雖言之何也四五之事君臣易位非天地萬物之常理故也君子體升之象達民所欲而助其性順德積小不為物的而高大著焉然後知使其聚於己不若聽其升於彼也其義微矣

而序卦者乃以為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如遇則物適自聚而不為我聚聚不宜下而宜上也亂孰甚焉且彼聚於我而有哀也王於假有廟用大牲猶惡其薄於德也如使不為我聚而又欲上將困執之而後可則不足以為易而鄙詐牽據之習熾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

坎下兌上 ䷮　巽下坎上 ䷯

按諸卦未有有其物而言無者澤奠為而無水也澤亦水也澤水以浸灌潤澤為用坎之水以流行通達為用當澤上之時坎為所包而行通達之用失矣故彖言剛揜而象言無水困也坎之正卦惟心亨其揜於剛也有言不信夫君子未嘗不以心亨反其揜於物而不自達憤不能平則有時而言矣故戒之曰尚口乃窮然則必反於心而後可也剛者我也命者天之所以命我也志者我之所以為我也凡言於物坐而受困致命遂志所以全我也困之於人大矣必若是而後亨不然則濟困者皆所以重困也反而為井所以明水之必通也水行於地而上於井雖十仞之深未有不上者也人實求水水非求人故邑可改以就井井不可改以就人也及有喪德井無喪得汔至未繘井人之無功而非水之無功也羸其瓶者物之凶而非水之凶也易極言井之義至於勿幕有孚吉不在水而在物者皆心之事餘功也蓋水不求人人求水而用之其勤勞至此夫豈惟水天下之物未有人不極其勤而可以致其用者也目之色耳之聲口之味四肢之安佚皆非一日之勤所能為也智者知之積一粒之萌芽一縷之滋長以教天下天下由之而不自知也皆勞民勸相之道也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按井上也非下也

離下兌上　巽下離上

詳易諸卦自乾坤開義皆因其事之所當有而治之至於蠱蠱變矣至於剝又幾變矣聖人以為物之自變者不足言也故其於革也非其事之所當有而示我之所以變以明乎易之不窮也其辭曰已日乃孚物之安於常者不知其為變而未有利之者也故其革也皆物之所不恍已革而後信之且天下之情固未有信於其未革者故彖以天地革而四時成（不言四時革而言天地革四時之事人所易信天地難信）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以治曆明時象之而交又雜取變革之象以當之此易外新意非諸卦所得擬倫也序卦至未濟乃言易不可窮夫易已窮於此則所謂不可窮者果孰從而求之雜卦又言革去故鼎取新夫謂革為去故則宜若其理然者而鼎無取新之義當革之時物情世故無不變易而有不可變者如鼎之烹飪有實人所資以生養蓋猶故也故以正位凝命繫於革之後以為知其有不可革者而正位凝命以待之則始終〻始相為無窮而易之道常流通矣而傳易者方摘十三卦論易變通之利疏矣

震下震上　艮下艮上

按震陽在內為震其義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所以震驚百里者陽也所以不喪匕鬯者剛也陽所以為震也剛所以治震也恐懼脩省治震之業也不喪匕鬯治震之德也學者治為震人當知治震也陽在外為艮其義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不喪匕鬯者不有其心也不獲其身者不有其身也內能不有其心外能不有其身皆是剛為之也學者於艮知止而已古人以震艮兼明內外內存則無外矣外遣則無內矣思不出其位非無思也位雖知也不出其位無邪思也所以養思也

艮下巽上 ䷴　兌下震上 ䷵

晉為進漸亦為進漸者進之序也晉漸升皆君子體而進其德之象也至於歸妹余有疑焉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以歸妹爲人之終始則人道之託於此也審矣永終知敝則其當戒慎也明矣按乜在序卦爲乾坤之次而其象爲剛柔始交至歸妹則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以畫考之乾始變而爲兌居內坤始變而爲震居外在天則爲天地交也在人則爲所歸妹也然則艮巽合陰陽俱長者人之序震兌合少陰交陽長者人之敝也隨亦震兌合乾變不居內故也是其爲卦義亦次乾坤蓋古之諸卦次第如革鼎漸歸妹往往與今序卦不同不然則象安得獨以歸妹爲人之終始而諸以取女爲義者顧無此哉夫乾坤交而爲震兌其有男女之象而遇以相與者亦敝之所由生此其所以永終之爲難也然則家人曷爲亦以天地之大義言之曰家人無陽所謂大義者以住之外內爲別爾非人之終始也

離下震上 艮下離上

勿憂者有憂也時之在豐人情之所喜而何憂焉變而不流斷而不益常人之所死而君子之所畏也王假之宜日中言非常人所能當也故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雖王亦不能當也聖人之戒豐如此而於旅則曰旅之時義大矣哉然則凡窮困者君子之所用而豐豫大有者君子之所去也豐則嘻嘻也旅則貴也皆施之於行而不施之於德也

巽下巽上 兌下兌上

巽於人無所用獨用之於命令以其順也命已順矣而又申之順至之也九五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中命之主也命自我順而後下順之然雖聖人爲能非聖人則皆以命令乾天下失巽道而用武人者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而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居尊用柔而以巽出之申命之道也又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此所謂不以巽道而用武人者末世之事皆然也故管仲之傳猶謂下令如流水之源而況聖人乎學者方以暴虐之意助指鹿之威逆人以順己甚者至謂勑命一出違則有刑焉得古人重命之意豈知其巽出之哉

兌以說先民而允貴於朋友講習之用故謂學時習而說乃古道也理本無形因潤澤浹洽而後見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乃至於無能名皆自說來也

坎下巽上 兌下坎上

序卦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又雜卦渙離也王弼因之遂以爲釋散之象李者於渙無不以散爲稱按剝稱落明夷稱傷其本故在也民散則國亡氣散形離本則不存何以卦爲詩稱繼猶判渙又曰泮渙爾游矣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蓋渙者融釋通達之義如以爲散則萃以聚有廟渙可以散立廟乎渙汗其大號謂通達之盛者安得散汗其大號而又曰散王居無咎哉當是時剛來而柔得位乎外陰陽合和鬱滯者解疑止者通渙然發越王道之所會也故可以享帝立廟猶豫以作樂崇德也渙之反自當爲節水流之行無息澤上有水所行者止於澤而已數度制而德不可議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又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夫議德而

後能進德學者不考以小德加於大德終無自進之地矣

兌下巽上 。 艮下震上

二剛之初爲巽末爲兌剛在中而說巽合不以令而行不待令而從者也捨中剛而言守乎者此剛之用而信之所由出也夫剛小狭而柔擴其中其卦爲噬嗑而至於用獄柔在外而剛在中其卦爲中孚而至於及豚魚剛柔內外之間治物之功相去遠矣然則何以知其能及豚魚而言之卦之利牝馬畜牝牛飛鳥遺之音皆以其材主象尚有難知者若其中信於物如天地四時無所差忒則雖昆虫之微草木之無情皆取節焉非難知也所以知其及於豚魚而後爲信之至而人倫交際之道猶其精爾

小者過謂柔過乎剛君子體其象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凡在吾身若此類者可以過也所以變柔爲剛也苟以爲不可過而棄之則是恣陰而剝陽也

离下坎上 。 坎下离上

水欲下而火欲上人之情有所欲而不獲胥患出險求必遂而後已此人欲也天地成之成此之輔革之衷以人而得其天者也凡卦惟大亨而既濟舉小以明之言其志在於欲而不必於理也欲之未遂也無不用其極既遂則舉而棄之猶芻狗然是以止而乱也故君子之戒既濟以爲無事未濟之患而所欲既得則患之始而亂之所由生所當思而豫防也然則火已上水已下已濟矣猶曰未濟未濟者欲濟而未能人情於其本然者不自安而猶以爲未也故君子之戒也慎辨其物而居其方宜上者毋下也宜下者毋上也不然則物交錯而方紀矣日與人

接取著而察者八物因八物之交錯而象之者卦也此君子之所用非小人之所知也故乾以自強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辟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賁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礼弗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莅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脩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曆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脩省艮以思不出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豊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數度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脩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觀孔子與群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於易乃明著之又當於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而近世亦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於他求也求諸此足矣此學者參前倚衡之要道也與夫意測声隨而究精於技業之外者殊絶矣

按易之初一畫卦分而爲十二二卦對立而爲六十四畫之始

終其爲聖人非周民以自神者而學者多異說不知過也按班固用劉歆七略記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與周官不合蓋出於相傳浮說不可信言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論語但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已易學之成與其講論問答乃無所見所謂彖象繫辭作於孔氏者亦未敢從也然論語既爲群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無所不盡而易之象爲君子設者五十有四焉其詞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然後信彖象繫辭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繫辭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顏曾而下訖于子思孟子所名義理萬端千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學者誠有志于道以是爲經而他書特緯之焉可也

書文訓故莫知所起之時蓋義理由此而出以易考之有即其所稱不待解釋而明者如屯泰否謙臨觀賁復遯家人睽損益震歸妹旅巽渙節既濟未濟如此類者必當時人所通知故不復解釋止於該卦象而已有雖其所稱義不隨見必待訓釋而通者如山下有險而止蒙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頤中有物曰噬嗑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明入地中明夷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巽乎水而上水井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需之爲須師之爲衆比之爲輔履爲柔履剛剝頤之養爲大過爲大者過小過爲爲小者過坎之爲陷離之爲麗恒之爲久大壯爲大者壯晉之爲進蹇之爲難夬之爲夬姤之爲遇萃之聚困爲剛揜鼎之爲象艮之爲止漸之爲進豐之爲大兌之爲說必非其當時所通知蓋雖通知而字與義不偶故必以後字明前字轉相之而後著也又有義不止於卦名者如天爲乾而象乃爲健隨不止於隨而爲天下隨時有雖卦所取名彖所訓義而後世循不能從者如坤小畜大畜噬嗑坎離夬姤艮兌有雖卦所取名彖所訓義而義理終微小不與卦並行者如屯需漸是也夫人之一身自仁義理智信之外無餘理形於世故自六十卦之外無餘義學者溯源而後循流則庶幾得之若沿流以求源則不勝其失故余詳著焉以卦象定入德之條目而略於爻又以卦名通世故之義訓而略於卦者推沿流不足以求源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

自有易以來説者不勝其多而淫誣怪幻亦不勝其衆孔子之學無所作也而於易獨有成書蓋其憂患之者至矣不幸而與大傳以不並行學者於孔氏無所得惟大傳以下之爲信雖非昔之所謂淫誣怪幻者然而依於神以夸其表耀於文以逞其流於易之道猶曰出入焉而已余既條其大指稍釐析之誠其然知此則孔氏之成書驗而後明易之道其庶幾乎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去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雖不可得而見矣以其義推之非變則無以爲易非經非别則無以盡變古人之所同者不知其安所從始也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伏羲始畫八卦又曰以代結繩之政神於野而誕於僕非學者所宜述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又曰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謂六爻之動則信有三極之道矣謂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則非也六畫成卦畫之所自有六位成章亦畫之所自成謂陰陽剛柔天地所由立於此亦非也易之作也自畫而始不三之則無以爲八也不六之則無以爲六十四也故一以爲天也六之以爲乾二以爲地也六之以爲坤有一者無二也有二者無一也安得預計其爲三哉且易之既成則固備乎天地與人矣而其始之所以作則不必備也原其始者莫著乎畫傳者從雜而言之宜其悔而不明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所以釋夫彖也按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皆乾德也而天從之傳之所稱則皆天德也而乾從之甫且易之始畫也獨乾而非坤故彖之贊乾也有乾而無坤及其贊坤也順承乎天而已然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非坤不足以配乾非乾坤不足以成易而獨乾非坤有乾無坤之義隱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克備覆載無非乾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陰爲無預乎陽陽必有待於陰而乾之功用褊矣震雖有不喪匕鬯咸雖有取女吉姤雖有勿用取女然而以乾坤爲父母六卦爲男女皆卜筮牽合之虚文非孔氏之書所道也故其彖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又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人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豈有資乎其間哉乾終始主乎健其象曰揵曰不息坤德終始乎順其象曰厚德曰載物今變而曰易曰簡然則健順固所以爲易簡乎抑健順不足以盡乾坤乎易不以揵簡不必求乎此皆與彖象之義異不可得而從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指何序謂易有成序君子之所當居則泥濫而無擇謂君子於易有所當居之序則移徙而雖常若朝用而暮非則儉約而忽泰非所以爲安也夫卦無常君子之德有常孔氏之教也以有常之德居無常之卦彼逆而

我順不取必於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傳之爲是言也將以大夫易也其意若曰天地至大也而易能準之又彌綸之爾按乾稱統天泰稱財成天地之道豫稱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大壯稱正大天地之情可見矣書詩之稱道未嘗不先天惟易不然蓋其因變以明理而後知天地之不能違也然則天地固準易而易非準天地也且既已準而從之矣又安能彌綸之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後世以爲是微言之極也一陰一陽氤氲融微至難明也善爲之繼而綜統之機難執性所以成而歸全之本易雖仁智皆道之偏也雖然聖人之於道蓋難乎言其言之者有矣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虧盈而益謙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夫天與人不相接而其好惡消長如影響符契之相答然此其所以有責於聖人之言道也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也一陰一陽非所以謂道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於是道冥察焉如使謂仁而非仁謂智而非智則蒙昧之睨何止於晉丈之迷而君子不貴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易於乾坤不並言蓋因乾而後有坤也天地則並言之矣蓋有天則必有地也彖稱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先後德喪之間作易者截之則坤之廣宜若配地者至乾以元統天以御天正性命合太和皆有待於乾而後能則乾之爲大非配天者也考德者不明乎此則陰陽錯行剛柔雜施何以出育萬物而用九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室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按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主於豚魚吉而象以議獄緩死則其信乎已而恕乎人也至矣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曰中心願也夫苟中心之所願則其化服而感應者豈以必以言哉令特於言行而表之皇皇乎所以動物者而致慎焉此上九之翰音登于天而不可長者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按同人以門爲無咎以郊爲無悔而以宗爲吝則二人同心者乃同人之狹者也雖其利斷金非己師克之天下之志不能通矣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按大過所以爲棟撓者以初上皆陰也及捨卦而論爻則以柔在下適當其位何咎之有而棟撓之責九三反任之以其繫應於六也至九四棟隆獲吉而以應初爲吝夫應猶吝之而用何重焉且敬其物者必貴其藉之用茅瓦齊之包庶人之禮也苟免於地而已其薄如此非所以爲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按

謙卦地體卑居上而艮以九三為衆陰所宗如地有山以高而蘊於卑其終為地而已非成功之位而有成功之勞此萬民之所以服也若存位而為謙之道寡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為易之主非他卦交錯相成之比故其為務也詳而隱而非不可用也其為四也躍而進而非必求用也至於上則道成且事矣故爻以為亢而有悔而象以為盈不可久明其將變而之陰爾非君倩之所謂也且始終皆道異位之擇獨乾御世異民之求功則由己異輔之待俊世不知乾所以成易而指成易以論乾是以其言若此也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按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非可密之事初九居節之始不出戶庭惟始可節故象以為知通塞固宜明示節限安有密然閉也歷考書詩正文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為肆以致敗亦無俟密以成功此論雜霸戰國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類曉然而名義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掛非歸非再扐所能通也然則自乾而至未濟皆已具矣已具則必有起數故筮人為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當某卦某爻當變已當之某掛而已此易之敘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後今傳之言若是已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為易無惑乎易道之不章也又謂象三材四時一閏再閏僉幾末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如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按易以象釋卦皆即因其畫之剛柔逆順性本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余嘗恚浮屠氏之學至於中國之人皆以其意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也今傳之言易如此則何以責夫異端者乎至於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其卜筮之所為而聖人之所黜爾反以為有聖人之道可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為五行生成非也按洪範以九疇五行錄之所以汨陳者謂其以土捍水而五行無所不在其曰天生而地成之是久傳之無所有而學者喜以異說佐之也且使其眾言則於易之道曷損益乎以其求卦蓍非圓也吉凶在卦蓍非神也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非洗心也聖賢皆不殺獨謂為易者不殺亦非也

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秘義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義為乾坤艮巽坎離震兌孔子以為未足也又因象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義所未及故謂乾各正性命謂復見天地之心言神於觀言情於大壯言感於咸言久於恒言大義於歸妹無所不備矣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至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眛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敢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又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文淺而義陋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並稱書詩何嘗有此義學者可不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於滅道德矣按卦比以五陰宗一陽大有以五陽宗一陰其象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象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故顯比則失前禽交如則信以發不然則以富貴為天下而其敝致於秦漢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按一陰一陽之謂道然陰雖差猶可也若夫言形上則無下而道愈隱矣

十三卦亦近世斈者所據指而其說尤為不通包儀氏始為罔罟神農氏始為耒耨交易黃帝堯舜始為衣裳其後乃有舟楫馬牛臼杵弧矢宮室棟宇盡矣不其考於易也易十三卦義詳矣乃無虛形以之相近者斈者蓋能準義於易則凡本象所稱義類炳然識得一二知此足以經世紀民律身而成德矣不是之求而震於異說放大而反小之其卒無所底止而已矣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以為不足思不足慮也然言日月相推而明生者是不知明之所由寒暑相推而歲成者是不知歲之所由成也因其往來之已然而遂致利用安身於其間者是不知德之所由崇也然則會憧憧往往朋從爾思之未及而尚何以窮神而知化乎故傳之義多似於深而其實淺者亦斈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象以為未先大而不以為不當思使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雖憧憧而不為己私然爲有安其固然而不知所由來者哉

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按卦以剛見揜於柔為困其為爻也則以柔乘剛為凶困于石謂四也據於蒺藜謂二也皆剛也當困之時非大人不可三為致困之主將施其不利於我而進退皆剛卒與禍會非大人實為之而理有不得不然者矣君子而変於小人危之辱之可也小人而乘君子其不勝天也其辱與危非不幸也不伴之招揜剛之報也又可戒哉

君子藏器於身往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當解之時疑者欲起瞑者欲視有小人為陷上変下身為我首以擇通塗物情之所同

惡也故以公射隼既獲而解乜則無事矣如使過而用射反以致寇何利之有夫用之則行非待時也舍之則藏非藏器也安得有藏器待時之說而本者方沾沾焉抱其所有如賈之售物適以為悖而不足以解悖矣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按否以九五為大人吉有其亡其亡之戒必深固根本以為衆陽之主言朋來之陰未易當之所恃者在正而已此豈常道居尊之時而恃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嗚呼吾未見處危亡之世而自謂治安者也

傳既謂包犧氏始作八卦神農黃帝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於中古當殷末之世周之盛德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遠或近不能自必其時也皆以意言之而已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然則當時國各為録而周易之不見者多矣無惟乎學士諸生之紛紛也

按上下繫說卦序稱說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鄙於易有害按諸卦之名以象取之與文字錯行於世者少聖人重複殷勤其詞以訓釋之多至數十百言而未已盡其難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為天地萬物之所常有也鋪火排比而言之以是為鈐繫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則束而聯之一讀而盡矣奚以易為本者尺寸不斷而謂有見於無窮吾不知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

書序孔安國序堯典舜典

按以書為孔氏之書序亦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序稱典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舊聞非雖出書而謂字文焉書既已甚疏安國初言典墳至夏商周語義與雅歷代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夷翦浮則是孔子併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文字章義理者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以為法言非史家繫日月之凡文也自是以後代有詮叙尊於朝廷藏於史官孔氏得之知其為統紀之宗致道德之成者也要何所不足而加損於其間以為孔氏之書歟書序亦舊史所述明記當時之事以見其書之意非孔子作也不然則孫自所放太甲叙受皆其書所無有孔子胡斷然録之哉春秋以後游士浸盛雖然不因孔氏而獲見書之全者寡矣又況後世屋壁中乎其盡歸之孔氏不足怪也至於述上古已定不刊之訓推孔氏有述無作之心則蓋有然者後有君子當更考詳焉或疑非安國文無證堯舜之前非無聖人神靈而不常者非人道之始故也安安者言人倫之常也允恭克讓所以下之也此所以為人道之始也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禹益言為治道之首其言至后臣克艱而止不可以有進矣曰勤儉曰不滿假曰不矜伐皆艱類也世稍降而德衰艱逸之論始參互

孔子乃從正之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規矩準繩必先立而以身本之故法度不可失也

人心衆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遠害能成養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膠於中者也

舜禹之德不稱其兵也必反兵而有苗服也

知人無法而知德有法業惟知德有法而教德有方也天德雖偏必以人德補之天德非異能補之以人則皆異能也合而聽之天下之材不可勝盡也故教德而多材禹湯文王皆用之君後世治偏盡性必至於聖而後用者非皋陶法也枉其材棄其德者也

丹朱傲虐之戒元首股肱之歌君臣克艱之驗也

禹貢五子之歌甘誓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人之習於水事者謂吳松江青龍江揚子江也水自震澤入吳松江而入于海最近自諸湖泖而入青龍江入于海次之自諸涇浦巷而入江陰揚子江入于海又次之江得其入則澤得其猪故言底定也所謂導漾為北江導江為中江者亦揚州境然是二而非三不可以虛足之也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民為可畏若是申不害李斯所謂命又曰桎梏若堯禹然者也

舜皋陶之歌亡也五子之歌亦歌也風雅騷人之義其爲其正與變未之敢論

甘誓以自治爲命而已胤征則言克變是勦殺也師之誅曰師出以律

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

強其國人以伐其主功成而有慙德湯何為而然也舜禹貴民之甚以君為輕湯不敢違故也雖然世道一變矣

古者君人無威桀始作威亡作而德威矣湯用玄牡請命爲威德也伊尹弗狎于弗順爲不德也德之爲言伊尹曰一也得其所以一事雖無常必協必主而堯舜不難至也失其所以一事雖有常必二必三而桀紂不難至也

孟子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問者徒以君不可放孟子爲而遽篡之伊尹知復其君於德而已異顧其他情乎孟子之答粗也是絕天下以無伊尹也

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盤庚五遷民皆胥怨誥而告之前後諄其辭切近皆酬對臣庶之常語衆人所可識非有大采義理以震耀之也周誥亦同而韓愈乃以爲佶屈聱牙君雖知難辭何也當更熟考

湯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聿求元聖高宗恐德弗類不足正四方故旁求良弼古者君求臣非臣求君也

木從繩則正繩所不可者削之而已然則后之從諫不曰委曲諷之先從而從諷也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傅說亦知位不在逸禹益之論於時未息也高宗使說交脩予同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舜之遺意蓋猶存焉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各正其義所以自獻於先王也

不曰我必能存商我必不事周者紂得罪於民先王所不救也

泰誓牧誓武成

泰誓字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戊午師渡孟津書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狀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五篇始末最為明備序所謂十一年伐殷者書所謂以底邪家君觀政于商受罔有悛心犧牲粢盛既于凶盗與微子相應三仁之自靖在觀政于商之後大會孟津之前此書之可信者也武言文王受命稱元年通數為十一年雖云九年大統未集而稱元不稱元書所不載不可信也

武成序稱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不傳謂命舊侯細覩編簡無錯亂不可移易

洪範旅獒金縢大誥

箕子言天不以洪範九疇畀鯀而以錫禹其詞甚敬而嚴後世之傳固宜矣然古人之所崇畏者必有故也文武起小國為天下所歸夏商之世傳先聖之治法宜未能盡知此武王之所為訪箕子之所為告也

余於皇極而歎古人之道至是歎矣五子述禹所傳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而皇極言斂時五福則民有罪為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為王義王路以我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豈待於民者已狹而出於君者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於虐而兢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先聖禹湯之道也不可復反乎皐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歟蓋亦有不得已者歟然則成康之後遂為霸雜雖不復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見矣

九疇於古無見也禹称九功成康幾近之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後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犄吾德以之非古人意也

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兢倫況於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謂惟辟作戒臣無作㝵非商之末世權強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恭而威柄已失矣故其言如此然而武王周公亦未果用也其後周衰秦漢乃卒用之

箕子言皇極三德即先舜禹皐陶言知人官人也舜嘗論殺鯀耳目待一委於臣而無頌讒說殄先為法以待之蓋近於箕子之論故禹以為殊而丹朱之戒進焉禹以知人官人為難皐陶獨言九德咸事則人材無非可用者而孔任殄行不治自銷矣蓋人君敬已之德教多材而官使之百世不變之道也皇極雖多立書意以待其臣然實偏已窮虐傷已張廉耻已衰教救於未流其難至於臣自為威福玉食則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使帝王之道非專為刑名法術弗止矣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敵過於湯矣而武庚不服管蔡和之乃為家禍故周公居東大誥作於外鴟鴞賦於中也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紂以力征諸侯斥大王土幾為秦矣武王誅紂後立武庚與之盡其故地武庚弗從而滅周公也然後以久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為盤石宗君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明德反之吉無遠也慎罰反之言惡殺也自人道言之其性分也自君道言之其職業也

酣歌恒舞禹湯有訓矣盂國亡而其民以為戒也紂之庶群自

洒濯乎甚哉國士而其民猶以爲俗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遷以自近而化誨
之召公因是又戒成王疾敬德盖與禹益同意矣不随世变而
遷惟聖賢能之

洛誥多士無逸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盖特紀其攝也自歸保相成王
後又别紀
焉言克艱爲聖君也周公言無逸爲中君也雖非逸之對也以
艱先之以逸戒之以壽誘之以天惧之多門禁之多金誘之砲
乎治道之艱進也

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

召公不説無異故不敢爲相而已周公留之無私説使後世知
成王之時爲有臣如古人之時也無是臣則無是治周公之所
畏也
武庚弗順可也四國多方胡爲而廸屢不静乎以是知紂之存
士爲世道之大变矣周公雖盡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後聖
人之治終不復作乃世变之當然不可不知也
有夏既廸知九德之行而周公戒主政則必用吉士又曰常人
又專以庶獄爲重中間爲宜豈皐陶之法至是而有所改歟雖
然皐陶之法不可改也吉士常人失其用則鄉原出矣

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

周官官制與堯典略同而命官之意與立政異恐是時治道已
或易於訓飭若淺者然當考
君薨世子諒陰不言委政冢宰既喪而後即作古人之遺禮也
成王當彌留之際欲見遇凡以
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群公俞恤致丈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
誥之何怨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歟嗚呼紂武庚之時变
故頌矣管蔡既言成王疑慮道將发矣周召恐惧師保協心卒
能使成王於德於是疾病矣兆稍自力大延群臣還以周召訓
己者而訓之是可謂難矣是故召畢受孔傳命於康儀物粲然
四方風動爲斯道之在也位可足言哉天下大器也聖賢學積
也所以富是道而出之也刑政權勢威力皆
道德之素餘也如其不然而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仲尼之
徒何述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或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
陋也世变日下也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畢命君牙冏命呂刑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長非長其頑長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
後能化者俟之以道而不以刑故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後世貴道也於旦暮王子消惟此特爲然恐更當考祁寒暑雨
小民之所痛也文武周公所以盡其心而保之也穆王雖以爲
艱然欺簿形矣信是道衰也
按呂刑言苗民始爲劓刵椓黥之刑皇帝報虐以威疑内刑非
治世所爲五帝皆聖人安得因亂國之濫刑而不改也舜以流
宥五刑皐陶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然則五刑之名古矣非始於
苗也
呂刑爲贖而作雖大辟皆欲使世但有官蔭贖之法而唐有加焉
當議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東周命誥間見於左氏自齒膺治道欽王命達於諸侯大抵禮錫之常文也若詹桓伯之辭一二而已王子朝則又其英當務封有難伯禽本以武競謂後世浸微殆非周公語

陳悔過之意誓於其臣而以受責如流爲群言之首雖在亂世是心足以王矣天有常道事有常事人有常心於書見之孔氏索焉不可不考書稱君猶古四人言大哉堯之爲君也舜有天下而不與焉禹吾無間然矣子夏曰舜學臯陶不仁者遠矣故考德者必先四人其次湯伊尹又次文武周公世有差降德有出入時有難易道有屈伸孔氏以是爲學之統緒孟子所謂聞而知者也近世之學雖曰知堯而一出於經然而汎雜無統洄淑失次以今疑古以後準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堯禹以曾子子思斷制衆理而畢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推守力踐非實

凡此類當於書求之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六

詩序周南召南王幽

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無以詩爲也其餘隨文發明或詩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以使可也專溺舊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詩意歟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多矣

大序所發明既爲決定之詞學者據依然以詩考之精粗表裏失脩流矣

論風雅者必明正變尚矣夫自上正下爲正固也上失其道則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雖變正也小序謂政教失而變風發乎情審如其言則是不足以自正豈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其感激陳義而能正人非謂怨憤妄發而不能自正也舜皐陶賡歌風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其實乎

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採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余於尚書既辨百篇非出於孔氏復疑詩不因孔氏而後刪非故異於諸儒也蓋將推孔氏之學於古聖賢者求之視後世之學自孔氏而始者則爲有間亦次第之義當然爾

詩序小雅大雅頌魯頌商頌

雅爲朝廷禮樂政事而作今考南陔白華何人斯蓼莪無將大車都人士采綠隰桑往往其人自言一身及一家之事不必關

朝廷蓋雅者周人所為詩亦下無風上如幽人之風固上乘朝廷也

自有生民則有詩矣而周詩獨傳者周人以為教也詩一也周之所傳者可得而言也上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言而也

詩周南關雎以下召南鵲巢以下

述四性也必求其四是德者以述之未得則輾轉反側而不已既得則鍾鼓琴瑟以交樂之非敬也以為人道之始非得是人則不可也

地物之所產取之則知時己力之所成服之則不款也非其物也非其己力也後之有貴於后妃者也

后妃有德有本有志有樛木之樂有芣苢之美故其勤為螽斯為桃夭為兔罝之武夫則糾為亦歸之后妃也治世必始於家道而終於人材多也

漢之游女潔而不求是詩也刈蔞秣馬以待之而不敢道也猶關雎之意也

汝墳之婦人知以夫擇父母為樂上雖虐使而猶無棄本之心意者道化之力也

趾所以踶也定所以抵也角所以觸也麟有是三者而非所以為害也蓋上以道化調和風俗王公之子皆以禮義自安雖貴而不為暴君麟然也此關雎之應也

鵲巢而鳩居之非鵲所欲也諸侯則不然方且百兩以御之非得是有德者不可以正家故也亦猶關雎之意也

大夫之家狹能以禮自防則可矣

行露獄訟也

二南以家道為風自后妃王女夫人大夫妻士庶妾媵皆備著之以明其君是者風之正也其妻能若是則其夫子可知也已

葭蓬方茁無所蔽隱兮矢命中假從五發而騶虞獨不能害焉何為而不能也

毀無害物之心則身無受害之地故也

蓋調美之俗既成民已物已并游於至和之中我不害物而物亦莫吾害者若騶虞之物不能害合二者而觀之王道可得而言矣

邶鄘

詩言者自邶鄘而不皆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則當然未必其風之然行露之不從野有死麕之惡雖正於此而變於彼矣若是則詩無非變將何以存季札所

詩論其得失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夫為言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順其義之所出而於情性輕別之不括其志之所至而於正變強分之守虛會而述實得以薦意而疑雅言則有蔽而無獲矣

仁者不憂孔子之言也為家善樂東平王蒼之對也以詩書考之古人同少樂而多憂蓋声色游畋小人之樂也仁義道德君子之憂也自堯禹而降皆然指舜之仁人倫已既至道不得行內無兄弟之援外有群小之愠以爾無身害其永遠憂而不樂也世益以衰道益以墜孔子以是為仁人禍而道將亡也故常自求其所以為樂者而教學者以可樂之地於是而有孔顏之樂焉既以義而處其君後以道而樂其身庶幾是道之常存矣

此憂樂之異考德者所當知也

序雄雉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匏有苦葉公與夫人淫亂史家具之矣然歷考諸詩凡刺怨曠刺淫亂必直指事實未有汎為微詞以示其意者也今繫之以刺而已而繼之者必曰淫亂是徒以宣公之事實之爾非是詩之本然也二篇風寄深遠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亂淺之也故別為解

初章言雄雉飛揚自適而我懷抱不舒曾是雉之不若也言自詒者詩人自歎其不遇而不以怨其君也次不特自歎又為衆君子之不遇者惜之也又次思是君子而不可得也卒章屬之以自安於請退而無所忮自甘於窮約而無所求則何為而不可也可謂能知義且知命矣孔子莫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而以是

詩為男女怨曠歟

匏有苦葉不可食也濟有深涉不可不度也深則當厲淺則當揭各惟其宜也濟雖盈不可使濡軌雉之鳴自求其牡也鴈之鳴日始旦也士歸妻及水未泮也舟之招招豈以人涉而我亦涉乎我之不涉蓋有故也物情之不齊事會之有由不可以一律求不可以一端盡汎而觀之反而推之是詩也可謂明理而達變矣立乎亂世而事啻主應物不倫揆事失當上謂國患下為民病是何刺而不可諫也

谷風所陳異乎黄允之妻也

追記嫁時知昨日事衛之風物宛然在目女其善於詩者也其風之怨至矣然而所怨者天孔子不怨天

國之將興必有象定之方中縣公刺雖大小國皆可見也桑中鶉之奔〻雄狐敖笱溱洧東門之枌諸篇正言不隱播於當時傳於無窮其耻大矣非勸也

蝃蝀異氣莫敢指也懷春之為正以其私言也懷昏姻之為刺以其情言也

衛王鄭

五子之歌以茅而怨黍離以臣而閔也然周自成康之後雖王者不興而諸侯亦無代德奉其田典號居緌合猶有可為也觀周人之詞哀弱如此德既不足材又不能要必資諸侯夾輔而後存曰陵日墜坐聽風俗之壞而不反宜其遂為戰國隱於賤隱於官簡兮君子陽〻也隱於農圃丘中有麻也隱於山巖考槃也苟給衣食可以樂也至顏子養生之具缺然矣猶樂而不改故孔子重賢之也

叔段二詩美其乎田于狩勸其釋朔毗号智者知其入於亢士之地矣非為莊公憂也

鄭忽再辭齊昏忠高渠彌不可謂非賢也罪在於無君國之材而又無避國之節為鄭之臣子所叛援而不能去與突亹等卒以見殺致鄭之亂故詩人刺而刺之不然鄭無靖難之臣與黍離諸詩異特昭公不知用耳

野有蔓草思遇賢者也

齊魏唐秦

著婿初揖婦〻之庭也宜緩故曰乎而非謂齊俗舒緩之体當然也

殺食取具於國人之常情以是為足矣於是而憂之常人之所不能喻也知其所易足怨其所唯知所以為刺也

伐彼稚伐之木宜於可截之地其勞且艱甚矣君子以為必如是而後可食也

貪淫重歛肆為威虐四者天下之巨惡也敗國喪家亡人者也故詩人無譏焉

君子言憂不言樂在其中也小人知樂不知憂故憂常及之君夫蟋蟀之詩知憂而不知樂則其患亦大矣故戒之曰好樂無荒猶古人之意也

衣裳車馬廷內鐘鼓所以樂也知憂所以節樂也且積其憂而不知所以樂禮文政事皆廢矣將焉用之孟子所謂為貉之道者歟不然其徽死歟故詩人以為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甚之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以是而責行之人僻其無人也

武公之衣而周之權日去矣

奮其武力而取其所不當得既而以礼樂潘飾之此卑鄙之所以為樂也

秦即宗周故地周自古公至成康世有仁義之德潤澤其民俗成俗定者千年矣雖其後德衰而宣王既已中興然幽王十餘年遂為戎與申侯所滅宗周遂亡按序詩者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礼乃有先之遺風賈誼亦言秦轉而為虞王於借婦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禽獸之俗猶尚如故信如序詩之言治周之道仁義者变成暴強者是執積習漸靡民之好尚久而猶存後人雖欲轉移未易為力然則秦人之詩乃無周之流風遺俗何也以詩傳考之周東諸侯之國尚為王化所流德声仁澤見於歌詠藹然不絕安有宗周本根之地予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為秦未數十年而勇鷙勁強輕鬭喜殺乃不復文武成康之善俗哉蓋民心無常惟上所命從古而然聖賢所以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未嘗以既成之治有餘之澤為可恃也經師相傳之論出於想象失其實矣

陳檜曹幽

澤陂之美人謂賢者也詩言淫乱必指其人與事非人與事則所為美人靜女者皆以賢有德言之也

逍遙翱翔大夫自謂也以道而去雖其身安其服不改然不敢忘其君也

冠其重也衣次之韠又次之君曰庶見其冠乎又或庶見其衣乎又或庶見其韠乎

壹純一也不二也有一德者古維之伊尹以為天之所眷求也而况於人乎必有是一也而後可以正四國也況之万年言其甚难而頌其人也雖然儀乎服其外也詩人以為可以占其內也霍光至無識也猶曰郎僕射竊識視不失尺寸所以能任僕事也

亂世非曰無政然猶洌泉之浸叢草也其能熟而食乎故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君是者治世之政也

蘩之月者但曰陳王業而下文云周公詳味其詩實周公也君者衆民之總國者衆家之總是詩也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為君本自後世言之不適日用之寵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為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体也武王訪箕子曰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古人未有不
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君其民未有不能協其居者此詩乃無
逸之義既協居之條目成王重孺未有所知故詳以告之也顧
命曰昔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
大命成王孟守此以命君牙相康王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
者亦自笑其迂闊而無用乃以智力威令為君道而以刑政未
作為治体然則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
無幾也可不懼哉
孔孟論鴟鴞詩蓋推言之也正言之則作室之难當知所係耳
東山無功名可敘與釆薇出車稍異
周大夫能刺朝廷且自道至衣裳之外無他事豈當時所謂危
疑者非後世危疑之比乎然至於以狼跋而喻周公則禍福难
易之際古今亦不相遠但盛德履之不同耳

小雅鹿鳴至無羊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文武成康之盛隆先矣古人因詩度樂後
世因樂為詩蓋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有
據據採采薇出車杕杜魚麗湛露彤弓皆詳載事本餘則缺焉
得無因樂為詩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義已明而師傳未講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
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當有豐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
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極其高大由儀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
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大關之意實遂土地
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况然以意言之也雖其詞亡而
繫詩者既以明著之不可得而泯也其義雖若未明而以諸詩
參比則鹿鳴當是得此賢人與之燕樂四牡皇皇者華當是王
事方急待命使臣往來王所伐木當屬是鳥聲之求友故於燕
酒得宜肥羜以速親戚天保當是人臣實有為此詩以祝其君
者蓼蕭當是天子延待遠方諸侯群臣喜於德見皆其時實有
此事詩實有此詞故因被之樂歌也若未必有是詩出於上則
為其文出為下則為虛美既非其實豈能責治雖後世固然而
成周盛時則不然矣此乃師傳之所未講也惟南有嘉魚言樂
與賢南山有臺言樂得賢菁菁者莪言樂育材賢材固命之終
始雖未有是事亦可以逆為是詩上可具文以待之而非據下
可虛美以祈之而非諂也今詩傳以是義故併歸一比隨文解
釋使成周實美聽瞽不章非所以侈明人也然則二南不逆為
詩乎曰正家之道始自后妃終及士庶妾媵以本先之以談致
之以瑞應之主義以教非逆為詩之此也若葛覃卷耳則周之
后妃固當有是人賦是詩亦非逆為者鄉不明載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武者
師尚父之時乎何其相與之懿也
自周爰諮諏以下变文然皆諮訪之義也而叔孫穆子乃以為
臣獲五善蓋箋傳之本尚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然皆編戶
齊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見
因伐木鳥鳴而感求友之義其詞激切殷勤此必於時事有所
激發今不可見得而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所謂于汝極錫汝保
極也

魚鼈萬物登多孟子所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
故非自能然也
南山有臺言山之有木凡六章藉乎山也國之人材亦然盛矣
厲王流彘共和行正天子若家人然天下不復知有號令更故
二雅詩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現所赫然
固臣子所善至於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君則
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義也故不幸一傳幽于十餘年而壞千
三百年之業讀是詩者徒樂其詞而不察其事則於治道失遠
矣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宣王急用之未暇深長也王安石所言當
考遂為熙寧政事矣
厲王久無會朝之禮廢墜所以美宣王也或未央或未艾或有
釋人臣來朝之次弟蓋皆不失會期也近世所講殊未然宣王
力征諸侯素率從者皆疑不自先此直衰世之事沔水所以規
也
文武之室家周公賦以鴻宣王之考室與牧美矣未幾而為黍
離豈其無周公之臣歟不然何其不思也

小雅節南山至信南山

雨無正四月二篇西周既滅東周未遷以前詩也師傳不考其
時使與他刺同義誤矣

小雅甫田至何草不黃

楚茨信南山言祭祀甫田大田言稼穡瞻彼洛矣裳裳者華言
爵命桑扈鴛鴦未敢言頍弁魚藻皆盛世美詞也不曰美治世
而曰刺亂王者作於亂亡之詩義王迹刺不在進笑也魏棄與
酒酌同意

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儀刑文王所以敬天也中庸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斷章
取之歸天道於沖漠何也當考肆不殄厥慍亦不損厥問以好
惡為外物知自脩而已
虞芮不自先而質其成於文王文王蹶然動其生自警也不以
人之歸我者為己德而以人之不自克者為己懼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氣之動不知其然而然詩人以為皆生
意與他異不同
思齊之言文王人道盡也皇矣之言文王天德合也
書君稽古四人詩則一文王也其道非推君之又師之也雅頌
之微言間見一二通於天理達於性命惟於文王發之春秋之
名卿大夫士未知擇也顏曾始傳之子思孟子述焉後世作聖
之學蓋本於文王也盡人道以事天者聖人也與天為一則學
之者過也

大雅生民至板

美刺規戒皆實言之無立義者行葦太平既醉立義以美也凡
弟具爾肆筵設几獻酢賓射乃燕好之事也而必於忠厚名者
感盛治而防薄俗也角弓頍弁可謂薄矣周以之亡常棣伐木
絜而歸之厚周所以興也然猶未也至於行葦則王道備思意
洽矣安得不以忠厚名乎書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孟子曰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無所感而然者雖不以忠厚名可也
以酒而醉謂之富可也以德而飽則詩之太平也太平守成可
以燕樂矣而必尸燕則非縱飲也聖人之於飲酒當閑之未嘗

開之也以德飲以祀燕所謂治世也
成王於是能不疑不忘無怨無惡矣宜假樂之嘉之也
好賢樂士莫道於卷阿之詩矣雖然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者文
王之盛也
二雅之次刺弁言不遜讀之者既皆以爲當爾而於國風乃有
異說是不知以類求詩也

大雅雲漢至召旻

以雲漢之詩考之厲王所以亡宣王所以興憂與不憂而已憂
在事先致治之大本古聖人皆出此一塗憂在事後雖曰晚矣
尚有及也
仲山甫之德曰柔嘉曰令儀曰令色曰小心曰是若蓋德盛者
不以剛柔物也然而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則我固爲剛柔之節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
禍福不入其心自强固以明哲保身少司馬遷而後世相傳轉
爲自安之術陷於詭聽矣
德輶如毛雖曰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而曰惟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此伊尹周公之所難而仲山甫能之吉甫蓋易於言德
矣中庸曰毛猶有倫猶以是德爲粗特後有妙於此者焉則其
言之愈易恐非聖賢家法也當考
自文王至生民篤公劉諸篇義則雅而美兼頌矣

周頌

因詩廢樂頌則不然有樂必有詩也
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以商頌視之無復餘味信乎其有遺音也
其詞簡其音淺不矜功不伐德實畏保民以對天命諸頌体皆
周秦漢以來告類歸美之詞未有不無且慢者豈惟其君德薄
亦其臣之不知義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以伊訓比之是詩婉而深矣
臣工載芟良耜周人之於耕稼何其遠也自七月生民陳之至
甫田大田猶不至焉
振鷺有客見乎周公之待商民也可以告神明矣
按左氏載述詩有事本者惟所招以詩考之獨大武成王由厲
宣王有詩康王則已無詩而美詩多作於成王之時蓋集詩之
凡例專以治亂興亡而節及中興新而義歸於一君之美刺及
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雖有詩皆不錄疑此西周之
後周之時所衰決也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比輯義類必本朝
廷況頌者乃其宗廟之樂乎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於學官其
所去取亦皆當時輯述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
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遠數百年後無位於王
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
學者随声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且又有甚不可者孔子之先
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
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掩前聞一歸孔氏後世之所以尊
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然則
孔子言自衛反魯然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也曰孔子之時上
距東遷二百餘年矣王室愈微諸侯並擅吳楚肆暴天下遂爲
戰國魯衛舊家往往變壞文物殘缺而師摯鼗之官淪潰散亡
詩書殘亂禮樂崩逸孔子於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

謂盡取舊聞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一時是正之力得以考於
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蓋失之矣然則若是則
孔子亦不棼易歟曰古卜筮家皆用其所自為繇爾各有占人
自主說而象數之李勝董益以莊昧雖明孔子將以義理顯之
故別為彖繫尊本中正不用象數所以合文王周公之本心蓋
一家之季而天下從之固非刪定詩書之比也

魯頌商頌

以師傳考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使其可信則
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雖不敢盡信此語必有所自來不然則
不得為頌矣益知若此類者亦非孔子所能裁也魯頌雖比之
雅為已僭然頌而無諂義歸於正周之文章尚未失也思無邪
孔子蓋有取焉後世惟一韓愈歸能追三代之文其詞或勢槩
似之王於道之所在豈能廢哉也

師傳以為微子之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父得之於周大師書微
子之戴公似宋人所為也言得於周大師似商之樂章也疑不
敢信以其詩考之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
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使宋人而能為此
詞則其文獻有傳矣孔子不以為不足徵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六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七

周禮儀禮

周官獨成於成周孔子未之言既始出秦漢之際故學者疑信
不一好之甚者以為周公所自為此固妄耳其推盡小大天與
人等道與事等殺與法等詳與細等文與質等無隙無察無始
無卒其簡不失其繁不溢則雖不必周公所自為而非知周公
者亦不能為也此書既成參以成康盛時重正治官及命君陳
畢公之詞猶若未足以盡行其道又商之頑民亦介於其中未
知何以處之畢命未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其初固使之觀治而已不遽强以必從
也及昭穆道衰而君牙伯冏之流愈不足以行其道又可見矣
又上考詩七月周所以興上家人作苦之事又餘追稱太王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度是時官未必備官雖備而道未必備也又
書康誥稱文王明德慎罰本遣臣長直以小心克己為天命所
歸亦無如是之弘大蓋周召之徒因天下已定集成其書章明
一代之典法治先舜禹湯所無有而古今事理之粹精特聚見
於此如詩書則尚有興壞是非之雜迹存焉故也然余所疑者
周都豐鎬而其書專治洛邑然則鄉遂郊野與賢都社凡國之
政將一斷於是書而舊都莫之用耶或曰都國自有法而一歲
之內可以兩治耶書之所不言不可得考而周之所以致盛治
則猶有不盡其者此其為深可惜也其後宗周亡滅而東周之
君臣世守此書然諸侯異伏方迭為强雄家官臣列所裁不過
行於一城而微文緐典乃或弊於天下遂以是為共主四百餘
年然則孔子豈以有其書而不能起其治故不言耶不然則所
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豈此書也嗚呼劉歆蘇
綽王安石固此書之蠧識而鄭玄已下又其隸批爾

按六卿分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叙一職之内各有條目使就績用克其所行而三才之道無遺蘊矣雖舜禹皐陶未能知此詳盡也其所以為異者舜典以人任官而周官以官任人爾余故謂自成康盛時其人已不足以盡行其道然學者於此觀之當知官有職業則道可行知人有職業則材可成愈於子思孟子猶未免以意言之豈其亦未見此書也

舜命司徒止教語而周官詳悉至此然亦無在教語之外者堯舜三代教治皆出于一但記叙廣略不同耳學者耽味舜典使厭周官詳道之煩及其於周官考驗則井田任土紛然百緒窮年白首而不足以有明視舜語始成切越也

周官言道則兼藝責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不達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余嘗疑其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詞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説而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二言為證庶學者無畔渙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也

市所以交易百貨民生通塞之所由司市為之治教禁令甚詳其言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蓋財之所聚非耻寔之所加利之所在非覡視之所及也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礼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偽者天之屬民情者地之屬也偽者動作文為辭讓度數之辯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体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本季子之言謂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知也易傳又謂精氣為物遊魂為変故後世皆以魂知為陽体魄為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体魄者固陽德也偽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藏偽故為陽礼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偽礼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狂而身病矣

舜典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司樂言八変而天神降六変而地示出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也人見不言出見因依於人也古人不以致神示為惟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為難後世反之

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占人以八卦占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詳此則周易之為三易別卦之為六十四自舜禹以来用之矣而後世有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又謂紂囚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文字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所本始按籥章之官掌土鼓豳籥歛豳詩擊土鼓以逆寒者以樂田畯蓋周之舊樂也七月叙以陳王業而説者乃以為周公所作周公方制礼樂陳雅頌以昭先公先王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掌之可乎然則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薦宗廟奉典謨顧乃藏之於太祝

無有司而用門人可也徒欲託古不循事而變而用門人之性
且不村至此乎先又而虞礼也知墓崩而言其往視可乎疑此
亦非也衣服四制宜壞不脩墳墓不培若而甚至潦流脩御不問豈通義哉
左氏載子路之死其詳孔子聞衛亂曰嘻柴也其來由也其死
矣如是足矣言醢之無義言遂命覆醢尤無義
申生之死或以為檀弓叙載簡略非左氏可及此余所不饒尺
如檀弓之言何足以周事情主世教也
朝祥而暮歌野人之事也子路何必笑孔子何必辯人謂㣲月
則其善亦非也
易簀一義檀當商量據本曾子之季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
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改過之地亦不止一生為改過之用
季氏之行於曾閔貴乎道者独分審義緝熙積実雖不以此身
為捕過之地亦不止一生為改過之用季氏之行於曾閔弟三
百年自孔子事之教士而不教絶也彼之有賜未知㢈受與否
若童子以為大夫之簀而曾子不能知若童子以為不宜居而
曾子居之至死曾子之智曾童子之不如則則奚取於季若曾
子疾不聴禁而曾元以非所當養者養其親猶及不得其正則
奚取於子然則師友義之論未定緝熙積実之功不加而以偶
生過人之識為足以斷曾子將亡是非以有待閑之談後季未
可從也
能執干戈衛社稷而不生可以勿殤畏厭溺而死不可以勿
吊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自之乎
曾子方以朋友之義吊子夏之喪明微畜而名之數其三罪皆
人理之所不容者其黍至此乎廖莫之言是時孔子七十三歲
猶歎天下之莫己宗耶公羊又以為反袂拭面涕泣沾袍蓋陋
儒多若是矣
問喪亦大節目曾子述言喪欲速貧有子又言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鄙俚若此蓋未嘗接聞
曾人師友辯論也孟子謂三月無君則吊而以不侍父母媒妁
為賤者之所為以此處喪其庶幾
婚固不知何如人乃能以齊衰問疾於季氏記者要當有譽於
後世雖然固有命役非君賜則無以喪服得免而士居喪則亦
無以問疾於人往歲與楊氏遇於執政私第服大功服坐客皆
惟訶楊問余此義且言執政私第入非公門比衰功雖於今法
不廢從政然若以公事君服而往可也非公事而為謁而曰不
捨服以為禮無怖乎人之不已安也
左氏於韓之戰載秦穆公多雅言則愛義遂利之語宜若有之
然夷吾重耳入國先後各有死黨羋相殘戮而後快則天下固
皆知之而此篇所記則似文公君臣真無意於得晉者於事殊
爲闊遠或者以為孟伊尹晉蔡叔与今言重耳能退國略同蓋
設舍是實當出於儒生之浮文特是以識德准矣
惟祭祀之礼主人自盡其敬爲爾豈知神之所饗今世亦多有
此論慮綠之主其親猶在而未神也其為神矣祭必尸以安之
尸之所饗神之所饗也哉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爲有饗而不知者乎使其果然則主人有時而不敬
矣
按書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皆先自身始而施之於民然後其民以和報之周豈乃言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夫墟墓則固已施哀而社稷宗廟則固已施敬不啻諄諄然矣豈為未哉

書又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而諸誥言文王之德為尤詳然則豈謂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可乎聖人之道一也謂虞夏有餘而殷周不足俗儒之淺說也余記陸氏兄弟從朱呂氏於鵝湖寺爭此甚切其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明心大抵有基方作室未聞無址可成岑噫猶未以病本而自謂知本不明乎德而欲議德誤後生深矣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此語甚害理既稱即位而已為棹安得既崩而方斬木所斬不已多乎不然所廢幾祀所刎幾人其禍若是烈耶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以席孔子雖貧何至於無蓋而師友所講亦何必在狗馬之間學者因是謂聖人之道微賤不遺而傳驟訛謬至使人主近臣而以狗馬自比乞憐惟蓋之餘希恩簪履之敝孟子所謂妾婦之道又其下者蓋從諂鄙夫皆若是也

君在諸臣之家非其所從而款以客禮不辟非禮也闇人為君在弗內禮也入廐脩容以外飾求勝非禮也使卿大夫皆辟位禮狀使君降等揖己非禮也且容當何脩飾當何參進趍不當偽衣冠不當改也子貢方人曾子三省非知戰國之士卑屈其君以為名者其非二子所為決也

按論語原壤夷俟孔子繩之甚嚴使其喪母而歌乃為弗聞而過之可乎且壤何至逆人理若此亦傳者過也

曾子既以七日不入水漿自言而樂正子春又以五日不食為悔師弟子之學矯情而求名若此使其果然則禮之壞必自是始其不然也

世之學者於禮乎有三好古明變推三代有虞一也本其義理与中庸大學相出入二也習於文詞謂他書筆畫皆不足進三也以余考之則多妄意於古膚率於義理而審縮於文詞後有君子必能辨之

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考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錄者故此諸篇頗為糾𩈪亦有次第然孔子時周衰而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舊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欲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秦滅漢興酈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為非及文帝始貫諸所言者正朔官名色上黃數用五而以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巡狩之說夫堯舜三代以禮讓守天下而嬴秦封禪巡狩皆為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學士欲以虛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五帝五神五行十日分配四不知何所起蓋呂不韋之妄也土無所見而附於夏秋之中尤無義夫天地之功用見於五行微而性命粗而事物無所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幾纖不運矣

然竊獨何名造化其謬無足言者而讖緯陰陽轉相貴任其說滋章道降政粃因以不及矣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与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道至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道至教也教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芰舍猶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於上下知者將棄之矣失而爲一孔氏之所守也執精畧粗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又按禮運稱仲尼言儒所論与孔子在時言禮全不合孔子之言甚簡直下不立另手治亂只在目前何嘗有道行道德之别大同小康之辨蓋後學不能以身行禮浮辭汎說而已故擯謂孔丘知禮而無勇請以兵劫之末俗之病禮者皆如此又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後世之病儒者皆如此要是禮一日不行即一日壞性義數之在書冊者尚可傳義禮之在人心者猶不泯故顏曾欲反而求之於心子貢游夏之徒欲求之於書孔子皆指其偏失處至明至切然終以分散而不可復合者禮已壞而不行行之又無所因故也

鄭玄解經禮三百謂周官三百六十曲三千今禮玄所謂今禮者指言禮之時非漢時也然則周官安得皆以經禮言而著禮器者安得別稱今禮經禮者五禮之條目也曲禮者條目中之曲折也孔子嘗言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此篇乃稱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孔子告伯魚學詩与禮各有時其學各有業貴專對於詩則可貴一獻於詩非所責也後人失孔子之意又以傳聞言之在記禮中如此類極多學者不能察誦說既深自蔽障反於道難矣

等之於卜筮何謀從其先君者是哉凡卦之辭文之繇筮史所則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髮獨孔子以爲不然故孔氏之繫易以爲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而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子之爲易也而學者既不能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卜筮以爲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後成書嗟夫學者之自蔽瞽無足怪者而吾悲其轉相聾瞽於人而未有已也

掌固造都邑則治其固与其守法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焉夫以前不知何如而周司馬之任如此故雖小侯陋國各有阻固不得輕侵而存者數百千年孔子亦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不如是則無以國爲也而孟子乃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此說既行儒者世祖之今長淮連漢荊襄犬牙處綿數十里無復阻隔敵之至我常蕩然而我之於敵又寸不能至也此今世大議論有國者不知講以存亡爲戲柰何

職方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余嘗疑召公在燕太公在齊唐叔在晉皆爲邊遠与戎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居者固甚狹而職方所辨乃若是之甚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豈姑具之圖籍而實未能統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夫辨之詳而責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於天下何以致之

司寇以國土聚教罷民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以嘉石平罷民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鄉遂縣士之有刑殺者獄成則王与公

鄉會其期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夏周君之用刑罪有餘而法不足孔子之論刑殺有窮而生無窮

子思孟子未足以及此也而然以建三典詰萬民雅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學者徒謂其揖讓周旋之美都不知周君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参之以詩書所記則唐虞三代之為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此意至周家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萬物後世之争尊以春秋建王道詩書周官取其而已矣自孟子始又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故謂之小器而孟子考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然則周禮與詩書並立管仲識周禮尚存此豈孟子未知也學者承誤不思其中所蔽塞多矣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太宰總其法載師專與任非二事也

而鄭玄以為賦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旧名与堯舜三代之治法任民以地而不責其身故用民之力豐年無過三日其愛惜之如此且賦口率出泉後世之暴歛玄乃舉以為比玄雖博合群書訓釋經義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彼此稱形義傅以誤後世其害甚矣又載師言任地国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視其所任勞逸獲利厚薄而為之多少亦無定法此司徒之正文也而儒者争言古稅法必出於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皆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於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固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孰能止於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正中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费則雖二十而一也可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耶

司徒建邦国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一里其食者四之一又職方氏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於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而言自五百里至百里此成周分土之定制也諸侯之國三五相因周之特封者可數齊晉魯衛陳蔡宋鄭往往皆自五百里以下而諸家之論謂諸侯必百里者妄說也孟子言周公封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封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孟子何得不知齊魯之始封而以百里限之乎封疆多而食者少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

國之用而後責其餘者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本過封疆言安得尽可食之地哉

儀礼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本一礼必有上不勝記則何止於此顧命可見叔孫通朝十月儀後世有司亦嘗如此只為不及古人然亦不可不知也文多而義少事寡而防深雖周召立制與後世共由之而儒者為季固宜有煩要博約之異故孔子謂子夏無為小人儒子貢不幸言而曾子亦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已季者之患在於不明紀統亂此忘彼守粗遺實或泥陋不知怨畧不講既已失之其細降太甚者又以為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義錯陳午割必中法程則然官司所奉歷世所行聖人亦何由尽以為一己所紛更乎韓愈又言皆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以余視儀礼所記與周官礼記左氏相出入詩書亦互見鄭玄最通博矣蓋春秋時用及魯行之尤詳而他諸侯國亦無不遵用不知者以相病不能者以相恥下至戰国尚存秦雖掃滅漢有諸博士所記鄉射鄉飲雅歌騶虞猶特見一二重卓敗曾搽與始尽亡之矣劉表亦頗欲收拾而習討之士以為笑相率去之諸葛亮尤懲之雖號名續漢統而不復尋矣是魏之所欲進退揖讓者特東周春秋諸侯事非文王周公盛時也叔季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曰吾用齊桓如此等大朝會服國偏迎天下記之至戰国固在也儀礼者士之礼適記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何能及三代之孫文缺與乎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歐陽氏濮議拋此謂一世之人苟狗俚俗諱稱其父母按此傳尋明大宗則固有昆比本親疎篤正統之防矣歐陽氏既以知礼自許則當明降語旨言濮安懿王朕本生父大宗至重舜敢顧私敬不並降義有由起濮国子孫世世嗣王奉祀之礼務極恭肅無有慢遂以稱朕念親親本之意然則士大夫皇有異論乎司馬氏亦不肯自謂不知礼散救一時之失則當建議言濮安懿王宜稱皇帝本生親本生則降於為後矣爵命之隆子不如父宜於濮園建國立廟王其子孫世一人主奉祭礼極於嚴敬所須並有司為給如此則上無違背礼經之過下無蹈襲衰漢之失然則朝廷豈有不從乎今各以末世之行相猜互以鄙野之事相誣激成大詐貽譏百世猶為有君子乎且王珪處史以光革議為抵是名從同列而實畏宰相也曾鞏語脩且無以其所議示人是為懼眾爭而外姑以諂脩爾嗟夫苟且之弊如此欲礼教之明可得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八

禮記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已豈惟初入固當終其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物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何待若他無所用力而三者之求則學者以操守為固而籌者以提出為偽矣

按臧孫紇為季氏廢公鉏坐以亡仲尼謂作不順施不恕叔孫婼言婼有家禍殺適立庶誅豎牛與季氏訟仲尼稱其不背不可能皆有本末後世可以考信檀弓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乃不敘所由又記子游問孔子孔子亦直云立孫而已雜簡而事略經傳体雜義教不通恐不足以詔後學也

季武子包人之墓以成寢而許其葬又許其哭由前則不應有後由後則不應有前殆若狂者使其妄聞自不當記就其果然亦不足記合葬非古也以人墓為宮古乎

徒欲記古不墳而謂孔子自稱為東西南北之人將教人以捨其國而游豈聖人之言乎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不懷居則可謂東西南北之人則不可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按孔子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初不及政刑然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則首於孔子固已絀任政刑矣今以禮樂刑政融會並稱而謂其不二則論治之義異甚於此其合禮樂不用而以刑政為極功儒者之過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於靜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

大學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此言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是知與物均為不善此躬何自而反天理焉得而存吾矣儒者怵於言道而不知道之所從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治萬民以服聖人以是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所且速也按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學者之記以為孔子絀神惟而不言然周官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大司樂以樂九變致神示而禮之蓋自有天地即有人與鬼神人與鬼神異道各不相知而為國家者必尊事之以自建保子路欲己一己之智慮求鬼神死生之說窮其所從以為辨而已宜孔子之不告也而此篇乃載宰我孔子之問答尤為誕淺而

不經且生生而死死人道相續冥冥而昭昭神道常存焉有得人死之氣而後爲神待人死之魄而後爲鬼者乎骨肉爲土氣爲昭明使神道之狹果如此豈足以流通於無窮乎古之爲國家者凡天地山川之神靈宗祀嚴祭因敬愿恐若祖禰宗廟將以子孫相爲依憑然其享之有數立之有紀近則死道未純遠則思所不及因與世之神明有間矣焉得雜而並稱哉儒者見理不明而好言其不可知者季札稱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不之謂不以反塋勞人也子產稱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故有精爽以至於神明不謂神明待魂魄而後爲也禮運稱体魄則降知氣在上謂復在上塋在下也猶不直以魂魄爲神鬼而易得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直以魂魄爲鬼神而此篇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之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又因前人之言而轉失之則鬼神遂止於魂魄而鬼神之常道隱矣孔子既於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明示天下以人神感通之理而答子路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則人道立而鬼神可安人戚冬而生死爲一非故絕而不言也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甚陋已如此固惟以責後人也然則周召既亡大道瓘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全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識則知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季緣此墮廢不少耳

師循通而陶也不及子產宋人之毋能食之不能教誨全及文忞但今子產史抑耳又言敢問將何以爲此中愈疑闕矣

按詩稱禮樂未嘗不兼玉帛鍾鼓孔子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未有後語其意則嘆當時之禮樂具文而實不至爾然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鍾鼓所云而終不可以捨鍾鼓也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是則離玉帛而言禮矣以綴兆羽籥鍾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捨鍾鼓而言樂矣按孔子稱先行其言而從之則言而履之未知其果能行也言與行如形影不可相遠也離言以爲履離行以爲樂言與行不相待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不惟禮樂無所據而言行先失其統然後世之言禮樂者未嘗不出於此則天下遂無復禮樂矣

孔子閒居又有五至三無五起之論按孔子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則可以從政矣論治之條目切於此矣若五至三無五起則浮主而無用又以樂爲無聲禮爲無体喪爲無服既不自明其所言而所稱於詩亦非也古人之於道一二言而止禮至運禮器樂記祭法祭義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諸篇鋪叙始末多踰數百千言然使言而無間則讀之者易知知者易行行者不倦矣如其有間而撫摩合之黑白易位以無爲有則所誤大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章爲近世言性命之總會按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於天地之間同會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

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蓋人之所受者衷而非止於命也書又稱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而有恒則可以為性若止受於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又加道焉則道離於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即脩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若有綏而不可以言脩蓋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脩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道非其真則教者強民以從己矣且古人言道順而下之率性之謂道是逆而上之也夫性與道合可也率而謂之道則以道合性將各狥乎人之所安而大公至正之路不得而共由矣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夫由戶而出雖無目者亦知之況有目乎以此喻道可謂明而切矣而此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夫自戶而出則非其戶有不出者矣今曰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性而非戶也無性而非戶則不可須臾離者有時而離之矣將以明道而反鼓之必自此言始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按子張問行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以為我之所必見則參前倚衡微執甚焉以為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者執甚焉其義互相發明記孔中与聖人不抵捂如此類者甚少雖中庸大本亦不過三四而禁但於天命一章之後功用半繳不能弘通學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慎獨為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而忠信篤敬所立堅定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卑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提持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為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審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按孔子稱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夫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此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者致之哉此言猶小不適於道審淺而已今將號於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然則欲道之行必處智愚之間矣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明必處賢不肖之間矣且任道者賢與智之責安其質而流於偏故道廢尽其性而歸於中故道興不肖者何為哉合二者而並言使賢智所從於愚不肖而其害大矣飲食知味自為一章猶足以教世也若繫此章之下是以賢智愚不肖同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此中庸之戒非所以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詳孔子稱中庸至德民鮮能之意凡當時所謂君子蓋不以中庸許之矣而此章乃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則是凡當時所謂君子者本皆以中庸許之而非鮮能也夫許君子以中庸而時中蓋於善猶可也小人為惡何所不至而必以反中庸言之亦將濫於惡乎且其言至於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是嚴則凡所謂君子者固亦不以中庸許之矣天下將輕棄惟能之中庸而樂從易能之無忌憚者此言為之也雖然孔子不許其當時君子之中庸何也孔子於善惡是非之反固皆以君子小人對稱之中庸而獨無對者其德至矣聖人之心焉爾嗚呼儒者失孔子之意不擇而易言之後世學者人過信之輕重失倫虛實無統而中庸之道卒無所明矣虞人

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令以書考之疑不專出于思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按書稱禹告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用弗詢之謀勿庸此章因其言而失之且使兩端執而後可用中則洪範所謂建皇極者豈其銖本而寸量之哉孔子於堯舜獨賛君道至記禮及孟子始與學者問辯疑亦非孔氏本指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位上位之於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論語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孟子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乃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雖若不異然以人為主則有得乎於物以物為主則無得於人故君子可以似射而射不可以似君子若果子思之言殆其義亦未精也

九經雖與八統畧同然周召知其所以一而用之於八故為平治中庸未知其所以一而用之於九則為務政矣

孔子自言學不厭教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中庸自祖述堯舜至故曰配天其言宏大崇高大抵贊頌之極辭也後世贊頌聖人自無所害然近世乃以聖人之學為當如此卻無不手處

孔子言能近取譬最當商量

孔子雖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及其與顏閔之徒問答講習乃無所考又庸字古稱弗詢之謀勿庸自我五礼有庸哉生生自庸庸庸祗祗民功曰庸左氏無辭有庸孟子利之而弗庸喪服四制此喪之中庸大抵為用為利為實為常之義周官以樂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然則中庸之為德豈其此類也歟古人之教德必先主其義教成則德成矣故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教立於此而德成於彼非以義理為空言也子思之疏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庸言之謹庸德之行夫以為時中則不待庸也以為庸德庸行則不待中也然則中庸之為德果一乎果二乎後世無所據執而以意言之雖服膺拳拳不敢失墜而以義理為空言之患未忘也此亦學者之所當思也

治天下國家唐虞三代皆一体也脩身以致治堯舜禹湯文武

皆一道周豈表記所言乃有高下後世相因遂為忠質文之論
虞以後循環救敝之説盛行於世譬如五穀絲帛飢寒者不能
衣食方且坐而評量美惡之字甚身之死亡而不悟亦足悲也
按堯典已稱協和萬邦舜典萬邦黎獻傳説已稱之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堯舜禹湯之前道固常行
而學固常明也鴻荒太古上德下德老莊之徒始為放言而後
世亦有風氣始開先天後天十三卦開物成務之論夫所貴乎
儒者得古人之意纘統紀以貽後人奈何放諸子隠士侍相增
飾重為斯道蔽乎雖孔子尽力補綴由周以前尚多缺遺然則
堯舜以前無孔子其為鴻荒太古何足怪也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對看雖甚好然
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戰国以來言之

害道者固多而行之害義者亦不少枝葉之行恐亦後學以意
言之更須細考
按經傳諸書往往因事發理多前後斷絶或從此不相顧而大
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於国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
故程氏指為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
論堯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為自明其德其脩身齊家治国平
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為大學之
要在誠意正心之先長合審辨樂記言之誘之於外好悪無節
於内物至而人化物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為非此篇
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
以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絶之耶以為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
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為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

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按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
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爾未能
窮理也若窮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
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成狀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為未能窮理則未正之心
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所以若是者正謂為癸
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
求而徒易惑也按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視非礼
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子思喜怒哀楽之
未發非無物然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直學者趨詣簡捷之地
也其他未有继者也今欲以大學之語继之當由致知而始更
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為是物為非格為絶格為通也若是

則所知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於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天下
国家之理貫穿通徹於此諸書之言前後斷絶彼此不相顧者
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成此或過自知不審意遂誤而身
與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関大為學者之害非余所敢從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悪悪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字
誤不知本書當用何字大學之病莫先於致知所知既審則意
之所形乎心之所發直至於善不待好悪為佐使矣正心亦然
身有所忿懥身當作心字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礼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不更開截
分段喜怒生色則本有源枝葉自然無不備矣若致知之道既
已卓然而猶懼意之有欺心之有忘顧步畏影怵惕不暇而天
下国家之理執從而明之是必其知未致而然也故知致而意

誠者不期誠而誠也不曰某道能誠之也意誠而心正心者不期正而正也不曰某道能正之也心求誠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言至切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樂照形之明鏡也自不以首尾次第論知必待齊家治國而後用之則有所繫縛致反不得專矣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脩身齊家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明學者逐逐焉章分句析隨文爲說名爲習大學而未離於小學此其可惜者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九

春秋隱至莊

孟子言春秋當史記之名孔子作以代夫子誅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去孔子纔百餘歲見聞未遠固學者所取信而不疑也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諸書考詳乃有不然者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爲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爲是非史官也二者未嘗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脩而正之所以是法戒著既紀存舊章錄世衰也然則春秋非獨當史記之名孔子之於春秋蓋脩而不作且善惡所在無間貴賤凡操義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況於聖人乎乃其職業當然非侵人主之權而代之也然則春秋者實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爲有此言也意者以是書接禹周公有大功於世其道卓越欲揭而異之乎雖然考索必歸於至實然後能使學者有守而不參後世之所以紛紛於春秋而莫知底麗者小則以公穀浮妄之說而大則以孟子卓越之論故也

公穀授漢人以爲未始口說流行之學見於其書者又有尸子魯子子夫子之流自經術講於師傳而訓故之說行書以義詩以物周官以名數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訓故之數也口授指畫以淺傳淺而春秋必欲因事明義故其浮妄尤甚害義實大然則所謂口說流行者乃是書之蠹也至漢爲學官後世相師空張虛義雖有聰明之士終不能發覺而以科舉腐餘之說爲聖人作經之極致矣哀哉

左氏未出之前學者惟公穀之聽春秋蓋蕪塞矣孟子雖曰天子之事司馬遷聞之董生雖曰禮義之大宗然未究而設義以行吾權褒貶之監及也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實事不泯雖學者或未之從而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以無左氏二百五十五年明若畫一無訛缺者捨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見其好異也若然則春秋非左氏不成書敢曰非也孔子謂夏殷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夫春秋非詩書比也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從其實不可亂也今將以實事語後世而學者無徵焉顧使公穀浮妄之說充轉於其間乎故微於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無舛先後有據而義在其中如影響之不違也嗟乎不降其心難矣哉

周自昭穆之後君德雖衰紀綱法度故在厲王大壞矣猶曰擇位共和而聞王政未有以覇跡者也及周之東遷平桓欲自振不能而齊莊僖稍已鳩諸侯荊亦始大遂有桓文之事而吳越起東南天下之變故繁矣故春秋因諸侯之史錄世變述覇政續書詩之統緒使東周有所係而未失蓋世之治道之行而事之合乎道世之道亂之廢而事之悖乎道皆其勢之固然書其悖謬以示後世皆森然具之豈待察其所以而後知也太史公自序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此其大旨也以孔子之言考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此春秋之稍幹也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春秋書法備此數者因其出也見其失也反其在下適其撓議此春秋之繩墨也至於凡例條書或常或變區區乎教人之所爭者乃史家之常春秋之細微學者不可不知也

古者一正朔國自為年其月則天子之月也三代各有正左氏所謂周正月釋非天正也

左氏之稱書不書不言不稱之類必其所疑也公穀所謂不言不書之類非其所疑也

按左氏所言書法皆舊史文其經孔子特脩者皆別異之孔子自言吾猶及史之闕文蓋是時學者已浮於古矣所貴於孔子者貴其存古非貴其作古也於其義有所不合者發之理有所害者更之則亦不得而已然不以此為功也既已脩定則舊史之書法即孔子之書法故凡左氏所釋悉本舊文而時見新義後有君子當以是考之庶幾不以實事為空文也以空文為實事其害淺易正也質之以實則信矣以實事為空文則其害深而難正以為雖實猶弗信也

凡左氏公穀敘事本皆同者皆當時之所謂大事天下所通知者也以隱公一書言之隱公攝位鄭伯克段是也隱公不終其為君當時共信之世獨疑其不然故余以為當深辨正者此類也

左氏釋稱鄭伯譏失教最得書法之意段失弟之道已無可言如鄭莊公者亦能知殺弟之不可然志在於勝之故不稱其所命將而以觀克為文蓋即所其不為者責之以為猶可責也若曰知不可殺豈不可教云爾公穀皆言殺段蓋當時相傳以為

死
君子以晉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左氏釋先後之義精矣公穀亦自以為精義然皆不切事情之詞也故余以為浮妄多此類此桓公書殺事本皆同者

蔡侯鄭伯會於鄧左氏以為始懼楚公穀弗知也

文姜齊襄公未殺以前為奔而往者六既殺如齊者一如莒者再蓋自桓公因與之如齊以此見殺莊公之立生十四年矣春秋於其所將諱而書未有如文姜之詳者也於莊之初之以孫絕之者父讎也因其出或饗或會別而著之者毋忘也異義所以暴明子道也猗嗟之詩曰刺魯莊公嗚呼莊公可刺也以為夫子之道則非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為百世可以復讎此周異也既於其言襄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復讎周也天子在上而讎之曰無明天子且復讎周春秋又從而言之賢其循古怨讎令主而滅人國乎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星實如雨不脩春秋指魯春秋耶雖陋何至是

楚始以荊見左氏無稱楚者始狄而後國之公穀或可以立異也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鄭語荊子熊嚴楚蚡冒蓋荊楚兼稱在春秋之前矣宋萬弑君三傳載事本皆同據左氏則弑君實在前也

後會于郵左氏謂齊始霸一語而已至敘晉文則長辭譁復又管夷吾治於高傒亦不過一二言若假媚趙衰書屬多矣蓋齊桓公仲之行事暴著於天下當時無不知者故左氏不肆載也

春秋闕傳文

季子來歸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當時魯雖倚重此三人故特字而貴之此一時史法而孔子因之不待二百年後方復追字其人也凡悉本舊文明皆如此但讀者不考耳

鄭人所謂賦清人故曰鄭棄其師亦當時書法也

平王既亡岐豐至是山戎狄楚競起無齊桓幾失中原矣書伐山戎書救邢書次書城皆美事也城楚丘左氏或為晉諱於春秋之法宜右者齊及諸侯者然亦不改以為外夷來董於國諱也

侵蔡蔡潰遂伐楚古者善惡是非皆出於實其行一塗未有為之名以借於外使實惡而名善者也為是者則始於召陵自是道德大壞百世不復以桀紂之實假湯武之名雖聖人復生不能救也悲夫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害德莫甚於假能久則僭竊耳焉能有寸周封曲沃其柄已盡矣及王世子為會與君位於齊逆父子理而周不復有命令矣或曰襄王嫡也子帶亂也樹嫡出亂非春秋去歟昔王季受文王而太伯去之周是以興不能考古人之德而欲用春秋之法宜王道之遂廢也

救邢寧毋管仲語可紀者三焉然居卑之風盡矣自是以後凡伏信束禮以成其利心者皆假也處士諸生又別為陰謀之書於是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孟子屢言五霸按春秋無五霸若併數夏商則其名存其事軼當考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余不鼓不成列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不過此語未可非也以宋襄公言考之當知古人行兵用師與後世絶異劫所謂否臧凶於此驗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桓文之事以二字蔽之蓋齊桓猶未至於用譎也晉文無不譎者矣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氏特夲此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即用舊文也後世不知以為尽孔子作且不信左氏一一變釋虚實皆失事義俱乱不推不足以知聖人又不書有史法矣

殽之戰秦穆公作誓録其一時受責之義可也若其事則不過奪掠報復而已何足以與王者之治乎

悲露彤弓之對寗俞婉而正矣是故禮不可以徒具也

春閤庭堅不祀忽諸宴戴荆芉何以代姬恭独而已史伯之言過也

公子遂會之蕆載事者所貶也衛雍之盟免於晉討三日之間又盟雖戎狄惟消患免責一時故再書以顯之此亦當時史法也

求車求金但曰非礼不尽其義也天王之法無求盛跡聞矣雖不當事苟有礼焉書也當時書法之重如此也

敗狄於鹹三傳載略同言特敗一人公穀誤也楚聘椒叔彭生識其敬也吳季子則賢矣秦聘術而公子遂以為無匹於是而秦始能聘歟然則當時礼文之事至會而後定也礼之定可也礼之具如之何

郎降於齊師狄師晉逆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還者能自還也弗克者能自克也捨患反書春秋之道一而已矣蓋善之而非貶也梁亡自亡也亦不待貶矣

春秋宣成

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義與他史法不同夲世從之雖孔子不能易也然而聖人亦自以為太重而傷趙盾之意不詳故以此名不得辭也故曰惜也越境乃免盡人之所蔽者孔子之所寬也後世乃以盾為實弒其君曰三傳之妄說也嗚呼左氏之書不知有公穀者在前故也公穀在後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無不相知其事同者天下之通見聞也今反以為妄而疑之非以實事為虚文乎李者所患因書而為道書異而道異故書雖精於道猶離也以道為書書異而道同折衷其然與不然而後道可合也然則世之言春秋者因書而為道者也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操平人之心幾變而為伐取天下皆是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顧不敢當也今也平人不肯又伐取之文王其不可見乎

公子遂自閔之初會喜其来歸始執國柄行父繼之至宣之末歸父與君謀去三桓以張公室未成而逐七十年兩父子皆忠力而君弱己卑私權己勝為上下所患若於是其子三德之言驗矣至襄季年宿取士幾不敢歸國則魯乱矣成距歸父之逐盖五十年及二十九年而昭公出亡蓋百四五十年間月彭日長化忠力而為僭奪則其子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雖然諸侯之無天子至是已久則倒持之禍勢亦當然若大家

臣不足道也

互體尋經傳以左氏言考之舊史法事大類直志在懲惡而不足以懲善聖之所脩微晦婉美懲惡而能勸善者也後世說春秋正用舊史法耳以其不求諸左氏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聖人之志於此可見烏有以苛刻繳繞書者乎

春秋襄

雞澤之會大夫始盟湨梁之會大夫專盟自此諸侯失權霸統不可復多左氏但紀事實不論世變固失之矣然以其事考之高厚歌詩不類晉侯歲懷豈無道為而荀偃遂使大夫盟高厚自由義偃之罪也雞澤之會諸侯既盟陳始告服不盟則非成再盟則瀆於是使大夫盟之一時之事不得不然雖知道者故不為之變而其勢有自來矣禹會諸侯防風後至戮而殺之成湯之魁仲虺雖賢不能識也故孔子以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至是而諸侯不可以無大夫蓋由幽王以下何止雞澤湨梁之積也季者於一日求之失孔子一日矣

鄭之會蔡鄭始懼楚鄭之伐季夫子始懼吳吳楚均以夷狄病中國然楚之抗衡也久更齊桓宋襄晉霸累世迭成敗狎主盟終於春秋絕之不得而絕也吳泰興一隅至夫差始爭霸其事尚淺故春秋終外之特書會書及書以固而不人不使與楚齒蓋進其不可絕非曰予之至其猶可外則無為內之也此春秋之志也嗚呼孔子暮年獲心疾首於吳矣

宋之盟以弭兵為事用極而鈍亂極而息也舜為班師舞干羽君臣相戒兵猶不可用況可弭乎人紀壞道統滅皆始於宋之盟自是以來號為治世不過弭兵而已此又世變之大者賈誼所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者也

至唐太宗窮追遠討乃云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又悖矣

春秋昭定哀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弔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自周衰上無道德以一天下士各為私義矜其所善以害至公如琴張宗魯其類皆一種見識孔子所為明道教人正以闢關此義但患奉者承接不去耳此人非正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仲弓冉伯牛為孔子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今其義子路之流固不論也故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獨此為改正舊史發明大義其他凡後世所言春秋之法千除萬端皆淳儒贅說也

書王室亂居皇入王城立王子朝以王子朝奔楚其文核而不隱豈孔子之意哉蓋因史耳

以盜來奔求名而為不義不求名而為貪後世之敝無不然害教之大者此道之所以喪也故曰微而顯婉而辨著亂臣賊子則其法案具矣不待聖人也

古者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前年而即位者後世之變禮也雖暫殊異然必行即位之禮以左氏考之不行即位尤禮者皆有故行其禮則史書之不行則不書此簡策之常文非立義也昭公之喪以六月癸亥至自乾侯而戊辰書即位即位不日者必其朔也稱戊辰者失朔而實其日也皆常文也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蓋以大夫應書

黜而謚之也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大夫之尊也孟子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按陽虎雖執國命而家臣也所以臨士者以其勢耳不得稱大夫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王應爲盜非黜之也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其名張公室者蓋陽虎既亂因其欲也而孟氏弗從然孔子非能掃三桓而更之欲其循於孔而自服耳故季桓子受齊女廢朝謁而仲尼去魯矣

左氏叙孔子屢爭子事不如其他雜記之詳且子產晏子猶末尚備載無遺安得於仲尼反更疏略然則諸家傳聞辞波流蕩濫或不可尽信也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左氏所載獲麟事不過如此使其果如師己之駁鸜鵒則安得鈌而不言况春秋之作於麟何預自七十子之徒未有稱者特經生陋儒故張大之非義理所止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

杜預序左傳隱至僖

杜預言春秋魯史記之名凡例爲周公垂法發析經文以從五體又感麟而作止於所起大抵用舊語略相武合就其新意非實義也然於左氏用力深久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意差不遠矣不然非余所知也

攝必有當立者桓非當立蓋隱之意云爾故魯人不以隱爲不終君而簒殺之禍作古之讓者皆逃之隱猶攝位其德削其慮偽矣然則非讓之能殺身也

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庚戌陳侯再赴併書甲戌己丑古人策書乃立此法蓋察獄者以疑〻作史者以信〻審慎也信其所信慎也信其所宜慎之至也言必有所從受也其後書法稍失或因所聞遂記之矣

交質色然大物甚可畏昔人以澗毛行潦明之其理微矣平王之德如此宜周不復振也

周任去惡之論蓋謂自心與行事罪過處當力鋤治斷絶使善道增長後世反施之於人豈惟不能去惡又助惡矣

義士非武王書惟三監淮夷雜說又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事然周內史以爲能諫君以德則遠矣

季梁宫之奇士會晏嬰語略同所謂馨香無讒慝真古人之裕言成周典刑未遠也

周衰秦以力楚以詐始變三代之治為暴強之國自桓二年
蔡鄭懼楚之後楚人經營次第可考
頡考叔曹劌之先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於春秋左氏載劌
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格劫齊桓事司馬遷遂
列於刺客之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為刺客
遷考之不詳也然所以為游士夸語流傳則必有故宋樂說
一辭令之善臧文仲遽許以宜為君疑若過然古人言必應
行春秋將蓋猶然耶然子產有辭則所損者亦辭而已矣
左氏於隱閔不即位曰不書莊僖曰不稱一字亦較計其釋
經要處總三數字非苟作也學者何皆不細讀
齊桓管仲但為猜欲不制無心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
用師無不珍厥揖不隕厥問之德爾至於貪土地自封殖行
詐謀遲威霸於晉文者蓋皆無之故天下載其行事後世想
其風烈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晉寺人披曰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筮史曰齊桓為會而封異姓齊
國佐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楚靈王曰吾用齊桓至孟子
時三百年矣所記者葵丘之盟而已孔孟方挈王道而卑桓
文若夫自周衰至於後世之君臣蓋未有如齊桓管仲者宜
孔子以為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輕宮之奇曰懦而不能強諫又曰達心則其言略俾汲黯曰
好直諫然則伊傳周召不足以為亂國昏君之臣矣人材之
等差亦視世道之升降歟

封建之時貢而不挽事其禮不食其利奉上薄矣及德衰則
責己是不入使專虞三代之仁義不如後世之詐力也南征
事更宣不治而管仲問之　已迂闊處士諸生乃以仲為權
謀之祖何歟
荀息貞有餘而道不足併敗四君晉幾亡去張良遠矣
韓簡謂物生而後有象〻而後有滋〻而〻後有數善敗先
成於人而象數用之非龜筮自能為吉凶其理甚正不使術
家妄並行也
鄭之會至是鄭始朝始齊桓之力也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遷周之禮教不行而幸有歸遇於野
人蓋不切矣至是於百年秦晉乃遷戎爲是周人終不能教
不惟不能教且併棄其地而不能治也載事者反記幸有之
言以為疑然則所謂見微知禮固若是歟
此論此令尹子文之新說也自後浸淫皆然而尚德之風衰
盡雖有以一二見意者終不能反矣嗚呼楚人用詐之敝為
百世無窮之禍歟
杞以夷為子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其書與書
法合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然則吳楚越雖
土地大而周未嘗加爵命史但以夷狄之例子之故曰不誠
子也若匹夫單人以材自立者亦得為子則所謂子者蓋進
之也
孤傴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伯納襄王霸業實始於此

與荀彧勸曹操拒袁紹事意略同詐謀日開假託日盛王道之遂亡正孔子所惡而孟子與堯舜湯武同稱蓋擇之義不盡也

展禽事僅一見無子產鋒鋭之氣純於義理與事相麗意順辭正宜齊侯不戰而自卻也孔子稱柳下惠三黜不去降志辱身而孟子併伯夷明不屑去就之論又以制行清和各有所主而為百世之師然則孟子固推言之非若孔子指其實也教人以人而不使之安其實則德浮而材不才不可不察也國語又有爰居逆祀二事左氏敘晉文君臣求霸以信義禮行之如醫用急藥療病一病必應一藥孟子又分别驩虞皞皞不知王霸之道果然否

蔑禮樂敦詩書不知竟如何抑以禮樂詩書為濬飾詐力之具耶抑詩書禮樂之道果可以臧詐力而立仁義耶

城濮之戰宛然戰國楚漢間事與齊桓迫殊不謂時如此之亟至策命侯伯又不止楚漢莽操之風見矣譬之詐力如魚肉既成羹截小小錯綜以禮義猶鹽醬調和之乎可畏哉

晉侯驕肆不已又召王使狩孔子亦為諱之悲夫悲夫執衛侯圍鄭皆在既盟之後與曹操司馬懿何異

甯武子子家羈一等人

秦穆公不知求霸委柄晉侯及為役使又不自克過許襲鄭晚矣卒以致敗雖能悔過未可語道也

左傳文至宣

閔三月非禮歸餘於終當考志言閔當在十一月後

晉責衛不朝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是時猶能以責人者自責其後不然矣

孤實貪以禍天子秦穆公以為人之所以罪孟明者實在於己其悔信矣然亦未能終不貪也使狼瞫知義果如此則安用怒君子如怒亂者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矣詩人本謂不當私喜怒爾謂怒而不亂也

垂隴之役士縠與盟後方奬勵人材使當諸侯一時史法以為堪其事而多之豈知其後大夫專盟乎當與雞澤溴梁並觀

躋僖公臧文仲易為穆之其餘蓋不足責也以是知末世雖君子之人之朝心知其非而事有不能盡者矣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時史克作頌未久當是後人所稱爾此事通國舉世皆以為非故陽虎以從祀祈福然則奚取於魯人之知禮也

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謂之崇德殆孔子所修之法耶

素服悔舉終用孟明當時要自推重此事或者史家特表意之也

哀三良事何用縷縷言之豈古人不以殉為非而獨以良為不可以殉耶然宋文公始用殉謂華元樂舉不臣則固未嘗許殉也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遂及九功之德皆可歌當春秋時詩書

之教行而明其義者益衆然略用其淺者傳一將事而已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刑以從簡書前一行人舉似言語終刑

項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天子崩雖不赴諸侯無不書之理史立此法最橫不義蓋無周矣孔子因之不能改也杜預以此類元為經國常制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可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孔氏之法大夫不備官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此特魯史所貴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不如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季又子所謂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十六相耶二十二人耶四凶耶驩兜共工鯀之傳耶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同至如此乃在堯朝居大位而不能去哉蓋傳習之誤聞聽之浮春秋特己然出秦火後者何疵也

華元敗師見獲逃歸其材與節皆喪矣雖役人歌之而君子無疑辭將以所長蓋其短耶然則人材之所至要亦未易論也

趙盾弒君事余既於經發按盾在晉本末可考之左氏具載董狐以故立法貴之使受弒君之惡不特其事無疑而其理亦易見也後世乃以盾為真弒君者非惟不信傳又併盾本末皆不信如此則是古書無復可信學者將何所執守蓋由不知春秋法本舊史之所癈為春秋之寬之故也故再舉此廢學者深思之爾

楚子伐六渾觀兵周疆遂有問鼎之事周之既亡不待至赧矣徒以諸侯角立相持故僅存耳方周初遷自其王城數十百里外不能役有而秦楚共遷陸渾蓋以拒塞楚道為己扞蔽棄周於外使坐受攻逼不亡何待然以楚人欲為不敢之心觀之使周之君日有一二人能舉威柄明舊典收四疆而正治之指麾諸侯以屏遮戎狄則齊晉安得迭霸而中原何至於日闕衰哉世治之叙自後世而論以為忠諫被禍蓋盛節也而非孔子所貴故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聖人之所謂仁智弘矣

荆尸事已見莊公蓋通國大舉凡在後屬之民皆用之矣故御晏以為豈不知楚師之盡行其君雖卒而鬬祈屈重除道梁溠盛軍成以臨之隨人懼而行成而士會所言亦謂蔿敖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大衆遠征最難事而內外有紀如此故以不可敵也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及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詩小戎俴收五楘梁輈之類凡兵車宜備者皆備君行應有者皆有而士會以為能用典蓋非倉猝求索臨事砌合也

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鉏晉晉甘其說而弗自定此其論議反覆之間馳哭忽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綏豈可得也後世墮夷狄之詐未嘗不如此真可嘆也

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胥之市遂
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
出也深味其時則民之窮於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
蓋自是以後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士會之所以能使晉盜奔秦者謂善人在上也沈猶氏不敢
飲羊慎潰氏踰竟雖儒生夸說然或有是爾後世乃以殺戮
斷誅殺為嚴能是秦人在上而欲求皋陶伊尹之功可得
乎
殽烝事周專為禮齊秦晉楚專為力然則是禮也可以已亂
致治乎
喜怒以類者鮮范武子庶幾哉不遷怒之學不獨在洙泗
矣
春秋時敵國事無不通知者而晉楚尤纖悉若易國而處然
不知何以能爾當考亦未嘗不禁諜也
左傳成至襄十三年
背盟數大國周人以晉為大國矣陵夷之言不自覺也伯與
辯言惟大國圖之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許晉隧而與之田豈非此義地
盡則禮亦不可守故卒為至弱之國其要在於無失君道而
已失而後行名實交病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為美然以僞為德而世道愈失矣
臣治煩去惑要則蘇醒清明處伊傳周召事也非所以責華

元樂舉然孟子以為欲為臣則當盡臣道故責難為恭陳善
閉邪為敬
申公巫臣取夏姬事何足詳載然通吳於上國實始於此人
當為是本原之爾傾覆之士真可畏
濟濟多士謂多賢也故文王以寧非衆也紂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豈在衆乎春秋論三代事其淺陋多此類楚在荊尸
而舉已用大衆至是又悉師王卒盡行而當時之人遂以非
衆不可以是何等見識其極遂為白起王翦矣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二國從夷自相盟會已
車人車春秋吳別爲此未必專當史書法往往會他國書法
矣讀是書者初詳可惜大義蒙蔽也
山有朽壤而崩固有息壤然天誠覆故不實地誠載故不傾
謂有朽壞隱士寇則之論也致孔於崩所以敬天明畏地察
察之謂其污而禮之不識於禮者也至穀梁謂伯宗攘善又
陋矣
欒書言善鈞從衆以善為衆之主斯知衆者也苟能父能如
是不覆師於邲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晉士丐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杜預所謂須數句以成言者耶史法經去
孔子所加損焉者慎矣經書之傳季者亦慎焉可也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雜說乃有狂嬰杵臼事韓厥謂宣孟之
忠可明當時不以盾為弒君也

華元始晉楚之成其後至於弭兵方齊桓爲兵車之會猶是
欲討不庭合不一晉文以來全是用諸侯之力自封殖其國
目此晉楚迭爭無復寧歲及兵亂既極則又從而弭之遂變
天地之常經然則或用或弭皆以人而勝天也後世之論不
知反以惡殺好生若是者爲天道非也

劉子論受脤此中字命字則字古人皆共之盡性命禍福之
説未分也至子思孟子言性命禍福雖亦本於故人然稍分
也

麻隧之役乞師諸侯王之卿士皆謂可謂大衆驗動矣然但
論秦晉恩怨曲直爾了無毫髮及公家也

士會士燮家風不同流傳此一項意思到後人承接得去者
爲第一等人品矣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器二不屬君二多難周子與陽生語何
異然晉以之興齊以之亡然則篡益之臣其勢已成固非空
言所能令也況如高貴鄉公以空手厥之乎

叙晉悼公復霸及叔向與晏子語國之興衰全在人主及一
二賢智合德之臣其餘只是隨大勢起倒

謂之鄭志兄弟大倫固欲誓百世謂之宋志且不登叛人但
懲勸當時未能及後也

三以一御九尾重首輕鄢強國弱正春秋所忌亂亡之勢也
而以爲足以驟致霸強必不然矣

以東矢鈞金聽訟亦古義也輕罪移甲兵小罪讁金分是有
罪者皆不刑非法治也

凡悖戾之説皆不知古道而徒爲異辭者也獨言其能厚施
薄報隱武行文存亡繼絶則不得而異蓋當時與後世所共
知耳按左氏於晉楚稱霸立法定治皆明著其故及其他諸
侯小小變改易令亦必載之此史家大事記注者之所重也
烏有盡變周公太公之法自新其國而曾無一言及之乎以
其書考之管仲猶能遵旧法而號令諸侯故從簡書修德禮
擧賜履索包茅問南征當時所謂義事後世所謂迂儒也若
此者左氏之記也若齊語管子之書非余所知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貞古語也然則後
世師道乍存乍亡且其成德不及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
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此語有味德之順逆易見而人之智
愚難齊故人之所順爲德之所逆其求之甚難

晉悼復霸雖君臣競競之功然亦以能通吳而分楚勢蓋楚
強不可禦矣通吳事稍玩習卒於弭兵而權歸楚當時也苟
非明大義而重積德何以回天下之勢一時糾合但爲陵奪
兼併之資耳

祁奚能擧善〻於世之通義也善之所在安有偏黨偏黨末
世之論也末世以偏黨錮善

和戎鑒后羿和戎利近鑒后羿義遠

衡而委蛇必折後世之所謂委蛇〻者多衡也亦焉用〻聖
人之道也臨深履薄學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也孔子但存之耳孔子於彖推明其義乃乾德也後世學者徒隨立法未知所宗也

知罃稱猶愈於戰黍曲辛若欲以遊暴骨之慘亂世之仁也後人亦有一勞永逸暫費永寧之論所謂暴骨以逞也

讓善：也然而能有善爭善亦善也然而無善不書為慣書為攜或慣或攜皆當時是也何須孔子書法乎

左傳襄十三至二十一

孟子舉隱公之佗端人取友必端左氏載庾公差為孫林父追衛侯知有友而不知有君處士說之戰國所謂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師曠言立君之義乃古人遺說孟子蓋知之後世之論殊不同雖不可改然古義不可不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則後世之論亦不出於孔孟也

子罕以不貪為寶古人之德未嘗不兼物而言捨物舉德春秋之論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亦兼德無物不能無則寧捨物而自樂也

夙沙衛言械堅：以為刑臣禮士死而已齊君之所厚節士之所棄也而以之託孤焉得不亡

子罕扶策者不受德與郤克分謗意同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而後君自民言之當先公而後私理各有所正不而自悔也

晏子居喪如禮其老以為非大夫之禮叔向亦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不遂宴樂以早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本非禮所及明以貴而敬賤也以貴賤異其禮者始於人主不能行禮耳後世人主既不能行禮而法制齊其下使之如此是貴者滅法以廢禮賤者倚法而後行禮也俗何由成而教何由明乎

公子黃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君以後世言春秋者求之安得書曰蔡殺其大夫不與民同欲乎

漆閭丘事觀臧武仲之對其辭甚嚴是則孔子未脩春秋以前已有懲肆去貪之說但當時議論不經孔子者不能盡於後世爾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叔向謂夫子覺者味拯長惟自覺故能強為善強為善故能知人之不善不然總：而生林：而死善惡何所不同而況更以善為厲己也所可痛者以善人之命而寄於豢膚人之手故祁奚以為多殺何為此語尤悲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一

左氏襄二十二至三十

臧武仲魯人以為聖其知孔子所稱立悼子事粗有識人已知其不可安得擾贋為之豈亂世忌材不如是無以自容也雖是非無二理要當不免然亦可以見季孫猶恭不信賢者自難立其朝也孔子以為順事恕施必於已而不必於人可矣

叔孫豹以士匄所言唐虞傳祿不在不朽之數其餘尊道尚賢固明甚然自古亦未有無功德而可以世其祿者余著要當知德義為無挾而存爾

功乾改

子產功幣重直言無德與名而已若後世之論則當有委曲而好利之患已成亦與肯直受攻者蓋以義易利在春秋時猶未為難事也

晏子不死不亡不歸不從崔慶欲從容去就之際有足觀者然自後世學者春秋論之要為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沮折亂臣賊子之姦心故論事見微為難

叔向非以私意進退人者為國事備然師曠謂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語意深長蓋積流薄俗日益其闕耳

蘧伯玉衛所謂賢者孔子季札稱之惟有不得聞君之出歟聞其入二語古人於事變之際少相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若後世則不然

晉士起語當特固無復舊管仲受下卿之禮百餘年前以為能讓矣

賦改作也

失禮背義至於稱兵逞兵極亂至於弭兵不幸而王者不作數百年成此禍變然則稱兵固無禮義弭兵之後禮義亦豈復可有而子罕乃以為晉服楚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所謂興新之中妄察秋毫也

據叔孫豹言邾滕人之私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乃受盟是豹初無辱命特晉史用季孫宿之意去其族爾若以為但稱公命使當從順二者安用史法孔子亦因其舊不復改也然則後之言春秋去事實遠矣

賦詩言志春秋時事也斷章取義經師之教則然孔孟亦不免而其義猶矣其他諸儒雖子思不合者亦多當細考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以亡國亂君禍敗考之誠然所謂復者欲其不遠而可歸至於復歸而無所則安用復矣

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是何義如此類左氏稱之抑姑存魯書法邪抑真以其書法為是邪

巫以桃茢先祓殯禮方亦載此蓋儒者所傳以為能用禮鉏荆人之禁也然亡禮之大在於始朝楚其次在於楚子卒而而猶往國威已失患及君身然後用禮設計則曉矣一

季孫宿取卞襄公幾不敢入公冶致邑終身不出君臣紛紛至此而不思以謀取正以禮已亂至昭公乃欲用一朝之喜怒勝之安得無失國乎

城杞固晉人欲為私不足以服諸侯然使公義旨明王霸有

統諸侯小大相維親疎如一要有宗周夏舜之分子大叔大
叔文子魯衛賢大夫悲夫天下紀綱法度盡壞矣故各出此
語也女叔齊謂以杞封魯猶可語尤異矣杞侯来盟書子以
賤之亦魯人私意也

一伯夷叔齊與季札同為蕞國之賢季子又籍願附於子臧則
左誤在
子臧者亦夷齊之倫也夷齊之言語予奪不傳於世若季子
者宜其壞事物而不存矣然而憂患險阻皆究達世故無異
於有利名愛惡之交者盡其不以謙自高而常以德自考故
也然則孟子之所以推論伯夷亦有未必然者矣

季子之觀樂以音聲義理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於民亦非難事大要國体不立如既
槩
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主以聽正命固非
馳誤弛
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馳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
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也雖然此子產之所能為也
若夫虎師以聽諸叔杞子非子產之所能為也古今之不得
帥
乎君又不得乎長雖孔孟無以行其一二也

子產對壞館垣一節言晉文崇大諸侯之館後不習知舊事
如士自徒見目前高閎閈厚垣墉自以為威矣此晉人所以
曰誤司
辭屈而政作也叔向不分曲直但謂有辭諸侯賴之恐未然
虛辭豈可恃耶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見相小國之難也
左誤在

左氏襄三十一至昭六

仲尼賢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蓋其意與古人同言之異耳
古人以義子產以利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我遠而慢之子皮就自所知分別上言之自有地位故雖
材智不如子產而子產為其所用也用人之私乃名於其人
之有用此理當深察也

令尹圍之不終如何只無威儀見得又說到詩書甚於後人
義疏之學也

虢之會叔孫豹脫死權在楚是後晉存盟主之號耳趙武以
弱為仁故至此也

鄭伯兕碩楚子棄宵不書弒

韓宣子所見易象魯春秋今亦不能灼知其旨要在孟若旨
是易象及策書大事則非韓起倉卒所能究其義若併見講
解凡例則其說不傳杜預遂謂即周之舊典禮經何可懸斷
故余以為略用舊說傳之新意非其實也

司馬侯諫晉侯修德以待其歸勿與爭諸侯固好議論然晉
所以霸本用謀與力稍緣飾以仁義考昭先軫舊語具在
也自究變有逆楚紓憂思深慮遠之說知晉不肯力戰終能
勝楚風流相承趙武遂再合晉楚以弭兵至是而為申之會
然其將楚有共惡國無名位而楚子以弒立驕傍自用危亡
左目若晉君臣能勿許楚必不至為中國患今逆自退屈以
柄授之自是霸統一散不可復回矣然則司馬侯所謂修德

須貞能力行仁義為王者之事方可若佚慾內肆昏惰求安修德以為說而甘立於至弱之地叔損周興何嘗如此乃後世俗儒談笑不可語古人言德者至弱也

鄭作丘賦不知如何改舊法當由人多如地爾若無故暴加重歛亦子產所不為也然君子以變古為難恐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材一向做下爾

叔孫豹清言亮節意度高遠所知甚遠當事可去非季孫行父所能及也止有豎牛一事遂父子不相保而以殺終人之不幸有所蔽其禍敗可畏若是哉

叔孫婼始朝家衆便聲豎牛之罪不用寸刃而除大惡貞後人所謂第一義者惜乎婼臣賊輔所立之童君不足以知此也說異者謂小貞吉大貞凶以此事觀之殊不然爾建大義立大事存乎其人有人然後有象豈限常辭耶

子家羈天下蚕知其賢

左氏昭七至昭二十二

鄭鑄刑書叔向譏之子產於扶補整頓之中必欲剪裁此失自令新美直其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也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銷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從為是紛紛此老聃所以有感於周之末造且欲併廢其初也

師曠對石言徵及初而叔向以為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蓋耿諷爾然屠蒯直入酌飲而晉侯為之徹酒荀躒為卿然則諷固不如諫也古之置諫臣不至諷也

古人之稱曰和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其後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也雖曆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子服惠伯解黃裳元吉語太多孔子曰文在中也易不可占險義雖不深有警於世

楚靈王乃欲取昆吾舊地管仲雖問昭王南征可也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今世說此將詞甚多而無克復之實蓋理大不虛立爾

晉自平公積衰弱失霸楚既執柄而齊亦繼起平丘之盟幾不集叔向叫呼其間一時息不得不然然終亦何所就觀其臨事持平反不若荀吳矣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何以獻器其時言語專對之臣如此國未亡而精神先逝矣

子產不妄受規謂之狄亦可然善規者自當知事本若不量所聽而妄行之將反以諫受病所喪亦多矣

韓起辭環事子產所教甚細然所較細而所禦大矣蓋自來積累功夫能至此也

小邾子賦菁菁者莪叔孫昭子曰又不以國其能久乎後儒謂以禮樂相示蓋指意所到便分高下也

物以待其定乃子產政体也蓋其以寬自命而憂子太叔無以繼之故將死之言如此鄙儒不知遂以尚猛為產產之言

借疑德
交疑亦

其流害有崔寔者出後人之主又從而信之嗚呼言之難哉子產以寬教猛猶不可而況於後人以猛教猛乎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政之所行行其得乎未有無德之人而可任以政者然則子產捨德而言政寬猛交失矣

左氏昭二十四至哀公終

晏子言陳氏厚施謂唯禮可以已之晏子知古道善論事而無益於叔亂雖云禮家不及施國然則國利既歸於臣無予民而欲出處禮以節其私者民其能叛私而歸公臣其能懼君而自貶乎箕子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而曰彊弗友剛克當紂之時諸臣肆暴箕子將以威克之武王周公方明其德未暇用也於是而可用也秉剛知禮奮其威怒以收陳氏之權取其所竊以予民者而公施之則大夫削而宮室強在一號令

仲尼學剡子夏商以上遺事非左氏國語何由知之若司馬遷所載不足信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丘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於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救嚮迩就使於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使文理可曉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渫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擬君位列勢若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戚哉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為臣之義豈易言哉子產寬猛余既於論崔寔發之觀子產為政三十年間弛張予奪雖有世卿不可犯然委曲從之耳景公清談失君道晏子從容議論非濟世材齊遂以亡非不幸也

司馬侯子太叔晏子所言禮春秋之君子皆以為善於知禮其後又有六君子謹於禮之論今考堯舜禹湯文武舊事皆以德為本而以禮儀行之未有專一而言禮者專以言禮見於春秋其君臣上下不務德而以禮相緣飾相責望取足一時不其本難以長久如晏子子產之流雖為言禮之宗其去古人遠矣當是時獨老聃深知其敝故其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無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然則春秋之君臣假禮讓以為國而已矣非能之也本不存而求多於禮其甚遂至於無禮而以亂易亂矣豈不悲哉

戰鬭說文王詩與焉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人品標如此者不少亦未可輕議當更詳考

齊史書崔杼弒君死者三以當時史法若竟無書者則諸侯不復登載於策矣學者於春秋亦安得易言

子展子產入陳春秋伐人有禮者惟此一事可以想見先王之用兵然則血流漂杵宜孟子之不信也

趙武為政語叔孫豹使作拜兵規摸與管仲救邢使楚意象絕異論者因歸之時變然管仲之事亦非趙武ㄔ所能知

古人只言若保赤子足矣然明更增至誅不仁人以鷹鸇為比愛人嫉惡於政体本末有害然其流為抑強扶弱之病又其甚也但有逐烏雀而已反為民害矣蓋孔子屢教人以為政其語未嘗偏者正己而不責人也

子產言政如農功不過自為鄭國而止然此語却可小可大小則衆田委吏或一縣一邑大雖禹作十三載皆以是心求之而已

獨秦火之後有之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以為義命賢心以為忠春秋行事至是將盡猶有餘意存爾

吳始用子胥之謀子胥之謀後世所稱孟子謂服上刑者此類也越國執仇以民命為莽巫臣子胥之流皆見棄於春秋者也

春秋三叛人名於濫言之故為三杜預乃謂小邾射不在三人之數用此證春秋起止何也

多器不可假人蔡墨亦有語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是時晉惡未改而共卿大夫不學無識乃欲以私意斷事以氣力雄長晉之亡形既兆而天下大勢從之三代之舊遂以淪胥哀哉傳說言王人求多聞而原伯魯不說學可並觀也

子家子從魯昭公本末輕重之義無一不合未知陸贄何如爾

孔子為師冠潽而合諸基聖人之政必有所先子路所謂奚其正歟

召陵之會春秋末年一大事蓋自鄭之會蔡鄭始懼楚陳蔡鄭南北之限齊晉楚所必爭也陳蔡久沉溺于楚惟鄭去來無常中原被其害蕭魚以後子產為政專意中國然後南北獲安非獨拜兵合交之力也至是楚猶失道而蔡自絕諸侯影附霸統再復百年一特不幸晉之君臣童昏貨賄轉而之吳楚既衰而夫差句踐繼起矣故子產諸侯之賄藏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不從為文義常語乃晉霸得失之要也子產嘗推倡鄭從晉有功於中國而廉律貪士句耕起之徒皆受教故晉猶未失霸其有功於晉大矣所謂不有君子其能以國如斯人乃當之爾

孔子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觀其私裒弘之辭復而不厭博而不煩子產之流也惜乎士人特起不盡其用爾

子貢觀二公朝孔子謂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左氏所載如子貢言者衆矣皆孔子所謂不幸而中非有道者之所許也

子胥勸夫差勿許越成而不從卒滅於越後世莫不恨其言之不用以余考吳越相攻彼此常事各入國都互有勝負磨以歲月或可得之固未能一舉而滅越也夫差虐內事外輕用民力驕侈不度貪冒無厭亡形已成而子胥不知救正其本將急於滅越以求霸且使越可滅霸可成不待二十年夫差要亦不免亡又將安所歸罪闔閭之能入楚雖曰子胥之謀其無一獲而以困還為越所斃亦未聞更有策畫孔子謂智及之人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胥之不仁豈能存人之國哉

微虎欲宵攻王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須歲余守金陵與虜公江上下謀却其師以撓之宣司為疑勝晟云有子尚却塞兄他人余嘆曰如此讀書不枉有子傳孔子之道如此鄙慕事亦為之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急病先難古人之義左氏特表出盖有意也

陳恒弒君孔子請伐齊左氏謂哀公使告季孫孔子辭論語謂之三子告不可叅以二書左氏所載是也孔子脩春秋正以政在大夫自陽虎季氏未嘗有欺由故謂臧武仲作不順施不恕以是不容於魯二十年然則三子固無能伐齊之理孔子齋戒有請特以明正大義豈如後世欲急就事功者效其詐謀於強臣乎

魯衛自昭定以後人物風流都盡獨冉有季路子貢兆孫君顏閔仲弓無事於時乃不得著春秋之末齊晉各務篡奪雖

患於其家然貨利所誘威勢所劫乃無一二可賢者惟楚多賢故其國亡而復存存而復強非偶然也

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子卒為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不知孔子之所終則春秋亦莫知其所終矣謂止於獲麟者勤之也鄙儒妄訓傳不知實義害經大矣漢儒以左氏為不傳春秋劉歆緣此移書責讓以其書考之以理揆之史文與國始終者也今傳獨起惠公元妃以為書之始自孔子卒後畢哀公以為書之終其始終不以史文而以春秋則此書固為春秋而作耳謂之不傳春秋者漢儒守師說之陋也然左氏之取義廣叙事實兼新舊通簡策雖名曰傳其實史也春秋為孔子所修也故左氏之始終以之若必欲專事解釋於公穀而然後為之傳春秋但以傳聞親見而為之稍祖得失之異此則劉歆草創不詳之遺矣故作傳雖因於孔氏而為義不主於釋經何以言之左氏首篇發明之書法皆策書舊義其後雖因事著見大抵魯史本文如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杜預所謂變例者往往非孔子意也其卓然出於孔子者左氏必明載之如天王狩於河陽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盜殺衛侯之兄縶鄭黑肱以濫來奔盡數四而已鄭髡頑楚郟敖皆弒也而不得言弒趙盾非弒也而必言弒崔杼餞不為弒君天王之妾赴陳侯之再赴如此類者左氏亦皆明載舊史之實以示孔子之不復改也其他襃貶予奪經孔氏者必以仲尼别之其出於當

時史官或公論所在者皆以君子著之蓋二百四十二年新聞諸舊好惡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勸懲於一時而必曰待孔子而後定且孔子舉以前代之勸懲為非是而必曰由我而後可此後人之臆説相承之議論非聖人經世之學本然也左氏所傳重舉經文貫通本末自為經緯以孔丘卒後有傳無經者考之十七年楚滅陳晉伐衛十二月齊伐衛十八年巴伐楚衛石圃逐君十九年越晉楚叔青如京師二十年齊魯會廩丘越圍吳二十一年盟于顧二十二年越滅吳三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聘二十四年晉乞師公如越二十五年衛侯奔宋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會納衛侯二十七年越后庸來聘與獲麟以前有傳有經者不為甚異也然則左氏雖釋經無有其說而猶述傳各有其文亦安得謂其如公穀之專意釋經而特以實事分高下乎然則所以有貴於左氏之書者以其足以質傳聞之謬訂轉易之訛循本以知末因事以明意而已彼公穀之妄為區區焉在手較是非而角勝負之曰必於子之言孔子不作經而左氏不為傳則春秋將焉用之是何言也自有文字以來凡不經孔氏者皆息滅矣雖堯舜猶賴之而況衰周之剪焉今將家至而曰見之也豈非孔氏之力歟若夫托孔孟以駕浮說倚聖經以售私義窮思極慮而無當於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猶鬱而未伸則余所慎慎也故於其終復具論之

國語周至晉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自春秋以來讀之便為迂緩然穆王時上接成康兵寢刑措久一旦征行倉猝暴師於遠是始偶也其語如此正合行宜爾古今迷閔學者不推其世觀之難乎得其要矣修字尤宜細看

榮夷公專利在當時大為異事故曰王人者導而布之上下由後言之為材臣矣

宣王不籍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然號稱中興而吉南方召之徒自相歌頌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蓋舊人前輩所不與耶

故太子晉書但與幽厲同稱亦學者所當知也修德者以為無事於功責功者功成而德日削矣

常棣詩國語以為周公作與左氏異左氏採國語凡數百言者約以數十字而已

穀洛鬪將毀宮而壅之由後世而言水敗宮廄隄防急務不待令而趨也而太子晉諫詞深切前鑒共縣後指幽厲但然畏禍亂之在前古今異意不亦甚乎學者從事求之足以深思而遠猶矣孟子論語行水但以為無惡乎智猶降此數語等當併考

周人之論尚德尊讓薄功厚本嚴報應崇鬼神至東遷後風流不改然坐視俗壞道淪亦不能反也周語所記雖皆古意極有不通世者餘如叔向子產晏子乃無此病然與時降升先民之所存者鮮矣惟孔子渾融不見其隙爾

叔孫穆謂臧文仲子之言立今在魯語者不稱豈漏於記錄將忽亡之耶

莒僕事魯語與左氏詳略大異左氏雖記舜之功然近於浮矣

伊訓謂方懋厥德鳥獸魚鱉咸若行葦言牛羊勿踐履而孟子猶不勝食用之論觀里革斷罟事廉貪仁暴蓋有底止王政君道其則匪渝古人常所講明也後世失其宗本雖儒者亦不復知可歎爾

義理有擇而無降謂陷而入恭誠非矣老子於道德仁義各有失字

齊語載管仲相齊本末粗備後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然詳驗細考多所不合今疏下方

昭穆固無治効可論捨文武而論昭穆豈是時已變周制耶然其語不類春秋時蓋未足據

四民勿使雜處別生分類雖自古而然然民情亦未嘗不然也處士於閒燕謂學校也不言學校而言閒燕是不知學制爾工必於官府是使餘民閒於器用也商之市井農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失其要歟使四民世為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於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制國為二十一鄉不知太公舊法如何公與高國各有所帥
君從臣則卑臣踰君則犯君臣埒則執非霸術也此處士妄
意為國者也
隱令寄政尤為傻重蓋比閭族黨古人未有不於此隱令寄
政者豈待管仲而後能之執里連鄉皆作書者自為之明非
其實也又言有此士三萬人方行天下齊國之大何止三萬
人為兵併家計不知矣曰單亦言帝王之兵不過三萬
令鄉長舉善刑姦退而自修此意固善自古亦未嘗不如此
何必管仲也其說草畧疾急安能上下手信而欲在家者各
得為善之利乎若以為上下簡直易通則卿大夫實與之去
與民何嘗拘礙而管仲輕變之也以為修廢則非舊典以為
作新則奚用紛更之管仲通達之体固不如此但其智不足
以盡行王道故有殘決苟且之患而張其說者方以為新奇
陋矣
伍鄙示舊法但伍字為異耳
且制國以家為軍三軍三鼓大柄所在制鄙乃以九萬家為
屬都鄙不相命而以五承古人也
觀傻施之言誦柏舟之詩善惡之相仇不待相遇而後毒加
焉悲夫
晉之亂荀息為之也其不逆亡里克也其亂久而不已亦里
克也
宰周公言齊桓不務此周公及當時君子之論也自常人又
後世言之德之敗於桓者衆矣晉非號召而欲自至後之為
霸固無此事也
晉文公不圖入於惠公未入之前為庶也然其後不免妻懷
羸殺懷公以求入
晉語始末比諸國最詳左氏叙事採用其語煩簡工拙可考
使同姓同德而為兄弟異姓異德而為路人則堯之親睦舜
為之惇叙周人常述之義廢矣霸國淺近乃有此等見識議
論雖多聞何為也
多聞不能行古人分此二節子路謂唯恐有聞也然聞識無
盡行之道易者畜德可矣
晉之興司空季子博習陽處父為國人所敬其後伯宗
似之
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所言春
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此
楚人所言春秋也
韓宣子所見孔子所脩左氏傳之此魯春秋也然則晉衛
之乘楚謂之檮杌嘗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
皆名春秋也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相為終始以諫者不加怒也後
之人君雖能從諫其相為始終以諫者怒必加之叔向
之思司馬侯後世人君之所常也
人材隨世盛衰晉暮年盡入強家雖叔向之賢猶不得

盡為公臣如董安于關沒叔寬之流固不足道也家臣自是一種氣象

晉陽尹鐸之所寬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戰國以後有此事不知游士增飾其詞抑實然乎箏為雲用其民無復愛利之心而姑欲致厚於一二以為喪亡之地何哉

國語鄭至越

史伯所荅雖鄭事蓋周語也宗周將亡天下裂史伯以諸侯輕重之勢占其所歸是時猶有古人功德之餘異者乎後世謀臣策士徒巧詐數力而已

鄭雖王母弟受封而以吞併得國故春秋之初其俗最先變與戰國無異及諸大國並爭而鄭脩然奔走聽命不暇遂先亡者地狹而居中國戰場也

棄和取同史伯以是為幽王致斃之本晏子辨和同之異甚詳然不言其為興王之所在也武王言同心同德若幽王所取正反是心離德離但以勢利為同耳因史伯晏子所言驗天下古今之常理凡異民力作百工成事萬物並生未有不求其和者雖欲同之不敢同也非為之不敢勢亦不能同也惟人心之取捨好惡求同者皆是而求和者千百之一二焉若夫蓁而至人主又萬一焉賢否聖狂之不齊治亂存亡之難常其幾惟在於此可不畏哉

申叔時之言春秋詩禮樂故志訓典皆以教世子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為善者有全力故多材成宜哉凡人壯不自定者而自逸孔子稱君子有三戒亦是以末世人材言之若周之道俗未衰則不然也

說命當與白公子張語並看又言既得道得道必有物故孔子亦言朝聞道莛本以詐力得國而其人材見識所造如此非齊晉之淺陋所能及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世之亂也聽於神故絕地天通周使降格而後命三后以德牖民士制刑之中以人道治也觀射父徒能記重黎職業而未及穆王序堯恤刑之意善古人於詩書禮樂亦未能盡知大意爾

唯仁也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葉公非知仁者也而能論仁蓋在我者惟知有仁而已仁之好惡高下於我無加損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觀人之所以施好惡於我而不足以動吾之仁觀我之所以施好惡於人而足以德吾之仁也如是而已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惡也是以利誘人使為仁也不榮不高則挫者以為詬辱者以為怨而仁始病矣

按吳語載王孫雒教夫差挑戰爭長遂得先歃左氏乃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乃先晉人自宋之盟言之楚衷甲而晉不備楚得歃而先書晉然傳必當紀其實安有吳求挑戰而反以晉為建鼓

整列吳實先歃而乃稱先晉人者蓋國語出於辨士浮夸之詞又言晉卿樂吳稱王吳楚雖自王其國其會諸侯固未嘗稱王何樂之為皆謬妄不足信也

以國語左氏二書參較左氏雖有全用國語文字者然所採次僅十一而已至齊語不復用吳越語則採用絕少蓋徒空文非事實也左氏合諸國記載成一家之言工拙煩簡自應若此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而漢魏相傳乃以左氏國語一人所為左氏雅志未盡故別著外傳於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二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三

論語

何晏集解序語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意賴以有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諧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為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矣荒寠以為幽沉仁義罪過桀紂若寠亦知其所知而已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蔚乎孔子聖賢之所以自脩者無所登載故莫知其止泊處若孔子成聖之功在此三語而以蓋終其身而不息也常疑後人只作初學領會既無悅樂之實又迷不慍之趣正能好學無倦死生以之皆氣血所為也

有子雖不為放言而平易如此孔氏之傳失矣古人言仁不離巧言令色然則學者之求仁與仁道之既成其淺深多寡不同耶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此功用亦不易致孔子不以許未成之材也

觀子貢子夏所以言詩孔子所以許之其大指可見矣然雖意在外言終須理與事協故惟孔孟之稱者得之如左氏記禮雖子思所稱猶未能暢其義也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孔子不得自為政故其言如此然為者有盡言者無窮使雖有群聖人之政而無孔子之言則終莫知所考矣

詩三百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矜誇謂孔子自删為三百篇大妄也思無邪指示最切如傳者言風人所為詩是思有邪也詩人以無邪之思正其邪者可也

耳順從心孔子安得以最後之年自言之又其所為限節者非所以為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也

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孔子之特其言必有所指由後世言之其祖習訓詁溺陋相承者不思之類也其窮究性命空虛自喜者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塗也

古之為學者斷絕不繼子張問十世可知自以為遠矣然則百世可知之學自孔子而始也後之人豈可忽哉

季氏積三世之柄既擅其國與民遂移禮樂於其家所謂禮樂者非魯所得有周實有之豈惟僭魯蓋僭周也然當時士大夫不以為非自非孔子明言之則舉世無復知矣孔子既斥其不可忍又譏奚取於三家又以責冉有又以林放比泰山其於當時國是是非明白未有大於此弟子所記必以為絕大駭俗之論若使不待孔子而能知則亦不至如此詳錄也邪正臧否之間惟孔子為盡之固非臧文仲柳下惠所及矣然三代世臣專上人君主祭僅擁虛器故雖取其實猶不改其名也秦漢以後則併其名望之而去士大夫安其習而不知畏其禍而不敢此猶未足病也其或止以權利小小操竊未至有名實廢興之異而恐懼惕息反有甚焉則冉有季路以下波蕩風靡者何足訐也

周召為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管仲為政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是至孔子百五十年天下惟管仲之聽周召之功泯矣惟孔子之志將率天下以復周召之功時之順易無如管仲所以不能者視聽言動不由於禮敗撓其力剗損其器大道之喪由此其始孔子之所深恨也按子貢子路及孟子所稱曾西羞管仲其實不知孔子之意至孟子以管仲曾西所不為安得為我願之而自謂以齊王猶反手則不知孔子之意又甚矣

孔子言擇不處仁為不知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仁之於人相為依憑如影隨響答今君體孔子之言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術之俘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念一食無不在仁庶可以言知矣

舜言猶一而不詳伊尹一德詳矣至孔子於道及學始皆言以一貫之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措之於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妙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應變逆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余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麤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

一貫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於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曉告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於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於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測也

德不孤必有隣古今為高絕無鄰之德衆矣故曰中庸民鮮久矣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孔子所以過臧文仲者以其非不知而猶為之病固有所在與論管仲同也然則晝子言大夫之實固不足以疵曾子要之克己復禮乃孔顏事日月至者未能也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之稱夷齊者其怨與常情同其能自樂而無所怨與常情異也至孟子乃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既自品其為聖之清又自不與其為隘嗟乎豈其未聞孔子之言歟蓋夷齊者剎欲所不能塵垢俗畏之以為去人群而獨立也孟子豈亦以世俗之所畏者而遂加去取於其間乎定百世之是非夫豈易哉

或人不足以得醯微生高為之乞人情之所不免也然既以直名則委曲以濟民行者世共禁之矣

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少抑於二子矣夫高其所願者終歲不能從也而近世之學者乃以為如是則與天地同量且天地雖大也亦烏能安老而懷少哉

見其過而內自訟是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甯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易稱遷書書云貳公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豈亦孔氏品量後進人材大節目也其稱雍仁求藝賜達由不耻縕袍餘無見焉若夫前輩則固多矣夫孔子聚天下之材教於一門最種也顏子最寡也其間多長老顏子少也又追痛於已死不顧其生存也若是乎好學之難哉哀公本庸君不是以知此而顏子特新為孺子上方古人豈其君者不疑其所不能知抑當時君臣之智皆可以知而獨以不能行為患也凡此皆後人所未講也乃獨以為學者不當移此怒於彼知不善未嘗復行而已嗟乎豈以是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者皆輕慍頻復之流歟是恐誣天下以無人固余所之不敢從也接孔子自稱皆損於人之所既與其稱顏子皆進於人之所未聞未嘗不欲垂世教也蓋置身於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於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猾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唯顏子爾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則昌

為日月至焉而已矣利欲之念忽動於中則於仁有間斷也
猶言不遷怒不貳過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以口腹喪道雖古聖賢皆然然自孔子始發之不發之於用人而獨發之於顔子者以顔子有其實也
由求與賜不可以言仁而可以從政古未有此論也自臯陶言九德至周文武成康未嘗分別子時蓋降矣不存乎仁則材遂滅德不取乎政則與材無失之矣故此論與臯陶異而實同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以孔子之言攷之則當時之學不至於道者多矣

以子夏之為儒猶戒其小人也而况於人乎夫儒者不攻於德而徇於學則以其學為道之病矣
出必由戶既知戶矣行不由道未知道也道者所當行之路也雖鄉人商知路未有須臾離者不然雖君子左右顧而迷矣然則中庸所謂不可須臾離者真未可以名道而可離者亦未可以名非道也
人之生也直此一語所關極重易所謂聖功也還觀古初以至於今載籍所傳生其直者甚難而以幸而免者皆是也宰我問井有仁焉孔子答之嚴如此而孟子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為足以發其怵惕惻隱之心同是井也其閒者無自而發也然則未經孔孟講畫以前不仁者可勝諱哉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人之所以為仁者心也非利之也宰我不能明其心固無其功子貢亦未明其心也而遽欲有其功是交病仁也以孔子語考之子貢之心未離乎衆人也當其欲之者固將以同其利於人乎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道所以載於後世者在此蓋自堯舜至於周公有作矣而未有述也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於不能述而無所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雖然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堯舜周孔之道終以不明慎之哉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自陳盡力處以告後人如大療闇冥拯濟不通可謂至切至近無微妙不可知之祕學者但若痴受剝略爾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上三章相屬聯似若有意次第者蓋初言功用中言所以用功末言功之所以不待成而廢雖未必一時之言而其言正相發明學者不待他求也徙猶遷怒也義則必從以就之然則不遷以就之其義一也後世於不遷怒有異指鮮其倫類未通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之言固已甚明而後世未能行者以其莫之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故也士始各以其私於己者講之人莫不有志也特其志之非爾誠知其非則所志者道矣據也依也亦莫不然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志也據者其地也依者因地而立也嗟夫人孰肯自以為非然

旅於茲世者爲不即其所志與其所據依者明辯而詳釋之哉使其果能則中庸所謂人十之己千之者不足進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教人淺深次第略具於此數端今其汎然而誨之與示以行事而不待於誨與其人凡鄙而不知所誨者皆不可見矣其可見者孰為一隅孰為三隅理無不貫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學者誠有以知之則百世之後如一日矣不然徒尋文索句而已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子顏淵皆不求用者也故曰用之則行直不言必隱爾其答陽虎必不仕者也故曰吾將仕矣亦謾諾之爾古之聖賢用舍固有定義雖孔子不得獨異也而後世學者以為惟孔子能不係吝於用捨之間而謂顏子亦能之若是則沉浮進退應物所為不用而猶行見捨而不藏而出處之大節喪矣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智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尹太公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為子路之死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世亦有可以富而不至於執鞭者矣而孔子以為不可為然則崇高莫大乎富貴者

亂德之言也

冉有子路謂夫子當為衛君子貢不能决也是時顏子已亡矣義理之是非在目前者常人不能守而每以利害為去就蓋自古而然而又有庸人執以為義理之所在非聖人不能擇者亦自古而然二端學者不可不謹察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發明此意詩書所未有盡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若在下而無以自樂終日戚戚何異於栢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時周易已去上一字必有所從始不可得而知孔子亦因之而已後人便謂易者變易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連山歸藏何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諸梁當時能言者左氏載之異於以甲兵要劫利者其問子路而孔子之言如此豈以其亦足以語上乎雖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淡乎其無味至今未有能明之者也

記稱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誠是然擇友最難有通國曠世而不獲者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故造次顛沛皆道所在而無難求難得之患聖人所以能終其身於學而不厭由此也

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斯可矣按堯舜禹湯雖古今所共尊而仁聖文武之德猶皆通稱雜舉文武周公之後聖賢不作孔子攷論其故於是始各有品目而聖人

之名不復溢典矣蓋為修德進道者之驗也洪範言九疇天所錫而作聖實本於思其他哲謀肅人隨類而應則思之所通誠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並而云也然傳說謂惟學遜志道積于厥躬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思學兼進者為聖有稱初筮告再三瀆〻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則學者聖之所出思者勝之所存而孔子教人以求聖者其門固在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天之淑德不以統紀倫類而自成者也孔子謂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蓋指周之先君也又謂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而其彖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得其方而不變此其所以次於善人也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無得而用智巧以求勝其窮遂為奸賊矣是固指世之妄數邪也正謂立功成名如咎犯狐偃之流又其窮也為伍員范蠡爾若閭巷之庸倏成忽敗者何述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六經之外孔子之前作者于今尚在其知與不知皆可驗也世才相競於作則不知而妄為固亦無恠自孔子作無述以開天下然後堯舜三代之事不至泯絕性命道德有所統紀如使作而未已捨舊求新無復存者則人道廢壞散為鬼蜮又如羲黃之時矣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得之又著於大畜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自見此人如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知之即應運之即從其言捷疾無所疑貳自顏淵以下皆未明也學者能以孔子之告諸子者識仁之體狀擬倫深熟然後以孔子之自然者知仁之指歸造詣徑直則顛沛造次可以弗違不但日月之至而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按孟子自謂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此兩言正相似則所謂為之者學而已自學不厭又以此誨人不倦豈固以聖人之名為在己哉然而即夫世之所名者則聖仁不外是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當時必有其實世所謂斷髮文身緣以為飾殆近之矣然漢人謂文帝能讓天下乃過於泰伯流傳之謬而以古人為戲論則堯舜禹湯之德皆空言也

空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按舜命夔教胄子皋陶以九德觀人必因天質之自然而能補其所不足其間節文亦不盡同今孔子獨一之於禮似與古人稱異者蓋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於中初德備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如恭慎勇直得於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矣人非下

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於禮則病盡而材全官人之哲
雖過堯舜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從
傳之於人在此一章按曾子未後語不及正於孔子以為曾
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不可也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
所受各不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於孔子則可以為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又大
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
為忠恕按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
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
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
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
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得以身傳也存之於
書所以考其德得之於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
斯文為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
竭吾材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
惜止於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為難之六藝之統紀為難識
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
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為能傳而餘以為不能餘
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為窺
測者學者之患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周之所以教其盛時成材多矣
孔子當其衰缺雖有詠歌俯仰於其中者備故事失文為而
已故其言如此惜三者可以成天下之材而當時未能也按
皐陶與稱天叙禮稱天秩大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言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而序詩者又以為詩
者志所之皆與此論異然則三者皆自中出而不由外入學
而不知其統則隨語為說而不足以明道尚何望其能行此
學之大患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疑與上語若相次第然由者上之
所教令民不敢不能也知者其自知不待教令而能也如詩
禮樂上所以教民雖由知而不知知者孔子而已後世賴孔
子之知故亦有能知其髣髴者然則不在乎由而在乎知也
學如不及猶失失之傳說終始典於學須學有緝熙于光明
言學之功用大矣然未有如此其急如此其急自孔子始也
時習節也如不及節之峻疾者也非如不及不足以得之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至是而舜禹之事始與
學者並言矣堯則焉為其不並言堯不以匹夫舉君道其本
有也舜禹盡人道天下雖大而不得與乎其間孔子猶以教
天下曰君是可也堯盡君道孔子以天比不敢示教焉序書
者無所差降此孔子之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之所與而孔子謙抑不敢當然則固時之聞人歟鄉遂州黨之制自周而備而諸侯雖其衰微亦不異也夷陋如秦楚吳越者王制不能行始各以其國自為爾後世讀周官直謂見其盛時不知自東遷至於滅亡何嘗不如此不然安得傳數百年乎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言古今異同有所損益從違於其間一本乎理而已若記禮及他書之言不能判其是非而但以變古為貶者非也

子路使門人為臣以是觀之世俗之樂人請所司額閲而下不能免也孔子亦非辭而不居者但者無臣不當為有臣爾此又何足以不足乎然則子路子貢之流其心志大略可見矣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孔子此言其不求用審矣非堯舜安能用孔子辯士諸子妄言孔子歷聘七十餘君無所鉤用而儒者因之以為東西南北之人蓋孔子特不為隱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其所涉歷多矣始成於樂者歟非謂能正其當時所用之樂然苟有以求正於孔子亦不拒也

語之而不惰孔子所稱唯顏子而已不以及曾子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孫子別語專論當以禮樂治者甚多然周道既衰上下馳騁於兵刑功利之末故先進於禮樂世所謂君子也雖然猶有禮樂則猶可言也若秦晉吳楚夷越之人遂無禮樂而見稱於當時以為君子不特當時稱以為君子而後世亦稱以為君子者不可者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孔子者皆以父母兄弟妻子周旋於天下而不得安於其家陳蔡之難則又甚焉蓋其倉猝奔迫不相收主無所棲宿欲自比於尋常懷土力田之人而不可得也惟其至是而不變故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卓然成材沒世而名立也禹自言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聖賢出處之要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既而歸魯雖不能用而弟子責任季氏之事言行許從矣而孔子之論嚴如此得非以田賦之類乎又言由與求可謂具臣季氏以為從之孔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逆折亂臣之萌士之法孔子者不此之法而妄言當與天地同量萬物一體耶

孔子之所以為天下後世師者道進而心退其設語以驗諸子者非在乎材之所宜也曾皙雖未聞道而其心庶幾焉故孔子喟然與之且浴沂風雩詠歌而歸適國皆然但不狎邪何以致道而後世之論紛紛不已無實而妄意可哀也

克己復禮為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固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子曷為能受之得全體而

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凡孔子之言仁凡弟子之問仁未有的切明白廣大周徧如此者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為心語神領不在口耳嗚呼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粗明因曾子而反迷

有若對哀公以盍徹豈謂覆斂而徹乎哀公析以二猶不足豈亦謂覆斂而二乎蓋自宣公已稅畝故有子欲因衰計徹為公私便且正哀公之失不然對饑而論古徹非救事之宜也然哀公為此語可生於深宮之非長於婦人之手與晉君惟不食肉糜差不甚異治道何由而興也

按子張學干祿問行問達問崇德修慝辨惑皆以徇外為事而孔子約之於內子張雖有浮淺之病而為後世學者立法其功甚大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居之無倦盡已也行之以忠盡人也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孔子非欲必聞其政也有廢有興當為後世法為此欲聞之也

善人為邦百年不教者也故亦可以勝殘去殺教則七年亦可以即戎皆周之先君以行者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數文義貫聯無不可通者自程氏以來乃謂錯簡在其亦柢以異之下按誠不以富亦柢以異甚言愛之欲生惡之欲其死為惑亦非錯簡也朱氏又言後七篇多錯簡按先進於下諸篇言利而義峻皆成德以上之事當時門人不能盡識謂之錯簡非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有降有辱不可則無降無辱貞則失人裕則失已故孔子不為非欲以無可無不可為聖人也聖人堯舜文王也何可不可之問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四

孟子

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對王何必曰利問賢者亦樂此乎對賢者而後樂此言寡人之民不加多對王好戰請以戰喻言寡人願安承教對殺人以梃刃與政無異齊宣王若寡人者可以王對不忍殺牛之心足以王又言恩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又言於百姓同樂則王又言文王之囿民猶以為小又言王請無好小勇又言雪宮之樂不得而非其上與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皆非又言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於齊俱見此七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於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於千百世之遠使復得路塽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歿雖纔百餘年然齊韓魏皆已改物魯衛俗淪壞不知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猶反手也若宣果因孟子顯示暫得警發一隙之明豈能破長夜之幽昏哉蓋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不復興可為永歎矣

按孔叢子載孟子車尚幼見子思以其言稱堯舜性樂仁義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其梁惠王命以叟而孟子自言四十不動心於是年過五十矣蓋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以壯老易其守嘗士人波蕩縱橫之時獨不見諸侯然而無環堵隱約之陋非常布藜藿之微宜其豪傑自命於顏閔以下曰姑舍是而雖伯夷伊尹猶非所願學也加齊之卿相德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公孫丑特以世俗之意觀孟子故其告以不動心謂當自反守約又及於養浩然之氣謂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皆家戶所有日用常行非如曾子惴惴至死子路唯恐有聞冉有悵力不足者也不然孟子何以從容於進退之間始終生死由一道弘益開闢繼堯舜而有餘哉近世之學以不動心養氣為聖賢之難事孟子之極功詰論往反析理精粗有白首終老而不定者何哉言四十乎至其出處得喪倒行錯施固無以廢幾古人之一二矣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始終專以血氣為言雖曰與中人立法然義理本要調和一身使覆趨者能為浩然耘耡者不為助長若孟子化血氣從義理其易如彼而學者不察方援義理就血氣其難如此盛衰頓異勇怯絕同男君子所甚畏也故必尊孔子之言致驗於一身之血氣始戒之終戒之戒於此者切進於彼者深則雖不待四十而可以無動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以戰國之人失其本心無能不忍人者故著此論然先王之政則不止為不忍人而發蓋以聖人之道言之旣為之君則有君職舜禹未嘗不勤苦盡力以奉其民非為民賜也懼失職耳孟子雖欲陳善閉邪為可曉之語然後此亦未有能以不忍人而為政者就其有之固不推也若夫平居講明臨事背戾自謂為不忍人之學而不免於行忍人之政者吾不知其所底止矣

以孟子答景丑語詳味之本仁義而同民力齊王蓋已有動寤之益故為言受教不召之禮若有加尊信則君臣之遇自此始矣然齊王待之以賓位之以卿其禮異於他儒生欲無廢議論而已故孟子終不仕齊王猶故授館賦祿以矜式其國人孟子以為不行其道而徒賴其廩是利之也故終不留

按魯定公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釋大夫出奔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衛靈公忽問陳仰視飛鴈孔子行遂有在陳之厄孔子之速者去國常理也齊王非不用孟子孟子以其非所用自決去之爾故其行遲遲而尹士淳于髡皆有識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按子思敷演堯舜之道顏曾以下為善有藝極者所不能也故自孟子少時則固已授之矣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為者自孟子始也周衰而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率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為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為惡性者而孟子併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人幸失其所養使至於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毋離或以為有善有不善或以為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為惡而人性之志善未嘗不隱然見於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為限斷也余嘗疑湯若有恒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而後世學者旣不親獲孔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効大則無作聖之功則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與梁齊滕文公論治最孟子要切處惜無他書可以參看大抵民不能皆有田而盡力而農學廢而上無教乃當時之大患故諄諄言之諸侯賦稅法獨魯屢變已見於春秋不知他國如何晏子為叔向言齊為季世及對景公皆病其專山澤之利故孟子舉文王治岐語畧相應而齊王自以為好貨而不能行其言請野九一國中十一為魯哀公謂二吾猶不足不知他國所以斂民者分數果何然戴盈之言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孟子又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譏而不征助而不税然則是時王政不行諸侯往往通

用什二（今取諸民猶槩恐侯取之不止什二）而關示山澤廛屋皆自征之矣但輕重各不同耳其因滕侯問井地方論界及治鄉治野之法雖與周官同此當時傳儒道者所共知然周官所言在建國之初而滕有國已數百餘年之後孟子乃使之如初建國時耶然勸其力行以新子之國則當時所謂因循苟且者誠欲其盡去不用而滕侯爲善果决亦足以任此也至爲梁齊言則又不然則欲其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可以無饑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當梁齊大國井田學校固自有存者不必盡創爲也如此類皆無他書參攷不能知孟子欲抱置於其時合廢者之詳甚可惜也雖然經界井牧有司之小事周官固不備載後世以孟子嘗言故爭論不已又漢法什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地大用寡取之輕正合事宜學者以孟子有大貉小貉之論諱避弗稱至於今世無所不取又陪戢國乃危然無以救此徒講經界井地何益治亂哉

孟子闢許行神農之學其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於魁薄之政不有絕乎孟子力陳堯舜與役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大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余嘗疑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楚靈王指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明他人不能讀）意漢初尚有遺文而後世乃無所見然他書亦未嘗援引惟醫藥卜筮種樹皆籍其名然則許行之言或者三墳之舊歟

不見諸侯大議論也或疑孟子因見梁齊之君故惠王以爲不遠千里而來尹士謂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按史載梁敗於楚秦恐懼招聘名士齊亦開稷下館以延諸儒孟子以此時往（所謂迎之致以有禮）聘禮之輕重雖不可知要爲非招不至非徒步干說冒甘憔悴於先而逆幾榮寵於後也此誠不足辨又彭更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或謂謂否（小見其君而厚糜其粟非粟謂饑餓克死而已者）按彭更通當時非專指孟子孟子以通功易事之義併曉之爾不然孟子道既不行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轉側於世可也而猶欲明通功易事之義則不亦徵且勞矣然不見諸侯如孟子所言自有未精者按堯時用人皆素定特招者獨舜徵同薦具載於書堯試以二女觀厥刑然後大任無往見舜之文孟子謂亦饗舜迭爲主賓未知何所本未精一也湯將用人亦素定特招者獨伊尹書稱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又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詳其君臣交相重如此則往見伊尹何不可知孟子雖學而後臣又稱其囂〻然曰何以湯之聘幣爲至三聘而後幡然就湯說之以伐夏救民恐此亦辯士之餘說未可據未精二也文王將用人亦素定特招者獨太公詩稱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是我周行又曰德音孔昭示〻民不恌君

子是則是疑夫文王之用太公雜書多異說而鹿鳴所詠蓋百世君臣相與之法孟子言伯夷太公皆辟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是天下之父歸之疑此亦無明據未精三也至於孔子鳳鳥不至何不出圖招聘禮絕自知不用未嘗有求然其曲盡君臣之際為後世絕倫故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然孟子謂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未知何官齊景魯哀皆不當仕而有問答豈必就見又若孔子未嘗不仕而孟子焉得獨不然疑亦未精四也蓋不見諸侯本於子思子思本於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慶使者出之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而孟子又稱孔子微罪行不欲為苟去疑亦雜擧不純一理也然則不見諸侯於當時既未精而後世又為孤義恐更當別論

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按道之以政孔子不以為是自管仲以下為政者多以為子產在春秋時政道獨異於人故孔子稱其養民惠使民義又特謂之惠人又謂其古之遺愛又言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然末世偏術視子產之所為皆謂之王政而不知其政固已多矣蓋猶存古人之遺而已猶衆人之母能食不能衆此固俗儒之妄而孟子何為亦有此言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不知何所因十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此為治橋梁常法言之雖下於子產者亦知行辟人也或雨暴至橋梁驟失倉猝而執政以已乘輿濟人則當時能如子產少矣故為百姓所思傳誦不忘而又欲擧常法以病之恐此理亦未精也

仲尼不為已甚者恐此語未當記孔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語當記所言禹湯文武之道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按堯曰篇所稱皆當時實語此語未知何所本或無所本而以測知者言之恐所擧之要不能盡所行之詳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按古春秋先於詩非詩亡而作也若謂孔子春秋在詩亡後恐亦當論詩雖不亡其可無春秋乎若謂歌詠之澤絕而後貶損之法行則是孔子以道之降者治後世終不能復先王之盛矣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舊史自有義孔子因之不能廢也

是亦羿有罪焉子濯孺子可以取友信羿不可以取友信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豈古之所謂賢者而不精於論耶

禹稷顏回同道按禹稷所憂以任不以道孔子所賢以道不以任禹稷雖憂而憂其所樂孔顏雖樂而樂其所憂

以萬章所問舜象禹益伊尹百里奚事考之知昔人固多汨於所聞而不訂之理義豈惟昔人而後人亦其不然然後人之謬妄則不如昔之甚者以後人史詳而昔之史畧也然訂之理義亦必以史而後不為空言若孟子之論理至矣以其無史而空言或有史不及見而遽言故其論雖至而亦人之

所未安也如孔子事耳目最近然句非載籍則壤地不殊而見聞各異者多矣然謂衛卿為有命疑非孔子語辨主癰疽瘠環之無義無命疑此語孟子亦未嘗發也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而孟子萬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為不度其君按書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武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為五就而說之抑下惠孔子之言止於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為與鄉人處不忍去則無故而疵厚已甚若夫孔子自言無可無不可而已孟子乃以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然則因人而可耶自我而可耶若是者果謂之集大成耶又有始終條理之異智聖功力之殊亦果然耶按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說廣大閎深無所不備而孟子之言又卓異說絕如此學者果何所用力耶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於所謂狂伯夷不幾於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愿然者豈三人以此成德而學者必求所以入德之門疑亦未猜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已按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聽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於外百人未有不內外相交成而至於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吉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未可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於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捨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為宗主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疑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按古自有五霸齊國佐所指是也孟子言五霸桓公為盛疑即春秋以來五霸也如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天子衰不主令而諸侯之強大者專之不特周為然未知其得何如也湯既改物固不論若文王不改物始終一遵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

最論王伯之准的也學必守統紀不隨世推遷後學既說伯而為霸而其道亦因以雜孟子雖言五霸三王之罪人而但謂其摟諸侯以伐諸侯此猶未足以為最至

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霸者之民驩虞則輕進其君於道而管仲曾西所不為又重絕其臣於利而統紀踈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五

老子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盡二戴記孔子從老聃祭於巷黨云云使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攷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為龍則是為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詘而亦詘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　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辯折於其間而故為嚴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八索今不傳於世大抵多言變化儻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皐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稽管子尚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蓋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盡去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偽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為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既以為不知所終又以為壽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為有子為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

駢著書之老子乃不能辨其本事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
知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非名常名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
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昔之占方術者無不上推天
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但夷貊如大始太素肯等捏
焉自列禦寇莊周皆然獨老子為不然止於常無常有徼妙
而已玄亦衆方所常論今以徼妙同謂之玄於此求之則下
於舊論數十等也蓋老子雖為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
遠不過有無之㝗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然則其從
祖述之者於其指歸終不能識而以浮言瀾漫於世自為區

域上則瀆天下則欺人然後知道術之難言而老子思慮之
所不及也
道曰可道則必有不可道者名曰可名則必有不可名
者可道者非常道則不可道者常道也可名者非常名
則不可名者常名也有名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即萬物
之母也常無之欲以觀其妙妙不在於他在於能無而
已常有之欲以觀其徼天下之物雖日陳於吾前皆其
粗者也玄與妙方術家之所常也而言之者輒浩渺不
可屬老子之所謂玄者即有無同異之間也有而後無
無而後有有無相轉而不已即所謂玄之又玄而衆妙
之所由開闔出入也蓋指人之所共知共見者示知以

道之所在未嘗以難知難見者誣謾之也
人之所美而以為惡人之所善而以為不善賢可尚懼其爭
也難得之貨可貴懼其盜也心有可欲懼其亂也凡人心實
而腹虛骨弱而志強其有欲於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
欲於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不
至於亂此有為無為之別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蓋美美善善尚賢貴貨見其
可欲舜之有為而老氏之所病也然則孔子之言如此豈
非舜雖有為而實未嘗為乎恐老氏未能知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老子

指其道以示人最親切處也人無智愚高下其於用也必泰
而溢盡已之情物之變相激而然爾故能沖而不盈者即道
也銳與光物之精華也分與塵物之滓濁也人皆求其精華
而忘其滓濁因精華以致滓濁其終以自敗而不能反也故
曰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使相均等不偏勝也沖而
不盈淵者似為宗光銳塵紛無以相絕湛者似或存矣然而
人所以不能行者惡其為子也老子曰非子也象帝也非獨
帝也象帝之先也所以深言其道之可貴也
余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於斯其道以自喜而於言
天地則多失之其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曰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曰天乃道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
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地法天長
法道曰天德以一清地得一以寧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
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昊
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
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按古人言天地之道寔詳於
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晝而推達順取之其察至於
能見天地之心而其粗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
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為窺則而其說輙屢變不同天地以
大用付與陰陽陰陽之氣運而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

不仁哉易稱乾元亨利貞孔子贊曰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而其象以為天行健然則
虛與動何足以盡之而謂為橐籥之比邪天道雖歸於靜
順非所以言天地故言天地為首則不可而以玄牝為天地
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且天長地久自古而然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豈以其不自生而後能長生哉世之方
士用老子言而求長生而其術未有不出於自生者又烏知
天地之所以能長生非其自生乎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
若其陵肆發達起於二氣之爭至於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
者矣然君子象之為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

戢何敢擬於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
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
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且道果混成
而在天地之先乎道法天乎天法道乎一得天乎天得一乎
山林之學不稽於古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
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故曰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
自來又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為天者常以機示物而未嘗
法道之虛一無為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氏
者疑天慢天妄窺而屢變玩狎而不忌其不可也必矣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按
諸子論水多異說子產謂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以象

寬雖鄒衍則又不足稱蓋易言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孔
子贊之以為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
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而老氏之言差合矣載營魄謂有此身
也下言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愛天治國天門開闔明白
四達皆有此身而治之也人以此身載營魄而行血氣無殊
而知愚絶異按劉子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劉子不為無智者所謂載營魄而行其言治之之道如
此豈為劉子自堯舜禹湯以無不如此故謂之人道而老子
乃云當如嬰兒無為無知推之天下國家皆用此術夫各由
其方各致其極不相為謀亦無惟矣然後之儒者智不足以

達尊奉之曰彼道也此禮也彼天也此人也彼妙也此徼也
不兼明而兩蔽者也
三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老子之為是言也所以
明無也然道見其無者而已天下之物當其有而用者皆是
也何未之思乎然則有無不足以相明而道之所在在也蓋
老子之所操者雖微而狹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
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〻兮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
謂道紀視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非遠也聽之不聞非寂
也其說以為可見可聞可得者皆物也不見不聞不得者非
物也雖然既已在見聞搏執之內矣雖不可致詰而既已受
詰矣此其所以復混而為一一者道之別名也（老氏謂道生一一者道之）
忽兮其上雖不皦其下亦不昧散在萬物而復歸於無物也故
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有而不有無而不
無也必有以寧然而莫為首必有以隨然而莫為後有者非
道而御有者道自古而然也老子極思竭精摸寫夫道其勞
若此揆舜命禹道心微周官儒以道得民孔子何莫由斯道
道前無本根後無枝葉老子未之聞爾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
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以靜之徐清孰能
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老子取於人情物禮以為体道驗可謂巧矣冬之涉川無救
驟犯者四鄰雖不吾禁吾之所為恐其聞而見也主為政而
客不為政嚴以待而已冰之將釋融泱而不流也樸者不制
割也谷者虛而深也若濁者非濁非清也此皆人情物理之
自然不待智者而知至於取以為体道之驗則雖智者不知
不能也子之於道豈不察而近乎濁之徐清安之徐生此亦
人情物理之自然而非智者不能待也然其大　則欲冲不
欲盈欲能敝不新成爾絕夫老子之道備矣其行之勞矣然
而可以寡怨遠罪也按易勞謙君子有終其象以為萬民服
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自為而已其余人也無功則
雖勞而固以遠爲利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曰靜〻曰
復命按易物作而則〻極而復〻則還作矣故孔子以為見
天地心者取其作也若老氏之歸根則一剝為復復則不作
余所知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和則不待孝治則不待
忠其道或然矣然其所不和不治豈為忠孝者致之哉若舜
父母舜之君桀以不和不治者集於其身又將奚咎老子謂
因廢道有仁義因智慧有大偽而謂家國之亂亦有忠孝者

致之故欲絕焉噫未有不察事而可以知道者是急其私說而以亂益亂非亡滅不止悲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此雖非道然欲已遠身道亦疑焉若學者但以為貫質所安而無聞悟之獲則棲縱於瞬息之微而所適遠者不啻千里之外矣

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道亦有輜重人皆知致物之輜重以行其身而不知致道之輜重以行其身也使誠知之則千鈞在己而毫芒在物矣惜乎老子為一方之說而不足以教學者

老子論道猶可也何必及兵益賛焉以致誠感神自知其可以勝有苗而不用而苗亦知之故班師振旅而苗自至兵之上也出律不足以擬之矣若老子論兵不可以勝敵而欲以哀先之則左次與尸而已佐人主者固無以兵強之道至於兵受弱而道亦亡則謂之以道佐人主不可也為國者不審觀而信處士之虛言亂曷已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世之陋儒謂失禮則入刑則老子宜有此論矣攘臂而仍之入刑之謂也（先民已先見自其時言之謂之與故若道行於彼則有無其可以無禮乎）道德之於禮譬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也非是則無以為人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道之以禮有恥且格正謂不攘臂而仍之也老子所譏不詳而輕言治道誤後世莫大於此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美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老子與堯舜三代之聖人辨道於分釐抄忽之微而以衰末世國之事併言之不知使彼出而為治又將何以處也

盡老子之微言總十數章其有見於道者以盈為沖以有為無以柔為剛以弱為強而已然而謂堯舜三代之聖皆不知出此者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為藏史之老耼歟則執異學以禮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藏室之老耼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而或者又助持矛焉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於是以自有之聰明而陷於人之聾瞽者百世之通患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五

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六

子華子

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道三為一離之為兩是名陰陽五運流轉有輪樞之象水涵太一之中精潤澤百物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化百物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坎離獨斡乎天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程子儒者而其言如此異哉然亦無以為異者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為常所傳習也按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有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至以為衆生之身親履其處又非推測之比矣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為五行即程子所謂上炎下注者而風輪坎离之說禹所不道也又易言坎有孚維心亨离利貞畜牝牛吉無所謂獨斡中氣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者若三墳八索果以此為易則伏羲神農之道豈必盡見黜於後人哉蓋經籍爭異無所統一怪妄之所由起轉相誕惑而不能正爾後世學者幸六經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無所殊流可以日用而無疑矣柰何反為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悲夫蓋孔子已盡究古人之異學發於象其天地精微皆卦義所未言不幸大傳文言諸雜說附益混亂是以今學紛紛至此夫懸日月以示人惟無目故不能見若有目而昧之可謂智乎

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謂道所以為生全生者全道也）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迫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者不如死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以不義不如死與寧死而無去信者皆以道而為生全生以歸道聖賢道其常立論之本指也豈賜也已知而故設問乎不然則是飲食男女之生而道者外假而已凡可以存生而廢道者皆當去而為之而又奚以疑

黃帝采銅鑄鼎豫烏號之弓程子以理辨非而謂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道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采銅鑄鼎假以指喻之言也按今典誥所傳皆非太古之言唯郯子論官名所釋大義頗與程子合且謂唐虞以來不能紀遠故命以民事然則太古之言豈或此類也歟程子又謂言之政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知止之夫典誥之言其傳也久也所以不譌者非曲假以指喻也使太古之然果曲假以指喻譌甚而殽亂則宜其為後人之所止非不能也而何久之云所言郯子以違禮聞而程子往從之謂異乎所聞肅儒而起違

塗而歸詳其意則郯子於禮廢以苛非所謂和為貴者按孔子是時亦學於郯子但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已程孔遂相遇於塗傾蓋語終日不知所道何事以其書攷之則微生畝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流皆不能及而弟子竟無一字以記蓋仲由謂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豈為是悪之不錄歟二三子之狹陋自私如此不惟失孔子之意亦難乎語道矣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序詩者謂男女思不期而會余固宜其非按孔子稱此以況程子然則凡詩之美人當皆謂賢者其於刺淫貶色要須特有所指乃可從屑不然則彼何足以汙簡策而穫載重詩悉不已哉

孔子臨河之操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程子叙其本末甚詳可信不疑也孔子周行天下而不至秦晉秦無道最先割裂宗周晉次之亦寖弱王室其鄙作鹿武皆與夷翟無異猜彝華死罷河梁之行然終無秦晉之轍迹豈亦有槩於中也而俗師妄傳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風夫晉自始封以來固未嘗就於禮而孔子稱堯之君蕩蕩巍巍豈總婥諸書可象其遺風哉

武王親係鮮事世所共傳按牧誓王佐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此書言牧野之事周師壓敵而陳五臣將受誓事於前王釋旄鉞而親係之則其語不誣也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文武之所以作人而成其材者使之皆知自尊而非以尊其身也而司馬遷述禮論秦儀乃謂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此等語言溺人心不復可反

程子既違趙趙簡子不悅以語燭過過曰彼庶人而傲侮公上無以為國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行五日以按左氏夾谷之會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趙鞅所謂而士兵之者使燭過將持兵之士以殺之也左氏所謂士兵之者使虎賁武士扞禦而公退也其言兵之者可殺而未必殺也犂彌本謀乘其倉猝擾亂欲有所逞而孔子從容辭令折服齊人故齊侯聞而遽辟之也而穀梁子孔子世家乃謂孔子請具左右司馬又有歷階而升不盡一等熒惑諸侯司馬加法首足異門以為文事武備之效多至數百言然則燭過之兵程子豈必以司馬乎夫諸侯好會使其當具司馬則不待孔子有請不當具而具好會以兵往主盟者其肯從乎使稱以公退則語詔禮者固側矣若歷階而升則在壇城之下何能相儀而以公進退乎兩君合好相示以禮相命以詞烏有喋血宮庭戮其盟主而為衣裳之盛事哉蓋儒生草野傳聞非實動絕張大疑亂後學而孔子用世之驗幾

此一舉癃嗨不明為害大矣

程子問北宮意以自事其心者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程子愀然變容謂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按善惡天下公理趨善避惡求道者所同遷善改過學易者所貴而程子欲以古人之澹泊滌除一世之羨慕失其所以教矣至論礎厚積畝寢段忽突季友叔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倫紀之間以惡故不存以善故不完者又皆當時大節目則其言亦未可厚非也善惡出於相形而以私意行之者常為公理之害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然則行義而不能達道固亦孔子所諱但程子太勁疾爾

言趙文子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殁也四十有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按檀弓記趙文子事甚詳而謂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略與程子語合但舉數不同爾其言主盟諸夏天下賴其仁兵革之不試者垂十許年是當累以弭兵為大功與宋子罕之論異也趙武在時諸卿已弱公室然未有取晉之心及趙鞅先叛而三晉之分始決如竇鳴犢舉最初用事後乃見殺不知何罪豈將其為家臣者猶欲與國共存而鞅專自封殖故致忤若荀彧之於曹操類耶

齊景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程子謂國不足為事不足治反覆幾千言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所對數言而已何程子之繁而孔子之簡豈弟子所記有不同也然程子既不合而孔子亦不用其言司空之刀鋸斷如也而罪罟滋長亦與晏子屨賤踊貴語合然史稱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曷為程子之落落盡直切諦受微諷樂從事近易知道達難識自古而然也

仲尼天地其可為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譽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蹤迹則病矣而亦里朕之鄉按儀封人達巷黨人所稱孔子皆不得如程子之大而程子之賢何止二人弟子存彼遺此然則他書之所不見而聖賢之出處不得盡白於世者衆矣

又言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按孔子自言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弟子多不能知而程子能知之然程子以有所可從夫子之無乎不可今之學者因孔子之自言而謂無可無不可者無所不可而已嗚乎安得有所可者而與之進於無乎不可之地乎

所論天地之生材甚衆甚惜必有恪固之心人之敵賢者違天地之所恪固使之氣沮而志奪怫然而怒聚為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衆必摧荒落而類圮敗而族故隱戮者陰陽之反也晏子以為駭哉其言按孔子臧文仲其竊位者

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言無實不怿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語幾而意平不如是之峻也豈有所激於中歟雖舜文王要不能盡賢材之用然用者十八九而天地之和氣亦應之亂亡之世皆生於賢不肖之倒置則其理固然爾程子自不求用非世不用程子其言如此亦非激於中也

晏子所言齊侯惡羣臣之有黨問何方以拜及程子所荅全似漢唐間事朋黨比周古人所名其向背離合之際亦未嘗不同而詩書以文行遠故不能盡載其情偽也其言左右之臣原名之所惡以辟游士之修來齊之朝将化而為私又人言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古者諸侯雖各自為國而取臣則不專在其境後人見六國相傾奪滅亡為游士所致以程子言觀之士之游固久而皆賢至春秋末俗敗而士始懷詐以游人之國如儀秦之流則為往不敗故秦獸之遂逐客爾

孟子言舜為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言舜被袗衣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大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亦若固有之也二家所聞則同矣堯土皆茅舜茨造漆器群臣諫程子以為腐儒之所守汙俗之所以相欺按孔子謂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若堯舜外雖備物而內實約已此議論自不可輕破而謂亡天下者以不仁而不以大者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未有仁而奢者也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則不儉矣小人忽雖好盡物之情偽而極其勢其更禍必酷矣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卻雖不及於中矣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迷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墻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以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按中道古聖人所建易以卦爻分位叙而孔子固專以中贊之矣若其疏義明切如與凡鄙人語使皆可曉而中之用常在目前則古人諸書所述未有及程子之言也故詳摘其語著之

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按周官既穪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而易安得獨以數立豈連山歸藏止以物象言之而無名字文義之可指如雲火建官之類乎使果若是其不存也宜矣

人心莫隱乎慈莫使乎怨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使乎怨故也此心之弗失可以事帝可以格天可以入道按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謂危猝而後見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謂比並而後明若程子所謂心不約而常在尤為歷然也

論人之性其猶水水有五易非水之性而所以為性則然按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亦長其所以滋之也而孟子乃謂水

無有不下有性無有不善不畏其所以湛而獨守其所以不
雖有曰救而亦言恐未盡也

言貞祥瑞應之物聖王不識君子不道治世所無有鳳凰麒
麟黍牢之養王夜甘露昍澮之寫芝房草木之異畦園之瓠
玉石瓌怪鏤龍之藏按鳳凰來儀書猶以為祥麟趾騶虞詩
猶以為應而程子之言如此忝而觀之可也何敢直言異鳥
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大庭中皇赫胥尊盧與七十九代
之君皆伏羲神農以前事余嘗疑其為莊列之寓而程子亦
言之則上世之記信有之矣按孔子以為繼周者百世可知
而唐虞之上乃百世而不錄惜乎顏閔之間不能及此豈非
曠古之遺恨也

余雖以詩書春秋易周官左氏為正文推見孔氏之學而恚
無書可以互考晚始得劉向所校子華子韓次為二十余章
蓋程子與孔氏同時相從一傾蓋之間所敬唯夫子其書甚
古而文與今人相近然怪孟荀以來陳良子寺皆得稱數漢
唐博學之士掎摭前聞義理非一皆未嘗及此書而於所從
先生大儒亦無道之者夫以孔安國序尚書本末明具或者
猶謂非西漢之文况程子所論太古混茫醫藥五行類道家
方伎之流故望而棄之以為異端偽說者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六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七

孔叢家語

家語四十四篇雖孔安國撰次按後序實孔氏諸弟子舊所
集錄與論語孝經並時取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
則都集錄名曰孔子家語且言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
子本旨而屬文下辭往往浮說煩而不要者其材或有優劣
故使之然也學者學乎孔氏孔氏之不存與存而本末不能
明者置而不言可也其存而以安國所論次本末最明如家
語者乃不復究悉使條理歸於一道而浮沉寄泊使如道聽
塗說之云則何以學為雖以論語為正實而切事又庸能保
其固守而無畔哉

初仕為中都宰孟子謂嘗為委吏嘗為乘田其時去孔子未
遠此篇無有豈微之而不記耶孟子誤也謂相夾谷為相行
事疑未然春秋隳三都成人叛不克隳此言遂隳三都之城
非又言攝相事有喜色樂其以貴下人非是又言七日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其詞云云皆非
是此荀卿子所載或者荀氏之傳宜若此而孔氏家遂取以
實其書爾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
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
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

孔子與齊人辨爭取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讙龜因之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說轉以為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第子名實之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為實用則學者之心術疎矣又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子見用子路以為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為貴而孔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也又按始誅下文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之其為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更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為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潘揚其惡由後為夫子本旨則其前為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稱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命龍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猶之數世然則蕩誅尹諧文誅王繡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正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蓋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况近之故余以為荀氏之傳也

王言辭幾千言謂今之君子惟閱士與大夫之言而未聞王者之言按孔子與曾言孝幾二千言於王道莫詳焉今王言略取先王之制雜舉而不以類稱謂守必折衝千里之外征必還師衽席之上似戰國儒者之語孔子時未有是也豈其未見孝經而作耶夫聲為律身為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布肘知尋言之雅俗雖異其為鄙近而不稽於道一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烏有求於肘指之間而自以為不遠哉蓋後世有挾是而亂天下者矣

大婚解儒行解問理哀公問政本命解後論禮樂觀鄉射郊問刑政禮運辨樂問王曲禮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以上已見二戴記禮中按二戴其野而疑及文詞近戰國者皆不取惟月令外雖淺深不同大抵亦能出入諸經非他書比也

或疑家語禮記並出無辨按孔衍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謂劉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家語漢初已流布人間又經孔安國撰定戴聖集禮在安國之後禮記蓋本家語家語不本禮記使向果如衍之言則其考家語為不詳矣

按孔子去曾十餘年魯人以幣召之而歸果如家語所言孔子始至升自賓階哀公賜以儒服為問其詞意皆戲侮與仰視鴟鳶何異其可留乎且孔子昔以為大夫今雖不為大夫其服宜何服羔裘之詩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其詞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又曰羔

裘如音日出有耀然則大夫以道去者固猶服大夫之服而哀公方疑孔子之儒服是孔子以奇冠異服而見其君也豈近理乎且魯何必諱儒服齊人之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蓋儒者以服見駭於世而鮮之者方駕其師以為說嗚乎舉魯國而儒服者一人當時之新儒可見矣

刑政載仲弓問孔子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自不成語而孔子答以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按孔子未嘗以刑政為是其言一而已矣豈有精粗之别哉使其在論語為精而家語為粗則非所謂本旨也

哀公孔子問答甚多而皆無救於弱無損於昏無益於明無功於治言孔子諄諄不已而孟子乃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恐此語不驗也哀公又自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雖甚庸愚既與孔子相往又何綺紕繆隨至此極耶

按左氏國語載孔子之言家語使凡所載皆若是可為孔氏之成書與易論語相經緯而行矣史必有所本不知左氏何本宜若取諸孔氏然集家語往往在左氏後則固本之左氏不本家語余嘗疑集論語何人而義精詞嚴視詩書有加焉孔子而無是書其道或幾乎隱矣至左氏兼諸國氏見孔子之所以斷制物理者比論語尤精然學者多忽而不能盡左氏本以孔子用力於春秋故為之傳專在發明大旨今捨四達之衢而荒徑是即　如之何也

五儀所言庸人士君子賢聖人之别與哀公生於深宮達文按論語孔子未嘗輕言聖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孟子始輕言聖而荀卿為甚此亦荀卿之傳也輕聖而學者之患至於重言士不可救也

致思載三子言至有赤羽若用白羽若曰援旆千里搴旗執醜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等語按論語孔子與諸弟子言志其詞指皆不類又與程子傾蓋而語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而往來酬答之詞不傳夫不可者言妄載言可傳者失禄位弟子材劣而然耶

伯常騫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按論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按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語略同

觀東流之水發似德者八按語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而孟子亦言仲尼亟稱於水曰有本者如是夫水之為德古之取象非一然八似之義廣以盡雖以水言德而實以德言水也

好生載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

重一言之信按司馬遷亦見於世家而左氏乃無有但言卿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已以蠻夷入中國滅後自由天地變壞至此而極而孔子猶賢之乎楚恭王亡烏嘷之弓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按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故不失國其言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得何非所獲罪也夫能守其言弟子行而孔子曰汝次為人夫所知不遠而取足於師友之間雖欲進配古人以為成材何可得也學者讀此要當深語憤發多識畜德使無淺薄之患

按論語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而此篇稱哀公問孔子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别而子以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下文云云夫以其失道而善用人故至於不喪此孔子之言也以其善用人而遂無以無道為賢非孔子之質也

自家語論語及諸子叙孔子之多能博物甚衆其鄙而不當於義者不足辨也其稱吳獲骨其節專車按隳會稽之歲與孔子歸魯之年既不合又言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於今為大人刑之脩短各以徵類物則有然而秦漢一國而至不越於分境之外故孔子謂之知大道豈有失其汪量忘其國守而後德謂之大哉又謂善學柳下惠未有若魯之男子按載我聞子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并猶若可從孰謂室懷而不納必果孔子之所少安待為善學柳下惠也按孔子觀周與南宮敬叔俱至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是孔子最大節目後世作常語看過蓋是時周之天下崩削已盡一城之內獨周公與其先王舊制儼然具存其故宗臣皆已亡殁而老聃萇弘之徒猶在而孔以方盛之年考識其典法按聞其源流因以追夏殷祖唐虞衣被草萊雲砅雨化雖弟子不足以盡得其意而尊之者既廣守之者既衆遂改治革王冒無窮周雖遂亡而此道固有託矣猶文武面命而周召親傳之也不觀周何以致此孟子謂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聖人汙蓋欲自命以其至精者噫一己之心量未能合前聖之統紀自用之博約孰與遵已成之訓謨孟子徒以其自命者顧學於檀子而未知以孔子之觀周者自觀此亦百世之論闕而未講者也

金人皆銘按本文在后稷廟堂右階之前使果周人之詞不以言之可從者為義而以言之不出者為福不正其本而慎其末何其學與為異子異指耶至於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競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斯又老

氏之扶桑而生民瓜瓞之奏息矣宜其衰也

余嘗歎詩書千餘年卓然垂名者不過數十人不特古人以善自篤無求名之心而史法疏簡不具雖欲登記亦不可得至孔子所稱引則雖春秋之士亦班班焉類以不泯故子貢為衛將至今昌為其不然也夫博物而多能聖固不以是而孔子亦未嘗以自聖也然世俗輒喜傳之傳而謬妄久而不已則為學者之吝矣

東野畢馬佚事虛言無證按蘇厲論養由基善射而不息余固以為非蓋世未有不善息而得為善射者也若東野畢猶以窮馬致佚則安得稱善御乎余每患儒者不知以倫類之通關物之有而好以億度之私疑人所不能自智而愚物而不知已知愚自是始也

一言而有益於知莫如預想可以擴仁孔子於論語固言之矣預不可以攝智論語未之言也預者流通事物之門戶運動世俗之總會亦知之一篇非所以至道然中庸謂行與道皆嘗前道而預遂為成德則茫然廣遠而人[illegible]知所從反以病智而不能益也

子張問入官條荅甚詳而義雜不倫按論語子張所問不一端而告之諄悉異於餘人則子張固好問者也此篇如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凡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將愛之無寬於刑法天下積而本不寡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不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遺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不因其方則民引而不從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等語若身殉其域心積其意亦可以冀論語而行政可達身可隆也

宰我問五帝德司馬遷據以為本紀書首按論語於堯舜禹既皆有品目而史自堯舜書之記錄也詳孔子有述無作皆本上世之舊堯舜以前雖有數聖人其傳而不信者蓋不敢言矣然則宰我雖有問孔子宜不荅今所載者皆浮妄無實之詞而遷以為雅馴異於諸子者貞孔子語也故因之嗚呼遷之不能擇言如此而欲變古法為後世文字之祖安得不日趨於下乎如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是何也

子夏論人畜生育土地經緯山川牝牡及哀公孔子問達性性命蓋自昔百家無不然者余嘗謂唯孔子之徒能免而孰饗本命解猶盛稱之不疑然則使無孔氏人文何由看義理何由存其不遂為夷狄左衽幾何始天地非人也

屈節解孔子在衛聞田常將為亂而憚鮑晏故移兵伐魯孟子使子貢說田常緩師請無救魯伐齊遂至鈸無因伐齊敗之子貢又北見晉君使承吳弊吳晉會于黃池越以襲吳而

終滅之謂子貢一出亂齊存魯强晉弊吳霸越而孔子以為美言傷信按左氏吳自勝楚入越始事中國會盟哀公七年會于鄫徵百牢其秋魯入邾執其君茅夷鴻請救八年吳伐魯畏徵既及行成焉九年吳城邗溝以通江淮齊悼公為季姬請吳同伐魯季姬歸而嬖亂吳師吳怒告魯及邾郯十年同伐齊齊弑悼公以退吳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丕伐魯其夏公會吳伐齊殺國書是年越子率衆朝吳子胥諫不聽屬其子於齊鮑氏為王孫氏吳殺子胥十二年公又會吳于槖皋十三年而有黃池之會吳晉爭長是年越敗吳氏魯本以入邾而致吳兵吳以齊辭而同魯伐齊怨同而伐魯魯怨伐而挾吳以報齊與家語無一合者蓋為辨士妄託而儒者反載於其書固不足討然儒者不信史智又不足以知聖賢而謂子貢之言語特辨士說客之雄則於大義極有所害非其他承訛襲謬之比也

左氏載用田賦其說不詳但云斂從其薄而已按家語季康子欲以一井由出賦法云云然則畝本籍而為税井本税而為賦丘本賦而為田皆自四而增矣不言用井賦而言用田賦明田之為井井與田同籍也後世以畝為田又無井矣

余按家語季氏以一井田出賦法見增斂所由孔子不答而魯卒自用之昔舜禹始定貢賦傳至殷周孟子皆不過於什一其實儒者不能盡明也至漢人三十税一輕於三代自後雖有世輕重不同然皆可增可損有斂有散國無甚乏之用民無甚病之榆不幸自唐大寶至於今日(余於隨唐論之備矣)終身養兵加賦愈廣孔孟復起無所發藥蓋附贅懸疣之初為患尚微不急攻療及既擁腫遂與生俱則良醫不能措矣余注心疑想晝夜不暫捨積數十年方悟唐人一將倉猝不知以由養兵而以税養兵故流害相承至此之極夫以田養兵畝四十至百而養一(通約大軍廂禁在內)以税養兵畝四百至千而養一(通本大軍廂禁在內)以田養者可至百萬以税養者過十萬則困竭矣所以自國初至熙豐前已不可為況熙豐後至靖康前已往紹興至今如坐叢蝟中常與亂亡較早暮可為凜凜今若為民田者使州郡敷三十貫一而自耕以養廂禁兵(隨田契錢所在買之聚於附郭買責取之税元租無自耕如民間佃種即用原客取所更易)則春行之而秋可減州郡之税矣為淞江淮襄漢川蜀關外未耕之田或可種之山(雜民田而不能名耕者皆定)使總領取而自耕自種(田一兵畝以所百山一兵衆計種)以養屯駐大兵則令歲行之而來歲可減總領之賦矣若行之數年民不耕之田盡取而自耕可種之山盡取而自種則天下賦皆可減以兵養至百萬而不饑税減至三十取而歲其餘以待豐年及國之移用如此則天下始有蘇息之望矣然後聖賢在上育以道德經以仁義紀以禮樂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復見也惜乎余老且死徒能言之爾

按家語歷世存之終不能明其於孔氏之言為正偽余既頗採次而搜孔子周旋當世五六十年所從之衆問對之多宜不特論語一書而止則其别為記集以輔世教儒家語之類

幾是也箕子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論語問對之極也論語所同家語所異極不會乎論語所有家語所無極不歸乎孔安國以論語為正實家語其虛乎以論語為切事家語其汎乎夫地產百物工技藝巧則有美惡大小之異精麤工拙之辨聖人之言豈若是乎余固歎論語左氏之外疑皆非孔子之言其淪沒而不傳者殆不可為限量而安國所謂貫夫子本旨者滋孔氏之道所由以不明也嗚乎豈獨安國而已孟軻蓋自謂捨顏閔游夏諸伊尹伯夷捨宰我子貢有若之餘論以孔子為生民所未有而願學之者然其於論語左氏及家語之正偽亦未能有別也然則何以知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一道也三子有高下之殊者狂也迷於昔而牿於今非其中之實有也軻喜於自異而樂稱之豈孔子之所教安哉不敢安哉所學者皆意之而非真而孔子之道遠矣

孔叢子

載叢弘言孔子滅矣誕矣至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遂禮樂崩喪夫從正其統紀而已統紀二字論語無之始也於此司馬遷遂言并六藝之統紀孔氏子孔所謂統紀者或是用漢儒言語相承說之不知貢所謂統紀者安在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參乎吾道以一貫之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斯文興喪之異由於一貫迷悟之殊或者統紀之學幾在是耶然自孔子之高弟不足知之各因其質之所安而謂道止於如此況於後世不能言統紀者固非而能言者亦非必是也然則終安所明乎

載子思歲月全不可考按子思年十六適宋樂朔與之言尚書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詳此則中庸之作遠在孔子歿後而子思往往不逮事王父矣然伯魚之死五十去其父不遠以年推之孔子歿時子思壯長矣又孔叢子自載子思從夫子於郯遇程子而謂十六著中庸此何恩乎思與魯穆公同時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為服亦違叢子所記孟子言子思穆公甚詳可以無 矣然史記世家魯哀公二十七年薨悼公立三十七年薨元公立二十一年薨穆公立三十三年薨公立然則子思之年上距定哀下迄恭公

按家語世次子思年六十二卒又左氏仲尼見郯子學官名在昭公十七年之後年二十八九矣所稱遇程子傾蓋嘗是異時往返不然則未有子思從行也

嘗百餘歲矣則世家之紀年又可信乎大抵堯舜以來史文不繼歲月斷闕孔子以書詩次之存其大略推春秋二百餘年最為明備所以尤惓惓於此書蓋間學統紀之大者孔子

歿而春秋廢雖其子孫自記家事而於子思之歲月尚訛舛如此況其他乎

子思之夏子高子順子魚皆守家法學者祖之叔孫通太學於子魚子魚始仕始皇陳餘儒者與子魚善陳勝首事餘薦子魚餘輕韓信以取敗亡鮒死陳下儒學幾絕獨通遺種僅存卒賴以有立司馬遷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來乃為儒林傳自武帝始楚漢間辨事說客多妄言遷固一切信之反以陸賈為優於叔孫通愚固深歎漢隋唐末之禍他書盡亡無以質證而為遷固之信使學者不復識孔氏本末然則何止秦火為害也

闕里無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太守鮑永因之行饗禮逮禽彭豐等此永設說也流傳既久其家信之遂筆於書使後世學者謂闕里神怪若此豈不害大義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八

戰國策周至秦

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雖有司馬遷史記然皆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宜加據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蹟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劉向敘此書上止文武最後謂詐偽不能比道德大意雖不差而淺而未究蓋道德禮義學校自有天地聖人以來共之非文武之所獨為也及聖人不作積以廢壞極於亡秦而詐偽之敝遂不可復反向豈謂漢與亦能稍變秦俗乎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幾二三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者也又烏在手亦可書皆可觀哉夫習於猥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蠹矣可不畏甚乎

秦求九鼎顏率東西行說僅免王孫滿猶能言在德不在鼎故尚可存至率但稱武王一鼎九萬人輓之詞窮語索無歸宿病然則鼎安得不淪沒而周安得不亡謂辯士能以口舌存人之國者果非也

忠臣令誹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而秦習用之後世遵行為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敗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魏降謂愚矣其民而虞彝于田嬰嬰稱公孚斂陳氏後施氏歸之暴

皆此意然太康昆弟五子自怨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不可不審觀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謂是詩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以詩人之詞考之昔人學於詩書而不能固衆矣不然孔孟何以為先覺乎

蘇厲喻養由基可教射謂當以善息非也楚共王怒由基曰詰朝爾射死藝蓋遲一夫之技而不足為成敗此人君之言也養由基既知射矣安得氣力倦弓撥矢鉤而不中者乎後人多有此論是未能射而先求息也孟子亦喻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然則古人之道固不以息為射而教射者使之不怨勝己非教息也

戰國策秦

衛鞅相秦天下滅亡之始也自古帝王之外諸侯無大國雖更衰亂或相攻伐併吞然力不得盡肆而誅討之義已明矣桀紂皆以王者身欲為暴湯武尚滅除之況小國乎此諸侯所以能相恃而存也天下滅亡其漸有三周既東遷平王不君舉宗周而棄之秦人取奪無禁一朝而開地八百一也楚起荊山蹻詐任力濮陽諸侯噬食皆盡東被舒徐北綿蔡鄧自為大邦二也晉以殘滅肇基文公歸名侯伯實廣土地以自封殖王畿之壤不免攻圍遂至數圻雄視天下三也然猶雜假禮義勞出文告互興迭廢乍存乍沒未有全舉宇內之規也及鞅入相於秦盡壞帝王法程塹關中而強諸夏天下之勢始偏重於一隅山東諸侯亦各自棄其國守典章法度無一存者朝從暮横第與秦相軒輊而已故鞅雖見殺於秦不百年而天下為秦矣是故非三國廣大土宇無以成戰國相雄強之勢非商鞅破壞王制無以為暴秦一天下之資嗚呼豈天意耶抑聖人之不作其理自當然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鞅之不仁足以亡天下爾何足以得之古無力征天下之術以得而天下自至則有之矣故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楚雄處諸天之辭曰余必自取之雖有此志固無此術也衛鞅之後蘇秦張儀造為從衡為從者抗秦以自存而已為衡者雖連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謀詐鋒出至韓非李斯卒并山東而取天下於是論天下始有勢兼天下始有術秦之亡謀臣智士抵掌而議運宇宙如丸泥張良陳平之徒竟以空手輔佐其人而攫取天下無不如志自後相承說客處士捨是則不談然則王道之亡而人心轉易至此嗟夫甚哉學者貴於自反而已

楚懷王信張儀絕齊取商於地此六國見破於秦最大之證蓋楚不失計則秦無自而施禽獮之策左足奉而右臂見繫矣是時楚蓋已亡坐視秦并諸侯已乃卒滅與取商於相去八十餘年始衛鞅欺公子卯得魏河西及張儀絕齊於楚秦之所以兼諸侯其要在此二事

君彼欲其許我妻我欲其罵人賣僕妾售閭巷出婦嫁鄉曲識

思則將吳吟以上陳軫語也凡辨士必先設說為喻以發其所欲言皆此類然而往往不出於人情之所近事以詐諼橫溢攪存為亡若軫語庶幾人情之所近矣故其所出計畫猶可以救敗一時不至有傾覆之禍然則戰國至漢數百年士以既失之性情而揣方來之事變於國家其敗何疑哀哉

昔殺人自知將亡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人自獻於先王秦與六國未識孰存也而頓弱為請萬金間其君臣其後陳平之於項羽未用之蓋失道而骨肉自知其不可合得利使君臣欲合而不能四海雖廣何往而非危地哉

戰國策齊

古以桀紂為盜戰國籍曰則有夫差智伯當時說士亦有欲以此禁制秦者非愛之也乃求利之一塗耳然秦人極暴肆猜陵雖尤而出其上何論夫差智伯哉蓋智二世而後驗爾

秦王使子楚誦辭以少棄損無師傅不習於誦罷之雖秦與戎狄同俗其君亦未嘗不誦書至楚不習誦而始皇為之子李斯遂教以焚滅先聖典籍然則人主之學不學其利害之大關乎百世也

鄒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勸其君受諫聞昌古人君臣之相與言也以義理遂貪欲而治道立忌之言也以貪欲求義理而諫路開異矣豈治道義理固無往而不在耶然其與幾何

為蛇畫足之論世之庸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之畫足者也如謂為蛇則奚足之云故凡操此論者皆未嘗為為蛇者也

蘇秦留楚太子求下東國說士類別其利十餘條春秋謂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自惜賢卿大夫綱舉目張而論國家之計固多矣傳說一見其言數十若夫揣當以惡惡臭為比也

齊魏王建鄒孟嘗招致游士其言議風旨可見者自淳于髡夏侯章田瞀以下畧在而馮諼事最著顏斶學無孔老而能自持其說不屈其身趙威后所言於陵中子蓋其人高潔獨立塵垢富貴萬物不足以先之不惟嗜利行詐者以為無用亦自其所媿而惡也

說齊湣王無姓名數千言其要謂名君察相五兵不動而諸侯辭讓而重賂至大抵陳用兵之害雖辭亂言嘗是時能為此言者蓋少而湣王亦卒以窮兵亡國殺身非妄也

田單立功不旋踵而有九人之讒幾死自古功名之際無得免者可畏哉貂勃一說而殺九子罪以後安誅佞臣何其易古今事不同或當信然未可知也

戰國策趙題

智伯之難趙襄子問張孟談以為董安于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廩發矢於公宮之垣取兵於公室之銅蓋其備豫積實如此而晉語乃言尹鐸為保障為繭絲損其戶數故沈竈產鼃而民不叛余固疑所載之非實蓋當是時苟得所以受適之地上下相守以待變足矣烏有能寬民而後求

其不救者
豫讓言為先知報後知而故君弒新君大亂君臣之義此春秋
時餘論未衰故孔子以癸張為不當常宗魯也
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才敏技藝之所成也遠方之
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策之陋甚矣公子成不知何
人能為此數十語然卒再拜而胡服又可笑也自荀吳變卒破
狄其兆已見武靈王雖廣地闢國無救於殺身壞法亂紀卒與
六王相隨而滅然則有國之要信不在此也
魯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事蓋嘗是時士莫知恥而
仲連能恥之也孟子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然則仲連之所恥
必有以處此乎
戰國策趙魏韓
魏文侯講韓魏而諸侯朝身罷攝而國強此戰國初事也其後
不復有不惟戰國漢魏以後亦無矣周世宗近之
田子方言審於音者聾於官魏文侯善之豈有在治忽之遺思
乎而禹以為未然蓋古道遠矣自後無傳焉哀哉
惠施妄稱文王出棺以弛葬日當府夸其說文王之義以示天
下彼獨未知孟軻所謂文王也耶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
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
起兵而攻之何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之
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於齊
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
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
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
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魏禮與魏和而下楚
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
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
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
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按
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之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何則可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
信入則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適故曰仁者無適王
請勿疑梁惠王之所以告惠施悉起兵攻齊者即其所以告孟
子願一洒之者也而惠施之言如彼其劫如彼孟子之言如此
梁王迂之不聽也故具載之使學者擇焉
范臺之宴請魯君舉觴魯君擇焉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稍
賢君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若此而不能

與其國豈流傳之誤耶抑偪側於暴強之間雖為善而不足以自立耶

唐雎言人有德於我不可忘吾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然進而至於不矜不伐德之成名者也

戰國之士聚於四豪故其言論時有可稱馮諼以下客市義而唐雎能阻信陵之驕亦各以其資之所近歟

秦王言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盡客氣也故唐雎得以客氣勝之曰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步縞素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也然荊軻事言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兵或者他國使客不禁耶孟子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稱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當與秦王唐雎並看

史疾治列禦寇之言曰貴正楚王疑正不可以治國不可以禦盜春秋之末此論已行故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楚人亦疑之雖其高第固不盡信也

郭隗以古道說燕昭王發其敬士之機築宮尊師自其身始非不讓也四方聞風皆以類至非勝己也破齊之功樂毅專之己無與焉非無能也為人主致士法以示後世非賴寵也書稱一介臣非好彥聖者能若是乎三代以上帝者之佐奇舉瑰行猶一二見於逸書如隗殆庶盡非戰國策士所能為也

荊軻論者多異揚雄言軻者謂孟軻若荊軻君子盜諸二軻名偶同矣因是進孟以黜荊雄陋甚矣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特為戰國之君立此義蓋惡夫賊仁義者爾始皇為封豕長蛇荐食天下天下之人得同起而誅之軻功雖不成其志壯矣

墨子早已尊人以情擬之論技考實以能服之用此輔其君存其國孟子責以大義是矣然戰國之士固不可及也

中山君好士李疵請伐之以為務名不存本根者惰戰士懦此語本出於玩寖然如齊稷下四公子所禮士其間豈為無賢而致用之道雜乃受攻之本也淳于髡身為無用姦人之雄反自曰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然則人主以好士為名而不知士之賢否無關治之實何救於亡

戰國策國必列蘇張從橫且載代厲始末意其宗蘇氏學者所次輯也又韓趙魏皆載智伯求地為首而燕終之以高漸離刺始皇使劉向未校以前已如此則此書蚤經釐正矣非殘缺也

司馬遷史記有取於國語戰國策及他先秦書皆一切用舊文無竄定是則述之而已無作也不知劉向楊雄所謂善叙事理辯而無華質而不俚者安在其指楚漢事言之乎論世道皆以人心為本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焉至於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遣世為傾綽莵為出智考驚覆以成事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於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欲求復於人心之所止則固有道矣然其智者不能論世觀變則當患於不知其淳者不能順德秉行則撓而從之衆矣故有以戰國策為

寄書者學之大禁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九

史記五帝三代本紀

犧黃為文字之始聖治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策鴻荒斷至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聖賢之心豈夸誦而輕祖哉故余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始缺而不論非掩之也如遷所見五帝德帝繫姓雖曰起至黃帝若夫稽古而陳之君之堯舜臣止禹皋陶而羲農后牧之倫不預焉遷未達古人之深旨特於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則典謨大訓徒雅而已乎况黃帝堯舜之後既數千年長老所言不可信審矣不擇義而務廣亦可為學之患也孔子謂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為邦之要略漢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遷紀夏商言孔子正夏時又曰殷路車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則遷不能知故曰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當以孔子為正也

以遷所紀五帝三代考之堯舜以前固絶遠而夏商殘缺無可証雖孔子亦云獨周事國最長去漢未久遷極力收拾然亦不過詩書國語所記而已他蓋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則古史法止於此矣及孔子以諸侯之史時比歲自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為詳密左氏因而作傳羅絡諸國備極妙巧然尚未有變史法之益也至遷窺見本末勇不自制於時無大人先哲為道古

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變不復古人之舊然則豈特天下空盡而為秦而斯文至是亦蕩然殊制可歎也

史記秦本紀

由余論治類老子倫駮不雜於道然能行其意耳

太史公言秦穆公作誓君子聞之皆為垂涕不知此語何所據采蓋其次於書有以也百里奚蹇叔皆且百歲故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蓋深悔之也

城周之役晉執政不能記踐土之盟既而晉亡秦孝公出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年矣穆公舊事常鏡見之宜其興也人未有自求強而不獲者彼不幸而得商鞅百餘年秦亦去遺患萬世悲夫

史記始皇本紀

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横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

商周以頌次樂告神明始皇乃刻石自頌功德其詞下俚後之學古今者反並稱先秦文用其体雜以雅詁語欲復古文不可得也

始皇并天下十年五趣行

周德大德秦從所不勝以剛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義為水德按子產言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狎而玩之是周秦用德皆失也而老聃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蓋惟民奇論為天下患非特秦承其敝至後世猶然秦燒書六年坑諸生五年而亡

天下反秦二世死在旦夕方引韓非語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其號名亡國之君舉動如此固不足怪然參以李斯傳恐先後差誤

賈生論秦專指險塞設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嘗用險自諸侯仰關攻秦不勝漢人因之遂衍為百二之勢亦以一時習尚言之耳然西漢既亡之後歷代所都亦未聞有能以全制天下者至唐以後遂泯然無稱矣司馬侯謂九州之險不一姓賈生本用從横之學而並緣以仁義固未能知其統也

史記項羽本紀

古人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籍雖盜牽然文字以秦以人著事義信而詳實始於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書足記姓名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後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於椎狙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久也

空諸侯之國而得天下者秦也歐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滅六國無與敵其無敗也雖名諸侯復立其實黥首化為盜賊亡之如拾遺自是以後未有不以群盜亡者次則夷狄次則卒伍皆古所無有也然則後之有天下者謹備三者而已

范增立楚懷王以亡秦董公為義帝發喪以擊楚殆若徵祥歟

勝然非計利之實也儒者因是謂取天下自有名義當更細論詩曰祚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唯其喙矣孟子曰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卻不如此疎闊而儒者欲蕪而言之何也

宋義用戰國遺智策是非比勝負之際未為遽謬然不知項羽之剽悍豈區區策畫所能當不惟義見殺而義帝之事亦不成矣

太史公論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將五諸侯滅秦分列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近古所無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僂傭三人皆為諸侯所誅盡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

史記高惠文景本紀

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契稷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闕之而已班彪遂謂体貌多奇異語范陋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若捨其德而以異眾愚俗則民之受患者眾矣惜乎史筆之未精也

沛公年餘四十奮劈兵間不致失人理故懷王諸老將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義帝之業雖不成而漢得天下至此始然則范增使能為沛之肓肓故高祖畏之至於佐羽為賊則因敗亡之道也

數項羽十罪要是漢得策多不然則良平之籌不必畫矣滅楚後遂有失德去羽無幾爾

益贊于禹以惟德動天伊尹盟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至矣有是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忠敬文若循環漢救以忠為得天統是還於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牆而不即者也為治既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汙無隆歟哀哉

呂氏可謂亂矣而禍不及民天下稱平或者古人後世之治不同故猶與褒坦一間耶

三代以後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晉扶蘇孝惠孝文彼皆夭閼不遂而孝文獨推其仁心見於事業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後世賴之使有孟軻之臣則所關大矣惜哉

史記表

遷既以意別為史而設諸表存古史法又頗自損益之古法之不絕者尾鳌年義理所在雖不以改作為閒然其參異不合則學者不可以無考

遷稱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按春秋諸侯之史二百餘年之間年時月日皆素具非孔子特詳之又稱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按商書載周事有書年者有書月者有書日者有書明書朏者然不詳他所不書則冢遠曠絕若不復省亦古文之已然非孔子故闕之

也春秋有年時月日之可繼此可以義斷者孔子因之可也尚書有年時月日而不可繼此不可以斷者孔子亦因之何哉然則年月之有無非二者之大指也況帝繫世本去二書之義尤遠孔子將以垂道德之總於後是乎盡心而彼瑣者不用之遷欲以世表訖共和下接春秋失本意矣遷斷自共和著周紀既失不待東遷以國語黜宣王事推之不為無意然謂二南小雅盡周衰所作既與師傳不合且周人以文教自文王時七月鴟鴞常棣大抵周召所筆也然其盛也乃無詩必衰而後有詩且文武時君臣經營納微更撥煩亂而致甚大乃無以勸戒諷道之且待其衰而後有嗟歎刺譏何哉又大雅不言周衰獨小雅言之原此數意皆非實也

遷言孔子及左氏作春秋徒彷無的驗余於二書論之詳矣人言鐸椒虞卿呂不韋皆戰國時孔子春秋遷豈不知國語孔子前自有春秋非始作於此特以董仲舒而援公羊其語方瀾慢於世故不暇考詳也

遷雖言欲一觀諸要難其實既因春秋左氏變舊史法又以貳書無所置之故用紀年聚其要語前乎共和後乎楚漢接續章次畧成一體以存舊文然君之一事既表之紀復紀之世家列傳又申明之參互錯重十數見而猶未已甚矣遷之自勞而啓後世之煩且雜也

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漢人因前世之迹為此語漢後不復驗矣先儒所謂法後王猶後人言知與故其今事也後王可以言監而不可以言法俗變相類議卑易行此論尤不可作丘甲用田賦初稅畝及秦之變法亂政豈可謂後王已行者便為法乎明於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於古無以見後不監於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骫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舜禹之事且置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所以興商也武王言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以興周也諸侯萬國奉於有德堯舜湯武得天下之難者形也四海無主民急所歸漢高得天下之易者亦行也遷者有所諱挹寢美而不能明微其義以警當時訓後世徒謂非大聖不能當天命將使已得者據盛滿而驕閭巷之姦妄擬非意而奮其害大矣

遷於十二諸侯表言齊晉秦楚在成周微甚漢諸侯表又言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齊比三國並吞最少秦尽得宗周舊地晉始封亦不微後乃溢暴楚本無封國浸起蠻夷之雄耳武王初意不在封子弟余固論之大要有德則興無德則衰而亡初不以形勢強弱而周以宗室同姓多為諸侯雖卑不樂何可勝數雖無謬於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絕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民不可以一日無其上而亦不能一日以安其上後世為上之不能安也搖手動足皆歸之於刑夫民相依以生而不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後安非善治

也故安上治民齊之以禮孔子以是為善治繼周之後雖遠而猶可知者此意是也不獨以其文也若夫淫靡嫚侈化導迂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為有憾於其間而況於鄭声乎此禮樂之實意致治之精微不可以他救也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大初之禮興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於道而易於言乎

以六律言兵既不可曉又言咎犯孫武身寵君尊而羞薄世儒謂云德化其意凡近且是時儒者固不當為用兵之論豈謂孔子俎豆孟子仁政等語耶若指後世俗儒則又不足云也

史記歷天官河渠書

太初歷始復夏正蓋太史公之力然漢武帝躬饗敬拜太一則固用方士語耳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凡二十八星之常五星之變皆古羲和所司聖人所祇畏也至其他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妝晏子子產之所不道也

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禮其所尊也望秩于山川無不徧也至于西南北猶是禮也烏有所謂封禪者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封禪篇游士所為謂其諫止齊桓圖妄矣至始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黃帝而推於神仙變詐是以淫祀瀆天也遷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傳會之雖微見其意而所徇已多矣安能救乎

河渠書稱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邳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無所謂厮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者然則二渠之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為績者他書不當特出而僅見也遷豈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後世雖百引渠終不足以救水敗遷以為塞瓠子道河北行二渠能復以舊迹然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蓋雖知引渠通灌以治水之利而未知去隄徹防以致水之道故也

史記平準書

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故質文不通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侍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筭緡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節末後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史記世家

子胥鞭楚平王尸左氏不載事之有無雖不足道而義理所關最大後世至有謂父不受誅子復讎斬首鞭尸為得体者子產奉觴辭厭獻歛於敝國若知此舊君當如何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後之所以為暴也遷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客寢甚安殆非就國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

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楚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于乾時戰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劌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曹國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壇坫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為德而以為刺習俗之陋何獨後世可哀也巳

齊卿公欲尊王晉景公遷以數百年後事關逆數百年前此等語皆不暇審也

犂彌鉏知孔子相禮遂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時已有優姷侮賢之俗忌名非聖之事非莊傳聞此亦以孔子驟起故也

周公奔楚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為居東而異說以為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故為史其高者因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遷言金縢事既錯謬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有害義金縢所謂自以為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縢故與之是以天下之明器而為己之私物將與逐丑父紀信一等矣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拔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歛諸賢臣使召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際大抵率易如戲兒

周人崇尚報應遷所稱十二人唐虞之際有功德臣舜後為陳田常建國皆舊語也然武王封先代蓋褒有德臧文仲數皐陶不祀謂德義之後不應絕爾若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但以利責報也至孔子始改此論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以天下為不與則雖世位銷歇而道德自存義理常尊而利欲退聽矣此遷所未知也

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義甚深左氏載宣子自解之詞止曰不然蓋難之史記遷言弒者趙穿我無罪恐如此下筆亦了古人書未得

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亦弱六卿皆大此雖以戰意書春秋事得之矣按左氏載叔向與晏子語已著晉衰亂之跡自憂其不長但於此猶欲明魏舒之舉載仲尼

之論不刻露事本然不知史記正也

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請尊楚周召數隨侯意既疎閼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於江漢間久矣

蒻子微讖加歸隰之上虎肉臊而兵利人身猶攻之二事皆載國策所無其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此遷特已有遺落也

遷載荒蕪殊不足據越語固言其去矣而遷

雜說既言其相齊又去齊為陶朱公又子殺人於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又莊生怨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偪側亂世以狡儈賈豎為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特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蒙羞惜哉

穆公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日馳千里爲攻徐偃王此方士語也

血脈不亂夢之帝所射天九秦射中熊此醫師語也遷皆載之蕪妄甚矣

按左氏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姬以為討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韓厥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遷乃言屠岸賈欲趙氏乃治靈公之賊遂及程嬰杵臼何其悖戾也

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困於吳娃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魏文侯時風致不同孔子之學行於世者僅有此耳上追文武闕散之徒既不可繼下傳戰國至於後世遂無復有此事道之行士遇遇合無豈易哉

齊宣王為稷下之學而孟子至自齊君視之無異瞽之於日月聾之於雷霆也而道卒類以傳悲夫亦未可忽也

陳完之占前代此類甚多孔子以為不足以訓故獨贊易奧賾之凡左氏所載皆孔子無出也當其時亦有知象數筮占為非道者但其智不能盡古今之變故闕點然隨於卜師尔而遷乃謂孔子晚而喜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材孰能注意及以陳完之占為孔氏所盡心者是遷未嘗知有孔氏之易所識如此蓋難語上也

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此之載五帝三代周召等事猶不至於駁異譬如以相求人雖非其真然為行舜趨舜無跖步後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蕭何雖不見古人然漢非何不興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輕之為刀筆吏終遂與闊散爭列伊尹傅傳未嘗無賤微之謂此固何足論然又何閼散之易為乎虞高之德與力此非有尺寸而以何為磐桓故能建侯未知先善置衛整微者發於宿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疑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歎息而已曹參言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此語持之甚難然則散手應和正為來日計非所謂盤樂怠傲以求禍也小人所見不見故以不能有所改作為疑雖然以惠帝之仁不幸而呂氏已執其柄不然則參之所守當更別論

以籌策定天下於古無是國規廣畝則有之矣至從横人妄為揣摩而後世遂有取天下之術然皆無以逾張良方在其散亂中如洪流一板卒能合而為一異哉然良因事關實若不得已未嘗為成謀闢畫在乎信尔則上世聖人之勤勞皆廢斯尤異

矣遷序良事無不足考四皓之來極其辨智古今未嘗有而後世如者欲以空義斷其是非何可也

周勃傳亦言伊尹周公何以加與論蕭何同意遷之於聖賢從存其貌耳

河間王傳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甚得体恨大畧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

史記列傳

遷本意取高讓不受禮樂者為列傳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者所共知遷為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於其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於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為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孔子之言謂伯夷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於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弑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耻立於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冥非是於心乃讓國之常節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于首陽者言其甘於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為不食死對心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與夷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未為者天之所不能為遷雖稱重輕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彰則因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者故曰民

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績先民聖人之職
當然也豈以是爲軒輊於其間哉遷雖定一尊於孔氏乃其隨
若此者非所以爲尊至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爲精義然猶推
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爲正

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於治乃蠹術浮説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明之遷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序老子頗似是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具在雖不合於聖人要皆有指歸可見所謂虛浮因應變化無爲稱微妙難識者亦未然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説何難〻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説之術而盛行於戰國故孔子亦曰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其終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説在藐而不在畏也韓非剽剝儒墨以售其殘民蹙國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説未行而身已磔裂可悲也夫

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恭起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豹由此始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吮疽使士而不以險守西河然則行之於楚安得以刻暴少恩忘其軀蓋要在彊兵而破馳説之言從横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國家保民人終不可得而相隨以亡起以是相楚其所交貴戚大臣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白公如不自立焉君功謀亦不可勝道未知功謀何所能至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至子貢稍欲是其一二遷爲辯士所放引浮鄙淫誕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耶古文與俗説不並立然遷意所著不能盡去也

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加甄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爲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相及是亦連坐而非屬民者不相牧司也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〻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爲先雖有罪奇衺亦未暇相及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遂主爲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偪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讐避讐令民情有所出入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鬬相蔽隱

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屋粟之罰而閭民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藥烏喙疾之寒熱匕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小鄉為縣開井邑為阡陌之類則固可遵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沉驁果敢一施於上下而使其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猶不可變凡行於後世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大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以孟子荀卿屈之諸子雖於天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衍分數然為多耳人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以後無人可刺亦非虛甫

馮驩事與戰國策馮諼猶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如魏無忌不幸而立於頹俗與諸公子同有致士之名輕去宗國不重千乘而為節俠之雄惜哉不然以其猜識實得天下士於屠沽鄙賤之中雖商周之先民何以尚茲

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　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嚴書而迹何為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殺書因是而傳耳藺相如持璧睨柱進抵秦王當時是氣習之所激有志者皆能自奮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矣若無君子所易則庸人因難之故猶病廉頗亦相如之所優為也遷論未盡因著之

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代以騎劫燕之敗形已具田單出萬死急計僥幸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亡為存可以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於此學者當細考

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可以求志又本修飾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㥗㥗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范皮蕩察游雜襲談詭汙賤之間以僱困厚所謂不貴其身而訕其德者與董仲舒揚雄異矣

楚為霸擬數百餘年前後君臣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讒犢而自用空墮張儀之詐為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此其國之大變也若屈原之明於治亂至足以扶危定傾而疏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為是起蓋五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畧不同而大指可見矣遷乃以為困於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作夭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承而況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狹者若無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治之又習見賈誼賦遂次失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公論議至今不能明可重嘆也

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為貨而又以國為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刺心左右化居何止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為陶朱

公是不以國貨而以身為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於貨也遷以剥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參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因多此人遷所褒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荊軻衆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按李廝傳諸侯叛秦李廝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李斯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李斯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稅民深為明吏殺人衆為忠臣而二世紀乃云李斯為劫等諫止作阿房宮者四邊戍二世欲連千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李斯時去秦亡不遠年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李斯既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本事也斯越秦於械固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無遺自神其術則嘗别有効驗而國與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與周召列也何哉

言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囚無故異猶患無身耳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為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為漢名將按管仲請囚于路以為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於死故也季布不死免高祖報怨之過於義猶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為身計策府伺間盡將奮其姦雄以毒螫生民此法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囚而惜其死也韓信自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闔闢變化皆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號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是始至蒯通掉舌縱橫使已合者幾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我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於夷滅信雖不及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致無怪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立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託身於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近以不得不與終則徼幸於必不可為以黥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

蒯通論戰國權變為八十一首太史公說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而班固不言

按酈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生憎儒服而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厭之矣將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絶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揚雄稱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而叔孫通以刓方希世為儒者所貶然豈知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蕝自為之為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竄戎狄詩人追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孫曾之文詬祖宗之質乎

漢文帝令張釋之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生所為及記禮者大抵多漢初文字信乎其為高論矣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為惜乎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已空缺數百年高則有塞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於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臣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實能通知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古今哉

觀張釋之馮唐孟舒所論及周亞夫治兵此做成文帝時一種治体由秦漢以後未之有及也即更有賢於此數人者猶遣任攻之地未知當復如何周召力行孔孟知言終要有歸宿處世所講明亦其粗爾

扁鵲事浮稱溢引不可根據蓋為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岐伯之流無事實也以術能見五臟雖不為異然必有其人而後有其事不考於實而信其妄則遷過也

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帝律論之固非矣然終不立大功名未知其故安在遷謂其將兵數困辱有由殆亦未然也

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為相别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內外盡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部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荆及春秋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為多而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儀壞而為戰國文教衰而尊武事先王之道盡廢華戎無别混為一區於是九州之內但以地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接頓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别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矣

遷言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待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蓋數衛霍公孫弘之事微其詞也漢武用妄人殘民不已幾亡天下其不能興聖統固宜也然未知遷所謂擇人以興者人當如何堯舜三代之待夷狄九州之內無禮義之俗也故禮義修而夷狄服不必威兵力也若秦漢以後中國無復夷狄而外區異種盛衰小大不可預知則中國所以待之者又烏有定法可和則和可征則征其要在於備守邊隘固不虛內以事外使夷狄不能加而已如以漢武為建功未深而異人間出蓋將有功於此者則余不能知矣

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甚識病當世有味

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扁鵲事不可遽而倉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集之書法自未應傳

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事全似雜說不經質正學者安

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折獄禹皐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人者乎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遂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謂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趨於酷矣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法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也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為循吏傳始

昔孔氏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為春秋傳謬更甚分門專業者競於技業之末流益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為教者既已有訓詁箋注之漸矣是先王之道至於漢儒非獨秦火能晦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遽亡師友流源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壁獨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詞華之分散零落者遷用此作儒林傳上面分數自不能多也

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王道討之則差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是桓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輩止謂如子文治楚子產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導之遷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乏少先王所以力行全要消殲服習如此等人遷於中道不使平民受其無告而還謂之在彼不在此是以末勝本之論愈職王道無時可回也

惟民前論不經之書上世為甚聖人之智不足以及而絀之也遷因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為不可信然則遷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之寡失之衆學者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法也

淳于髡任己自賢於當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遷欲列於滑稽之首遂使與二優同稱斯太甚矣又謂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以道之用夫以其居言之則何所不流而又何所爭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焉往而不滯孔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遷之所云不亦異是乎

古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關其力專其利爭奪而不愧賄是而不止老聃以是為教者之過也故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彼以為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非正論尚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教老氏之所廢者同歸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於姦猾不軌之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為治無失之矣

史遷自序

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寵廣妄意非其實也然後世多以為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墮其說與於春秋及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以遷所聞畧疏其下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於六藝蓋樂而學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修春秋者史法未正義理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後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不用道之不行而以是達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反小之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紀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則詩書禮易豈其不如是而為王道之小此漢人專門之說而後世學者信之以為孔子自矜最後之書使其道不深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六經豈自為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往而是其中亦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既視他經為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之於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堯曰咨爾舜至於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雖其大指歸於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闢苛援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於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此禍哉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按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為王也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道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取於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為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義有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他赴告書去多一時之義春秋不能盡正而有因之者非以是為當然也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謂生者難知

此尤非春秋本易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遺今董生說春秋至數千百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屢載之言亦然學者以為是與孔孟同挽而從之斯大患矣古者世系訓典故志春秋詩禮樂各自為書也皆史官職之學以教人則各為設官蓋皆可以懲勸也孔子之於諸書擇義精矣可以為世教者則用之如世系之類於教粗矣不用也至左氏為春秋作傳盡其巧思包括諸國參錯萬端精粹研極不可復加矣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質具而神明不存矣書完而義鮮道德性命蓋以散微學者無所統紀其勢不得不從事於無用之空文然則人材何由而可成嗚呼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是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漢書帝紀

上世載籍之法至太史公記而絕班氏漢書以下學者不得不別自為法蓋後世因人之學專指漢以來為準的於唐虞三代始汎焉而已古人以德為言以義為事言與事至簡而猶不勝德義之多此詩書諸經所以雖約而能該貫二千年也若夫世次日月地名年號文字工拙本末纖悉皆古人所略而為後世所詳

如李翱之徒亦浩高世之材所求尚不過如此然則後人材日以淪爾其勢必然因是推之使古人逆而後世遷以上世載籍而已用後世之法則學者終不敢置於誕謾荒忽之地其所成就當以稍殊矣良使人撫遺編而浩歎也

世變以積習為難除以身被為可畏高祖所以能約法三章者處下流之勢身被見殺之難不如昔日之亂君徒知自上殺人之易故也其所以終不能輕刑者內外前後積習使之也然而後世要以此語為論刑之祖古人言恤刑慎罰多矣至謂凡民自得罪及昏墨賊殺為皐陶之刑則不足以止後世濫殺之禍蓋不如此語之簡直無愚智皆可曉也

高帝言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不如蕭何與張韓分功此言蕭何之粗者貴未知何也漢得天下專蕭何之力不獨漢乃與後世得天下者起樣子蓋古人之經綸至是已滅絕不復見矣高祖又自謂馬上得之使馬上果可得烏得前困項羽

後困匈奴馬遷言何依日月之末光看實處豈可用贊頌常語
但何之材智自有所止爾
班固習見近事高祖不偹文學而性明達固意當謂加以文學
則不止如此矣按與高祖同時者如楚懷王仁義成安君儒者
不免敗亡矣下文慮帝王事業非區區書生所能知固所謂文
學恐未足以語王者之事也
其處者為劉氏滅魏遷豐皆民也無族姓可論
與莽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孫穆子以為無其
德而有其祿者猶不足以不朽而況匹夫卑人乎豈向之陋而
固又甚矣
取天下於群雄爭奪之時易定社稷於毋后專制之日難此陳

平當呂后時所以銷縮不敢有所為也然平自審產祿昏庸不
為深患但以呂后不可廷爭故一切順聽及呂后死四十日間
諸呂已戮更數十日則孝文立漢事定矣後人徒見取之不難
便謂若戲劇不知其處置精審蓋能使外朝上下相合為一更
無趨和呂氏之意不然不足為燕居深念也
秦始皇始有制詔而漢因之蓋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
所謂言曰從王者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通
所謂詔者以秦為非耶以為是耶若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於
詔則鹽鐵論命徧矣
漢文除肉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為勉
強更有以上事有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子雖稍擬

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漢
武初即位竇嬰田蚡趙綰等議立明堂迎申公至請無奏事東
朝綰臧見殺諸所興為皆廢是時武帝纔年十六七綰臧不能
養之以德而為希古慕名之虛事施行急驟操切宮庭既以殺
身又使武帝血氣日剛無所防節終縱其欲漢儒之用固至是
也
武帝案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說在虛
浮事詩書所謂先古先民者皆恭儉敬畏內行不息去民之疾
成其利致其身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實當時言道者自
不實也

汲黯雖能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然又不過一類人而所得者
乃公孫弘之流耳若使僅有晏子子產輩便自不同蓋前世人
材不復見矣
班氏於武帝極稱其美而於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敝海內虛耗
問民疾苦古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養民而武帝之稽古禮文
者反以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避就如此然則稽古禮
文終以害民而後止也而可乎
孝宣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
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賜不易當時謂之樞機
周密品式備具蓋自成康以後人主能以天下為一家之治始
終無缺者方有此耳古人以天下為公非為一家也日野無賢

遺萬邦咸寧宣帝以天下為私侍中尚書終身不遷頼其幹力
足以任家事而已雖遺賢不恤雖有賢不用也此事既遠而風
聲氣習所熏炙此論亦不復有哀哉
王成詔稱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後世
論治道無所統一只以刑罰為極至遂以私意扳執古人此等
語言傳誦既熟極害義理
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事是時猶存此意
鳳凰神雀甘露醴泉當時一時氣候所召宣帝操救罰如左契
而乃以此為瑞應何哉然急吏而緩民持刑而不亂雖非古人
之道亦求治之心也
匈奴在九州之外與古夷狄不同自中國為一而夷狄亦一大
種為對自藏自秦晉鬬今服非孝宣之力能致之也惜哉孝武
君臣不明以此枉用民命幾亡其國
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平奏上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夏
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人主親經術未論所知正偽深淺而能
使儒生風動以其好惡予奪為是非如此等類於學者義理無
所增益更令不分曉而已
上古之治君臣同心擧錯曲直各得其所此以自意極增考究
非如景武但取古語之影嚮偽揚爲也務行寬大順民疾苦而吏
或不禁姦邪縱捨有罪是誠末世之弊然古人以所有待所無
不以所無責所有不能得其餘也皐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盤庚告遷都周公待殷頑多其歲月
別作意度此寛大之實證也若宣帝必欲使姦邪有罪皆無所
失而寛大自行於其中則是所無責人所有不可得矣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申韓之法術兼用之矣宣帝所以能稱治
而無大患者以其主於管民故也然當時人主不能自名其為
何術姑曰雜用霸王而已至班氏父子正色言之而百世之下
皆以王道術緣飾申韓之治雖卓然豪傑者尚未能知而況於
改之乎
孝元勸用儒生幾至廢而漢治亦終以不振蓋俗儒不足委任
正中其用人之病也然則孝元審不堪天下敗成康非上質而
以文武周召之故能致隆平為百王法使宣帝王道已明擇人
以遺其子何遽不為成康古人先後一揆而後世父子異意由
操術外也
孝元非宣帝時刑深而蕭望之以二年冬殞恭顯之手君臣比
不悟父之知子其驗遠矣恭顯本宣帝所委信吏臣謂之握攬
周密者望之堪之死宣帝為之也
擧陰陽詔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孝元非無
意於得天下者若見臣下多使品藻有分而鑒照自遠衆言並
進使異情無壅而思慮易中古人所以貴於明作哲聰作謀也
不然則東西高下惟物所使外感内眩無以自知而其害有甚
於獨聽孤立者矣如孝宣之牢闔固拒專守一智蓋懼此也
永光詔自咎不明無以知賢併考孝元諸詔往往引過在己不
失君道史以為號令溫雅信矣自三代誥誓既絶至漢制詔遂

為空文然猶有其意與言也又降而後世言與義皆失但襲積故實矣

王莽以孝平初秉政纔四月越裳獻白雉賜號安漢公而篡事已成蓋承諸父之舊內外無非王氏之人故速捷如此自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宰相失職而外戚躡踵當國所以致亡不足論也

漢書表

司馬遷班固論堯舜三代秦漢興亡謂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古今至大事也不得以金石枯朽為比且聖人躬行仁義固無以漸鐫取之心而事亦不然況漢起布衣賤微豈更有為之枯朽者而又安所摧折哉孟子曰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夫秦雖不以道雖曰與其國其實敺民也為之敺者必有能受之者故孟子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積敺不已而天下終無能受之者遂至迸潰裂人自為聚家自為受而漢竟得之自是以後無不敺天下而歸於一夫與秦同一轍者皆勢不得已自為之受而非有能受之者也

諸侯王表言諸呂時賴諸侯強而存王莽時以諸侯弱而亡此黏合論事形似而實非也如意鴆死肥幾不脫死友餓死友死不嗣皆高帝親子何足賴也古人親賢並建所以為民也夾輔一家自為父存之計此後人以私意疑之也秦雖廢其法漢雖慕其名存亡之實蓋不為此不考德而任私後世之論大抵皆是矣

孝武封公孫弘為列侯儒者歆豔然褒大一見而封三千戶亦不貴也郊祀志二千戶

元封初置部刺史後世相因謂監司不可少文景時州縣號平治未嘗有刺史也王加傳乃願其為患古人州牧侯伯尊尊貴貴以相統承而監司以賤繩貴以卑臨尊至怙威作氣勢妄廢置然後立風采勝任然則用敝法求吏稱職不可得矣甚者至設法以防監司又失之遠矣

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雖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為朝廷由後世視之疑若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得為獨以任取為事則又歉之所不為也

品第人材以示勸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職也名世之士無非以一二數過熟惡積是為下愚至於雜然中流則不復論矣故為戒無若毋宋徼周公謂無若殷王皆實指也班固校數銖稱失本意矣若其高下差繆蓋未足究

漢書志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皆聚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於易其說甚淺似後世義疏之為何取於知物也其傳伶倫取解谷之竹以定律本而物皆由律起斯又妄矣自司馬遷言王者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為萬世根本漢人之論蓋因之矣

書言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納
五言然則古人以度與律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
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
夫準平規矩世用所須槃然陳列雖在夷狄荒遠無不畢具生
民以來共之但其精粗疏密不同耳學者將求通乎物爽未明
其本而先勝其末有終身不得而至者又從而為說以狥之多
此類也
書稱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而其法不可見所可見者四時昬
旦之正而已至司馬遷造新曆始以律之龠起而劉歆又推春
秋與易參合為曆書接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
然則古曆法蓋不起於律易春秋亦不兼曆數此遷所謂律為

萬事根本根本者而歆自謂有得於左氏亦不過取之於曆耳
學者主乎百世之末而律曆皆難知之技不以古文聖人為正
而眩後世一家之私說以今逆古以後推前則窮年終老而學
之者皆無用之虛詞其去道德義理遠矣
春秋以來論禮樂數十家未有能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
余固言之矣觀班固取昔人已論雜合為意綴織成辭盛推賈
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而實其不得用雖無大戾然愈不可據矣
八珍美膳也必有烹調之方文錦奇服也要織裁制之資不然
則委而棄之不如布褐藜粱為口体之適也自有生民而君之
教治之道不一端惟羲農堯舜聖人相承能摩以德化而使之
興於仁義習以禮樂而使之遠於刑戮文武周公既沒聖人不

作異君殊國各以私智為治至孔子特刑政作力日趨於下既
不可返而其言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
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夫孔子之所以善於禮樂
而不善於政刑者豈徒言之而已哉必有為之之道也為之之
道豈汗漫遷久而難成哉必統理敏速而易效也春秋之人才
如管仲者雖不如以禮樂善俗猶未至以政刑劫民君子產則
以政刑劫民矣子產自以政刑為已至刑而鑄之而向以為不
足以靖民故直曰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夫不為刑辟而後禮樂
刑辟兼而為之者也而樂記乃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豈古人之本旨乎若賈誼以權勢法制為人主斤斧而
乃服上黃數用五董仲舒明公羊春秋深絕臣子不得容足而

乃設庠序興太學以至王吉劉向皆欲於末世政刑刻急之內
暫興制古禮樂之虛文以養人之毫髮而勝殺人之丘山求王
道之行不可得也夫捨虎塗趨几席惡辛螫者服甘飴誠使後
世君臣有能深知政刑之不足以善世明見道德教化之意篤
信安上易俗之實擇其忠厚至誠力行之士布在州縣廢其所
以為鞭箠刑戮監臨防制者而一以父兄師友之道經紀其民
然則禮樂之效不待歲月而襃矣卓茂曰今我以禮制汝汝必
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嗚呼後世雖無三代之材若茂者亦豈甚少乎然而茂
可以治一邑而不能推之於國則亦未知其方耳
六代之樂春秋時尚存諸侯大國固多有者況魯素具乎孔子

在齊始考正韶樂久而忘味則可謂孔子至齊始得識韶樂恍而忘味則不可遂以公子完事意之尤非也太師摯適齊至入于海司馬遷言仲尼歿後受業之徒沉沒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于海班固言紂作淫声樂官司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按論語此章其義可推其時當闕還既逼近而固太蹤遠矣辭章句者自應難準也

自周衰文字日以淪滅至秦而盡字書變於徒隷與冊成於吏軍漢興大而朝廷小而郡國無非秦舊蓋皆胥史漸磨之餘功士子所學流靡十九雖間有豪傑好古者猶未能追三代之髣髴也最異者房中歌郊社歌皆當時輕薄者所為極浮淺鄙俚而郊廟燕饗常用之匡衡以儒學用有所更定未知其孰愈也

後世反謂此乃西漢之文當與三代並行竊力模擬或剽剝不厭然則清廟維天之命以下請詩未知學者竟以為何如而不復誦說不已嗚呼斯文其終不可振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二

漢書志

班固為兵志而不詳著漢兵法但言材官南北軍七校樓船而已後世方考漢兵制紛紛此事恐當更審蓋周既壞諸侯之小者患無兵可益大者患無軍可增是以簡練教募廢置分合其說甚衆及戰國并吞雖已各為大國而彼此相拒故議兵亦益急至秦一天下繼以漢興其事曠然大變與古絶殊民無非兵兵無不可用左右取之惟意所欲此所以無兵制可言也其先王之法有可因於後世者而獨兵為不可因蓋地大小倫衆寡不同耳若大以天下之大無制服四海之實而惟兵不足用之疑禍甚於春秋戰國則漢之無制固未易可返今將強擬以為有制則其論益難工矣

周官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呂刑墨罰千劓罰千剕罰五百宮罰三百大辟二百是呂刑輕罪多而重罪少輕於周官之刑而班固乃以為多五百章論其多少而不論其輕重遂謂重於周官不知穆王所以哀敬作刑者蓋將輕之豈曰重之也又刑亂邦雖有重典之文而亦不著為常法蓋將因事而制而固以穆王平世致輕之法為亂邦用重之書誤後學矣然則其多何也世衰則文繁故輕重增損王以訓贖救之故重罪減雖然周官與呂刑未知其果孰先後隨書為說而不知本烏能識古人之治哉

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不知此語何所承呂刑謂蚩尤作亂苗

民弗用靈爰始淫爲劓刵椓黥然則肉刑或非聖人所制也古人以制刑爲政亂蓋不求於德而求於刑也後世則不然非定令無以息民蓋必輕刑而後可反之於德班固所謂詆欺文致悉蠲除其意是也

班固言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後仁其說甚美然詩稱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今難易之情亦何嘗不同惟官養民與令民自養爲異耳觀七月所陳田野勤勞公私共之物未嘗以有餘爲泰若但將王政說令好看而不説其實則是以空言譽古人於治道無可進之理

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鼂錯入粟除租後逮三十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輕之此爲當時諸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於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益反損如錯等議論雖甚拙陋簡率而因時轉易至於不貧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於漢上下苦心勞力奉行刻剝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是真可悲耳

蕭望之言加海租及官自漁魚不出復予民魚迺出魚畏爲食租輕重及分官民於感應何所預責爲又言悉罷鑄錢無役爲幣儒者見識多如此孟子但言數罟不入不可勝食而已自非如桑洪羊一志以民爲壑其他隨時建策蓋猶未失布利上下之意隨儒不曉一切築垣而封之反以不言利自錮而言利者遂因緣以病民矣班固以孝武國用饒給民不益賦爲次按司馬遷作平準書意專譏均輸而固所言乃若此何也管氏視都邑大小歛錢米並蓄李悝耿壽昌代農人歛散皆所以通有無備凶荒也然吏不良令不行則雖有美政善意尚爲民害若盡籠百貨自爲賈賣視民如壟斷此但令行而已吏安得爲良乎

張敞論方士莫陽鼎及他議一時能如其比者甚少而不得預流蕭望之以爲材輕然則漢自武帝儒生專用宣元以後尤重士之臧否高下在其口矣

詩書古文人主皆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鄒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而秦漢以來號爲有識者辯論不已劉向父子乃言帝出乎震也包羲爲木德而漢得火是何等見識妄傳經義希世媚上昔之巫覡猶羞之班固方依違而不敢明盡拒譚鄭興之餘烈悲夫若臣之道降一至是乎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受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景之象形響之應声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按經星之傳遠自堯舜而位置州分侯國始詳於周衰然則唐虞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春秋記星異左氏頗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至秦漢一變諸侯擅輕專地久星官祖故畜述舊事今班氏所志有其變而無其應

者衆矣況後世乎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亦古聖賢之所不道而學為君子者之所當闕也顧乃學之以為博言之以為奇以跡而意察則學者之所慎也

按劉向為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世亂不能救其禍尚小道壞不能復其害尤大也今略舉洪範本義以證五行志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天之所以錫禹也今尋虞夏書不載被錫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於先而箕子乃獨明其所傳於後以是為唐虞三代之秘文此後世學者之塵論也大禹謨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政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詳上文則舜因盡以當時之治命禹禹極心力以成天下之治其功以水為主而其効非獨水也水火金木土穀則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則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則福極之分也總而命之六府三事為九功則與洪範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之言畧箕子之言詳然則天之所錫非有甚異而不可知者蓋事易惑而道難明以情為悖者多而以理為順者少耳箕子勸武王修禹舊法疏別條叙緊然如指掌學者失其指方以為奇詭秘傳流轉迷妄淪於下俚而非聖賢之所嘗言使私智臆測鑿鑿於後既相與串習而別於其間自為中庸此大道之所為隱而非有隱之者也使河出圖而為易果在伏羲之世則雒出書而為洪範乃在禹之時前後懸邈何昔經而今始得乎

易不知有書書不知有易入卦取物之大者以義象九疇兼政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八物安在其相表裏也且此特劉歆之言爾後世學者尊奉於古文因而推於天人之際以偽言偽是烏能致其極也五行無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味者養人之本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聖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又併言穀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則禹稷以前民蓋未盡粒食矣周人起家於農功最著武王非不知然箕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順天行而萬物並育不欲其私人力而一家獨利耳今漢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得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雖有德而智與力不具則亦無以致五行之功堯之洚水是也若夫僅救一身之闕以冀五行之順已而不能順五行之理以脩養民之常政興利而害輒隨除弊而利復壅則漢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淪墜矣

按古人於德未有枝葉故曰稽堯舜止於聰明文思恭讓明哲而皋陶以言為謨禹湯之後衍德漸廣又後則不勝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自堯舜以來所由成聖者也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於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要無大於此矣漢儒不

識箕子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牽引周衰春秋以事往證分剔附着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至今千餘年終未有明者殆可為痛哭耳皇建其有極者本無底止而為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極者人之所惡也嚮者福之威者極之古人之治止於是矣人君有極則能斂福以賜民民亦能錫君以保極人君不極則與民同受六極之罰此洪範之正義也學者必學於古聖賢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見其詞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政厥事而其訓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是古人因異以相警懼先格王而以是正之推之於咸乂原命之書猶是理也若夫洪範初不為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為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户分之以是為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說夫豈不然而謂以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歟

六經大指文字源流後世所據依者皆出劉向父子雖未必是然其時去先秦正二百餘歲古人遺説往往尚有流傳可以考見由今。 之愈於鑿空不問戶庭而妄謂入閫室者也雖然其言當時學者所習經義次第則或不逮若諸書先後先聖人所以經紀事變者固非向歆所能知今畧具之

按虞夏史官擣古而有堯舜禹臯陶則典　者經籍之祖也世愈遠言愈近書獨古道猶切雖幽阻卑賤皆可對語後世學者未知此也周衰道失異端妄自為說而書最先廢雖孔子之力不能盡存漢人乃謂皆秦之罪且秦燒書才六年而漢已興易詩春秋尚具在就殘無幾何獨於書以焚故簡脫至甚耶然則伏生所教于民間者僅有此數以孔氏壁藏校之亦復不完蓋書之散亡久矣非秦能燒之也自後世文學並興獨於書多所不究春秋戰國之游士無祿利輕篤撲李使之殲缺幾絕固宜爾

詩有諸國事而歲月不詳是詩為害之次而春秋又次之孔氏之統紀畢矣

先王以禮樂施于上下自朝廷至鄉黨日用之物也王政不作則禮樂因以不舉浸衰浸息而遂亡孔子以身習禮且正樂考論雖多然文字不可得而具而亦非文字所能具故詩書春秋可傳而禮樂不可傳者治之興廢在人故也然而因孔子之論使後世知禮樂為治在政刑之上有王者起必從之矣

宓犧畫卦造字雖古有其說然考許子書聖人之道非待畫卦而後明者也經國之用堯舜禹湯之所以勤勞其心力者非因卦之次序而後立也近自文王易道始著孔子盡心焉凡三易怪異之說象數淺末之義黜而正之而後始得為成書而劉歆乃謂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又謂古者三年通一藝其浮妄不經如此學者欲援是以至道難以哉

春秋甫脫藁遽為陋儒達執不置孔子即死又駕說以巫之雖孟子不能辯也故漢興最先行而董仲舒自任以推明孔氏尊

奉一經蓋抹諸書故學者習用最深而其道家蔽最甚若無左氏則終況沒矣

司馬遷父子論六家班固以為謬乎聖人固與劉歆乃謂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孔子告子貢非多學以識之予一以貫之既無以貫之未知觀此九家之言何以通萬方之畧其長孰美其短昌尤則道愈駁而人材愈壞尚何股肱之有哀哉

李左車謂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因其語思尭授舜戒以勿詢之謀勿庸益禹儆懼稱疑謀勿成聖賢用衆志之所共而不用一夫之所獨者思其為物害也成安君自名儒者不喜詐謀奇計遂以此敗信斯言不謬則襲故安常與所通變適足死亡是道德仁義直無施于亂世矣然治理之成謀無所設天下安定計亦不行觀勝廣初造時憲甚淺張耳陳餘進說則稍異項梁范增漸工繼此策畫紛紛而後張良陳平始得極其智巧矣蓋息狂心於未作制狩變于横生我雖無謀而使人之謀不得肆者聖賢之所就〻也

漢書傳

自魏文侯好儒燕昭王禮士至寶嬰惟載趙綰王臧蕭望之周堪劉向同心輔政是孔子後四節次然綰臧望之堪竟功業不建又身與道俱仆者不惟非魏文燕昭之君其人才固不逮子夏田子方郭隗樂毅也論綰臧已見前篇按許史自孝宣時心替親信魏相常因以白事魏相漢賢相也弘恭石顯職典樞機孝宣常與謀議孝宣雖君道偏駁不能用儒至於以天下為家計綢繆牖户固非玩偈逸樂而偏溺佞邪者而許史恭顯亦未至於專擅擅權是非顛倒如其他姦臣之比也然則望之堪更生協贊初政所宜調和先帝大臣無廢故實有當改作同議施行内外雍雍不見間隙是為儒者作新之效矣且以望之堪師傅忠正向博敏俊材孝元雅厚時賢意向方篤乃欲行蹈〻孤潔之意治理政效未有以大過于昔人而明示異同期不兩立則是許史恭顯姦邪忌娟之所未至者四人反激而成之也及其分流背馳散壞狼藉雖屡出危言深陳古事要以動寤人主祇益其禍而何所云救乎古人輔世之道遠矣不可盡考學者所遵式莫如孔孟孔子獨於陽虎謹避固拒之若三桓既與魯君共國政之廢舉必意合而後行不合者敦其去就之義非能殘破三桓而後可以張大公室也如恭顯雖排除録人然先君所置猶未應以陽虎待之況許史親戚素貴于其國家亦有肺腑之義何至使不可容忍乎惜乎望之與向見道不明于此未有處也

班固録劉氏向歆無殊向孤忠志在抑絶王氏以存劉氏而歆乃與王莽共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人之患在為徇人之學向幸無此然亦其父子講學所不到而歆遂狼狽不可救悲哉

三代各有正朔鄒衍録此著終始五德而秦用十月漢因之按尭命羲和若天授人必因四仲舜正月受終四嶽巡狩亦用仲月是尭舜以來固未嘗迭改而孔子獨言行夏之時豈以三代

之近者折衷之數自五德之說行更相為盛衰迄今不已若正朔無孔子之論則後世流轉謬妄無有定極不止于秦漢用十月也

班固言書放四罪書歌青蠅自小雅大錄疏陷親雖皆讒邪之罪然震驚朕師乃舜所畏也中材庸主皆甘心焉故鴟鴞所以貽成王而離騷怨流及上今固之論嚴于臣而畧于君若是則人主不復知懼矣

屈原離騷意余于前章見之後世愛騷本司馬遷遷本賈誼揚雄亦因誼誼更事少慮變不深如古聖賢身履憂患所以垂于文字者未能知也直以已能行人不能已賢揣人之不肖耳果止是則事何其易論也君子于已所不足則有之矣而過不在我謂過在于不去尤非也柳下惠三黜未嘗一言人猶譏其不去獨孔子知之屈原方叫呼焉甦于天懟于人宜乎誼以為當去此豈足以知原哉遷又謂讀服鳥賦爽然自失此又不然風騷之迫隘莊列之曠達皆未有能行順正者雖功名之心久而無所遇因欲推墮渺莽不可知之間以此自廣亦焉能見道也每見古今文人材士于屈原賈誼司馬遷便留住志意開展不前如離騷弔屈原服鳥賦是大歇止處及謂孔顏自有樂地更不論此又全是正墻面而立此後世聞學所以難也

樂與今同古無此語計數得于外佚游忘于內所傳管仲如此其實非也申韓蓋然

誼所論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輕重適宜與疏闊者獨三表五餌未經試用且匈奴事難測故班固以為術疏雖然固則不敢耳使誼用之未必疏也劉惔以為桓溫善博者不勝則不為博猶可必勝而況此乎孔子言樂則韶舞而武未盡善使誼果能以此勝匈奴蓋非盛德事人材與治道自勝負以下更有多少重數如秦築長城逐北冒頓畏之遠徙豈為不能勝也

棄故謀就新畫以計數取天下莫如張良復以計數守之莫如賈誼禮義教化實無所用但為觀美之具耳此皆古人所無有伊傅周召盡費心力者也

誼所言殷周古事極與詩書不類豈習其教者分流異門相承為說或誼聰明自以意言之然後世學者以誼常論遂謂古人事誠然其間淺駁甚多當細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二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三

漢書傳

漢人對策稱鼂董公孫孝文之間義雖未至其意甚美非武帝比也錯對乃絕無義弘尤詹矣當時太常第弘居下是也而謂賈誼已死惟錯為高第則是除誼無在錯上者材難自古然歟固於弘錯策目不足俻載

河間獻王得周官尚書儀禮禮記孟子老子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詩左氏博士先王孔子之道賴以復傳于今其功大矣賈誼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當時隨儒莫識其意也已得之書不能講明使再有散失訛缺甚多尤可痛惜班固言王answer詔策三十餘事推道術而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亦過誼仲舒之流遠矣遷固皆不載其緒言以開後學徒區區於服鳥大人賦聖主得賢臣頌等何所損益哉

寡人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此非魯哀公語也哀公寄食三桓不能及死何喜樂尺云儒生實人以巳推之殆猶然爾而固援此褒美河間孟子謂東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固以獻王所謂賢于漢諸侯王而已可謂淺知之矣

董仲舒首推明孔氏觀劉向一家之論其為儒者重輕可知矣後世學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畧為分别精粗離合之際歸于統一毋由絕漢而自謂宗海也

詔策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此雖常語然大道必有要至論必有極詳觀堯舜禹湯文武由其身始以善天下豈非要道皋陶益伊尹傅說周召諫議勸警語近事切常在目前豈非極論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當武帝世有二語申公曰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一也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要唐虞之治乎二也申公可以恥躬不逮矣而不能中武帝之病帝所好者文也申公之言必使有文者不得過而或庶幾於行矣不然則未也汲黯雖中武帝之病然不能治武帝之文有以治之而不能受罪在病者可也無以治之而使中之所謂戇矣仲舒顧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責令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弛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還至之立效然則堯舜禹湯之所為皖湯長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蠢而滌之豈能治乎

武帝論治以詔今為斷彼亦以其盛者推言之爾論治如此可也若求治而以樂為先則失之矣鍾鼓莞絃之存何救耳德之敗乎五百年之間其臣雖有欲則其法其君固未有能象其德者是以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而仲舒亦以樂為先則局於疏文固于虛論而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此尤躬行者之諱也三代受命見于詩書甚詳白魚流火怪妄之說古人未之言也災異之起其變雖殊人君必引而歸之于身益自敗爲以銷去之蓋惟治世而後能非待其衰微而後有也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洪範所謂陰陽下民五福六極皆君所為也如孝

我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去壽而天去仁而鄙仲舒雖能況
然諷道于其外固不能感然救止其內也
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意雖狹然宣帝入其語擇吏
輕刑劭成安民之治仲舒勸武帝以更化張而大之武帝之所
欲也然其酷又甚于秦也
舜未嘗逸勞者王道也周未嘗奢儉者王制也殷未嘗嚴寬者
王政也耕籍勸學使者四出苟非實有為民之意實任為民之
臣民猶受其害也安得陰陽和而百姓安乎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誠諭以此自責則可
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盡人主當化小人以有
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仲舒比鼂錯公孫弘雖無刻薄從諛之失然不見武帝受病處
不能統一聖人之道以切其身武帝非不能受盡言者亦非有
人臣至論而不足以識之者惜其回顧無所聽受而卒以自用
耳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踈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
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者不能勝行
者不能至而反以為諱于天下矣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
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若
夫窮慮殫思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
于文者也上林大人賦是也司馬遷之言殆不可解豈相如以
文自溺其自許儻或在是乎
先王用人以興天下之治武宣用人以赴一己之欲班固以版
築為比未知說命當如何讀也是時人材品目須不逸君者方
可稱其間不過一二數耳安得如此之多惟能治民者為庶幾
也
張湯推賢揚善自見寬外他名自未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
有明證矣蓋湯造請結納以數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小人田
甲魚翁叔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譽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
固宜有後世因其說遂使湯有薦其名斯大謬矣邪正賢不肖
要歸一途未有小人酷吏而為君子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
人者也治治字當闕若此類甚衆曷足數哉
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于色蓋其棄天下久矣杜欽乃敎依王
氏以獨主遠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也班固謂庶幾關雎
見微更須細論高惠文景將事歸宰相孝文雖欲自行其善孝
景雖或任喜怒然皆不奪宰相權至孝武自用一種私人與宰
相相抗衡而群臣不聞新進踈遠更進用事專國既久遂以成
俗末年由甚至宣帝親丙魏為名相亦因左右近習其後待中
待詔之流毀譽成敗在其口大臣束手退聽比其垂亡遂有王
加之事而班固以為一贊障江河故孔光舉國而授王莽追觀
陳平經營呂氏卒以存漢其衰乃如此習之移人可不畏哉
終軍詰徐偃雖少年刻薄然異乎漢經生言春秋者董仲舒不
能及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宣帝本以俳優戲劇視之固無足論然可惜一好題目只作臣主相得說了舜皋陶賡歌君臣相遇明良之歌或敷暢此義未知宣帝能動心否不然亦足以警後世也世論畏於日下蓋謂此類

孝武一生駕馭人才暮年文武皆盡而田千秋立談至丞相且以霍光為周公蓋自古無此法所謂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也後世因之遂謂任重者須是不識字人此尤為異論何另狗天下之甚耶

趙充國方遂春秋特將帥風槩出塞遠征雖秦漢如有此事然至是見聞已熟而罷兵屯田方為創智故會議者初未能從也蓋戰國以來率土地食人肉善戰服上刑孟子所言後世猶未深悟爾

孝元召用王吉貢禹出于至誠後世人主能如此者極少二人在宣帝特擢不得逞帝所任又不足以厭服人心故孝元首用之不可謂無意於天下以此益知蕭望之劉向疏率使治功不舉亦成闇君可為恨惜也石顯傳言望之死顯事貢禹禮敬甚備然則禹雖年過八十亦未免迎承上下非止於直情經行者也然禹言文景武宣閒事皆有根抵與王吉不同

貢禹匡衡郊廟議其禮可言而將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先有進而無退故先王之禮嚴于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于一時之意及後世文物議論既盛方據礼以抑俗損其已隆而欲反之于古無怪其難也至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特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為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

魏丙所以俱稱名相者蓋革去霍氏父子武吏專固事君臣俱自力以擇吏安民為本而吉又持寬厚人情所向故也相因許伯白去副封及言當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許諸皆其所深結者此固庸人然霍光初不與朝廷一体僅得其身不反尔遂致族滅是三人既非倚權刺與漢為異將相間無獨立之理自宜和親學者可無疑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豈可如魏相龔辭耶然猶足以致漢之治若能細解則治當不止此也

夏侯勝言武帝無德澤不宜立廟樂而劉歆以武帝有功德宜為宗勝經生固不可以望歆然每用文墨佐佑特論者亦奚取於通博也勝又能言先言布天下此殊不類漢人語漢君臣相與語外人不得聞漏言之禁甚者至死今在史家者蓋皆波瀾流聞崇飾而成豈足信哉

翼奉雖挾術而求進之心薄言當徒都以正體雖不合事宜然無俯仰希世之病也賢于京房李尋矣

李尋言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皆疾害增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趣邪陰滋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以理知之耶以術意之耶究觀古今無不一揆識有味其語然怪尋為王根論此何也班固言根輔政數虛已問尋五侯亡國之臣猶知

虛己後世興王之佐有不能矣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有聲績者韓延壽張敞尹翁歸之流而趙廣漢尤獨為民所稱思然強家巨姓盜賊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之教康叔成王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一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論政者宜當詳也

孝宣于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自撓以求合者特以其于霍氏立同異古爾士君子之經世非曰委蛇曲從為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屈伸自當並運義命望之當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輔贊裁成同歸于道及其潰敗又不知推委興廢以禮而止促壞防決無所指歸卒就死地而陷孝元為不辨菽麥之主班固乃哀其為便嬖宦豎所圖不知自古小人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幽詩教周公固殆未之學也故何武雖然立節而先乃狼狽至此以是知平時有所憑藉而成其名位者蓋未可信也

漢世每事必議王通因此續書有議遂謂議能害天下之心然執論不回獨有夏侯勝廟樂事爾如議王嘉尤可痛心蓋庸衆人之情未有不視上所好惡即譁然為向背古今皆然安得盡心而合公論乎為治顧道得失何如耳故孔子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不以必議為是也揚雄自序默而好深沉之思庸人之思病乎浮淺故雖有此論然古人論理至思而止理之所不至者非思也更不計淺深今於思上更有沉深工用即是思之所不止者而後為理如太玄乃理之過學者所不當法也

又言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雄清靜恬淡不相及于欲利則世俗淫夸垢汙之賤豈復有之固不待修飾矣然士之屬志操明好惡言必信行必果皦然以自號于世而為戶庭者此其所謂廉隅而可以取名者也雖然止于是而已矣故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雄自以為不止於是故其言如此然學者或不解因雄之言而以為小廉小行皆不足修淫夸垢汙無害于道也則其誤大矣

文詞之變始于屈原衍于相如文士之所慕効也至揚雄闡而廣之將一變至道故為反離騷然原之本指雄或未達也余既數言之矣自立於淺而不足以知人之深固學者之大患自處于深而不知人之未易以淺量也則其患蓋有甚矣

王莽以文章制作成篡雄居其間既不為用復不見忌優游散職終免其身著書立言名垂于後然世之論雄者多異說孔子不作而賢不肖莫知所定此豈所為雄重輕哉如其浮雲富貴敝屣廢興以莽賢為虛舟視尤歆如土梗伯夷之不降志柳下惠之不去蘧伯玉之愚顏淵之樂兼有之矣

政平訟理四字是孝宣一生受用為治處三代以還人主有意于此不過十數而効成功立者一人而已民生其間豈不艱哉然是時已罷鹽鐵榷酤利門不閉故擇吏安民政平訟理即受其賜雖不足以興禮樂行道化至于富而教之則庶幾矣後世所以終不能望孝宣者以求利既密人無為生之地雖輕刑息

爭而翅假苟活僅救潰墜願爲天子之齊民不可得也

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貨殖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合登載而仍用遷條例因其舊人無所更易是不知遷之所以為傳者卽固之所謂謬也國奉管子言四民不得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仲治齊法也以左氏考之疆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之固所謂列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亦未然也遷之所以取于游俠者止謂其布衣匹夫趨人之急以此立名援藏陳遵已為列侯二千石則安取于俠乎原涉二千石子閭里少年宗之因而睚眦殺人何足列也

嚴尤務欲說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擾猶蚊蝱之螫毆之而已 班固言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此謂三代以前制御蠻夷之常文也堯舜雖屬士官亦皆常文至於三苗鬼方獫狁淮夷何嘗不以為大患又況匈奴之強乎舜禹治天下皆復獨以苗為終身憂高宗代鬼方著于爻象自文王畏獫狁及淮夷據南方一能征伐便作歌頌使更有如匈奴者侵寇宜何以待之安得持虛文空義自取困辱固徒知秦漢之難而未知堯舜三代之不易也

孝文遺尉佗書孝武罷輪臺詔萬里外作家人父子對面言語此心既發隨輒受驗雖古人責治不至如此之急然與夫隱蔽夸飾中外不相應者去治亂安危之機遠矣乃知盤庚所謂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雖先王臨下之道當如此然亦未嘗不以為難也

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章皆一體以此被于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衰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觀成帝采賢良方正之語以報後宮豈所謂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者邪然適逢許班寵將衰遂以經義移其愛心至曰王街黃金釭藍田明珠翠羽為飾則不復計矣宜許后謂帝還竟寧前也成帝既無保家之心而谷永杜欽佐佑權臣徒使詩書格言流轉閨閫為宮妾宦女嗟怨訴病之本悲夫

周衰之後秦人雖滅聖法長苛刻然猶是情世之流失者譬如染習級去蓋自秦來也至王莽變天下以詐偽所謂加蘇合于糞丸好惡向背失本質矣如符命圖讖之類人心皆轉易而不自覺雖東漢有節義之俗然內而朝廷外而邑里千載相師莽習故在不復能自還可哀也至於文章亦是張竦餘筆球珥在耳首飾猶存豈復漢語魏晉齊梁之体已見矣

班嗣報桓生書班彪王命論卑陋淺俗遂成魏晉之文無復春秋秦漢駸駸蓋學者大患溺于耳目之所是而忘其宗則道德日以淪墮而不可反魯臧文仲漢仲舒劉向父子是也至彪固無可言矣

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此為文耶質耶固未知古人之質而徒以為文此文之所以益

陋也
自詩書之作皆有叙所以繫事紀變明去取也司馬遷㚒古法
推序己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遺散操縱在心猶特有
高遠之意常人所不能測之者及班固効之而淺近復重往往
不過常人之識之所能及至其後史官則又甚矣是遷之法一
傳而壞曾不足以行遠非復古史法不可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四

後漢帝紀

光武匹夫徒手得天下其難有甚于高祖然西漢初天下謀臣
書策起而並馳者甚衆久猶不已東漢乃無之雖有鄧禹參計
謀亦不過常議論士大夫皆奉紀墨從事以力用取之求如良
平不可得矣興王同而人材異何也王莽雖篡奪而政已亂天
下固期漢以復興向若劉伯升遂立誅盜反正還手即定矣偶
為更始凡庸敗

尊事急迫時常作休民調用度能親致太平前史稱其身濟大
業兢兢如不及高祖在章邯項羽時排銳奔此及得志後矜其
功代屢以勝氣加物反者四起終身不定求其與民息肩固無
時矣論者或謂高祖英豪大畧非光武所能及是事吾未知其
孰賢若以民為貴則光武之得多也

東漢至孝和八十年間上無敗政天下乂安鄧后臨朝災變備
矣后約己為民撫以至誠復用宦息吉多識其留權擅事不肯
明辟倘蒙達宗然迄于永康上接興元四十年紀綱扶持未甚
濁亂后之力也不然以孝安昏縱之資俾親政事極其所欲則
漢之亡不待桓靈而見矣以三代盛德幽王承之猶即壞滅
況後世乎然則桓靈之亡晚矣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責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
乘至重而莊者慮輕僞于無成康之質群臣無呂旦之謀尊事

三老兄弟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但患不能脫冪酌飲耳衆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能異斯亦殆近之矣車可以引避引避之跸馬可以辍辭辍辭之此東漢詔令語言近古可稱者也魏晉以後無此體矣

後漢書志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衛衆異耳且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絶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旋下怠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遂廢絶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況然達者徹而無師則此論乃為障道之面墻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蟊賊也學者可以惧也

曆象之說具于堯典詳于左氏至司馬遷劉歆始有曆書而法術備為東漢文政用四分自此議論蜂起前後相非各出己意執天愈急其時惟蔡邕最為通達以為三光之行遅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猶古之術不能下通于今也其後杜預亦言當順天以通合非為合以驗天此二言者皆古人所未發後世所當遵也若孟子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致則不過指其大歸而已雖然不當用昔之跡議今之差則邕之論誠中為術之膏肓若夫不求詳于未差之前而為合于已差之後則預猶未免以己意論曆者也

漢上陵儀胡廣所言蔡邕所記以為可以寫人子悲哀之心其意固未失也然古人之于禮貴魂而賤魄捨降而求升將以其氣為無所不在則悲哀無所不至也若孝明聽之為致誠極孝不過朽骨之間則哀之所及者狹矣君臣所見既皆若此故後世無不厚基而薄廟以形為實以神為誣此委巷野人之事奚取于禮哉

孝明行養老禮意既篤實文亦丁寧可謂三代之後曠千載而一遇也

東漢相承有廵狩之禮自人主而言固無獨坐深宮不觀省風俗之理然自後世行之則以為厲民觀章帝詔書盡庶幾焉孟子載晏子語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豈古人之舉遂不可復見耶

按堯典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西

南北皆然必若以柴為升中告天封禪之盛禮則西南北皆然不得獨于泰山也至成周巡狩之詩雖曰陟其高山而序但言祀四嶽河海不主于告天則是登與不登皆未可知也後世獨始皇漢封封禪而其說出于管子蓋戰國諸子游士之言又雜以方士之狂誕雖司馬遷博通不能明也至後漢又以讖之封禪益無據矣

漢晉春秋載鍾離意治孔子廟室有古人策書言亂吾書董仲舒事既惟學者所不道而別傳又言脩吾書董仲舒語參錯不能明也然自漢以來仲舒首為推明孔氏後世咸從之宜若脩其業者然而以春秋為宗以公羊為師以刻薄為義以操切為法頗錯論記迷惑統緒學者莫之或正是則亂孔氏之書亦不無也嗟夫尊聖人而不足以知其道若之何可哉

應劭言郡國罷財官騎士馴致張角之變或又謂疏中官引董卓以亡漢過在銷兵按光武自以精銳多而郡國兵懦怯坐廢糧糜故還之民未為失策大亂以來父子不相保休其疲獘未為失義承平之後因而不復後世之失也若謂以此致亡則不然材官騎士自秦而有散為群盜何救于亡王莽諱肆尤甚天下亦盡化為賊漢以再興董卓雖桀逆而四方牧守未嘗無兵興亡在道得失不在才官騎士也魏遂教民棄弓弩而持鉤鉏故能郡治要之漢晉南北兵農不分施置之間小小同異未足言大體唐以來則不然矣

後漢書傳

光武兄弟跨牛舉事初誠卑賤再息尋邑所謂海內豪傑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于天下者席兩勝之威也蓋大事以就矣昔高祖乘虛入關赴懷王之約然霸王雖撓涉間降章邯收天下權者乃在項羽固非光武比也不幸落群盜手更始立伯升死俛首受役事栖栖然豈如高祖尚得蜀漢以為資乎其難一也仗空節而旅燕趙王郎倡號顛沛垂死僅依二郡苟活旦暮循張參轉關卒拔邯鄲然而謝　甶曾陰何逆拒劉寇名賊交牙軍門一壘之外無復安地若高祖劫五諸侯兵收項羽美人珍寶置酒高會以致敗國則為自取矣其難二也昔高祖已殺項籍天下為一從容固請然後即位而更始被禽四方蠭起光武君臣危事機之去倉猝野次遷正尊名既數月後方收朱鮪立都邑漂搖客寄未知所止故當時謂洛陽地如掌耳其難三也稱帝之後劉永張步董憲李憲方各割據立名字初籍幽燕以為根本而彭寵反叛朱浮敗走與地所按十無一二五六年間草鉏擲理寸據尺取然後漁陽復平董憲李憲張步劉紆皆獲而齊梁山東江淮甫定矣其餘盜賊不根土地身所誅降赤眉同馬以下蓋數百萬人徒見高祖得項籍之逸不思光武復漢業之勞其難四也若夫隗囂取圖合從公孫述決計自立其憑視巢窟經畧西勢群下用命衆士齊心非脆敵也曠歲竭力僅乃勝之而盧芳結連匈奴侵擾代北十餘年未已使韓信因冒頓致高祖困白登將無叙叙乎蓋光武勇怯不踰矩沈慮精詳先勝後戰不試成敗於一

御不然則自投高岸者何止一事而已或者乃謂使當高帝之時群雄角逐光武必有不能辨者不知使當光武時群盜力爭高祖亦豈易辦哉石勒又言當並驅爭先未知鹿死誰手嗟夫使天下至於勤能稱豪者魏晉積亂也高祖光武何預高下而學者遂信之歟故馬援謂天下反復盜名字不可勝數才明勇畧非人敵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援雖狂卒為先武所忌然皆實錄也夫才畧勇智後世人主所恃以獨過天下而取之者也未有皆不及天下而可以取也以有為無聖賢之事也以無為無而以為足以勝有此學者之虛論不可以強同也

劉伯升慷慨大畧忠信仁厚無愧興王之材然知以己從人而不知以人從己招合群盜與之共事急于苟成所謂大兵聚會雄者為雄宜其足以殺身而不能成功也

鄧禹所以為元功者始贊光武自為政君臣之交合也然天下事講之若易而行之實難其披輿地圖始得其一而禹以為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若光收成業于百戰夷傷之後謂之以德不可也禹中分麾下數年終不就功蓋用力之難而使人以德自歸者不驗矣彼湯武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從之戰伐少而戡定多及伊尹周公一以德輔而猶且不易況用力乎然則禹之論謂之人思漢未衰有所憑藉而可以用力用力而終歸於德則可矣謂之在德而不在力則與書生迂闊之常談無異也

鄧隲兄弟之寃不旋踵而獲伸者有朱寵之直也漢中世以後常有此事主德雖昏猶賴以未亡也

觀寇恂傳光武創業之初根本單薄可知矣高祖偶因其厚故得與項羽相持耳若光武于朝菌求歲寒之功所謂難也

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功大矣昔絳灌鄉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于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六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卑者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而賞小厚于力而薄望推雲臺諸將為然論者不貴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損損難制者為雄傑蓋未深考也

光武處敗能勇處勝能怯雖以兵定天下一念未嘗不在息兵能身享太平非偶然也

平生雅言切中機會笑談戲劇必有可稱自三代以後齊桓晉文之賢莫能望也高祖大風歌尚為談者所誇與吞滅宮詔相去何如哉若會聚觀之自當有益於學者

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祭肜在遼東三十年匈奴烏桓鮮卑不能為患邊方徼備恩及內地此任人之效也漢法雖嚴而光武顯宗能寬以待臣使各盡力其臣亦自撿飭赴功不拘法度過高祖文景時遠矣

袁安任隗同心何帝初安自當然而隗可謂賢矣史稱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于世東漢有此一等人以職分自致不為名怵不為利誘不可不知

史家謂丕彤近于一言興邦按光武以王郎猝起其下不知所指若扳兩郡兵自送長安固不可得至就使得至光武豈復有容身之地哉然遂謂如此即是成業則亦不然蓋幸而兩郡猶可假力何遽言成也

光武以繩墨待諸將諸將亦能以繩墨從之千里外如對面無蹉跌者惟彭寵龐萌鄧奉叛賈復任氣後亦收拾其功名不自矜一難也爵位不過望二難也奉身及家皆自勅約三難也凡此高帝將不能及也大抵光武材過諸將而以氣柔之高祖材不及諸將而以氣挫之韓彭黥布亦輕視高祖而使然耳使遇光武殆未必爾雖石勒之流不盡心于展布正復何損而況勒語自不然後人往往承誤蓋疎略矣

西北夷狄之區自堯舜三代載籍莫能知其有無山海經稱大章竪亥步之蓋諸子之誣妄不待辨矣燕趙及秦并吞蓋大乃有限域然姑使之無踰越于我而未暇求深入於彼也至漢武肆其雄心之絕幕收陰山封狼居胥禪姑衍臨瀚海烏孫城郭盡為臣妾而司馬遷以為既窮河源不覩崑崙然猶不能極其分際及竇憲班固登燕然山勒銘去塞三千餘里師行如過枕席蓋開闢所未有則中國攘却之威極於此而夷狄之區畧具矣憲雖驕卤無取而承光武明章三世邊政有紀其初尚資業盧芳驅車烏桓鮮卑為并涼患自南北庭復分匈奴奔走仳伐日深而祭彤吳棠之流功烈未究至是南匈奴力請鄉導胡漢雜集夷夏同心遂能為漢武所不及衛霍所不能亦其時勢積累所致非偶然也學者忽其成功之意又以為出於憲章駁外戚因棄之不道亦已疎矣其後漢政日衰鮮卑強盛檀石槐盡有匈奴故地南部遺種流毒中原竟為劉石慕容之禍數百年不已然則秦漢相因既披扶戎狄之間與錯其常序于前而魏晉以來胡羌異類亦交亂中國倒持華夏之柄于後其理之必然矣如光武令南匈奴入居內地竇憲欲再主北單于或者皆以為譏而不如事變激逆明智所不及慮猶言春秋者稱溴梁盟為大夫張所謂見微豈見是乎

馬援先持尺度裁量光武而後定君臣之分光武內外之不發也初不徵後未用與待杜林申屠剛等異矣援不過以才自見而欲以鑒識高物其所以取者乃其所以失光武未嘗忘人之功然終不續封蓋素所不平至是而見爾

卓茂為吏三代以後所無司馬遷班固所記蓋不能髣髴孔子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然春秋時能無以德者如茂可謂近之光武言名冠天下當受重賞大哉言乎亦三代以後所未有所謂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周親不如仁人也光武初立而茂為首相若茂有周召之材而光武能受其輔導未知當如何惜其賢止是而已後乎茂則無論矣

魯恭政理不及卓茂而以物應為効蓋君子未之言

如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戎狄者四方之異氣有乎盈在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則漢儒之深於經者也

按前漢宰相自蕭何外皆武臣軍功或外戚崛起武帝始時用儒生終西京可稱者不數人而光武明帝雖以吏職自任號為嚴察照舉相任重必望實相符德器自過伏湛侯霸宋弘蔡茂任林張湛張純牟融皆當時選鄧禹范遷清儉絕人馮勤趙憙雖文俗而幹正經遠非偶然致身不厭衆論者宜東王良有高世節亦本以輔相待之此其所以上下自厲操行成俗人才之盛十倍前漢也創業垂統為子孫從式而能柱石不搖後世効之推致其位使典刑有維雖成周作人亦不過此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後漢書傳

讀桓譚傳諫光武吝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別自有道抑俗儒所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畧大抵與前後人主不同論治者盖未深考也譚與揚雄劉歆並時低佪亂亡無所阿狥雖稍疏闊要為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厥矣

馮衍自言擾位食祿二十餘年者三按衍為鮑永偏佐歲月無幾其誤如此殆不可曉况一時僥踰何足比數而衍稱述不置量亦狹矣以桓譚博通猶不得志衍區區文字閒宜其見棄然在建武永平時不幸有失士之名故可歎也若後有興王之君招致詔臺待以卿相流風所披遂為故實斯百世之一遇矣

郅惲鄭敬同郡相友材品志節皆同惲以不出違道敬以不出全性皆人豪也

申屠剛鍾離意傳載光武明帝有捶扑牽曳群臣之患三代後以其國自治者稱韓昭侯秦孝公始皇至漢文帝時有所親及武帝分奪外朝別置私人宣帝繼之國政始移所謂尚書樞機人主躬聽斷者及光武明帝真若一吏方代有司行事所以與群臣日鬬其聰明也自是以後三公頓為虛器而尚書遂成朝廷不可復還矣光武父子雖役役煩勞然猶能與天下賢者共之當時小民得職天下欣欣頌聲興起不特小康而但其本性

察惡嚴急過取不優之謂耳蓋異乎宣帝執定不過以為自有制度者也視六七聖人弘裕任下使物各自盡則不可望比其他人主忽寬驟猛任數猜刻則過之遠矣學者未可隨声譏議而不考其實也

蘇竟傳所言鄧仲況擁陰縣為寇劉龔為謀主竟說降之即班固贊董仲舒所謂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為然者也龔問李論議深博予奪古今為班氏父子所敬而其出處蹤跡汩沒可憐蓋天下喪亂賢者無地自容其南陽故人附隨立功者名特際遇之幸耳豈可謂當時賢俊盡於是乎

郎顗言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不如還屬尚書此實遠近之論當今之宜用人之柄不歸宰相誠非治世事也及專還委又曰非周召之材然則必擇其人而後與之以是權耶苟非其人而始任之則寧損其權而不與耶此亦當細論也顗又言黃瓊李固雖伊尹傅說不足為比亦可以想見二人風流也蘇竟楊厚郎顗襄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不詭甚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谷永李尋之流矣

杜詩欲辭南陽以處功臣而光武不許於是用兵十三年矣按光武以征討付將帥民事任文吏已定之規雖有齟齬未嘗更易夷難為劾歲月磨揉觀詩此疏可驗矣詩言將帥和睦士卒鳧藻知光武功臣能親介胄而無猒望又其使材官尉士長休專以見兵督戰而不怨蓋光武定天下實專衆整內外分明近於古人所謂以律者戰國秦漢所不能到也

蘇不韋報仇郭泰論之為議者所貴泰臧否滿天下而析理不精如此等見識施之一時取悅俗人可也

樊准述建武永平事言經術見優布在廊廟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與申屠剛鍾離意謀語何其殊絕按光武明帝非苟以儒參飾吏事心誠好之要為本質克治不盡而然其一時臣佐材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準又言今儒者競論浮麗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此語誠然俗之壞雖法吏用法亦不得其正所謂三尺安出也

梁統言元哀二年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四十二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統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刑則固已謬妄矣

自孝安昏德漢業已衰順帝用梁商父子相繼秉政亡由此始及冀被誅而亡形遂成雖竇武賢戚救之不能反受大戮人主以位為樂而無志於天下則禍敗立至如幽王繼宣中興之後十年間遽亡周豈更論先德亦不復有漸次也桓靈正類衆賢共爭之故尚延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孝宣而下並立廟祭以代四親是時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聽知改不私其親蓋

有人主之道焉
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闊不能畧序其所以制
作之意後世無所質證如云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則疑諸儒沮
壞者固非而褒之自為亦未必是也
每念堯舜三代間文字須不待訓義解說而自明方為得之然
自周以來必設學而教而孔氏亦以教門人子弟故有起予與
觀群怨之論則所謂訓義解說殆不可已也若左氏所載固已
蔓延遠於王道而公穀尤甚及漢初各守一師因師為門其說
不勝其異後世乃以為遭秦而然誤矣蓋訓義解說出於俗儒
勢爾鄭然爾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
失然不過能折衷無俗儒之是非爾何曾望見聖賢藩牆耶況
更數千年無不如此就有高下何所損益其不待訓義解說者
固粲如日星學者不以自明而輒以自蔽是其可歎也
古今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藉此數書以知古人統紀
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賈杜材鄭興陳元賈
逵輩智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爾孟子所
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圖讖劉氏為堯後此
尤可笑矣
班彪言定哀之間左丘明作傳國語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而
左氏獨章不知彪此語何所本闕若止據孟子文遂為之說則
不可孟子此言自未為準定緣楚語自稱以春秋教世子孟子
蓋未必見國語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不自言其
國史當何名乘檮杌之是非固不足辨然言其所不存者未審
則其所存者亦非的矣惟言司馬遷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尚有
盈辭彪去遷時未遠其理或然今學者乃以為遷之文体如此
又以其不盡不齊者為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班彪仕不求達光武亦不用止於司徒掾固最寵幸位不過郎
蓋於時公卿貴人不由文墨登也自戰國以來無不然至唐始
變矣彪辭約得古人之節而固不免為竇憲死然則言果不可
以信行矣
彪言司馬遷漢事止據陸賈無別書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承
何書但云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而已今史家用官文書比
以日月猶尚錯謬則遷固綴集所聞而成者安得傳信故余
為李壽序以為春秋後財有壽書也
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故作典引其
意言自兩儀分莫崇乎堯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
首將授漢劉先命孔子撰赤制而高祖光武興謂漢特承堯
是何道理與今世場屋架鑿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
漢書而欲垂中正不刊之意可乎詳其始撰讖者妄稱劉秀
為天子光武宗室單寡援之立極如童謡韋中遂以自神
正與王莽同耳故桓譚鄭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傳會曾
無慚恥蓋自昔文士往往不足同也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通語至夕
至道其行事為戲光武誇進人材之度固無窮也如倫廉

正寛厚得百姓心力朝盡言遂相肅宗其詒謀子孫多矣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以言晏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矣兩世雖不盡用然未嘗不知敬也

馬援擊武陵蠻乘高守險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既死宋均即矯制降之乾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於窮戮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銳乃與臧宮馬武等同不逮均矣均馴虎禁巫其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考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旨意法雅如援固不足望也援傳稱遣梁松乘驛代監軍會是均遂代之耳

明帝始終獨楚獄一事可恨與始皇坑戮孝武巫蠱武后羅織暴不相遠矣然明帝處兄弟間大抵天性不失無淮南陳思猜暴之禍矣母妻子猶在楚殿悲泣相對豈必遷怒天下士大夫耶明太后寒朗納說感動夜起傍偟出於至誠然則明帝固以禰憤自損而治獄者亦不肖甚矣

郭后太子疆之廢蓋亦有說陰后本嫡也光武特以河北艱危畏懼劉揚之故別納其甥出於權宜非緣色奪事會遷改遂有更易終歸於正而無愛憎之嫌故夫婦父子兄弟情愛不至破壞視前後帝王差為愈耳

朱暉為東平王蒼取陰就璧蒼既罷謁暉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蒼傳稱蒼多智思觀此語可以相見光武父子皆博學多雅言一時士大不能及而蒼之寛博過顯宗矣

暉與張林爭議均輸榷鹽役漢世取於民薄遇天災或用修郵關經費至東京而其患屢見如肅宗欲加賦蓋非得已也故仲長統歸過於斂輕以為二十取一猶曰貊道況三十而取一乎夫三十取一雖非中道不猶愈於後世既苛取本稅盡榷末利錙銖計常竭天下以為市而猶不足哉然則古人據正較論如暉之以死守而猶以為易後人雖通經本古思欲輕賦予民而暴征横斂其說已成徒悲傷歎息不敢出口而自信其難也

杜安罷宛令家居因章帝過潁川上書得御史遷巴郡守與樂恢書恢不荅而告吏曰諸且詢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踰非也為平生操故不報闚踰二字孟子所謂龍斷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進退者也自孟子以後至西漢末有達此理者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往來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有真退之風三代以還不能及也

何敞言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自有鳳凰芝草以來未有為此言者蓋天下自有過脆議論不必待聖賢而後能之然敞固不可謂非聖者也古人以德言物不以物為德故九成致鳳凰麟趾如公子騶虞雖且戈皆以德焉物也若後世所謂瑞則以物為德矣

叙傳稍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空竭帑藏耗損國儲注載其目今漢官儀不存按東方朔傳亦有伏日受賜之文若節臘有賜則過正禄矣是於人臣不為薄國家待遇之義亦當然也後世自當更考

楚獄用馬后寒朗言理出千餘人及袁安覆考得出者四百餘家是終於昭雪而不至冤死視淮南衡山巫蠱之濫殺者有間矣然以天下四方之遠顏忠王平二人之妄一旦無故陷而入者數千人豈不為大異明帝以欽卿自許而謬誤至此豈先王明德慎罰之義歟然本無殺心則學者不可不知

袁氏貴盛不以道而基隗遇夷滅之禍紹術為叛亂之宗閎及忠弘耻之至於避名匿跡佯狂遠遁其畏禍審其潔身至矣孟子謂於陵仲子齊士之巨擘而不能充其類然則必充其類而後可則三人者無異於常公子而世論所不貴矣此中庸所以難行也郭泰嘗從閬不宿而去以為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豈亦有孟子之意乎按奉高袁閬非閎也

張酺為東郡初不顧出而自列歸去十五年章帝雖遇之厚而終不召復外遷亦不屑意然則是時君臣之間樸質不事形迹蓋有古意與蕭望之數月復徵入者若不同也况以後世視之益難言矣

漢世尚書掌詔令陳忠謂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為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古今之敝未嘗不同也然則其存於策者尚多可稱而未世專以詞命取貴任乃反不及豈惟不及而失其旨歸僅在俳優之下又不止於鄙固而已是真可歎也

郭躬論秦彭得專殺孫章為誤詔且言周道如砥君子不逆詐躬習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而其學乃與經同意何也豈延年行寬厚能改父說乎漢儒用春秋甚於法吏如躬父子所言雖未及皋陶周公視董仲舒公孫洪則賢矣明帝以人主之尊而疑人為故遂以察察成名此孟子所以慎擇術也

酬如幻人之奏二俱無用名實瘝損未知安所戾止

李法譏史官紀事不實後世尋功計德必不明法信然則為史者未嘗不佞而所稱建武永平事蓋未可憑也若是而詩書之傳亦何可遽信當以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潛夫論其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此語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佚之異甚者死生存亡係焉余在金陵每聞民間語謂待辨於庭者歸可及朝飯蓋上下紛紜務為昏惰以自頌若而不知日月之失未嘗不安之以為當然也何暇及禮義乎化本治字唐人避諱改之爾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視漢末拘士曲儒以夫瑣瑣自縛者有異矣然而建安黄初之体出曹氏父子為之

倡文士相與効之而韋孟張衡之作蕩爲灰塵不可復求也

統言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又曰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又言賈誼開自裁之端遂以成俗是所謂右手刎其喉人主所以處士大夫與士大夫所以自處不同統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賈誼仲舒之言施之士大夫可也子思曰敬大臣則不眩体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然則董仲舒之薄仲長統之放當考而不當法也

崔寔政論絶無義虞人以爲能言莫曉其故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寛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不在此正坐易置之耳蓋威刑未嘗不加於君子寛弛未嘗不行於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斷更無救法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寔謂孝文重刑非輕刑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是何等見識又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不知亂世何嘗有不可食梁肉之理寔以此論誤當時其禍猶小遂誤後世其禍大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六

後漢書傳

黄叔度爲後世顔子其論已成不可改東漢人材本有程品繩墨在身如影吞形汙潔判然至憲能不踰距而融明深厚無異人之操此其所以能伏一世而陳蕃郭泰之流自以爲不及也然觀孔子所以許顔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曾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顔並行後世學者方步趨以求之重道而輕學未見其德所從也

范曄序閔仲叔荀恁魏桓周燮黄憲徐穉姜肱申屠蟠皆必於退者也以其事考之則桓得退之義蟠得退之時方漢人以名相高故避名爲難名不可避而退之所得多於進矣然當時知此者甚少

兩漢之衰大臣與小人爭不勝而死亡者蕭望之王商王嘉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七者皆其國之所以存亡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道道不失其天下又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參以數端大節可見蓋殺身以存國與殺身以亡國極當審處若人主闇此惕然知懼則雖無道者可以就有道以至於覆危蹈難其職當死則更無改移又不與此並論

王暢疾惡有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事其功曹張敞以為態々用刑不如行恩孳々求姦未若禮賢暢從之更崇寬政教化遂行東漢中世以後名士之患大率如此又不知當時所謂豪強者如何而疾之已甚若以今世所見則極有可議蓋以善刑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亦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孔孟在春秋戰國其亂豈不愈於順桓之世然善既不可屈於惡又不能勝惡其道只得出此而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於敵法之上求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屢發而屢挫也悲夫

永初中羌胡殘破并涼鄧隲欲棄涼救并會公卿集議隲謂譬若以敗衣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虞詡說李脩辟涼土豪傑為掾屬拜吏子弟為郎議與隲異而隲以此怨詡隲鄧禹子孫約畏廉儉辟用賢俊亦有可稱而既為外戚所見卑下故其謀謨於上者如此所謂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真碌碌之凶斗筲之算也漢業由此遂隳大臣為國家盛衰其効豈不著明乎後崔烈欲棄涼州傳燮論亦同

圖讖事至張衡論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蓋以時至好尚方盛遂不敢異其鋒亦理勢之常至於雷同趨和比之經典則希世太甚矣張衡適值其衰故得展布言之然後世亦有當其失衰而猶諱避不敢論者此又在衡之下也

董卓族滅而蔡邕不知大抵事機之際厚薄淺深便有隸悴自春秋時已然而況於不知者乎邕之取死自其宜也然王允懟愎如此觀其規為直以誅卓之外更無一事乃欲於弱主賤臣之時任扶顛持危之責國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左雄言漢至今三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法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明達政体修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實但徇崔寔筆私意偏說為後世言治之害外疆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議獲梁冀黃瓊比之鄧禹霍光胡廣謂宜如周公當時擁

廣者謂雖無蹇諤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如此等論議以為有補闕之益亦未可也夫正議而不能力爭故謂之無蹇諤者自初固邪無復齊限則無可言矣瓊臨死之疏三代何述如周舉黃瓊父子六二之動直以方矣

范曄左雄論序順桓人材當詳看曄謂使時獲用武宣之軌其豈遠而武宣何足道哉未可並語也

陳寔以善下人為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為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為裁量者也昔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若是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為己益故以蹈行堯舜之道必將有此焉今夫燭已不盡照物不替而借寔之美以行於天下者未見其成德也

李固斟酌義理熟於世故深識根本始末順正無踈婞直前不在己而聽命於姦宄欲以正道囬之卒公議以塞其衝此天下至危之舉萬無一成固與杜喬既以身當禍而漢由此亡此天命非人謀乃可痛哭流涕也學者或輕論固事幾於不識罪福矣悲夫悲夫若固所謂任伊周之道而不得成伊周之功者歟

吴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於應物之材自當無不周徧至若所願於世者能澹薄而厚以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於亂世寧是道也恃伐而求多計施而望報其全鮮矣傳載篤止李文德書自當時傳誦蓋士之為人者常多而為己者少故也

與馬援所稱馬少游又不同

張奐見責王甫已而病之山西士人士性固然歟

段熲殺東羌錫盖以此為靖難之術固前代所無有至其言先零作難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則為之有槩於心然則人之處患不在數百年之後者不可以處事盖始以為德而不知其種性終不可合既而屢服屢叛馴狎無策而顧之術用矣以周人化商猶歷三紀而況於羌乎

今世學者論陳蕃只舉後一節更不紀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不從不志卒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若夷齊不載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觀其正己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歷數二漢自李固之外更無人也然既有竇后父子天下事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抑是蕃自感廹壞之哀哉哀哉夫以蕃終身自治尚不做後一節其不如蕃者豈復能有為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真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氷日慎一日乎

王允氣驕量狹處挫謀乖前後奮鹿魯非一事最不曉氣臨死有努力謝關東諸公彼謂起兵誅卓者皆忠臣善類邪卓固當族若族卓而卒繼以亂如脫陷胃之匕首而飲腐腸之鴆毒有何所損益允以為當是時天下所患者惟一董卓而已乎可謂愚矣

黨錮之禍雖曰宦豎暴横桓靈昏暗然所以致此實由太學盖是時諸生三萬餘人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賈誼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武宣固不足預此循明帝始終能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弘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二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自漢以來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盖千百間好屋使四方游士自來自去於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交涉師門徒者踵陋習

希闢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李為之及靈帝末年更為鴻都學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蝕而漢亡矣後世不深考歸咎於士大夫不知闢聚天下學者使之傑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以至此齊語謂令士群萃而州處故士之子恒為士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材何常而必欲群萃州處之故余以為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人欲猷不同怨心歟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必為東漢之誅矣

李膺一時士子所宗而指趣無聞但有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歸二語而已若魏晉以還則有可言矣亦史家之陋也（亦其他書不存無以參考）惜哉孔子謂泄冶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陳蕃之難師弟子去死如一髮出處之際聖賢難之如膺言中倫行中慮而能稍自降辱以免亂世意者或庶幾乎

郭泰符融皆定声名於一日東漢尚名之俗至是而極然至於久而不踣則固有其實也史稱李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不知所道何語使人想見而不得殆欲飛動豈亦洙泗之流裔田子方段干木之後復有此邪

許子將鄙曹操不肯為目而荀彧乃以其可存匡正遂託身焉彧雖有材謀然與邵相去何遠也邵之高亮雅遠漢人僅以一二數光武亦能清言使邵生其時未知有所遇否

竇武經生儒者為后父執朝權天下善士無非腹心萬世一時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此若雍容坐鎮何事不成雖還季漢於三代可也惜乎漢人忿毒宦官深久只有誅殺一路更無他門陳蕃以蕭望之李固為前鑒欲以殺正殺朝不及夕而受禍之酷乃更過之豈其制變之術不素講耶

鄭太號有才畧其勸何進無召董卓是也至於用袁紹以發山東之謀使卓懼而西遷則何其明於前而暗於後豈與紹素厚且以其世胄所歸遂不悟其能為亂乎然扶興者易為策救亡者難為謀事之初基斷以獨智可矣及其崩壞扶左而失右東就而西傾蓋未易工也

孔融高懷逸度與姦賊詭詐之人不並立自無可言然王莽董卓曹操與前世亂臣賊子差不同若臧文仲晏子孔子處廢興之際蓋有成法未知融何所本其進不能持危而但足以殺身事已決矣僅以退免乎任意而行明蹈禍機可悲也已

荀彧既佐曹操成霸業而復為漢死節者以臣佐為急則聽漢之自亡可也知不可廢漢而授操以柄可乎兩無所據以比管仲則非倫方之宗魯僅有成蒯或謂才似張良道似伯夷伯夷中固無張良況良亦豈易擬此論恐誤學者

皇甫嵩功高一世處之若無為董卓所擠不敢愛死可謂恭上命盡臣節矣閹忠之說何足以介其慮乎世以郭子儀為難視此殊不足進

漢末所置牧伯無不相挺為大賊獨劉虞一人力守忠欵然仁

而不智自毀翰垣宜廣室之遂亡也
王景修汴渠從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鑿山阜破砥磧直截
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自
此終東漢不言有河患惟晉志稱河泛數千里乃拓帝永興初
不言壞決也按司馬遷悲瓠子之歌作河渠書班固因之為溝
洫志載王延世竹落及賈讓三策觀景成功知西京立事茍且
不及後漢遠矣固復不記景能盡智備法況應獨成故其美聴
讚傳者不章然則遷固二史之筆不如後漢書之實也
郅都雖廉直而勒殺臨江王故司馬遷以酷吏載之董宣以湖
陽公主奴事激悟光武知天子不與白衣同有補治道多矣陽
球始謝司隸即誅王甫遂報陳實之怨自請一月令豺狼梟鴟
各服其辜其壯烈如此豈應入酷吏傳也以球事考之漢世人
臣苟得事柄無問高卑專殺立斷以為常俗如番武及一時名
士養儒蓄疑遲留不决自陷大禍曾不如竟付一陽球輩也或
者尚尤其猖狂究獄殆讀漢事不詳爾
呂強語可記者實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易曰悅以使民民
亡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
宜履行其事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夫立言無顧過之咎明鏡無見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
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果強所自筆則
巷伯孟子立下風矣又舊典選奉委任三府若無可察然後付
之尚書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乃見於強疏或謂如強如張承
業人主豈可與一二千千萬以徼必亡之禍此甚不然強在宦
官中出類拔萃正不自容竟以讒死但可哀爾始皇漢宣雖英
主至於簡棄賢哲任用閹豎於是間求呂強耶
尹敏言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可謂及諫矣
而人主不悟蓋蔽壅蠓者不見日月也傳載其與班彪親善每
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可以相見二人風致
孔僖自訟辨而不憤激而不訐戮辱在前惧不失正與後張歐
刀在前指縶在後為世所悲者異矣
任末奔師喪道死曰必致我尸於師門古人事君以尸將事而
事師之嚴至漢始然彼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胡為兢兢於此哉
若夫性命道德其何以處之然得之深未若守之固也
杜篤論都賦於相如揚雄之外别出思致語峻而潔意切而明
節短勢險無曼衍之病詞賦之傑班固方之藐矣衆作不能及
也兩處删固字必誤
崔琦稱衛異操同情揚巳矜華終以殺身
余每讀范式張劭事未嘗不潸然涕墮夫一至之善兩心相求
通幽達明不疾而速又王忳馬及繡被天之於物踈而不失監
之在旁其驗如此聖賢論道何嘗不兼禍福報應而言然至於
所為小善小行者願使學者無溺焉何耶豈以是數數然者為
不足以殯滿充塞於其間而
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阯九真反而欲以兗豫揚州人赴之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皆如此者蓋有

寇卽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目前常行之事故也余頃在金陵考按建炎以來守江者皆用民兵鹿角戰船布列口岸分寨而禦虜至江北声言欲涉我輒棄之而潰虜因以南渡遂至顛蹶然前後施行無不如此余始疑昔人但守不定耳亦莫敢捨此策意欲激厲而用之比虜既至則已與之共水險地散心摇幾欲退云余急别募兵渡江劫寨頗得俘馘而歸城郭閭閻捷奏係踵人意始安虜亦北遁而向之民兵鹿角之類盡為無用然其耗動根本已不少矣觀周歷數利害毫髮無遺信筋而筭盡不足道信如者之兵傑也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真西漢文章可接太史公今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也者固所自作質弱而文靡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策謀沉深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施廊廟雖光武漢業已成不以無彪而有所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棄材之過也

前漢雖有太史公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蹤緝所聞為書類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相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記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六

魏志

橋玄以曹操爲命世之才而許劭以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玄與劭品類大殊言之高下固當不同也操爲劭所鄙乃爲玄及何顒所異不知劭自與漢人踞多少重數操得志後一時人材受其生殺榮辱爲所位叙者其賢否氣類又可知矣劭猶若此况不爲劭者乎東漢未亂時猶若此况三代之盛乎道之升降古人所以深致意也

東漢壞敗已久自張温皇甫嵩成功而策士以改物說之矣人主與宦竪小人爲密雲用其民甚於寇讎與桀紂幽厲無異勢當然也獨有一事雖三代亡秦之季世至於王莽然則其民叛而吏不叛也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劉表劉焉陶謙公孫瓚世爲公子身任漢臣一朝狂誕假號奮呼自爲亂首劫脅平民屠剗天下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蓋漢末世有材者多上不惟無以御之又失其心激而思悖私義勝公道滅各從其黨不知有君而論者反謂東漢風俗最美能銷姦賊窺伺之心國家賴以不亡豈未之考歟

按操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紹表爲東郡太守擬兗州以其中間攻于毒眭固陶謙後爲張邈陳宫所反六七年內轉戰百艱所獲甚微視高祖光武指麾戡定何太懸絶乎適會天子東還遂挾以自重方有扶義征討之事然則操之功業蓋是武漢而後致非漢已亡待操而能存也使如董卓袁紹甘心爲賊固無可論若稍隱諸心欲因此跳梁跋扈自固問鼎其可安乎

操以令縣滿五百户者置校官而其辭曰其令郡國各修文學按操雖竊漢柄號令所行施其統內若兗冀之郡國可也與人主制詔並行於天下可乎荀彧非不見微者猶曰愛人以德何也陳壽雖著魏書然有言則無魏而其事詞錯雜使後世無别史法不復存矣

皇甫謐載王儁稱操有濟世其而言袁紹與術毋喪歸葬會者三萬人操容言於儁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此語當不妄黄瓊陳寔之喪會者皆數萬紹術亦然取友各以類則其人皆飛揚輕俠者也弘援成於下動衆太甚自無安靖之理與張角兄弟何殊

操十五年令叙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事極有始末當詳看後世多稱操姦賊狙伺猶畏迫名義不敢身自代漢按操僭亂顧通惟孔融陰沮惟荀彧二人既死中外無不迎承自獻以後爲羞者義安在而尚何所畏迫耶然天下大物自戰國秦漢以來形窺若易而實取亦難董卓袁紹之流鴟張廣莫未有能自知節限故皆隨以夷滅操雖姦賊不仁然能自知節限故敢竊而不敢叛敢取而不敢代所以諄諄自叙齊晋文王樂毅蒙恬等事皆實語非虚飾益知許劭之評爲不妄也

建安體如王粲從軍詩奚用也

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温辟曹操子丕曹怒免温官明年而丕爲

副丞相矣豈溫真不省事而以門地辟邪將亦若不知故為蓋塞以使之也

魏文嗣事之初霍性以論用兵誅死戴陵以諫弋獵被刑性言先王功無與比而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歷數漢魏中間士人為此語者絕無亦非不能蓋不敢爾不知性何等人也魏文居喪半年無東南之警而倉倅伐吳不過耀兵起陳以逼漢位世不知事幾豈張湯所謂愚儒也

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而符瑞章奏勸進辭讓前後節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煩而理寡也

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至太和元年始復行然則建安中物踊但用穀帛不比王莽自改幣而禁挾錢也幣與物相權從古而然雖操猾詐百出不敢用異說後世以有限從無涯自坐窮處遂無策矣

癸酉詔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斂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夫民多而法斂勢極而變也民少而法斂盡民之術也秦及王莽之亡蓋如此曹氏轉戰三十年所成就幾何民愈盡而法愈斂其自言者尚爾況使他人言之乎當是時猶欲以功名自居吾不知其說也

魏文帝欲平吳積年以司馬懿居留自謂得所任矣而患方起於慮外然用人之道百世同軌此非所以為悔也所當悔者前面已起孫子爾馬上賦詩極陳觀兵之盛其終曰量宜運權畧六軍何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哀傷彼以周公為法耶大抵六子二曹為建安黃初体自此不得復見前世之風雅而後人以為高風絕塵所未喻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終日守獲麞鹿九雉兔三十文墨之士多以為壯余觀大叔于田還徛嗟其技藝材數有過於此而詩人刺之以為亡國之形也今曹氏雪用其民挾持殺戮驕豎騃子乘堅驅良馮陵作威以自快其得意而風聲氣俗之所熏炙更百千餘年有志之士不復古人之大全直可悲爾

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國長技無所用之此袁淮稱江南地理也既又言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敢遠其水陸次平土中國所未聞蓋權是時不止於守江而又欲為取淮漢以北之規故也余頃在制司初亦循近襟幾誤急易之僅能自完既將經畫江北以及兩淮而上自御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卒無人一以過江守江過淮守淮為是者余亦以病歸矣今因諸書閒錯見之此今世文議論也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猶欲論取中原者也

何晏論治心慎習放鄭聲遠佞人欲因幸式乾殿遊豫後園使大臣侍從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此疏殆晏所謂格君事業者乎然方晏等用事而當時經生學士謀臣武將皆無以為然者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競進之心當幼君驕相之勢行人所不能知者李固所以不

拔蹷而覆其族歟
司馬懿初除曹爽蓋因朝臣內外惡其驕縱族以此舉為侯固
未有言其非者王淩雖知之而謀立藩王不利見王使懿尤得
以自直二事皆因當時之所謂正義以售其逆謀人心寖移國
自隨改轉聆呼吸傾奪已成雖欲起而圖之無與共功矣古今
存亡之機雖未嘗不如此然曹氏辛苦作計三世相承綿二十
年本以託孤乃得篡弒為懿因公行郡兼間捲竊上下拱手全
而付之是非疑信曾不及一出諸口嗚呼孰謂三國多智士哉
如劉曄蔣濟之流區區乎以揣摩從人者固至是歟
高貴公知劣漢高而優少康論者復祥以權遠近其意蓋欲感動
臣下使之協同耳今其書之存者但縱論文義無所激發則當
時未嘗領會可知矣而公不勝忿怒奮一夫之決以速其死悲
夫
鄭玄以三老五更為更事之稱蔡邕云更應作叟引俗字女傳
叟為證按三老五更二載集書也至東漢初既立初以養之距
玄與邕時上下二百年爾一朝見聞未至懸隔玄經生家以意
說之固未必是邕周旋臺閣從胡廣諸人游號為通博既不能
以義斷其是非又於故實無所考據而徒以字學偏傍輕改之
可乎後世經文以邕改定者為的而其見識如此恐未可憑也
按晉靈公不君趙穿弒之趙盾反不討賊史官以穿罪為孔子
以為其義足以戒後世因而不改然而法一變矣及晉厲公亦
以淫虐被殺而悼公要誓之詞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而衆書中行偃束手退聽晉自是復霸人
以為材至魯昭公不忍討伐季氏不克而奔齊悼公亦循周子
故步欲正其始陳乞不從尋即遇弒四者之迹足以互見蓋趙
盾藥死恭順未失故臣道可復存意如由恒惇惡已定故君權
不復反事既至此但以勝負為是非耳至高貴公則又有可哀
者司馬懿父子暴擅亟奪五年未遠國祚已非魏有按毋丘儉
表司馬師自公立未嘗朝公欲問其疾亦拒不得至觀此際會
雖有二悼欲正其始何可復行侍從群臣一語不酬對更假數
歲不過身親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義謂小貞則吉
大貞則凶未知亡國與殺身小大何所别異而尚以吉凶言乎
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終不能立公立時年十五英材逸氣與
少康晉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陳登以雄豪自許劉備亦亟稱之然登父子已與曹操相首尾
受其驅役就不早隕終何所能至如華歆王朗登所敬者皆駢
首為魏公侯矣至臧洪則不然猶是漢之陪臣死趨讐絕義有
可依關東起兵以漢為漢者無間大小終於臣僕篡逆喪名失
節以苟其生惟洪可以免焉陳壽雖知貴之而智不足以及此
遂與登同稱學者宜辯之
嘉平之後極是異事曹氏造基立業雖無兩漢本根之固然自
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馬懿再世受遺信非忠貞何
遽盜奪而况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閉門截橋
劫取事柄與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為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

自取疾賊然竟以勝一異也曹爽兄弟凡庸童竪無足深責然崇信何鄧惟其所為晏等皆勝流名士並居要職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羲邑從未知晏颺之流安在而變起倉卒但有桓範拔劒奔其餘竟無一辭懿奏既通駢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僥倖於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時自許以上智而終成下愚苟無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異也昔韓馥讓州於袁紹竟奏爾求死當危亡之際舉國無人乃至於是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太甚乎

夏侯玄言先王建國分疆畫界各守土境非重累羈絆之體欲省郡守縣皆徑達兩漢論治未有及此者其自負弘濟良不虛也而覩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當豺虎之鋒悲夫如玄之智雖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後魏卒亡蓋與其國相始終矣

曹操取天下事盡其荀彧傳中故或者以彧比張良良高妙玄遠智因物生不為定形固非彧所能至然而清整儒節以善士與是三君八俊家良子弟也或者又言漢已亡操取之於群雄非取之於漢此甚不然以操終始挾漢而今猶不能盡得凡操之得非名依漢則無由是漢固未嘗失但不能主令爾譬如人有良田廣宅雖失券要而田宅固其物也臣僕不直而歸之而欲直而盜之可乎或為漢人子孫其當死無疑所可惜者智不足以知操之為禍狃於誅而不自惻遂失其身爾此乃士君子出處之至戒學者尚復分別何哉

袁渙舉動節度言議政幹皆近儒者然特其粗爾操之事初取豪猜用或疑此非所以施於操操但不容孔融禰衡輩耳過是色色有之若已受其籠絏而又能將之以德行矯之以貞介無不可者如張範邴原之流正操所欲獎飾也昔閔子辭原憲季次皆未嘗仕季氏孔子告仲由以知德者鮮士雖欲自勉於德而不知立德之地不可也獨田疇終始辭封似其志有所在是時操未建國前為舊令後為議郎皆是王官若不遽死未知竟如何也

管寧處末遠逝漢魏興廢之間君子存身用捨之際皆可以免比其來還則改物已定年邁時逾猶隱終退泯然無迹士君子之處世以道雖難易不同不害其為仁至於心所不欲而自行之庶仲舒卷在己而不在物則未有能及寧者固與荀彧相去遠矣

按崔琰初仕袁紹諫以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對曹操以未聞王師仁声先路此蓋老書生守經不易之常論也然琰便甘心委質曹氏首為魏臣未知琰意以為諸侯復興各事其主以翼戴天子如古之齊晉正當爾耶抑風靡波頹遂無漢朝忘其素守而不自覺也人之立德必有其地余既於袁渙邴原見之如玠孤峻特立匪躬正色於人之本朝而無自立之地進喜迎意漂搖中流救身如斷挾進無孔融荀彧之節退乏鍾繇陳群之利則余固未知其說也此亦不足為士君子出處之至戒乎

鍾繇欲復肉刑斬右趾以生易死而王朗以為律自有減死一

等之法不死即為城後世雖犯死罪者皆當不死古人卹刑而不免於濫後世濫刑而猶可以卹非後世智於古人也積習既極而反爾

王肅言周官五日視朝當考漢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按成帝既置尚書簡親政遂無視朝之禮公卿不復進見三百餘年可謂缺事而兩漢諸臣未嘗一言及之史亦不載何也肅去其時未遠既正論指陳就死不盡然而視朝之廢固久矣然則尚書為天子私人事歸臺閣公卿充位蓋有由來至於人主不能親覧臺閣遂成朝廷古今之變微而不自知也然當時號治世者未聞以不視朝為失後世人主之見群臣多矣而其治亦不能有加於前世何也

肅言何晏鄧颺等為弘恭石顯之屬肅大臣子以學問自負論事有稽擬主朝明始末指晏輩為恭顯亦其理也肅既自守如此則其出處不應苟苴若以晏輩附從曹爽為邪而以身從司馬父子為正恐未可也齊王見廢肅以太常迎高貴公是時司馬師篡事定矣彼亦以為是耶甘露肅死去高貴公見殺亦不遠使肅再遇此事未知又當如何然則何其明於知爽而昧於師昭故自漢魏以來不以廢興存亡之際考士而信其自許為正人者余不知也

魏略敘董遇邯鄲淳蘇林樂詳等言太學生千數冬來春去博士麤疏弟子避役無復學者圜丘議下郎官諸吏見在萬人應書無幾朝士四百餘人能操筆者無十人及劉靖亦云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曹氏父子上馬殺敵下馬賦詩自難語學爾

魏有挍事吳有典校近後世皇城邏者之任程曉言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則誠與後世邏者同至典校又糾摘文書其于繁苛切矣然吳魏倉猝用之不久尋廢而後世乃以為官常豈曉所謂大臣耻於忿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蓋亦有言者而莫之能革也

漢魏之際匈奴氐羌皆居内地兆於漢宣成於魏武昔秦人築長城以限拒胡而漢武力戰使之遠漢不能為寇至孝宣因其衰弱力反輔之塞内而張既設策一旦徙氐五萬余落於扶風天水當時方以為快不以為虞也使魏稍傳世未亡則諸胡之禍親自當之孔子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慮近遠而事有是非故出之不以正者萬世之患也豈止百年為戒而已

棗祗任峻為魏建屯田後世祖其說然未知時用不同蓋曹操起事廢罷錢布專行穀帛祿賜調度無不由之然則於民不耕之地官置典農春任其勞秋獲其利年豐業廣百萬之衆足以自給雖不待租税可也後世化穀帛為金錢軍國諸費絹米總居十二兵料下者自猶百錢若以多錢之卒歲種二十畝官收十斛米以五而獲一耗粺畜歲已輒塵腐是以有用而就無用

而欲從祗峻之遺策可謂疎矣此事當大有隱括然後可識如黄霸龔遂任延召信臣之流兩漢名循良吏也然止是治民一節爾杜畿傳中乃有數節可看其始空將一身犯必死任奇譎以得郡而其後乃行之以寛惠示之以教勸待之以富庶自無入有由險至平豈有講論之功哉若畿及劉馥蓋春秋以上人材不止如遷固所稱也後世材品益下權數者武猛者生聚者平易者各自為家不相通而徒相謗蓋陋矣且漢末餘吏曹氏所用其變化屈伸之際後人猶未能望其藩籬奈何欲輕語三代事乎

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長者自達之言於魏極少其比雖兩漢人亦難之今録其語切者實顧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毖四支之重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古人聖王所以能福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賢哉晁錯蓋寬饒固無此論也鍾繇王朗老成練達然皆意自以為如是止矣年運而志不新人之通患後生其可畏哉

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千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遼乃募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醜非操之智無以使張遼非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也勝負成敗蓋誠以人不在衆寡士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之地為預怯莫前之說以自附於哲者可察矣魏文帝乃謂古之召虎殊可笑召虎卻不如此

曹操美徐晃賊圍斷塹鹿角十重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以理勢而言非經入敵圍固不能解圍全城非於圍上破走救者尚不能得城全勝然古今自非見救至逆遁則皆畏敵不敢救少有如關羽及晃之真以勇力相遇而決鬭者客主單侵之間殊陸抗能知之此羽之所以終屈而觀者之所當思也

孫權以五萬圍文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三十餘日乃解去魏略載云云而論者乃云此語與本傳反非也傳固本諸魏略但刪簡煩辭耳書傳中此比不少也然古人以智期人而又以自期故縮於不敢而敢者勝後人以愚期人而又以自期故冒於所敢而不敢者敗爾

魏武病召曹彰未至而殁彰謂曹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魏略此語雖未必實然操於諸子將擇才而與之意不專在嫡倉舒夭死以文則植以武則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則得其處矣故王通謂君子哉思王以天下讓而人莫之知亦非過論也

陳思王讓德余既發明文中子之論然以植事始末驗之謂植能讓猶不為知植蓋能取然後能尚植含毫弄筆自喜目前而已機數防慮何嘗萌心兄忌惡之不啻讐敵猶自乞為將及入侍求死不太迫乎又請取齊非呂宗分晉非姬姓寒溫燥溼高下共之植不自疏而不悟兄之不已親也悲哉然植雖天材縱逸而筆勢汗漫不幸早終未及繩約以追古人尤可痛也

倉也童孺而有仁人之心並毋猾象為世開智物理蓋天稟
耶
彭城王據璽書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語
乃至於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
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
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理合箋傳家不能及也人不能常
慮所以累德而去之開心所以為塞而通之何取於知學乎
曹冏六代論遠推周秦近接漢魏雖非確篤而成敗得失有所
依憑行於末世親疎相錯十得四五子建固奇材恐考驗實未
逮如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
之有素等語如饑人進一餐勝絕食也
傳嘏精識自命謂何平叔不念務本敗曹爽兄弟是矣至其為
司馬師謀力疾勸行又與昭遠洛繼世執政終移魏柄然則此
嘏之所謂務本者數國命延促之際士所去就忠邪賢不肖分
焉過是而自跡曰能吾不信也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若必作之故非臣
下辟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因舉鍾離
意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
意遠矣此陳群諫語直而不為切而不割可從而不可怒得大
臣体矣至此太謂誅黃允謂言有於進此不知其次勇過晏子
不遂陳太丘家聲也
陳登為劉備所許且以許汜所言不但上下床之間其品第甚
高而登又自言所敬於當世者有數亦足以驗矣然觀登指意
雖名助漢實亦為曹操驅使耳豈是登跡遠不知耶使其不幸
死盡見操所為將遂從之耶絕之則孔融荀彧之禍至從之則
登之生平喪矣此亦不可不論也
盧毓駁奏白等死引未見君子表庿見及附從輕曹操以為引
經典有意令孤嘆息用此語求之漢人引經之有意者少矣所
謂春秋之義純臣下大抵多無意之引也豈不害生民乎然操
喜有意之足以緩死而不知自立經無意之法為殺生孟子謂
雖得天下不為信非所以責操爾
盧毓之語有益世教蓋為善以致名非無實之名以才而為善
非傷道之才毓所謂可以得常士者是也天下常士多而異人
少雅行之度幾臯陶之意尔魏晉以後選士之權多在吏部至
唐初猶然後世宰相不過能行吏部之職經遠之業盡廢而以
銓叙為大功至非其人則用情敗俗無所不至夫一有之司不
若烏在其則為王佐宜乎責效愈卑也
和洽貧素賣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
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
和義不以義抑利世道雖降其行未嘗不過中孰謂曹操建國
能使大吏自挈壺餐乎
按高柔傳稱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三公止朝朔望東漢
雖事歸臺閣三公猶為宰相至是但崇官稱而已台閣既未成
朝廷三公又非相職其特命相者往往多非人臣之事數百年

聞有君無臣雖方夏幅裂治化與古異然天地之經安能久不正耶

孫禮以伊呂望司馬懿而責其社稷將危天下凶凶當時議論趨舍蓋多知此然則助成懿之叛逆殆天意耶

辛毗言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何必期於相反孔子以夏時為正而不言商周之非謂以戰伐而改正朔前論亦然所見蓋毗一時意之也然上循五帝協時月正日所以正天下諸侯而未嘗自有改易獨殷周孳之毗陋士聽說固未必中至於無益而祇為異則學孔子者闕之可也

楊阜論袁曹勝敗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曹公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昔高歡教秦孝公申不害相韓昭侯行果敢雁兆之術彼世有國而自用之于進者固歷然而秦漢以後皆施之於賈堅盜賊已亡滅也末世於謂度內者叢騶網漏之遂道崛起然亦未嘗不驗當古人皆愚儒也所謂度外者皆群不逞也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謂操能用度外之人此自阜輩所見爾

淩霄闕始構鵲巢其上高堂隆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淩霄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今詳詩義鵲巢而鳩居非有惡於鵲非有愛於鳩也鳩以均一之德詩所發興至其材拙不營而奪非其有豈復取之哉烏巢於高物理之常何遂恠駭然將主心有所疑而問隆即事為象而言如契之合券之同無其義而有其應何也雖然物鑿以顯而理不正以通此亡國昏主之大患諫者所不能回可歎爾

隆又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翼此魏室之大異昔五子之歌獨以道鑒亡而周人之典乃熹言符瑞若曹操之猜雄阻逆竊非其有殘民不已天下為墟久近之卜亦可筭矣無以異物為也恐隆引類告君不得不爾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誅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孝宣親見其害尚欲修武帝故事况後人乎

按滿寵傳陸遜向廬江寵言賊捨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又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乃移西三十里依險而引賊平地又言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蓋吳魏相拒吳常以能踰獨江北為守而魏不能以跨越江南為戰後世守江者畫江內而守之每患退走此非奇計秘謀當與衆共之使知戰守所宜處不然雖江水不為險矣

王基進據南頓稱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世人多以淹止自保稽遲持重二字基如此析言之甚善不特為言兵者解惑者以象為進則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投袂而起猶可有功雖非古人仁義之師庶乎黠而不挫矣而基始則能倡議獨進安坐莫搖終則能持勝全歸不求深入勇怯各當動靜以時基亦儒生非武將也觀者自當斟酌

王陵子廣論何晏子畢桓鄧所存雖高事不下接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莫哀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廣猶勝已擢用賢能等語裴松之以為前史不載皆習鑿齒自造前史載與不載不必問然此乃魏晉人議論兩黨根抵非虛言也蓋夏侯玄何晏以器識玄遠為一時表則士之神儁朗邁者爭宗之其老重樸有局幹者皆所不悅此司馬懿所以能秉撥取魏柄俗人甘心為之役而不悟然雖能取魏而晏玄之標度風流已不可掩抑所以晉人終於成俗而向之不悅者久亦消折後生遂靡然矣余觀三代之後道德衰壞而義利不並立雖孔顏孟軻不容有晉楚之位況晏玄扶高名而饒厚利自無全理又王凌方欲廢見主立藩侯其去叛逆幾何此借懿父子之兵而資其食聚衆人之用而成其篡也悲夫

毌丘儉諸葛誕亦善夏侯玄鄧颺等傾廢司馬師之辭猶謂懿有大功而昭賢欲昭代師雖非實語然可見當時中外人情未以懿父子為決取魏也

鄧艾開渠溉田積穀且通運漕其策可攻然謂四萬人耕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而以三十萬斛為十萬衆五年食以今約之則壯少而食多未知當時調度如何然作田計夫軍食計口古今所同決不能一夫耕百畝而食六十斛也

華佗管輅等傳雖規倣太史公至叙載指實而奇態自生往往遷不能逮所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以上當更有事也遷遂書號世子趙無卹旌甚

以漢高滅秦項之威而匈奴項領今圍平城光武百戰百克遂定海內而盧芳連胡擾邊終其身不能屈烏丸蹋頓之暴不減前世曹操親伐一戰斬之徙其部落遂為名騎所向有功何其壯也自古立國德意為難而以武勝者多矣若夫德義不足而又羞武事十世淪胥坐視天下變為左衽學者當諱而不當法也

陳壽載東夷援前史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因思前世雲紀火紀至以鳥名官蓋上者神靈下者鄙野故未嘗酌人道之中而郯子乃以為不紀遠而以民事則不能之故恐亦未然左氏但言仲尼見而學之蓋以備異聞而未暇辨其是非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七

吳志

方漢帝在長安王允破敗而李傕郭汜等更相劫質關東視人主如土梗未有知天下之勢所歸者獨荀彧以此勸曹操遂於兵少地狹之將首執其柄雖操雄詐過人然亦有以得之矣此外惟田豐劉備諸葛亮孫策爾備徒有其意就復萬一僥倖何所能為如策勁果明達又已有事力使不死而究其志未可量也然則所謂深慮知化之士要自不多自古今所同也

尹吉甫雖有江漢之詩而周人無征伐之實吳越但內爭三江五湖之利爾楚威越秦滅楚江東尋即散壞以至項羽之亡兩漢之興皆未有以長江為險者紀孫氏初割據曹操猶未與之競逐既敗赤壁建安十八年始攻濡須相繼十餘年魏凡五至江濱魏文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自是南北之論遂立大抵楚熊開拓荆蠻而孫權疏理揚越江東浸成家計魏因而力爭乃以不得踰越為恨天固未嘗特為南北作限而亦非前代之所肆取也故孫策謂舉江東之重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權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權然則雖策亦不以江東自足蓋借為進取之資爾孰謂六代南唐皆局於此乎吳錄又言孫韶遣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魏文帝帝大驚得其副車羽蓋而還正與徼虎事同近歲勝成偶建策而聞者怒甚以為激厲而敗和議然亦不足怪也

三錄之

孫權以黃龍元年即真魏明帝三四年距策初得江東三十餘年矣以權之能自守衆人盡力輔之患難百罹方稱大號夫豈不急勢未可也而袁術袁紹未有埒帶遽自尊崇以亡其疾實力之與虛意相去懸絕如此謀臣策士不可不知

孫權用萬人報聘遼東舉朝以為不可權之謬不待論矣余獨怪權以區區江東違衆心行失策若此而猶無與於興亡之數後世或以天下之大行之一跌而遂不可復何也雖然亦幸公孫淵即敗計不過為笑一將爾如再三牽綴未已權意威竭國從之張昭輩皆當見殺貞運亡矣

按權遣軍十萬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是時塘外皆敵境故也若棄淮不敢守於己腹內豬水自淹而日踵昔人之已行此余所不能知也

李衡妻習氏不聽衡治生嘗稱太史公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秦漢以後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多不可信此語而果可信雖羔羊何以尚茲

孫休即位始欲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於是江東無學久矣又言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當孫權時上下力耕於戰相須兵可常用是以貢少而農多非真能務本也古人得百里之地便為不拔基業三國各方數千里但汲汲以殺人為事不能一朝安如此等詔令數十年纔一二見耳以古法準之雖欲無存可得乎

卲

孫休武后劉龔異別制名字為世所嗤固無足論者然自伏犧至堯舜文字皆已一成不變後世無復加損矣凡物號自名亘天極地無不皆然此人為之耶天設之耶莫知其然而然耶學者乃謂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籀生焉恐未可據也

會稽功曹郡嚀自殺置辭有天下重器匹夫横議舍垢藏疾不彰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等語皆未易及若果嚀之言而殺身以明将輕用其死近乎匹夫匹婦之為諒者豈所謂孫王璽焉賈誼自傷殉人之義固應爾耶

或勸劉繇可以太史慈為大将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将不當笑我耶但使傾視輕重而已由後人言之必謂許卲風流自命嚴棄事功為此不切情實之論然當時所謂三君八俊之傳無不品局並濟幹雅兼遂者皆雍容鎮服於上而後進厲行奔走於下未有不肖悪子報厠其間也劉備言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然則漢中世人物可以想見學者自當深識

孫權自作書疏數處其與孫皎書頗有文義可觀既知其能以謹細寛綽包受龐武之難為又涉歷經傳有益世用所以勸呂蒙讀書不虚語也曹操劉備皆能道語言操險潭著於詞章無可録備與禪書猶勉之勉之勿以悪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其自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論治道多矣當亦有味其言之也

爲

諸孫多材武與策權共起曹劉盖孤弱矣興亡以道不在其宗曹氏以爽亡孫以俊綝敗

張昭謂君子之事上章一将咸以為得所謂然如嚴俊止謂仲尼居則誠昭所謂鄙生者若昭之所謂要使其君知凡為人臣者進退闔說之際皆當盡忠補過順美匡惡不徒燕談閒說之論平生以是致為臣之義可也若員欲盡忠補過順美匡惡則亦非此所能盡何不贊其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於盡忠将順何以過此恐昭之君臣亦未盡當爾

古人以用材為難故曰在知人曰聿求曰顧俊曰旁招至季世始以材得自用為難烝民所謂仲山甫漢蕭張耶魏近之矣陳壽稱孫權不及孫策不能相張昭謂顧雍依杖素業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如雍始終無玷國人上下所同敬而壽之論不盡其美蓋亦有所見非偏然者正以其自用之也自是以後號為一世大臣當時所貴後人所尊大抵多雍之流皆人材之所以自用而人主用材之道不復見矣此意甚長要當細考

孫權論魏明帝選用忠良寛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為是衰證非隆興之漸由今觀之正坐不能如陸遜所言爾權以此為不足以致興隆未知權所謂興隆者竟何在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挂有地數千里立國數十年以力戰為強以獨任為能殘民以逞終無毫髮愛利之意身死而其後不復振操術使之然也

孫綝臨死語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悪異與治道相反夫習於難易流於異同而不計其治亂固人情之同患然治之所在

實難少而易多同衆而異寡亂之所生常胃行其所難故犯其所畏若止以不憚難不悪異為合治道此特言治之統者故伊尹教太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遜言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雖非上哲志之順逆必與道之是非對立古人之所謂難者不知其難所謂異者不知其異以太甲之不明而終能思庸無禹湯之德而致禹湯之治者由伊尹言之精也

曹操秉荊州之捷徑取孫權此常人之所畏備稍有意慮便自知不然況周瑜魯肅輩乎李左車勸韓信按甲以服燕操亦非不能而急於席卷遂隳策士之所謂是自古今同律何止一赤壁也然張悌決版橋之戰亦與赤壁何遠而吳竟以滅蓋興亡自有家操雖強而孫氏立國之初忠智畢力大勢既定實不可以虚聲下至晉兵將雖不如曹而吳亡形已成悌所謂無愚智皆知之其奮於一戰者不過欲與之同死耳此所以決策同而成敗異也

孫權臨稱尊號謂人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戰國以後浮薄之士妄稱非冀以干時偶成忽敗蓋無所不有惟其實可以造事者彼固未嘗輕言而此亦不敢輕聽肅之於權其驗乃在數十年之後如諸葛亮答劉備止論形勢大要初不言當何所至豈孔子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歟然則如張昭之無言權自不當責也

孫權與呂蒙論讀書及光武曹孟德事并著肅言蒙進學之益學者當詳看若光武庶幾能讀書者權及曹操未可言能讀書也權又謂不當治經為博士使博士中無此則經當有兩說不然則博士之說可廢歟

虞翻東國俊才官仕州郡上不及預天下廢興之義下不能為一身榮辱之防虚劫忠勤輕招廢放惜哉惜哉曾不得比顧雍諸葛瑾之倫也虞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亦用意至到之一節其言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後世敗又不然嫉其已成而設毀以敗之皆是也

張温文識功用雖無傳於後觀顧雍張昭諸葛亮等所推與可謂顏出孔門參賜同譽賈登漢室絳灌不讓也自古負不世之材或為主人所知而其下共排笮之使不得志者有矣未有舉朝所服上下交頌而人主反加忌惡羅致其罪而殞於死亡也此但孫權自度已不足以用又從而傾之爾於温何損而注載虞俊謂其材多智少華而不實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豈其然乎駱統疏字字可考負使人三歎息也

駱統區區獨知以民為重安得長者之言

昆陽以後官渡周瑜關羽陸遜皆大戰也劉備平生拙於用兵舉無不敗乃專師獨將以嬰吳人方盛之鋒自無得勝之理然素有雄名而遜晚出陳壽所謂推而克之罔不如志蓋亦難事也按遜傳督五萬人拒備記不言幾人要須倍之魏書云四萬人恐不然備既不能取夷陵順流破行而斜側旁入緣山列險衆無所施名為五六百里實不過數十里耳魏文帝笑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使負能連七百里已至江陵矣況

此非拒敵如據其要害雖苞原隰險阻亦無所忌乎

陸抗討步闡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拒晉晝夜催切如敵已至余於徐晃解樊圍事已互見之盡智勇相遇各盡其力不待敵之不敢救一旦進退如諸葛恪自取喪敗也抗又言得均則衆勝寡力侔則安制危厥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善哉與司馬讓侯吳起合矣陸氏信才父子也

孫登德兼於能知人則哲深達治要臨歿一疏不論三代以前三代以後世子藩王之賢少有及者同時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然孫權暮年驕昏猜險禍成骨肉登亦幸而早死未知父子之愛竟能始終否

賀齊傳甚奇偉江東之有山越無異夷蠻蓋秦漢所不得盡治孫氏既以吳越事技剔制服數十年間遂成乎土矣今湖南尚有峒民而世無齊輩勇決謀搖手動足輒為大患雖非先王論治所尚然以彼視此猶有可言而後世因諱之不敢道如齊者殆不可及也

吳範占驗存亡興廢無不審中使如其言無用人事矣將天定而人從耶將人為而天合耶將如物之形立而影隨也自堯舜三代以道制命以德其天而禎祥數術猶未嘗不行乎其間猶未知秦漢之後或有聖賢事功者其天道先具又當如何耳

諸葛恪先討山越後築東興功效不可掩矣然推此而遂欲施於天下大計則覆宗廢主傾覆其國曾不旋踵者天下之計自有定形不因事而就恪智小不足以知之慮近謀遠勢當然爾然當時議論徒能毀其已敗則亦無所取

王蕃樓玄賀邵韋昭華覈吳之將亡孫皓酷暴尚有此人孔子稱殷有三仁因聖賢數十萬之天下其亡有此仁人固其宜也悲夫

蜀志

劉表當亂世雍容文義自保一方比於袁曹之殘民不猶愈劉璋雖闇懦然國富民盛守之以恩無所得也也而縱横之士韓嵩張松之徒各思自逞不以其上為可安必欲與之偕亡而後已利口覆邦家真可惡哉

劉備頗知天下大計所在但初起時名位微淺不及當諸人盟會之際既後起智短勞不能勇折群雄勝敗之衡安有一二十年進取無成栖栖寄託而猶欲就功名者所以自負惟有謀誅曹操一事始終賴此僅立一隅大抵雖匹夫持起未有無猶幹而可倘然立事者如荊益固容身之地然圖之無名極費勉強其誅不武其克不令諸葛亮龐統以此自見不如袖手寂寞終無所為也

陳壽言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道得出司馬遷不能過也

周衰聖賢不作管仲相齊成匡濟之業春秋二百餘年載之余考次仲事與王道未有以異而處士權謀用為首稱諸葛亮治蜀雖不能復漢然千歲間炳如丹青余據亮所行實用霸政而

論者乃以為幾於王道蓋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見識亦隨以變也

劉備與關羽張飛麋竺簡雍流轉南北自壯至老始絶資身之策而亮教以取荊益然後卒成三分荊益雖可取然假力於孫權則借貸督索會盟於劉璋則欺侮攘奪討亮之始終存心行事不宜有此而號其名曰興漢則可悲也故余以為君子之於天下必使之無一不正而後從之其君自伊呂不興而管樂之亡無復可為之時矣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方公孫衍張儀開闔動搖天下聽命而孟子以為妾婦之道則拯一世之智討而不足以當儒者之隱約東都士習風操家尚經學亦既知義矣然而勁勇林起豪俠雲萃而先生大人不足以鎮之嚴亂馳突鬪成末世之禍於是揣時務者習策略語世事者極縱横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於縱横若他人不足以語亮者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余嘗論漢高無所能而蕭何與之以天下今觀諸葛亮之於劉備亦然若光武曹操劉裕唐太宗皆身自取其臣助之而已然漢高猶是大勢已成何之與為易備漂流二十年未嘗得尺寸亮鑿空舉取以無為有比於蕭何其事倍難至於始終任責習坎心亨而行不尚以古人之資而用後世策士之術理不兩立所以盡力而少功也

眉山蘇氏言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表裏亮

謀取益州日月之食也至是則人皆仰之不復論前事矣蘇氏言之雖過然大指亦近之

亮自備死閉關不出五年一出而不可敵何也一出而敗則其後錯落不復振乃理之必至矣湯文王百里而有天下孰謂益州之大亦可以取患不行湯文王之道耳亮區區信賞必罰朝種暮穫雖號治辨而魏亦不至於亂則安得以一隅之地而收克復之勲如用魏延揚儀尚自不保身後是亦與魏何以相遇非所謂以百而取一也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其小心克畏與蕭何同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亮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之人所不欲聞也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壽又言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誠然其好善忘讎自是晉武及舉朝盛事故其後雖亂而尚延也

壽評亮文集古語中賛述亮美皆當時親實見事所謂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是也至後世浮稱汎指失之矣嗟夫三代之下道遠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挾權術為申商韓非而不自覺以亮始末考之歷歷可見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餘論誤之也余故諄諄具之然則學者至是須自更拔乃可爾

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徽行歎茬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無憂然則貧賤誠不能為士

畧也唐人謂開筵面場圃舉酒話桑麻正是本色韻勝者鬪吟
而已
劉備言每與曹操反事乃可成此未必當時真語然以詐取劉
璋者備之所不安也備周旋陳元方鄭康成群儒授記其說寬
緩而諸葛亮龐統定計敎於前必成敗於後司馬德操所謂識
時務者數恐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甫以處明德
觀璋之所以失備之所以得事之成敗真有計也法正既與備
以益州又為之圖取漢中其策淵郤方略不勝國之將帥乃審
其必成而動非苟好謀者正忽死則智筭已隱而備之業止矣
如諸葛亮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覩此全不是議論湯武之仁義伊周輔之自知必勝桀
紂之暴雹百全而不失後世無德專用計數李斯張良以有勝
無亦不全而不失也使成敗利鈍果不能必覩但欲以身死為
恭則何用勞師殘民為此不可必之舉高不足為仁而下不足
為智況三代之君臣未嘗有此法乎
許靖以汝南勝士著名既嘗預漢謀議及其流播無所苟容身
者則臣役之晚歲遂有翻城見薄之事然則如荀彧之出處殆
未可以輕責也法正薄夫乃知靖為當敬發悟劉備用賢之機
諸葛亮之親厚正有以哉
諸葛亮不以英特表群物而以推測未發智參畧者之旨啟矯
球玉之喻誠有味之言也用人固難而為人用者亦未易末世
材質委褻萬人一律以横論為昌言以膚說為忠懇而欲求亮
虚受之益吾見其多聽而少成也
廖立言關羽怙恃勇力作軍無法直以笑豈得不為中羽之病
亮正以其攪事廢之循至李平則法當廢矣罪功輕重曲折甚
多上世未嘗以此為宰物之盛節亦霸政之餘務耳習鑿齒論
甚淺未能究其義也
每念亮幾死魏延揚儀便敗國事自戰國秦漢以後為一勝一
負之兵雖盡得天下皆以幸勝不幸耳獨亮欲節制而後用之
然亦止能及其身武王既歿三監淮夷叛民猶閑不反曰難大
而況亮乎
代漢者當塗高是何語漢光武嘗以問公孫述謂君豈高之身
杜瓊乃以魏當塗而萬取類而言復是何類又謂始自漢名官
言曹司馬當復何義譙周又言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
天下會於晉豈會於魏乎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漢末諂附王莽者始有讖緯先
定之說光武尊之甚於經典班固父子希世論載而後世之能
摧折配合者為精微然則人才何由不陋乎
孫盛論譙周畫降事特可録余觀諸葛亮奮僻陋之習厲其衆
而用之戎車屢動邦域不聳至於一隅而抗天下理猶未盡比
公孫述相去幾何而責禮譙周之流肆愚儒之腐說逮其傾城
禍實由此然則秦楚之自強燕齊之必復其立國遠者數百十
年當時謀臣碩相基事保業要亦未易可輕也彼實無箕子周

公之德者不過為譙周而已

以陳壽史考之蔣琬費禕略能繼諸葛亮而與姜維亦無起詞然維與諸葛恪所以敗亡則皆用亮意也勤兵無名勢自當傾亮本謂益州漢高祖資以成帝業然高祖資蜀纔數年爾今以曠世累積之久興無効未已之師隙開於內釁起於外則君無桀紂之暴而國被覆滅之禍矣惜亮之謀亦有未至者也

揚戲輔臣贊言諸葛亮賢愚競心僉亡其身張裔亦云又揚洪傳亦然蜀人之所以戴亮者此一事尤著及廖立李平所以垂泣至死亦皆此意也古之稱官人者舜周公而已秦漢以後方有諸葛亮孔明然義利之際更當詳處若其義不深其効不遠尺寸之能竭命盡力以用為重使後之所見者止於是則材薄而功陋矣

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已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士誦讀不詳輕立議論誤後生見聞最害事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九

晉書帝紀

史稱魏武辟帝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

再辟勅使收之懼而就職及曬書殺婢事按懿是時尚少年微豈為異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憚之至此且言不欲屈節曹氏尤非其實史臣乃當時佞諛者意在夸其素美而無辭以述亦可笑也

諸葛恪屯皖懿將攻之議者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按吳盡江而守魏人尚憂其越險至師近世乃委准與敵自有城堡亦預棄雖古今之變勇怯不同亦由謀國者未嘗考論故也

曹操盜漢三世四十年諸將未有擅兵於外者蓋人主自執其權也懿累立大功位極將相年垂七十欲取其兵柄而不能忍值齊王童幼爽羲兄弟晏颺文吏皆莫以為意故懿父子得舉於外以逆行之然亦可謂危矣使晏等有一人知出於此第不至棄軍海為懿父子何由肆其志正與呂須事同矣然則虛談無據遠於事情豈非自昔書生之戒也哉

晉武禪代為陳留郡王之詔稱魏室仍世多故幾致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按桓玄已篡晉而劉裕起細微誅玄復存晉名號故恭帝云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魏末

嘗有內外之難司馬懿受遺作相一朝劫奪誅二君夷滅王凌
毋丘儉諸葛誕等皆夬潰魏人膏肓倣自家計以此反辯有大
造於魏舉一世之亂臣賊子公肆無妄是真以天為可欺與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何太懸遠耶
秦漢之後人主自非卓然英明身握大柄然猶亡徵亂本相尋
如髮其餘平世守文之君往往以小善蓋其大惡者多矣如晉
武寬雅平恕未為失君道也不幸倿后昏子孽婦相參與會禍
如魚爛不可救拯是殆有天意歟而何曾乃謂上晏見惟說平
生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殁身而已後嗣其殆世因以為知言未
知曾所謂經國遠圖又將安在哉
周幽以昏雲致夷狄滅宗之禍惠帝所遭略相似矣然惠帝昏
而不雲夷狄之禍非其所自致盖戰國秦漢五六百年窮兵開
邊維御不以道至是横流偶承其會爾
干寶晉史名善議論言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愛惡利害攻奪若
積水堜火未嘗暫靜此語亦為見事機者考於載籍惟五帝相
承治天下周之先世治其國用一道守一說民生其時安樂長
久故勢雖不暫靜而靜之以人且後世駁雜粗相羈縶始復掙
定何暇遠登帝王耶按晉武末年憂惠帝恃皇孫憲賈后懲創
魏氏尊任宗室付授爭謬閉路殺戮轉側數四而盜賊諸胡乘
之此禍亂之要也譬如無病壯實之人既服毒藥自當致死所
以猶未盡亡滅者帝業寬厚未至得罪於民爾而寶以為禮法
刑政民風國勢皆已大壞於武帝之世使武帝之世果以大壞
始
則晉之餘號安得尚存斯蓋計數之失非體統之罪也
元帝鎮建鄴十餘年遂踐位鄰若論昔之君臣相與剷荒剗穢
創立基本號令簡陋亦當備有規度可循不應數年便已大亂
蓋初倚王敦共濟艱難而王導本一家弟兄無同異但不及爾
止於趨和日前何嘗卻慮身後所以未能有成而遽破壞至此
迄東晉之亡無復寧歲時人方謂江左有管夷吾真尚名之獘
也
史識元帝元戎屢動出江鐵經略區區僅全吳楚晉文之患如
逆風行舟風不息舟不止雖破浪反風功如劉裕亦無止泊處
而况於元帝乎其得免覆溺幸矣何忌誚之哉
明帝敗荊湘以分上流之勢蘇峻之難復以并陶侃昔孫權既
得荊州則都武昌至孫皓猶然所以鎮壓上游也坐受下流制
命独藩召侮甚多成功甚少王導謂伸謀玄德俱稱王者之宅
徒虛言耳盖晉君非切則弱不復知為國家計其勢然也
升平三年王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此言運致敵境
也咸平元年權停一年運此言運致京邑也不知晉運法如何
槩此雖曰勞弊然尚有蘇息之時近世國內漕輓流通盖皆舟
楫之力而比一用兵州縣配民以二十萬錢轉米一斛僅逾淮
而止余在金陵與漕司力爭僅免再運為元帥而不先講運法
豈惟棄軍并棄其民若再三用則化為盜賊也
晉書志
晉書叙天文經星甚詳後世皆從之盖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

星圖推演義類附之人事最為易見故也按堯典稱歷象日月星辰止於晝夜四時之別四星般正之名由上而驗於下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應其或差忒則人事為之不齊此古人所以有貴於知天也過是則皆人所自為而天不預焉至舜在璇璣玉衡而以齊七政為文則其始以人事必有待於天而其然亦不過五星而已此可謂極天人之精者也然則凡二典之所不言而甘石巫咸之所具載者皆學古求是者之所當審不然則以天援人而以人誣天紛紛乎其不可合矣柰何反以古人為質略而後世為詳密乎舜稱肆類于上帝蓋言統天之最尊者天之運動大者日月其次星辰今術家乃以極星不動然後能役使群動是以星而統天也夫上帝為統天之最尊聖人以德配之以象事之顯之取名而術家以星統天與方士野人相為攀緣以誤經說至於宮廟朝廷百官有司無所不備則又以天而從人故有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之論此尤學者之所當審也

正始八年日蝕詔問群臣得失蔣濟言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濟言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濟所陳謂敵國相圖可也今司馬懿以臣篡君由匹夫而奪其天下比周之戒其朋之慎孰大於此何丁謐鄧颺之有就如濟言則天曾不為弑逆不臣者示變何也

莊周言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蓋周放辭云爾而晉世遂有三日相承出西行東日隕日光散日夜出他變交錯皆前此載書所無古稱神人雜擾不可方物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然則上世之神靈蓋夷狄之常然至五帝人道始明及三代不復見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刘向以為增異若見晉事何以處之夷狄侵擾中國氣類所召至此自不足怪

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是時天下之亂固大以理揆之抑人鬬於下星星於上而後使星不待安其次耶抑星先為變於上而後兆亂於下耶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闕也然既已知天則占驗終勝而人道遂不可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預占也然則張華不去何以應天華欲以已無過為德不知當亂世據重位其過大矣

歲星犯天關占曰關梁當分是時石虎擾亂而江東安靜故庾以為天公憒憒無皂白夫取必於天猶不可而況取必於占以慢天乎

典謨首言萬邦其後詩書循而稱之甚衆至禹獨成五服則曰至於五十是所謂萬者舉數而云爾孔子繫易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此直以象立義可也若禹會塗山既言執玉帛而至則宜有其實而猶曰萬國何也使果傾竭天下雜遝並集權文煩瑣交錯道塗殆不勝其亂矣傳者因此遂

言黃帝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國夏末止二十餘國以漸削損至於商周或言千八百國或言八百諸侯春秋時方稱無數十焉此可據乎封建雖上世明制不知勝人要以何法為準將國國齊整抑姑亦大綱已滅者有無復興始封者於何取地其禁令纖悉蓋不得而詳也後世徒見周官所立度數便以為封建成規然當時既無空天下以待建諸侯之理則此書已不可信而况夏商以前乎然則所謂邦者盡區聚之衆名無地里萬之實制不可以周人封國言也

按平州戸萬六千而慕容廆用之建國當是倚部落自強猶可涼州三萬七百而張軌世地襲號稱大邦至李暠禿髮沮渠三方分割爭為雄霸人衆土地幾何按李暠傳中州江漢干戈流徙者不過二萬家日尋操奪歲異生齒不如盍而餘民靡孑遺可悲也

荀勗以漢魏尺長於古尺故舊樂不和阮咸後以勗尺短於古尺故新樂不和不知晉人謂咸為神解者於舊樂直是之而無所非耶抑舊樂自有不和而識勗不知所以和之也古人分治亂亡國之音者謂音樂如故而道盛衰不同非尺度長短能致之也故五子之歌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彼物猶是而世已非其求詳器數之閒而後為存亡之所自哉然則勗固非而咸亦未為是也

杜預論人主葬畢除喪諒闇以終三年按說命王宅憂諒陰三祀而無逸稱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古人皆喪三年而高宗之居喪猶有異於常蓋古人所不能行其謂之諒陰者後世不得而知其制矣然周公美之以訓成王使非人主之卓行加於人一等則曷為取之孔子謂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因冢宰總己有三年不預政之義故有此答且不敢以高宗純天下懼庸人將自安而不為爾是所謂諒陰者蓋特遇於三年而預又謂不能三年改葬而除以心喪終何其戾也孔子言服美不安顏不為之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孔孟所謂三年專以服者無服則無喪矣安有喪畢除服喪釋於外哀忘於內三年之久其何以終舜禹終喪皆避堯舜之子不得已而後受命雖非事實然推舜禹之心必不輕其喪而重天下也而預乃言天子位尊政大不同凡人則尤戾矣

晉武始泰四年詔言巡狩述職及周典各為一書由其文則三國以來所無由其實則或過於兩漢矣武帝信不可謂無志於民者後世子孫之憑藉尚有此也

晉志載置尚書本末甚詳中書亦晃事始君相之職自前世無的切證據然君之所欲為必以命相相之所得為必歸於君此古今通義也按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古文簡質不能盡通於今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以臣下安於縱逸也然皐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墮萬事隳則是君終當命其相不當自為也伊尹周公復子歸政不知人主所觀者以何政周官乃成王所自為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成王不過訓飭之而春秋時方有立而不從政由甯氏之語靖郭君謂齊宣王曰五官之計不

可不日聽而數覧也王從之已而獻之悉以委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事而况於君牧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權有所專而君相之職兼失矣若秦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敢斬鄧通晁錯尚循古義也孝武初年便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君所欲為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為矣其後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然則舜禹皐陶所論何事成王伊周所治何業必不疎畧於秦漢而鹵莽於魏晉矣

周官雖云六卿分職天官事最繁重皆体要所關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也按周官謂公不必備循應一二猶若孤弘化寅亮天地無不備官之理則所謂冢宰乃有司之長職自當然何必致重於一官而使公孤下兼若公孤闕則又將以冢宰上兼乎夫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也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也以後世疑唐虞三代學者大患也

曹操用衛覬議置使責鹽買犁牛供給流人關中由此豐殖昔日上必有遺利可指為養民之具後世盡以為聚斂經費一朝有司之事資用無所從得徒手而止凡魏晉間所以独本制敵者自嗟為迂遠不經事之談而況其上者則何由行之是真可悲也

杜預言分官牛付究豫將士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三萬五千頭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一牛責三百斛穀豈穀患太賤而牛貴乃爾耶又言留牛種佃於牧地萬頭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不可曉恐誤

魏志黄初初復五銖錢穀貴罷太和乃卒行晋志乃言魏武罷董卓小錢還用五銖至魏文以穀賤罷以其言考之若自初平至黄初穀皆賤罷太和相去數年亦是懸斷語蓋晋志誤也不知漢末元不用五銖錢也

夏侯后傳稱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卒年二十四按青龍二年距魏明帝即祚八年去其殂五年長君在御國權未失而懿父子篡逆已萌舉魏國無知之者而其妻婦獨知之是以朝廷之衆而一女子之不若故統朝言子勿謂秦無人甚矣聖智之難得也后盛年計其房闥衽席幾微之見非一不屈而先遇鴆與死節者無異矣

武帝未有失德而揚元后以市井中婦人見識佐之以嫡立惠以妹繼室以賈為婦三哲同意亂本既成無可救者禍流生民數百載然則謂王化自后妃治道首二南古人常語信萬世不易也

讀劉暾奏羊后事使人悲嘆幽王之詩稱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其時幽王見殺太子外遷而其辟公貴人首鼠自便莫以

傾覆為念故其人怨刺之如此嘏為留臺而能抗拒強臣存活廢后視是詩所稱過之遠矣荀濬周馥亦皆志士也

晉書傳

王祥不拜而長揖世以為雅談此固無忤時之患也以為賢於何曾荀顗則可若遂以為名節未知只如此當得甚事亦學者所宜知也余於袁湛張範卿原已論此意王戎言称在正始時不在能言之流王敦亦言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乃為人所慕若是耶

石苞為司徒遣掾屬循行州郡殿最農桑蓋秦漢以來三公當事也後世但取帳狀虛積架上而以此等事為笑而然苞以忠勤見稱於時如此舉動必是實有益國便民非虛文也

羊祜舅也杜預壻也裴頠亦與賈后有屬雖其材德皆能自致然人情上下所以易於信服者以其在親戚之地故也預言立功立言可廢幾又言禹稷之功期於濟世秦漢以後儒者守師傳而遺實用號為通人又輒放蕩踈漏取辦一切道德滯固功名淺迫如預容而有意博而能人材時智也而不遺仁有功而不代近戰國春秋人也

衛恒等所著書勢自古人篆隸草書皆具文字之興蓋莫知其所從始而漢以來則謂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後者學者信之至言沮誦倉頡因鳥跡以興思按易傳雖稱包犧氏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又稱其他卦義在八卦之外故周官太卜掌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夫易學者以為文字之初然義已備李者乃謂伏羲始畫文王始重是古人文字簡略未具方有得於後人而具也孔子序書起於唐虞今考典謨凡後世所謂文理義理是時皆已備盡不可復加人文乃自然之理聖賢得其精庸人併精失之蓋有古人所能而後世不及未有古人不備而猶待後人備之者也至於字之形製隨世不同篆隸真草其體愈降華夷異用古今各行而工拙妍醜因以自見此則恒與崔瑗蔡邕輩之所以詠歌形容而遂欲以是論文字之源流失之遠矣

衛玠雖少年未練世故不究其德而死然清遠沖約識遇老成與黃憲何必遠也

劉卞狂謀欲以子廢父而廢其母此非權道之所許張華拒之是也及愍懷既廢衆怨集於賈后華於是時以人主命廢后復子以安人情此權道之所許也猶且安常蹈故既不能去復不能誅坐視倫秀成其逆節大柄外移身既夷滅而國亡遂不可救可哀也夫蓋倫事就而後察、而齊成都爭起然後晉世陵夷至於南遷然則不明於常變而欲居大臣之位難哉

安平獻王仁不遺親義不背君老期稱道本末可考孰謂司馬氏之門乃有斯人乎至順族人子當化家為國之時光艷翕赫不以自喜執意求實非其所立以至困窮悲夫

晉武帝時常議論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賈后為冢婦二也賈充荀勗進退三也齊王攸去留四也晉之治亂存亡雖在此四者然不過一本昔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武帝

二十五子惠之無惠帝自知之而終不決者恃愍懷爾又明見充女不可然竟納為婦以成愍懷之禍賈謐輩猶縫其間末年恐攸挾衆望奪嫡又為逐去以速其死遂至舉天下而棄之然則堯舜之所以不與其子者豈以為聖殆亦審慮定計當然耶

史載項城失賈充周勤覲夢道事甚怪如懿與師昭既死之靈切切欲為其子孫慮而終不免彼不畏鬼多先哲王在天耶

王濬兩表自愬訶不可以所謂口不言平吳之事者自當在歸洛後也杜預謂濬既摧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賢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凡濬所未至者皆迎以與之此亦節度之所得施也使皆如王渾制人以聽已功何府可成人之相遠乃至此乎

魏晉之際以名用人加以親舊纏綿篤老不捨故得擅其材任所至山濤魏舒鄭袤是也若人主本無其意而年至不去則但有減損無可稱矣史言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惜不存也

王何貴無裴頠崇有是非相攻終不能定凡天下義理始於堯舜禹皋陶使其見義不明析理不精安得致唐虞三代之治孔孟循是祖述之爾老莊妄作晏衍隨和區區對起有無之間自不足論也然獨有一事秦漢以後學術之所立皆人材之所趨所好尚崇長門戶師承大抵亦欲為進取地顧其品局高下如何耳苟國家大計不與之計則興廢之責豈其所関正始終雖以虛無起義然諸名士師為司馬父子鋤刈及惠懷時雖以矜誕成俗然晉業已外於武帝之世揚駿與諸宗室禍搆交發如激水轉輪正復張裴不能措手足而況衍輩後世乃以興亡事歸罪於彼夫始豢其禍而終任其責不知人皆欲為進取地而世論何獨督過之深豈夫以淟涊鄙陋安取榮達者自為宜得而俊頴勝特之士終無以自容耶是真可憐而務為篤論者之所當識也

史言樂廣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孔子稱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此自修可以此宗物可乎裴頠豈得廣不能屈王敦又謂樂彥輔短才若以有限之知而取不讓之名誠聖賢之所賤也恐史家所載亦有未必然者

溫羨駮張華後官爵議引晏子里克陳乞不二百言而古今事節曲盡羨少以朋富見稱觀此文定不虛也

劉毅論九品稱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莫曉此語似是為中正者私問之也又言劉良上攸之行下石公罷攸之所行尤不可辭（傳咸傳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脱衣為葡僵所奏）若非人主素所知名蓋應但略疏而不析言也毅陳八損雖精詳然不如衛瓘瓘言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此九品始立有為為之也又言魏始造考鄉邑清議褒貶所加足為勸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勵染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此論九品得失之要也李重又言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詳此是漢末用兵久人材自行伍雜進莫能考察故以中

正卿論之使及其敝則反以位定品并門地子孫皆然而素行無施名實亂矣然則權之論又不如重之簡而可考也按操雖以百戰篡漢而能立中正九品清濁不雜仕進者類之正始以後勝流爭出標字離俗為國光華後世固不及遠矣

史稱任愷有識量經國之幹以社稷為己任後為賈充所抑失職見武帝無復言惟泣而已竟以憂卒未知若此者為身耶為國耶與柏舟離騷同意不同耶

劉頌當時謂其能辨物理論事有可採史家刋剪不藉故後世諷誦無復氣勢此亦晉議論盛時未可輕也言武帝為時遇叔世他人固無此之言至言五等封國謂聖主立相持之勢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雖昔人之論多如此然未可謂辨物理也余於史記表已見之

傳玄皇甫陶以諫官論事觀所下詔謂武帝無意於聽言可乎詞篤旨順過漢詔令矣玄言魏初課田不務多頃畝但務修功力故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數十斛頃自增田頃畝然畝總數斛夫地力有限雖人功修治未有增損十倍者恐此言更審傳咸言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材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陳壽志習鑿齒書及王肅傳嘏等所論皆不如此然則成敗之毀譽好惡之是非蓋未足以為千載之準的也而學者信之過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

晉書傳

阮籍以酣縱逞人欲而以慎密防世患進不成顯退不成隱岌岌乎刑戮之間深昵權強粗免其身奚異乎群蝨之裩處而所謂大人先生者焉在也史稱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又言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返又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嗟夫世固未易濟而英雄亦多途未知籍所存竟如何而不自容至此亦可哀也若嵇康則一志陸沉性與道會信無求於世不幸龍章鳳姿驚衆衒俗世獨求之不已使不以正終蓋非其罪也昔孔子患世俗之多故其教必以厚人薄己遠慮近憂立則參前輿則倚衡凜然若兵之加頸而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蓋人道之難甚哉然則康雖欲柔從散髮以顧天年而不可得也悲夫悲夫竹林之賢過是無觀已

泰秀傳史稱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夫
以縣雖僥之姦在朝所不能知而充之不肖野人何由知之其
通於天下如此夫然則晉本與充共興其國而亡形已見矣
賤者道之賓退者命之賓也朝貴致功之臣草野無全德之士
上有寬明之主下有聰意之人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
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
不欲蕩蕩而明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絕結也欲芒
芒而無垠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
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故有獨定之計者不
借謀於眾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
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
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

況損之不得測之愈深此皆謚道自分界中言語固非釋文筆
者所能至也自韓非賈誼枚乘東方朔揚雄班固張衡蔡邕韓
愈之流作此一種自奇文字雖工拙不同然意足語真無及皇
甫謐者蓋推之使去異乎求而不得有望望戚戚之情也或謂
晉無文章惟陶潛歸去來潛亦是道自分界者然恐當更詳爾
謐生既不任臨終薄葬尤可稱所謂一介不取與旅泊天地固
無欠餘比之管寧更有臧槩爾
自魏至隋唐曹植陸機為文士之冠植雖波瀾闊而工不逮機
但植猶有漢餘体機則格卑氣弱雖抒軸自成遂與古人隔絕
至使筆墨道廢數百年可數也然機於文字組織錯綜之間實
有其功雖古今豪傑名世者亦有所不能復此不可不知觀其
識切曹冏以退為高而託寄非所熱烈不就竟夷其族乃知文

人能言者多能行者少固無取於智也
江統徙戎論敘上世事雖畧已得其理敘兩漢事極詳不獨漢
魏人能為此議論者絕無而能知此本末者絕少也漢宣光魏
武雖為有識然皆身以戎狄之患遺後使其國尚未亡則子孫
自當之蓋天下利害國家大体思患預防非聖人不能也統與
郭欽論此事相去纔一二十年間固不為深識然當時無一人
知者是則雖一二十年正與數百年等矣
江惇通道崇檢論今所存者纔數十言通明簡暢足以箴極時
病裴頠雖數千言不能及也
馬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
千五百人蓋設厚賞取於諸軍所以得人速也戰國將兵無不
募募者教之捷也三代兵制後世不復而有倉猝之變求必勝

之戰非募無由何者卒雖成列久不見敵安重畏事勢同市人
此姦猾亡命之所侮易也小挫阻氣觀望怯心雖擁千萬之衆
與棄師無異矣不特隆當以成功也寬少奪衆易奮倡行先登
得勝後進募之雖有敗兵可使復振矣
漢光晉武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以弛備致患然則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耤此先儒言成周銷兵
節次也然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終始進德如何耳不然則後
世能不忘戰者豈少耶
周禮開門王導加贈盡忽劉隗刁協以及元帝也用心如此去
王敦幾何然則晉雖欲中興可得乎
按八王既皆專朝挾主甚者篡辱而成都始召王浚之亂東海
終成石勒之禍晉史猶以瑯琊複興為樹置藩屏之力不知元

帝自立於江東乃諸侯之利於晉存亡何預周馥欲遷都華軼
不從命皆致討賊侯欲果南來未必能委心推奉也成周以至
公大義建侯尚止僅存名號而況後世此事殊未易論
劉石雖竝據北方而元帝勸進表河朔征鎮夷夏尚一百幾十
人是時晉亂十五年北方人材猶在國家名號未改但須思慮
縝密者經緯其間爾故祖逖能取河南也若王敦不自欲作賊
如逖輩計尚有十數人可任江東基址充牢為之著定諸鎮隨
地以漸收復聲實相兼夷晉表裏石勒父子必不能雄張然則
王導雖以匡猶自許恐未能望古人藩籬也
桓溫幸自死且有淮淝之捷而晉祚竟亡事其司馬道子傳是
時謝安自謂功盛畏讒至攜拮避雖然晉世事柄悉在諸臣安
亦未至於不可為大抵功成意衰眾人常情況又虛曠依違在
有無之間者乃當時士大夫膏肓之疾耶然則周公皆君輿於
危疑已定之後雖非安輩所能知而忠臣慮國始終存亡所係
不得不然亦非周公獨聖也
王導東晉元臣然有合商量處王敦本司馬越用為揚州而元
帝移鎮建業敦素不臣而導以兄弟遇合一時相推討華軼滅
杜弢使為不世之勲中興甫建已著強僭之迹致元帝疑憚别
用劉隗刁協之流以成大亂不知導初以敦為忠良故同心共
輔成晉業耶當是時導之怨與王敦爭數攻下石頭隗協走死
遂劫制人主導初不謂不然也使敦不死終肆其志晉必不能
抗未知敦事成之後處導何地而道亦將何以自處乎導當事
任之際簡遠無競以弘量鎮物自其所長至於總統眾務綱理
細微又多以所長失之然則謂導賢於一時可矣謂之元臣則
未有逆順不分強弱不辨委柄物外因事順心而可以任人家
國者也
溫嶠智以歸忠弘而能整再匡晉室量在功外取與伸縮一本
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材也一人而已郗隆德業居王幹用
不闕深見大体以德勤人蓋其次也然則晉人雖欲以勝會自
處超絶塵累而無益於隱顯用捨之間者固不足進於此列矣
明帝實獨引紀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
人如何大哉斯言可以興
惜其早亡也
元帝於顧榮紀瞻賀循薛兼杜夷皆隆師友之義篤布衣之好
劉隗刁協親信繾綣言聽計從戴淵周顗一顧如舊始終無改
可謂得帝王用人之度矣不幸與王敦共造基業臣主之分不
明凡敦兄弟所不便者指為朝廷刻薄之政以下陵上由外制
内當陽始尔遂陷幽辱為天下笑皆王導之罪也余固言之矣
然猶有一說當晉壞亂妄人窺伺誰無此心若乃竊名人之日
肆無君之報非常理所能駕馭未有如王敦者蓋師昭以上人
也導能於群從中取其國以還司馬氏為之布腹心擲手足紀
綱粗定名位既成桀然傾搖根本自立而敦至死不疑以此為
社稷臣可也又不可以常理求矣蓋與蕭何鄧禹荀彧諸葛亮
之流時有不同學者又須别看周顗答溫嶠君少年未更事人
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
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顗雖未然此語足以定時是非
之實矣蓋王氏威勢所脅人不知有君嶠未免設語以覘人情
也使導一反手則無晉矣

傳玄言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應詹言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高蹈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然則虛無放蕩是魏末晉初之患而元康之俗正始之所不為也學者尽歸罪王弼何晏恐亦未考

劉超為句容令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春秋有履畝秦有頭會箕斂漢不加賦或以筭商鹽鐵足之皆令出於上今此聽吏自由隨其便劇疑喪亂後追猝賦調無常制故也其後畝稅及布乃有定數可見

陰陽之事有數無道政教之事有道無數京房劉向以道合數者非真能知之蓋意之也郭璞筮占明有證驗象數的然使由其術道自為無用而亦援房向之遺說引義訓以救災乃士人故步不敢忘尓然璞既以數術自亂遂終不得為士人可惜也

庾亮欲廢王導郗鑒固拒乃止亮以方峻格物旣不容蘇峻又不容王導耶然導無其德則不可受師保之禮無其材則不可任冢宰之重柄下移而尸其上取侮方鎮見嫉舊僚皆其力用所限而猶欲以無心處之蓋術淺餘習不能自拔如是而謂之元臣去蕭何諸葛遠矣

庾翼言倫石頭倉米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行殺倉督監以塞責云云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正指王導也信如其言則陳壽所謂政不容姦人懷自厲路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者誠不易致矣偪僻豪強法行寒劣雖末世政事之通患然改絃易轍使視聽一新蓋有甚難惟子產能行之叔向晏子徒能言之爾況王導謝安妄指玄遠空想清靜欲持此以銷刻薄之習旣不可得但為姦蠹之藪而亮翼兄弟及劉隗刁協之流未足整齊先致敗亂者多矣

王坦之著廢莊論文意大抵出於莊周猶後人以科舉論學滑泥而揚其波耶然當時能如此者使已自立於流俗士安可不振塵濯纓加於人一等哉

范甯論太元弊政言選舉制有六年富足使還先起廨舍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兵至千餘力入私門復貸官廩布宜以三年為斷畧見當時寬縱雖賦祿於公者狹而雜取於私者無筭矣世事得失隨時不同叔向晏子言齊晉董仲舒貢禹言漢大要失於下而不能收於上者為亡國至秦上已盡收而無所失然亦恐不免於亡此當併論

明帝與溫嶠書言謝鯤王庾雖當時君臣親故閒上下不至隔絕情義自應有異然其美度包括不減漢光武而風致過之惜盛年不究不然東晉事不止如此也

按王接傳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周上心旦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明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若切穣此語得當時利害之實周顗獨先忌敵便執臣節曾肅乞為鈴下督故擇擁之事可就君臣上下惟主則成使有一人欲破壞則盡衆人之力不足以救矣此東晉之所以甫

號中興而便致禍亂史謂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蓋非事實也
陸玩蔡謨不敢為三公考當時居是官者亦未有以過二人也凡人操欲利之心往往視人以為無以逾已故援而求之人其甚者不復顧人直日厭其所欲而後止矣觀謨獻侮王導評量世事非自屈於人者蓋其本望有限仕不過量雖至得罪而猶不悔更以為得也
量力度能知難而退東晉惟蔡謨王羲之能為此論猶後世而言以為明智之極然當時之人未聞以為賢者蓋舉一世皆貴然有欲進之心如一人之論乃其時所謂怯懦而不武者也夫置獨怯於衆勇之中要為有益若後世則其智愚賢不肖無不畏事而懼敵者有一二人不然方群聚而攻之是置之於衆怯之中最為大害不可回轉也
當時之人如殷浩者多說有負敗亦常數倘使桓溫摧折之故今不光明於後耳余每論東晉人一進一退乍卻乍前風俗所驅如在衝風駭浪中立身不自求定與諸葛亮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是一種見識殆與浪戰[illegible]異若春秋戰國人先做一二十年工夫使出必有成者不獨東晉人不能辦雖亮亦未能也
東晉以名用人而士大夫亦以名自用周顗戴淵庾亮阮孚阮裕劉惔謝尚殷浩王述父子王羲之謝安之流有遇有不遇或成或否獨謝安一人收用名之効蓋自何晏夏侯玄稽康以來更變故篡代而卒不為之衰息至是而安獨有成既成而後亦莫之繼也有其實者唯溫嶠一人但太明銳爾以名用人累世多歷年久心誠好之而不倦自是為國者大根本此事未易輕論要亦兩漢所無還固裁量所不到也
淮淝之役所以勝者符堅既使却陣而大衆已亂不復能整故玄等決進與其前鋒交戰而符融被殺堅中流矢遂至崩潰也若堅部分無擾十倍之衆得用則玄等兵力有限雖極其精銳亦難以必得志矣晉人積百年間兵之習敵人正以百萬來上心終不沮喪此為待敵之本而兩軍相交自非節制素定臨陣必有變態出於規慮之所不及者如堅因麾卻遂動陣面是也或者不諳謂大衆雖用固有自敗之勢且白起王翦皆用大衆本無敗形堅之兵要不練耳甚者至謂玄等特幸勝此又非也勝亦何可幸致乎□殷浩之敗王羲之謂保淮非所復及莫如保江江外覊縻而已自今觀之其言深切存亡在目乃必驗之智也然浩雖以此廢而桓溫之心甚於浩晉仍自持如故何哉余故謂晉人厭然欲進之心上下略同而浩與桓溫特以強弱為成敗爾
桓伊撫箏謝安泣涕雖君臣有間然安驟得成功自處驕滿若童孩然平生之量至是窮矣
朱序傳稱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降謝石序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此述淮淝勝負要語也古人論兵後世不可復及然能勇上也無怯次也謀慮變化皆出於不怯者也及其勝百萬之衆人或以為幸矣不怯而後幸可待也怯則無幸也

東晉權歸王謝桓庾四族而四族亦人材所自出殆如齊諸田魯三桓晉六卿矣漢魏無是也材非偏聚也勢之所趨則激而為材其不得為搏擽擁腫者亦勢也謝玄綺紈子弟克成偉功而諸葛瞻乃以敗辱殞身事固惟其時耶

余觀陳壽論諸葛亮已實錄不誣其美矣而當時乃謂壽毀亮報其私怨蓋亮名重於實不待史而有傳雖千載之後猶然也人心所歸不可以幸致此固學者之常語然亦有不盡然者如亮雖不至於名浮其實而世之有實而名不副者多矣可勝歎哉

余嘗疑晉史言司馬懿託風痺辭辟殺婢曬書為非實及觀習鑿齒以越魏繼漢著論卓詭不常意此等叙事殆齒所為也又庾衮夏統辛憲英等傳皆浮誇往往一体裴松之謂王濬子廣論何晏丁畢為齒自造者畧相類

司馬元顯一日殺二士江績御史中丞也車胤吏部尚書也晉安得不亡士當此時猶立人之朝豈其得止而不止也

王雅當時號為佞幸而能測知王恭殷仲堪必為亂階士固未易論也然風俗既壞好惡相驅雖有清議竟未知孰是

劉毅稱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友人尚不可斥其過而況萬乘此論往往已行於世按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之於木未有以幾而見從者直削之而已孔子言勿欺也而犯之蓋諫則犯懼犯則不敢諫而君不免有過矣君之得失非止一身天下治亂繫焉然則臣諫不為犯君從不為怒者皆非一身計較所言不可用也

李暠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諸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披取謀勢計獲而後能也

劉弘以微士伍朝為零陵太守主者限以選例尚書郎胡濟奏從之而朝不就魏晉權在選曹所用即為例而未有方鎮如此用人者此古微數事也天下愈亂綱舉其一未足以還古道而王敦桓溫方襲跡而起以成專擅之勢閣下比之門朝之不就自足以為法也

劉毅抗論於朝謂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為伯夷叔齊僅存於今如其信篤直是聖主所宜哀矜殺以刑猶輒發不為一時通人所尚觀此語該涉甚多所存遠矣通人之識固未能至也

魯褒錢神論史謂疾時者共傳其文而後不全惜哉惜哉易稱利者義之和孔子云小人喻於利体其所和聖賢之用也察其所喻小人之歸也信如褒之論則利固為實義者名而已矣而何以疾為易又稱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其嚴如此而後世猶以利為義況此論乎此尤可歎爾

中世之士或必於顯或必於隱必於顯者榮耀甚而不退必於隱者憔悴極而不行雖皆不槩乎中道而以失己者較之其利害得喪固不同也陶潛非必於隱者也特見其不可而止爾其所利所得雖與必隱者無異其所守則適而當於義和而蹈於常所以為優也至於識趣言語足以高世而詠歌陶然順於物理則不惟常於義而又有文詞之可觀焉蓋中世之士如潛者

一二而已潛之所稱山林居處殆孔子所謂不堪顏子之憂者潛能樂之而後世乃欲以徇利不已之心過奢無制之物有羨於潛而庶幾之豈不誤哉或問子所謂中世之士若此上世如之何詩書所稱隱者皆有故非不顧其時而自必其身者也

一　晉書載記

三代以後盜賊夷狄皆取天下強者為雄石勒苻堅既有十分之八勒虎極其殘酷以力自斃固無可言者獨堅雅有并包之度綏懷之畧雖暮年一敗亦古今常有而遂紛披摧折魚爛土崩不可救止者蓋堅所取者廣而所予者狹其所以并包綏懷者乃其所以失之也觀良平蕭何為漢高計慮其補綻調柔者盡婦女籍篋之智決裂震服者皆市井屠儈之術然不得不出於此而光武身所戰滅雖多用兵雖久未嘗不隨事裁制使倥傯之時便事平寧之利二漢之所以取而成傳而久者臣以是道謀之於前君以是道行之於後也堅既廣大澗達事無止法而王猛復明敏果決動欲必成君臣豪俊俱無堅疑之策此正後世取天下之深忌宜其一跌而不足以免身也學者皆謂猛臨沒勸堅勿以晉為圖堅不從故敗此為晉計可也若為堅計不過欲并天下尔雖圖晉何害乎

崔浩言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浩蓋妄矣恪秦漢以後所未有霍光何足比乎

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秦漢後加增稅賦皆為變政事大故其群臣咸諫與桑弘羊朱暉同意以此知衰世之法古今轍也

苻堅在新平寺猶奇特尹緯以為王景畧之儔自愧其不知念此令人酸楚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並建聖哲此意當無極然後世人主苟計數定自足以守堅之不亡要不在此此乃齊桓劉備一節常貉胄次而然也

李雄無事小出其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史稱雄為國無威儀人主方出丞相持矛馳馬過其前此無威儀之一事也然如褒所諫雄所聽乃春秋戰國間事秦漢以後固無之使君臣簡質而可以聞善改過區區之威儀又何足貴乎此為史者所不知也

苻堅之遣慕容垂鳳度不疑可也然百萬之衆一朝傾敗度雖不可改智自當及之矣至丕使垂討翟斌乃令苻飛龍為副又加以委飾此尤踈謬石越言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夫人計有是有非若越此言貞中聖病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於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畧也叙事雖煩猥無刊剟之功然成敗得失之際十亦得七八史臣語陋無一可採然矜奪亦不差信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舊傳有少年見一長者問讀何書云晉書問晉書有幾箇好事子名少年惘然無以對方悟前輩讀書之法使其果然甚誤學者韓愈自謂上規姚姒以及誦其

所學乃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恐如此用功亦未足以規姚姒莊能不過語言之不 近世者耳而况於亭子名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一

南史宋書

魏晉以後惟劉裕之取差或無愧蓋晉已亡而裕非其叛臣也但力尚不足自得故必假晉為名尔取天下未論義得與篡盜而實欲有之甚難曹操司馬氏皆數十年劉裕亦然人以為不能致者須勤身苦力以致之不如是無以定民故也而王莽王敦桓溫父子直以狼抗陵上暴衆害物豪奪經有損身滅主民悲夫 裕本劉牢之所拔習見百年經畧中原舊事勇智兼人宇量閎絕若使息圖僭奪專意經綸其於殀後混一之功不難成矣裕非無此資故前取燕後取秦皆欲傾篡立足為遠大之基所以隨事淪胥既得復失終於割據分裂者乃劉穆之教誤之也取天下自蘇秦張儀說破蕭何張良做出後世相承蓋有定說英傑之士必先識其大勢所歸運動闔闢在本身材分之外而穆之乃欲以區區應用刀筆小能輒當豪傑佐時之目嗟夫彼謂如鄧禹荀彧者無以異於賈充鍾會耶

江左之政以元嘉為首史言其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常科爵無濫品違武求平之後無及焉今考其最可見者責成郡縣及守宰以六朞為斷而已大抵上持其要而下姑以苟安尔若夫寬卹之政勸相之方先民後己之誠損上益下之術固未及也况於道德文物使之知教而有禮乎自戎狄迭據北方所不論蓋至唐僅以正觀開元為稱然則善政不常有非特賢君難遇亦由任己以亂俗者多而識治以靖民者少故也豈不惜哉

宋文帝雖勤苦求治不過獄訟而已武明淫侈猶酷殘民如不及兩廢主童孺拯愚蕭氏遂劫而代之及於梁陳禍福敓忽學者以其微淺不能置論然於世教所係甚重古人之於天下固有常道故伊尹謂肇修人紀以至萬邦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為國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竝行所以久而能猶存不止是富貴一路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兩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亦為有所憑藉故比其他享國者粗長久曹操之興荀彧本欲扶持接續漢事操不用又殺之陳群王朗之流隨時好惡舊論盡矣此後無有知者只如劉表要依文技本作昔人採攻雖未必是其徒不能掇拾與之共守反與共亡雖諸葛亮亦然然則管仲樂毅亮雖以自比恐未必及也故三國各不數十年而亡况劉裕之比以前人更隔數十重見識劉裕本有闊達意度而務之以狹劣教之其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民生其間受禍迫數可勝歎哉然則居王導謝安王儉之地者安可不深念夕惕以為警戒歟若學者但歸習三代有道之長不知如此短促却在甚處既無經通弘濟之念而波流風靡與世推移又或迂鈍暴野以古自絕則與江左人材何以異矣自蔡邕杜預用新術治曆至何承天祖冲之考察愈精承天以月蝕之術推日躔次冲之言古術之作在漢初周末所未求詳於未差之前蓋劉歆班固所不能到也冲之與戴法興更相論難宋孝武阻不果施用然曆家傳之具存一作梁卒用之至陳沈約叙後除引周禮女巫韓詩溱洧論語浴沂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為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為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於昔之傳注者不可不知也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手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使相承如一日若姑貌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漢魏雜歌詞多曹氏父子所作昔文王周召皆自為文字歌功表德協俗訓民正聲入於人心百世賴之曹氏以俠氣動哀思激揚頓挫而千載之下文人才子奮其筆墨欲以名世嗟夫人材固繫於所祖耶若洛陽令羅敷行陳安隴上吟民俗之詞本乎風土自不可廢惜其零落僅存一二觀者詳之也

魏文居諒闇之中便數出游獵体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忤旨極刑天下化之蔑賤守節以貌之不恭也按傅玄有慕通達之論而言之不詳此自魏晉相承記魏文云然宜得其實也晉志削不載今當復存乃正始玄虛本原所自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

西

杯盤史以為樂生人心所以覩事接杯盤於手而反覆之至危
也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
之在手切事中理蓋亦君子之言也流傳至今猶有杯舞又云
中舞古公莫舞也
宋元嘉末日蝕星辰畢見孝建初蝕列宿粲然前代之異未有
巨此者也吁是時陽德盡耶
史稱地理參差其詳難奉實由命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
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
求未易精悉蓋於是時江淮以南為十九州矣時代遷換南北
割裂而地之去留無常是人事之不能免至於樂變蕃庶不求
於政而求於地則後世之通患也其後又不止此或州增複名

郡累見歸無異而祗為異去古愈遠矣書地之法當有舊緊推
鑿浮淺狠而已
宋明帝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置內職有通尹列叙司儀司政
女林侍御殿中祭酒之目史以為元嘉以降掖庭綺觀千門萬
戶淫縱恣飾褻炫無窮自漢昭陽魏九華不能槩其萬一昔衛
靈公與男子駕雍渠參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古者后妃通稱本無內職儒生說文義承誤流轉
後世遂無所不有何止好色亂
漢魏以後天下共稱諸葛亮次則劉穆之亮雖用其民不息然
民德亮故不忘也穆之未可語此亮能束練豪青使洗手聽法
穆之安能亮任人能盡其器用所聖材者知不見遺不材無所

徵倖穆之亦未至此若夫為裕大合英雄竭力經營使天下定
於一尤非穆之所知也自曹操不能一天下余並以一空談責
穆之蓋裕實有可致之資其時亦易然卒以不就者既殺謝混
除劉毅司馬休之自應止此規小意狹又再費日月故也沈約
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化不下及道子昏德憲章墜
矣重之以國寶啟之以元顯祖宗遺典群公舊章掃地盡矣主
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
府之蓄變為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
若綫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
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
隆安之俗蓋文宣公之為也此當時人稱穆之實錄然尚有當

論者孔子謂如有用我期月而已豈聖人之智不及也詩云誰
能烹魚溉之釜鬵然則何天下之亂而能治之者少耶
史稱王弘博練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未知斟酌
優允者何事當只指與八座丞郎疏議者耶當時政体此為大
耶然後世又有不能如此而稱賢者矣故可難也
徐羨之傅亮受顧命事營陽廬陵皆當廢但不當殺爾既至於
殺則文帝無以自處不待王曇首輩迫促也猶然遲回不忍者
累年蓋亦難之所以致帝於有過乃三人自為覩其負荷大事
亦秦漢以後所少至於二王之不當殺不待智者而後知宋武
禪代醜毒舊君戕剃遺胤不翅如狐豚其臣習見方為新君地
不暇為舊君計故蹉跌至此也或以晉惠公里克為比又言春

敍之義不當殺皆非也人道所係豈可以禍福影響附合耶謝晦自知不反而猶舉兵犯闕爲徐傅陳究未審克捷之後又將何計其愚如此殺二王蓋不足道也然以沈約所論則當時亦無以三人爲非者豈託孤寄命之地古人遂無復令終歟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僅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痛與牛杖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德願以此獲寵於時然則古之所謂東野畢者將空言而非實歟

朱齡石取譙縱使從外水朱超石取姚泓奔却月營智勇無奮項籍曹操無以過之江左用兵如劉裕古今所未有也然及其意衰氣沮爲勃勃所禽土梗之不若皆前日之人耳兵固無常勝而亦無常形也

張輿世於畝上流立營卒以敗賊昔人以智使勇後世須有勇乃有智耳

曹操既得重位父子自作風流領援一世劉裕已有權任父子慕當時風流與兵力參用成魏晉之俗者操也不墜晉之遺風者裕也爲國自有楨幹得之者興人主不知此難以言御物矣

因謝景仁謝述謝弘微事書此然宋武又爲蔡廓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竟以會稽興稽洟之悲夫若更透過功烈何止如此

張永傳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請以一年爲制從之乃孝建初也不知前此云何然外則萬里從征內則宿衞迭上自昔而然但有緩急耳

謝方明傳數百字詳看後稱世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謝氏前一行人以風尚自高實政疎闊而後輩方精密如此

沈約論江南貧富元嘉大明盛衰及常平不與沈曇慶謂籠以平價則官刻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夫殘民百年之命以豐其國而不思立一日之法以庇其民故稱管氏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數千年間家家僅存而其終也又反爲民患嗚呼必優官剋民而後可耶

沈約言自黃初至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所說臧憙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庾蔚之周野王周王子向瑛賀道養雖未及古人然立名當世固不得而略也時主苟不至如秦燒書

殺士則學以人興傳之久近自係其道之精粗不以利祿盛衰也

食貨以來罷錢專用穀帛者惟漢末魏初孔琳之議甚詳沈約謂覩其末而不就其本此自識論無可言者然錢與物相權而行古今正法也後世窮於用錢不能思變流通路絕恐闢壞亂之門又在建安黃初下矣

蔡廓言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傳亮使止徐羨之不及此與霍光說同耳不必便謂爲有學術也若止殺盧陵元嘉亦自無屠戮之禍然盧陵要是可廢不可殺也史稱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主人之朝通塞交戰惟無欲於其間者庶幾爲

人所信耳
廓謂選事不悉見付不作吏部尚書蓋魏晉吏部郎已專用人
之柄況尚書乎宰相職業不在進用百官余因論之後世盡奪
吏銓歸廟堂宰相事但有此一條不然則為落其失權是其上
者皆淪滅不復見君德天道誰與助成極當考詳
桑興宗傳載爭選事尤詳悉蓋散騎常侍中書令秘書監雖非
要塗然皆三品與八座鎮並列選曹所擬授也上二品公相
都督主相所自用者殊少耳
興宗幸死於廢帝初不然當末年之事未知何以處
余每恨荀淑李膺之流師友言議不傳於後觀謝弘微傳載謝
混烏衣之游蓋令人慨然如言何遠則踈覆氣何顯博而無撿
耀侍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約善不周設使功濟三才終亦
以此為恨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治混語也混已如此
況膺等乎
晉懲魏失寵樹宗藩遂速亂亡末年道子元顯公卿不復措手
足同歸於弊劉裕蓋甚子弟孩抱皆使驅駕士大夫既不足以
鎮繫人心徒扇動同異反叛屢起上下猜防過於庶姓國祚長
短竟何所較昔在禹湯維御之制無聞然亦能永世周雖以同
姓至八百昭穆之後不絕幾何人主不以道德聞天下而欲講
自固之術雖文武周召吾未見其工也
親禮國士友接佳流性之所流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
此最弊事應宜慨然至誠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
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務獨斷之明此宋文
帝識義恭往荊州書中語宋文帝多怨人之言如慰勞孔熙先
以卿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乃我負卿此亦他人主所
不能宜其致元嘉之治也佳流謂時之名勝然未必有幹用之
實正人主勵績者所簡薄而帝能親接之蓋加於人一等也
王儉與江湛辭吏部郎書及王僧綽何偃書雖不弘暢然無一
點俗也惜其所知未遠而所立已過爾微言諸葛孔明云來敏
亂群過於孔文舉孔融奇逸天下歸心而亮之言如此蓋秦漢
以後執權當位者皆有一種操才裁制之習雖亮亦不能免也
推亮此意未必遠管樂也
鄭鮮之傳言劉裕少親戎旅不經講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漢
高祖乃謂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然則絕學之後多事之余氣
習間見自不同也按王景文傳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
重之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
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議
論故余謂穆之教誤劉裕也
宋文帝既發徐羨之等分遣天使巡行天下當時惟稱裴松之
得奉使之義觀其奏文雅有意裁依事為書必有所考措手不
傳也州縣監司雖已備列特遣使命有所觀省自足以新一時
耳目況人主初即位天下無不想聞德音手詔有顧治者必自
此始往歲　光宗將內禪或勸宰相以赦文宜搜訪嚴冤宰相
色不怡答云此常談尔或者方爭論變色余笑解之以為今時

在客店求差遣者尚不能既理何暇論嚴允宜亟相以爲常談也及既求言而有應詔論事者不特不能延納又從而竊誚之然則如宋文帝裴松之事蓋常人所共嗤點矣

親戚執權能以令終者周公之後惟東平王蒼慕容恪蕭恪別蒼亦爲文而已且又違退所以兄弟無猜也宋文帝本無猜心而義康擅政十餘年威福在手事會既還生疑起釁致成大戮當是之時蓋無所用力徒使巴令肓隨死悲夫

何承天安邊論學者多遵用按沈約爲宋人綿河作守兵孫援瀕盛衰既兆用答戎心又分青置境無圖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邊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頗亡故載此論以爲博而篤承天亦自言和親自重遠征不可安邊固守其計爲長如欲移遠就近浚復城隍固守邊之常經若寨耦車牛課計丁狀畫責之民則事既難從於守備之計亦不周偏矣此是昔人已行之粗說必須用之又當增益推廣而後可大抵謀邊規敵策貴因時有徑切的實用之即驗若如晁錯侯應揚榷江統之說是也施之異日則或不然只如趙充國屯田當時已不可盡用而後世欲拾其遺說武從之蓋巳疎矣若今世詳究此論則又大異古者和親不能專一自春秋至唐皆然而今二百餘年虜更兩姓議和株守不變華戎所同猶一渝改便致大禍身擒國亡主謀者梟誅判覇罪同叛逆一異也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南北互屬前代多有而昔者河東北今也淮漢限以溝塹分劃堅明無復犬牙相錯之形二異也漢文帝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蓋中國惟恐夷狄背約而今乃虜自執盟誓懼我移易聲彼之直歸曲於人三異也又承天所言正以和爲未易故欲治守策若和親已定信如四時邊城晏然和樂萬里區區守禦何所用之過計私憂勞獎邊民貽笑多士而已頃者朝廷方舉復讎之義余深患之欲先擇沿淮漢十州郡堅牢做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通家丁得此數）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虜雖百萬不得輕撓當是時我無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於已得之地仍作一重氣壯志強實力足恃雖無大戰虜當銷縮謀因力運戰亦無難如此則藩牆扞城堂奧不動矣今虜雖已復和久當用此策且春秋戰國國人之國與自守其國者皆數十百年單行一說世守不易雖三代以仁義致天下亦皆如此而後世乃施浮游嘗試之計朝責夕効後毀前功所以更無湊止處况今但水爲境山水寨忠義民兵自備器用之類在承天四事中略皆施行然虜掌一至則生聚以百萬計席卷渡江天下騷動竟亦何補故余謂策貴因時取其徑切的實可也

謝靈運撰征郊居賦雖体裁下而意韻高視漢人規模前作者反當勝也沈約論詞賦之變謂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頻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余觀詩人之音節未有不順者至騷始逆之騷体既流詩人之順遂不可復自約以

後其聲愈浮其節愈急百千年間天下靡然窮巧極妙而無當於義理之毫芒其能高者不過以氣力振暴之耆稱雄傑而約方言矣均以來此弊未覩蓋可歎也

建國之道成殊與王之道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前同執後主共則秦穀之敗語戮制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建建平王宏獻議語也江左之文雕靡無實如此數十字簡矣而該切義理固無害於文也

劉璡為建平王景素訟冤書叙事博雅引義切近可追漢人餘風雖間有琢刻少矣比齊梁間豪於一時者絕出倫類不可同稱然璡與凡嶽皆儒者不以文名也

顏延之五君詠怨憤斥外而作耳柏毋簡兮君子陽陽丘中有麻等詩使其當時皆如此則亦何貴也夫高人之思遠世之音尚病其偏況如此等後人不必擬也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蕎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文士前稱潘陸後稱顏謝而延之頗存理義不獨以文也庭誥雜言會最成篇却煩累難讀

顧覬之為山陰令務簡績修著名於世後世三萬戶邑極衆而宋獨以山陰為最劇其言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識古今同患至於理繁以約晝日垂簾門皆閑寂惟覬之能之蓋世之以身累事不獨庸人汙吏為然而以政自喜者往往皆然也蔡興宗乃以覬之風節過峻豈其譏耶抑與宗猶有以自將耶

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第子愿著定命論論微駁無可觀不如此數十語也戡到命處着語不得雖聖人難之覬之執命是實物故言愈多愈滯耳

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緣沔而居故當時有襄陽樂之謠道產死而群蠻大動柳元景宗慤沈慶之窮兵力取之僅克若後世之論則道產為姑息引寇遺患後人方為大罪不得有良吏之稱也慶之以為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蠻得據山為阻矢石有用乃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噪上山衝其腹心連營山中開門相通穿池於內以防蠻火竟以此困蠻恐後人或未用也余嘗論智用非勇不成世固有有勇而以無智敗未有有智而能以無勇成者後世智謀短闕每事挫辱正坐膽力久衰不復生發耳

顏師伯用寒人張奇事江左以為口實人主不能以道御臣下而與之爭職事以此為收攬威柄自韓昭侯漢武宣之流猶不能禁止況宋孝武昏德耶學士大夫每於商論世故無不推墮如魏徵陸贄乃當免耳

周朗所言雖未盡當世務然世主真欲論治必由此門要不自庸人出不可謂江東無人也王吉但汎指大槩猶得褒稟朗觸忤多矣宜不免死貞可歎也沈懷文持論正平亦復併命士君子居世若之何而可晏子叔向特幸耳

宋明帝殺吳喜手詔二千四百餘稱其能將數十人降群賊三百人平十郡妄竊著稱聲滿天下容懷姦慝人莫之知吾百壽

年世間無害何所虧損疾患不治天下豈可有害一人將之為
用譬如鉗藥羸冷資散熱動去堅豈慮始將之患不計後日之
損宋人詔令多有此比可謂瑕不掩瑜殺人自生也昔楚子囊
謚君為共孔子謂楚昭王知大道蓋自古人君能知君道者甚
少而存亡延促更視其力之如何不以道有無為斷此尤可歎
息也

劉勔降壽陽約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
悅咸曰來蘇生為立碑不惟江左纔有此一事載籍間自少見
也理雖具在要須人與理會然後道義可行觀勔條答鄧元友
事其自得之者多而處之若無惜其遭時愈下不得寘品於羊
陸中也

袁粲自待甚高道落世故其終能立節固宜然既已委權於前
方欲作異於後自無可成之理此清談高詠誤之耳

龔穎蜀之辟吏全節故將九載不渝郭原平越之鄙人篤行事
親三世無改

晉宋以前至於堯舜居官無代但不為民害者更易頻耳故沈
約稱宋文帝守宰以六春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襄時而民有
所係更無苟得上言非六春不得去亦不言及六春便當代也
然是時如顏延之便已除代其後遂稱三周年一小滿而後世
立為代法乃至前授未上後代已除甚至再三人欲其處殆將
五六雖有志之君欲為民討不材者既不可禦而善於職者欲
久而不可得古今之變如此可長也

王鎮之王氏衣冠家為廣州肅然無所營去官之日無異始至
能此自應杜慧度朱戴逵人文武無著注節皎然可尚也

陶潛年於元嘉四年故宋書稱其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所載宜得其實而晉書不取彼謂逸民於存亡之義無關故
耶

沈約恩倖序稱魏立九品蓋論人材優劣非為世族高卑歲月
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
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自劉毅衛瓘李重論中正至約盡之矣此魏晉
江左大事也不然則戴法興徐爰阮佃夫輩皆士大夫之選豈
得尚為恩倖耶

魏太武言彼常願欲共我一遇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
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五里宿又謂吳人止有
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
次寡人截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寡人頭何得不輸我斫營者江
南之所長大戰者虜人之所長故魏太武声欲渡江而已其計
正在擄掠殘壞尔夷狄之情古今一致然後世智慮變易既不
知斫營尤長大戰不論士大夫雖為將者皆不能言矣是以虜
累數百年陸梁無所憚信天地間異事也約為索虜虜傳載事
情猜實與中國利害相接憭然若身履其時班固匈奴傳不能

及
西南夷訶羅陁呵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
佛書之行於中國者不異蓋魏晉前所未有然則今釋氏諸書
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傳相崇尚以為經尔微言妙義
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於夷夏然彼可以施之於我而我不
得以華之於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
於夷者也

遷固相踵作諸志存上古大意於漢事猶多闕略後漢便失比
次至約撰宋書粗完實而事多義少其後遂為會要矣然備一
代之故使後人自擇其体亦只宜如此每見學者於史記漢唐
之外往往遺忽既墮熟處又統紀不全極失與學之義按孔子
自唐虞至魯春秋無不論叙距孔丘卒纔二歲豈以為博正謂
學之次第當如此學者不知遂多異說爭本旨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二

齊書

按漢魏之季皆以君弱不能主斷為強臣劫取至宋非專取之
於晉差若無媿余固論之矣及其後世三遇淫昏暘見廢早
故毒未加於人使縱其惡非桓靈所能當也前廢頊首雖拔之
湘東而子房子頊禍遍天下蕭道成材非雄特仕於亂世懼不
獲死忝有狂心殆與莽卓操懿之流異矣未有桀紂之暴以啟
為能德如湯武則曰為天下誅之苟非其人始以自救取位如
道成是也況休若景素既已再奪猶不知懼好殺愈熾虎窮虐
不可復存是則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所必至矣但其
父子智識凡猥曾無豪髮為民請命之念放飾大物流毀於高
位武帝謂張華王戎令友行無使為尉司所糾晏言封禪之内皆屬臣州願陛下不賜還慶上大笑促亡之
象近在目前而其臣方為之稱奇數瑞封樹枯骨陳說蛟蛇以
神怪之嗚呼自司馬遷以來如是矣

余嘗論宋元嘉守宰以六春為斷非欲久之乃建之及齊永明
一以小滿為限則遂以頻替速易為永制而魏晉以前事不復
行矣至其後三周習熟反謂近於古人之考績而以擠其久薄
之失職用其物至之銳心為論治之善者嗚呼聖人之法論墜
不得見而以俗說文於方策其條有幾不可不思

海陵紀言正廚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
累數朔今可長停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為劇尤深亦宜
禁斷所謂正廚者當是允會宴飲之類耶國饗而民供之不知

何所始也若防城直縣則後世亦未嘗不然但有委曲不公言役民耳

永元三年有物降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隆隆聲如雷墮大湖中野雉皆雊按劉聰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使永元之隕不在震澤亦為平陽之肉矣劉聰之亡東昏之戮震于妖物自應如此哉

余既論蕭氏之篡雖義所不許而勢有必至然則褚淵王儉亦可得而言也衰緊力有不能正國家止欲以身死節是安能救劉氏之亡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于路貶之孔子許焉所可恨者淵儉非懷匡世之志但有富貴之願乘時擇臂如賈販然諸葛亮比管樂以其人可也若其仕則有不屑矣儉弱年便以宰相自許儕首就人惟恐不合與劉湛王融何異而謂謝安亦尒耶

齊武帝自與高帝同創業事行不忌斷割自與父子之際遂開使事國年多未知其安所絡也而王嘗以經懷構釁垣崇祖荀伯玉以觸意被尴在斬法之地受無妄之戮嗚呼恩薄至此乃欲斷体迪德乘運方興可一朝居乎

按王敬則傳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凋困斛直數十匹截三百衆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又民無士庶皆為塘丁而王敬則悉斂為錢以送臺庫記此要見當時民力昔漢宣帝謂長於閭閻知民疾苦用致中興武帝乃不尒耶其訏畫信任又如敬則輩欲求國命難矣

崔祖思傳載訓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王景興以漸米見誚宋武挑花米飯皆前志所不及余記此非羨其能行儉德如禹文王之勞苦蓋當時起兵革力役為其上者服用猶如此則民生之憔悴不能自免於溝壑可憐甚矣至其後世未能臻乎富庶而為子孫者遽自驕侈窮珠玉極文綉則又甚焉悲哉

垣崇祖言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於此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此言佀是而非古之聖智皆生亂世非患扞難無不為己任獨未有以一夫之藝力自雄者故孔子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猶稱德而况人乎曹操父子何足法哉崇祖奄泰武人妄肆胸臆而學者或從而信之過矣

王僧虔誡子書當時學玄者累可見言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至老不釋卷尚未敢輕言今開老子未五尺許便手捉麈尾謂之談士袁令謂粲也謝中書朏也張吳興緒也當時風流所宗也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為執談之本轉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傳二百年間勝人名士所從出也玄之陋非有益於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也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虞玩之傳載黃籍事言宋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正以世屬休

明服道修身故耳籍無人人自書之理隆以列卿司於編民書籍州縣既不近理若謂朝士領州縣事躬校簿書又非義也後又言納玩之言别置版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詐此伯緣揚州都截諸郡民籍當在朝廷故傳隆在元加中容以與領得手書隱校故又云泰始至元徽揚州九郡四號黄籍共却七萬餘户今十一年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奥區猶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也周官雖大司徒辨王畿民數及夫家衆寡然當時天子亦各自治其國與後世不同勢應如此至虞三輔河南不復關朝廷矣而江左乃以宰相兼揚州既無清正根本之實反以浮淫隱盡為四方逋逃主謝安所言可見也然則號元加為最者劉義康劉湛之徒精力綜覈所致耳如齊高武意則欲之終莫近矣

張緒宋齊間第一人宋明帝見輒歎其清淡齊高帝不欲移緒自近武帝自謂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帝驕而猜乃能有此言不知當是時緒能於周行以聲音笑貌自致人主欲異耶亦或其主故好親近其臣而然也緒忘情禁禄口不言利有財輒散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素望孚於中外王衍樂廣所不能及惜其言論不傳獨有教子充一語尔緒所學者老易易之道固非緒所能知然當時要自以此二書為微妙高世苟誠其人統涉戶庭洗滌蘇醒便已絶出余所謂人猶能守其學也而後世之學自謂得於道深者乃不足以變化其人其病安在不可不熱講也

齊武帝與劉悛有舊數幸其家看鹿皮冠披悛菟皮衾宴飲至夜乃去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富有四海今日與卿畫布衣之適悛起拜謝此語似能以天子篤布衣之好如詩人所謂不遺故舊者然而非也正是驕滿酣恣後所發耳光武物色訪齊男子嚴光不屈公孫述单衣立舊交位焉援笑之况此以貧利交結手悛傳載孔顗鑄錢議言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歴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蓋宋自武帝後錢法壞也悛言蒙城故嚴道鄧通鑄錢處并獻蒙山銅遂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當考今世蜀不用銅錢又宜有遺策未究也

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充弘道化立規垂訓廢手文成區區炫燿耳目以家為館拔撫後進褰肆成風蓋如昔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為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為盛殆見其外耶

竟陵王子良所言遣臺使有純蒜耕積雞栗漸盛遠則分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及免諸捡課宜停遣使岳饑州縣别指賜勑遥外

滁源推此嘗府朝廷之人徧州縣矣又皆微賤者競作威福昔雞犬不夜吠吏不至門為郡

落

豫二藩案迹冤庭下無安忘縮草苫菴不違凉暑拔淮聚落扉

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歛多少尚均沃實然則是時荒民不滅賊也子良居富貴之地而論人疾苦能同其仆起豈可謂之非人耶史言其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蓋齊世一人而已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此言識太狂簡如融自不足深論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心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常得者詩書雖不可復删禮樂雖不可自制至於隨世見聞因時述作既不極乎義理之正而祖其固陋轉相師習叛經棄統不能自脫者錮人之材室人之德者也

周顒勸何胤蔬食蓋言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以各静封鍾岡相陵軼浮屠有旅泊三界之論雖非所以經紀人道然世之甘於滋味而不能止者苟有槩為亦足以券欲飯蔬飲水簞食瓢飲孔顏皆以為至樂蓋聖賢無非學味之法也然則各静封鍾岡相陵軼自當為名言

西陵四埭有可增之稅郡無所自而戍主乞尋其利顧憲之斥議雖深然終不言杜元懿是不應主論者然則求齊之間綱紀財壞兵官遂干民政耶抑自江左至魏晉皆然也雖衰世若体統未失民猶可暫安不然雖興王之時百姓無所託命矣憲之言頃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司馬遷謂可施廊廟此等語是也

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為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戮不知以虜俗革華風自主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指李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其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邦姓直勒渴台帑則丘頹苟仁瑞執政則目鬖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洪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遵尚直勒爭阻華夷疑貳可以收卞莊之功此固疏闊矣然劉石慕容符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真匈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強主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真累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革其胡俗尚不能盡改褚謂譏之謂帽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不知非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

謝朓始變齊梁之文沈約和之漢魏晉風掃地盡矣按陸厥傳約朓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声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声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体而厥與約爭論謂前英已早識宮徵非此秘未覩也其詞往復云云可謂葑菲之下体肇基之贅疣然文章之變自是遂不可復反後世學者常言人心自有天理嗟夫此豈天耶至蕭子顯又摠該三体之外自出機軸以為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易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哀哉

梁書

梁武本出諸生有勝流之目與沈約謝朓王融任昉追逐上下初起能決策不反顧遂乘推拮之勢以定大事未有如此之易者蓋逢其時也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擢人材不隔前後賞士愛文意無厭斁博雅通經精義不窮不特江左人主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也自古以慎終如始為最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三代中君以上犯此戒者多矣若梁武慎終有過於始烏得有初無終所謂游田声色玩好致敗之具色色無之若謂末年委政群小如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為蠹政若謂子孫爭權朋黨角立此易世事未應一槩遠世若罰崇信異教此只是菽灘上一過亦安在於社稷不守海內横流也

世論無以三者立貶義既於梁武存亡利害不接又使賢君又幽厲振獻同稱甚不中理此余不得不為破群疑者也堯舜三代至秦漢有全一之天下其待夷狄皆無上策至晉來乃以江淮為淵作前作却梁武未有將特立國之規與夷狄限一水徒循舊事駁第悖于屢出屢挫偶直拓跋衰殘維以東西幅裂故得四五十年對立而形証未分然和戰雜用守備不飭及侯景以詐入腹裏一奮其暴雖數百千人而瘟潰川决心喪膽落拱手破亡此蓋計數之失非敗德所召也漢景削七國苻堅南侵宋文帝北伐幸而存者僅同一綫梁武納侯景與此何異雖求無辱固不可矣計數之於國家秦漢以來大事不可不詳論也

梁元帝勸農令云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辰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又云豈直燕岳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堕此玄菑坐飱紅粒不植鶯嶺空候蟬鳴帝之文章所以潤色時務者如此豈載莫良耜之變者耶

梁樹本根比晉宋齊為厚不應速亡所以卒於亡者計數之失也武帝納侯景計數之失一也元帝能克景而不歸建康計數之失二也王僧辯長齊立貞陽侯陳霸先因之而起計數之失三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君其理則然然使即歸舊都當使僧辯霸先皆無異志而並獲其用此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也僧辯之心因不在纂梁若不以立君為舉恭霸先雖姦亦無自而發梁祚尚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皆於完身中自致抗宄刎頸之禍悲哉

魏徵名善論事論梁事根故實而已

南史載郗后化為龍居池中穢鞴金餅灌百味以祀又徐妃淫行甚醜而姚察本書皆不記自古業書惟記大事至簡牘則無不言顧筆墨所存有雅俗耳察但知諱避止述世出官職歸謚於義無用也

自來以秦委任宗室子弟駕御功臣士大夫鄧元起有平蜀之勳而蕭淵藻後主一朝用睚眦殺之如殺犬豕是時梁武得志未久也使在漢光魏武便為壞證可不立失淵藻年少尚有徵材至臨川喪師燬去亡幾何

呂僧珍令兄子速反葱肆不從督郵廨並宅因擇者姊不耻小屋此為還仕本州者法也漢光武言天下重任日復一日常恐

不勝安敢違期十歲推其意似不以天下為私矣如高祖則愴
得志留戀豐沛何足記録哉
江南自劉裕後惟韋叡邵陽洲之捷最偉昔徐晃救曹仁破偃
城四家屯陷入圍裏遂全樊城叡於曹景宗營前立城致敵來
攻裝艦為水軍接拼斫橋魏人崩潰而鍾離自解時魏號百萬
連城數十不止為一鍾離蓋堂堂之陣也晃以勇奪敵氣叡以
勇奪勢故皆能取勝世之敗者無他惮敵而已之氣勢自奪非
能奪氣勢於彼者也余頃在江上所聞見上自公卿諸將下至
走卒無不如此
范雲心事粗可然無柰要富貴何昔蕭曹以文吏自奮迎沛公
而輔之猶不以意外侥倖而雲與沈約皆於梁武事成之後自
獻為佐命安有此理故約暮年欲台司卒不得蓋有以致耿薄
也
沈約傳稱其自負高材昧於榮時藉勢頗累清談謝混張緒之
風流至是已絕然而清談之在天下自不廢也又言約每進一
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當時能為此論者
亦豈易得顏延之作五君詠山濤王戎不預殆是晉宋舊語相
傳也
約為郊居賦工巧在謝靈運上蓋名生意意生文文生句句生
字逆順相取俯仰成態始有開舒終示斂縮自文字以來雖已
皆如此而約始備其体宜其以此自矜也前世高詞其失固久
非約之罪而魏晉纖弱之餘約遂緝而成之使後不能復反則
可恨耳
任昉在齊梁之間為一時宗主然德義不足而文筆有餘以名
声勢利接引而無隱約相與之實不惟許郭舊意不復有而竹
林東山之游亦懸殊矣自是後累數百年風流殆絕豈細事耶
命康絢築浮山堰自天監十三年至十五年四月始成八月而
決人之死物之壞以數十百巨萬昔人謂水可以亡人之國故
戒倉卒壅塞不復顧是非今此堰止欲浸灌壽陽於敵未有大
損而已之土地人民亦自被害未知梁武必欲為之何所見也
帝以博古通今稽識自於而闇於大理如此况晚歲耄期遂引
侯景以自亡蓋不足恠矣
王氏自敦導執晉權弘華曇首在宋僧虔儉在齊自魏以上品
付胄子起家得顯仕尋声援勢牽聯不絕未必其後人皆材賢
也觀僧虔誡子姝書可見與謝之韞籍蔡之貞方張之風裁劉
之文藻又當差別
洛口非小敗而梁之君臣不以為意自宋武始創用子弟義真
一舉而喪關中武陵閉城敵越至瓜步幾亡然相承行之不悔
也梁武諸弟尚有可使乃以甲也用宏余故謂其守邊無定規
雖立國數十年特幸而已矣至宏不肖反逆而帝能容之不失
兄弟之恩蓋人情所難本史闕不載不知此乃梁所以亡者何
可諱也
蕭懿言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又云家弟在雍深為朝
廷憂之梁武雖篡有江南不能出此二言也人能有所不為何

必論品自卑殺身而不敎國君賢於當時一等矣

蕭憺傳都督益州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羅研傳為信安令故事署勸農謁者園桑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研又言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封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使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竊其時吏與民於如此然則亦不獨一時為然也冉有以為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民無不可足者擾之使窮乃自吏始爾

徐勉傳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故屬纊總畢庚釘已至按記禮君子恥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又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又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衣衾棺槨雖不責於速掩亦不惡於不能掩若曰虞以待事哀以從禮庶幾可也宋齊之間君德狂虐屏除四出人子有不能掩其親者矣恐此欲速有為而然勉與史家蓋未能推也

梁修五禮起於伏曼容何佟之三十年間成八十餘條據勉表以為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道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今其書不存按隋經籍志五禮合千餘卷隋止存吉禮十卷賓禮九卷而已雖去取得失之中不可知然一時君臣不可謂不盡其心矣以禮決事就不合古猶賢於用法梁攻稱乎蓋有所自來也雖然以禮求事執若以禮制心周公成王之文固不如禹湯之質也況於梁乎

勉救昭明及沈約事有補於時與斥江革王泰殊不同江左相承以門胄自高如勉任遇而不得齒猶當以徐爰戴法興待之此正是膏梁綺紈之病未可為勉褊心之罪也

讀梁宗室傳史臣稱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宗之封建将遵古制也盡然有感梁武慈儉勤約終身不墮自足以致治及其不擇賢否例用子弟磐據錯峙骨肉爭奪何異寇讎豈惟無益於存而求亡更速矣然則遵踵周漢如史所言乃江左之敝事非法也故余謂唐虞夏商以至公守天下享國未嘗不長久而周獨有建置諸姬之名彼文武周公烏在於以天下為私此亦未經孔孟議論學者要當深考

中書通事舍人吏史刀筆之任躡青佞倖之門也梁武始用文儒而顧協任者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固惟其人爾穆王尚能言舊典欲使群僕侍御皆吉士後世人主不審先以塗轍分清濁夫常取潔士居清官尚不能治何者汙墨者尚衆也至其甚也以穢雜蠹胥輩而猶不知惜焉則是舉其國而無人者豈其人之罪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二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三

梁書

梁武謂陳慶之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然慶之將少入深奮前不顧無項羽之暴而有其勇蓋天得也惜乎時主無經遠之畧不使盡其用不然信布之功何足道哉

王筠言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王氏無以文章名世者所謂人人有集殆為筆墨之費也筠又稱沈約語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若夫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約不能記蓋其識有所止故也然則以世祿矜人而謂德業亦然則大道之降久矣

梁武語蕭子恪事按魏晉取人之國甚酷多殺賢士大夫而其子孫獨得免知廢興存亡之要不在此故也至劉裕懲創司馬復興遂殄滅無遺育而蕭道成効之然其甚也篤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雖粗有識宜其不忍為也然猶用沈約覓毒寶融彼以人孤兒寡婦為富貴利達之地者真可長耶

范雲造化休源不見主人汝穎之流風將絕而僅存者也然沒於聲利而以權勢為重歷後此無可觀矣

梁武賜江革覓意詩惟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謂剛烈儻於精進甚害義理若知此外更須有事則君臣必皆知道而後可不然是以人臣之名節為戲於世教壞矣

姚察論何敬容弁下畫王敬弘大政既明小察不遺古人常道然苟得其大不綜其細未有害也若以文案碎瑣消磨日力而謂其大者止於如此蓋後世俗吏之大患恐察所言正復未免

王敬弘不足道也

梁武詰賀琛世以為過人主與諫者紛辯是非此自世道之衰無復可論然琛身貴地親朝夕密勿既不指陳事要以期必行方劾疏遠者沉引說言求名而無實不切而難用傳之後世陷其君以慢諫之惡盡深淺隨之罪為人臣者亦未可專歸咎梁武也

梁簡文撰劉顯誌銘有餘光已追頹波西浮百川到海還復東流白馬向郊丹旐皆華野埃與伏山雲輕重遂挪夷春禽寒歎能此當時陋巷寒人所以較工拙夸綺靡者而以人君之尊習為之不惟國祚興亡可卜而世教淪胥文字墮地又足悲矣

許懋論封禪會稽國山援據詳博辯證明審其言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蓋兩漢以來見識所不到更稱高祖嘉　推演懋議以答請者過漢高祖遠矣然則梁之五禮如在焉必有可觀惜乎其書不存也

梁簡文悼王規死與元帝言以為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盛哉偉哉能知其臣如此良謂難事然未知王規果足以當此品否按昭明兄弟與其僚游處多過為褒借恐簡文亦未必能知人故道此語乃其文字尺牘中所發耳蓋魏文陳思習氣之流與孫發殊不同也審爾即是奕事其甚遂為江

抱矣
王褒戒諸子以文學言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臣陰陽道家虛支体黜聰明釋氏是否斷習澄滅修道明因鄙釆偶凡成聖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自南北分裂李士諸生以周孔與佛者並行其言爭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於是時則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在如韓愈智識乃是數百年而有一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侯景自渦陽敗歸獨蕭介言之切至按景事梁人知其不可者甚多然非其職任者言之既無益而當言者又或不言介自謂宗室遺老不忘劉向之心介不負梁武乃梁武負介也介以都官尚書致事在大同二年距論侯景十餘年時就家為光祿大夫不難康也

按史記明山賓沈峻嚴植賀瑒為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餼廩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遣學士如會稽雲門受業於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皇太子宗室王侯皆受業於太學終梁武之世自周衰道喪極於秦至漢武始有博士弟子補官漢明帝以人主自講其後太學為黨錮之禍然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禮典之成書蓋千年所僅有而後世無稱者何也

庾肩吾傳載梁簡文時文士庾肩吾徐摛陸杲劉遵劉孝綽孝威及有吾子信摘子陵張長公傳弘純至等及謝朓沈約新變之文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又簡文與湘東王書言比見京師文体懦鈍殊常競李浮疎爭為闡緩至謂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李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言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文詞之盛衰在上所好惡魏武父子既成建安之体而昭明兄弟功力不減觀其所主如此士人安得不風靡況信與陵皆擅一時盛名此所以流變至今如百川到海無復歸源之日後世隨時移改或詞致小異自謂復古然皆脫沈謝本子不得蓋亦未嘗深考故也如上世歌詩其可取法固多矣奚必沈謝乎

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曄書一百八十卷

何遜何承天曾孫范雲沈約皆好其詩以為含清濁中今古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鍾嶸詩評謂鬱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則為五言之濫觴倫論眾作以及時流蓋天監初也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言銓叙一文易彌綸群言難自謂文之樞紐極於此王籍賦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其文外獨絕

劉杳論饑擇張仲師長頸王撰譜所因王僧孺稱其林庭賦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按梁世文士之盛雖務力不逮建安而華靡精深無作林起則過之後世雖云摟周漢之風流然豈能反齊梁之氣習學者當深考

何點何胤傳梁武書詞及與陶弘景書敦叙風致漢光武之於嚴光何足道也成康之後便為昭穆宣王中興幽以亡周人主立國本根自不可常恃至梁武遂不能免其身由是古今至戒

良吏傳叙稱高祖在田知民疾苦梁臺建仍下寛大書東昏時雜調悉除省逮踐皇極躬覧庶事日昊聽政求民之瘼始去貲計丁為布躬身服浣濯之衣太官撤牢饌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盞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最致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又著令小縣有能遷大縣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觀其君道畧舉兩漢之賢否不及尚未論其身能所至也梁武只為治邊無異狂喪民命至其國亡亦皆以此悲哉

孫謙為巴東建平郡太守當募千兵自隨謙言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服史稱謙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審尒衛武公不得專美也

伏暅意望不滿託疾徑歸遂遷豫章內史乃出拜虞曝劾辭載詔云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厲士風可豫章內史有詔勿治暅遂得就郡人主志在愛民屈体以容良吏不察事分此亦兩漢以來所無學者於講論梁武事殊踈闊也

何遠言不虛妄蓋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孔子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當是時人不以無妄為難而以必信為害大道至孟子乃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蓋去孔子甫百餘歲而能信者已少矣若後世以虛妄成俗而必信如參辰之難同則小康由行遂為盛德而學者卒何所據依乎

扶南國致佛髮教勸獻佛袈裟書鑑及載阿王造塔甚詳及天竺王屈多所上表畧如佛書然則是其國文字之体從昔相傳而然紀已書觀又言師子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蓋華夷之俗不同而其道亦異中國之學自不當變於夷而亦無足深貶凡後之學變其道而從夷而又以其道貶之然亦若於顛倒流轉遂不復自知爾

陳書

晉宋相承四方之兵屢鬬都下卒常不支徐嗣徽任約引齊師五月再至數十里內盡為敵場危亡在眼中吳陳霸先决死鬬再敗其衆遂以得國蓋昔之諸侯分形畫險自守其地以勝負决存亡未嘗不用人力而後世但恃長江為巨防敵一得渡則鳥奔獸散甚者或未渡已望風驚潰矣然則侯安都吳明徹之捷柳達摩蕭軌之見擒又與前代勝負事不同學者尤當考陳初兩戰當知人力所至不用天險玩長江而自墮其力乃後世太

患也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如後世大軍錢之類當時便有通減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此天嘉元年三月詔也因軍糧增賦不知所增多少通減三分之一所減復如何讀此者可見當時民間事意蓋大東之詩止言賦調迫急其人尚在足以供之未若此詔以死耗僅存之民輸平時十倍之稅也又八月詔普勸種麥又二年十二月虞荔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又不知梁陳之間窮匱既甚至此方斂及鹽酒是公家尚有遺利未取不如後世雖無事之時已竭而無繼也

陳文帝知其子之不可立而愛戀不決卒致放弑然就使廢子立弟亦終不免昔夷昧兄弟知季札之賢無傳其子以次及札而札不顧故闔廬夫差之際可以全身若後世猶忌促狹雖不立如季札未能免也而況伯宗手孔子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六代之季與魏晉又隔一種之氣

按太建二年詔作田植水旱失收即列上折除軍士年六十放還令長代換具戶數付度後人增進擢賞棄散雄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此亦在當時所謂善攻也孟子言是心足以王其失不推而已矣

已得盡失敗棄前功而南北兩立之勢自此不究不然叔寶亦未遽亡人謀之謬遂與天會論事者不可不知蔡景歷不覆細行而智用自足吳明徹初北出疑沮滿朝後爭取河南乃無以為不可蓋畏怯於未形奮迅於已驗常人之情無不然景歷言不用不止小事乃江左三百年興亡所係也

自吳晉立國皆於北方爭於江之外獨陳霸先能爭於江之內遂以驟興霸先雖曰襲殺王僧辯迹若取之於梁然齊人已在江內僧辯力所不能抗而後霸先得以乘隙而起乃與北方爭得失非全取梁物也方徐嗣徽任約已引齊兵據石頭韋載議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觀其當時為謀於急迫中亙加豫如此宜其能立事也長江雖於江南為一巨防然其間又自有多少險扼吳越相攻守笠澤者三年而後吳卒敗後世之論專自一江甚至淮南亦併棄之但北人一時南渡則影潰覬徙便無生存之望此非止脆怯無剛之罪亦由內外議論所不講故其智慮閉塞而後開也

陳文帝慰勞虞寄謂管寧無恙寧豈易比寄區區獨知以陳為是異乎劉龔馮衍中世人士皆擇所從決其終身逆順賢不肖與戰國春秋以上殊別此段難言之然如寄安貧處順有寒暑風雨之節文嗣根柢要是南士中秀傑賀循顧榮不足方也

張種恬靜雅正不妄交游勞無造請家產屢空終日晏然當時謂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者其風比梁人接以前語

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於荆州八月癸未
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天地示變非止為陳之
将亡盡江東之事尽於此矣

魏徵論陳霸先於時内難未弭外隣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
齊從蕩於江淮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
灵有睠何其速也斯言誠中其病後主雖以浮惰取亡然一江
之外上至巴峡皆他人物隋政方新自無久存之理積三世茨
理之力而不能為駁子延數年之命考其當時君臣謀議可見
矣

按魏徵載陳後主事至正德二年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及張貴妃龔孔貴嬪淫靡致亡詎其功力之畢得全事

此至禎明三年降隋實不過四年可謂逸樂短而禍患長矣叔
寶文士材質猶得下中使識知盤樂危傲之不能久萬一或有
創艾悲矣

自昔人主謀功立事無不用自所親信韓彭雖疎於蕭曹然要
須鈎致結納使就心膂陳氏立國之始僅得三吳上流湘郢皆
為王琳有周文育侯安都既已擒沒而侯瑱乃㩦貳羈旅一朝
使之總督諸将遂能再敗齊兵琳竟失地北走陳業始定其功
皆在舊臣之上此亦是一樣子可參看也史稱瑱以高祖有大
量必能容己故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恐是實録

江左自劉裕後未有吳明徹之功所以能然者衆齊政乱也及
齊滅而周人方銳明徹不量時度力輕棄根本貪進無繼豈惟

也又徐陵以文字見用宜若而塗然為種遜位種在無錫獄有
重囚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其主笑而不責江左末年前世名
士雖已無其人而君臣兼好之意未改故種猶能見貴於時不
然雖貴用無施矣况虚名乎

孔奐請江摠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肯以為詹事奐時為
吏部尚書直知蔡廓所言不為徐干木署紙尾蓋吏部得專選
事乃後世宰相之職故雖人主子弟求三公亦可執論不行宰
相職事日以卑下併與其才識皆失然則治道否塞不通皆足
怪也

梁昭明死晉安為儲貳周弘正以司義卦奏記請讓於昭明子
其詞謂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授顧

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王輿而弗乘棄
萬衆如脫屣自後世槩之可謂言人之所難矣夫議論固惟人
所闢而當時亦未聞有以為驚衆異俗者蓋猶可以言也流言
無止雖致亂之大患正論不通識害治之深憂若僮壅遏向下
極有未易者

後主題孫瑒誌銘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
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勤此意如何
自梁武昭明父子兄弟書為文詞而陳後主之文如此竟亡其
國然則豈文之罪而為如此之文則其國雖欲不亡亦不可得
也

徐陵文頗變舊体緝裁巧密多有所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

寫成誦之華夷家崴其本遂為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曆以前皆用其体變滅不盡者猶為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

江摠自叙宦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軒冕儻來豈是預要時人以為實録士以無用之文藝干世取名遂居有用之位至於家國俱敗終不反悟猶以無用自解古今人如此者多矣孔子稱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人蓋不以身及官為無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夫用過其能猶不可而况以大用為無用乎

陳宣帝委政毛喜史稱其勤心納忠多所匡益遂稱全盛惟畧地淮北不納喜計而吳明徹竟敗如宣帝能悔不用喜及蔡景歷之言始終委任有人君之度矣量時度力惟漢光武能之至於狃勝務進僥倖救死雖諸葛亮王猛之得君不能回也

陳人積三世垂三十年經營辛苦纔成南北之勢及吳明徹一敗已不自保然使並江固守如吳中世晉雖有天下十八猶未能兼也蓋自霸先初興延敵入腹以取勝遂致江流忽暴拒於城下一戰而亡雖由後主昏狂亦其謀國者不講於素得一亡二而然也

梁測囚法日一上起晡鼓盡二更至范泉刪律以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案立測土為垛高一尺上員尖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着兩械及杻允經杖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夫不得其情使弱而實無罪者立測且不免死則已許使得而實有罪者立測且免死則已慢矣雖分其刻數二弊猶將不免而當時爭者紛然不能決何也

梁武帝同泰寺捨身勅徐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使杜之律草具其儀用浮屠法捨身則無身尚何有儀注人有所蔽遂至於此可歎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北史魏書

諸胡乘晉亂迭據中土極強盛者不過數十年紛紛騰突徒互爲廢興而不足以定事蓋華夷地勢不同習俗亦異控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勢然也惟拓跋退都平城純用胡法控勒諸夏故最爲長久孝文慨慕華風力變夷俗如遷洛邑根本既虛隨即崩潰亦不過數十年天下復還中國之舊矣然則用夏變夷者聖人之道也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反其常則滅烏得謂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蓋書生之浮論也

魏收爲拓跋序世次自始均爵於舜六十七世至毛而後威服北方又十三世而至詰汾以天女之子爲子是爲力微力微立四十二年始遣子朝於魏魏景元二年也自詰汾以前既皆荒忽誕漫而力微生於天女推其年當是漢桓靈之歲蓋有近尔乃復有此異事昔玄鳥生商后稷野字皆在上古或者猶以爲遠而誣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崔浩實錄魏事舊人皆怨遂致族誅然則收之不足憑也審矣

地形志載正一作元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大康倍而已矣北方自晉大康至此是一節限元魏之興百四十年矣雖無志於擅民而立國既久民得以生息理應蕃遂但惜無版籍之實特以意言爾

李業興造甲子元曆稱趙敗何承天祖冲之三曆參校其長一倍然則祖冲之曆當時雖不施用蓋爲曆家所傳也業興言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故五星有七頭術得七頭者爲近當考

魏世稱有祖廟在烏洛侯國去代四千餘里其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体後復生長成林而民蓋神奉之樺何等木斬拼而生者固衆矣亦以此爲神奇耶

載魏孝文冠子恂自嫓有三失事盡因家語記邾隱公因孟懿子問冠禮春秋著邾子益終於失國韓生言楚人沐猴而冠冠雖成人之盛禮然古人之所以爲教至深原自韶齔而至於冠日異月殊卓然而進於成德故冠者教成之節也若不安其實而徒既其文則邾隱公與魏太子恂同趨於死亡正與沐猴之冠何異孝文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區區焉欲以禮文之末爲其國造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於此矣

因李悖行毒事見舊律犯死罪祖父母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逆設流坐則爲法酷矣又以後世之庸俗繫之姦民不畏死而許以無期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崔纂論劉輝姦亂毆主傷胎而逃謂容妃等罪止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証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又妹已他適私門失度罪在於夫婴務非兄弟纂時爲三公郎而尚書元修僕射游肇皆從纂議雖皆以此獲罪然前世昏主亂朝伸貴

虐賊刑賞惟意顛越常經固皆有之而當時猶有執議不同者雖或以不同為罪而亦無深譴蓋其前後據事即上下安之不以為異故也若後世猶未至於顛越而執事者遂無一言以聽其所為或至於顛越而又一言者則又以為大戮而不可解矣故余以為論議不開馴致世道日陋最為治者之大諱此何時而尚能如此故特舉一端爾

五胡諸國惟慕容初起粗有本兵力農之意後得中原則不然矣蓋皆以夷狄之性襲盜賊之跡狼虎自快民無定心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史稱拓跋之先以食為本懸瓠河北計民授田常與諸戎深入角逐得其鹵獲時佐國用比劉石之得暴其民有間矣至太和則又制祿立長行錢稍循虞晉之舊要之為國既久以漸修立自然如此然不於立國之初便分別先後其國亦不能久至於論八政者首載食貨信非目前事也

因魏置從品遡上古官制五帝皆繼立而各建官名何其好變也郯子言鳳鳥適至及後世不能紀遠故命以民事尤怪又稱仲尼聞而學之然則唐虞以前豈推遠而不傳蓋有不可傳者矣然周官言唐虞稽古則不止五帝夫參取五帝之先名雖不合而義不可離故也如魏有鳧雁白鷺象物則質野及置從品象事則冗雜乃夷狄之餘率意妄作自無足論然從品歷隋唐至今遂不能易豈非事敵之極併其義不足據矣

按書稱別生分類而傳有賜姓命氏之文蓋帝王諸侯各為族姓義不相襲後世封建法廢既無尊國不自為族姓而天子亦賜姓命氏之法至傳國數百年而臣下仍用舊氏與編戶齊民無別蓋以兵力崛起而無德勢不暇爾雖然尊前代而慕聖賢使其後人以風流相命則猶可言也及魏起深北不毛以九十九姓為部落姓改氏易流布諸華周齊繼之至於隋唐允胡丘周伊穆陸劉賀梁寇羅葛樓鮑何高潘薛甄杜之類皆夷狄種而三代漢魏之氏族蕩不使存縱有存者不可識矣然則後世所謂譜諜世次豈足信哉

魏收載漢武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以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張騫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初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案匈奴傳稱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神顏師古但去今浮屠像是其遺法無列甘泉宮燒香禮拜等餘語使誠有之則是釋氏以萌芽於前世不待至漢明而後流入也蓋收時於遷固外尚見他書可以旁証異聞此雖不比中國事本末源流無繫重輕然後世一以遷固為斷而他書所言遂不及知者衆矣

冠謙之事世有常有崔浩主之遂使張王深溺至於釋氏角其廢興浩意無他不過為諂耳浩事夷狄之君盡用材技又偽媚左道以求容悅然竟亦滅族此不足貴而有可哀者然則四浩終不出張良欲辟穀道引非以為高乃其勢當然也王猛賴苻堅有閎度能始終無隙若便稱人傑亦恐未可

馮后之喪孝文服衰毀瘠絶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孝文志切有為而方便游盘拱順適祖母之心居喪始終自然盡禮而無勉强督迫之意雖無舜文王之道而有舜文王之資矣故自夷狄能慷慨感慕同於諸華蓋非偶然者古今未有無其本而可以強致者也

孝文都洛最無謂周公雖有四方朝貢道里均之說然成周固未嘗受遷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嘗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廢興在都邑乃漢以後經生相承夸大其辭耳孝文自合更為其國開百餘年深厚之業豈謂一遷洛而本根浮動墳廟宗族皆已棄絶邊徼鎮戍卑寒無依向非孝文便當身見禍亂然亦竟十餘年而國為虛矣蓋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其害至此後之學者又將譽之不已是以亡為存以敗為成烏在其言王道也

魏亡之禍成於六鎮輕薄六鎮實自太和夫變夷從夏人孰不以為美至一家門戶緊切利害乃忽棄不顧可乎然則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至於岐有夷之行彼累積而後成非文勝其質也

孝文與元澄論子產叔向爭鑄刑書事古人之治雖深遠難窮然推其身之實有與民共之非言之而不可行亦非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也叔向能言而不能行子產直以為今不可行王政之不復皆自此等議論壞之後世言治者不過祖述子產叔向餘論治道自無由可起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此是通前徹後功用更無今古但信及者鮮耳

遷洛之舉群臣不順孝文設術以詐之示威以脅之不知獻忽累世安樂之餘經始百年豐鎬之地一事不成舊業盡棄欲以何為嗟夫孝文誠非玩歲月而苟目前者及其昧先後失名實不觀於本而眩其末則好治與念亂同科可不悲哉

論婦人冠帽着小襦襖元澄謂着猶少於不着者趙將胡服其臣以為難魏欲革之復患其不易夫自中國變夷狄孔子因諱之以夷狄變中國則未有論而王通便謂太和之政近雅又言王猛功近而德遠恐更須考詳也

彭城王勰舉曹子建語辭官孝文謂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此語甚占地位雖未必道德在己而可以扶道德矣孝文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間不知內修以養性而徒外斁以傷生傷生猶可而國從而傷此蓋末世虛名誤之也

太子恂事甚可傷孝文急於有為不計階序不本土俗不量難易其臣好富貴李彪王肅之流以輕薄刻急承迎取快於革治興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兒愚騃之婦幽囚併命損天性害人倫禮所謂教世子詩所謂刑寡妻豈若是耶

張袞與拓跋珪同起其臨終語有歎崇儼道充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余三復而悲之自胡夷迭起百年屠割諸夏而為之主刼執人士寄命旦夕家以蚩殺之言觀之害道彼豈以其

心之欲然莫其主之或然耶家孜孜焉引恂恂誘化蓋庶幾以古人自期而所遇之時如此其得身免於大僇已為幸矣哀哉

張白澤傳載顯祖詔諸監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魏未嘗祿其臣教之使貪而以重法禁之故白澤謂今之都曹古之公卿周之下士尚有代耕皇朝貴仕服勤無報舜猶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魏待其臣備力之不若猶行之百年然則必能明臣鄰之義者然後為舜乎

崔宏崔琳六世孫崔氏北州大家祖悅仕石虎父潛仕慕容暐宏符堅之亂欲南歸不克復仕慕容垂父子遂與張袞對掌機要觀其博識國體事典章文物可想矣宏既作詩自傷慢罪不敢行於時至浩竟滅其族悲夫悲夫宏猶有王佐材方我夷亂南北分隔而人士困於鞭箠刻烙者何可勝數孟子謂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此豈地使之耶

長孫稚稱河東鹽池歲絹三十萬匹是務冀定二州置於戲句按三十萬匹絹於今中價為百萬緡矣稚又言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魏至太和而後賦祿群臣得食蓋僅爾而稚之言乃如此晉末公卿已下日廩七升然亦同歸於亂豈為國者與下操縱自有得失無預於臣之饑飽耶

穆亮勸孝文詔之眷勉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仍歲頻興民力凋弊材幹斬伐為功不固顧得逾年小康百姓而孝文以為若終不為可如卿言後必為之逾年何益人生大分脩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孝文拒群言甚峻而不得為非者以其所欲為皆古人好事非徇耳目鄙淺也禹言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古人急切之理誠然而孝文行之亦或不驗當更商量

孝文謂亮三代之禮日出視朝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此可與魏王肅所言參看然則人主不視朝論久矣齊胡帝有鍾嶸何人乃欲斷朕機務之語當謂自視事耳隋郭衍勸煬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是隋文帝蓋嘗日視朝也勤惰固係人主身自治之興廢從之然制度不立君臣遂至於不相識積習為常不知其非也

古獨拜劉樹園恭事前世時有之乃興國之象也魏主謂梁社之役褒廢而梁之端見而事之神與之福此亦推言若上下齊整交成衰壞者多矣

崔浩在魏言無不行取赫連沮渠秦隴拓定殄滅蠕蠕漠北歛迹其他碎誅密畫應機達變有益其國者蓋不可勝數此尸祝社稷之寶臣也而遭罹酷暴觸忤一朝併夷五族雖僕奴虜盜賊遇之亦不至此矣戰國以來謀功之臣罕能自免浩所以比張良者不比其全身之智而欲比其策畫之工矜露不已以取大戮哀哉哀哉

李固勸孝文都長安孝文既都洛陰以要敵事謂當由獻可理
殊所以古今相反言殊有風致可以相見其人也夷狄中惟苻
堅孝文耳
王遵業為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
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政歸尚書漢事也歸中書魏事也歸門
下蓋是時母后專朝與宦者同耳然後世相承遂為故實並歸
三省而侍中門下侍郎為真宰執其源有自來也與晉志遵業連看
惠龍曾孫江東鹽王也
陸敞傳稱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
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事甫尔臺省無論政之館府事靡
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此亦可見孝文營洛事意也周
公雖以洛為東都仍居鄭鎬至平王而後卒遷若無故移徙自
伐本根中人不肯況聖賢乎獻與穆泰元丕遂謗子恂為逆皆
緣遷都乃知盤庚委曲告諭非畏其臣也
韋崇兩為中正史稱其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是魏世選用亦
由中正也崔亮書考傳崇為南穎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
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此語宜錄古人謂前旒蔽
明黈纊塞聰使其無以致洛而徒自聾瞽則古人不足稽矣
孝文遷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左耳其
與盧录語可見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達江揚不早當使會是朕物革創之初使事南伐
所圖不就躁擾變亂竟死道塗未命成康攻類服務是德與力
兩失之也且晉武隋文未嘗親戎驅使將相而南北自一統李
文符堅皆欲以馬上取之卒不遂孝文之僅存者幸耳蓋後世
與古人不同所以蕪并真自有業非浪戰所能也
盧氏自志謔偃蹇玄度世淵道將累世風素北州所稱史稱其
閨門之禮及高允傳青齊淪陷衣冠播流親表賑贈之美然則
三百年間人士爭離其能守家法存義聚者難矣雖孔子尚畏
左衽之禍豈私憂哉然是時猶有声問可通不若後世之影滅
響絕撫卷可為永歎
高允一生落度晚乃榮遇其所以能始終悔吝不及蓋亦英邁
銷盡而然徵士頌亦有可觀魏氏六七十年北方材彥略聚於
此如從容廊廟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
始與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
然後分張往昔之懽瘦為悲戚張仲業東臨榮州遲其還返一
敘于懷齊矜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後至殞
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
出入無解顏之地此亦其當時士大夫翔集輩行之大槩也然
允乃不如其弟推每被詔徵辭疾不應常譏笑允屈折久官栖
泊京邑故常從容於家以是而言則亦未至於必不可以不出
而出如蔡邕之於董卓也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又曰鳥
獸不可與同群然則士之出處審之而已
允酒訓稱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
皆為妄也子思語載何書當考今鄉黨本者以為載夫子言行
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而已酒無量是何義若謂飲不自限要不

至亂恐未然也又云不為酒困

崔浩傳有諂敗李順事為浩一短以起逸傳考之後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度固宜客之浩言能如此學亦有標本非諂人者也

李孝伯張暢當時南北名對荅應之言相與傳誦以為口實此傳所載劉氏偽書翻流上國逸韻難虧猶見稱載蓋北人貴重南書如此後世文字不復閑通圖事揆策無以相知自卅將已然

李沖傳稱李文謂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闇劣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耳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此語意自眉以來不用矣舜言咨汝二十有二人不舉其屬古人無不以專智甚獨事職事合治後世為公心相維然無不以私意相敗者雖人材不能如古亦由用出競立其本先弱也

游明根劉芳北方所謂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謂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嗟夫魏之待群臣與臣之仕於其時蓋有不得止而後不止者矣然孝文猶以此薄其臣何也

崔挺稱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詞趣弘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觀其安恬進退之際夷夏不可榮辱庶幾君子之風矣斧山營觀事亦當記王尊水波稍却回還尚見貴前史也

方魏盛時門誅族刑在於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無罪夷戮及其衰也兇領俾廝奮起遠裔翻執國命河陰之役舉朝屠陷而楊侃兄弟闔門百口一朝併死是士生於其時無往而可也如楊識子孫語亦萬石君之流宜無以致禍者豈魏收為播揞故僅有虛美耶

梁武與蕭寶寅書叙兄弟事初不虛飾又言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雖非聖賢語然亦秦漢以來人主不能到也會典亦后化龍同書又言造浮山堰及李繼伯事則大誤矣烏能昆蟲不殺而魚人之民海人之地以較勝負者哉

蕭寶寅論守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內官散職乃限四年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不知代還六年方叙是何義

韓顯宗論遷都伎作不可雜引古四民異居為証齊語群萃州處今既辨之又言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智君道在乎起天下純類之材選以教之顯宗舉其粗者耳

李彪落落識其大者及氣盛用之亦庶幾一二推挫後索然無復存矣彪稱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亮觀於興復不服典章劉表公孫述故習蓋其所藉也又稱王隱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當時所言如此然則西晉事行於今者皆隱筆數李崇置樓懸鼓捕盜當時效之後世亦有効者但為笑耳崇又有斷獄兩事及改鎮為州皆明智過人學者遠觀近取若識開智長遇事成理可矣裴故逆因已行未有能合者崇在淮北十年梁人所

畏遂與浮山之役而史載其父子貶肆聚斂為時論輕鄙然則
昔人所謂使貪使愚者豈物之一患不足以累其所長耶
崔亮傳年格雖使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
月久者灼然先用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叙內
官四年為限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
資歷抑新進扶滯淹故為有意利插在己人不得于雖曰失之
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況論考任無復正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
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江東王氏子弟如王肅者不為少而與孝文相遇任時隆洽如
此蓋其年相少長且中以圖南之規故也肅傳載孝文禱雨三
日不食情手孝文涉道淺而雅用之故命不延求而功業亦以
無成不然豈止是哉
袁翻論甄琛諡是時人家已有行狀至德與上聖齊蹤鴻名與
大賢比跡則行狀所起當又在前大抵浮美溢稱自西漢末方
然蓋王莽餘教也蔡邕言作碑唯郭太陳寔無愧其來固久矣
傳永量南人試淺斫營蓋輕剽之習也昔人能渡淮斫營而今
人不能渡江劫寨余在制司時和州被圍日夜告急元帥追諸
營兵赴援既而以渡江無駐足之地竟不敢行然則兵無素習
惟所使耳
奚康生弓力十石矢異常箭梁武遣之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
寸箭粗殆如長笛康生用以手射猶有餘力考功記栽造弓法
詩稱擾揚暴虎然如此絕倫事乃不見於古人豈以德掩之耶

湯文王雖起小國王天下後世皆謂德衰不可復為故孟子霸
必有大國司馬懿揚堅所以能盜取之者竊其權故也尒朱榮
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止一縣衆纔數千世為邊番朝權
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太后幼主攜舉國士如拔毛散著
榮百萬擒蕭寶寅萬俟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
以亡然則權與力皆不足而能若是何也孝文籍累世富盛志
慕古人解縱維索瓊奮擁疽既無固幹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
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
尒朱仲遠言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
受官今求兼置權制軍要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魏初
立中正見衛瓘李重傳余嘗以為曹操能以卿論品第人材使
不得由軍功雜進故其後有正始勝流之目今拓跋改壞軍主
中爵由意與官以賄成並冀其名以遂强臣之欲而魏由此亡
然則魏尚上功首差六級下吏罰作馮唐以為過非權在上亦
不能也
年雖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
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正復
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肅宗納之
魏自遷洛之後政過於厚而一時議論亦多此類然無驗而遂
亡蓋可哀也
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
上殆欲不沉此高道穆魏末論濫錢也古今救錢獘之說甚多

大抵以錢代物以大改小以重易輕從否雖殊致並不異未有
如後世以無銅為患者嘗鑄不已至毀錢而為銅矣嗚呼此不
可不深思也

孫紹論律班令正謂主議之家太用古制此孝文後事不可狀
拾之驗也故紹又謂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者於太和極陳得失其論四方華夷心態即日事勢乃至
於此不憂荒外慮中識然則當時非無知者改絃易調豈可謂
易哉

張普惠諫太上秦公一時壯議如任城河元匡崔光袁翻猶同
難者亦皆心知其不可固不憂刑禍之及也以弱從彊以強拒
諫雖若不同致敗則一此本為國者自利害故左氏載仲尼之
論淺治氏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普惠之免可以為幸也

以高允傳觀游雅雅得為修士矣以陳奇傳觀游雅得為佳人
手局已小知遂深伐異之怨因時酷法陷人覆家之戮哀哉哀
哉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如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
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
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
推師之言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
可改心誤不可為此師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為陷穽者方滔
滔矣

裴伯茂因內宴傳使元景哲中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其
契擊按傍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孝衣言不應令人孝衣不言
人不許入殿庭當考

史稱溫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
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介朱高歡父子之間惟子
昇姉能有意王室一時人士如其比者絕無矣魏收之言不亦
宜乎

眭夸言挑簡鄉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及素服受矛皆可
錄魏法峻急仕者皆云不敢不致然則夾不欲仕而能自行其
意如夸者亦安得而禦耶

張淵觀象賦備著星文

江式集字書號古今文字四十卷依許氏說文為本篆下隸有
其論

房景伯母子可謂能以孝化民矣世之愚儒怒擒突擊肩行無
忌而陷人於罪者是以曾閔為桀跖也悲夫

余嘗論善攻者必使救無所用善救者雖攻圍力重必併敗之
以崔鑒望風退挫者不與此數惟徐是掌敵收赴救之功而姚
興將十萬衆相守數月外望突免內莫引援拱手受陷莫收一
力之用豈與崛強一隅猶未見大敵而然耶如實達德固不足
道也

董琬記西域為十六國地為四域西域本三道後更為四出道
接漢西域傳看

魏收序傳後亡逸然本傳未有不用自序者自

以來雖無不高自譽道觀收之詞如此可謂陋而無恥矣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五

北齊書

高歡戕徼給使所與奔走往來者皆底徒下類天下若此等何可犍記待平則歡笑以盡有事則叫呼而起曾不顧命勝者得之自古皆然矣而史載其困張舜被害傾產給客自是乃有登者天下之志不知歡衣食尚不自給產何所傾而天下省為亦竟何在此蓋為文粉飾之過爾　之至爾不可使四方豪傑窺覦廷是又可歎也

高歡素無貲業寄身依人曾未飽食無已拔觽而又雖姦豪飛動不可以人理律然歡卒用此成事殆亦難就李元中所謂爾朱寂寂更欲尋建議處也既得事猶因方隐其仲觽字文泰甫萌芽尚可回轉而歡無礼自急走是其君遂成中裂之禍生民亂立者數十年然歡從見天之利未見天之害也

東之兄西土兒甲兵十倍歡若持重養威以計縻敵自可從容全勝然十年間及及三大戰幾不免其身智勇俱困而泰與六國之形見矣是歡自天命未之外了無所能世或以為人雄者誤也

魏自孝昌之末銅馬鐵脛黑山青犢秦張晉趙豕突燕秦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建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旅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於是所留三州二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

戍此齊天保七年詔也又制刺史令盡行無不給幹物自此以一
虛名為官者數百年
彭城王浟作刺史問食雞羹狀並鹿脯市白毛牛皮書王老母
菜葉有此明史自不以青琹限斷也至言自發下至來五載人
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令化發下推欽此鄉水
未食此餐則士大夫所不能言者而公子能之蓋為政不專持
嚴矣
趙郡王叡六月不飲水事為元帥而必與士卒同甘苦如此可
以為難矣然以盛夏而領山東兵走築長城者為人上者每每
是天時涉長道致人於必死之地安得皆如叡者撫而用之使
無叛且戚手足則以仁人之心奉暴主之令固莫知其所終
也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
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宝至是爲刺史韓賢斫破
豈洛中更漢晉諸胡喪亂而此寺及函能獨存何邪
斛律光以兵五萬回未至鄴勅令便放兵散光以軍人勳功未
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
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
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光以此疑逆致族滅前世散兵其易如
此自唐中代以後則不然矣雖復晉童融融未有救易其衆者
昔以忽慢自棄多職亡後以畏逼相持故僅存至於盛今重輕
事功合散之際當考
慕容紹宗本高歡腹心之疾歡不用彌以此待侯景固有餘也
元蘇氏論紹宋李勣事
高歡彌高昂兆漢兒恐不濟事欲割鮮卑千餘共相參雜而歡
不聽自晉衰亡一色胡人控制中夏二三百年歡本漢兒而以
鮮卑篡魏宇文泰貞鮮卑也乃欲行成周政術雖不盡然而氣
勢回復隋唐因之然後南北合一復為諸華此蘇綽之力也王
猛殆不足進矣
高氏之興李元忠達廸於始陳元康楊愔崔暹繼於中庫狄洪
薄推達宗利猶有可采如元康崔暹莫能名其何等材器其志
尚不及富貴況其上者歡父子氣類所號召如此自不足恠然
自古立國長短事壽要不徒然歡父子欲以此得其何以守宜
其速亡也
國家龍飛翔野雖步中原五帝異代三王殊制擁衣左右何足
是非此王紘少年語也事到已壞觸處隨世起滅不可復振則
雖以孔子之聖尚不得自立可畏也爽夏變更迭何止一日安其
固然無復有志而願以微細者自當由易之徒所不異於王紘
者幾希矣
薛淑於崔亮傳拾後言義均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
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又言康今三公舉賢良方正直道直言
為長史晉末此風遂替地本非能言治道以是時方變行資拾
人心不平旧論猶在耳余物登科皆是侍郎李攸亦號佳士竊
物論問往昔願授否皆應曰願授余面笑之播莫測也自阜陶

夔主選用法以人性質合其材之所宜爲不甚失春秋以後治
專論材十猶得四五後世遂捨材而論藝當道所貴取所賤又
以年月斷之其偶合爲一所謂鉅賢上德者皆古人品第所不
及又況其下乎是直以夷狄之道治國家而欲與起大功安可
得也

魏孝文志慕諸華其効未見反成貪懦之俗史高歡與悉少率
事塗紫擯疏乃令子澄竄用雀暹施其控御排壓之術昔書撥
起雀疾毛介進慶與餘奸習使畫如暹何足算也

楊愔以勤從佯代識不力忌高德政竟置之死地愔尚能爾如
荀或宜其未害也至刈務之猪渊充雲流约溲溲自献以復爲
益益時從征延執節不長人材愈降自當至此矣

奉承之士不足以敵侯景乃用道人陸法和扶持國之將亡固
聽於神也高洋暴狂以殺爲戲而敬礼法和如此豈謂宜褐耳

余嘗論世人捨仁義忠信常道而趨於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
可爲興而不能加一毫智巧於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興必
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伊訓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
萬邦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庸庸祇祇威威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然則人力之所能爲者夫
非神怪之所能知而謂天數爲不可免者又非神怪之所能預
矣不足復頌也

梁既亡使王僧辯有成終不墓遂王琳區區亦能義動光儕蓋
季武在位差又北江南諸姓主國粗有綱紀遂得致命之士亦
其所長自者然也

楊愔相齊史稱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國已太過王通遂謂有楊
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夫衛吳公雖亂而三人
者任事不至於亡國則辛矣若齊文宣遂其咒靈歲月不已愔
持與之俱斃尚不能免之使終死視民如傷豈其所及耶見事
不猶以先影庇後學其志大矣夷狄之德於父母兄弟素不學
苟飢元禍人欲遂其所爲愔於此時雖慕古人輔幼主之節而
遵回遑懦推夫勞乖席不暇發遽罹非命蓋其理當然無足悲
概之

魏齊間江于吳邢邢魏收無出文字猶與江南北隋唐以來能
使南北同體蓋非特庾信江總之散乜高澄父子收拾士類厮
隸用之其言又書繳建鄴折簡呂長安正依放曹氏本根不建
而急於收頌宣王小雅猶無救於亡稿肆奢華蕩爽驕靡愈遠
其窮壤爾

遂鄴以後大建之織知名者數回文衆少年高朗所舉者殊表
故德況浮薄學所傷者細揚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辛
術性尚真明取士以材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
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又之
兇此則弁之一時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紊君德也銓叙群彦雖
回史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宰中一大事如諸葛
亮何必更須尚書哉

謀廸晉陽死者六人道彥深唐邕等以本郎署名便免然則河陰之戮不待爾朱榮也昔趙盾奔走趙穿作難盾未出山而復後世有以盾為殺君不復信三傳有翁爾則靈公拒諫及禍有事亦不當信也不信未足深討然於斐氏傾國之意輕挫害義理

祖珽既立文林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推誠朝廷為致治之方是時人士相附從與王叔文柳宗元無異使叔文輩能有立廣陵王參決則大權歸己宦豎退伏矣元和諸人固不辨此論治不識幾微只以成敗為斷所蔽多矣

唐邕白建自為外騎兵曹分掌兵馬史稱邕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具不情如按兵數軍實前代大臣無以此職著名者直漢魏振為後代吏史之所掌也唐衰中官專兵柄五代移於武臣是與中書分領至宋猶兩府既轉吏職以歸朝廷但為養尊之地而於兵政損益實無所知求如唐白身任其能而後君任不復可得然則古人專以一事名家成材之要道也

崔劼盧叔武齊世雅士劼言主身以來壯以一言自達今若遭兇與身何異此語宋可傳叔武惡貧賤死而能全衆謂在兵野戰勝負難必是固騎之法非深謀速算萬全之道欲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以計磨之又諸自居平陽成此謀畧此齊周成敗之所由齊人未有能言之者亦當記也

張雕謂貧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僕射則邕不如我當時惡其矜誕邕曾嫌吏史之材國家大體豈其所知雕言非誕也然雕方勵精匪躬以國家為己任學擬洪珍而辱韓長鸞是以謀死孔子謂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非不幸也惟其臨死數十語亦可悲爾

齊氏衰風屬諸絃管梁陳衰雅在夫篇什絃管之亂時移則息篇什之變事往猶存絃管止為閭巷淫人篇什能蠹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館設齊人風靡不旋踵而亡其後秀者盡為周隋之用士之離合豈與國之廢興相關哉詩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論語殷有三仁兩節當參看

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休之書文雖不高視韓愈進學解送窮文以言語工拙比較官職豈不優劣相遠哉士不先定其所存亡正使深極原本這觀推類只是融液於末流無益也

顏之推學博文麗觀我生賦不失雅正之體叙梁齊間事可以考正非江南文士所能及也其言予一生而三值祭喜而黍半矣自東晉之建雖富禮樂於江湖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　誅者固而求救於微管而增傷讀之差肩不能已昔人舉陋未有無其志者獨於今為不然哀哉

宋世良宋世軌蘇珍之世良獄內精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蘇瓊每旦目頂下郡猶慶操於郡內其兵賊次第並主明式然則必不以廣量學識為民故傳循良之譽而今世謂有所操縛撓抗不盡為大厭無其之尤恐亦當論也

和士開說齊王云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陛下宜又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耶是一日快活敵千年李斯趙高用此葬二世與士開智慮有異其同意皆不約而同何也

後周書

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蓋直無所媚附而收之称舜臣全承德業之猶炎帝後則尊以後先造諂蔣劉向班固吉漢亦先遁者耶

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拔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酖夫敗葬亡陳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餘波妄逼一無賴姦人耶以但周事託之哀哉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崇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礼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役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任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是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任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巧言而辭之於是王公之道設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　興思去浇偽皆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　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見此可驗蘇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少拘於時而不敢言又其委然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為賢主之詔而徒為逆臣之令爾

泰再行冪逆其史郤丸既執簡而書其咎泰又令盧辯作告以諭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泰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蹇而作大誥泰用周礼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

石勒之於劉曜苻堅之於慕容暐周孝武之於高歸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為是未逾而數千里地盡得雖秉併憑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益發不制欲以廓清區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呼幸而過得死不然將逆競於鋒鏑為役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

九見妖孽也示仁厥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禍之名其實
以為禍無大於此者觸五品特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礼
讓其君臣但奉敵十殺按周官使自構已能如此豈真可笑之
余論周武帝君史所言帝德主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
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以求若
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若所欲矣而武既有
法而正道愈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
能聞之何也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群強盗一匹以上不持仗群強盗
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詐偽請官物三
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患
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樂告天而除之孟
子言康誥殺越人于貨譍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故受夏周受殷所不能也魏周分田推在正長隱五戶十
丁與地三頃其罪既藏者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
適與罪稱爾非重也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散適盗不當因其散盗而
遂殺之然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康節
自勵用己律人故必行重刑而不疑其子昏縱任情推己怨人
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復世据已定之法初不知昏愚之所在唯
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不矣周無厭考聖賢之異同也

周武帝一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推以臣
嘗使之不以兄弟故也自謂如此能除累世捍輔同學之弊使
播子剖判微勝於宇泰中興晉司馬攸魏元魏禍止一航而二
國相繼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捉兵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
祖監唐宋五代幼君之敗不私其子推本既成往命承廷貫誼
謂天下可以致衡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
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

爾朱破城高歡事已大措而暴撲欲速推有志節者遂皆驚散
宇文泰寒達袁子生枝其用如賀拔勝平住材豪失去江南死
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人微泉弱然經為其碑拔者無不主
功業名望必能盡而泰亦何足以使之持以魏孝武悉來就西
輕重勢殊而然主威既重而成臣之威可不懼哉

周于薩為三老稱木後繼則正后從諫則聖見高宗所言適於
傳記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
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盡平世持盈守
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
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然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
有此經生李士者論所不到也薩使接亂世甲裳握爐墮典偶
典擴官求之膚習書句句惠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
如此豈足答悟也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

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称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狄無藝妄以意延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礼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肆學官名於郯子然無所泰効也周本夷狄更雜居直以聖賢迹與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後世苟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漢晋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泰自負柱國之號並止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爲正王指謂所識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

鄭慶閔西文士蘇綽思近代華靡輕薄使為貢白鹿表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無文質綽笑曰拱揖自可移况才子也慶固不傳無以勝其是非與謗訓詁固非筆書之巧所能辨務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上摸出一重霞殆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但儒迂吏先極其工而豪俊之士更閣筆無措矣涂願記少時聞長老言自蔡士各發名人文字以相誇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為尚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於吏一世恐未可也

鄭弘死時年三十一揚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夫見水絕榮園之賦長揚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溝言而無麗筆長槍大槊數十年閒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據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豎敎之功而綽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遺屑儒之常託據舊籍之陳言使泰絕己昏命粗細重輕惟其所裁不惟新奇生效實用甚特以其國强富兼并而已由晋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更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嘆不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記言為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或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皆用材無本自命爲聖哲者竊理不足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其綽之病哉豈何復之有

六餘年實無華諸葛亮王猛啟事人而用之不毅又也亮而無繼澤不盡逮不亡何待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爾世言之為大功乃至失地除名史臣文字護務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王猶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兼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東府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識是歡之黨人等量未有及此者劉辭欲因降張曹取蜀而曹操不肯蓋從昔智計必有用

之不敢盡者然歎趦趄猶遠於狼狽向々之府而乃柴斷大死
於安徐己定之後宜要進而要卻哉
狀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梁直刺直斫惧莫敢
罥仰山之役大呼獨入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
右吾當樂殺人壯士余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
傷何異逐坐人也豪卑見狙不足取而以聞張先之則又其細
爾李穆蔡祐丞相贊歎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
如此安得不以猶為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
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毛蕭瑟矣詩云有杕之杜
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又曰非賊披夷行道兌矣豈実

墟斧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事耶
遺闕以史乘衡羅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羆韋孝寬傳正不幸
狀然功名壯偉不可掩李者能群者所長氣力不少矣只死住
關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病也
薛端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李叔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
生惠今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
謹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階上而劉穆之痛之然則蘇
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王鬲冠史臣
乃謂其不脩文李而性明達善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謂整卿遠祖立
忠而去鄉今主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遠祖

庾建威將軍是不為王莽屈其子孫避地河右故泰稱之此事
今但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
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孰如何豈要只共亂載耕臾賤他書
不存其存者又以非史自所貴不巖熟讀如斯向然是又可歎
也
司馬裔辭封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不預知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猶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
稱二蘇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為記注使聞後世無益當時故書其
規者非一氏是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請今記事

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
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廣李法但能言史官
記事不實復雖閱信而已當時議論閱張王比故泰秦主比能
識簡書通也比死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覆行禪代事
哉有伴否耶天地之初皆爰狀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
勢昔突貴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是
近在是功成治定揮賢遜處不為己有而忠信孔讓之俗成矣
夫先人後己從義遜利必因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易
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又作誥以前解之若夫亂臣賊
子則不然公為弑逆而忘大忠之闕崔杼所以殺太史狩狩暴
奪而最正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

不殺不爭兩不相急而天下易姓此又拼與操智慮之所未工而武固不足以知及之也悲夫

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任於周與高氏相距矣此本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榮武但云我若依而行之濟浦不可云少行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曾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投舊君自劉裕始

王軌字文孝伯樂運貞良賢駿並爽桀長養成就所有近似啟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避廷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歷東法爵主法何輕也當考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可謂當我之言矣秦言平矣之對二產而已定楚之功當賞事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婦鄉等即吾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因孔士贊拒公以上也泰本司古文務救其弊如王褒庾信之徒摩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軍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已能好惡格之蓋難事也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未形朝義周則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大古之聖王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不能約而自合綽既與所建明柰何以一人之勢從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効之使庸鄙者易就頹弱者難立是又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廢紹宣使聘洗重匯門謂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己匹勢干戈之際獨高經師征虜未洗先臨陋巷在晉為臧下死而後生姐念及此心期卓越殆載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尚夸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世尚以為難況此何區區哉帝不幸早殂功業不終未知其有佐王之材者過之如何爾

樂遜徐遵明諸生陳將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為汝容敬仲入齊祇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彊詐不受弱詩云德則不就何俾於病惟德可以允民非特強也又陳事上疏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陸丁舉念存物亂欲盡天下之情猶為未盡其語足令泰崎嘔阿亂諸子相坐親捷字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主論常向上者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通壁早臨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即解又服盡除更合一劑足指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

治軍中之要莫先於器帝遂得言矣又治目目便愈末乃治足足以瘳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變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尉得病兩脛之間有痹或以為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圓百餘粒痹愈無二十年亦辭痛終莫能名夫薛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群醫皆是可歎也

蕭啓至于歸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輔臣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曹衛宋鄭皆小國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啓始復見之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六

隋書

余嘗論宇文泰初起與於高歡又武帝能任數略化弱為強至有光方五世數十年矣雖封志不深置詞無狀然於揚堅非有罪也乃倚女后之勢挾輕薄無賴于行詐通取如探袖中然半歲報殺宇文無遺推故臣宿將尉青拜伐其敢違件視王奉何足道也堅少年以相表自矜言其異者固非一人而史又述其始生時頭上角出偏體鱗起是夫是真妖孽不祥之物爾豈天下吳民假之富貴而使代相香戮耶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妄矣

外戚雖庶偏旁之地而古今戚族者皆是實武天下重名與衆貴一心陳力尚不能誅宦官天父子俱斃何望取之易哉高頻李德林從亂如流韋孝寬李穆皆謂天命已改伏其奮袂直前經理剪覆者真足以執天下之柄而制其命故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蘇氏謂自秦見司馬懿楊堅而然孟子尊王仁義欲扶救一時不幸其語不驗此堯舜湯武之道所以遂衰而無傳也且其于以紂為天所棄故不忍援而然然不與周並主士苟有志於道而力不能極如孔子順義不入秦可也若為之四論易就以自容則家法盡矣

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蘇綽第一事也雖庸論相過志在掃滅前迹亦由苟慕虛名人情不順有以使之

夫周官再壞於此李者以為口實安用讀經耶

卑羽事

池山澤之禁由後世言之非小事也所散者何止一利所免者
何止一刑者能之而不能何也
竊往之明年即營新都其詞自謂歲之五遷恐人尽死後人以
市不易肆為受命之難然則強爬遷於新造之日人心不得不
以為難而又勸之人何易邪
賜百僚錢帛任其自取尽力而出可謂無礼無義矣然以利啗
人使捨人而從己所得者雖皆貪冒無耻之臣而合交聚黨
賊師師為衆不少矣故終其一世行賞挫挙而死生宗廟在乎
叹之間亦前代所未有也（唐太宗亦賜三品帛任其重）三年遣使
延者民間憍偽成欲備聞揚總分巡行遍四海遠近官司延遺
風俗巨細必紀逐日奏聞殊使不出户庭坐知萬里此華命宮

行之事也然天子居深宮百司守官職耳目之近壅蔽勢成人
主苟有志於治時一遣使而知下情利害之間足以吏置昭發
蒙林有稱稟備蓋斯起天下之要道也其與獨任妻陳逸其專
執日欺月剝衣裹妝蔽使風俗日降而不自知者相百矣
十年詔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
置坊府南征北代居處未定家無完堵室罕包桑恒為流寓之
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
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旧式按李業家傳載蘇綽初置府兵
與此利害俊杳殊不同然詔文乃當時實事也且綽創始而
此猶民寡加以長征不歸故未得盡行其說至是千隊後乃皆
見成法爾李泌見其近不見其遠遂謂三代之後無及此者後

人從而信之至吉其能欲千載已散之兵使逐之民嗚呼孰知
其猶千載已齊之民盡而為兵也哉
十一年罷隋所得古器多為妖惟悉毀之不知何等器也方所
傳三代秦漢之旧物至是皆尽措我隋父力足以有天下而慮
不足以有古人之物也而為妖論於衰歲走亡之兆見矣
隋以海内既平功成作樂君臣拜獻侈靡紫自以為治世和
氣之所致矣而為宝常獨其淫偽而衰亡國之声天下不久相
殺務尽然竟如其言何我夫由其淫者而觀數之已成者雖不
可改事之必然者亦不可變固未有聲声而應音哉矣隋而召
審音者也隋文獻君竊國影響報効理不徒然鄙亦開淫聲而
富貴宜其不見與新而宝常將以技通之爾雖然數與事相為

低昂其間甚微聖智猶不能辨舜所以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察
其治亂以驗所行有象之道參於無形龍契而奉莫能先使此
又宝常區區技能之工所不能測也
仁壽元年裁國子學生止留七十八人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
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動有識者皆
不能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銷竭故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
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
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
云雖求傳嚴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
抱關於夷門宜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
以礼則所謂猶華將竭有所厭急者亦未然豈其心實謂空使

學教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
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狂以教不材者由
於學則擢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廢而不獲則學之盛
衰與廢蓋未易言也遭路言王公卿士每日闕處可見前此人
主不常見群臣也史亦言每日一處留大以和樂之道卿其臣
日一見之可也蔑我行於殿庭使之樂樂不自保可乎
煬帝以地進亡天下周路務秦始皇漢武帝偏習生此然則人
主不可輕出當夫童子乃載晏子合齊景公事王通則陶兵銜
少徵求寡可以教行若皆無求於民則安得自扶而行皆使民
有求於己則使有司安用之者稱亮食四衣於於上下使其果
後已而先人致其利去其所患則齋寒窮蹙之民皆延頸而望

之而死於中國乎不然則令未出於戶庭而害已形於天下矣
隋文基周恩群情未服多託符瑞以耀之遂作而速者不可勝
計仁壽元年祠南郊其前後符瑞數十百事皆書於祝版上王
壽且元猶羞牛犧而生於此蓋無異偕也世與下愚小人無不
能言其心則違偽欺天則受罰蓋恐其非能者必與天為二故
也今行偽於天而又撓天以自固既欺天以欺人而又謂天為
可欺下愚小人之不若何耶
梁礼雩不為常祀四月後旱則以七事祈雨一理冤獄失職者
二振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
會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郡國則五事同唯無
行為國命之通塞者莫如政為人命之通塞者莫如食至是足

以有衷矣此亦制礼之甚也昔故獎丞廷藏文仲以為害備城
郭與食省用務穡勸分至搵哉又言徙市而董仲舒乃倡閉縱
陰陽之術自以行之一國無不得所欲蓋雖儒者號知經及其
施之於用則違理而致逼者少矣
煬帝在於涿以古礼行禡在薊城用宜社類祭祖禡無不備舉
速於衆軍伐遼親授節度亘一千四十里可謂盛矣古人之於
兵猶始所以慎終也其出之部分先後不可亂所以為戰之生
作進退不可犯也若始而整終而亂則其用矣夫教兵行師置陣
安富自昔皆以為甚難司馬兹行蒲萬亮嘗畫處所教其天下
奇材然勝負尚不在此誠得其大可以無其細矣不然則昆陽
淝水安得以寡勝衆乎

後魏天興儀曹郎董謐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時
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搞求能正熙平九年明帝令
崔光元延明崔黃更違車服自後除車新備先齊之後成取用
焉夫狄之始自應國暴其後制度備而風已敗亡古人論礼之
與廢而國存亡不在焉以為國而無礼不如亡之非不及存
亡之論也李德林嘗言周魏輿輦乖制隋皆廢毀開皇三年既
更定九年平陳後又不用十四年又更制其後又言太和更定
衣冠平元擇定五路朝服是此方輿服更爽從華皆本於李文
故王通稱太和之政近雅道知其近非而不知其近亡也礼雖
不以存亡為限然未有有禮而亡者若戰國秦漢以後嘗論其
所以存亡而已不責礼之興廢使知孝文者而以礼許之則是

礼爲取亡之具而聖賢不貴矣
煬帝大業二年始制軒冕大備文盛物之盛冠於古今三年突厥染干見而慕之請襲冠帶而牛弘何稠等皆受孝賓又所旅莪興則前日已定者皆棄不用而群臣戎服務稍又効胡人矣孔子歎禹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貴誼隋文帝自衣卑綈而旁人猶呈敘文繡益必有所屈而後有所伸文質無本自古聖賢難之煬帝不足道也
梁武帝看鍾律緯論主京房掌言班固夾鍾中呂適於無調鄭玄有禾陽而無降陽且自制四器名之爲通特推月氣悉無差忒旋相爲中臣下莫得措意可謂精且能矣君明樂官後世之論也由舜之言人主必知樂而後可以致治武帝知樂矣不足以致治而反至於亡者以樂爲使而不以樂爲道故也使其以樂爲道則先之以音而知其所以爲治先之治而知其所以爲音均和齊中物召氣應而夔龍之功可復見也雖然聖人獨畏之故禹戒以無若丹朱傲而梁武廢牲牢則但爲五音相和引而無度月律其牽情背理如此信爲所謂傲者宜其終於殺身亡國哉
周武帝圜丘降神舞王夏也皇通天臺崇設斟熏影非佃建珠合璧重光來天樂雙轉鉤陳開雖非雅頌之詞亦後世佳語也鄭譯所言蘇祗婆七調五旦與中國七聲五均合譯雖輕狡小夫然音律乃天地之正理固無華夷之間使識知之不可掩也而何妥以儒自命甚其隔礙不通自爲相越則人心之可畏如此而牛弘識不達理又相與附益之曹夷狄之不若矣
三龜茲新變聲隋文帝以爲不祥言公等家家自有風俗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其言是也孔子稱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上之所好者正風俗自然移改矣然隋之群臣其智又不能及其君所以然者其臣無不苟於利祿俛仰操竊之餘其所得者將周以充其一時耳目之所狗而止耳豈此十數語所能救哉
百戲始於齊武成習於周天元盛極於隋煬帝自是以爲常行唐高祖初以五月即位而太常借民裙襦爲妓衣擬端午日玄武門觀戲孫伏伽所諫者也
毛爽蔡子元等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八月氣卯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應有早晚飛有多少其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事爲所致之寬猛用使之也古人所以貴於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從出身識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弘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徒技術者又安能測之其效止於能飛能應而已知之愈急則其說愈疎矣且使尺猶下而能悉飛則要取人道于律寄毋而應疎則是應律而非應氣也
因隋志略諸代尺十五等異同之說杜夔尺長前者又下及近世以律生尺之論夫律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多少衡之輕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而其所以爲律度量衡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以律生度量衡起於漢

人古蓋無有昔之聖賢能知均四物使之相通而不相害則有
之矣君必以為從律而生而黍起律黍之地產不定肥瘠大小
不齊執一異以發衆同則樂之興無日矣
曆自李業興後周有甄鸞隋有馬顯張賓張胄玄劉焯焯為胄
玄袁充所排而術家服其精然方其時君敎臣為往往詆天帝
竄以售其術如曆差日長之類固不足言而焯為儒者必與之
較是非耶自太初曆以來數十家其術多在接書先言曆家日
月星辰後列其驗上世曆術既不存而以律及易大衍春秋為
本起者皆出於後人私智鑿空斬一行之耳目於術非能有損
益也
蓋天宣夜既皆折而歸於渾天獨劉焯欲立術改正舊渾又以
二至之影定去極數兩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請令水工并解
算術士取河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
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
匿其影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効象除疑使時行其說或
得新義可以前人之未至也蓋天地陰陽之癈理寂患於空言
窺測古人所以置羲和四方之極豈固欲以地準天以實定虛
耶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
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而有光月果無光安
用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
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易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必若月不
能自明而待日以為明使孔子之論亦如此則月不得言久照
也數術之士昧理而逐原李者不能知其淺深反為以窮理之
極致遂至乖異於道體甚有害
隋志所載雜占氣候詳於司馬遷所記蓋後人又推言之也其
言天子氣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矣唐虞三代言其德而不
言其氣然則光武四表者文士之虛稱也有氣而無德將為不
祥以偏天下而何述焉
天文五行志凡星文之變五行之異五代事皆具南北之間可
參而觀也賈誼陶弘景雷府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所謂除
皆驗列梁冠謂臺丘子示巫咸以太中奏勝故自夫而之繫寇
不為有道而其言已如此余嘗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逆象
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君聖人御世則彼其得而識之
自晉至梁陳部曲民皆為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戶之類
無累役佃穀與大家量分自四十戶至五戶止既役其力又食
其租按司馬元顯傳稱王公以下日廪七升而范甯亦言起廨
舍割兵伕之弊蓋雖賦祿少而得占多比後世自為優也志又
言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五主雖用度有衆寡賦祿有重輕大
抵不能傾人產業然取於民不厚而其臣更以自完未可謂非
善法也貨利之猶上失之而私於下猶未有害王莽謂虞帝有
更賦疲癃咸出豪民侵奪分田劫假欲盡收於上故不旋踵而
大亂以亡後世為國多有此等議論以此知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須作三兩段看方明古人之意不然反為後人患矣

魏至高歡方收鹽利宇文泰亦置鹽掌然關市邸店之稅乃穆
之推鄧長顒於北齊當亡府所主而隋初罷酒坊通鹽池鹽井
與民共之然則拙後世第一好議論曾未足以望前世之十一
而不知求其故也
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蓋其君驕虐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
司均掌田里之政令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
往事無復論然遂以為皆不當在官必以民自買為正雖官偶
有者亦放民責此又偏也
隋文以儉致富百姓給復免租與漢文景同蓋府無與散雖欲
斂之而又不可不必三代仁義之主而後能也財貨盡斂於上
卻散於下雖前代衰亂蓋無此法斂即無散散則不斂矣及本
朝承唐之弊以斂為散故取之最苛而民猶未賡以為不得不
然也然弊極不變上無以自寬斂散不相吝如禹䟽不得息焉
散不得止矣必歸於大亂而後已爾
自高叡等上齊律當時稱其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而齊人多就
法律者至高熲定隋律蘇威牛弘再定然皆本然齊也由唐及
今雖有增損然皆出於隋也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而曰吾以
救世今觀律文與事惜輕重相稱況子產乎為猶當吉救世信
矣然自秦漢以後猶就于府者法無不寬其君之篤德者則無
不肯推而至於堯舜湯武君臣各務行以楮民而法自為無用
則叔向所稱不為刑辟固非為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
人材下然其病根正以有己而忘人使下操于令其不可回轉
如子產是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六

隋書

隋志無連山止於歸藏十三卷至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唐乃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至本朝亦無連山而歸藏三卷猶晉薛貞注按劉炫僞連山炫所造也主以得罪然則連山歸藏皆非本書矣周官雖載三易述自夏商其不經孔氏無所傳授者後殘逸不復著矣孔氏所不道而道不皆爲學者自不必追論亦可然所謂周易者謂其周流而變易名義略與連山歸藏同而後世乃以爲周文王之易至又獨取易字別訓名義恐亦於道有害

古文尚書重發所出謂科斗書也孔安國以隸古定即今文也其後學者以指爲宗故孔安國書遂爲古文然自蔡邕之既已變從今文矣自晉梅賾齎其與始獻孔安國尚書學者方復以古文行之而唐始命衛包更從今文學者因以今之所謂書者非復古文不知自有古今而義無古今不然則西方胡域之學書行累譯安得盡通於中國我人猶之好惡習俗之風傳且古今而常在豈特義無古今夷夏而文亦無古今夷夏也學者知此則道德之意思過半矣至明皇改無頗無爲陂則轉易義訓矣然學筆所云亦止此一條爾

因隋史叙讖緯事古聖人所以爲治道者必能知天人之常理而順行之武王所謂陰陽相協以爲彝倫者也雖以人致勝天水方汎濫不能順導乃崇土以塞之一事不順天人之理亂矣此桀紂暴德之始三代漢唐之所由分也然學者不足以知之則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於長天而成於誣天況五事人之所爲無預於五行學者之蔽一至於此又其屑屑息氣費多少氣力而聖人之治葢不復可施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至有表充王劭之事又甚於讖矣

前漢無史官故遷固父子据撫成編遂爲信書東漢以後各自有史漢晉最敘尤多然卒其所取信者亦後人之作也隋唐之際舊書尚存有志於學者故有所考證猶可參取惜今不見矣今唐五代尚有舊史又諸雜注記本朝則李燾史最審信而最余常患學者見聞不遠而取成於目前雖李翱猶以前後漢有生熟之異他何怪也

隋僧道騫僧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後傳楚辭者皆祖騫之音辭以義爲主音必歸於正若楚人之辭必爲楚音則五方異域不勝其音而文義異取雖三百篇亦殺亂而不知所裁矣此固淺陋俗人之通患學者不可不知也

按隋志猶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其旨以降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見其心志故別取爲後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此當時傳襲之語必不妄是自班固傳叙以後方成流略而競以文名家然雖總名爲文而不知此前數百年士蓋有意於立言而未專爲文也言之枝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氏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惜其

散亡磨滅不存於世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然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况傳與不傳本非所及雖上世聖賢猶不能先付之後而已　文字總集各有流別始於摯虞以簡代繁而已未必有意然聚之既多則勢亦不能久傳今其遠者獨一文選尚存以其少也近世多者至數百千卷今雖尚存後必淪逸獨呂氏文鑑去取叙爲有意止百五十卷得繁簡之中鮮遺落之憾所可惜者前世文字源流不能相接若自本朝至渡江則粲然矣

隋置六尚六司六典掌宮之政此漢晉舊事也至煬帝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則出於創建内外分處人臣不得分毫預矣所謂人主之職十倍宰相者也

隋文帝言非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近之則不遜置之則必怨自難信也凡人必有自知著實處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此兩語隋文帝自著處也帝雖猜阻追狹而所以能致開皇於幾平者蓋其實有此志而後能之變詐之人翻覆事會以倖富貴既得富貴復不能守意態日新棄去更索豈爲人國家計慮也雖然高熲固無此病何爲君臣之分不終無復後段事業卒於喪國覆宗爲天下笑蓋其猜阻追狹雖傾治而不足遠仗也若人主本無自知著實處則雖隋文前段功名亦不能有此又可重歎矣傳稱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執政垂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論者以爲真宰相熲遣辭非命未年詐欺而當時之言如此可以見其人也熲與賀若弼被殺自係隋之存亡不復關身矣哀哉

李德林赴應用遽急之文手行禪帝如環手業挑弥山徧野不足較工拙分雅俗於其間也然亦有數事得入策士智人之目如達遭高熲監軍手藏宇文族蒲綴廢鄉正是也借其他遺落不盡見然已過王儉沈約輩遠矣士恭於得以區區小數東府參就句利一身賂偏於人猶自豪者真可鄙哉

務陵王得正爾直述本末備見賁者愴然如爽太子雖工語言然班固乃以爲出乞之旗所生何耶嬉戲放射斯徵值周武帝之明從之可也長孫平啟以耶卿以隋文之技而亦能聽何哉

京世康奉吏子也其恭止足與子弟書言吾生因緒餘風需緩升驅馳不已回紀於茲生登家命欺狂方岳志除三惑近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實處諸書而莫稱如斯之事頗爲府思今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捂秋風先肅郡服閣吏剝不見細書足疾頻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世康在當時不以文稱然如此語言當時文士亦不能到蓋其識度所至不繫筆墨也然終不得退遂至於死者蓋二十年士欲退而不得退萬一而已欲進而不得進皆是也

自古小人無材無功者為佞諛傾覆有材有功者即為奸雄篡竊揚素材而功大富其主不可救奪之將故見於行事徒佞諛傾覆而已使衆際會而得忝運曹操司馬懿之流王敦桓温不足數也況歟不成傳於子弟大呼首事舉以仁濟又何止佞諛傾覆而起哉然當其時隋人無能知者獨一柴曉爾素傳載彪定江南諸賊又救突厥事當詳昔自京口至泉州水陸數千里夫至於變舊法而以騎陣取勝余固疑之豈其鼓勝氣而遂成蔵勝勢耶後人不可不思也

素嘗獨狄山陵隋文謂其能審陰陽偶之理徧歷川原親自占擇藏斧不善即使尋求心力備盡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彼其君臣以詐力奪攘得富貴不畏報復而又取信於陰陽地里以盡子孫無窮之基始與秦皇漢武求長生異欲而同揆耶

牛弘淺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而若言書五厄則前益未有能為此論也然史謂大業之世委遍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一人而其死在大業三年使其少復延求未知與威出處如何士固有幸不幸未可隨事為定論也

長孫晟終隋世能以計縻突厥開闔盛衰無不如志卒弱其勢以成北方之功過於衛霍用百萬師矣賈誼自言欲為屬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未知得用與晟如何誼嘗以正道御夷狄豈宜用此變詐不近人理耶史孫子貢一出亂齊存魯彊越使必若是而後可則尤非文武之道不曾墜地矣

隋文帝殺史萬歲賞刑失中人主猜忌之失自無可論而揚素輕舛誣陷致其死地亦為當時所短然余因宇文護治獨孤信事嘗見將武將能望外成事者多不專在一人如素雖賊萬歲而又能進劉方於其國猶未有缺若狄青岳飛輩蓋數十百年而一有豪傑相望無復繼者則為其存亡安危所繫豈不大哉悲夫

自周氏以來選無清濁盧愷孫史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譖而蘇威傳謂知名之士相坐黜免者百餘人古今士無不以氣類合合則庸人倚人主勢軋之無不破壞矣威實固未足論然亦一時聚散之變也左氏稱十六族當世濟其美不損其名以至於堯不能舉而舜舉之蓋後世之合正為進取地而古人不然此禍福所以異也然人主亦何利哉

隋煬帝弑殺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頌極於褒崇不知而言是謂不智知而言之奢虛諂而示實箴直所謂魚藻之義也其死自取之矣傳謂帝將殺之而不堪房彦謙勸之而道衡不用則識不知而言者從古文人固頗識寡志欲徼福及貽身災致禍既及猶不自悟其可哀也

隋名將自韓賀揚史外如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備驅使及再伐遼至於亡國殺身而麥鐵杖揚義臣陳稜沈光之流猶有可述蓋秦分裂并吞之後隋雖統一而天下未嘗無變其多將材固應如此也自古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則材雖多而不能救也齊無知殺弑徒人費石之紛如皆為

之死然不足以言忠義矣

李諤論當時文弊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只是風雲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始蘇綽以典誥體風厲境内三十年矣而諤所言乃如此余所謂文勝徐庾之風激天下而從之者也諤又言司馬幼之以文表輕艷獲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且欲以憲司之勢禁絶之諤言陋矣而史乃稱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世俗一揆凡鄙見識無不然者彼以爲文者若是而已耶

蘇威禁臨道店舍責民間五品不逆及令爾五教等事皆深爲當時所排威蘇綽子也豈徒習其父之好古不得其所以但虎既扑者而但有逆誕作餅耶古人稱良治之後必季爲衰威殊不能然何也

虞世基裴矩二人皆發煬帝亡國之機揚湯推波助其本驕者也然自昔衰亡之君如秦二世元成相夷殺主明而成其過皆其臣之罪若桀紂始皇漢哀煬帝自爲不善人臣主其甥者雖欲匡救而不可二人者以長死長惡罪之則無辭矣所以致隋之亡則其君自當之不在二人也

自晉以下史其間牀陋猥雜不應簡冊當刪除者多矣然未有如王劭來充傳之甚而又有不可得而刪除者蓋其時君所愛信興亡成敗之所由出故也至此則雖遷固之巧亦無所致其筆力而况魏徵之流乎

李密書無不中量無不容蓋非唐初君臣所能及然身爲事主則不能成功而終以戮死張良爲畫策臣未嘗將將人之材器所成就固不同也余嘗歎戰國楚漢之間有實負智能忍死而不求遇者范增蒯通之流蓋偏見矣至南北隋唐則皆無之以密之智謀審乎時起之難隱而不試老死不識廢幾乎

魏徵作楊玄感李密贊並論隋文煬帝之所以興亡略用賈誼過秦語意全不知史家體統徵文識如此安能經緯事物李者以爲能致貞觀仁義之效蓋亦得其糟粕而已然觀其隋書乃復不類豈衆史官所爲而冠之徵作耶

李公孝事既有本生父則有本生母不異執與雜也特以劉炫自立據論故李翊斂之其所爲甚矣者不能正於禮而取正於令爾使令之所有而禮之所無則又將枕而從乎又引往狂法不狂法者無義古人以禮爲法後世假法而後能存禮如李翊以臺臣孤孩議是不待假法又假勢矣

田德懋丁父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而後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無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革創通家子弟故慰卿其哀戚然以千牛備身而遣散騎侍郎就弔又璽書鄭重惻惻如此隋文固有意於爲治也史言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漏吞舟大姦臣猾犯義侵淫故刑寬之吏推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

當如此則是漢雖為三章之法曾不足以掌獄吏而終於用酷吏也且無教民而姑殺之其勢固必至此舉前四出夏刈如草芥又甚於獄吏矣彼又謂隋時四海九州服教從義無用於酷而漢則不免然彼殺戾終日殺人而人主自為殘暴者又焉得所謂教耶司馬遷本主循酷吏論日所論固無理欲祖其說而益張公孫弘循臣在山東時聞寧成治民如狼牧羊弘循弱力不能禁意或近之益酷吏當廢而不當述也

叙儒林稱魏晉以後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後人因此遂謂南北之異可以折衷此甚不然英即華也英華即枝葉無案間之殊經生季士之言所以觸授尤乖而不可據者正以英華非英華而枝葉非枝葉也使其是則通一枝葉可以得本根又何厭為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舉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過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房騨遠指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為王者房中之樂按文王周公以關雎為風化之首故孔子稱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經師相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天下正音無先焉而鄙儒俗生其言如此悲哉

劉鍊劉炫當時稱百年未得李通儒無能出其右然執身不固而升沉進退之間懸命於人其卒以窮死至何妥顛行訛賊排質害正自為亂德之首豈儒固使之耶孔觀後世李衰通大士亦無不然者揚雄進迹蔡邕自樂而終則又支殘之矣

欺論文言北方以理勝詞使理畧勝則詞何足云正謂理未能又詞爾而南方文意蕪矣又非過其意皆徵固未知此也欲又言楊帝意猶從而詞無浮蕩故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易稱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高下未有不與事稱者楊帝大業三年幸榆林突厥啓民朝使幸啓民所居賦詩稱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雖惟望風拳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積天下之力從事於荒遠僅能得此詩雖只十數句而所閑興亡甚大夫所患於輕靡之文者謂其不足以致治也若無浮蕩而足至於亡則何益哉文王首和大猷詩亦吟會之詞而帝以為氣意高遠歸之於會詞清体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變自直豈其君臣務為雄勝輕爭民力與登月雲山之異体同歸而証又謂依而取正與子華奉新拓詩何不同耶

揚伯醜筮占之驗古今自得於技術蓋無不然者不足異也然皆不當於義不關於道以象數之小者推測而已而伯醜乃能笑何妥論易以為何用鄭玄王弼之言則是固嘗涉其室而不由於其大者亦不為無所知也史載其下云夫之微有辨吝所說辨義皆與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然不知其旨趣竟如何安歸儒耶曾不能傳其一二使後有考焉為可惜也孔子於易刱開大道以明示後世脩目黎然也李者不能領義何而不為鄭玄王弼也

張胄玄改定新曆言定曆差一日莫知其是非蓋更持去太粉

曆七百餘年矣曾生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自得於心超古獨異者七事自落附以來無不由後以見前之失且更未久而差已多若夫堯舜三代幾二千年曆不數變而亦無以其術相攻者豈天地日月星辰周常運行而無預於私智之區區耶

萬寶常論鄭譯樂以爲亡國之音又言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夫寶常本欲以其技變隋之樂而不得用託論非之而隋之祚卒以不長天下固以寶常爲知樂矣然使不改隋之政而爲寶常之樂未知其果能易隋之亂而爲治留隋之亡而爲存乎

隋史一朝詔令不爲偶儷止叙事實不同彫琢直寫情素爲高麗王湯璽書雖對面語不能及也義理不足而質實有餘矣李諤之言豈其効歟

赤土南海中国也官名服飾儀衛大抵類浮屠所言自佛學入中國學者不能知其淺深或衍以爲異或詆以爲妄夫彼安於國俗之常不吾効而吾反効之又豈是非兩塗於其間何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八

唐書帝紀

歐陽氏用春秋法書唐五代帝紀按堯舜三代史今存者惟書其載事不能自通者左氏必以傳緯之亦所以具本末也孤行無本末而以類例爲義始於公羊董仲舒師之於是經生空言主斷而古史法沒不見矣若夫司馬遷變史則又不然紀世家書也傳臣也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也歐陽氏三者不備考而兼用於紀則有掩諱不詳之患於傳則有掠美偏惡之失長空言之驕辭而實事不足以勸懲學者不當遵也

高祖隋甥也爲太原留守晉陽宮監任遇不平隋政既亂天下皆擾羣而起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公義言之只謂之叛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使學者實惑之徒有成膚非義乎范氏又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材獨識其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於利今也翻爲臣夫恭爲帝王利之而已且彼患無以起則何暇於示後世又非所以責之也故凡爲後世之論欲引而致之古人者常多失實不可不知

高祖既克長安將克隋命爲相國加九錫乃常礼也高祖以爲堯舜湯武各因其材取於異道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故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九錫殊礼皆歸之有司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於魏晉此亦後世大蔽論也蓋自王莽以來

未有不假符讖以奪國者非彼放唐虞之文也乃其取之無辭
姑假借之云爾高祖以前其人無不已據大權示爲之漸先加
殊錫徐乃進位使人知其勢當然豈以是爲超是尚而比唐虞
哉今高祖乃云推其至誠以順天命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
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彼必信妄人
圖讖之言李氏當王以此爲天命爾則其陋也甚矣隋得罪於
天下不得罪於李氏群盜可以隋高祖父子不可取隋代王侑
孫也尊煬爲皇上主代皇帝君臣再定矣今高祖之言如此無慚
而遂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而何非笑之有哉且王莽
曹操司馬氏皆能不殺舊君而武德二年八月癸酉酅國公薨
嗟夫孺子何罪周不及魏晉遠矣

新史言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有以憑藉扶持永其天命古
人制度紀綱自當列齊然按高宗中廢武氏之間制度紀綱皆
已壞天寶之後制度紀綱皆已失如人痼病與命適相劫制明
皇憲宗纘治不盡餘疾依然歷觀古今無不以相制而僅存者
無能治則亡矣

自揚玄感反李密已爲畫次策據關中矣是時隋猶未亂也況
大業末天下盡叛而煬帝南游不歸太宗於此決計入關無後
反顧如升虛邑遂定本根宜矣其敗宗羅睺乃直趨折墌城衆
以爲當止者不止遂降薛仁果而收秦隴其擊宋金剛乃謂守
堅壁壘衆以爲當戰者不戰卒走劉武周而復汾晉與王世充
也竇建德來援兩賊連衡勢數千里腹背受患常情同憂然而
太宗自將迎前留兵殿後既擒建德併降世充齊趙河南一舉
蕩定雖古之能將罔多如此至於虛敵明審赴機果勁發急在
乎伏勝獨克群策衆力蓋得預焉秦漢以來由徒步特取天下
者必以智起以勇奮以氣勝非爲是三長幾齊矣項羽富霸力
拔山氣蓋世負不虛語方其威將焰天下之智力不足以當漢
高祖智勇俱劣特以氣勝爾而能用人之智勇故終困項籍夫
是三者雖欲兼而又患其太盛太盛則過偏而有爻燧自焚之
災高祖幸因人成功虛氣不除幾復夫之太宗不至如高祖之
甚然亦太盛矣雖身自攻治而天下未及受富庶之實以其堅
疑之銜少也惟光武僅處三者之中而又必欲推剛成柔以安
舊爲攻故其三世相繼海內猶平延及安順風俗未改直本規

使之非偶然也外則孫策劉裕周武帝世宗雖起徒步於此三
者亦號庶幾餘不論矣策與周武皆年少亦患太盛爾然則千
有餘歲覆載之廣含靈烝衆之多求其能調和血氣志慮以盡
傾當世者曾不一二而得况欲望其聖聰明倫道德爲百姓請
命上帝而保佑之乎雖然就三者細論以身從人者易自作事
主者難李密非無三者所以終爲俘馘正坐自作事主爾太宗
同於三者皆絕出其成功之易亦由專受于之親任不疑之地
者守有奇故可以一意征行使身爲權者已登大位安得常與
馬上角逐哉此又議者所未詳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最爲異然如齊桓晉文兄弟爭國魏叔向謂
子糾親也諸君討之安有君父在上以藩王而攻冢嫡喋血撰

晁於禁門外使父不許又將併累之乎夯扰以此為功雖與齊何邪為並稱矣然後世遂莫敢措辭氏言孔子且非湯武以譽後世而謂太宗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可乎程氏又有三代天理漢唐人欲之論嗟夫人必逼父殺兄而後為欲則其所忌又將若何哉

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史稱其幾致刑措太宗以為用魏徵言行仁義所致故悵不使封德彝見之後人爭傳誦者在以此一事也按李志高后十五年中史稱海內初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此亦當時實事也民遭大亂已二十餘年死亡且盡若又動搖周何以生豈不為石勒拓拔乎固不必李言之也此屋可封象刑不用皆虞士虛設聖人但云刑罰省而民服天下之廣安得更無犯死人耶顧其為清何如爾

余嘗論宣和海上之盟招惹致禍至今百年上下無不悔以為大戒雖夫事計然可謂審於知進矣太宗親因隋代遂欲能奪有天下乃復事高麗身與之終不畏他人理其後卒不推不戒又使已亡之不勝為異代重恥其用心之謬見理之昏何止以好大喜功為病哉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末之有堯舜三代之統既絕李者寂寥莫能推與不得不從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世有其國已為諸侯所歸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救之直以不免用兵有斬於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如漢高祖唐太宗與群争欲競殺勝者得之皆為已富貴何嘗有志於民以人之命相衆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猶可以為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於淫夸恭靈可與百姓為刑賞之主足矣若便說向湯武成康大義一差萬世不復無所準程李者之大患也

責備賢者為賢者諱皆公羊語也古者聖賢同辭惟其未至於賢也故不備備則何責而又何諱得此論既主天下又以有所誅為賢吞敘又以責所備為羸道愈隱矣

高宗雖非克肖之材然始於恭長不得罪於民始無武氏一事豈不得在惠景章和間哉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其訓於蒙士吁可畏哉致亡之物聖賢記之象驗照的無不以類應高宗好恭既溺於嬖孽下犯為瀆正餘責失夫以欲殉身者常不免於殺身雖有他善固不能救矣無忌遂良之流叢在肅卿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群臣不引礼廷諍以絕其萌乎三數年中任遇未拙不相繼陳義以失其去乎寵始既成至于奪嫡然後言其危猶克奪將何及也且自武以始聞被庭之闈曰宣於外豈不預為保乎之深念乎太宗雖有好諫之美而無伊訓不匡之刑嗚呼孰謂其創度紀綱尚可以為

藉狀待我

武后貶楊素詔云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雖張易之忌楊元禧兄弟所為然此數語不可不記也

近世多言狄仁傑能順導武后迎還中宗唐室再造其功最大按廬陵王以聖曆元年九月復立為皇太子至神龍元年春首尾八年方復位以武氏之翻覆八年之久豈可逆期況既以革命雖於中睿母子無絕道而為君臣者皆得而誅之仁傑固勝餘人然亦終可免罪爾張柬之長安四年本作相數月便能誅二張反正使其處仁傑地位必不如是遲緩也於是過之矣或者又言仁傑不自為薦柬之使為之故其功全在仁傑雖然豈可付一老人以許大事於八年之外耶此亦虛論爾

史稱玄宗始終之異性習相遠以開元治而天寶亂也開元不得言治但盛稱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韓愈言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芽其間是唐人之論本以開元為盛不以為治也盛與治相近而不同鳴鶴小毖之詞百世後讀者常悲哀痛楚周所以有成康功用也家禍深則創艾切君臣相戒克己念治治而後盛故可保矣高宗中睿六十年中視父母骨肉相戕殺幾盡存者惟性命如線爰爾玄宗以諸王殺韋后使起家嬪以監國祚太平庄握天下家禍慘烈如此君臣處之皆以為功不以為戒也姚宋雖舊相然無遠識又所任只三數歲及自用李林甫遂至二十年猶幸其止是嬪婦士大夫若亦如宇文融王鉷一向導以殘民損斂必不能禁而聽其所為則本根盡披海內土崩不可復收矣治亂人主所致無偶然者晉悼公漢宣帝皆中材猶自保終始如玄宗衰後之資用人主利勢操無報之賞罰享國既久盛極而衰證自當然不得言始終異而性習遠也此論既主昏庸者資以藉口中材無所據依失學者當詳考然後知天寶雖亂而開元未可言治也

戰國秦漢以來經營天下皆待智士衆無一民寸土中尚學無得立況四海晏然人心未散之時乎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然不足患無可經營就使己蜀奔播靈夏單弱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矣其當時無一智士可以論此無故增主諸節度相次循為四方不知天下本何當分裂借回紇諸蠻兵與祿山交鬭不知夷狄本未至侵變而召其侵變坐此二失百六十年與之終始祿山安能壞唐唐自壞之爾唐人雖有幹力而少智謀自其初興同己患之後益滋甚愈後則謀國者幾絕矣達德既不足以悅服而智謀又不足以經營天下雖大難與共之其昏而為夷何足怪也

肅宗暮平天下之勢得亡幸而有代宗代宗以廣平王統帥收兩京功在諸將上材綠涉而貫寬仁又能決斷蓋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亂者不知其禍在置藩鎮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

聽僕固懷恩不改河北由燕最大節目 藩鎮已成自無治法德宗初立將其聰明
始欲伐叛幾不免身憲宗奮書十四年積勞未默卒以大壞天
不知置鎮之僞而欲以治鎮之道治之宜其不治而愈亂也振
良論主六國謂漢高祖事去周世夫拒其王濟諸專以求安之
東漢改刺史為牧天下是亡然則謀国不善真在天字呼吸間
耶余嘆唐諸君未至於不足以守天下獨既置藩鎮一事無所
用力而追唐世無一人能知之錦愈但言大惡適去根芽不得
而已如元和十四年用多少婦使得爭盡此尤可歎也大率天
下於已安平時無故更張忽有變亂不能克撻是皆亡形如魏
孝文遷都及唐增節度使是也
德宗先發劉晏既用兵遂借商人錢杜佑力不足奉行其然然

佑役曰撰通典爾方其貯乃進省官議固不能損益也德宗初
意非判下者謂兵事急適當如是罷則止矣向人錢不足是甚
間架而亂已作德宗出走余每歎昔人有故而損歛猶可改也
後人無故而損歛獨不可改哉
德宗疾革而順宗已不能言父子欲一見不可得此辟息致亂
之時非從容為姦之日也故自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王
八月憲宗即位二百餘日耳又其間三月廣陵王為皇太子七
月皇太子監國伾文既徵弄權其與幾何余意柳宗元劉禹錫
固惕息悚恐之不暇而方依憑以視富貴耶宗元既後自言三
十三歲為礼部員外郎甚少起取顯美自古文人無識雖多如
此然宗元終身著論欲裁量古今不知主身在何許故可訝也

李藩對憲宗神仙事言君人者但務求治四海樂推壯獲延永
自然長年其下云憲宗深然之後欲以柳泌為台州刺史群臣
諫而帝以為臣子欲為君父求不死何惜一州此亦不樂推之
罪歟晏子謂古而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齊景公至唐尚
受此語然則憲宗雖不知道亦其臣識陋非晏子比也至韓愈
言後代帝王事佛年祚短促以此取怨又太甚矣
符係稱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聖
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又言任异鎛之聚斂是群度於藩
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新史言玄宗憲宗皆不克終撿尋舊書
無憲宗不克終之事若指服食躁怒取戕余謂此政未克終之
是爾係以為正道國經未至衰紊是也憲宗指與措置藩鎮一

節蓋充其所為可使天下復平矣
按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王承元請命帥長慶元年二月幽州
劉總請為僧於是兩河燕薊俱平皆憲宗事也謂其不克終累
非矣至於撫御乖方致燕趙再失則自是穆宗君臣之道論者
不分別雖以監後來也又所歸謂各於銷兵者兵銷並得為非
但銷之無其道爾穆宗初立賞神策軍獨十匹幾十千畿內諸
軍鎮絹五十千其餘軍鎮須給有差內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
賞給史載其下云穆宗即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外軍鎮差
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如先朝物議是
之宰臣李逢吉也敬宗又重蹈其所以能如此者是府軍士驕
怨必未至如後世之甚故也國之大患最理不得行而以例為

定已增則不可減已興則不可廢而所見者皆為非此危亡之
微與國相為經長而不知治其知者亦不能治雖有國猶無國
也
庚申詔君天下者莫尚于崇儉治于國務返道以端本推誠而
逮下故聖祖之誡以慈儉為寶大易明訓崇簡易之文朕自上
約而下不豈敢奢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遘逢內難制君父之仇
恥攄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義抗詞至于再三
以國宗社之安以吾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
已復禮修政安民皆與歷寧所食苦慮夫儉過則約之以禮文
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合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
內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辭手諸物依

前戶部收掌鄠縣莊陂鳳翔府客各宅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
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
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為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
百三人勒納隱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廟蒸及諸
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五坊鷹鷂並解放今年新宣附
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常
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官禁年支一物
已上並準貞元額為定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筐瑟瑟寶鈿者
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卻還龍武軍其殿及亭子所司
毀折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
已來諸道所進音声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墳墓先有開斷

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
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沒妖妄僧惟貞道士趙歸真等或假
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好惡迹涉詿
誤者一切不問宄徒既殄寰宇仍康載奉含猷用弘庶績布告
中外知朕意焉按文宗年十八以寶曆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
距下此詔十六日爾舊史稱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
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其聰明恭儉自然合
道蓋非秦漢以後繼世之君所能及況行其所言終始不變則
雖秦漢以前猶難之新史用春秋法裁省文字此詔遂遺落不
得其可惜也
右僕射王涯奉勅準令式條流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度勅

丁後序議鄉為杜宗恭內條件易施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
議惜之此太和六年也至七年冊皇太子降詔言皇太子方從
師傅傳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
選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
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進士本宜先試帖經并略問
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
效若非恭儉克己廉貞任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況朕不寶
珠玉不御織華達于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
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猶聞得中而
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
今年十月其衣服車馬並宜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故違

重加黜責漢以來人主昭令如此者固少矣豈可不存也
漢唐中世以後為其國死禍者藩鎮宦官而已藩鎮自務敵以後不可復治宦官自文宗以後不可復治治則亡矣自昔雖恐人主無志如文宗夙夜不忘而廷臣竟無可共此者始以周行孤遠用宋申錫繼以內臣為引用訓注皆大敗余每歎王守澄使立廬晉告申錫又舉宦臣之罪而治之莫易於此奸妄是人主居深宮先慮而使蔽此患而欲舉當自責而不當責人也悲哉

武宗論王起不教子弟事自古有國私其所近未有不用卿相子弟者雖堯舜三代以道起天下之材然而草廬野賓門戶得其志者鮮矣及漢武盡破前世之法而三百年間是化布衣為公侯魏晉南北又不然矣及隋盡改前弊習俗已成則自隋唐至今無不由閭巷單人出者蓋其勢所偏積而然非中道也然而緣是能使人主求士常以寒俊為主無聖人之道而合聖人之心其於致治之源亦非小故觸而李德裕乃言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熟閑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人之材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然則皋陶元德成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皆可磨也德裕區區以辨力貴天下重任其議論姦匈之際盡睽鄙基如此欲為名宰相難哉

又論韋弘景事死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又非不以為證據者不順心民遽從而救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於道釋於是而禁人不使議豈不危亡乎又所謂制置職業須祖宗成憲以為常與子孫遵行故非人所干議若後世子孫一切任意恣改微易有害於人而亦不使人干議可乎况當時鐵錢鹽鐵刑法之類屢經更張因此春從奇拘一時非所謂制置職業也安得不使人預議其間哉德裕以宰相之材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大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逞其偏私自作聰明又可許乎

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帝不能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既量揮論有所慊然而新史謂其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蓋自是之後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舊史言宣宗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侵窮民道恵大中臨敵一旦閹寺譽氣由是刑政不整貴能効用百揆四岳務若清風十餘年間頌声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餘年舊史所褒者皆實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虚意也若謂唐自此衰以為宣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有五十餘年周遂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大方鎮宦官為唐必壞之疾至是既不可為則為人主者能斂衽泰已猶於盛時使小推小攻不至甚者不貽民害以了日爾若　是而已新史以大者責之論則善矣余亦未知其所處之

新史稱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義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幸蜀諸鎮之兵亂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

不即尋住亦可以破賊矣按僖宗既幸蜀廣明二年勤王兵雖會於京師王處存為賊所敗諸軍退舍賊鋒愈盛三年召沙陀李克用連破黃巢始收京城五年為光啓元年僖宗歸自成都至冬李克用與王重榮合逼京師遂再出鳳翔而嗣襄王煴僭立唐自此亡矣然則所謂諸鎮糺合戮力破黃巢復京師者徒有名無實未可以為斷也以堯舜之治天下尚不衰而免又向皆還位况玄宗老而棄國不與其子而誰與儒者雖亦知肅宗不當不待命於其父未知玄宗不當不即以位授其子然亦由奔走阻絶各不相知之故于可來也

人不止識治又當識亂昭宗初藩鎮最強者朱溫李克用然未有取唐之心張濬助全忠無故討太原使韓建李茂貞狼顧而起宦官外倚強藩雖暴横然擁不足以覆國崔胤倚全忠志必誅之然後昭宗劫遷東都身與家族不保而併其名號盡矣新史謂昭宗為人明雋而舊史亦稱英傑然則不識亂亡而以不忍之心處之是速其亡而已雖雋傑無益也昔子家羈終始以為魯昭公不當與季氏立異而羈之義卻不與季氏偕存世事節次儒者論不了負無補於人哉

前代遠事之君惟漢光武以身獨任自餘無不與其臣相左右終始者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始用魏徵又相十八年皆死於位後不復能然矣惟李林甫元載蔡京秦檜最久夫志智者必世而不足奸臣者一日而有餘世之所謂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不自量與一時之人不知量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防而無名事不集而笑常在也士識知此惟不求用為庶幾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九

唐書表志

史稱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内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此言府衛兵將可也而分畫内外為守國之常經則不在是太宗以征伐定四方督責人材不限内外皆使効力方其盛時不待分畫因爽道亡所向如意高祖武后時猶有餘勇然其弊已見故自睿宗以來揀選始別置統帥按察分天下三十六郡漢因之邊遠外藩有康隋唐數十州地者只以太守主之自無失敗唐人忽主節度使名字不重實勢先崇虛声又有遥領兼領而安祿山至以採訪處置群牧等使與之地望天下祿山由此又雖然此猶是邊外分畫之失猶使及内爾若肅宗止於治兵任將經理財用以順討逆而外患者并天下無事矣無故割裂從郡藏始亦為節度使相次徧滿海内真同戲劇唐遂不可復振蓋太宗恃其一身之力驅使内外不表而久分畫之法以遺子孫使愚謬者一旦匆匆至此正以好慮不深故也且已畫置方鎮一切事權皆歸節度使伸縮進退拱手聽之更相而亡固無如之何矣而謂收功弭亂靠何鎮兵亦非也哉

叙宰相世系言唐為國久傳世多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絶按盡子孫故國在有世臣之謂推而上至於元凱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関治亂興衰之所從出也故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為門戶計子孫相接世有顯寵如漢常平袁楊晉宋王謝北方崔盧唐裴韋蕭鄭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之世祿非不朽也豈惟於其用而不悉蓋有國雖亡而其家故存者矣蚩戢士不厭自是而憂人是以為主賢無方武王不忘遠得一而用之足以定大事矣史家主義必守向上関牧房幾有補於世論況而就下遂為李德裕只較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與孟子叔向之意何其遠也唐宰相數百其實有地望者固當譜以見之然亦有庶人崛起者甚衆地與望不相須而必記其所來從似姑蓑又不相應領也

按唐有貞觀礼顯慶礼開元礼、、開新儀曲臺新礼續礼郊祀式皆行於當時其本起於梁新唐志以開元礼為正其儀物名數次序曲折已無不備畫而議論廢興亦具見之蓋自唐至今又三百年國家之礼急在焉學者不必求之他孰於此志是矣自有志書以來未之有也王通謂史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不知其指記繁者謂漢事志謂古事若謂漢事則正失於寡蓋一代之制不能備其本末而使雜取他書使後無所考按此所謂大也儒者執空尺度以準量當世行令而不可復古而不能宜元祐人有使程正叔山中讀通典之論也然通典固可讀耶籍田親蠶礼文極盛按書載变夷耜祈報社稷蔦卑為饍為粢皆所以供祭祀之粢盛衣服而天子后妃與其群臣妾必親有

事爲是則必早約而後可行必簡質而後可久也王通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然則籍田親蠶非古乎而後世之侈如此蓋其君臣內外拘拘與為戚而已先農祖田也猶先蠶爾而以神農爲祀主古聖人又可侮乎唐志雖具載而不著其非此禮須因儀改定示以天本蓋原於人情近而易知非若其他禮文繁縟而難動也

新志言古之作樂者多為之法始求聲者以律而定律者以黍度量權衡皆自黍積之以為古之君子知物之然始而憂世之慮深按書周官左氏論語孟子論樂皆無此推國語載伶州鳩答問律獨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以制與所謂吾子者政陽氏所據蓋漢志王莽時鍾律家所定劉歆所典領工師相傳非吾

子之言也李著最患論世不明轉爲早近由漢至今無不以制樂為難致天律起孫事且璇璣玉衡舜實在之以齊七政後世尚不能傳其法而律度量衡自天地以來所同有乃必曰皆起於黍夫有律而後有黍耶有黍而後有律耶以聖人君子之李驅而求工師瞽人之所能又謂樂曠世而不可作宰我言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夫樂何嘗絕於天下而亦何時而不崩謂知器之必敝而聲不可以言傳亦非也祖孝孫張文收既定樂太宗乃謂聖人因人情以作樂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魏徵遂言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使欲共了此論蓋太宗以治自矜言和則由己無預於樂微不知其指殆淺卑矣夫樂旣非以致人和而非人和則不足以

制樂太宗不以時之治亂責効於樂可也而謂我能造治使樂隨以和雖聖人不敢當而太宗儼然當之非泰乎舜聞律音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既以己致治復以樂察治道之蔽微非太宗與徵之所能知也又言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悲此尤非也因政成樂政壯樂存人聽其音如在其時李札歷觀衆樂不問存亡孔子聞韶久而忘味安有奏亡國之音而不悲者太宗此言亦謂富我之時悅我之政無悲前代衰亂之心何其意之鄙近也尤太宗之治力行不已宜若可以語樂而其見處卑下如此新志所謂持君稱道不足以概其事者正應太宗爾若前文則又未論也

張齊賢議宗武后王為太祖本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又云瞻仰昊天云如何里齊賢在當時亦名善議論而其語意卑野至此武后中宗之間人材尤陋耶

唐樂章三百三十餘篇其粗可傳者徵王登歌一章上堂聲徵豆籩廓無響香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餘慕禮罔愆喜黍稷屢豐平送神一章肸加樂沒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遐想恍懷靈駕結空想云劉晏之作也唐人以歌詞擅名一代者不少矣其偶不用耶抑郊廟雅頌之詞難為工耶

舊史不志儀衛新史獨詳載之其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盛人君舉動必以屬禮官百司必備物所以為慎重也慎重則

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易澤上有地臨君
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人主臨制天下苟無教思容保之
心但以徒飾文物自尊奢而恐脅臣下一朝散離何所不有盖
其驕華煩赦以狗區區之欲與始皇煬帝何異反謂之尊嚴肅
恭非史氏家法也

舊史但記三曆新史併記八曆一代所用誠不可不盡載而一
行之論為尤詳然新史謂一行使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
於易按書稱曆象有成法而無起數洪範九疇以九本之非數
也初一曰五行至五為土亦以九本非數也四曰五紀亦以九
本非數也曆有所起自然之數而書不言以為曆官之事非與
訓所當知也孔子繫易雖不言數惟傳稱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而大衍無所起不知何以為五十何以缺一而用四
十九其下文即指五行生成之數不知此果天地之次第當然
耶五行之物偏滿天下觸之即應求之必得而謂其生成之數
必有次第蓋曆家主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也大傳
既本大衍之數乃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故也大傳
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及新史反以為曆術本於易夫論易而必
及於數非孔氏本旨明矣而謂曆由易起然則天地固有之物
有易而後有曆耶有曆而後有易耶易與曆果為一耶為二耶
季者不究其始之所從而放乎末流之紛擾道以從數執數
以害道最當先論之

新史言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
密矣其術教主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依倣而已然
自麟德以前各自為術而效亦殊若用一行之術已備則宜常
用而不改謂改作為依倣則宜常效而不差然自一行以後三
百餘年未嘗不改而亦未嘗不差何也豈後世之為曆者不足
以知一行之術而然耶曆主於驗而已苟信其術而坐視其差
固無益於救變也

十二次分野昔人謂鬼神有所憑依而自天地以來各世其國
歷夏商至周而尤著故占者徙以地象其星而星固不盡繫於
地也又諸侯之國既亡而災祥占則之術亦應以廢惟水旱兵
疫存其大略至於失行怪變彗孛飛枉之異則皆在其辟者不
復以分野言矣李淳風以唐之州縣配昔分野無預於天變但
改正後人因循之失可也而一行乃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於
兩戒凡兩河之象與雲漢之始終而分野可知以地視天以天
繫地真若形影之不可違陰陽必計升降盡絫豈有是哉孔子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地近而可定大遠而難明屈臣乎以
地視天則天文隱而無觀矣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
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在張十四度貞觀初災嚴五
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氣如人形窺于釋盤向
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鬬
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貫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
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斷長向東百
餘丈二月乙乙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

為乃肖貞觀初變厥三月垂見儀鳳三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
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
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過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
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其下如炬大矣〻上衝人
物以為燒大也高丈餘乃頒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
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
下天下寬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
器墜于兗鄆間声殷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虵長
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
化為雲而沒十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
旋漢乃頒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南維有星長二十丈出
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唐日月星之變孛彗
多能亂之而唐以來鮮有言彗故略其一二存者氏書至唐始
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傳大同符郵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
文之其叔二日兩月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之類
以為同分妻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忌諱
所感而致不然則變厥之五曰三月使災不隣而中國人異之
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畫西必占張星軫角必斗又以声教所不
占暨皆為狗國此為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睿賢聖者出則
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
專以張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為非的矣
余既於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為自漢以來未有非之
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敢非之又謂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
之學故略存之此尤不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推不可
出於洪範爾況其中者皆拙如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推不可
出於儒者爾洪範理道而纖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洪範占
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
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鼎耳古人皆以事判其君事不
明則欺為者無所遯事明則德改而異消何應之有不然則
禍至而應如響雖欲削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災異即事也
若災異之所以為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勢不可得而並著也
然左氏則固著之矣新史用春秋法於紀年已皆記其大者而
不著事應可也志則紀年之箋傳爾安得復用春秋法削其事
應而獨以災異言哉宜其張猿煩多為李者所厭觀既不足以
得其大又併小者失之矣
新史於志羈縻州府八百餘以為雖貢賦板籍多不上戶部然
声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以見其盛按太宗既勝戎夷
狄還郡縣其地置都督都護以統之已著亂華之漸至玄宗亂
為十節度二十餘年而祿山敗兩京終受分裂之禍與晉事大
約不甚異然唐人無能悼痛其失而後世因之蓋徒見其盛而
已夫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謂力之不如德也兩漢是也若力不
足以制外而又失其內則又力之不如去兩漢遠矣唐是也此
太宗君臣貽謀之缺非所以為盛也
唐取士二十餘條雖皆率意無其法然去魏晉未遠人主之擇

猶可以進退伸縮一世其後愈益降損則不然矣余每患自阜陶主用人法三代異之或改更戰國及秦壞滅漢乃更為察廉辟署然亦相承七八百年至北齊及隋乃別為科舉銓注今又六七百年矣楊綰沈既濟所言皆漢魏以後事而綰猶之依古察孝廉綰蓋未知古也德宗在人主中不為有識然尚書既濟之論李揆詢李廙賈至嚴武亦非名士使偶同綰識又行暢其說以為依素持者鄉里奉在庇寓者庠序推可見當時人心未至於難回風俗未至於難革若後日則豈可復發口攖己在下人主拱手奉行知音群起而亂矣嗚呼會太宗去兩漢纔數十年爾人心不易回風俗不易革乎然其君臣不知長慮遠覽而甘心亂世之敝法不惟不能變又助成之益堅所以寂寞低遲

至今縱有卓識之君傑出之指而已成之俗安可驟更然則太宗君臣本以力征得天下猶用儒雅文飾之耳國家細密如此二者既已斷棄而外之經制條防頓多粗疏亦不失古人大意而新史方以為制度紀綱有以憑藉扶持此余所以憂歎而申言之不能已也新史務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隋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按宇文氏與蘇綽盧辯一用周六典定官名行之已數十年隋纂宇文欲削滅其迹以一人心首易官制盡從魏晉之舊所謂唐沿隋故者隋非能自立一代之法蓋因循前事耳宇文所改雖未必是而隋之所因循者不待辯而知其為非矣今既以唐為沿隋故則因應浸遠紛錯莫知得失之所在然又以為其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制度紀綱盡

之萬世然則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行於後而必隋唐之法可也且秦更古漢不能復武宣以意妄作及魏晉遂有三省以為政本所謂簡而行者秦之餘漢之初也精而密者武宣所創也豈患秦之簡而以為疏且不便於人主是秦雖暴戾猶未至於全失古意及武宣斷壞之全盡耳況精密亦何有貫理云薄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循而不知惟新史之所謂精密者豈亦若是故周官所建玄大深遠大家宰言之尤詳此乃東周人追載猶未為周公自著書也而歐陽氏已疑之夫簡易精密既歸於隋唐則頓重粗疏乞歸三代任其責矣漢有賈誼晁錯董仲舒頻能攻斥秦漢之短後人如魏相王吉劉向等尚有所執守唐乃無其人止一陸贄然贄所欲

步武者貞觀及武后時事耳歐陽氏為本朝議論之宗蘇氏學術陸贄所以數百年好忌從違無所統一而古人之道終於不可行此亦今世之大患有志於學者所宜知也

舊史叙水部郎中之職天下水泉二億二萬五千五十九在邊荒絕域者不可知人言江河為大川之外百三十五水是為中川千二百五十二水是為小川其具載名數零余如此必有所考見蓋昔人之於事物無不用其勤矣

新史言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又言方之兵法起於井田又言此高祖太宗之所載按府兵成於周隋史非不知而謂之唐主何也每觀後世之論者謂當寓兵於農故共稱府兵以為得先王之遺意然歷考戰國秦漢之後至未立府兵之前兵農本

未嘗相離何待富也惟其晉季好戰婁用不息民失耕作無以
轉餉則國貧而兵弱爾宇文蘇綽患其然也始令兵農各籍不
相牽綴既隸府額長征異送而居者晏然不知緣此國富兵強
奪其至彊卒以滅齊隋文因之平一宇內當其時無歲不征無
戰不克而財貨充溢民無失業之怨者徒以兵農判而為二故
也然則豈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舊法行之耳兵農已
分法久而壞奔民要而執可徵發以長動之意永願從之名雖
至百萬無不用募何足恠矣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為兵者天
子不過千里大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狹克之民也若以天下
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為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
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於百萬独任其責而不能供則人

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着終日力耕千里之內當
上宿衛已有諸衛置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
本邊関抨禦尽須耕作人自為戰三説三用由募還農大費既
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追羨井田誤離為合徇
空談而忘实用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新史叙節度之兵引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太宗既得天下不能
息兵以富民而用之不已延及高武玄宗未嘗創艾故杜甫兵
車行言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
歸来頭白還戍邊而史謂高宗武后時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
壞者非也蓋既以征戍耗亡而不復充補則自然無兵可交及
其变為節度之法汲汲自救大權在下愈多愈弱而已然則弗

戢自焚太宗玄宗之過也五代節度之兵焚燎已追雖欲戢之
而不可爾非所以貴之也

舊史載揚州破孫儒道蘇知機見服識歲違遭薛安於古今唐
人本不善立論能如此者固少矣其有後名不虛也但惜文字
煩雜無以發之爾道知機何人世之凡鄙妄作徒費紙耗往
々而是何足算哉

新史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
絹二匹綾絁二丈舊史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
綾絹絁各二丈綿不應多於粟一斛絹不應特二匹恐新史誤
也舊史独言嶺南諸州則税米新史併記揚州以錢安南絲蓋
州多紬綾絹江南以布新史称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舊史亦不記也安因本起北齊後周而隋因之然古人用民力
歲不過三日而隋唐相承以二十日又征其庸古人不税而籍
今計田取輸矣唐今里長手實歲終為鄉帳鄉成於縣々成於
州々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矣取來歲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
參而後斂易言王賦有家文相受也天下之大安用晉々煩碎
必親手付授而後足欽李林甫以歲為常待遠使一吉費紙五
十餘萬餘目既多覆問逾年雖古今制度不必盡同然自三代
而下經常簡易之法皆不逮兩漢遠矣新史不深考直自高祖
太宗截斷言之不知唐後事當要所處若以後者為是則兩税
係省塩酒百名又唐初所不為若以為非則孟子謂斯速已矣
何待来年竟於甚她著力而可蘇氏載司馬之言曰天地所生

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雖然王民之苛心欲取於無可取司馬之善意欲散於無可散空分邪正一種病民而古人愈遠後世愈退真有志於民者其可不懼哉

唐又有義倉畝二升即正稅也鹽酒茶礬雖皆出於天生亂後自前代叔季未嘗無加賦至易姓斂展者以新民如本朝累史治主賢臣然唐五代之末致非惟不能廢者又因而增算之猶患不足新史不足之思徒備載以為事始何益故通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並隋唐府衛之兵與民各行法壞不修後不能反遂至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因循末世損歛有加而不可已也若君臣同心儆懼力求所以變易本根未到復而斷損唐以前事猶或可望不然上下相刼制苟且度日如以漏舟重載泛然波濤中孰知畔岸所在則其不亡者幸而已矣

刑辟自古有赦向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尤舜為湯特缺此一門雖有刑而無辟故也故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主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縣刑以示民而不曰某罪必入某刑惟數聖人為然蓋就用父兄師友之道薰染而入而民亦自然樂從其耄恭刑者少矣新史謂懼民知爭端故不為刑辟夫民淳漓誠偽蓋有常質不為之法其爭愈多爾又謂後世作刑書無不備俾民知所避也不然後世君上德薄政險以馭民微細動息皆有以待之使民不知所避卑茂謂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殘以能為此言而況聖賢安得為俾民知所避也又言其爲法雖殊而用心則一嗚呼吾不知後人之心與古人之心為一也

張蘊古本李好德病狂皆法不當坐爲權萬紀所劾太宗殺之後悔唐史載太宗曰吾嘗業因於致內蘊古與之交綦今復何縱好德是亂吾法也新史從之既失太宗蓄怒之由況蘊古雖實平恕何必與罪人交綦以慢獄激發人主哉不然則太宗遽斬蘊古誠為綦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乍看此語似無病然謂其餘作者精深閎博各盡其術則是六經之外而別有一理可以發明天下自然鼓而從之妄在其為論也世外之論惟浮屠氏蓋彼已自為異端殊域置之而已若共此世而猶謂閎博不質於聖人則法之所不許也故凡道理不經聖人所定皆麄淺而其陋者也非精深閎博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

唐書列傳

高祖竇后太宗長孫后唐賢后獨此二人爾新史所載皆不如舊史詳實徐賢妃二十餘歲作諫征伐疏切當理得王勃不能逮也新史但約載百餘言簡省不復成章掩其美矣王言常后抒擾不如武氏故敗而無成未知武韋何論成否

憲宗郭后事新史記其為宣宗不禮致自殞是夕暴崩及貶禮官王皡白敏中周墀皆謫黜甚詳而舊史乃言宣宗即后之諸子恩禮愈異於前爾無一語類新史直唐故史文所諱遂承用之耶

江夏王道宗以贓論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迹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惟當以理制之云云夫以其可為而不為太宗自是識實處也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夫堯舜禹湯皆以不可為而不為者也卿如太宗所言皆決然不可為之事而太宗自以為可為則古之治主無此論然能以理制而不為則世之亂君無此識雖然致在理先難乎其語上矣

因太宗欲使功臣宗子世襲不行攙動論封建者蘇氏謂柳宗元之論出諸子之論皆廢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不足以有諸侯分列甚意與勢而又謂其不得已乎堯舜三代所為置其國家者皆天下之聖賢故臧文仲聞六蓼滅謂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豈如漢唐以腥臊勳援之臣骨朵乳臭之子加諸億兆人之上哉自晉楚滅國最多已自別為郡縣至秦始盡空之元也霍然一變宗元乃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何也大要古無封建之論因李斯不主使世之說方角主宗元據末以抗本自應失其旨也漢以後有國者不論地大小皆為置相王侯未嘗自專相與守何異哉然秦分三三十六郡大於諸侯數十百倍綱目未紊猶得體統漢稍分至百餘猶不害其為疎簡比隋唐益以釐析至今愈甚長吏削弱代易促遽天下之貴聚於一人德不能化力不能給而更暫制其命其間歲無限擊棄民何嘗受實惠者此昔蓋宗元與諸人之所未通直謂善制兵謹擇守則理乎然則不習治道而強古之敵戰標的使學又受難害之患矣

舊史載建成元吉謀害太宗於昆明池率更丞王晊以告太宗召府僚定計蓋房杜預為其言舜焚廩浚井小杖受大杖走世俗引聖賢以自解固多如此不足惟舜曾子可以免死而不可以為殺其兄也太伯至於斷髮文身然後已夫以盜竊之利欲借聖賢之名亦何所不至哉

長孫無忌殺吳王恪為高宗及身處至矣及其身與家不保而君與國從之又不能慮然何哉無忌處之于以詐殺敵偉自其所長至於社稷安危存亡之地非其責也陳平之智漢高尚謂

雖拙任晟與房杜佐命猶較良乎爾曹多少而譏高亦非太宗
所能及漢人其未可輕視

宋王憲之賢伯夷季札何遠使其得位有開元之治必無天寶
之亂也而當時執政乃謂聖庶抗嫡非唐人何以發此論哉明
皇於憲終始盡愛餘兄弟併賴其寵蓋志滿願足之所生油然
而不自知也而唐人又謂之友悌天性使誠天性焉有悌於凡
父於弟而不慈於子者乎

李景儉善言王霸大略高自負王叔文比於管葛叔文成敗雖
已往然終未可定論景儉固俊偉人也前輕蕭俛段文昌後罵
王播崔植杜元穎國士信無侵辱罕抑之理然如此輩人爲百
僚首何以服士大夫心不至於見疵者幸也史家疎略不能記
其語言行事無以考驗是非可根閱前代亦多如此唐事差遠
或尚有遺書可求也

方豆盧著誣告宋申錫甘露之禍已成文宗志雖主於此而聰
明不加於彼坐失事會捨易求難悲夫

德宗始末無可道者惟有禮會院成婚一事而新史不收然則
肅代之衰微可勝嘆哉

漢光武得天下湖陽公主縱奴犯法幾殺董宣諸劉姑姊飲酒
讙笑謂文叔直柔有此固家人女子之常非責望所及也而高
祖柴氏女糾合群賊有衆七萬遂與秦王會兵渭北分定關中
此古今所無其功多於楊玄感李密遠矣然則唐安得不躋與
豈亦天所命耶按爲三室傳又歸功家僮未知孰是

文宗問郢縣公主所服何年法對以貞元時所賜未嘗敢更乃
言元和用兵貢士内中織麗散於人間南陽信有儉德然衣製
不奢隨時更改亦未可遽定文宗時比貞元爲侈比神龍景雲
天寶之間則陋矣自余省事五六十年中見昔之狹者方爲廣
短者方爲長又記元祐以前冠髻櫛履皆高廣長大至嘗時所
尚者時過則以爲棄故漢人有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宮中
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之謠文宗不正其本而區區以一己好惡
拾物徒見其偏下未見其能化俗也詩稱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又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
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人主苟知道而示人以禮則非奢儉所
能奪而由於中行矣

唐以義兵自名後世亦從而易之余固論其非矣如李密實建
德之流其勢力材能不足以合一兩年以敗亡然其是非善惡
實與唐無以相絶而新史乃謂觸唐明德析北不支又言偽辨
易窮卒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按司馬遷以漢人述史自陳勝項
籍魏豹田儋兄弟皆極其孫杳蓋原其常理成敗偶然陳壽爲
晉論蜀爲亮則声價尤重矣今新史以異代之書所排毀如此
不知何等見識且於學有三大害且以驕貴成敗爲德之有無
一也擾下而言無復語上二也近前虐諂今事何望三也世道
益衰無足怪矣

劉文靜功與太宗建謀及裴寂兵伐處告王威高君雅又於生
回執詣突厥借助皆與前代起事者指意同符自戰國以來一

權智慮無不如此非有高下而新史乃謂非有踔越之資何也裴寂猶可文靜可乎此用司馬語而失之也又言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死不然易稱飛龍在天聖人事也道成德熟居得尊位物無燥溼各以類從故有風雲龍虎之喻若漢唐淺近苟用末術並命富貴皆為君臣猶阻在心獲全者少矣舊史載文靜欲問云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故高祖以為反而新史節略其語但云官賞等衆人家無贏儲不能無少望則失其實矣當從舊史為正然高祖雖守地而不得有其財識父子合弁反棄帝甲兵皆殺所本也又以美女滿其欲此功亦可忘耶

審其審者不加征疑其獨者罪所本亦好善不篤矣此諸總皆以使人不能道也（當改為物如何）太宗智能反之加以信受是致貞觀之名蓋非偶然所可措者福使常在先明語常在後所以不及古人也

太宗諸將尉遲恭勇略異常急難得力雖粗暴而識事體克以令終近古名將新史恭傳刻畫反不若舊史之明揚頗著其功也新舊史皆言屈突通一心能事兩主自古降人皆前向後不觀其昔安保其今後此常情然安有一心兩事之理古人無如此主義者如通要於隋臣節不忍但其人品素卑非識既所及耳新史又言敬德與太宗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眾若此而為相遇則劉玄德何以得諸葛亮而輕關張又言関公謹抵龜

事為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吞逆换父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余於隋既敘李密事始輕歸唐俄又捨去遂敗世共笑之然無能者亂為符其衰角逐赴相強弱直以幸不幸為得失爾劉備轉側諸雄間去來无不常卒亦亦能有所就密謂事度方無窮而不知唐興之勢得意不可禦非前代比然未值嚴彥師終亦為擒然則負材而妄動易害符而不為難也

歷觀前世崛起成事未有如唐高祖之縱放自快者李王競帝之人皆得保係頭陳於都市雖降書殺而無揭義予依文而盡力父依子而受功其教有以致然非道勝也新史論肅銑盈仁義施臣亂俗聖人所必誅未知高祖何以為聖賢哉

杜如晦雖要死房玄齡比死太宗亦崩矣一代典章文物細大皆出二人之手其所不知而新史又謂求所以致之之迹不可見輔贊彌縫藏諸用使人由而不知如此閑言語亂轉世間是懸日月而論旁狀也况後生李涧曰蓋既臨如房杜已不能望管蕭又鼓動以此等無用見識銘刻心胃則人材何由可得增進又舊史言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為克從玄齡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加謀云云然則所傳嘗與圖事者非必事事須得如晦其間蓋有輕重緩急而新史乃改為每議事帝所又房知杜能斷大事杜知房善建加謀已全撰寫不行然猶是分别輕緩急而新史直謂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古今未有待人之斷而

後得為善隊亦未有益於謀而自許以能斷者如新史所言則謀須是一人斷須是一人各出畫行類然无法是教後世以不能謀又不能斷也以余考之房杜近世名相固無欣許之理所為恨者以其如是之專且久而做唐風俗不成死則墜地矣蓋太宗英明果銳奉心動意不無輕失常須匡弼方從中道自玄齡以下隨事救正每患不給既無餘力可以致遠然其建功立效亦止於目前雖欲致遠而非其德器智慮之所及故也況于志事事動之徒乎

高士廉能敬礼朱挽雅書將以為美陵士廉北一時士大夫差有遠韻也太宗令撰氏族志仍以崔幹居第一而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戚高下作等級信如太宗之言世代衰微全無冠蓋材識凡下俛仰自高而重旧録古之意固已失之况又未必尽然而今日以爵力相聚逆居顯位者豈便為賢與光武用卓茂為太傅何不同乎蓋太宗止是據自前本稱念未及遠爾余所謂做唐風俗不成者此類是也又按作氏族志時貞觀九十年間方国家新造本原風俗自有大者何暇至此許敬宗李義府又損益其間人但以為勲格不復貴重則太宗褒貶進退之義亦何用也

貞觀致治全在魏徵一傳最當詳看以諫諍事攷之如堯舜禹益皐陶湯伊尹武丁傅説皆是防虞猶恐功用非有驕逸敗德实乱於政也至詩言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尤措意不惟本無敗德乱政之畏而其身未嘗不先以有過自處古人所相防虞鑒省者抑又其次矣近世乃謂漢高祖唐太宗但以改過不吝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德更為益伊傅之進說猶狃不辨微顯異祭李嘗隨和屈然一對於治道之統紀所失多矣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太宗之於天下猶未能以智及之力而已矣者其驕奢怠伏欲很暴戾猶疑間動衆勞民如乱君所国所為者也々皆有便其天資不幸而不能聽諫又不幸而無魏徵之切諫則所謂仁不能守危亡之禍及身而見矣然則实無過而諫不獻忘與实有過而諫不可缺豈得並日而語哉李譔傳中捉耳刑伤鼻参丈严師之語無異而大抵以暢事為哉舜不哉冊朱威王非不哉村然舜則無之而太宗則有之也哉

又謂太宗何不自置身於無過之地必待已形於言動而後以受規為美余观太宗固念在先克念在後聖狂又乎因白周建如使謂身無過耻於見吠處倘受之地堕復諫之域則其所長又大矣此又李者所當知也王安石初對神宗言諸葛亮魏徵皆有道者所羞而書史以為微尤為意縱損之說观微李同雖未足以進於孔孟若夫儒墨之流諸子所言肯民季下之意知之有餘矣非為縱　損者也安石以其未至於道而蓋之豈自悟其悖謬衆乱而為微所羞乎然則道固未易知也

新史称微面折封倫三代以後人漸澆訛之說倫不能對至貞觀四年帝謂群臣曰此微勸我行仁義既効惜不令封德彜見之使世謂太宗致治定於行仁義一言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

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
寧荒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
史既已著落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仁義
固致治之標的然須有餘日推行次第若只據此兩字便可謂
致貞觀之治而以徵傳及隋書所載雜考則有不然者狄戴胄
称関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軍旅重以九成作役餘
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既司農將作假有遺餘事何足宣云
：此貞觀五年也為周傳孫伏伽使遣路相繼兄去弟還首
尾不絶遠者五六千里春冬略無休時此貞觀十一年也又徵
傳疏止封禪稱今自伊洛東暨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
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此貞觀十二三年也安得
為仁義之効哉首貴誼謂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
主之斤斧今皆擇斤斧之用而要以芒刃不鈍則斤斧可用誼
禁漢文帝不得行仁義手則不求致治之實而姑欲之以仁義
之名則仁義無將而可行矣
太宗初立謂侍臣正主御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
治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於是有諫官隨中書門
下及三品入閤之事此太宗自知治道所由不待人言而發者
也然其幸九成宮以濡川縣官吏攻舍宮人欲并按王珪李靖
則魚水之心又已忘之而威怒震於操制矣貞觀六年也
太宗使王珪論房玄齡温彥博戴胄李靖魏徵玄齡等以為確
論是時六人同輔政而君臣之間相知如此三代以後最盛節
目也蓋魚水之言驗矣漢高自言三人張良不相韓信殺死先
武但只許幾一位官所至而已
推為紀李仁發事太宗末世之度然不忘有識誰知其非然長
孫當惟自拘防短偏者不足開廣猶恒既主忌克便成信不可
一日無魏徵也人如推薦恩諸揚舉亦擒賊立本止逸事李
當亦解官不以為快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使今致斯謂之賊新史何必收入傳也
蕭鈞論高宗欲殺樂士宋四進等以其為宮人通傳信物仍令
附律蓋鑒知姬盗取兵符其恩慮遠於千載之上可謂深遠矣
然日前宗国為武后公取而乃不加省何耶將在求欲中豈清
明於初而昏惑於後耶其實意外禍塞者蔽之所生而度内虛
胡者明之所集不可不知也
蕭氏入宰相新史謂世家之盛與唐盛衰此論余固於世系表
發之接瑀倫狄不足以共武德貞觀之治僕紫清道自負然又
以致亂混冥無傳萬乘碌碌推做粗可而復賢相也余觀本朝
韓呂氏不過再出宰相皆自以為国家原氏所榮况八葉乎共
勝國本末酬酌世變使盛有以致而衰有以扶所謂與唐盛衰
也若唐盛亦盛唐衰亦衰隨時高下卒以底滅焉在其為世家
哉
貞觀十一年沈盛本文本以中書侍郎上封事言古人譬之種
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種之日淺根本未固一人推之百助致
拓摘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蕃滋暫有征役則

隨而凋哉可謂切於治理新史刻而不載唐人議論雖淺短如此見識新史本所不及故輕棄之也

今觀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爲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衆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將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爲盛往往不過紀叙銘論浮泛閒語而着實處又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声附將浸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斷喪而已今唐五代始因其舊勿論宋興二百五六十年尚未有成史諸經自孔穎達等舊義既廢而新書雜沓各不相一其他藝文流略亦皆無所宗統夫皆蓋然以無涯之知而肆其自私之辨則孰若知要而篤守降心而約言不然雖有高材異能均爲無用可長歎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一

唐書列傳

新史論于志寧諫承乾知太宗之明雖亡首推胄不媿不諫武后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身任宰相人主烝妾爲妾恩存亡所係豈史論有益無益惟不居其位則可矣如志寧者侍太宗疎必不死不惟不死而已高宗時直畏死偏不敢言隨時觀望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正赤微之罪人新史去取如此安能有補世教耶

張易之之亂所從雷將文士多融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崔融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號爲絕唱蓋其醜甚於賈謐祖班王敦文矣而士猶歸之若流悲夫此文王以事所以爲在上而不在下耶

于志寧傳載修定本草圖經事世謂神農嘗藥而黃帝以前藏相付不傳文字安得有此神農本草自古爲醫師所傳如黃帝岐伯對問皆非矣

杜正倫爲魏徵所薦既以漏語承乾見逐併怨魏徵余觀太宗與正倫語乃不使聞於承乾與臣爲密而疎其子好惡取捨疑阻横生此心術之害而臣下承其蓋徵與正倫豈有過哉

劉祥道所陳整補選部敘錄六事自齊至隋叙進人材非復漢晉之舊則唐人所謂銓選者乃隸總昔日郡縣功曹職任耳如祥道父子所能何足以預世道盛衰哉然後人亦不能及者以其尚隨材論擬猶有魏投品第之遺餘至裴光庭則蕩然壞盡

矣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人不知色目各幾文武幾別異同且欽歲定為五百人不知聚減三之二於將得否又言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五千四百六十五員則亦不至甚多新史記太宗定內外官為七百三十員曰此足以待天下之賢材矣很其後不能守而徇一切之苟且然都不論朝廷一切自除吏與古不同則七百三十員果足以盡內外之用耶按班固百官表載卿相任政中二千石大略不盈二十人朝士千石秩以上者二百人其數絕少然議郎中郎屬光祿勳者亦名朝士乃至千人相郡尉刺史守縣令外官也亦二千人而佐史以上十三萬餘人蓋其多如此今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員者只以在內職任過計五百員得為多而外官自節度使都督刺史猶當不上二百餘員也則已少矣况縣令不入員數則是該官不復為民也以決議郎郎中千人例之更無餘地則是議論不廣情志不通也守令功實之所由成議臣功實之所由出漢侍御以郎宰邑又甚見大夫無可使而今止以七百三十員限之則無惟其少而員外特置同兼守檢校之類紛紛復出也亦絕不知太宗與房杜輩何以定制而遺落不具史家從而信之遽載於書是為戲說疑誤後人矣

舊史陳子昂入文苑傳止載諫延駕長安蜀雅州生羌二書而新史別為傳所載甚多又言變徐庾體始追雅正又言李重王令猶存並用韓愈輩語以唐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傳莫己才同列則不倫甚矣又唯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嶠主登於房閣以脂澤汙慶之則輕侮甚矣惟聖賢自為出處餘則因時否禁其所建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此其所依信其所李不得不然可無譽也舊史言子昂父為縣令段簡所辱遂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為少而殺之雖采冀之恶不過忽所載兩未真也

舊史以劉仁軌裴行儉比諸葛亮王猛國之有將如病得奇藥有敵而無將必亡有病而無藥必死然無病則不可用故善者養以待事若裴行儉兩勝皆在薛仁貴李敬玄喪師之後之以救敗空恥使夷狄不敢輕唐此以藥愈病也劉仁軌蘇定方奮其功詐滅百濟平高麗生擒三王是時唐自強盛無藉勝敗之數徒夸暴夷之名此無病而服藥也詩稱南仲方召皆追於不得而盡于謂善戰者服上刑後世雜而言之無事則妄用有事則所用所以兩失之也高宗孱懦而繼太宗之後狃於所習故亦以用兵為戲貫誼所謂開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也

郝處俊諫止高宗遜位處俊安陸人桑確守安州因以作詩確閭小人倩在飆年然未知何以為罪而李紳張皇以為大議論定充夫又謫嶺南一路久已荊棘不可踏開又是何見識使累當於罪按之四裔與眾棄之可也豈以不可踏開而自為地耶然則元祐之所以開皇極者止於如此又何以責僻壹乎

唐所用蕃夷諸將或其君長或其子弟雖固有忠義立功者然

華戎混并豈足為法新史謂夷狄性傳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鮮
矣不可遽化不然古人以嗜好不同言語不通故謂之夷狄非
謂其傳固當如是則非夷狄者為輕薄而易推矣此等議論於
世道亦陰有所害與孫霍光不學可任大事同類爾
王義方孤峻動必以義其後便有員半千如此等人亦可自成
風俗但高宗武后時李世貪昝而義方又孤遠故不能遂其所
為爾
韓琬所言景雲時事皆亂世常態也猶異於此即為貞觀矣治
亂雖在反覆手之間然貞觀時獨太宗自謂已治若魏徵事事
收拾未嘗以為治也琬由後觀前故其說光明如此愈後則愈
顯而白居易元稹之流遂至形於歌頌書言治者必以身覆其
間當到實處方能有益若徒為影響所衒則雖漢唐之治亦不
復彷彿矣況求其不為漢唐乎
觀王求禮斥豆盧欽望姚璹蘇味道事可見為宰相者倩盡也
學者失於句讀往往謂武后時宰相如此不知使世之姓其能
不如此者絕少大要以為分謗體國自不當與朝士同無此等
節目須于細勘過不然則論豈而不自知矣
唐人之論謂徐有功過於張釋之于定國二人千世能法者其
議罪在輕重之間非無罪而故入也非有功於此不得言過不
過又言當當定之處而能全仁恕此皆不知底蘊而妄為高遠
亦非是至新史言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則尤陋矣今脫云當
武氏篡立酷吏為之起獄救之不從命者獨有功能生之夫人
雖有必救之心而天無必救之理非有功能自生之也天也
以人處呂武擅命事自陳平王陵已不能全固不可責之唐人
狄仁傑猶以能還廬陵為張柬之為解然亦非所以責之也惟
郝處俊折之於始此諸人差若明白然使其未死親見武氏自
取之又未知當何如爾
舊史謂裴炎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負義殺降雅成
陰禍其敗也宜此不特書史語蓋唐人相承之語也忠功殺降
信有罪然武后方逐其志炎不惟不同又使還政當此時縱有
能一介之休休以治千萬人為陰德未知何道以免死而唐人
所言如此蓋無識之論從音光滿何足推哉當武氏顯然立異
如炎者不過數人豈可訾也
魏玄同論選事與劉祥道相關玄同併非魏晉則愈不見從矣
其言蕭已入流歲以千計似比祥道猶稍然祥道欲限五百
人而玄同乃言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則又
當削少益其時吏部擬重如此異日宰相不敢望也此風貫通
古今范稽體統後李但稱陸贄而未知玄同之論比贄尤更指
確新史刪簡其文故觀者莫辨爾
陸象先能使崔湜救己引之同升而又為太平公主所用極是
異事蓋宰相子登高科早在朝廷勞武然也象先簡遠有識量
終始無玷缺自不失為賢者市章于進而欲以此為法稍富貴
可以暴取其褒懷不勝計矣
五王誅二張而捨武三思等以非當時救患害爾不然其愚不

手鈔本

慮至此也凡本大事無不倉卒光唐人妄自智不及走使以武
李皆一等宗室平居使有為之臣當未嘗有唐周之異則安得
知三思承嗣之非野人曰父母何擇焉於茲信矣

按書史稱誅二張時薛季昶謂敬暉三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
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
可乃止通鑑亦載季昶謂柬之敬暉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
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
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新史乃言柬之勸兵景運門將悉夷諸
武暉季昶亦勸之會日暮事遽拒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机上
肉耳留為天子藉手是柬之等初不欲除三思而有屢陳不可
之論舊史通鑑皆合不知新史何所據而云然則止是薛季昶

之

有言柬之初不欲誅三思明甚新史特易其辭使王夫實有
人主亦有逆鱗戰國人語也自下摩上漢人語也使李晉祖用
之矣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下不匡其刑墨禹湯間語也
後李未嘗知也主節而不辨義下者為利高者為名而世道愈
降矣李激以考功而損宰相考杜元穎雖欲附徵猶能言本當
事為褒貶後世豈惟無激議論併元穎議論亦無矣治之興替
可不懼乎激行其志而未嘗有利名之間庶幾古人也

崔融武后時有陳税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
不應税而已又言魏晉齊隋所不用豈創事自難爾融號能文
此疏詳委可觀新史節略太甚乃無提掇使人惟恐税不重宜
其輕視之也

美非

新史稱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
傳通鑑亦言元之陳却擢倖受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
褻狎上從之與新史條目略同但新史李擢其語太過爾崇及
宋璟皆以功業自矜然李觀粗有識者便已不齊蓋壅沸處豁
開横流中孤識只是隨時補葺未何異白駒過隙至於一家局向
仲緒一人身分整頓能使之自然及進則非二人本質所有矣
張九齡却頗近似宜乎後人謂其用捨為開元天寶治亂所由
分也夫古人之事識非崇璟所知而今人之論不過崇璟而止
則豈復更有以上九任是可哀也

玄宗時宰相可稱者原乾曜亦一人之數史載其罷相以京兆
尹留守京師伏內失白鷹詔京兆督捕獲於野外掛棘而死史
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死罪人苟獲罪户當之遂入自
劾夫言帝一不問眾服其知體而書引狀其君臣之間議論熟
探如此治道高下可知矣惡夫此亦姚崇在相位時輔贊一驗
也

代宗問裴諝権酤一歲出納諝初不對且及孟子何必曰利代
宗稱裴諝不聞此言然権酤終於不改諝與代宗皆不知何以
致権何道罷之故其臣徒流於高論而君亦苟為塵矣無愛利
明義之實功也豈須参經皆始於天寶亂後雖貪君邪臣無所
不為要亦有急迫不得已而然者考評治道須使利自然不在
利庶哀公問有若年饑用不足對以盍徹夫年饑費而何徹
之有其君臣問答皆為不切恐記者談也

互

宋慶禮為河東河北營田使史稱好興作賡塞無卒拒兵以邀
虜狂議者笑其不切事余嘗議使公遣盡為障排穿河萩卒羅
者聚居守塹五收金鞞相聞因利乘便外可進攻內則寧輯蓋
今世議論所未有其為嗤詆不既多乎然武后嘗使拒虜範行
河北鄣斷居庸五回以走突厥夫不之畜驕而使將士內薄以
較勝負勇者猶懼其怯而怯者安能勇哉慶禮再居柳城宋璟
力爭以為不可張說以好巧自是謚之曰專而張九齡言慶
禮在邊然三十年既城營州則能海運故廩儲其功可推不當
醜謚而已蓋慶禮之事唐人無稱為可悲已然今北虜窺邊計
罔出此若山東群盜方興與我共毋稱為心腹之患則又當別
論

因玄宗令崔隱甫見牛仙客不從遂不用其既用仙客知將議
不歸以問高力士士力謂本胥吏非宰相器玄宗忿然曰朕且
用康誓知人主宰制天下未論聖賢須實見得細密處若玄宗
終始粗豪以喜怒為用捨非有存亡治亂之形象自縣於前而
世以為能靖內難致太平蓋出於僥倖而身逮大亂殺人如州
麻幾亡其國盖非不幸也哉言其始勤力而終怠棄者亦非也
如用牛仙客事可見矣與太宗因房玄齡言李緯好髭鬚遂改
命者何智愚殊歟哉
武后營大像於司馬坂以張廷珪諫止其既全用浮圖金剛經
義解析蓋因其所溺易於回挽亦是以見一時士大夫習向也
而新史削去豈以為非雅言耶

韋后表民二十二成丁既敗有司追趣其課楊瑒獨以為韋后
當國擅擢士大夫救罪人皆不改何獨取己寬之人重斂其稅
深
遂止不誅此瑒為麟游令時所言也瑒拒竇懷貞自謂所論者
民冗抑官高下于何取懷貞壯其語沮所為懷貞雖不肖猶能
如此天下大患在於議論不開展則下者不能言上者不能聽
國雖存而亡矣
文宗齊約思治好言論與李君又復乃甘露後也然無救於敗
每使人歎數狀謝安羽晉簡文為恭帝之流但清談差勝簡文
猶能保全武陵王而文宗不能明宋申錫又在簡文下其於自
當
處既齊論武后不當立本紀天下之義理能知於事物者為難

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孔子齋三日請伐齊此知於物
也事之物作固藏義理而能以義理正事物者非聖智不能武
氏事物舉一世不能知及既濟將已百年矣聞者尚憂無有丈
教百年方復追論儒者之論每若此則何益乎
既濟傳載百司擢公錢以于月本于為得息百為配為二百後
除其家且得入流是等戶歲出六十千免稅役又與官為便矣
然上
此而下誅求乃不勝計所以毀家破產猶而不能革後世一切
收於上而與之似免此患然官既負不義之責而私亦若無名
之斂固未有以處
安祿山雖作封常清以市人挑戰固當敗然挺闕而守遂以旬

月兩方兵至則事定矣史謂玄宗雖為左右蒙蔽然荒奪其聰故至此不知玄宗本無明何荒奪之有自始至末但以豪氣用賞罰失敘親任赦是未嘗明見事機封常清高仙芝死其意亦欠知乎將行敗軍之戮爾及哥舒翰不可得而救則脫身逃走不暇矣史不知人闇明智愚多狂與奪拯有所害惟柔武可以言荒奪符堅猶自取之而況玄宗乎常清表文究精可哀矜以作健書發名眾不妄斷史但存一句爾

李郭之功後世所稱過於前人按初有加山之捷光弼于儀同之此不足言光弼守太原守河陽兩勝可以言功矣然潰於相州敗於邙山唐由此遂不復振子儀敗蒲坂雖復兩京平與元節度爭兆而中興之業墜矣其後吐蕃再犯長安賴子儀不亡好為一將大功然而扶持收拾僅救目前比於撥亂反正一方久遠世載不朽者安得同年而語哉是李郭之功猶未能及李靖直宗裴行儉張仁愿之流而後世夸大侈持拖絕前美者蓋膚淺常論紐於近而忘其遠也後世又不止專異李郭而已如道晋李克王旦皆欲以無功而自為功又其尤不可無者文彥博以貝州富弼以議和狄青以儂智高韓琦以定策張浚以首則趙鼎以親征皆為元功盛業矣則然古人之功名豈終不可見耶

古今毀譽類不可憑而房宿李泌為甚宿明政事五四咪略論昔終以為王佐盛德泌歷三主艱難將彌縫補益蓋不為少然毀之者乃無異於王遁惟民何也宿皓知於衆人泌皓知於人主勢處至此唐興百五十年士大夫未有風流李尚王義方早歲張九齡狄仁傑皆不能開其端至璿始為宗主所以名過其實爾泌膺陽城為陳官弄抑渾瑊光為交交亦何必識夫不能與人同好者惡之所集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二

唐書列傳

楊綰誠有簡所以得重望者由元載爲之資藉蓋天下公好惡未嘗廢也綰誠不附離然載能容於朝終其身小人之不肖亦尚有斉量矣當將人主苟於苑㣲上下習爲榮侈然則一綰未載用綰人情震懼而所改化者如此後人便以李皐陶伊尹不仁者遠爲比恐亦非其實也唐人奇崔祐甫謀略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然自古無兩易宰相德宗初立卒情任意匆匆如此可以占其後矣祐甫方銳於自見任責如流未暇計他日楊炎乃其所薦固已失之而祐甫亦遽死不然君臣之終始未可知也

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按新舊史載適事皆不止於能詩又其論建亦非疎略不切特用而謂之言過其實爲大臣新所輕新史又改云不爲縉紳所推亦非也且大臣之輕重又何足計况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特之在甫白劉禹之間耶適論東西川利害可見當時準然剖裂州縣以爲節度自成弱勢而適亦不能知其本原但據目前言之爾元結放浪其迹以文墨自命出處不常若弃利祿所能羈絏者而實有材用論能扶世致能使民身温走李欽之流唐特高品人物不過如此也傳載道州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數千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結賦詩以爲賊之不如而壯甫有衆：元道州前聖畏後生之語余德在金陵時前歲建康淮西界一戶已費百餘千次年運至廬州轉運司復欲調民余力止之猶以本府錢自用水運終不聽會徐邦憲至乃免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国矣

鄂士美爲昭義節度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酒數十斛潞人困甚通一歲由今計之二十四萬緡矣士美悉去之出庫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啗牙兵士美亦罷之按抱真傳稱能完實府庫教成丁二萬繕甲治兵遂雄山東天下依昭義爲強鎮蓋當時良帥也而奢侈如此則其不良者又可知矣然史隨舊述各爲私美融會者少恐士美所剗除容或未盡然也

戶部侍郎崔蠡上疏論国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而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非待崔蠡奏論遽盡討論本末權文公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於寺觀設齋行香起今以後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礼文不爲知礼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孝之節無逾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事行香日食葷素秦觀有劉氏左袒之誚而范淳父賈易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詩恭使之偏恐或未孜也

代宗本以步厯艱難忍事能斷故僅存壞亂之餘其於李輔國
魚朝恩程元振李光弼郭子儀生死始終之際皆用此術雖不
足為君道然不可謂無其意也獨至元載則初乃放縱末遂猜
殘操御乖離全不中理且已知其為奸而不遽罷黜不知何所
疑畏而必待處延歲月養成大憝用舉國之力如捕盜寇而後
勝之耶楊綰既自當相置之閒地直俟載誅乃以為代既非致
麟鳳之道而綰不量其君冒昧留進適會即死始留美名不然
君臣之義終何所執也學者輕信往事異時自乖不審無與建
功趨向日以卑下不可不知〻

楊炎變兩稅蓋當是時不復授田久矣自古官養民本者為主
制度古家人父子貴稅之田既曰借力官民不相雜也春秋李

平已侵畝賦田至戰國而授田之制蕩盡秦人盡理大但因民
所自有而應取之雖非古法至於隨時簡易大不重於民則天
道之夫唐雖因周隋為授田法非古法也而戚敝更改煩擾難
遵方其盛時已不能守授於民自有田而後已夫民自有田多
少不等貧富不齊奈何猶欲用授田時法稅之而後世之論謂
租庸調近古兩稅更古乃是全不究始末爾所謂戶無主客以
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此更為兩稅之要而租庸調
之所以不可久行者正以主客丁中難分別故也

舊說李德裕重修實錄增崇其父之美然以吉甫事與李絳對
晉心念識慮固非吉甫所能及至處置國家都目絳尤過之信
如傳者所言德裕更沈下雖欲虛夸益彰其短爾然絳自能相

後沉浮寵使歷二十年不知早退卒蹈奇禍最為可痛蓋唐人
之陋雖絳及宋璟不能免也

管仲始以鹽策霸齊余常疑左氏所不載而管子書乃諸子辯
士剽焉摭學者附會其說非實事也是時王道雖衰而未盡壓
賢餘論尚存若管子果奪商賈之利以自封殖識者要責救之
且陳氏益齊摘羨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晏子謂民愛之如父母
歸之如流水然則豪奪民利非管氏所為夫也自後遂有桑弘
羊孔僅又後遂有劉晏李巽弘羊等奉漢武之欲最得罪於民
晏事與弘羊無異其可恕者弘羊興利用兵晏用兵而後興利
若不得已爾然又後至今五百年晏之術不廢愈增史家乃言
取人不予人不乏道御而王猶用而霸不知帝王所謂食貨者

始為蓋覆播奏賑食餅食甦息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乃是為民通貨食貨金與無取豈得以推道王霸為一經史家
無識如此輕立論自不足責甚矣學者因之論次必謂一則非
弘羊一則是劉晏隨声褒貶無復根抵此治道所以淪漬不可
復振猶有志者宜痛哭流涕而思之也

顏真卿論群臣奏事先白長官利害甚明唐人皆可曉是時去
載誅且十年使代宗能因此發悟罷載不待發擿愚用大刑也
惟唐人及後世都作尋常文字看過至殺載而代宗亦無追憾
先見之言視真卿與衆人無異豈以真卿遇事輒言望風獻之
故不能感動耶其言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周聞太平之理立
可使致寫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遂相姑息其首直言大開三

司不安又側逆叛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又入今相州散敗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可謂曲盡事情使得用心消乎世雖非止真氣吁吁徒言之而已也世但知真卿烈能視死如歸蓋孔子所謂殺身以成仁而不知其身在可以成仁然則李郭之功勲又何足亞稱哉

李晟材出李郭上逮甚德宗將相有嚴身陸贄當朱泚死後便盡其用心能創此蕃以除關中之適漸處置諸鎮還以歲年兩河之患十歲五六矣世無其人固所不論若有之又以在當用之地而抑遏掩沒自取衰微．人所以數日之方中在前上慮故可為痛傷爾

合天下之兵累年以攻淮蔡無尺寸効而李愬不殺一人用李祐招董重質全師獨有不血刃之功前代固未易一二數而韓愈作平淮西碑遂言乃勅顏胤武古通咸統於弘夫不擇將任人而陽荷鋭卒以僥倖於一勝乃唐人之大失愈既不能知又無所別異使絶世奇勳挫折庸師猾將之手若魚鵝思此實承雖而有成又將何詞宜其不心服而卒以沮毁也

陸贄論事始末無疵獨諫德宗失在推誠一說不中其病蓋德宗以輕信為推誠使信言而不觀行物不曼其悔誠而為詐此乃贄有所未達也唐人頗病贄編急不能容于邵于公異竇參之死以為漏言此猶其小者蓋古人將欲輔世必度其君德宗相崔祐甫楊炎盧杞姜公輔竇參皆出於一府匆匆至其廢罷甚者誅戮皆用一律贄不度幾見微與參及吳通玄兄弟計較是非以勝負為離合誅參相贄安然受之比其去也亦然夫矜其所長而不能照其所短苛人之稱仲山甫已不然矣而况伊傅周召乎惜乎贄之所未及也

舊史全載朱鎮奏止李國楨之大旭婁父等祠堂文字李者咏之自當長叢志意雖唐識亦令尉得自通於朝廷然民者既有蛾祉而不以实利害告君徒以奉令為恭而竊議於下則何取為當其時宰相導達人主荒惑而道士威脅於其間固亦可見蓋不特如林靈素輩能為奸慝也而鎮以縣令獨要其鋒胸激頗盡如此然則人患不為而已裴廷齡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陳疏贄雖詳捷懇切不如度之簡直得體真大臣之言也

度言此者淮西推科所夜五錢其实只與一城兩歲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責其違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去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功勒供軍且支九月一日兩城己上錢俱容易力方將少安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輕費錢數一千三十萬不知所謂漏落者鎛私以自入耶吏所乾沒耶抑賦有名而無实耶度為宰相不能遽見事但以意言之亦未可也

朱泚既反朱滔連回紇圍貝州將絶河津窺東都與此合勢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自汴逼江漢李納田緒猖狂未已唐歸全所及十幾二三而然天下卒不至土崩者李抱真結王武俊之力抱真所以能說回紇武俊者賴賈林之詞也存唐之功過於曹

劉燭之武夫德宗狥主運動天下事出萬全及其荒急謬計自
取遠辱而以存亡離合呼吸俯仰之勢寄於辨士之口為人主
者可不鑒哉
德宗天資喜文愛李嶠落碑用揚炎作宸象台衡銘君臣歲筆
意精穎該涉治道非現文隋煬所能及也然與諸將裴延齡渠
牟韋執誼之徒應和附會如影響而陸贄輩乃不能容蓋樂與不
勝己者處而安其言以為莫予違者人主之大患自古然矣至
於王安石則又更是奈何
蕭昕為張鎬自布衣為拾遺昕亦拾遺也唐世尚存此風其言
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亦可想見昕之風致魏防為
賓參道致仕未七十言吾與蕭昕之子崖而與昕同致仕蓋昕
致仕時八十八矣唐人雖以義責士大夫而不以法限之故郁
公推以元會先稱賀占奏忽謬奪職者恨其不歸事猶至咸通
物乃致仕亦八十餘
高宗文在長武識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判關御府宣命辰
時出師與楚莊王投袂而起正同杜黄裳不可謂不知人其能
成功非偶然也黄裳首開憲宗中興之業然論方鎮亦只言貞
元姑事勸以法度整肅諸侯而已終不能言事本大力爭於損
流者勞而難為功故賈誼謂當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趙普亦請
支郡各自奏事京師憲宗十二三年竭生民之力僅取數鎮此
事故不易收拾亦其君臣思慮有未至也
舊史稱前代以史為李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識

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擊于言君子進微俗多忌諱一
言切己嫉之如讎所以匝為坎壈於仕塗沈淪不登於顯貴後
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心伸物不終否孫籍其餘
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此語雖不足以定世論然凡於
韓愈自言人禍天刑則抵勝矣古人以官守道凡史者與義降
升國之賞罰莫敢望焉天下臧否在我則何計仕之高卑舊史
之意不已陋乎
李更簡勁揚遷欲抵以死置對未得狀即擿故官為薄錄家貲
當侍御史之推如此更簡亦稱賢者而估勢作威與陽球崔暹
無異何耶特論雖以快私不與而乃謂推挫方鎮為得宜推挫
方鎮以道不以力此固無識者所言不足為準但遷本士人習
於修決自取顛辱為可恨爾獨孤及言截江淮山南諸道兵謂
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
此外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嘗
肅代間無故愛天下皆為兵之實錄也蓋其患自古所無而至
今終在
益發武元衡許孟容以吏部侍郎白宰相請起裴中丞輔政余
記往時朱熹生本曾侍郎林栗劾去而大李諸生啓其師乞和
閣留熹為司業當時謂郎師求師為侮其郎夫郎師求師為侮
其師則郎相論相為侮其相失然盡　客所言廟堂不以為忤
而度果相淮蔡之平事全淺鮮尚須晟論不搖方能致之况有
大於此者乎

唐中世以後猶家法之美父兄子弟相維質材者務在抑民爾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問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大不原道德之大意不知古人之本末而以宦學所由之塗便為立身之大節足以干祿而已視漢楊陳江南袁氏固已遠矣

自天寶亂而北藩強圉西門即戰地古人稱無忠無寇四夷來王太宗君臣恃一時兵力以除兇堂妃驕擇前代豈知子孫之患至此乎于時馬燧劉昌郜非史敬奉野詩良輔相繼折境使能自保而謂其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以為行略有所未至蓋猶以太宗時事望之耶

元稹李逢吉交搆除賊乃撓敗中大事文宗初稱甫省常庭學之力也其貶熊望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崇朝廷廣設衆官殘正全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昇囊幸營居中之密職提攜經教偏下之虛聲因依抑除又衆議汲湧累月不寧閭門騷擾累月至回吏覆謬妄乃非坦塗朕大啓康莊以端群望俾示懲罰之典用王向方之流可彰州司戶望劉栖楚客也

余既於平淮西碑論陽拘凡牽之非然猶有未盡者篤孤賊也去李師道王承宗一問爾而乃使為統帥貴以成功此武元衡李吉甫之謬於去杜黃裳遠矣孫無狀至於蠱壞李光顏裴度雖督戰衛而不敢當招討凡事利害縱撓然在日前終非智者也不能敝而世以為智則必得矣了於冥冥亦豈皆然哉

國忌行香外又有人主生日拜賀春秋釋奠於孔子按常袞劉禹錫言可見益當時皆以為非禮而今世又以為盛禮也有其舉之莫敢廢前世禮師相傳之說則然大不論其是非而直以廢舉斷之可乎新史所云陋矣

高瑀傳稱當衆作相少債帥乃本起於中官貪冒所行又積習漸久則人以為常非賢者不能革雖杜黃裳不免况其下乎近世固有債帥之論淳熙閒除授清明然外傳罔倖以言覓得而亦不為少天下之私猶常敗壞至公此乾德所以為難矣

憲宗問政之寬猛權德輿言唐家以仁厚為先余考於載籍自古流俗未嘗不以猛勝惟聖人能用寬周衰而寬道廢故孔子力爭深辨以明寬猛之非如侯道使民生道殺民則盡于固己偏敢不能盡究孔氏之義也德輿但以利害言之益俗儒常見爾然近世引經隨李未嘗不主寬及其從政未知畢則碑猶封暴也而百此何止於用寬而已又德輿之罪人也哉

唐輔相三節自魏徵外皆不及元和諸人至杜黃裳裴烈德宗首開治論百年植之又非諸人比也所可恨者材智止於其所能既不知上一截又不知下一截爾夫不知上一截則國論不明不知下一截則士俗不成尚未可望兩漢魏晉人材[illegible]

裴度能收天下之望在己為公卿大夫所宗於其身此一事自唐以來貴人皆無其意與僅有其意而不能成其能成者度一人而已笑友崔成罰詩可併看然若使其所知猶進又當不止

此本嘗不將卷深惜之也訪佛愈并目掌得立朝所歷與度略
等而愈工文字自致名聞非度敢望也又愈先依鄭餘慶方能
在百僚間後益困非度提衛不復進遂判然為下與為宿李正
封輩無别矣豈愈皇皇然以行道自任而不計其身之重輕哉
抑行道者必輕其身哉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此其死也未
免易季孫之簀豈古人難之抑薄明猶有未至歟

習李氾言序目卷第四十二

習李氾言序目卷第四十三

唐書列傳

牛李之黨覺足可畏然邪在李吉甫如皇甫湜輩爲足以爲許
而吉甫後之子孫不忘宰相不平心國家安危存亡所由分之
本朝范呂事亦然
元稹本與白居易同稱然遽取卿相則不得齒於士類遂與
裴延齡皇甫鎛等古今人受病處皆以身之於功名之官職封
立一念既偏至於失其身而不能救是真可哀也
白居易擬詩謂周衰秦興六義始刓又江鮑則　六義盡去按
周官教六詩不言詩有六義主文譎諫蓋後人類則其說孔子
自疑曰
教詩但言興觀群怨而已居易專以諷爲主固已失之白既以
此段語至本朝蘇蔡遂成詩禍矣
李渤劾宰相考當府議者以宰相猜官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
夠名非盡事君之道夫以考功而考及宰相謂之文不行可也
謂之越職不可也余觀左氏載君子之論亦當府所簡議者其
間不近理極多大氐古今風俗好惡不甚相遠其間猶有疑則
謂之流俗而能自超越者則謂之賢但世愈降則超越者愈微
而道義遂淪沒矣如敢何愧古人乎
唐賢良策但有劉賁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學進身
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黄考據經術餘析急務一
時大義略皆先具進士之後傑無能及矣然知治與致治不同
措置不一哉周觀其所為如何也

宦官所以制人主之命以其有兵而引注之徒但欲殄戮其人至不勝遂縱兵以是唐之亡形由此成判然固不足道然唐人之慮要自無及此者王叔文收宦官兵權不就綿恐著於實錄方以為幸其時禁六軍百萬虎兵龍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季仲付私黨慄慄朝士何能為害李路隨三部不究而孔子出奔人在天地間職分必有所底處不然雖霸志業無用也

李德裕袞勿綜理當國威重知大體料敵制勝任事獨克唐宰相皆所不及然其以父為準的父之所怨己亦怨之結成大隙不可救止自為黨魁而排擯朋黨不少置豈惟身實國祚長短之所繫也嗚呼德裕智不足以知此以天下之大惟又是崇至於宗不能庇而猶不顧省豈所謂賢哉

道家君泊主於治人其說以安省勝支爲虞物寧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於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脫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懿識慮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流品不分無甚於唐至末年始欲分別劃塚詞當循名責實寔慎由生此罷周官以九兩繫民清濁麤細各有所得此真循名責實之要非我國秦漢所能知也而況塚乎然往過以風流為狩所恭有釘生黎之目白馬之禍與唐俱亡昔石勒謂王衍不可加以鋒刃夜排牆殺之而朱溫乃投於黃河使為濁流夫流品自操手於亡國而擅其責任此豈伯夷所謂清乎

新史叙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鼎綸官為朱溫前驅甚於夷狄刑餘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以霸而非其三指楊行密興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頵朱延壽材不足為吳蜀之屯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庭根發主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回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拖於朱溫李克用釋綱持劉倹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生行箴畫豈有救法而欲責重榮行密拯夷之功而以管仲孫假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

猶不能容口而況為之者欲措手哉

事不足追議本朝主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封主須為服弱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討惜然真宗當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畢失之自建炎以後所賴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雖文淮淺聲言渡江蹤橫破碎雖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趙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者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爾況舊虜雲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好未成直指江淮所在殘戮望風奔迸我雖無實政遠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頓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當欲於公忠宇作家計壯國藩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濼淮淡壞形勝控扼直以圭塞視

此惡之為棄物今吾取七十五里間此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
為家必擇於垣墉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
帖然無事是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
自古未有公棄二千餘里棄數千億為尺寸而守其地者是
之拙者然不思今日費有費數千萬億為無益之用歲歲無窮
未嘗敢一毫割棄而猶此之吝何哉又借以一家譬之夫富者
多積貨藏貴宅美室聚于其所而居何嘗不高牆外實僮僕備守
不使盜鄰暴客經緘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共一家何異盡公
聖遺道理費數千億為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但為空洞示
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內而又不及及於外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先聖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
義皆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按崔彥昭相於乾符初在洛最為牧年保釐後僖宗尚幼加以
剖識他其竟終不知此意出於人主或中官為之然則雖持亡
而馭臣之術猶存也至於舉一國以聽奸臣之所行賢否同異
盛稱日運而兵名其所以然彼年伍賤人未至於攢質而問罪
者持有幸不幸爾

唐末可稱者劉瞻崔彥昭鄭畋鄭從讜王鐸王鐸為收復元功
然以三百口併命於高駢治則士大夫力指氣使之勢殆盡而
唐隨以亡矣蓋識慮不及而倚虛驕主事唐人之敝也若鄭綮
相自主能量其材分所上未報先願不為國辱此於諸人殆似
適之而當時又以為命相乏才季末之妖然則厭論好惡若此
國作何以望其少延哉

按舊史獨孤及為盧華蓋議中間稱或曰洛陽之存亡係兵者
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
死雖愚又以為不然云云夫居位食祿必死其難乃理之當當
又議蔣曆夫小人間有為此論者又因而正之可也至新史修
改盡掃其語於前而後著又議則是當時衆論無不如此非又
不能破之是以一國之大不復有人心之所同史文顛倒豈不
害義余觀夏侯端劉感常達羅士信呂子臧李公逸張善相李
玄通在唐初草草君臣未定而皆能以死固節又觀開元之後
又有此論又如張巡許遠事尤卓偉亦有指其死守為愚者昔
由于言辭繼之事余亦未能蓋興亡之變可見矣

韓愈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為之及
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為去陽城遠矣然與元德秀各得以己
而不以人唐人未有及者近於東漢人矣蕭穎士任不為己而
以誨俗進人為任蓋又其次也其與李林甫相失事新舊史載
不同以其所立考之舊史妄矣然舊史言穎士以縗服至政事
堂為林甫所逆不通門生賓客下侄謗嗤之辭自無足辨而新
史乃稱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
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
不下己云云疑亦出於門人所傳非其實也蓋以今準古宰相
至故人舍求見名士大為難事戰國相傾容或有之田蚡過竇
嬰同列尚不肯趣或死禍侯霸召見嚴光光報以腰領絕霸怨

封奏其書然則雖古宰相亦未必肯下士也自父喪不皆以下
雷倒去别修
讀于公異吳通微兄弟事爲陸贄數息唇置翰林本非用人材
正詹後出于進者資淺而光親卑以贄之賢吾群小所必爭未
能免於利害是非之間也贄既不能容又不能去以此得相而
故濟世難矣至本朝歐以唐故事使蘇軾入翰林則不然蓋已
位次執政習見爲貴人嘗王安石變更而得光位重者與之較
或未可知然宰相止以近例始入館則杪然翰士上書諠譁而
已去之如掃拾葉何難之有古人立人之朝必觀存度已而後
制義焉

立國之勢有未嘗論治亂安危而當先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玄宗而仲兼宿衛迭兵始猶言之而已如藩兵藩鎮以治亂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玄宗以物恩易將兵平豐始啓亡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爲故事不獨其君以爲故事其臣亦以爲當然然唐之世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蕡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涯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蕡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藩兵藩鎮不過能危亂其國而亡唐者特中官將兵而已三代所以久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使其可亡雖得而存之至如今日事勢亦只當先論存亡今日存亡之勢在外而不在內而今日隄防之策乃在內而不在外一朝度突奉國拱手隄防者盡壞而相隨以亡哀哉

昔三良之死秦人爲賦黃鳥以哀之李邕將見殺孔璋不識面乃請以身代死其爲國愛材惜賢之意又過於黃鳥矣秦穆公殺所私以殉君子猶稍之棄民玄宗昏庸聽姚崇張說李林甫殺我名士如陳佑汗薨欲免棄天下不亦多乎宜其保治不終隳唐之成業也

太宗操除夷狄之盛始於擒頡利自夸以爲古所無有世論亦以爲古所無有故新史謂自詩書以來代暴取亂莫如唐神且建也按自晉諸閔之亂迭據九方又拓跋歲衰取高歡宇文本用夷狄起至武帝勝齊皮成中國之強勢隋文繼之出兵因克當是時既已能臣頡突厥矣使太宗因隋餘力而突厥又方再亡是以立功最易然則易非其英威神武能獨過於前世帝王而然也大經既破餘國震裂偏師暫出或轉全相攻無不望風歸命而唐反應接不暇蓋二百餘年中國之強甚矣天資以從奔播日削猶未夫竊廉封冊之柄然自是中國浸弱獨一周世宗欲稍自立不幸即死至本朝太祖經營天下文不幸未盡集而幽五百年間積成弱勢亦自古未有士大夫之論終莫知其所以然夫強者非無故而強弱者非無故而弱無息無荒因夷未王旬得起頹廢日新不解斬年漸成隋唐之功雖非聖賢所願得然亦可以反今日之弱而爲強矣

突厥既滅使無已宇文士及蕭瑀寇將遷樊鄧豈不用太王語乎而群臣多貴行者獨太宗論能假數年頗取可汗以報平城

而臣之盡雖興王未有無為立國之計者士又何足道也澶淵
之役以和為羅冠準雖不肯遽然偷幣約和幸其少定而上下
之論不自警惕求其當然又隋上策無出於和至今不可救反
然則士又何足道哉
太宗務戢諸蕃古長城發民衆塞帝陳頡利因事證其將士古
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衰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其衰在四
境築障煩民誠為下策夫有道而不知修有障而不知築捨下
策而自欺其無策將何以自存乎
抑
郝靈荃傳默啜首事宋璟謂天子年少好武抑其旁邊年僅授
郎將靈荃慟哭而死按默啜擾邊為中國患殺人不可勝計有
能得其首者可謂大功安得無厚賞今為他虜狙擊而靈荃偶
入者乃傳首之人爾行賞如此正合事宜不知何名為抑況唐
是時乘制戎夏默啜雖死而殺谷為患未衰方勞攻守之計亦
不得言好武強開邊隙也恐此非璟本語而後世信之傳誦不
已捨明從暗失實得虛利害不細
新史因敘張保皐鄭年併智李郭達又召公不跪事以為苟有
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觀君奭篇周公為
周家長久堅留召公詞語明白不待藩解而知若新史用世俗
所疑則其陋甚矣何足稱述不然則所謂有仁義而不明者安
在且為有仁義而無明而可為召公耶
太宗既滅突厥又平高昌吐谷渾為者麴茲號四鎮置兵三萬
人唐人供億者行萬里矣太宗嘗語大臣厥始即位咸言天子
須耀兵以　威服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國既安
遠人自服今天下既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夫徵之所
以勸脩文德者欲其息兵而不用而太宗無一日不用兵則徵
何劾之有四夷之所以來王者謂不用兵而自至而太宗用勝
而後則徵何力之為蓋太宗以武功而驕言於文德以拒諫而
傳至於從諫李者不考其實而信其言為後世害太矣為稱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則如太宗立四鎮置羈縻州府之
類亦必有之而其事遠不可見矣然苗頑弗即功則其君臣以
為深疚而所謂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者亦不若太宗徒指
魏徵之空言以武為文以黷兵為僱常而欺後世也
因新史論唐城提兵瓦動王者五族然卒亡未氏為唐懸駐沙
陀也使李克用能如齊指晉文猶知古今唐遽亡乎我夫虞唐
有國皆廢幾三代之長昔操狙賊數詐不為人心所服而操劉
君臣異躁所敢遂抗然自立於一隅今峯天下無不拱手以聽
朱溫奪我而後欲抑梁又佐戎之叛以與侵之責歸於沙陀豈
海內遂無一人而然耶自古聖賢天造草昧不止為一府私計
所以修主人紀蓋與萬世共功傳之無窮而太宗偏愛狄芳苟
循一人之智勇薄中國之氣類而篤所學於蠻夷華戎雜亂漢
虜參用及其衰也戎番遺鴉盤據腹心亦任僕衛損國而起禍
劍戟頓化為人雄士大夫徒鼠詠花葉以拾貴位無能為略其
間其不靡然相隨以盡如司空圖者一人而已昔孔子數齊桓
謂其能使中國之人不為左衽而新史責左衽之克用不能如

摭文何其悖哉

新史諸傳好以剗削簡約為功又必易本語之質俚以從雅訓又塵穢迫敌可觀者殊少惟夷狄諸傳多佳如渤海傳叙勝支司寇泰不甚佳史載訶陵國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爾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此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為民除患致刑遠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先王文武所傳以為治也苟舍一王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氿曰拉拮戮國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為霸王雜用之說自以為甚悲矣至於書傳閒狩特其一若商之類者未嘗不措意焉借以為儒者而必刻當行而無疑也今史載其事而不辨其失意亦出此哀哉

太宗十七年伐建既不勝二十年復伐薛延陀滅之此方志平其詔誥最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陀至云昆元已降殊未前聞無禮之叢求路來賦新貫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余既唐銜之成太宗獲其用所向必克如此乃以為一己神靈致之耶又太宗二十餘年間曾無一日息民殖國之念其去煬帝幾何而新史以為中材庸主之所常為夫常為者固可無敗而中材者卒以久存歟

僕固懷恩雖驕而非逆李光弼激之終以叛亂唐幾亡後世方以斬張用濟為名談可爲不中利害之實也推損負邪言懷恩不又屬用郭子儀始有收拾處

五代史

朱溫事至不足言然其既於盜賊以宣武節度區區數州在四戰之郊而能翦滅黃巢秦宗權且吞河南山東竟篡唐室更七姓至本朝皆因其故都邑而後人之論乃以大梁為不可戰亦不可守使女真入吾地數千里如無人而卒有之其故何也余嘗數李綱世所謂有志宗澤世所謂有材二人皆以任將相使其盡河南而守身當勞苦而以安伏付黃潜善等國家之敗宜不至酷烈如此而中原遂為左衽以迄於今者猶不悟則又將有甚焉者然則議論定而利害明要先自士大夫之心術始可也

李克用父子李嗣元王建河三姓不同皆猶　歷唐雖可笑而唐之故家文獻由此粗傳豈惟一唐乃中國夷狄分合之所繫也劉備諸葛亮號為紹漢而漢事乃興學辭令於往宗蓋有感焉晉紀傳載出帝陷虜及桑維翰景延廣始末甚詳是時中國已爲與敵用和締好富封守信誓如金石然不知靖康之禍有甚於開運也余頗疑漢人固已尊主和親然猶未有以此遠分士大夫之賢否功罪方建炎紹興十餘年間天下能憤儀視虜如仇敵秦檜既堅持之自此不推以和親為性命義理之實而言復讐雪恥者更為元惡大憝滅天常絕人理其事極大未知此論何時當回也

裴樞獨孤損之流雖其力未必能存唐終不亡唐而獨存啟語

如此然是時已隨朱温至洛陽何不亡唐之省其不使非清流為太常卿乃習氣尚存耳以此立義欲扶世教亦如司馬氏言不當命韓趙魏為諸侯而自壞其名分也

張承業諫止唐莊宗興舉大號與荀彧不欲曹操求九錫語意正同彧為操所殺而承業至於自殺承業宦者見聞不廣獨持一意自應如此而彧何為亦然孔子所謂不能反三隅者與許助異矣

初後唐廢帝要石敬塘呂琦李崧請與契丹和如漢故事給金帛妻以女是時張延朗為三司使謂歲費十數萬緡責吾取足何也事既不行而敬塘竟以割地稱臣得天下又割吳抗中國亦倚契丹後不助則破滅矣此一段議論至本朝遂為廢興存亡根本方曹利用往來許諾遂有手指三百萬之傳然則琦崧策畫無理不過十數萬緡而君臣之間循座序不同如此況敵虜歲賂亦止於三十萬是猶而已寇準既適用之又以為大功名王旦又依並作無限勳業富弼再和塞研乃明言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興事又四十矣大害深到後生傳誦以為元臣碩相殊勳盛業無出於此余老矣不復與世論諸呂琦傳掩卷嘆息而已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四

荀子

傳說固已言學之要孔子講之尤詳進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今在書論語者其指可以考索而獲也荀卿累千數百餘言比物引類條端數十為辞甚苦然終不能使人知學是何物但雜舉泛稱從此則彼背外得則內失其言學數有終義則不可須臾離全是於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為入道之害後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較淺深爾古人固無以行其上而教人為下者惟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雖習見之以為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之學則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揖而致不知此身之根蒂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故余謂孔子以三語成聖人之功極至於無內外其所以學者皆內外交相明之事無生死壯老之分而不厭不倦於其中此孔氏之本統與傳說同也

止闢一義莫能其故按子路問君子而勇孔子稱戒之在鬭中庸任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司馬遷亦言子路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古之節文豈固斷導於戈矛陵奪之間耶而荀卿之戒則尤為鄙暴不近人理至謂以少頃之怒喪終身之軀室家立殘親戚不免刑戮若土學聚教而其弟子麤猛至此則莫以學為雖古今材品強弱不同而荀卿亦有過論然教道必有

衆而畢若是則仁義道德安從生有子以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後世疑之觀此殆非誣爾無則後世之學又有愈焉者矣

荀卿屢言爲治當以後王爲法後王者周也意識不差然周道在春秋行已自闕絕不舉自一書外諸侯視之皆如贅弁孔子盡力補拾其大者十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况至荀卿五法賊盡之餘暴秦大并之日孔氏子孫長獨不敢而獨依依然以無因難驗之說叫呼於其間有輕易之情無哀思之意徒以召侮而不能爲益也自農門荷蓧楚狂接輿之流猶以孔子爲病而魯兩生梁鴻尚謂虞人不足爲况居秦始皇之際耶

余嘗疑孟子盡力排揚墨揚墨豈能害道然責之不已者審所由生也此自孟子一病不可爲法若夫荀卿所言諸子苟辭無類之說自衣食於一時其是非尤不足計而乃例攻并排若衛焉巷突之爲至於子思孟軻所遺疏斥其謬是無識甚矣又好言子弓常每仲尼同稱安有子弓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極而他書無見者既無立言行事可以考其是非使非荀卿之妄則或者子弓仲尼之别名不然姑假立名字以自况爾孟軻亦嘗救仲尼孔子乃無（所）此何哉（竊比於我老彭自執也）仲尼之門人五尺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故孟子或問曾西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然則墨子蓋稱同當有之盡幼志先登能自啓迪不隨敵也而雖戒勞茂烈苟徒止於所能則晚進後生皆輕賤之矣此一義常存自應有益於新李孟子大人也天下識否由己而定豈以其身與人揣量高下者哉故孔子雖謂管仲小器而終以九合之功歸之此亦深於學者所宜知也荀卿言周公大儒之效與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略相似皆夸尾飛動之辭聖人自用力處極不然二者參觀子思言理闊大而分限不可名荀卿言事雖張皇而節目猶可見也周公孔子雖難一世以就德業而後世李者又以爲甚易而無難若是則神靈之所爲而非人也且又引以自神則近乎狂惑矣

荀卿論治多本已然之迹無自致之方可觀而不可即也推言闕其差若有意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之謂孤也然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從僕御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孽者不言言者不變也卿相輔佐所以同起治功臣雖專任其勞者不獨有其逸謂不能不有將觀安燕之時設何之爲基技則用人之道狹矣商賊紂而自衛仲虺誥而辭之德識有餘安用其臣諂志於四方然則荀卿所言者戰國之事非帝王之治也

讀荀卿與臨武君議兵又曰勝世有勝非幸又入秦何見以爲無儒又與秦昭王辨儒有益於人之國令人數息周衰諸侯皆進己自便而秦以夷狄治隳滅先王之典法吞吐其天下則有自爲區域孔子力不能救不過能不入秦而已秦亦守其家法故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死於家荀卿談王道若白黑剖孔氏如家嫡不奉之譽而望之以王責之以儒嗚呼固我秦惟不能自反也不用荀卿而用李斯者歟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以言有常道者寒暑運行日
月之所麗爾堯之時則治是為堯而存也桀之時則亂是為桀
而亡也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非也又言應之以治則吉應之
以亂則凶吉凶果在所應則是無常也謂天下有常非也疆本
而節用則天不能使之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
二則天不能禍夫古人既強本節用矣既養備動時矣既脩道
不貳矣其不貧不病無禍則皆曰天也非我也今僶然而自若
曰我也非天也夫奉天以主治者聖人之事也今皆曰我自治
之非天能為是以己蔑天也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
職謂下文天情也天官也天君也夫物各賦形於天古人謂其
獨降衷於民然必為而後成求而後得故為聖賢敗而失之者

下愚不肖也今謂當清天君正天官養天情以全天功而又謂
求知天且雖聖人無不自修於受形之後而未有求知於未形
之先者又其既修而能全天之所賦矣則惟聖人為未知天今
謂聖人為不求知天非也又謂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
且古聖人人未嘗敢自大其身而曰吾能官使天地者也又曰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按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堯未嘗物
畜而制之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文王未嘗制天命而
用之也詳荀卿之說直以人不能自為而聽於天者不可也然
則人能自為而不聽於天可乎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
居堯舜傳之至於周矣然則謂人之所自為而天無預也可乎

又曰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嗚呼惟其不知
中也是以其言屢變而卒為畸且匿也又曰萬物為道一偏一
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
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嗚呼萬物之於道無偏也
無中也一物之於萬物無偏也無中也自其中言之皆中也一
物猶萬物也自其偏言之皆偏也萬物猶一物也荀卿以諸子
為愚而偏而自謂為中也而其舛錯不合於道如此吾未見其
能異於諸子也

世俗之為說曰堯舜擅讓荀卿明其不然以為天子至尊無所
與讓故有以堯繼堯以堯易堯之語又謂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以血氣筋力有衰智慮取舍無衰持老養衰莫如天子按書序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記堯舜禪讓甚明而又自言在位七十
載堯期倦于勤然則荀卿不信書而從其為世俗之說耶且必
不當禪讓何義以天子之位為持老養衰之地何據孟軻言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雖偏然猶有激也而荀卿謂天子如天
帝如大神蓋秦始皇自稱曰朕命為制令為詔民曰黔首意與
此同而荀卿不知哀哉

故礼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
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檖貌床笫几筵
所以養體也按孔子教顏淵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
非礼勿動謂能自克以復礼夫自克則不貴乎物而後礼得焉

而荀卿謂制礼以為養使耳口鼻百體之須必皆有行於禮則禮者欲而已矣其顏子簞食瓢飲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亟稱之故獨許以復礼今為貴以求多於禮筋骸適塞紛紛乎黍黍於外物之不厭而安所復哉然則養者禮之文也非禮之實也

荀卿蔽論之要有二曰解蔽性正名性惡而已其言諸子莫不有蔽而不蔽之理莫如知道而治心故曰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至於參日月爲八極謂之大人而無有蔽之者也雖然難矣蓋荀子之學何嘗不曰知道而治心使之虛靜而有明以形天下萬物之理而自謂不能蔽也荀卿以己之所明而詭人以蔽人安得而受之彝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止於治心莫子思曰睿不在心者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至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哉耳目之說然則辨士索隱之風固多論心而孟荀爲甚焉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夫學常進則待其養同於人則不偏於己重於己則不尤於人捨是吾未見其不蔽也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荀子之言如此其於名可以爲精矣雖然古人正事而不正名名與天地並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以書詩所稱則何必後王捨前而取後是名因人而廢興也孔子謂衛之政當先正名是將父子不正而人道失序也孔子所欲正者亦其事而已名不正故事亂名正則事從矣戰國辯士騁識妄爲無類之言使聞自知其不可而姑為戲以玩一世其貴人公子亦以戲聽之然於事不為之損益也荀卿不知其不足辨而辨之終身不置是將去六國戕亡無幾焚經籍殺儒生事既衰而名亦衰荀卿無以救之則舉與十二子者同歸於盡爾哀哉

孟子性善荀卿性惡皆竊物理皆關世教未易重輕也夫知其善則囿損夫惡矣知其為惡則囿進夫善矣然而知其為惡而從進夫善以至於聖人故能起偽以化性使之終於為善而不為惡則是聖人者其性亦未嘗善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嗚呼古人固不以善惡論性也而所以至於聖人者則必有道矣

荀卿於陋儒專門立見譏詆禮而既詩書爲入道之書又專辨析諸子無體道之弘心皆略　且前章拔後世言道統相承自孔氏門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嘗以辨明道内之所安則為仁外之所明則為季季則夫思也門人之志於方越者少至於内外不得而異稱者於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辨明道作中庸未必專子思其徒所共言也辨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辨也則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於辨而辨勝矣荀卿本起稷下凡有所言皆欲推下士之辭破滑稽之的其指失劃其言奮呼怒目裂皆極行經緯大道柰何倪首効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山谷下則似
存在大凶兆
日月之象有
備商

遷山歸藏雖衍周應有完書然左氏已不道入宋左氏所記孔安國亦言之則漢世猶存也安國又言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則八索義當與孔氏絕異所謂十翼者獨彖象爲孔子之文其他或先或後皆非也然皆自附於孔氏司馬遷固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及班固取七略以志藝文百世之後雖有豪傑特出之士心不能忍智不能慮漆膠以承妄爲淆明而孔氏之學雜殊廢矣嗟夫雄雖欲後世而自謂亦豈少哉古人有作無述孔氏有述無作彖象述也非作也雖不能知以爲彖象者作而已故既貴之復自貴之又自則之述作雜而亂者象自謂一也言一而已有精者無粗也有深者無淺也十翼非一人之言也淺深精粗置其不同雖既以爲皆孔氏之書矣故或剝或錯或離或絕一書而異其言者十數自謂二也易之始有義而已義立而後數從之今之所謂數者非易之初也雖見其已然而謂爲易者必先數而後義故研精殫智於歷而後玄始成不知數既立則義豈復有哉自謂三也

十翼言大衍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至可與酬酢佑神蓋贊蓍占有此功用雖以卑淺然乃聖人所爲不言易書自爲也雄不悟是爲假太玄自著揲法近世司馬氏擬玄爲虛著以五行起數而亦先以揲法示人其剽義乃愈速殊此玄也誤劣矣按易之始其義有陽而未有陰其物有天而未有地又其陽而陰之物虛取諸風中虛取諸火終虛取諸澤陰而陽之物實取諸雷雷有形中實取諸水終實取諸山蓋起於一物異先於天故象天天專陽也二也則象也先卑陰也又自爲偽陰自陰爲陽始有虛實之偽取物以配義義立而物隱逮山歸藏既不存不知其爲義爲物今易卦又彖象皆不以物而以義蓋其簡直易知如此十翼所謂帝出於震齊於巽相見於離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其口切屬先王大道至此散壞無復存完或者又謂其才高力強易於有行然則誅少正卯戮非佞無推乎陋儒以是爲孔子之極功也學者苟知辨辨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聖賢之統散可復完壽可復序矣不然循而下之與所終極斷港絕潢爭於波靡於道何有哉

揚子太玄

太玄雖名幽深然既務枝葉秩踈獨記十餘萬言侈已又定其辭則是雖所以作之意固嘗悅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爲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績虞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質義以五行勝剋寂爲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又已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屬語累參落而襄續等方以意自爲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大節候斟酌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爲孔氏之學其書詞前後差重復衍皆訖易者爲之非易之書本然也況於五行四時二十四節癸甲而升之狠剝而察之又遠在十翼之下數十等安得爲義理所歸哉

揚子法言

周雖論吾子少而好賦見自屈原宋玉三代之文始變數百年

間惟章句經生不能工而通人俊士未有不由此者至雄方如
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
用何其語甚大乃維回轉關捩處懷襄浩浩滓止來趣所以於
道有功也如董仲舒蕭望之夏侯勝非不專守經術然力敵勢
鈞不過僅自立而已蘇氏爾雅繇六經之變者與日月爭光
可也又言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不當以賦厭之雄正以屈原
變六經而誼未免於用賦致大道分裂不合豈蘇氏猶未知雄
意耶
事辭稱則經若雖所見史纂續故其文組繪浮語使事辭偏重
故法言太玄皆雜此二過辭必稱事事必稱辭雖然戒矣自有
文字以來聖人述起唐虞夏商周觀其百年教世之述只在

數十篇若以為道則固有非言語所能載者以為事則何止勝
辭而已至周乃猶詳於前不獨文武成康變故殷頑周召經營
之勞未必皆於伊傅將近故年孔子當懷亂之後惜其興所就
紀又特隨事載哉是以由唐公周極力伏備雖魯人區區紀錄
以其猶有係於當世大義亦復為之討論而左氏又備採諸國
旁加異贊然則孔子之業已成譬如權衡度量不可有二雖更
有孔子其書亦不得為經也而況太玄法言乎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按孟子稱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又言曾子守約荀卿多言博約須
別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的於顏孟致定約卓之辭也長
理隨世講習而為準的哉無後先然必質於孔子而後不失其

正按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自言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謂博而約者禮也子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又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古人自修不惜以山明之故曰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而顏子自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則
所謂卓者進而不止也今於多聞多見中欲守以約卓而不知
約為何實卓為何形意擇而妄執則箇言滿胃而固吝不除往
事盈目而矯舉逾長是蕩其所由之途而趨於愚闇爾子曰賜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一以為學古聖人未數及也而獨見於孔子曾子徒唯而子
貢疑之孟子自以為無所不傳然斯夫孔子之意故博學實而

反約為虛雖至雄折見為卓而夫之愈甚矣夫苟得其一無精
粗無本末終身由之安有約卓之異不然則見聞無據而至說
以為主未見其能至道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
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
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
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古之言道也以道為止後之言道也以
道為始以道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為始者子思孟軻也至
雄則又失其所以始而以無不通為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
故陷於迷學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趨於陋是則道者限也非有

不通而非無不通也道一而已無正也無他也自行而言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雖不得其道猶至也自學而言車航混混不捨
晝夜苟不得其道皆惑也柰何併諸子百家之紛紛舉以為道
而始敎其唯堯舜文王之道彼不知其所以通雖堯舜文王而
不知道猶是也徐行先長者曹交烏得而為性善稱堯舜勝世
子何取於信以其始之易於言也是以誤後世之無所始也至
韓愈則又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豈惟無所始幾於
攘臂而諍矣已則然而曰吾闢異說以明夫道也可乎蓋周公
孔子之道而學者春為異以雜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
燕北之遠矣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按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孔安國言之則漢儒
相傳固如此不知何所授也豈周官虎出雉猶未通習或雖通
習猶未信據而然耶雄因此遂以經為可益故作太玄法言矣
藏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
乎革更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
不亦懿乎此語全勿支蔓與為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相去遠矣

雄謂遯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横廣絶乎遁言故曰謥寡
見人好遯者也遁文之觀遁言之聽遯則偭焉憲寄為太玄發
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
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觀孟子之言雄不待辨而知其非矣

然以言為季孔子後後事在將固無之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
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兩蕭皆拜者統紀之李論述今古孔氏之
後春秋絶書修其業者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而已董仲舒局
於孔安國狗戊鄭玄浮辟李膺郭太之風言議殆不存無以考
見也若鄭子真莊君平李仲元則同類雄而傳矣蘇氏稱子胥
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余嘗論孔子言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而子胥種蠡皆無禮樂而得為君子此蘇氏所謂人傑歟蓋
自春秋而管仲始賢孔子稍卿損之視至戰國則子胥種蠡既
顯於世獨董仲舒言越無一人而雄亦莫之與也若史孝由𢦏
家變流荆軻聶政人以為壯烈者雄皆論正於大義有補矣

論聖人固多通子游子夏得其書未得其所以書寧我子貢得
其言未得其所以言顏淵閔子騫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於
言孔子固甚淺欲大而反小之然猶未失際畔也至謂聖人自
恣者欲何其言之多端也曰于未睹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
君子避礙則通于理按孔子之言皆在未有多端而避礙者不
知雄何所指也夫物使難知己而易識先設疑論後乃識言始
為限礙終也通達此文人辨士玩弄筆舌之病也春秋以簡略
書猶不若是有問則答有蘊則陳而已至戰國秦漢然後爭為
放恣如雄所云　而雄雖振拔於常流卒達狂於故習且人有
礙而我通之耶　嘗自礙而又自通也孔子之論語是也雄之

太玄自擬而又自適者也理有海而學王之未嘗自為海而又自為水也孔子之贊易是也雄之太玄自為海而又自為水者也雄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礼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并此法言之成在莽未篡以前篡後為劇秦美新亦言和鸞并冕黼黻袞冕欽修百祀明堂雍臺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與法言不異則雄雖知而不諱明矣又按司馬相如而下歌頌之文遂為故實丈士無能免者故雖易世而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皆將揚後世壹為壽式則是當時議論相承未有以為不當作者夫孔文仇救死憂要不死龔勝死揚雄不死古人各賢其賢不以相病也而千載之後方追褒雄罪為漢季法措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五

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時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語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

哀間向歆論定羣書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猶然矣然

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圖之經言謂管氏者故守其語接以從事然亦多凡下鄙俚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死亡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天下者國

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固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貴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以上語猶為訖實而不零近民而可從又如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等語自漢以來人无弗須貫誦所謂管子而少知治體宜可下為之寒心司馬遷所謂論卑而易行者也蓋先王之澤竭師友李向不復継士以私智窺則自立言議而破以管子之名徒衆身傳授廣於府孔孟子思之論未行學士諸生以是書為教者視六經無有也

余嘗疑曾參用蓋公言治道貴清李既以相秦又以相漢至武帝始猶定為國是而此書偶証短世猶救死不拯其用心然猶子之李道德為法令術數形名往往未異而本同李者不能擇則雜以堯舜湯武之文而卒歸於黄老申韓之實者皆是也分國為五鄙野為五屬皆特諸侯制度下於天子國宜小匡乃言管仲制國為二十一鄉商工六士農十五殺摸參亂七不近理蓋非一人之筆其言正月朔太史布憲五鄉五屬大夫皆受而致之略如周官所記然始有留令罪死之論矣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何以為口實甚害事也方設者方划主分類比閭什伍既教其民乃自古有國之常也　春秋戰國亂世亦不廢本非治亂存亡所係也李者因管子　所言張皇粉飾作一

大事王安石謂急君竊聚斂而之四方數千年至言祭奏而顯諸仁者兵而藏諸用及夫狄錄起禽秤散適何嘗有一毫之益使知無急無荒聖賢至哉言主勝敗危盡非實九版言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按古無寢兵之說管仲雖能合諸侯稱伯正以兵勝耳寢兵在墨家後也兼愛先王正道然發因而兵兼愛則伏壓以偷生此兩語正切當世之病上以寢兵兼愛丈其卑弱故險阻不守士卒不戰而敗亡之形常在目前矣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教謂家主語如此夫倫類甚矣說乱者云大禹之坊民猶瘤之右上以礼義為民坊蓮而勿慢如以治水潦之道治之猶可也人之養六畜未有不時其饑飽為之圈牢求所以利之而民之飲食居處上則奪之以自利是不如六畜也人之用草木未有不順其已成隨其所宜以遂其材而民不軒刈不顧喜近怨速進親遠疎以狂開之是不如草木也然則失倫類之言而忘猶在於治雖通倫達類而不足以治或反以害之衆矣不知其痛安在也

凡爲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治民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按管子無慮十餘萬言而獨此數十語後人道說不置夫論治一本而已不可有二也爲管子者既稱下令於流水之源取其順民之心而易行

於其先矣安得墜之以威愼之以死雖逆民心而不恤於其後哉而道說之者既以其言順民心者為是而不以其言逆民心者為非顏言之不置愈甚又何哉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數術家以令為令而孔子以不令為令也又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為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為亡國也古人之於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必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非順非逆禮必可行而行之者也先之以開其所知也後之以熟其所信也申重薄惹烝於無不知也斯行矣

命令之設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闇於先王之大意狃其固以自負以為是命令者持為我而發民所未諭而操制之術先焉故始於殺身君而行令而其甚也無所不用矣孔子贊易以巽為隨風而其用曰君子申命行事君子者通上下之言也以姤為天下有風而其用曰后施命誥四方后者獨一人之言也夫通上下與獨一人然皆非異其行為且數術家苟逐胃聽而不猶之先王不足罪矣後之為季既一於堯舜周孔然不思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數術刑名常為主而申商韓非之禍無時可息也悲夫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文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文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藥石也又曰文有一循武毋一赦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固售其私因以恩姦長惡耶古人制法未嘗不與赦並行故當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書稱大眚史無貶辭此宥國書與通上下常文非所以為成敗禍福之要也然處士以意氣剽發語偏陂逸與帝王之道難絕後李悶之蔽固相承劉備王猛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盡廣以後後為戰國數百年此等見識不為無助也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豈必天下與國雖一家一身其患皆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招明大德盡絲疑阻罔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所言猜慮積於心宮伏形於色左右前後無非敵欺鉤鉅黃而吉凶用解惜狒狒莫敢自安 以末尊威而長詐偽速禍亂之成也尚何以教之故後世有一切不如為大度無所復聞為寬仁而又獲與其國者矣

所以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復叙齊襄公被殺魯桓公見殺皆與左氏不異然此書所有者左氏無有而複重雜亂者國語盡削除以就簡明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之成在此書後也其說管仲自謂小白必得國召忽祈管仲為主臣朝之爭祿相刺者不能魯莊抽斛揲斧擲皆浮傳妄說而欲以此類稱

知人家國事可乎如左氏但云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又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又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從之如是非無他書不必詳載亦可矣揚雄謂太史遷曰實錄然豈必盡紀當時事而後為實哉使當時皆侯不去其籍又不經焚書而遂盡見則將有不可勝錄者雖蓋未知也

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重斂焉人患死而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則未知其為管仲之言歟或設言之歟樂莊言之也亦近之矣故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治國無異道也能以治不能以救則霸者之獨劣異於王術也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也按孟子稱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余論之已詳然則以心為官而使耳目不得用與以心為官而使視聽盡其用二義不同而皆足以至道學者各行其所安可也至言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無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則親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與前說大異蓋辯士諸子之言必其極未嘗不物如此而後學訪不考驗特善其異而亟稱之則為心術之大略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合守身之一箴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於事物變化之用融暢淪浹眷行不窮而已烏有守獨失類超忽慌忱狂通妄解自矜鬼神而曰此心術也哉宜乎孔子謂季文子再斯可也

水地篇以水為道以玉比德儒者之學亦然雖孔子未嘗不然也素者五色之質淡者五味之中古之學必先見底的是用工處子夏言禮後乎而孔子謂可與言詩不然則文義茫茫如捕解影象失其實矣此篇又言伏闇龜龍凋厚變忌之類故為不已夫能於義理而學者猶不能擇況以恠妄廁雜其間乎必併委棄之矣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祿體袒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乘乎管仲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樓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諫桓公又云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刑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曰古之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言脫於口而令行天下游鐘磬之間者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乃撒磬之鐘縣起而封杞封邢封衛云云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天住以霸修鐘磬而侵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世所稱管仲相桓公事大抵若此按左氏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

之謂也蕭敖卯以從簡書卯人責命師遣子叔儀遂滅夷儀共
器用而歸之師無私焉其意衛也衛國忘亡然則管仲不當如
左氏所言以匡齊侯而必縱其樂乃敬陳之已事又復樂聊余
嘗疑左氏中管仲語自降古人十數等筐筥伯仇偏厭哉自毛
肓罪無罪惟我在不復見矣然以侯伯放恣分災討罪則稱文
王之詩正合理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也今辯之士辭又降
左氏數十等世故日訛而王道愈失學者之論又愈降李何使
人君任法為道要始於管子其說以為佚樂馳騁宮中之權皆
無所禁困刳身佚於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先又責帝皆然
又謂周書為國法而人君者冀貴於驕拜其大意止是滅辟無
稽不聞先王之常道苟徇胃腹之芳想物無足言者然遂成戰
國亡秦之禍司馬父子虎出不能明見又謂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皆務為治直言之異路有省不省故風行成又張興之既列
家數真偽雜行為後世害無有窮已悲哉悲哉故舜所謂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觀春秋戰國儀論之變弊多至此唐虞是殷之間
又不知其幾也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
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
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
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志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
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
之德矣桓公曰善夫將豫觀物不盡耳目之娛尊粟重禾以食
為本類德粟賢出語如敬詩曰曾孫以禾止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君臣之間果若此可以無判矣

輕重之權惟上所制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　君操始民不
得操卒民重者君輕之民輕者君重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
以珠玉黃金刀布為上中下幣而疾徐先後亦行於其間蓋為
管氏書者變詐之說百出不窮其感在於筐鐵其用著於寶龜
蓄君發召豪奪商賈至於炎燙落之水木金芳之對傾曹梁之
綈狠刺楚之鹿獻亂衰論今雖存而不舉者衆矣獨鹽筴為後
人所是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專擅萬世甚可恨也按其
書記食鹽之人月為錢三十中歲之穀雖不十錢而月食穀四
石是羅穀市鹽與食穀之費略不甚遠雖令之貴鹽不至若是
而管仲何以行之又按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不載政令之由
詳其義官自是鹽食用耳不權貴也又按左氏晏子言魚鹽蜃
蛤弗加於海〻之鹽蜃祈望守之是積衰微苛斂始有禁権陳
氏因為厚施將以取齊晏子憂之因疾而陳然則管仲所行安
得為晏子所非乎齊卒以此亡若管仲果行之而乃以此霸又
可信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嚴瑣為市
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尨謬甚者無甚於
輕重諸篇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六

孫子

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辨書也然遷特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大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潁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略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兵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且武自能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先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難任之倉卒長轉武將自救之不暇然繆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其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哉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須聽命為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所損益耶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按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其論突兀依倚無有典常然猶是兵內事今詭道二字於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不得已而一用之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猶若鬼神而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為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

兵固拙速未睹巧之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攷也書稱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黨奄拒楚從闔廬皆最久後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統兵有制於敵不厭於我不動雖久可也若輕行啟又至肆多有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又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敗楚亦穀晉三日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

指敵以爲食者至於後世剽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爲智將則亦有黃巾紛紛起矣

自周衰諸侯强凌弱大併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園入城取王立爲九劍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迂者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按論廉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弊遂爲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寬測而勢觭敵耳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其論從已勝敗之際至爲懇切蓋止欲不敗而未嘗敢求必勝也而後之欲必勝者皆於此書求之其亡不足道而曹操乎精爲最詳則余所不能知也

戰勢不過奇正專爲將兵者言之可也若爲國則有正無奇也

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則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凡戰以筆相臨以勢相加未知戰地戰日雖湯武之師不敢以此自任如是則有守而已此書盡用兵之害而與守與不戰特之最聖學者亦未之詳也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篇所記行軍候敵情僞數十條而卒係之以此數語蓋善謀者多疏有慮者易驕智士之通患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夫寸以必勝而輕失之者世固多有不可以勝而輕犯之者世固多有不然安得成敗存亡之易置也此何獨爲兵言之故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又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嗚呼何獨兵也

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明此書不與闔廬伍員同時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同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古人謂善治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又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善用兵者人人知其勇怯事事同其憂患死生利害不相背離所以首尾相救如是一人非謂陣法奇正同風舟遇風而不得已而然也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是真死亡豈復有主存之理哉

火攻凌事以此爲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凡孫子所

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間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稽狹屬重以執國權則可謂使能用間矣

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專本是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也悲夫甚哉揚雄雖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為乎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吳子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屠城決圍非是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按孫子言將事太深遠不若此之切近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按孫子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諸篇微妙入神然施此語簡直明白無費思高下皆可用用而必驗則過之矣

司馬法

古者以人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正不獲意則權不成語人言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尤不成語其它大抵類此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即此法耶抑别有所指也據直事余閱言其非儒生學士借名於兵漫焉託靡無歸宿夫非知臨者不足以知兵而遠之所云閎廓深遠豈若此也夫

六韜

古人處除先秦弁篇為書陶湯用伊尹高宗夢傅說書皆詳其而文王過大公望事乃闕略可恨將但言維師尚文府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而已觀左氏載殤伐一節蓋太公初從文王尚為諸侯及佐武伐商遂斧輔於外故其功不及周召之大也然世俗流傳而兵家竊借以為書者今六韜者

後世承謬謂其君臣遇合之間陰謀狹陋至此則何以對越在
天而上帝臨汝乎
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更故預設方槼皆為兵書所當講
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著意備舉似為孫子
義疏也其書建正蒐乃戰國後事固當後於孫子論將有十過
近於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其勵軍言
礼將力將止欲練士各衆卒教戰成三軍又本於吳起然則疑
其因兵家所師用至在周亦斯九欽則真以為太公所言矣然
周役侮為方術者而不悟六韜之非偽何也蓋當時奇術無既
背于或妄相試譽或偽相宗尚出於卑膚豈足據哉夫軍用足
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之法甲士萬人器械重厚與所
不有計十萬人乃足蓋非道路所能容左氏姊之戰只言軍行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數濮之百乘鞶靷鞅靽而已若軍物盡行起江越海皆有其
具臨將會師應用不足乃自敗之道然亦不可不知也孫子謂
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又曰百里而爭利則擒
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夫阻守其處見利而不能爭
則何取於兵而捨輕重棄委徒手而將者又未有不覆軍殺將
則兵爲往而求勝然則爲孫子之術者必無戰而後可謂

三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世以為口實按孫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
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
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然則無智勇貪愚者孫子之所
用而使智勇貪愚者孫子之所禁也智勇猶不可而况貪愚乎
師必以功無不可使惟其勝而已意在勝使自戰而責自卒而
將亡國殺君未有不由此矣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礼按將礼二字又下礼
將力將止欲將皆兵家自為之義於古無所稽據也周官宗伯
以軍礼同邦國大師之礼用衆也大均之礼恤衆也大田之礼
簡衆也大役之礼任衆也大封之礼合衆也所貴於礼者謂能
有所别異而軍礼無言同然則將礼二字亦不可謂不得古人
之意矣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礼其可用也不知
當將所言有權者指何事然後世今有此謬相傳為將者不言
礼而皆言威故于王者兵然觀而畢撒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
賀而為貴以為剛而無礼不可以治民其有能為死哀傷同士
卒甘苦則又以為恩而不復言礼矣夫礼者將之本威者將之
末恩者威之餘也况後世及今士卒習慣望其上者惟威是必
無敵帝恩正為貴所謂肯於內而敵於外安能勝敵哉

尉繚子

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
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謂天
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史稱吳起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
縱横者天下既亂各有一標當勢隨其所趨無得自免且三代

諸侯既已吞併及六七可謂至強而從橫之說方出而制其死命而尉繚之流所見與起略同然霸王謬主終不能翻然改悔而相隨以亡其後唐化為節度每啟諸道兵討賊更支倍稟給陰與賊約所取不過一縣一鎮而止唐亦竟以此消盡不復能改圖今固世自有常勢士已無得出之智所恃者以前代成敗自考質或能警省爾然無所增長而以更眩惑多矣至於兵書則寫陋不足採聽危甚矣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尉繚子言兵猶能至此論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區區乎計虜掠之多少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夫名為禁暴除患而未嘗不以盜賊自居者天下皆是也何論兵法乎

太宗李靖問對

太宗欲取高麗專委李靖固能辦之如論用正兵及諸葛亮為陰事皆後世為將者所當知也然太宗欲以高麗為已功忌靖不用逐無尺寸功而疲斃天下當是時豈奇正之說所可了方人主銳意自將而靖不能出一言救止或有蹉跌必與之俱敗蓋靖者止知言為將而不知言為國也夫以將事隱國謀誤後人甚矣當削

霍邑之戰唐事幾敗而成太祖由此始定霸業所以言者矜夸其功持敵設奇正為問耳靖非不知而難斥高祖固亦回護為吞而太宗猶恐靖不悟重復詰難蓋其自伐之心終不忘也啟各若此妄是以失奇正之實矣哉故言雜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宜蹈而不一真敗卻非奇也則已明告之矣且建成軍卻只謂之敗太宗故敗偃而致勝固無奇正相生之理今以敗卻為奇亦恐誤後人也

孫子言三軍之衆可使必敗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昔操脩其術有一術二術先後寖繁至太宗與靖問答益詳自是奇正為兵家大議論按孫子所謂奇正者一軍之內教令素明士卒服習若使一人臨敵制變分合在已不可預料且山林處士所以自神其說遂有天地江海日月四時之諭乃一將之任非有國者所當言也從古兵法有正無奇神農黃帝雖說紛紛不足考信所考信者惟舜禹湯武為之於三苗豈是不能以奇勝然終於班師而不用及其必用而不得已則湯武之於桀紂亦卒用之桀紂之衆豈是不能以奇扼敵然終於滅亡而不振也況諸侯專數各出奇險大者并吞旁鄰小者自守其國正帝王所禁而可以自為之哉故易稱師出以律否臧凶律者正也否而臧者不以律為正而以奇取勝也易者三代所傳孔子所述之正文非孫子處士自神之說也誠使舜禹湯文武之道復明師出以律真丈人吉而天下服矣不然則孫武曹操更奇迭正圖別指授列

散卒聚一行之術傳於願望幾敗忽成小獲大費而無底止也哀哉

靖以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其起而下莫可又為其說謂兩軍相向使戰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走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紛擾此敵人不材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按起所言蔽衛晉冠昔人所用固與武相出入（餌兵勿入佯北勿追）未知謂何以為不如起簡直勝負欲其易見而武微秘務為不可窺則若如後世之論用兵不過於求勝矣必自分高下於其間況武之指在於必受敵而無敗夫使其可以疾速而取勝則為敗夫速敵而無敗哉

靖言前代戰鬪多是曰小術而勝無術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謝玄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以愚觀之靖為堅困則玄信不足以敵堅矣然靖不及王猛猛勸堅勿以晉為圖是猶知兵有不可用者非戰勝攻取所能與也若靖之志在於用兵而已使其為堅勝負其詐力盡於淝平大衆雖一旦麻解非智所及飽水之敗依然固在正如賁代高麗之比則雖有兵法何所施哉靖又言堅為慕容垂所陷也不近理王猛本以垂非久畜多方疑間不能奪堅膠膝而堅以十分天下八九之威貪得恃勝自致滅亡垂安能陷之靖徒知從太宗取群盜之易遂以算略為甲旌輕視蒙律不知兵法以上更有多少節次固不可以責靖也

兵法何必自黃帝起而世所傳握奇文者兵家流借其名亦有不知者矣并所以度地居民豈為兵制謂教起於五終於八皆在此非也周自上世遷岐已有立國之法謂太公始建非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言師尽行謂立軍制非也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誓衆責速且不窮兵謂教戰法非也夫法所以用兵而兵之成敗不專在法若必以法為勝則安有桀紂若桀之猿豈其皆無法哉且項羽之於漢高祖固嘗百勝一敗而亡豈一旦而有法哉靖雖道明練事而兵家之習氣不除忽如此而誤人之國家亦終有害儒佐唐之方興故不見耳至李勣則見之矣

民與兵皆自伍法起蓋自有生民以來如此最為大事而舊經言之但云臣能其法自五人變為二十五二十五變為七十五而已而此珍貴陣法既以為黃帝所制又謂太公實繕其法又謂齊人得其遺法管仲復修之又祖管子言管仲分齊為三又為諸葛亮八陣即握奇法凡此皆山澤隱約以術自喜欺妄相承而使人信之類如其言則自黃帝三代數千年獨教人遇悟陣法餘皆寂寥零落且天下之兵無日不鬪而輒伍卒乘將安所寄託乎按周官司馬掌蒐苗獮狩其陳皆如戰之陳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如戰之節而春秋所記魯事皆具以曾視之他國何獨不然然則五家為比積而成鄉五人為伍積而成軍元帥居中卿大夫士各守部分前戰後拒險易分合形勢自然彼四頭八尾六花八陣曾何區區執為奧密哉蓋當時上自王

公下至辛盃皆固知之不以為異也鄭魚麗婁案廣晉毀車雖
臨時枝削壞非常制終不能更大法然後世又更以為奇術方
戰國處士主議論書猶俠相次亡滅秦亦繼之豈推詩書礼樂
淪泯而兵制亦大壞盜賊亡命化為俠王此古戰陣法所以蕩
盡而皇帝握奇遂為秘文也然前人未嘗學周官虛冀宗周自
不足惟今之李者已李周官禁何視為外物相與尉盡陣法無
休時李既無所就一而拜恩竭慮有害無益是可嘆矣
靖言漢戎番落習各為一法又其用之則番而示之漢漢而示
之番而太宗以為奇正相生正合朕意昔秦晉遷陸渾之戎晉
以羌戎敗秦天下擯廣遂為戰国先王以華治夷不以夷雜華
故有中国夷狄之別兼人以兵姻魯侯孔子正義責齊而攸陽
之田以歸者明華夷之職也太宗幸能威制夷狄然其君臣之
謀不過兼番漢而用之後百餘年安史又盛而自亂沙北至朔
易而舜舊地皆陷為夷狄至今不可復振嗚呼安得以孔子之
道奉而措之乎
太宗奉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
能之將不可勝也余每恨亮集今不存無以考信其所行蓋自
戰国以來能教其人而後用者惟亮一人固非韓信驅市人用
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雖勝而可持久故
者豈八陣六花之謂此物其已魁耳撫循安集上下相顧使皆
既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如敗軍并敗而
往欲而來莫知所之孫子之術靖與太宗所謂正兵之妻也雖
然亮亦上於春秋戰国之將耳
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伏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闔廬
從之楚於是始病此戰國相傾之術也太宗以天下之大乃謂
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
之雖得之必失之智非誤也智得而仁不能守猶且失之況以
誤得而又以誤守耶此太宗與靖所未講也
靖言王尋王邑不曉兵徒夸衆所以自敗兵法技王者用事者
最忌最曉兵法昆陽之戰乃為謀主既敗衆輕騎殘死人而逃
楚大奔之亡至此曉矣何論兵法乎
太宗言李勣非朕控御則不可用它日太子治若何用之靖言
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
太宗曰善朕無慮矣太宗雖盡用一世豪英而其心量狹薄如
此與漢武叠周公負成王以賜霍光不太相遠乎且固無父黜
而子用以此為顧命者然則房杜王魏之流號為邁時而儒生
說號稱誦不已蓋可悲夫
靖言兵法分為三等一曰道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又言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
爾老氏盜無實兵之所謂者道以義治不義誅暴亂禁淫匿若
周官司馬九伐之法是已然豈謂惟德動天若兵之名人深者
不可以動天矣又言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夫以兵加人而
制其死命謂能甚焉故知德者不以兵而知兵者安能自託於
道雖太公閎散未敢當也而況范蠡孫武之流哉

秦諸子書惟莊列史中子不及論述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言
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莊列諸書能熟商量莫知所以命筆
只得且放過因思向前有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裏盡氣裹淹
殺可憐可憐以此且欲將文鑑結尾作了當去然亦非盡此歲
不能成也又云莊列文中子向本欲先下手為其嘗除理處太
多不勝筆墨顧若煩碎合為一論則又異等未易至今果如文
中子說經之前代儒者所未有說理能不背馳而摸揣形似無
卓特見識此為大病至於房魏僅棄其家子弟從舊傳習間有
或信或疑然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六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七

呂氏文鑑

呂祖謙字伯恭公著五世孫中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與張栻
朱熹同府學者宗之仕至著作郎卒年四十五仍孝宗命知臨
安府趙磻老詮拔本朝文海磻老辭不能遂以命祖謙因盡取
渡江前衆作備加蒐擇成百五十卷蓋自古類書未有善於此
按上世以道為治而文出於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
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既不知以道為治當時見於文者往往
訛雜乖戾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使為雄長類次者復不能歸一
以為文正當爾華妄實巧傷正蕩流不反於義理愈害而治道
愈遠矣此書刊落浩穰存百存一二苟其義無所考雖甚文不
錄或於事有所該雖稍質不能廢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
短句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体歸之於道而
不以區區虛文為主余以書所聞於呂氏又推言之李者可以
覽焉然則謂從周相如為文章宗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
禮部尚書周必大承詔為序稱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
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按呂氏所
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作者不能十一其工拙可驗矣文
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
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蘇氏謂雖天聖景祐斯文終有愧於古此
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折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
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從者十八九文字遂

優渝埌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辞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
道出治形而為文堯舜禹湯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
深明統紀洞見本末使淺知挾好無所行於其間然後能有功
於治乃侍從之臣相与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詞不諂尚何
望其開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誨不以序而顯夸者宜審觀
也
賦雖詩人以來有之而司馬相如始為廣體感動一世司馬遷
至為備錄其文駭所無也揚雄善而効焉既則悔之矣然自班
固以後不惟文浸不及而義味亦俱盡然後世猶繼作不已其
靈李妄說盡可鄙厭故韓愈歐王蘇氏皆絶不為今所謂皇畿
汴都感山南都之類非於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
事不可不知而已皇畿以事實勝而汴都雖侈稱盛豐興作走
特被賞識昔梁李王冀武宣每有所為輒令臣下述賦歲弄文
墨真俳優之雄而歷代文士相與沿襲不恥是可歎也自興慶
通和太行皆為葉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然謂以皇祐之版
書較景德之圖錄雖曾田三十四萬餘頃逆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以為不用先王之法致然則非也夫墾闢衆則利在下弱放
多則恩在上何害為主收而必欲如宇文融乎蓋近世之論無
不然矣
五鳳樓賦是時大梁宮室始與西京比而洪周翰歷陳前代亡
國之君溺於土木者為戒何止諷也蓋顧判必出於明時無若
册未散信其為舜禹之盛矣世多言太祖嘗議都洛陽以省冗
兵恨後世不能用本擬王禹偁遺事其載李符李懷忠之諫或
當有之至謂太祖各晉王欲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又謂不及
百年民力必殫則其家子孫以當時所見聞增益之非本語也
冗兵自在真宗仁宗世太祖時兵何嘗冗而預憂其後乎自唐
裂藩鎮養兵民力固已殫而士大夫不能知既有能知者亦不
能改安得謂本朝百年後民力始殫為太祖語且五代持盈酒
末利皆飢殺人民命尚不可保何止殫民力乎秦漢及唐雖都
關中何嘗不以兵強天下隋唐府衛民卒為兵而人主歲猶就
食東都何止冗兵為費哉歷代帝王不常厥居汴無不可都之
理且自得太原即乘勢伐幽州算畫無素一將倉猝幾不自保
國勢由此而弱契丹侵陵河北破壞始堅守和好而兵因以日
增乃謀國者之謬非謂必恃兵以為固也使太祖臨御久其所
以處此要自有道遺事所記失其實矣
藉田大蒐大　酺不常有賦頌所以記也明堂未之有所以兆
也凡此類以事觀可也張蔚輩賦詞近指遠宏達明暢異乎偽
蜂蚊聲之為蓋古今奇作文人不能進也
晏殊中園奏清臣松江秋說自謂得窮達奢儉之中今亦以此
錄之然上無補衰拯弱之公義不無隱居放言之退想則所謂
中者特居處飲食之泰而已不足道也
狀達慶石室鑿二江賦鐵文翁李冰有功於蜀其言民未得所
故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未及裁制皆吾人之
所事有感於斯言也

聞之呂氏謂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貴難愛人抱閒諧
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志遠遺俗之思異於他文人
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然若少假不死又
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周氏拙賦為今世講學之要按書稱作偽心勞日拙古人不貴
拙也大巧若拙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老莊之學然
窮蓋刮世俗纖浮澆薄之巧而歸之於正則不以拙言也以拙
為巧而不能運道則拙有時而偽矣學者所當思也
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衆而尹洙李覯王令諧人各自名
家其後王氏尤衆而文學大壞矣獨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
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
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群作而發之自歐曾王蘇外
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邢居實
夭沈指劉跂之流終不近也黃庭堅言屈宋之後自鑄偉辭此
語當考
天下為一家賦呂大鈞兄弟從張氏學而大防為相程氏與司
馬氏善當時在要地者多程氏之門故元祐之政亦有自來此
賦與西銘相出入然其言昔既有雖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
我亦可舉謂井田封建當復也若存古道自可如此論若實試
為治當更審詳
漢以經義造士唐以詞賦取人方其假物喻理聲諧字協巧者
趨之經義之樸闇拳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惡之以為市井小人
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廢賦而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析字破碎
大道反甚於賦故今日之經義即昔日之賦而今日之賦皆遷
就拙迹不能為經義者然後為之蓋不以德而以言無向而能
獲也諧律賦皆場屋之伎於理道材品非有所關惟王曾范仲
淹有以自見故當時相傳有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
大者聚而為山川如云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甯
就干將之句而歐蘇二賦非舉場所作蓋欲知昔時格律寬嚴
人各以意為之不拘礙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氏之言道如
此按自古聖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於天地
之先而言道者有司不考詳以邪說取士士亦以邪說應之既
以此得遂以為是豈惟不以德而以言又併其言失之矣
按呂氏有家塾讀詩記麗澤集詩行於世本朝詩與今篇目不
同無幾乃其素所從次云爾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春秋作不作不繫詩存亡此論非是然孔子時人
已不能作詩其後別為逐臣憂憤之詞其體變壞蓋王道行而
後王迹著王政廢而王迹熄詩之廢興非小故也自是詩絕不
繼數百年漢中世文字興人稍為歌詩既失舊製始以意為五
七然每古詩指趣音節異而出於人心者實同然後世儒者以
古詩為王道之盛而漢魏以來乃文人浮靡之作也弃而不論
諦而不講至或禁使勿習上既不能涵濡道德發舒心術之所
存與古詩庶幾下復不能抑揚文義鋪寫物象之所有為近詩
繩住塊然擇拙而謂聖賢之教如是而止此學之患也呂氏自

古樂府至本朝詩人存其情性之正哀樂之中者上接古詩甚
不甚異可與學者共由而從之尚少故略為明其大槩如此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為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
脩王安石蘇軾各自為家唐詩通為一家黄庭堅及江西詩通
為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後世詩或自謂知後世
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辨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韓
愈擬皋夔伊周孔子鳴之其卒歸之於詩詩之道固大矣雖以
聖賢當之未為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亂雜而無章則尊
古而陋今太過而又以孟郊張籍當之則尤非也如郊寒苦孤
特自鳴其私刻深次骨何足以繼古人之統又況於無本者乎
愈欲以悲識高一世而不自知其無識至此豈可欺爾
張衡回愁雖在蘇李後得古人意則過之建安至晉高走宋齊
龍梁陳猶敢麤大抵辭意終未盡唐更為近體雖白居易元稹
以多為能觀自論敘亦未失詩意而猶愈盡廢之至有亂雜蜂
噪之譏此語未經昔人拜量或以為是而叫呼怒罵之悲豈道
不可禦所以後世詩去古益遠雖如愈所謂亂雜蜂噪者尚不
能到況欲求風雅之萬一乎孟郊謂詩骨聳東野詩濤洶退之
而愈亦自謂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嗚呼以豪氣言詩憑陵
古今與孔子之論何異指哉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晉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
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略可見余嘗恠五言而上往往
世人拙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輙不能工何也按古
詩作者無不以一物主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
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
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為文詞者
所能知也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
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操筆研思
存其體可也而韓愈使自謂古人復生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
乎
李至桃花大歆丈官書事無大於此大者乎
月石硯屏余嘗見之長溪陳氏云其舊物其知是非然何足道
喜其似而強名之又為之窮捜異說以為博君子之學所宜慎
也
王禹偁高錫詩言文自咸通後流蕩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
多艷冶高公在宋初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為亦不推此
文章小氣救只論用世者抑開矜至歐陽氏以不用世之文欲
挾回儳掊雖不能獨勝然使世學者要為有用力處夫可以自
勉而安於自弃詩文陵之甫韓氏畫錦堂自為詩而歐陽氏為
記未知每蘇李子未買臣所救幾何而謂伊周事業可幾而及
淼高韓英備叙文物之美使識得其道孔子不以為過不然則
沐猴而冠顧影偽息韓生之譏終在未可以言邦家之光也
歐陽氏讀書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句讀解詁更變
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物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撲

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以經為正而不汩於章讀爰諸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蓋未易言以其學攻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矣且爰傳雜亂無所不有必待戰勝而後得則迫切而無味强勉而非真几案之間徒見其勞而未見其樂也几案之樂當默識先覺逆矛自辭如日月朗雅雲陰辭破安在關是非決勝負哉

東州逸黨言西晉阮籍王衍等事余固辨之司馬懿父子放更候玄嵇康逐誅曹氏天地陰陽為顛倒者數百年使孔子在何止臨河而反太初憤逸嘗奇也柰何以罪籍衍乎

劉敞言多古意與王安石同安石為世所信而敞不能者敞據料日為官職故也蘇軾少年時便謂其齊贊取兩制不十餘年非有汗馬之勞未豐之能大意略可見堯舜文王不作士無必遇者固多得於奔走困窮之餘爾日出堂上飲餞主人高樓島去蛾之地其自任重矣然不知蚍蜉由己而生蚍蜉猶悲其斷而又尋斧焉余嘗疑其文字古語之工未當在小人之列呂氏云阮為小人之事只是小人令人往往未知此王令邢居實皆少而雖遇有古人筋骨略不相上下然令逆為憤嫉不能容人居實過自推殘不能自容壽夭雖有命其得之所近或有以取之也令彰還詩韓愈遺啟議寂甚愈長矣後生何可畏之甚也然令謂安知九列榮顯是徳所累按孔子稱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又爾喜舟閭巷好狩與妻子議子　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曾子曰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古人亦未至輕卹當責顧其義何如爾今一至之見固未能盡道謂之有志可矣

蘇氏半字韻詩酬和最工為一時所慕次韻自此盛於天下夫詩本意最多夫以六義為詩猶不足言詩况以韻為詩乎言今年一綠在那後華把玩欲起強持酒杖叉雲雨散無乃與川上之逝異觀此於博塞為歡娛相勝耳

東坡七首哀而不傷放而無忘高於古今數等秦黄諸人欲至而不能盡其天之所貴至是而後信爾

五七言律詩按詩自曾劉至二謝日趨於工然猶未以聯屬技巧拙靈運自誇池塘生春草而無偶句亦不計也及沈約謝朓就為浮声切響自言靈均所未覩其後浸有声病之拘前高後下左律右呂句綴麗審哀思宛轉極於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强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為律詩者不服甚或絶口不道至本朝楊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黄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蘇氏但謂七言之偉麗者則夫之尤甚蓋不考原流所自來始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王安石七言絶句人皆以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論爾七言絶句凡唐人所謂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氣勢之所掩奪則不復在其繩墨中若王氏則徒有纖弱而已而今人絶句無不祖述王氏則安能窺唐人之藩牆况甫之所掩奪者尚安得至乎

初分大道非常道總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國語先天

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孔氏其知其為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於形容者非有其實然山人隱士輙以意附益別為先天之學且天下以言命人所謂卦畫之象皆古聖智所自為寓之於物以濟世用未知其於天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繋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之論夫天地之道常與人接顧恐人之所以法象者不能相為流通至其差或和戾則無以輔其不及而天人交失矣柰何捨實事而希影象弃有用而為無益此與孟子所謂毀瓦畫墁何異蓋學者之大患也

邵雍詩以玩物為道非是孔氏之門惟曾晳直云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與之若言偃觀蜡樊遲從遊仲由揖觀射者皆因物以講德指意不在物也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其與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何以重輕而謂道在此不在彼乎

呂大臨送劉户曹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按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雖非杜預之癖相如之雖然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其言若一志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今初學者誦之深入肺腑不可抽出為害最甚

鮮于侁九誦亦為當時所稱清廟祀文盖無以言其德而侁祠堯舜周孔語絶鄙近不知何故

通商茶法詔按是時富弼韓琦為相貢舉條制勅按是時范仲淹為參政本朝治道極盛之日也余嘗考自慶曆嘉祐以來士之有志於當世者不少願用於時者亦衆然不知天下事經隋唐而且變壞古人治法遂不可復如財賦則天寶之後以税養兵如取士則開皇貞觀已為科舉以韓富極力僅能使茶法通商以范深思僅能先策論而歐陽氏又謂欲使訓詁於三代之文者不過如此是可悲已古人治法從上相承當其將變而知其不可變者孰向與孔子而已既變而以為當復者孟子而已蕭曹邴魏偶當治法未甚變壞之時故其行事猶粗有可觀使其已壞則一等是收拾不來韓范富亦不足深責也歐陽氏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此謂鹽鐵金錫之類可也若茶則民所自種官直禁而專之爾何共之有至歸刺義勇為兵則不惟不知所以復而增益其變壞又甚矣

賜陝西招討經略都部署司寬放公用庫錢事呂氏言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朝士不平屢有攻擊如盧多遜雷德驤狸馬周趙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范諷孔道輔更勝迭負然終不能損廟堂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范歸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其跡朝廷每主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知滕宗諒張亢因用公使錢過當至為置獄勸治范始覺其非以去競爭之雖幸而獄不竟而

小人窺伺間隙外則尹洙貸部將內則蘇舜欽責故紙方紛紛交作諸人之身幾不能自保且元昊又敗軍殺將舜固天下曾不知所以為謀乃以公使錢叙十百為持其長短而陷之亢地耶鄭子孔為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為之焚書子孔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並焚而後定然又子產自為相卻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而已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於歐陽尤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又回戈向之平日盟率一朝讒搆善人君子無不化為仇敵至今不定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以道而以言其末流宜若是矣歐陽脩尊皇太后冊文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之矣推所以行於己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海雍然其予風矣此人臣規諷人主之辭非人子所以施於其親也又言原鑒漢家母后之失莌不殘於外戚此人臣推美母后之辭亦非人子所以施於其親也又言婦政中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且英宗本以荒迷得疾不能聽斷故暫請后非后自欲之此尤非人子所當言也曹后還政世多異說然以神宗奉承之隆終始侍過曹氏不少衰則知宮闈無間言而外人妄傳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八

文鑑

按孔安國稱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典謨且置訓誥誓命三代王今是用三代時人主至公侯卿大夫皆得為之其文則必皆知道德之實而後著見於行事乃出治之本經國之要也周衰五六百年命令不復行於天下雖齊晉述霸文告亦不能施於諸侯至秦擅事責人盡率吏而丞史賤官執文墨之權於是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而人主制詔朝庭命令為空文矣兩漢亂擴舉一二後世祖述以為不可及其視書所稱何啻涇渭之異流朱宗之殊色也蓋人主及公卿大夫不知道德而丞史賤官徒耀文詞虛實各行體統分裂乃為治之大害不知者但以古

今不同為辭是可歎已然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
以前詞人雖工拙侍殊而質實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脩
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體王安石思出脩上未嘗直指正言但
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織首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於
三代之文何其謬也自是後進相率効之昔人所謂質實近情
如高皇帝側室之子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指笑勦剟以為拙陋隱映奇出自謂奇巧至以獻公之子九
人重耳向在歲星吳分鬪士晉師之類盡為譬切矣因呂氏載
詔誥制詞略叙大指如此蓋大道既廢寺為虛詞則今之號稱
摸擬典雅以求配合復古者固未必是而昔之卒然實出質實
近情者亦未必非且盤誥皆君上與民庶家人父子之語而痛

愈又以為信屈聱牙則安石之謬又何怪也
雍熙三年趙普請班師疏此本朝大議論也蓋太祖平一諸國
尚有太原未克未毅及幽州太宗既得太原便欲乘勝取幽州
志既不就時太平興國四年也距今七年矣普疏云旬朔之間
便涉秋序當在六月中而曹彬等以五月敗于岐溝奏入遠相
先後明年虜未報復河北山東取幽州豈有必計而浪戰亦要
能有獲必盡擇智勇兼仁者為將尺寸守之虜來使不能得氣
去勿追逐鬪虜而無鬪燕民不計歲月待其自潰然後築長城
實塞下則虜夏分而漢虜安矣普既不足以知此王旦寇準近
變為澶州之和韓琦富弼一二承用及國難投隸河東河北盡
委毋之未聞以為非者堯舜三代禮義之臣獨江淮而已其誤

皆出於著然則所以江淮為固守固制虜之道又未知其孰從
或曰今姑憂不能守江淮遠指幽燕何益曰守淮堅而虜不可
越所以安江南也用之山東河南猶是也用之河東河北關陝
猶是也用之荆猶是也取天下不可有異說也守天下不可有
異道也舜禹不能易也
王禹偁言聖朝享國四十餘年攻郡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
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此真宗初年也臣
伏慮書生執言此奏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
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疏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
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邊老生之常談

香失主之獨所則天下幸甚此茂諭也按哲宗初司馬光將罷
新法其時負有三年無改之論而光乃謂宣仁后以母改子非
子改父卒為紹述之禍禹偁語簡直不回護光何不從以為據
假如魏相引賈誼晁錯者豈鄙其樸卑故耶禹偁更知太宗夫
世有直道自有直氣而為真宗言此不疑真宗亦未嘗以為謗
者直道素明也自慶曆後議論浮雜直氣空多直道已散至治
平熙寧紛爭於言語之末而直道蕩然無餘矣觀此兩節風俗
之變可以考見今人欲景行前輩須是於明道景祐以前更接
上去看方見得
禹偁言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按朱台符以京
東運使應詔亦言陛下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宥罪施仁

而又物未嘗竭凡殘租苛行權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爾猶之饒不流于下蓋不欲盡山澤之利而與民共當時雖已無此事而猶有此論也其後則此論亦無矣事之已往猶可追論之不存深可畏且使今日有欲言寬山澤之禁者人不嬉笑而怒罵者至言太祖時東未得江浙淮東南未得荊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擧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此事今日固不能行矣而此論則至今猶在而可議也且太祖措揀兵以嚴敎習專任將以責戰守其謀不為難知其効不為難然而卒無能發揮其一二以行之者何耶若其論則固已備矣熟爛五尺童子皆能道之而以陳於今新書奇者之前雖不至於怒罵而嬉笑者皆是矣故余欲及此論之尚存使明良志智之士又於其任悉力畢心汰疲冗之兵用果壯之將凡折寸擧啟人無敢逃越以循太祖之烈然後考尋已遠不存之論散利薄征遺孔餘惻民得資以衣食不至於飢窮流徙而無告以復前代之舊則豈惟仲舒傳白將之志而已哉雖孔孟不過是也

暢德論棄靈州事宜由今而觀若梗邊事者然拓跋思恭以來世有五州中國不能問則固已棄地久矣太祖未暇討一國而撫之使為藩扞內禪獲安亦時勢當然也太宗既取其地遂反每戰輒敗兵窮力屈遂迁靈州孤外旦夕淪沒正復棄之已無及矣德乃遠引漢武置朔方公孫弘以為不便又以賈捐之棄珠厓為比又謂地不過數千里為堯舜三代之盛而尤疏闊者至言蓟燕亦本而棄之自是王論之臣遂以棄地為常而喪國避寇外無餘術矣其言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有功亦與當時不合太祖待李彝興父子尚為外臣故內斌等易於立効今繼遷倔强肴逮靈武皆喪失邊城沮氣自保不暇雖欲專任如內斌等豈能逐收前人之功哉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敎盡之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自古聖賢雖曰尚德而不務廣地然亦未有以地不足而為德之有餘者况唐嘗以靈武復興矣德不此之思獨以公孫弘為辭然則見利害不盡敗策畫不循况遣殺辭以空言誤後人乃今世儒生學士大病也

寇準論澶淵事宜余舊聞長老重準力贊親征且言其凡所規處皆已先定非一時偶然而為者即此疏也自太宗契丹寇邊未嘗事息真宗甫終諒闇虜已大入親駕戎車亟用祖宗之舊向傳潛畏懦不戰范廷召康保裔敗死張齊賢向敏中呂端李沆呂蒙正畢士安不能為謀及王超李福王繼忠又敗上議復出群臣不敢作諾至是母子傾國來寇其勢尤熾天下震動則陳堯叟王欽若避地南遷之論紛紛出矣寇準初相畬辞奉上以行當時相傳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鸛畬官家高瓊有此處好喫宰相吟兩首詩之語其為策略可見矣况此疏正是擧移兵為寇深則抽那大軍擭駕前了無奇討未知諸公何以夸艶如

此前代人主在敵爲間者固多然須必勝不勝則危亡隨之人
主勇於自行則因之不論若諸將不用命而大臣持以天子之威
壓之則前傳猶今王超終皆不能効死必求和而後免辱無大
者而準猶可矜肆以爲功伐乎嗚呼舉大將者蕭何也身督戰
者裴度也克合晉楚之成者向戌也皆昔事之已驗者　也
君子之相其君視其義與時如何耳可戰則戰而爲逼不敢必
戰當和則和而秦雖輸不敢必和又近事之當監者也準既不
能知人又不能臨兵至於委曲調護兩國之間爲生靈請命又
不能也而挾寡衆倖然後以和爲功則余所不敢聞也
孫奭論天書按此事王旦始終奉行夫人臣導人主以誣天而
人主能自欺天地此載籍異事也旦之所行如此而得爲本朝

賢相尤異事也奭言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
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又胥興非而無敢議者蓋指當時之
實也恭惟真宗克自抑畏無媿古賢王東封往反獨兇食而輔
臣皆不能望其以伊傅周召致君難矣哉
范仲淹應詔十事是趙綰王臧蕭望之劉向以後一節次蓋李
固陳蕃宜以人命爭消長而房魏值其君自定經制故不得爲
節次也余嘗疑儒者不得志於時非持道之難行蓋其間亦自
有考論不審處如十事中自擇貢舉以下其八皆國家所常行
人情所同願緩有排沮易於消復非利害之要也惟明黜陟抑
僥倖寂爲膚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古者官職不分自無職外
遷秩之法唐初急於用人自小官預大政其後兵亂假內職以

重外推恩與及於五代官職各行於是職外之官叙遷遞進貞
宗推恩優幸三歲一磨勘彼以爲此人主命令也固非抑封蠱
勅之比而聖節任子人所歆艷一朝革去愠怨自深故此二事
既先行則膚人重害之病開邪說捷間之門此其所以排常行
與同願者皆不得而伸也歐陽脩云聖賢相遺萬世一遇而孫
洵以爲當是之時毛髮絲粟之封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惜哉
惜哉仲淹但言石介作頌爲祟不知我爲其形彼張其影何足
怪也幸仁宗寬明且善人之類已衆故其過禍不至如蕭望
之之酷韓琦雖之於前二事裁其太甚而人亦不以爲過蓋勢
必以漸也按歐陽脩謂仲淹老練世故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
其所陳志在逐大而多希過緩然觀此二事不可謂
不猛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膚人之重害庶幾無間不大

詐而基本亦可立矣故審於考論者乎若師友講習之急務孔
子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若好行小慧則固無益也
韓琦論時事謂西北兩虜禍釁已成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
太息其憂懼迫切如此誠然矣然所條七事國家所常行未有
可以制敵也若夫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則速矣使虜果向
汴而洛陽倉卒不得爲播遷乎況剽掠之餘何由可守亦書生
意貌之論耳大抵均和既定中外胥安自無奇策可設其後王
安石經理河北亦不過欲爲先事之備而特又以爲不可行特
措置有不同耳
富弼辭振恣論庶民辨邪正三疏人辨異異其人事皆天數丈
意大略類題皆而如意使
丁事又復如耳提而告人者旧侍韓琦與弼議事未合嚴弼曰

又察邪獨偏曰察是何言邪觀此三疏其察也其言邪正和同君子小人之際李者皆以為王論蓋其主意歸為王安石爾方神宗以省相命獨獨奮安石不可用何不正言於上夫其去就而設此影語蓋神宗必欲有所改作獨意不然而安石助之神宗去安石非釋而責獨以必更張者獨之難也按歐陽言獨明敏而果銳此為執政府也作相後則不然矣獨初執政更張之意過於范鎮至作相乃以一切堅守無所施為為是雖如琦之徽有改作亦不能從也古之賢相因變患而益明周公是也獨因變患益昏而猶欲自以為賢非余所知也

貫昌朝論邊事言太祖得御將之道又善用將帥措於俛人所共知言創方鎮兵權太甚之弊則人所不知雖有知者亦不敢言也言訓督卒謂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門有賣肉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則笞責自古用士得死力未有不先使之溫衣飽食者如後世養兵衣食不足怨嗟債攤何以劾命恐此當引論也昌朝作相當范鎮興廢之府而朋黨傾壞皆其力為至於事業則未聞能璞此言何也

包拯論宋庠且云無過則又不然執政大臣不能盡心獨節均然樹立是之謂過又近歲方乃拂拾細故託以為名併奪推德與事此一項論議雖非卓卓関繫然亦從古流通至其府未斷起者自後無復有矣歐陽脩謂拯素少學問觀此是其天資能近大体不待問學也余嘗謂光舜禹皋陶君臣以來皆素有識論相傳雖漢唐猶狹而其流風餘烈猶未盡泯及後世以經術起之無不敢上雖光為而郎陋漢唐然古人論議節恥皆盡而偏岐竞世從横百起異意莫知而皆安之以為當然也豈不可歎哉

歐陽脩論日曆雖前引古史後言日曆府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然不過督趣史院功程看未嘗論史法也唐人議人主不觀史其說陋矣後世相因遂以人主不觀史為盛節謂如好是而後史官得其職此脩所以有乞不進本之說也不知自古人主何嘗不觀史彼其所書善惡不隱顧省稟然觀其一日可以戒其終身矣若人主報然諱避赫然誅戮則史官亦未嘗畏禍回避身可殺而史不可改史法由此而備故可為治道之助惜乎脩之所講未能及此止於記注而已韓愈家書言史作順宗實錄載韋執誼王叔文同許乃云鄭餘慶甸俞二公皆天下聖望相次歸卧皆頗醜文豈夫又在脩下矣

脩論包拯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弊甚難今又獲見朝廷用諫之効已著慶曆致諫事余於前章固論之按古所謂諫者以人主之身言之有責其臣以必諫己而自成其德者舜于是按獨是也有責其君以必受諫而後德可成者傅說后克聖是也諫行則人主無過無過則明明則用人主政無不得其當而治道舉夫知人安民為以充為難者蓋過不能盡無而明哉有所蔽也今脩所言用諫之効不於人主之身焉是求而臣臣於臣下爭議之末節故其効有府而窮脩蓋親見之而不能救也漢邸之爭豈脩亦悔之而不敢言乎脩之李未能進此而抗然為爭

議之主余懼後世之忘本也故重述之

余嘗聞呂氏言宋祁請復唐猷募法數其思慮精審考驗深遠非當時所及後李所直知猷募軍行所必用但因承苟且不為耳按左氏載晉楚遠征百物餘備及六韜聚為七書軍用一篇習本業者皆能誦之邪但近獨唐創置其二書僞未詳耶然出車東山六月諸詩敘師徒勞苦意義閑特而鄭中侯謂齊桓師老過敵懼不可用致使陳鄭之問供其資糧扉屨則向有彼此一家通有共無之意晉文楚莊所不能也至諸葛亮耕於敵境居民錯雜按堵無私蓋古之善為將者無不皆然若漢唐窮追遠討常以萬里外為限用其民如禽獸雖欲必有獻募豈若居室枕席之安耶恐此邦所未知也

張方平論國計在王安石未用前論兵役錢在為安石所排後神宗始務明銳累於欲為而兀兵孚貫一節最為慶曆以來大患若當時大臣公共為上別白言之面其至當而決於必行事既廣遠非十數年功緒不能則人主之志已定而其化紛紛妄言改作者不復用矣借手辟富敵陽不能知方平雖知而言之不切就使切論而亦未有以處之及安石既用則紛更之禍已成當時如方平言者甚衆安能救乎呂氏言方畫策安石所為以還祖宗之舊失也獨光為侍從則與安石力辨又以私書勤之又以用捨去就之際決之安石於諸人無所長獨長光及蘇軾者畏其不正也宣仁初雖日盡用不得志於新法者然諸人之論皆謂歲遠而利害異事久而節目多且處父子之間報復之禍不救改也獨光執固一世之力以還祖宗之舊雖冀逐滿天下而風波相接故元符末則已猶復宣和世三十年矣欽宗內禪更扶方熾積何暇及拜臣之邪正則又復而光實為贈主後人秦檜殄殘殺無遺類然檜死則又復凡此皆光獨手力執之餘劫而猗猶君子之澤所不能定也然則光為宋室守成之規摹豈不甚遠哉故余謂今日之事姑無望其能盡正惟五六十萬之兀兵能使之各有衣食國抒意圖能使虜不能變暴又庶有以制之使彼藩戟不擾而中原遺民有可復合之理若是足以助成前志之未遂矣若夫內治則因光之所以守成者稍華其闕損扶持其顛仆而使之可以長久焉則雖數百千年而常存可也

孫沔五事景祐以來三無寵姬閣兩紀宸衷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啟景亮幸教更各宗畢節分遣手行衆目共睹與后為並又內降針封姬妾若道先利妄貪壑慮如神其群有進無退似兩漢非後人節也又言其府內人備倖又取萬歲十餘萬爵不獨用兵為大費也其氣剛大其詩的切如此沔既受汙賊而實錄逐其戲之若佶然者呂氏云此安石筆也沔又言范仲淹孫奕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爵有助清貧之節可略見當時事意也

本朝事固百年承平無事蓋自仁宗末英宗前人臣故有此論其意本欲諷切人主因歸美以求譽權猶非以為國家必當有

事而何為若是之無事也且太祖太宗為開基受命之君而三世繼承皆無失德則安得不百年而無事然方平在諸人中名論甚輕春年與安石不合衆方歸重按方平與吾人離合之勢雖不及文彥博趙抃而視夏竦賈昌朝有間矣然其晉猶與羊酒之氣終在而挾邪不直之意固亦不能無也蘇氏兄弟乃蜀以知道推之而或又謂前生寫佛書猶未盡卷尤怪妄矣司馬光諸氣拔本朝論議行事為三節慶曆也熙寧也元祐也光雖不及仲淹之閎齊其均知國家守成之規摹極始畫未不增宴安有過之病王旦不起倉卒無益之患呂夷簡韓琦又能補弊其闕損扶持其頗仆使之可以長久則琦與弼皆不及也且仲淹之志本欲變通琦與弼既協同其說雖稍小不容仲淹竟去未久而死然琦弼相次為相終不能復仲仲淹之志安石初有盛名本琦弼所引用及其變更諸事琦華一章論弼與彥博唯亦皆不附從然但知退避自保終不敢力阻安石之成推此數人已行使其居安石勢衰之後當宣仁登進之時未必能及真宗初河北山東無歲無契丹之患而李繼遷父子冦擾北方若兵革不已勝負不分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播遷之難何必清康割裂之勢不待紹興人無愚智皆所共知也由此言之則渡江以前百六十餘年而無事者與二虜約和之力也漢及唐不待與虜和而亦能無事此其所以加於我一等也渡江以後亦且百年而亦無事者亦約和之力也一日不和則不勝其事矣安危之數何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為屬階安石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紛更亂其俗以大有為要其君以祖宗百年無事為天幸而不足恃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蔵安石為之也哀哉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古人豈不居安而慮危哉特不喜危而惡安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九

文鑑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自惜其文所謂敗紙蝴龍蓋者呂氏收焉
余數其抑揚馳騁開闔之妙天下奇作也彭城為齊楚形勝雄
藩重地從古以然方其府積衰累薄乃至於此以守邦之力而
無數十百千可以使人豈非賈昌朝言廢固方鎮太甚而致之
爭然則改法制變而安危之勢有所厭雖聖人固不能盡其慮
也賈暨後所上書於告君理體凝若未足然初學為文者無不
誦習安石尤畏之昔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軾翰林韓琦但用近
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侍從（因宗意惜令事作職人是三館供職曰曹侍圖致守以法度而為然豈所）
吏也與安石較其輕重不宜止此余固言之矣琦既有名宰相
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詘辱帚拘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
灌馮敬者實殊名異而實同也惜哉然軾謂有始有卒自可繇
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然不言十年後當立何事君神宗非安
石雖軾非安於不為而止者亦未知軾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
不素講也

蘇氏言罷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病然乃身為科舉之宗不
止於病而已獨徹三冗疏過於平生文字大蘇亦不能及蓋猶
有方略勁之人主可以歲月待不紛然雜論古今無所統一也
百萬之兵省去六七但致不復成邊死亡勿補恐此為難害房
零落部分銷減兵費未去軍律先壞矣呂氏不喜諸蘇議論以
為陰佞陽程氏論十事當與此並觀自昔經生通人各自為方
不知其倫也然歎寡年不能守方為兵民慮蘇之說未幾而女
真起然則必真有見而後為豪傑之士筆墨誦讀所得者不足
據也

呂氏言劉摯善為疏其攻逐安石擘窮精妙情態曲盡而無迫
切諫忿之氣一時莫能及然不為安石所忌忠但言其妄作愚
而易見爾蓋名素輕所與奪不能動俗神宗嘗問摯從安石學
否可見也故其受禍亦薄文彥博後與摯富齊名獨摯有廢論
幾成餘族之禍

程氏為彭思永議濮邸事當稱姪嗣皇帝敢昭告于皇伯父濮
國大王按兄弟之子稱姪禮無所據而本生子以其屬言者世
俗之辭也以大加於王又不經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父母
不可改也持大宗者降於小宗小宗不敢齊也避父稱親義固
無嘗捨父稱伯理將焉置以古人之意議禮而以世俗之名制
禮可乎夫立後與為人後所後父與本生親皆至公大義所在
而非以私情應既行於其間也然則世俗無據之名不可以制
禮也決矣

程氏上太皇太后書問學識業所欲致之君者具於此矣蓋以
輔養主德為大而以周公之輔養成王為法為主政專言常伯
常任綴衣虎賁發此論也今按立政歷陳夏商先君及周文武
用人之方與桀紂寵任暴逆亡滅之故乃在成王即政後非初
立沖幼時也又按金縢武王既喪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作詩以
遺成王成王悟天變罷穫卜迎歸周公及既作洛周公復子明

俾成王重留委国以聽而召使相之終周公之身與成王之世
然則非成王之智不足以知其臣非成王之明不足以任其臣
其聖質卓然周召盡為其所用以致盛治非如童稚未識必待
封唐叔捷伯禽以摯厲之若使世俗備所傳而後足以達其德
成其材也當元祐初母后垂簾姦邪竄伺用事者備備處日常
不自保朝于發室之痛未知安所寄託至於亂盜橫虐而人之
大倫幾廢矣輔養之道豈易言哉
梁燾論欲退呂大防以禮略見祖宗輔相用捨節目雖然燾未
之思矣大防雖以禮退考其將之又奏可使以禮進乎盡守死
善道則當辭而不就如宛蕤亡身徇国則當危而不亂為司馬
光尚庶幾爾若大防已冒進於憂危之先而復求幸免於變移
之後者此元祐是非之論所以至今未決也且古大臣進退之
道固未可責蕭何嘗有賜金置對請苑之疑而為生乃不治且
屋買田宅必於窮辟處鄧禹先相閉門教子各授一經請為先
國命在手不與子弟共祿但會治耕桑而已審如燾言三二年
而善去去而規復來則何以長慮却畫為國家立久大之業乎
苑祖禹聽政疏言今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宗室陛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
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此十數語可為
源流蓋国家存亡從是決矣余嘗與呂氏極論累日終無救法
舊傳提頭謂當余熙豐用事之臣自擇其太甚者更之天下至
今以為知言然小人視民如草芥何嘗知世間有苦痛事而抑
柄在手亦安肯輕有變易若不過一捷好語留光祖為所言亦
止能如此與秦雜麥秀事敗而悲者又何以異余每思熙豐小
人特立都述一塗歸罪元祐以為不當輕變神宗政事故其禍
蔓延不可復遏而元祐諸人不能以輕改祖宗政事為熙豐小
人大罪正名定法治其尤無良者倒戈以授他人此大夫也自
王安石外兇狡陵肆必遂其惡者呂惠卿章惇蔡卞蔡京而已
若元豐末元祐初首以輕改祖宗政事為大罪重責安石惠卿
與卞自當從坐惇嘗有藩前肆庚不足一節按諸荒裔人亦何
辭但使九年間尊祖之義嘗伸則子孫紹述之論無自而發光
京新進後生他日何所依憑以為姦慝之地哉其後陳瓘與京
卞主魏方欲以尊私史壓宗廟罪之夫既以孫丕祖為是矣則
私史者乃其所教也又何足以開悟人主乎
本朝諫諍二事范仲淹鄒浩皆廢后大事也郭后雖嚴尚美人
併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間有助焉浩所論在賢妃既立後
雖已無及而孟后終復位號為建炎再造之祥與漢成帝唐高
宗禍福相去遠矣君之力難於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為此者猶
習見聞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諫者禍福雜元符諫者有
禍無福所遇之時也陳瓘力排蔡氏其言既深史李一似王衍
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光鑒之明一人而已至於不即一身家族
大害則為尊光之說欲降蔡氏之横亂而止中原之禍裂惟天
知之人不知也
以附知制誥表考之得文字之正意古今如歐陽脩者鮮矣然

翰林學士表則已退落遠甚若王安石謂有道德者難於進取則不過驕吝大言而已至蘇軾止於近事則又衰焉蓋于所稱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而後世之士每以所遇之憂樂為氣之盈虛則其文安能及古蓋可悲也安石謝宰相表最工為近世第一而呂氏不錄蓋大言之也者不可為後生法故也

皇華賀南郊表論者謂鈞陳大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與韓愈拆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可相比方乾其果然亦何足道大文不務與事稱而鈞諧以希進最鄙下矣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豈有沈辭枯枝弄葉耶

范純仁遺表一時稱言者略已盡言矣於此見范氏子弟家風非文富比或言其家寶申潁昌府用印僅免大戮云

建尊先集表可惜元豐末元祐初無能明此義者或以為孫莘氏之子而攻其室此何足論乃百世存亡所係而天不厭宋以智不尊民以言可重數也然權當其承流而能及此壯哉壯哉

程氏視聽言動箴按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己治己也成己也主己也己克而仁至矣言己之重也己不能自克非禮害之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仁之具體而全用也視聽言動無不善者古人成德未有不由此其有不善非禮害之也故孔子教顏淵以非禮則勿視聽言動欲使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由乎禮其或不由者寡矣此其所以為仁也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言功成之速也程氏箴其辭費其理散牽雜而病不切雖欲以此自警且教學者然已未必可克禮未必可復仁未必可致非禮顏之所以為學也

劉敞讓議言責故富公始讓拒塞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 又讓拒塞副使所讓蓋尊所守且古人所謂讓者終身不廢其位故足以矯世礪俗雖皆讓然不見聽己卒受之但指異於世俗備禮辭先者爾況又窮富極貴而不止乎故謂府豈無人昏夜乞憐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然則太伯伯夷于減季札僅勝於此耶

呂大臨克己銘程氏曰箴但幾散耳因薦李中書事也伊尹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孟子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言仁以為己任故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以其養於一身者盡廢百聖之學雖曰偏狹然自任固重矣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大臨方以不仁為有己所致其意鄙陋乃釋老之下者猶謂道學可乎

蘇轍管幼安贊按轍序和陶詩言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推首信之然則轍雖許寧寧其許轍乎蓋以救世為重自不計一身張紹東南之材為孫氏用華歆許靖自謀不給古人

此處豈以責之轍言幼安之賢無以過人可謂厚誣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尤不近理

慶曆聖德頌後世莫能定其是非按蔡氏韓奕崧高江漢皆指一人為一詩其詞優游無魁厲迫切之意故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抑揚予奪至此極矣仲淹方有盛名本世和附一旦聚用此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捨進退之跡盡於一頌明發機鍵以示小人而導之報復易所謂翩翩不富戒使于臣若合契符豈其不足以助名而徒以自禍也介死最為歐陽氏所哀序外制視頌語不少異然則脩所見亦與介同者耶

王尚稱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論議之故也柳開穆脩張景劉敘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未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聲勝行月階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備盡時體但不自名學耳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麗巧矣彼怪迂鈍朴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麤澁而已

韓愈以來相承以碑誌序記為文章家大典冊而記雖愈及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若飲未詳）擬峴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脩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放鶴亭賀嘗偃竹石鐘山承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閱

鈕繇約之不能齊而獻曾不逮也舊傳曾鞏諸文士為吳郡六經閣記相推莫敢先張伯玉忽題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衆遂閣筆不知此何以為工而流俗夸艷至其終篇皆陳語纍補若聚帳狀無可採又謂伯玉傳步多聞每以所經閣筆如揚曾夫子在戲侮之類輩甚者之而劉敞亦有可惜歟凡不讀書之陋然稱述言未足憑也若黃庭堅稱蘇洵木假山似莊周韓非夫本世俗所以疑莊周之文者以其與一切寓言而能抑縱舒斂自無入有殆若天成而實言者或不及也至石異物探擢持起似於山而世貴之木未嘗似山魏其似山何足貴而謂得莊周體未言三峯而未脫凡筆周言六合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似舜禹之在太倉其推偉殊特正此三峯何足異哉二篇偶以流俗所取而存讀者不察生墮處矣

蘇轍記閔子祠堂東軒遺老齋轍以知道自許雖求為有得之言然與事不合按孔子未嘗以毋傳是時不從而仕諸子未嘗以附毋而求試顏淵未及仕而冉伯牛有疾獨閔子不為季氏宰蓋家臣其所恥也孔子使子路使見荷蓧丈人其言曰不仕無義顏子雖年少而孔子以成材許之將同其進退出處故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而未嘗必於不仕也魯男子學柳下惠蓋非義理所安轍不考詳矣又言顏子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世固無不仕之道亦安有不仕之學而況縣勢利以玉帛于女自學在世俗最為淺下固非論議所及而轍以此較道學之高卑

是其所知未深而然爾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聖賢無此論乃莊周放言也古人立公意以絶天下之私捐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若夫據勢行權使物皆自撓以從己而謂之如意者聖賢之所禁也

范祖禹帝食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於李者所以為水者以清也非清則無澄也所以為矢者以直也非直則無端也今夫澄其汙端其撓鋤以求直清之効者多矣未有已清而澄不已已直而端不止者也雖然郭太言本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撓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叉直不疑買金償同舍亭事又不可量也

與契冊和前四十年刘放逐張損之後四十年蘇洵逐石揚休張秉逐李之儀三摩說如其所憂未足以謀國而死百年中忝然不知憂者皆是則安得無靖康之禍貫誼之言徒貽笑後世而董仲舒至謂天下大計莫如和然則雖如三人亦不復有是可悲也

　因范育序正家遂總述禹李大指

道始於堯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黄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猶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尧浮克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徽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孟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名皆推衍所又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數各有廢興也然自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言怪誕夫思曰睿睿作聖人固能之矣以怪為甚至山林詭譎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皋陶別人德以摘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

按皋陶高陽之子敎為元凱舜雖盡用而禹以材難得人難知為憂皋陶既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者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治成功立至夏商周一遵此道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次伊尹易自言率未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書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德無常主協于克一嗚呼堯舜禹皐陶湯伊尹於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次文王曰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雅頌作於成康之時而言文王備道盡理如此則豈特文王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於天也

按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耶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曰安安允恭克讓濬哲文明執中寔迪克發厥猷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於物已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也顯例文義而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於性命之理蓋自是始憲言者過矣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千數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元凱以來聖賢繼作措於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筭數不可違越

按大司樂言天神降地示出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異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辨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余以諸書考辞始明其不然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按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今考孔子言仁多於它語豈其說

按孟子言性　言命言仁言天皆古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縣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為禹文王固然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彰更言考之徒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而曰燕人可乎故曰處己過孔子後反陽田使兹無過對厖齊鄒與梁丘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行事稱煩若是乎故曰涉世深學者不足以知其疏而務襲孟子之迹則以道為新說可論矣

自是而性命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則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按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亨于岐山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為周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獨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它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教不在於是間至群集有不獲閱故以為罕聞孔子後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按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沒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

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所遺略未可謂至又按伯魚荅陳
亢無異聞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
庸為孔子遺言是顏閔猶無是若而獨閔其家非是若子思所
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宜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
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孟子亟稱尭舜禹湯伊尹文王周
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
禮樂各審所從矣夫古昔相之傳者豈必日接之親而受之的
哉後世以孟子綴傳孔子為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稱已過
涉世殊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不完而有跡
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會為一書
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也故承衰歇未振而十翼講誦
獨秀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
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為儒釋本
同承平時禪說尤盛儒釋共駕異端會同其間豪傑之士有欲
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佛老甚久
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聚
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
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於子思孟子
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
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
之學本與中國異
按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於中國其俗無君
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　外無際無極此皆其身所
親歷足所親履目實見而耳實聞也以為世外環特廣博之
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
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學之者以自同攻之者以
自異嗟末矣
蘇洵自比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為過之歐陽氏比
於荀卿嘉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而高後世李覯王回堂救
望也權書衡論幾策多談兵論為得草野未除去誼固遠今所
取者一二而已六經論亦失理皆以為聖人機權之用乃異聞
也故家庭所講不能深造談其子矣或傳洵常自秘一書謂習
二子不得見它日竊視之戰策國也洵聞而歎息此韓未可信
然觀其遺文大略可見矣
又傳富韓方欲整齊驕卒洵始見之因頭言治兵當用嚴刑
李先將事二公以為兩衆事厥發動故久而無成及二子處
制本洵或徹用直言對衆得不無既盡力越牢相循因革禮
未矣卒古人謂招之不來況不待其自至而馳騁以求之乎
尹洙早悟先識言必中慮同時莫能及叙燕息成志劉與賈誼
相上下適會其時故但為敍跋之策爾源亦善論事非程所長
於空文者也
故時莫知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
偏宕太過之辭教猶可與為善者之惡監已陷於邪者之敵莫

不震動驚駭群而攻之故同挽與衆變而傷敗猶丘陵矣哀哉
然自李者言之則見善明主志果向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
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節也今所錄皆放此可以覽觀矣

唐庚憫俗今四方萬里之國而無仮大國遠之風以充之百工
所造商賈所鬻士女所服日益狭陋謂崇觀宣政間也其敝至
渡江且百年猶在濟然中上下皆有從官之論余甚憂之邇來
服用乃更踈濶大冠高髻廣袖滿須莫知所從始豈庚所言頗
大國遠者幸會旋復將以充而奇之殆天意耶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九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五十

文鑑

歐陽氏朋黨論蓄傳謂其能盡小人之情狀故姦邪忌恚尤深
蘇氏為續論欲調戢元惡而撫用其餘按自古小人害正比而
亂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拳遂使君子持以自安小人為
黨君子不為黨也如養鷹鶏孔鸞猶犬常伺其際備豫稍不謹
搏而食之無救矣孟子言曹務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穆公猶然況舜文王乎此論乃言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
偽也必君子而後有朋欲人主遠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是則人主莫以為有黨而不善退將愈重其蔽而安能解其惑
哉且君子固未嘗能去小人安有戢其首惡而不用其餘以滋
固恚者至引州牟刑剷為此則是方求免之不暇而預以得志
自處蘇氏又遠矣始於用元祐自無可減用處層不終乃深可
惜耳歐陽氏迫切之論失古人意徒使人悲傷而不足以為據
也

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其物其用各
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必由分寸起自抄忽有形之可
積十而成毫毫十而釐釐十而分寸尺尋丈皆已具焉乃自然
之數也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
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者獨劉歆妄作新說
爾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為宮自寸而九之以為
黃鍾樂或未知則反之數術以求於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舜

所謂歆聞六律五声者聞此也今用千二百黍實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為律斷取其三以為空徑其説焉至是乎此歆之妄作莽説誤後世也衆氏为量〻之以為斛深尺内方尺而圓其外其实一龠其龠一寸其実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鈞声中黄鍾之宫考工記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为升右为合龠而重二鈞其説曰起於黄鍾之龠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黄鍾之重亦歆之妄作新説誤後世也其他象類諸説怪妄尤甚而儒者信之過矣舜既考律知声楽成而諧無相奪倫千有餘年之後其器尚存孔子聴之至於忘味豈惟聖人之盛德亦足以知其制器之精也今司馬光氏不推古義是求而譏〻焉相與論王莽劉歆之制作終其身而不已豈其德与器俱有所未至哉

蘇氏勧亂壞敗後小宗古稱継禰者為小宗其言不詳夫五世之服已还而百年之家未散則宗道宜若可續矣必也豫儲其田使走進而無窮則將不勝其宗而爭奪陵犯之患方起盖少平鈞於論事未嘗深考也古者賦禄制田其權在上貧富貴賤無大踰越而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既起自致貧富貴賤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為病於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挾長以行私蓋闘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大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虚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礼異之命為其宗許不必親而疎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恵惟族是與猶歉臺舜女之奉寧弔死卹孤之恩族人倚依狎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於實而不惟其名之狗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敘諸論彝禹皐陶辨析名理伊傳周召継之典誥所載論事之始也至孔孟析衷大義無遺憾矣春秋時管仲晏子子産叔向左氏善為論黄人賈誼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善為論後十餘年然有又者雖韓愈柳宗元歐陽脩王安石曾鞏間起不能髣髴也蓋道無偏倚惟精卑商至者獨造詞必披棄邪術暢條達者雖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虚行危縱横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知其所從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辭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為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噫夫古人豈必有此又而後能有此論哉以文為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矣荊承王回好援古義有深遠之思學者更試求之

以形勢論天下春秋猶無之蓋出於戰国辨士揣摩之學六國朽尚猾夷狄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致富強未嘗恃関為固也及秦亡而賈誼司馬遷乃罪子嬰不能守險以自安且天下方共起而滅秦既使閉関不出未知可保歳月否何去非亦伸其説以為章邯事由不知以攻為守而以守為攻曰此兵家之事余觀符堅既敗亦欲委関東於敵豈非知兵然秦地終不能有也

夫形勝必視大勢所歸勢未離則可以攻可以守今雖極揣摩
者之論曾不如孔子順一言而孟子又稱教人以耕桑使能與
殷周並與恐亦當細考

蘇轍論古之英雄惟漢高帝不可及英雄二字先秦興有乃流
俗所稱也其論北狄言當養兵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
求而生吾中国之氣如此數十年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則北
狄非吾所當畏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為
大段盡于言深耕易耨之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或以為大迂然則安能養兵數十年而後氣可生志可壯耶是
氣不生而　志不壯也此亦流俗所稱也夫有貴於儒者其所
識非必高出流俗要使不墮於流俗而後可以振俗矣

孔子文仲制策視漢不足視唐有餘矣然劉蕡策自較前代十
數等

蘇軾說春秋慶曆加祐時文也張庭堅書義熙豐時文也王安
石談經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順者盡罷詩賦故也詩賦大手既
並談春義者日競於巧破題多用四句相為儷偶陰陽物有對
易義破題云天地有自然之文聖人法之以為出治之本陳敘
有不息之用聖人體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稱賞以為得太
平又体擢為第一主司所謂太平則崇觀宣政時也既道中主
司欽筆四句對偶之弊答者古聖人不求其臣之徇己欲其臣
無得而議己遂擬上第學熙物學者厭破題說貼纖靡務復豐
攻答者云以己体民而後尊卑之情通以因觀民而後安危之
理踈學官不能學等真有選舉設科教學先已難見春秋傳記
其所訓釋猶未能盡合義理之中漢加甚焉今雖以破題分巧
拙要未足窮視義理當否耳以前三破題　言之天地雖有自
然之文陳敘雖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未或不在此則其言出
名於先而必名於後者虛剽也聖人因不求臣之徇己然使其
尚有可議因當議之豈以為無得而議乎又無得而義非聖賢
事則其悖理甚矣至於以己体民以因觀民雖騁甚巧而其理
不謬則此固作為勝誠使義理皆當為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
之文而合於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日足以得士不然雖屢
變此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一豈四句對偶一冒工拙可為
損益哉（尚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語）

宋祀祖宗配侑議太祖太宗真宗三廟不遷又親祠皆侑仁宗
遂已定有司即而言之爾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前乎此
周人未知所始周公特推崇之也武王雖克殷有天下周公以
為德莫盛於文王故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孔子曰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必原其始而不私其功此周公之所
以為孝可為萬世法也祁之議因人主之欲而為典孔可也故
其言曰自漸有司不敢輕議又如多為爾昔漢宣帝尊孝武而
夏侯勝不從以為詔書不可用得罪幾死儒生守經有時而中
專門之學未可一切以為陋也

自肇牧天議未有萬斛錢五十萬貫爾何至憑追繁縷如此若
大議論又特要出豈其時議者真膚奴耶筆文雖工然此議又

鑑朋序乃文人之累也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言在南府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南王不知在南府晉國拜戎不殿而周室不興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雖非盡庶之論然既封建諸侯則勢固然矣今既自有其天下不以與人則守邊以衛百姓安得不自任其責從日是廣遠而不可守委民命於夷狄縱其搏食乎方周衰不能主令諸侯莫輔猶且伊川為戎剎蠻聞鼎令邊不能禦生視入內地將為及矣
元貿戒兕姪書向敵中留别知己序晏殊中圍賦韓琦閱古堂記文彥博晁錯論富弼答陳推官書本朝名輔相勤己之志之方可槩見也 王曾既中第或謂狀元三場一生喫著不盡王正色拒之以為平生之志不在温飽後生李者傳以為口實歐陽脩既執政人有賀之者答以惟不患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余病其使尋於官職矣而呂氏嫌此論大高余亦不敢竟其說而止大抵自唐中世天下治体為宇文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剝壞皆盡大要於古後為相如李吉甫裴度李德裕皆無救擧起發之略獨一陸贄欲有所為未幾竄死至今數百年終無秉以振起之賢愚同執邪正並徹司免其身而後以其敝遺後人然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人同歸於温飽者無異以盡民財為能以盡民命為功至其他刀筆豪吏之工拙而夸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劉共與韓范論岐州中路修山城事以為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爆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余嘗歎天下不幸有危殆之變起則舉世紛然爭思其所不當為為其所不及思以病民夷狄姦雄未至甚害而執事不肖羸殘險雹上下相驅以百姓為芻狗致其根本不日而蹙亡矣蓋事矣知其無益而不妄為者乃致敗扶傾之本雖賢智憂國之臣未能行也
按程氏答張載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為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為為應迹明覺為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則明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皆老佛在列常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以易大傳語之而又自於易誤解也予思雖淵夫古人体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孔佛老之學所以為不可入周孔聖人之道者蓋周孔聖人以建德為本以芳黨為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預焉佛老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為應世其偶可為者則為之所立未竟變而自夸甚於丘山至其壞敗衰夫使中國胥為夷狄安存轉為淪亡而不能救而亦不以為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處而揭其號曰我固辯佛老以明聖人之道者也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若文章識尚自視非其輩論言論未嘗及也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歐蘇皆不滿也與曾布書頗詳事情擬武年業陳義尤高諧貫誼無以自

容安能容匈奴師道為此語數十年有靖康之禍此非不能容匈奴者所致乃自容而又容匈奴者致之也李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迂捷同執則知德者不貴也識欲處之先而持之後先後一轍則知務者不許也借乎師道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上不能為王回孫侔下不能為石延年尹洙也

因張舜民與石司理書載歐陽氏語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偽摘為此言始誤人之竆力苦心於李問文詞者徒欲操飾華澤其身而已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觀陳師錫答陳瓘書天下不知王安石之邪而尊其聖者皆是也天下安得不亡瓘之所知亦不過蔡京兄弟而已悲夫自古而然仲由不知衛輒揚雄不知王莽李邕不知董卓荀彧不知曹操王導不知王敦陷其身名敗其家國者衆矣安得許卲耶參會事之危而與之論乎

歐陽氏冢為三代礼樂井田而發者五以歎先王之道不得行於後世者其言則雖以三代為是而其意則不以漢唐為非豈特不以為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能幾乎三五則三代固不必論矣故其制度紀綱儀物名數皆以唐為是而詳著之以余觀太宗之治曾不能望齊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幾哉然則歐陽氏之學非能陋漢唐而復三代蓋助漢唐而無三代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礼樂不興礼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秦漢以來名不正言不順而急於事成故以刑罰待之使民無以措其手足而究縛於鞭笞金鐵之中則礼樂安得而可興孔子又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已賦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夫三代之井田所以必行者謂其能度於礼也後世以貪冒無厭害賦其民則美以井爵而猶諄諄為議其末乎

歐陽氏又疑周礼六官之屬五萬餘人不耕而賦何以給之按漢表宰相至佐史十二萬餘人而千里之地為公田者數十餘萬井此皆淺事何足疑也其曰天地萬物之統持綱舉要論若夫周召道德性命之要言經治撥物之成蹟詩書所不能備獨周官舜之備固不能知也漢武何休何足以較是非而姑謂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則尤淺矣

劉敞貴和氏璧左氏楚然魯侯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叔孫以為齊與晉越欲此又矣君其備禦三鄰魯侯懼而歸之蓋敦說者而稱信之其言和氏璧身刖足抱璞而號亦辨士設說也敞又信之遂援為的論矣知自貴而不輕用實誠貴士之美意然不實不用自失股肱無與得乃人主之大節也古人於此未嘗不兢兢為戒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旁招俊人列于庶位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然則謂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以為和罪而吳起鄒非非二君之過者偏說也夫敢豈以得於科目者為進退出處之正而遽輕天下士也哉

柳開諸又及補亡先生傳邵雍諸詩及無名君傳雖深淺精粗

所造各不同至於尊己頤物吁吁以自磬夫古人為學之本意則其宿一也且閉以篇雖未涉之狂氣安得使久捨其自安之輿室以從我而雍園山林玩世之異迹也人亦朗為因其牆蕩無吟哇之見遂泯而從之孔子謂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至德民鮮能李者甯其所處而已

曾鞏雜識孫甫狄青事又記余靖高居簡事大抵於當時所謂善人君子多不與不知其意欲以何為狄青拔自卒伍為執政矣能勝儂智高適當爾而鞏稱之勤動且盡排孫甫諸人勝宗諒以通用公使錢為罪朝廷議罰意有輕重調和歸中亦當理也孫甫何遽憂憤至欲去諫列而鞏遂以為能不寓而知通獨於甫是賢乎鞏不附王安石茂落外補凡及自納於人王其間皆韜而衰及叙虞高帝十不及神宗以為優劣論非史家体行韓維詞忤上意主罰金雖非其罪要之鞏文與識皆未達於大道而自許無敵後生随和亦如李百宮

王晃進珠表呂喬年云本錄無有王文傳余亦疑之此書二十五百餘篇綱條大者十數義類百數其國又示義不徒以文余所謂必約而歸於正道者千餘數蓋一代之統紀略具焉後有欲明呂氏之李者宜於此求之矣按呂氏沒龍川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門戶則變而為權譎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焉學而守正猶拔壘之易傾蓋常欲整兩漢而下庶幾使見三代之英雄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數古李之未曾見獨疑其未通我刲數而力爭夫三代之英及孔氏豈於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之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振玄起君注呂氏亟勉吝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常笑以為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呂氏既葵明

山亮與潘景愈使余謝其李余頗從游晚呂氏後賢衆許不敢當然不幸不死後四十年舊人皆盡呂氏之李未知其誰傳也併是記於此

習李記言序目卷第五十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李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范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將攻之得失所関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礼論孟五經諸子范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微著文理之盛衰所関於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為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謂余録拔卲齋王來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首後一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又覆紬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為無意讀書者必有考焉德叟名居安號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誌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行係相會節孟子誦云論世也癸卯之歲㨿水心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為之一再覩其得失若干于宋人中顏色不入朝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歲有疵責不細推其誌以觀之故而發明之而猶以我為是而古人有變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敢為好異時欲推繹古人以求負余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為然予固有誌感故志于此

南昌道穀

壬申八月廿九日在汀州校讀記更影寫閩本寄杜琴西覩于江寧　祥符周星詒記

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

猗覺寮雜記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灊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為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撣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覈其書，如杜甫

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為顛棘，未免穿鑿。蘇軾詩空螭使𤓰蔓如瓠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偽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為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縣光和尚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為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縞中華古今注亦以鵲填河為出俗說，然俗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譏之。）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為蜀匠。又賀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為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大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為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為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旁證。亦未為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為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猗覺寮雜記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之所記也　先生者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為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閏久閉關謝客正留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瓻可借索手無挾樓遑僧坊獨偎〻窮經考古砭剷庛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擇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攈右劇悉為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若避謗不肯輕為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聽善惡天定然後始収

拾彙、（空一次字）緒成一編邁與
文惠　文安兩兄時省覲
眞陽歲必過韶踵門内謁
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
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
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
華樹鶺鴒雛鸑鷟俱為鳳乳
酪醍醐總是酥忽〻五十年
仲子軝通守贛刊此書使為
之序泰山豪芒昔者竊聞

之矣　文惠亟發明捄釋
荅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
之類辯證古今數百事目
之猗覺寮記它日求數字
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傳
永嗚呼孰知及為而顧以
見屬悲夫
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
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
番陽洪邁序

後字下疑空計字

猗覺寮雜記

與洪丞相求序書　　桐鄉朱翌新仲撰

某蒙寵示隸釋略窺用心至到古今未有此學不傳久矣前輩收金石刻世不乏不専於隸也況究其字畫音釋哉非公好古博雅必不及此後學一閱心目曉然使上下數千年文章源健之風不泯其惠甚大別紙數字僕何足以知之謹當致思以助成書續奉聞次隸恐不始於秦亦不自程邈爲之先錄此一段去本敢以爲是也某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號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爲可則望數字冠篇首伏佀於人且托以傳永久也伏幸鈞照

此書予在睦州李官署中王凱度所惠也後有錢功甫跋悉竟來歷想功甫家藏書功甫沒而流傳於外深可慨耳　壬子八月秋分前二日雨窗漫識

孚茶老人

四皓安劉老字誤　萬一不左袒字誤　趙高下空缺字

猗覺寮雜記卷上

桐鄉朱翌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爲太子無過即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哉南軍不袒左袒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袒者奈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爾既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亦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左袒亦有後命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收之可無慮也又元微之四皓云秦皇肆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　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臥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頹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虯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收之意同微之責人太深過於牧之惠帝爲太子無過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漆天谷云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微之豈不愁耶昔桓元作四皓論亦爾仲堪亦微之意仲堪聞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
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陳無己平生尊黄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
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
業南豐此詩乃穎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為南
豐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
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
畫史史字衍
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
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
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謂燕子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
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于深巖穴枯木中向
泥字下空查其二字
寒不復出泥　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即生羽飛去晉
郗鑒為兖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救者此可
見矣元微之云有烏有烏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
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隤蜀人謂立地為拒地
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任史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
卧涕泣何汍瀾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即官清要為
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竄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
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穆蔵經云一切衆
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
鬧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坐論宮市德宗怒貶陽
山令皇甫湜為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関中旱
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為陽山
令退之赴江陵塗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
云云傳聞閭里閒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
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余除御史誠
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又云傾覆不回
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
而云論宮市
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窓下十年書徐師川
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継盧郎隋
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

通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米盧郎
米字蓋釆字之誤也十首中釆擇八首耳若作米字
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米蓋言精鑿失之
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釆詩成未伏盧可證釆字
為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
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
弼之為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白丸軌之譏而
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拔刃而出不平楊素為相
而有唯堪啗飯之誚至於富極貴威家積珍玩不可

四

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為煬帝所誅余考之
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
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
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
其名琴家止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為弼而世
因是傳以為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
時待詔不知何所據ゝ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稀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
上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
因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

移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
朝飢張文潛右竹云真竹不結實爾獨覽陽春竹花
皆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予吳以鳳不得食為可
憐爾
符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
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
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詬
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衙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五

東坡董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爐鑄矛
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表說哥舒翰以半
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
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念昔從軍大梁下
籍也覷頭顱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
人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漢地里志朱提出
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師古

注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嚴傳嚴子豐為朱提太守注云犍林溪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乞曰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一有問唐酒價若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榷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溪略時貴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當無所出杜詩嫩蕊蜀量細細開商量字出兑卦商兑注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信矣

六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

書嚴今字誤當是雷

徽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見之字下空五字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 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大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絶

雄 尋字下空五字

倫每尋　　　　　卷似情親怜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時于昂之未暇旁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炎和常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浩元和中取之荊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

滕字疑誤

好荔子涪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浩不甚久矣文粹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於廣西

所居九字誤

張曲江為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忠用呂中公為入相文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為雛歸去為雛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

七

樂府天字誤

龍馬疑涼州字

舞馬既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龍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取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觀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

燕作巢避戊巳又惡艾在欲奪其巢則銜艾仏其中
燕即去見白樂天集頗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
銜泥其詩云燕〻于巢椒挾羅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開于高第日正從相公
來夜過汴州亂脫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
將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
晉死八日而汴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是
陰有下脫明字
之年而去貧者必陰有覆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
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
八
叔度下脫邱穎二字
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
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
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
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何窮
海亦閑游多用此事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
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
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〻

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
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蘂犯
南北下脫枝字
寒開則南北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
[illegible]且名長下脫張字
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爲宋
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
者唯仲遠朝夕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
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扶
不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
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矩傳代
九
宗幸陜將扶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
信四也李絳傳絳諭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
絳對帝勃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
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
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哉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憙之說以
元海平涼州孔恂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
州方有難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
備借荊州瑜請築館於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
志云〻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鑒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兎
蟇俗說皆可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
水影也東坡用此桂兎蟇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
有兎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蠩陽也與兎並明陰繫于
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冀喜安天論曰俗
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
樹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鬭
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
十
而下用或字兀有二（十有二六字誤）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〻睥睨侵或從土為埤堄城
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米反堄音
宜啟反廣韻音婢詣埤堄女墻也見詩雅宣十二年
守陴者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治常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
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
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蔡
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姐亦
云万言以甘草地黃餵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為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
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
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
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晋灼曰盧黑也
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
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
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述云上林賦盧橘夏
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
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
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
十一
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
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為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
詩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峩峨壯
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晨（辰字誤）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
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
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
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更

元都

青孫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
亦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
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
孫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大是當時所見顛青
以非烟非霧為對耶改蔓為夢尤穿鑿
玄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
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游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
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為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
言仙人降於壇爾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為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

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
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
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搖舉日城閭巷猥褻之談
肆言於内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為非可恠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
郭璞曰似小藜亦節好生道旁可食殺蟲傳云伐淇
園之竹為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為矢者綠
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為王芻竹為篇竹乎以綠竹之
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
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即淇澳也取淇竹為

寡人悅

釣竿與伐以為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
注云鷺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群鳥養
羞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
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幬
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渡長虹詩
話引前輩謂白鳥為蚊吳江多蚊爾不知政為鷺也
上句云飛蚊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譏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
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

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爾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
云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
腹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
延齡使繁書已封疏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
帝城以疏示于朝揭其條目白訴城奏入帝怒不省
以此觀之為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
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即記不假再閱故書
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習學問得所欲决非有
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當同以手未觸之
句譏人故為辨之退之又為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

李嶠上
姚主字

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為隨州刺史不書為處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為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予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以簪為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〻後人所名以謝言為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寶蔫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托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十四終此學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沈宋之流方為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濃洒正宜新着雨嬌饒全在欲開時百花唯海棠未開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有工夫卒章云說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為尔牟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不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尔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餘醲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語何獨於海棠便為有所避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為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南史何胤傳居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遣興詩取兩句為兩篇首句

誰如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為高竦

送王硃〻音理嶺反使南海云當禺觀賢頌籌運神功操大夫出處宋寶貝木階齊盧與宋璟也二公以十五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度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實貝沐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多也

泥之陰澤大云女丁婦壬傳世昏左氏火水之妃〻音配以丁之女為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揚雄方言以簟為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簟也南史顧憲之傳疾瘦死者裹以笙席益知笙即簟也左太冲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簟也東坡不書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韌

可作拄杖箸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為箄當從坡
為桃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髮蓋
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意
也
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全用樂
天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須為
七言

宋景下
殘文字

宋景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
舞宋用此

十六

最之威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爾也最尹河
南退之為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祭列
銜其前
銜況作囝閩云囝囝音蹇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
為臧為獲方言楚人謂男為臧女為獲況云絕其陽
則可為臧尔又云為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輈猿叫歌本草鷓鴣鳴云鉤輈
格磔李群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當時人織摘之以
今所聞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哥不知

本草何故如為此聲鷓鴣非啼於木上止啼於草莽
中逋錢唐人淅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既成式則云鳴
云向南不北飛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
出管子地貢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
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
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
末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櫻桃云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
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為蜜尔言

十七

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為果
遂以崖蜜為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
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与橄欖同時宋譏蜀欺以為
書半卻不是此杜李潮小篆歌若蹙光和南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
融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頟侯師古注字或作雒退之晚秋聯句云
策勳封龍頟騎猵麟脚以麟脚對龍頟則不為雒
退之云李翺觀濤江翺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

退之為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妄以為蜀葵屢額拆欄樓欄蒲葵
也是樓欄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疊扇耶李翔為楊
於陵誌於陵知廣州撤蒲葵閣瓦覆屋是以樓蓋屋
益知蒲葵即樓欄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
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
一人頭揷十二釵爾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謂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
晉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邪臣之蔽
六
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用元次山苓箵語作平上聲用廣韻音冷
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苓箵上都郎切
下、韋馬切皆不作平聲惟苓字有靈音不知次山集
苓音丁郎箵音桑荒
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
弦偏傍似筆
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麟鳳洲上仙
喙喙字疑
家煮鳳喙及麟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
弓弩弦折刀劒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戞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為子娛世

六通林
就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為人
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〻豈可抄也武
帝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墜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鵰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禰衡賦鸚鵡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
及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
倚善題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之且戒之也甫酬
云阮籍爲知禮法疎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鉤於
充
簾其母來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
母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為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
兄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
來今只一身存云〻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考之
史坐元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某人某人會其
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劒南
之蒙頂云〻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
浮梁也

杜云粔籹作人情楚詞粔籹蜜餌郭璞新語粔籹膏環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餲音曷則粔籹寒具今之環餅也坡云上有桓玄寒具油則寒具為環餅無疑

桓元
下一條玄俱改元

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盡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閑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即菊也按真誥太玄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投九華丹方於江上餌丹

廿

又云李八百居栖玄山合九華丹成此以考之非菊乃丹也

綠沉 此字誤

退之謝自然詩云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

子美以苔卧綠沉槍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槍卧於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沉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綠沉漆榼以此考之則綠沉者漆名也猶今所謂朱紅銀礫揮之類對金鎖甲精切擬英集載狀雲門山物栢梁體鄭擬云亭亭孤筍綠沉槍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鸞絲鸂鶒皆宿於喬木叢竹上曉則俱集喧噪至黑方定燕子未嘗集於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云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鷺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其意爾

世以孔翠為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買養馴孔翠遠苞樹蕉栟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

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故張志和婢樵青使竹裡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廿一

坡詩使欲去為湯餅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與半臂作湯餅為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寧馨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雖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

荊公多用晉白鷄事謝安寢疾曰吾昔夢白鷄今歲在酉吾殆不起乎酬許奉識云收會敢期黃耇日相看且度白鷄年游齊安院

孫光憲

云老值白鷄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孫唐公云君
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遇白鷄蓋公生於辛酉也
騎白鳳常見孫光庭北夢瑣言洮𣳯除節旄曹唐作
游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
夜一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東坡云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
元微之三衆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繞天山石榴云
千房萬箬一時新嫩紫飯紅鮮麴塵夢得云能排送
望麴塵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水際洲渚將橫陳用

廿二

樛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
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裴鉶靈怪集東蔡女兒與
裴鉶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絶漢魏又章來
王颯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林橫自陳兮
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左氏室如懸磬言室中之物盡以磬刮盡也其下
云野無青草則磬懸是器物但非今之僧磬也若以
古之鐘磬言之則磬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
磬虛器以是知為器物但不知於今為何器乎廖云
三畝能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愛
懸磬乏卮善覆盂安
菟
玄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
莽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也義山云六曲屏風
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為仄音
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粟姚晉
去聲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為平聲李杜皆押粟姚為
平聲楊巨源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則
音贊者又不用也
楊太真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為壽王別取韋
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

廿三

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
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
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熱
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
表傳注自庾山之南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
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
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柳縣黃岑山騎
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即部龍之嶠五嶺

第三嶺也營道縣萌𪋤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嶠
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即
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為正則
八桂諸家皆不以為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險
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為小至盧肇詩
年日迷憹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為
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即冬至也盧詩見歲時
雜詠
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㝁字韻寅則訓恭
茁
然唐人亦作寅字押洽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
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
置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寶字周彥暉晦日重宴亦
十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
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為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
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義山云取酒一封駞前漢大月氏一封橐駞注脊
上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刀嶽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
爪恐雜詠為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渠覩文章
王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乎老翁是以挨戲畢
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謂誰貽厥無基阯是歇後語晉
五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
亦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盡薑芽斂手徒又云蔫牙盡是捧心人以
手如薑牙斂手叉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為手無疑相
芸
書手如薑牙者貴
退之云畫蛇著足無用處為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
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為脊脇而行方朔射守
宮曰謂之為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螣蛇
陶隱居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其中
足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余在曲
江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盡出如雞足狀以此知古
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
本草鯪鯉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
腳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

第二穆鼓 鼓字衍

馬令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尔
芡即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
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芡為
又丑人字誤
蓮花
犇牛河鼓詩人多用為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犇
牛注今荊楚呼犇牛為擔鼓擔鼓者何也何晉荷以
平聲讀從水者非
大白書風云君子变猿鶴小人為沙蟲退之云穆昔
南征軍不歸猿沙蟲鶴伏以飛抱朴子云穆王軍敗
於南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沙蟲二公用此
共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於巴東以屬朐䏰唐
顏朐音春䏰音閏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溼多朐䏰蟲
因以為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里志云古巴東郡之
朐䏰縣也顏師古於漢地里志朐音劬當以唐顏音
為是
東坡云青浮卵盌槐牙餅紅點水縈蕹菜魚槐牙冷
淘見杜詩蕹菜膾見礼記注牛与羊魚之腥聶而切
之為膾注聶牒也蒲切刵見玉篇也先蕹菜切之復報切之
也報今然後為膾
唐至德二年改蜀郡為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為蜀

郡也人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
為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研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研
云端州石研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研歌云端州匠
者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柳公權論研云端溪石
為研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
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
白黃點世謂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研之法
盡於此李賀青花紫石者益研之上品也東坡論許
敬宗研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研其來
芝
久矣魏道輔東齋筆錄記端研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月之餘皆為閑暇無事時也人有疑
陰雨者益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
書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京師以探刺者為觀步唐有此語張梁御史人觀步
安得夜閑沽酒戶
唐因忌禁用刑作栞狼藉因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
國忌休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栞作栞今猶唐
也禁刑之令弛矣

杜會須上番看成竹元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偶
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為竹也退之筍詩云庸知上
幾番又作平聲押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云蒼〻森八桂山海經云八
樹成林唐韻亦云故渊明詩云亭〻凌風桂八幹共
成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
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揚子院是也
皆財貨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
舉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渓家旌旆付雄才
廿六
百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総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
坡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薋菉葹用楚詞薋菉葹以盈室兮獨離
切不服數並之不用於世不為人所知
魯直酴醾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枕
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糞壤以充幃注
幃謂之幐〻香囊也又云椒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
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玄賦云縭幽蘭
李善注說文曰縈幃曰縭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縭

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〻者乃縈囊之稱也
縭與縈同
坡云剌舌君今宜自戒灸眉我亦更何辭灸眉見晉
郭舒傳王澄以舒為狂使人掐鼻灸眉頭剌舌見隋
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
引錐剌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
援如此
退之序云携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〻不能
休有好事者云讀如吾曰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
為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未之考也六典既修以
尤
來侍中〻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奏
甚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舉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
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欣緩歌云三省官
案牘者希見文辭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携被
入直何用曰三省為說云曰三省不知丁寧者為何
人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亭中庭亭字誤張籍秋山詩
云秋山無雲可風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
世傳不遠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
吾對玉汝為切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為名字不始於

先生生而不邪死而邪之 商昌恐誤

韓也見李君□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
厚首也陳彭謂厚首曰鄉何好飲曰無事厚首數官名公孫竹也
家綠尹丹陽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亦不通
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歡王子猷□此
杜牧之班竹箪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臥淚
痕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為班
坡云宜蠶使汝繭如甕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
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
枚大如甕女與客俱仙去

二十

坡云彭仇不難逐宜室志僧契虛遊稚川山頂見宮
殿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曰尔絕三彭之
仇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也
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
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
痕
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
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
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
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為謚

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
以謚為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辭不為是有
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
下之卑位謚為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
景升兒子豚犬尔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争唱弘農得寶歌見韋堅傳
云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
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善張臂猛等
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

三一

無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桓傳拜後金珠有桓傳傳字疑誤
魯公是將修三經義成有賜子元厚亦加職厚之此
詩為切當桓榮以所賜輿服陳於前曰此稽古之力
也公羊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
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初將書沈吟十餘日
符堅傳咲責諸將曰東封姚萇不可沈吟猶豫龐
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大困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晉律曆志雞始三號

坡云流連一物吾過矣北史嚴思道謂王睎曰昨被
召以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睎答曰云云卿輩亦是
流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坡云百尺飛泉濺濕天任昇梁益犯滿天在雅之西
北山高谷深陰海常雨
又云憤憤到天公晉天文志康帝三年歲星犯天闕
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梁益當分此
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
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又云天形倚一笠晉天
文志天似蓋笠

三二

左氏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
今為庶為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秀杜王
魏之子孫杜云脫腳棹入亦汝湖元云日脚棹入秋
波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
義梳簸髻舞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坡云臥聽三老白事半夜
南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
俗諺
洞庭湖元云鷺狼沉西日吞空接曙河北吳楚東南

闕乾坤日夜浮則元為費力
蜀又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
云如馬戒舟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晉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為多贈
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曉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
滿誰開素須見奇章置一是又云先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魂思故為工往世故着人筆負來膾炙人
口為工往舜濟升南羊負來乃着耳子見千金要方
果菜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為猩柳甚

三三

可怪也焉馳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為一
物況以對松栢經霜彌茂說文亦云楊蒲柳也
坡云賀雨詩成即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
欲天聽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賀
有其終此即諫疏也
陵寢為栢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
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栢城盡日風
蕭瑟
淡菜具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蛤
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

雖未成龍亦有神 人字誤

微之論海錯亦云炭莱海紺之屬
子美沙苑行爲馬詩也未章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
砂作尾黄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人
同州志云沙苑有泉々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
龍
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黄塵投老判悠々投老歸
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班彪傳云若身投老王羲之
傳懷祖正當作尚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識

廿四

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
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
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々，
々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
文宗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
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
坡云腹揺鼻息庭花落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
揺鼻息夢到卿国槐花撲庭鳴蜩噪晴
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來馬人
見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遅神力分

身爲数乃得衣王生中土馬人感恋號馬鳴菩薩見
傳燈十一祖龍户即蛋户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即笋或以爲竹鼬非也
放之云幽笋稚相携小蓮娃欲語以蓮比娃以笋比
稚子與子美意同
陳子高云我亦狀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支以其
頭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
頭爲飲器漢張騫傳晋灼注爲虎子周官玉府掌褻
器鄭司農注虎子也觀蘇則爲侍中親省起居執虎
子言茂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介甫云虎士開閤

廿五

蜀雖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傳太祖引入宿
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又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痠故聾蘇州云田婦有嘉献
潑散新歲餘
詩人愉魯直除臘云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
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如魯直此格
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
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酒對瑞棒觴必熟指甲收之云爲君熟甲十分飲夢
得云熟甲須歡便到來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娟娟碧鮮靜蕭蕭寒籜聚鮮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娟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為碧蘚見童之見也拾遺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庖家作碧鮮賦得名娟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為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萋萋修竹之娟娟注云娟娟美貌

杜云往列玉女洗頭盆真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臼號玉女洗頭盆

三六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長字下疑脫公字）主抱着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為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坡云一似獼猴騎土牛觀晉新書尚書鍾錄謂何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史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注云禪氏有六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清源思不傳衣謂之七祖雙峰忠義寺也杜有忠義寺送李員外詩云雙峰寂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為水受性本然李賀云華清宮中礬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有硫黃礬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太一反嶺南以韋倫為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官為宮或者又妄以為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三七

退之百葉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尚書郎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燒衣服

猗覺寮雜記卷上

猗覺寮雜記卷下

桐鄉朱翌新仲集

為文用偏旁字類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亍滿安仁射雉賦張衡髴賦並用彳亍二字彳亍亦扐亍亍錄扐

韓詩刻畫㮣崖亍今人不敢 本敢下是風月字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識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白互其意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鷴白羽黑文背頸皆青尾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鷴失素是未盡識鷴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作鏈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為句崆峒磨天章貢啟石致兩雍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巃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夭然而笑世皆以夭為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為歐永叔行狀云　仁宗愛公厚論及當世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為墓誌載　仁廟語即云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　仁祖質厚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虛賦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為文用古人語如已出所以為奇

武后見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絳言為李克

用與梁苦李全忠讀至每手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illegible]不欵結連封數傷居簡體痛在肢新得士為之啟服文章之功着力於長鎗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逆至唐代此憲宗矣於諸將之意有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為無用之文也

好証 沈字疑誤

沈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章紀古今僭史乃曰南人況証退之墓賈其傳此文之妣娑者然後世阿容以此等之言爲俗青蠅之天變亂白黑何益哉

不服人 状字誤

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獨賢鶚飛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推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敎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抓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皆實錄也

班孟堅載史記冗語極簡徒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々給人馬酒食極欲十

四

日而更所死家得班劍車騎侍從者說若謂賈所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班劍直百金謂其子云々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從字謂十日後遷從別之一子或

或過他家去 客字誤

過他客去則以所攜之物與之頗若作死字恐無義味

世之大儒有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試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已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云々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陳王業一句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易曉者其他詩有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尤更茫然今詩去小序人如朱子不如蘇子也注尚書者亦去其小序來人之偏也

倨然 有[illegible]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考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賜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爾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殛使生而倨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曰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如天子禮樂

四

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啟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於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東坡月石研銘石苑々分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

介甫字說往々出於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天之爲言塡也居高理下合爲太一分爲

珠形故立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乎下
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鸜鵒勾其
足而欲見酉陽雜俎鸜鵒之交勾其足往々墮地人
掩之以為魅黎年字禾一成為年書正義孔炎曰年
取禾穀一熟

潛珍閣銘云信蒼々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
之蒼々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郝萌
記天々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々
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黄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
窈黑青非真色黑非天體也

四一

東坡條内若字俱訛寫弩

東坡順濟龍王廟新獲石弩記引禹貢荆揚所貢及
春秋時隼集陳庭楛矢貫之石弩長尺有咫孔子遠
取之肅慎顏師古注云楛矢堪為笴今鄉以此用之
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用石為弩自春秋以
來莫之識矣余讀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貢楛矢石
弩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弩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入
鐵唐黑水靺鞨傳居肅慎之地其矢鏃長二寸蓋楛
弩遺法則自唐以來猶有石弩非春秋以來莫之識
也坡知唐猶用楛矢而不知用石為弩至晉唐也

語云松栢後凋松栢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々時

與兩漢人語四字誤

後衆木再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柯不改是也
葉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霜之際不凋至春夏則
換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言固然不同

近世傳東坡注杜詩李敏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
其言某書某論者今皆無此書一妄也且古人語各
不同如三國時與兩漢人語兩漢人與六朝人語各
有體格今皆一律此二妄也詩人用古語三字或兩
字或全句多矣取其自然不如是切當是模字貼詩
唯恐句中漏一兩字使人覺之甚可笑此三妄也其
大妄者有三有朽然有出處而歇不知者又東坡雜

四二

説中論杜詩及録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
其尤誕妄小兒輩好奇未多讀書真以為東坡所注
故為辨之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
領水之山峭峻深石破舟退之送區冊云陽山天下
之窮處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横
波之石廉利硋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没者往々
有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奇語　似祖述淮南者四字誤

牧之阿房賦複道横空未雩何龍識者謂龍星也非

按牧之阿房賦作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諸刊傳本亦
有作未雲者是以龍比長橋以虹比複道

真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賀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發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礼當雩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忽然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方啟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於下者皆有星主乎上雩爾雅注吁嗟請雨〻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夋見之時又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之類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與中古時明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史見云子夏之徒莫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識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

崧高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爲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矣觀烝民一篇專美山甫之功德則嵩高所美爲山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又隋經籍志作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荅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攷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荊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是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藉之子夏是已

退之祭虎文入其廐以我騄去唐韻驢于曰騄亦見何承天纂文

爲惡旨酒見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
本草鶩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為鳧家鴨為
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
人執鶩之義如此
凡為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
作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
紛況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為庸妄之戒
論史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疏甚切帝不從退之被斥
四六
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幾不
祥懿宗曰使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見
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
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
手而碎先是宮中施物已數千緡碎之乃止見鳳傳
明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
李　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
退之符離白兔書稱說功德祥應唐明宗時宿州亦
獻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却而不以聞
二公所見不同如此

孔巽傳
治孔巽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郗超以百口保
桓温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崔杞以百口保李
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藏兵而治冠姚崇以百口
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
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
獨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盛矣
舊唐史載開元以來治廣清白者四人宋璟裴伷先
李尚隱盧奐新史止載三人不及伷先張嘉貞傳廣
州都督裴伷仙抵罪亦不載何罪 伷先仙字誤
自三代而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漢之
四七
文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後永徽有正觀風見張說傳
開元有正觀風見姚崇傳建中有正觀風見李吉甫
傳惜乎三君皆不克終遂使太宗獨稱盛焉宋諱貞改貞觀
以為正觀又諱玄故玄宗改為元宗玄聖改為至聖玄武改為真武
小註可刪
九合諸侯人皆知為管仲不知有鮑叔也以一旦之
功加萬世之功人皆知為蕭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鷙
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為彌衡而不知本鄒陽書也
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
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
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

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史
里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〻勝於今
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劝誘之正觀中集王
羲之書為一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為
弘文館學生内出書法命之習學人間有善書者亦
召入館海内向風工書者衆見唐曆　叓　唐歷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
遇大水亦搖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
飽煖
衆字誤
四八 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煖安樂縱情恣意
如是夭折者多矣使年皆受禔福亂心志能正身無
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愛惜為本其言
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也
唐歷
改為天授元年
柳芳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正午改為天　元
年三年四月景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
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改載初
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
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
後便改載初唐曆延載之後有證聖新書無之年號
史家當其載無去取也不如何為如此差誤
范蔚宗所記
空三字

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
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唐宋令文三子各得令文
一絕之間文章之佛踏勇之過草隸范文正三子各
得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文章
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醎丸子今稚杭魚毒注謂杭皮
厚赤汁中藏卵果廣韻音杭亦云汁藏卵果不壞當
用杭字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
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
四九 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
和汝〻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
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
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詈尔者耶曰在人
欲其報我在我欲其詈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
而意足大抵班范皆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
始皇諱政以正月為　月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雞揚
行密據揚州淮人以蜜為蜂糖錢元瓘據浙〻人以
一貫為一千石勒據長安北人以羅勒為香菜至今
不改必是當時犯諱令嚴故人不敢犯　本朝寬厚

自非舉子為文臣寮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
未嘗諱也王審知諱審改沈為尤錢武肅諱鏐改改劉為金石敬塘諱敬改成敬為苟為文文彥博敬暉之後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
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
通以此考之自唐已然矣
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
先師始正觀中以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兗公十哲
為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為伯始開元二
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五十
世號贅壻為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
頃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
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
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
壻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劉仁軌征百濟請曆日一卷人問之曰削平遼海頒
示國家正朔李勉傳帝指案上曆日曰御擇佳日曰
某日良帝曰御以是日遂相劉瑑亦如此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五代劉
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年數杖下脫之字
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籩豆簠簋冠冕裳幅姑存古
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
人出以示予予曰何如予曰考究孔文皆是無可疑若
曰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為不可行也古人
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斂陳尸之時皆有法如哭泣
之聲弔問之位皆有叙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
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安
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作階賓階之類何南向
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下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 五一
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着月一夕
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斂小斂次序且如有五兄
弟一為公一為卿一為大夫士一為庶人則禮從而
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
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絺綌帷裳之具與衆事之
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
何為行得予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嘉
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於規矩法
度之中故不以為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少留
意悠一日家有变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為大

若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强之少有可笑
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
子如之何一旦急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
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衆而止耳此則人〻可責不
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識於中而區〻泥古之
文非聖人意也
草具三戰国策齊馮煖云〻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
草具范雎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
為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准以南酒家以升計准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
五一
罍疏一升曰爵〻盡也足也二升曰觚〻寡也飲當
少三升曰觶〻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〻觸也觸
罪也五升曰散〻訕也飲不節人自謗訕其實曰觴
觴餉也觥大七升罰有過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明
著 出秦蘇掌攷
士人曾為僧南史狀捉之不堪蘇索還俗唐馬嘉運
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櫝丸廣韻謂之韛音步叡
馬甲金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馬衣
謂之馬褐如今鞍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

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救之杜云馬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田中之言也沮渠羅仇
厲水切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吕光〻征河南大敗麴 麴粥勸羅仇 見和字
粥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為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
乎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為信
李虚中以人生月日所直日辰支干衆勝王相推人 旺相
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包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
乃燒水銀為黄金與不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
不靈於己耶虚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聞命者乃并
五二
與時泰考定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
其未死時試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酈生說齊罷歷下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
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死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已困通即赦之武后愛幸張
易之戒曰彼而衝卒相來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
后專恣不法亦使知有卒相焉亦治一
宦者趙同數害袁盎兄子種曰君與闘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盎太真為錢鳳所害
始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使鳳雖數有

言而王敦不聽矣益盡斬晁錯之策未必種不預誅
敦之凶悉太真未必不順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
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
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為壽已畢趨
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賜曰我欲易之四人者
為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目送魏犨曰堂堂人之
領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
鞅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五四

高帝知周勃
之子根樓
風安字

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
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
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
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上
此二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与桀紂何異
遷乃以為聖何哉高帝之周勃之能劉而不知呂氏
之為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
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為妯娌見北史崔子愍傳欲令姊妹

為妯娌古呼為姊姒閨中呼為先後戶先去見漢郊祀
志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宛若二字案漢書並云
未詳其長此句疑有脫誤
武后之還廬陵王群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
已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李瓚李昭德蘇安
常輩皆言之唯狄仁傑言尤切中肯其歸也王及善
亦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羣心
實君所說殊失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青物無雌者皆取青虫放祝
之變成己子古今以況乞子為螟蛉尔雅蠮螉陶隱
居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
草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為蛹已破變為己

五五

子之既笑罰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
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虫上則陶注為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為尚書明皇乃用以為宰相
既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
本胥史非宰相器帝悠然曰朕將用康譽蓋戲言也
方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与語卿嘗
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逐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稱
意猶可恕既相之而知不為人所与又恐天下皆歎
已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為然及兩語

温不聽
逆字誤

隱甫而隱甫乎不相不肯一見仙席可以悟而不悟

唐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〻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為謂之晉魏曼多譏二名〻〻非礼也後漢無複名蓋附傳多有之如孔僖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壊五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為所困逆其嗣孫堅勸張温殺董卓温不聽漢室破壊而温亦不免

五六

倪寛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為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国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官卿門致仕給半祿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即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為薝蔔則出酉陽雜爼可信不疑零陵香豈可以為蕙黄説未穩薝蔔更自

有說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土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姒姫嬀嬴之後類世子孫何嘗如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衛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存勗有以東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〻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為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為孫氏唐李叔明本厳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於五音如何推配也

五七

元后傳王鳳甚切直但不當屬馮野王成帝雖問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事非臣敢私有論薦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無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盛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請省御饌因奏减堂飱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毋不知佛句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毋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魯有毋生九子見列女傳當時畫此非外國事也惜注漢書文對論

今人辨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犛獨蓋用娖字後漢中山簡王傳宮騎百人稱娖前行注娖音楚角反猶整齊也行户郎反

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為兄弟今壻猶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見与女對恐非婦人之称猶婦人称奴奴与婢對宮中女子皆称婢男子称奴似為當

五八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紀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於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所如裴冕賈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

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財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於閣門謂之迎節羅官集拜謂之即真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儕之人不如也

王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酋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鋌上嫌少乃一艘舡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嵗金一舸僧珍若忝一金字馮若云一舡則不嫌矣

五九

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考之得於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夫辰為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紅門曰馬門蓋閒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閒
光武渡滹沱河氷合王方慶七月次葉河無舟氷一
夕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勲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如中侯云重
華舜名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
尓又以堯舜禹湯為謚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
時曰舜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之類皆非也
堯舜禹湯四君之名尓縣周以堯為號亦非也傳曰
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
以為姓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

卆

無疑也謚法世傳以為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止以禮
弓有死謚周道之語故以為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謚
堯為傳聖謚禹為淵源流通皆後人做堯禹之事挨
成尓若果以為謚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謚者且
如周之文武成宣謚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
不當書堯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
陶虞為始起之地更無疑唐則晉也晉詩云有堯之
遺風虞則虢之鄭也何以知堯舜為名曰以有鯀在
下曰虞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謚也
又何以知唐虞為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為虞猶禹之為
夏也顓頊以來地為国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
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
及號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為生號
之名則非也是且名尓何為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元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為誰
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
生仁貴脱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
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
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云〻今

卆一

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冑見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
知威望宿將固之長城廟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於
百戰百勝之師乎
今人謂慶說曰暂盖嘖字也音賾考之荀子問一而
告二曰嘖
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清明大暑白露大寒
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見月令注
處暑之說至孫宗之說多見国語采令長以芒種前
去官見南史屋香而正中謂之小雪見定之方中注
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為雨水指乙為清

明指辰為穀兩見初學記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
手筆事已而有策謚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齊文宣
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〻上有一漁父知胥
之急乃渡胥既渡胥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
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
金劍耶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
裸而佐刺船
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〻恐乃解衣羸
羸字誤
而佐刺船〻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

六二

其無状也
病者多疑漢高達英噲攻盧綰既行人有惡短噲者
帝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尔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
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
以我為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為廐吏
蘇曰以吾為
令字誤
上嘗体不安及愈見馬〻多瘦上怒令我為不復見
馬耶桀曰臣聞聖体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
以為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
嗟乎幸不幸尔然桀之對詭也
呉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参為假左丞

相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錡養士以
銜為假父項羽為假上將軍項籍傳會猪假字通
句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
君而外之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漢高与楚戰丁公窘
高祖〻〻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
還平楚丁公謁上乃斬丁公以狥以不忠於主使人
臣無倣丁公此二事可以為賞罰無状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
見公泣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
本草注云有黄銀本經不載俗云為器辟悪乃為瑞

六三

物始知黄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
臨廁〻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廁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為溷
顔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
臣以禮之義哉孟康謂牀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
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肯自為無礼
而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
人以無礼而欲其效命于疆埸恐無此理
崇寧鑄當十錢始於陝西運判許天啟自長安進樣

烏背赤灰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盛鑄遍天下不可禁
物價踴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為
當五其敝猶未革乃改為當三其原本於周武鑄大
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
一代十物價騰踊飢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啟不問也
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鄙達大度可乎鄭君
嘗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又
曰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兵臣兵見兵田春秋時有兵馬見子帝紀與馬
事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
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繞也晉郤克投戟逡
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
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
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
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
斮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睹物阿睹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

云今人遂謂錢為阿睹不知晉宋間人用阿睹語甚
多如傳神寫照在阿睹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
阿睹上謝安云何須壁後着阿睹輩
劉歆哀帝時校秘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
後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肯置對則是左氏漢末方
顯也河間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於世列國尚能立
學官何為漢庭博士不肯也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為老不許
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少回遠

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
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校大將軍乃
責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
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違之說受上指毋使廣當
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
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
之子敢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
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塗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

理遂廢司馬相如以營為武騎常侍可謂當矣至病（以貲 營字誤）
免客遊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
古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
故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為趙王倫長
史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欽見
行觴者回酒炙以投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
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鏗行觴
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臠心或有存人情所在死
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效力於患

六六

難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歲豈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
有此皆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有止此二
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
子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絳雍相去不遠晉汎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
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
士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為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

害太宗怒亦繫常不幸爾
凡物之怪舉以為聖杜悰傳淮南旱民濊濬渠遺（遺字下空來字）
自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褒度並禁亳州聖水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
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
之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
人祭鬼實二子啓之也哀哉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漢晉人葬多瘞錢杜之遺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

六七

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着窖子今之五
銖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壂發掘之禍易以
楮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童僕奔
告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況無妄而得
我何取吾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
與游悉所齎取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
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
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求葬其先為言孰不
為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

雖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斗季實中甦桀亦能如此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石忠宣道遇石延年告貧盡以予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為不可企及者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六八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軍當斬引置纛下左右集其火發金吾季邈遷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振傳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為戲爾何乃以小說斬近臣紹獨無赦者卒死可謂不幸矣然季邈奴才豈不能少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小說　說字疑失字訛

中書舍人視事閣老歷角江鄰幾雜誌謂立於褥東北角以唐考之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歷角而坐則歷角者丞相為之非閣老也又坐於榻非立於褥也見裴垣傳

視事閣　四字疑

裴垣　垣字疑誤

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帶權字今復遵用唐亦有之楊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為權知禮部侍郎

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錄三朝國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公詩云生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壯歲之自撰墓志云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

六九

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本星工揚晞曰本在張為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故於其旁無虞也

木星二　本字工字誤

王鳳害杜欽欽在幕府為之謀無不用薦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絕世可謂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天子感寤召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慚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之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眾冤之欽復說鳳章所坐

鳳下空白字

事察史氏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
蝕見對有所言云々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
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々如此則流言
銷釋疑惑著明鳳　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
皆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
於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既用
欽之策留矣豈不能想一致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
德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救解之乃無一言救章
坐視其死妻子流離反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
直言乃是職事得罪尓欽不忠於君不忠於朋友姦

卆

賊之雖若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与之同罪然
則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為人命所屬梁令公少時
術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々後見其形出唐逸
史

五星二十八宿降於世為人如東方朔為歲星蕭何
為昴星李白為長庚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為童謡因
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至西市飲酒
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
少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搜神記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
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
之乃借而与之期曰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
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
名於其夫々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
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鐵何異富可妄求乎雖天帝
不能易貧為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
張平子思玄注 思元注

曽相以齊獄市屬後相夫獄市所以并容今君擾之
姦人安所容乎說者謂獄市々獄也如罽獄之類豈

士

有曹參為相而容人留獄乎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
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
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
容必為亂非若爭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盱眙注鄭玄曰音煕怡用平声讀者恐
非也豈避廟諱玖用平声讀耶 恐非婦人之稱已字疑衍

吕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揔稱音姬者
恐非也婦人之稱乃周姓尓廣韻亦云又十二辰寅
時乃旨灵注時也旨斋者剃恭 上已見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除事避之甚無謂也

方鎮禮士 上字疑衍

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
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上多避之以方鎮
聠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礼不可
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
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於此三月無屠宰
之禁則視事何為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
職事官除授有今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戢避者何獨
在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擧揚亦用此語
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
過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死馬即吹其
鼻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猴為無馬疫世俗無可奈
何尚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多畜猴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為烏頭中者為
附子大者為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前子二歲
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
烏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為小也見廣韻前字注

贖音

數名卅音颯　卌音敖先五切　廿音入今直以為二
十三十四十不知音各不同

廿六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
丞相邴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
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為相唐方技傳張憬藏善
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
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与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
擕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〻曰四人皆宰相
也石氏不及見乃來早貴而未達屯躓高晚達最壽
遠登者易頓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
東齋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冠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
卜肆卜者驚以為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
時与吳沖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二人推莊
敏先看命云已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挂
命莊敏云此是恭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
恭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
使作御史丞臺為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
相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
石立太學門外北史劉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〻者
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號劉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
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

廿七

等旻正其文刻于石傳見本晉志時裴頠奏修國學刻
石爲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恢行事詳沈括筆談
凡布物多曰爭布綱曰爭綱布紙曰爭紙合用精字
甚世家繪緞蘭臺徐廣云繪繁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
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
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鈞亦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
通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〻多自撰以求賞非
古書也如竹林玉杯繁露皆後人妄言非仲舒當時

十四

書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咸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皋治蜀二
十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
治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爲鄉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
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尔富而好礼孰謂鄉人
之子知礼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潤狀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劉旻以十二稻玉帶
遺漢高祖骰子米有渾化見徐遜傳與劉信博飲骰
子曰信苟無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飲酒而

則知王度幅字疑誤

泣曰酒悲見王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華曰嘉王
酒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啟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
前云臣僧虔啟後云謹啟今若施於平交則必大怒
以爲簡唯閒假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稱首
再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幅又重則易再拜爲百拜
且加皇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
於此
李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
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十五

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丘魯生虜
宋南宮萬宋人請萬〻歸其後宋湣公與萬獵因博
爭行湣公怨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
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魯句踐與荊軻博爭
道句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
事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史云〻吏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輒
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裸身而立徐取岑牟
單絞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〻反辱孤世說齊王
冏爲大司馬稽紹爲侍中因會葛旟等曰侍中善絲

竹公可令操之逆送恭罵給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
爲伶人之業今過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旗
等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禰衡之狂不若給之從
容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
城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
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
行一吏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
受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
七六

新大太字誤
新大之字誤

哉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家有退之廟鄭郡庠始興十年教授劉元瑜以其地
狹隘欲大之請於郡乞徙於祀所郡從之工畢卜日
遷神像元瑜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
郡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死
偶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
上狀出廟門即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
子厚爲盤也退之數百年後乃被一教官侮慢被罰
猶之可也欲新太廟貌而死踣之退之暴甚子厚矣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頷何尚

頭頷 頷字誤
虎頭燕頷
自祭文 自字衍
自作墓 下脫誌字

之其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爲物之精者如杜預蛇
精郭璞豬精肅宗爲儋耳龍祿山爲豬龍郭見李善文選注
天地之間人最貴乃爲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言之似
爲獸爲貴何也至於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驥之
類爲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
仲之冢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
秘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
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
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謂之達亦可謂
七七

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
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
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
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爲逆胡
所辱屬遂害之朱全忠兄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
禮全昱顧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
子擊盆而迸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豈逆
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他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於此

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唐之公卿有愧於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爲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爲而和
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爲寡和引商刻
羽乃爲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
義七十有二設用於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
王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
齊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

六

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竄男子之称
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
婦人之美称賁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称曰奴自
漢以前婦人皆称妾如妾得無從坐奈何妾薺命之
類是也竄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
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
称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称
奴起於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爲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
唐叔虞封於韓〻滅子孫分散江淮音以韓爲何字

隨音變遂爲何氏
牽牛〻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
須女之賤稱
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
稱詩人往〻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爲投江覆龜救者寶晉
書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
傳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倪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
千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竟道故能飲巫蠱起

廿

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於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
自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諢亦起於唐李栖筠爲御
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諢雜侍栖筠以任風
憲不往臺遂以爲法諢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〻至親皆絶迹不敢問疾恐相染
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〻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
命也何畏爲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
來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
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

國家且如此況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
人臣仕於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謀謨輔弼之臣使百
日不入見其為国也亦踈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横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
匈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将入轅門皆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彭越跡失斷最後者一人属徒莫敢仰視
蒯通説韓信略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蓼太子知
略不世出
坡黄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

卆

盖用後漢来歙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
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
始於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
屠朝廷禁屠牛始於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為左右丞相罷去機務總
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見王珪傳署位不
著姓今猶遵用去机務斯總百司與宗朝以前判都
省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留總百司若上日
班見百官之礼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
非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况餘人乎康頤善
飯馬援據鞍顧盼李靖雖老尚堪一行皆為是也
後漢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
雨涼輔為廣漢掾太守禱雨逮日無所得輔自暴庭
中祝曰云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茭茅自環擬火
其旁将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為
自焚祈雨以戒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
罪浮屠也

仌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特侯旦對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
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盗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
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
為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
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
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為便令曰君
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
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来嶺表見一歲三蠶
盖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尽猶蔟繭則知尉之策

未必不善而令之哭止可行於中原古有水醫唐尹
思正刺青州醫四熱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
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為神聖人姑托之於此傳說太
公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矣特以夢卜事為神非
真以夢卜求相也起於版築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
人不信故托此尔如此則是聖人為偽孔子刪書亦
存偽以欺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在版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皆已服人而聖
人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武以象求之武以卜得之

公

其賢決矣未嘗致疑不為是委曲作偽事也孔子刪
書如鳳皇來儀禾則盡起雉雊鼎耳妖祥皆實未嘗
存偽也范睢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登以相
與夢卜何異彼人無至誠之心日為自欺反欺人之
事耳目閒見狭小故疑夢卜為容易可發一歎
梁武聚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疏十餘事
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
問栗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
止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為富民侯其詳見渠犁城
傳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
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
輪臺以東云云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乃者貳師敗
軍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弘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為相豈不
知其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為請蓋千秋以一
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忽改以用兵勸之
為固位計尔前後為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
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孔諸公

公

大矣
光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
近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
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
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冀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
敏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
能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間以幸富貴謂
之猾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托此以風亦
可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問而首服為可恕耶抑心
知圖讖為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堅

敏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孟敏之初上疏首陳洪
範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
也未嘗專主消災説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
可不謹孟子初見梁惠王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
之豈若説以帝道不入説以王道又不入説以覇道
者耶桓譚論讖意与敏同及出為郡丞鬱鬱不樂道
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
何至憂戚頓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
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国
之世處士橫議列国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
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景毅子顧為李
膺門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
毅有不苟免之義皆合於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於未論時光武
見桓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
決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我且用康
晉蓋晉人才尤不為人所取故也　音　聽宗見論佛
胥之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見論李驥山
之禍則曰吾且往試汝言
故人親戚一日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矛
望之盡禮焉可也故人侮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
不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阯女子徵貳徵側反援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
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兩立二後誰汝雖長何益卒兩立樓護傳反兩立問
卷
婦人笑躄二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躄故也平原君家
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
之
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
窺園魏閔孫傳越累歷年不窺園
本朝御史資淺者為裏行唐有尚書裏行太宗時張
昌齡執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
史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
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

仁皎子孚一與元宗廢后肇生事音所春反
賜畫像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襲遂治渤海王生曰天子即問卿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
以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王濬每進見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
不勝憤徑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
者未盡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
渾能無愧乎襲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
之策豈識有明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濬不知
此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逆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為鬲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於閣
設秀實 假字誤
毅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假
秀實自卯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必致贈遺慎
拒不納 納字衍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納遂至都秀
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所之梁間吏
後以告泚取視其封帕完新崔祐甫妻王韜朱泚賊
中泚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縑帛祐甫受而緘鎖之德
宗還京具封以獻

桓冲傳苻堅舉國內寇嘆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
將略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亮史三分
之計終身守之其見明也其後言與李三軍北定中
原擬兵立於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此將略
也何名為非所長哉苻堅出師舉國以為不可堅違
眾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遣其
廷而送成破竹之功此將略也何名為不閑哉冲私
發過計壽其私意也壽嘗為亮子瞻所辱爾
諸葛亮木牛之制見於注劉基之孫濠宣慰靈夏始議
造木牛運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机自
運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
度僧道以資濟軍興時取償既賤眾不為宜 眾不為設
裴道度知過以老聽就第注官張說致仕修史於家
明皇以張說為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
大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為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為大學
士亦引泌為據而止 夫飯次金從革之象
劉景山為淮南節度使有寇襲城門御班謂景山曰
寇介物也失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

又室和已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蜑也杖殺之城北去水遠不知所從來已而大水又數年有金人之禍御班之言不獨驗於當時又驗於後

漢高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唐肅宗殺中人馬尚言以其肉賜從官見呂𧧌傳有罪殺之可也賜醢賜肉甚矣二王意將戒有罪然雖布一見醢逆定反計李輔國專制肅宗遷明皇南內以憂死肅宗不得盡孝道蓋見賜肉之過也刑賞貴中過則人必不服

用人若得才賢雖親故何嫌漢高之起皆蕭曹故人八光武中興亦南陽多顯唐崔祐甫為相除吏八百多親舊皆得賢所以致貞中之治李絳引此事以諫憲宗又許孟容傳絳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苟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〻〻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恃其公正才略足以服人尔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為省力然産祿之報達太后非駕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閱插傳插雖坐欲有所言是也本朝不坐惟謝辭燕則賜坐皆俟奏事罷也講筵臣寮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案前立講餘不起立〻罷復坐賜茶而退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楊懷高沛還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為樂乃曰不可豈人九情也哉不仁之大莫大於襲璋統不以為非一醉之樂反以為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滅跡耶抑能為大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裴松之謂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且謂備有非而統無失是為統文過也

漢文恭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僭后飾楊綰清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〻主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當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清有素矣朝士大夫眾知之矣一旦為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琚佐明皇平内難眷待特異預大政事號内宰相
陸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
中參可否號内相
杜黄裳婿韋執誼輔政黄裳為太常卿請太子監國
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黄裳曰吾受
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盧杞薦關播為相
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遽坐欲有所言杞目禁之退曰
以公謹畏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惧不敢復
言黄裳唐謂賢相關播為盲相視此可見
朱敬則謂吏官權重宰相韋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
九十
宰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為陛
下求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
親重之段平仲對德宗謬称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
即此可知
進士私謂為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与孟容弟同舉
進士為同年云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
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縝盛称無佛既隱
著無見論皆有所激而云

崇寧乃南史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
為崇寧以表紹述熙寧政事不知以陵名為年號當
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
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於廷多得實才和凝知
舉撤棘闔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
今為二公之所為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　真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
真女真衆載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
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徹居山林以待之契
九一
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敗
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
之境女真衆羅火契丹必不能勝仍画圖以獻契丹
以西樓為上京遼陽為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
契丹習俗既葬必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
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
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
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
然可諭登州待其至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
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

亦不須以閑宣和間女真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
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

青稞麥麪

北人食麪名餺音博飥音托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
民要術青稞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
飥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
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餺
飥字（兆唲不生五穀惟生青稞類大麥土人所食惟此稞平声）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德裕與其子守忠梁顥
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
者極少且以經義取科趁逍君朝狀元考之無一家

九二

有子登科者紫祖治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
寧馬涓畢漸何昌言李釜霍端友蔡薿賈安宅莫儔
何㮚王昂何涣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
豈天以大名已付其人而其後不可復得耶又祖宗
時大魁多為相比十九榜為相者一何㮚而已
梳盡盌合見齊民要術桂榆錄作砌桀及盡十年之
後嘔梳瓶榼無所不任櫂楸盤合雜器所在勝用梳
字見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故杜詩云早
時金盌出人間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秘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秘書
南史張纘欲徧觀閣中書籍求不得為秘書郎三載
方遷
薛宣為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礼留雲宿從容謂
雲曰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
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我為吏東坡詩
云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考之宣無
欲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声讀宣欲使雲
觀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尔雲不能為宣擇
材乃曰小生乃欲使我相吏雲無意於世久矣豈能
吏代宰相觀人才乎

九三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華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
帛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綀一匹又衆遣納絹三匹
鎬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稱擿柳以口言任昉
餅擿柳則百口許不得好者第以領言世說王佛大
見王恭坐六尺簟可以一領與我

浙中諸堰

浙江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憲之傳云始立牛埭以
風濤沉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埭始於此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
為兩旗佚之船今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々々為呂后鴆死昌謝病不朝三

歲而薨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
泣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巳得親〻之意矣
王卒不改行乃處之於蜀道非殺之也爰盎乃以赦
弟名動文帝王既以不食死盎乃建議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嗟乎盎忍人也文帝又封厲王四子為侯
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
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
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此人少壯安能
忘其父哉雖割為四〻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乎

九十四

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
如誼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梁之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為梁
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
灞陵下
既尉
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為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
陵尉呵止廣〻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為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
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為庸人孺子所侮侵多矣安
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當

以安國為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為將軍
當取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挾舊怨無罪而戮士
何以為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孔子世家云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本審及
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詞非措詞
也
李適之為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瑣適之曰華山生
金采之可富國適之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
曰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

九十五

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
賦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為元宗本命所
直之方人間皆知之適之為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
數玄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於山亦非宰相富國
之方
古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
云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召問
折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郅支功大矣一
為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
封侯賜金衡銜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

又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
湯成帝即出湯奪爵為士伍又為王商所譖奏以惑
衆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衆之罪止坐
非所宜言免湯為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
誅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處邊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
乃還湯京師覩何永胥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
備痛蹉嫉甚深衛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
成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徙陵降
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為遽殺之亦忍矣遽
縱為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虐哉

九六

稱稚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
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
已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為物
化之怪晋愍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著為令家語胄子雖還爵易位而
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為二字
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〻〻之宰曰君使求假於田
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
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
其宰曰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
力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者其可強
出強
出耶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為任
皆江左法也宋文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州縣以六
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
三周為滿齊謝超宗議云〻晋家代限年之制甲族
以二十登仕除依梁制年未至三十者不得仕見通
典

九七

凌子見錢古有之列子人有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泅
操舟鬻渡利供百

六曹尚書讀作平声非也尚訓主〻書稱如尚公主
之類監當讀作側声者非也當管此事尓

箕踞人多為說皆不甚詳考曲礼曰坐毋箕為其不
敬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奉膝
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蹐縮其圜如箕又云其勢如
蹲猿如投竿而漁以予考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為是
蓋古者坐於席無今之椅櫈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
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

以是為敬若、伸而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
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〻夭〻若若傴僂踞
縮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為不敬也今人坐於
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
如戴馮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戎卿仲子王規後親來
躍後周張處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
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滑山人
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李祠巴郡王堂九
六八
真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庾中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
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齊新安伏
暅唐義成軍袁滋滄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應劭注鴟夷革是以皮為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
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響應無窮
若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為嘉德宣明二學
士
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与群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

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踊涕
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与羊元保秦勝得宣
城李存勗傳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搓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
食給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故名海漆言搗
其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叢生葉如
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
軟柿上有四葉如柿蒂食其心其蒂故謂倒捻子或
呼為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
暖臟益肌肉古訛捻為念今又訛念為撚大業拾遺
六九
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村西苑十六院種即此
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
竹可為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雞麻竹或曰篾麻
竹今訛為司馬竹嶺表錄異云沙麻大如茶盞厚而
空小一人擎一莖堪為椽梁正此竹也又有勒竹者
棘之訛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竹厚實夾
人以為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為藩落卒例根出
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繰車一名笆竹筍味落
人須鬢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為勒自根撗

生枝條展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
容邕州以為牆蠻賊不能入
石栗出韶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
唯勒州傳此州恐為誤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
胡桃仁熟時有群鸚鵡啄食略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誣
之門常恪其患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鄰
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飼吻數寸許
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惧以物辭謝多
數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為恨則此風舊矣鉤
百
吻即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為
蔓ミ生如蘭香光而厚習生冢中毒人用手扭鮮羊
食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但縣道自道也按
孝文紀養孝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師古注曰或縣
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驢磨麺見六朝宋袁淑俳諧文驢山公九錫云嘉
麥既熟實須精麺負磨回衢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者斗槩甚
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今

酸以狗惡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
云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尅
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
思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簡姓大臣當之其年
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若呂才則取五姓納音不
同年生災福有相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
為相同出鎮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
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
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ミ以笑高祖臆撰
亙
說文貙膢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下五日膢注貙膢
曰貙劉初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
膢劉ミ殺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
始揚威武斬牲令郊東門名曰貙劉以此考之高祖
之言為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
出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
比潔白又許慎說文瓊亦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
瓊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松槩
不可不深考

唐紀多書慮因本朝諱令亦多用柱〻讀為思慮之慮致僞不疑傳行縣錄因徒還類師古注者錄之知其情狀有宛滯今云慮因本錄声之去者音力具反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人一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王甫唐獨孤朗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仁嘉興人於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宣紀廷尉光注李光輔文有劉正夫　英宗時臺官有趙鼎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袒之策本此

百二

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謎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賣画一小盃不啻數升

饗金　西字伐

漢文欲任賈誼為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厲臣下為言以諷文帝誼不懷前隙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我責盎其後繫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心其言正故前不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爛柯多用為棊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氏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云曲紅古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為江鄭元不曉其義載曲江縣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考之武谿自北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視江水正曲何名為山哉

百三

春秋穀洛鬭以為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穀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鬭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此亦常事也何必為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虫名暗夜見小兒衣即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遷陽縣多女鳥玄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游女由此觀之乃暗夜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為之水經涿水注王次仲
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
事三召不至次仲履貞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
自程邈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於秦矣水經載臨淄
人發古塚得銅棺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
棺唯三字是古隸又知隸非始於秦也
袁盎之兄子種枷緣能日飲無何是妊字非也晁錯
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為
也又曰吾去公歸矣是父公其子也
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謂一首為一級見

百四

衛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
鏤九經悉収人間所収經史以鏤版為正見兩朝國
史
物去其勢豕曰豶見易牛曰犗切加敗見佛書馬曰扇
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閹俗語今俗又名雞曰鐓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
馬幕為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
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爾
琉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

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於衆玉今俗
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
非真物
從官知州申監司止押撿乃稱符五年詔知制誥觀
察使以上知州止書撿見三朝國史
曆書七十二候唯桃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
候春桐以待夙盛於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待霜
不開盛於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
華菊以黃為正東坡已載本初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間次所存鑄氣成

百五

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於政事喜怒有絶滅人門
戶者乃區區為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
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
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
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略者未嘗以戒殺生故
絶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開其戶不忍食其肉之
類其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
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為朔商以雞鳴為朔
周以夜半為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旦冬至者

用周曆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往穿鑿許慎說文包字象人懷任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懷任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蓋本於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祿在巳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寅申巳亥之位亦水火之成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

卅六

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於圖讖云云所恨未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過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為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有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族滅之罪恐天地不容鬼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於朝堂亦報也仙客不可為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也讖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世無牛姓為盜者讖又何足信哉（牛若朱全忠也）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為銀其後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之淺深為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為二物

漢文時日蝕以為丞相周勃所致遣勃使就國宣帝時日蝕以為楊惲書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為

卅七

相王商所致罷商

遂為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為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漢有甲令乙令甲令見吳芮贊著甲令以称忠乙令見張釋之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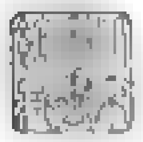
四至九卿司馬安見汲黯傳許商見周堪傳

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為中元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後果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周禮卿執羔注云羔群而不失其類介甫云群而不
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凡贄卿執羔羔之飲於其
母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於注而小不同
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則全用繁露也
魯直詩多用居然字晉宋間語也范堅云居然詐宗
之請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后稷詩云居然生
子此其本也

猗覺寮雜記卷下終



一

巵林十卷補遺一卷

（明）周嬰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卮林十卷補遺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崇禎庚辰以貢入京，特授上猶知縣。是書體近類書，而考訂經史，辨證頗為該洽。每條以兩字標目，而各引原撰書之人姓以系之。如質虞諸杜之類。蓋用孔叢子詰墨及王充刺孟之例也。其中如駁王僧虔之紀次仲，及論杜詩之西川杜鵑等處，亦未免於執滯。然所刊正有據者多，要為有本之學，非率爾著書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辨石尤風一條，及解古樂府賜字義一條，君茵無姓一條，尚似孫誤引金樓子一條，而謂其詮鍾一條不知名媛詩歸為吳下人託名鍾譚。其中文明太后青雀臺歌，杜蘭香降張碩詩數條，皆不足辨。然鍾惺譚元春之書盛行於天啟崇禎間，至贗本並出，無由辨別。今鄉曲陋儒尚奉其緒論，繆種流傳。知為依託者蓋少，既悉其謬即當顯為糾正，以免疑誤後人。如士禎之言，出於鍾惺則當辨，不出於鍾惺即不必辨，則惟攻其人非攻其書矣。以是咎嬰，仍不免於門戶之見也。

卮林

此

宗彝林成

其標目雖用孔叢

之類例然如撰雅

姑奇好〻陳於

卮林小語

余無淩之才平生不解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端稠人廣坐群議風生食竟默〻也知者以為野鄙不知者以為簡傲衆相獻酬顧資之所忄終不可強及一伸而詞已踣矣韓

非之誣也可說
也而玄何哉
以縱橫而論
謇喫者無宮
商也
巧者遷其簧拙者守
危亦酬世之兵也子玄有
云滿則傾則仰非特故
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

從非宥生之危與余今是
非無主義解繇人因以曼
衍故危林起焉優哉游哉
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
周嬰識

○扈林目録

卷一

質魚
謗杜
鑴紀
刺顔
難裴
箴王
辯劉
析鄒

卷二

續顔
非馬
說孔
贊劉
録崔
繹李
復杜
疑白

卷三

問歐
格鮑
娛張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宋

卷四

述洪

卷五

議郎
論何
解馮
明楊
注王

卷六

唐陳
匡徐
通焦

卷七

洗梅
原謝
申董
高艾
增姚
詮鍾

卷八

諗胡

卷九

諗胡

卷十

諗胡

補遺

疑白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述洪
論何
注王
匡徐
洗梅
諗胡

卮林目錄終

○巵林卷之一

明○莆田周　嬰方叔纂撰○○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雒字去其水而加
佳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
而柔故雒除佳而加水　也

、、左傳遷九鼎于雒邑　伊雒之戎會雒戎
至於雒　雒周禮豫州川榮雒
周代已為雒字　得火德故周
忌水而然乎律曆志以　已後
漢礼儀志亦云是同畧太行也
史記夏本紀喻于雒入伊雒瀍澗東　導
雒自然耳禹世已為從矣山海經謹舉之小雒水
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庫益在虞年又已為雒
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祀志又得謂夏得木德亦
豈忌水而加佳乎新城郡沮水山海經左傳作雎
水雎水在楚、不忌水何不除佳漢之受命非始

于洛〻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
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
百世避忌宜訊有先者如豢之說漢字便當加佳
矣按沈約曆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
以相勝立体劉向以相生為義張蒼則以漢水勝
周火廢秦不班之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
為一代若同蒼然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
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
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
何斯又不然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
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自漢戎土德土生于
火秦是水德水生于金斯則漢以土德為赤帝子
秦以水德為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湖
水黄龍之瑞從公孫　當土德
則安得以火行而忌水乎

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

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曰歲
〻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
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
注是歲〻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
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曰
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豕韋至今
十三年後在豕韋楚靈王弒立之歲〻在大梁
到昭十三年後在大梁二十二年杜注此年歲
在星紀
語曰歲星爲東方蒼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
罰人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然孟氏好以歲星
贏縮占驗機祥後世時人各家異教殊術並載次
舍往〻走氾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
二十八年爲丙辰昭〻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爲
壬申自此四歲而爲乙亥昭十年則己已也襄三
十年戊午更十三歲叅爲庚午靈王殺立即昭元
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歷叅与杜韋
昭同也年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傳五年也歲

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僖二十三年也受寔
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　十七年後在壽星
則僖二十八年也龍史記僖五
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
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
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
在星紀已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
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
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〻在鶉火至十七年後在
鶉大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
序莊平之末歲在大梁叅井平四年庚申杜氏之
說非誤矣然於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
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矛違也且杜全不
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
嬰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
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
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
紀在洛陽之都朝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

以之年大梁蒼龍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歳在
實沉蒼龍辛巳即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即八
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書無亦好
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寔在癸酉天
鳳天三年歳陰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則庚辰辛巳
如莽言又律歴志漢高祖伐秦継周天下號漢歳
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　歳名敦牂太
歳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　星
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
王入秦五星従歳星聚義漢元年丙午也律或誤讀歴志
○○年為以漢書觀之則太歳在子歳星在星紀讀耳
太歳在丑歳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
大梁巳在實沉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
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歴志曰伐紂
之歳々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
文王受命歳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
年歳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
々年太歳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

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歳在娵訾三十一年歳在
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才亥為歳
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歳在鶉尾之張度
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
在鄒火是班氏自為淆亂也杜蓋以班術疎闊故
不從之乎
淮南書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歳從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歳也
太陰在寅歳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歳星舍斗牽牛
太陰在卯歳々星舍須女虚危太陰在辰歳々星
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歳々星舍奎婁太陰在午
歳々星在胃昴畢太陰在未歳々星舍觜巂參太
陰在申歳々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歳星在柳
七星張太陰在戌歳々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歳々
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歳々星舍氐房心太陰在丑
歳々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其太陰左行在
寅歳星右轉居丑歳陰在卯星居子歳陰在辰星
居亥歳陰在巳星居戌歳陰在午星居酉歳陰在
未星居申歳陰在申星居未歳陰在酉星居午歳

陰在戌星居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裯濟相踐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非辰年數同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太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度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即間遇遲疾代留順逆其大体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滿者順必借伏久者見必俟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預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見二十八年不當其疾二十九年無損于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歷各章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

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鉤辰申鉤巳　鉤　未鉤戌謂大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于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孟以四孟四季爲四鉤也合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鉤果行三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于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歷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即位歲在豕韋桓公即位歲在玄枵莊公即位歲在鶉火閔公即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辰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子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穎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

林董也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歷在大梁
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
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
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
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于洛邑輦改彙轄又遷許
昌武皇帝是依巽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
有八載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
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則建安元
年也及策命曹公為曹公為魏公則建安十八年
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為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
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來則太歲在子歲
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
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棄杜之
曆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戴祀綿邈校
算易爽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為乖異乃爾且
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
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占以
以譴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
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
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為天數者家
自謂羲和人自謂辜昧誰得復正之乎

○○鑄紀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
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
源所托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
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
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
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升陰伏
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鑄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
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
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
元命包亦曰陰精為月常腓往而受明精在內故
火日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彙其說然不對
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從之外馳可謂遁詞矣且火

以烈而始見其烈非以烈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
始見其潤柔非為柔而乃徵其潤也況人藏木石
之中藏烟匿炭何嘗不静而水發重壤之内潜源
奔沸何嘗不動人以初九純陽為泉源所托則濫
濊濆汋謂罝盡為烟液以水之受温為含容之性
則河漢淮江亦嘗変為湯谷而海内湯泉曾不能
十數其理取矣若夫蕭丘烽原而入者有衣裘之
想東武焚林而救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
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

抱朴子曰謂大火熱而蕭丘有凉减齊地記曰東
武山有勝大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為光禄勳敦既
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熟王丞相詣闕謝
司徒丞相楊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
空和時為楊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禄遠避流言
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体起居若何

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与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
諱婚稚氣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
居于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含今陛下蒙塵幽處田疇
傳天子方蒙塵之安潜兵西征賊當光武之蒙塵
致王誅于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黄門
以竟孟感茶上至尊庚呎别傳劉曜作亂京師都
傾覆天子蒙塵呎与許邁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
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晋博士徐虔議今
天子蒙塵播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
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牲
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丞相
若非陰共勸進則為体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
乎世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
坐曰昔公憐賛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
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悦容身
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国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濶處　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年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氏以建安九月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叡封德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纔為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强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為皆為姓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為劉繇偵視猝策時獨与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正与策對策刺慈馬攬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策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為策所執裴曰此与本傳大異則疑有繆誤

難曰慈若于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令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于曹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曹里時策致慈縛紕也裴蓋未之深考

箴工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家能書人名啟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

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為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与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時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躡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
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誤不審野
客叢談云王傳度名書錄說陳驚坐異是不知
傳度之謬也
○○○王次仲
○隸書人名啟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
楷法
散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
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
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名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
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首
發于道化為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于山
故其峯有兩大翮小翮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
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于秦皇落變翮而冲天
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傳度謂之後漢人數對
之辭斯未深攷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古今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劉孝
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
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明用於李志
而及康簡因諸葛傳而出昔再長卿君尚論古
人慕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為望之有叔名向
為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兄類耳且
叔向平生之會以威武叔齊以無道責魯以辭詐
懼季孫而又構殺萇弘陰謀周室則又何朗朗之
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
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即殷淵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
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山籍者
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
所歸亦得蘇鄭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
惟慧遠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

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浩殷源
淵殷中軍殷楊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台司
望非務嚴穀得稱公于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
諱[刓]改為深泉蕭梁之日安得以唐代淵予予謂
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微高簡直永嘉
亂孝室剡縣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
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為殷誤必非孝標撰也孝標
注多為敎亂者所淆敎亂益信人此注抑愈下矣
難然世說曰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
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
元規于法深不薄而君乃發輕詆語夫侍庾之貴
以拒詆嘗庾之短以誓望法深豈高進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尚書左
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
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
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
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
子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
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泰與鹵簿
不屆榆林至京雒宅中代吠不為東地元歸屬易
紀年不得十三津嘉君子之名必非嘉吾之主寀
疑收書以猗㐌為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少
漢而飲馬擬參合以狀理故以榆林為西桑熟為
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即猗㐌差無乖異
但㐌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李氏
已著齊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遷居新田又謂之
絳邑絳陽也蓋在絳會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
軍華無害為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
曰晉複命新田為絳故謂之此故絳杜蓋以新田

為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舍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從不帶舊號齊都臨淄便去營始之號楚移沭鄀豈仍故郢之思別絳本非嘉名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疑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趙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

析口戰國策曰三晉氏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以為飲器韓子雖三日智伯國亡身死頭為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与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史記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淮南人間訓曰智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智伯与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語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辭同即子已齊尾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智伯刳腹絕腸折頸摺頤益可本闕考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瑶于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骨于草澤之中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為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闊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囊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為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于臺鮎鄴下曰臺當為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 臺策馬釣渚息樂城隕則亦讀為壺析頭新序作析頭字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

丹谷郎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書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即郡元之說乎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莫宿高都要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字有天井關頭可歸德陽角般守術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宜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均者斯為近之耳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郎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按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郎為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柏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為宣都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寔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為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之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為安漢公

迫仁自殺謚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悞變莽矣
所不同于莽者平阿侯仁也與豈仁之民生乎考
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闕
亦見張步傳係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
尹馬援傳注有仁子術郎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
率馬援傳有仁子嚮蔡爵上雒留貲東觀記以爲
術子者凡此皆介特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族之降
心若四体之無骨獨王文子自竄北鄙絕竟闕朝
潤泉共清林風愈引君非酈注幾于無關矣檢太
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
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于此世祖丞封為侯所
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
蓋引其說若此言非與王氏再世有二五侯侯出
矣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
中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又選注引上谷郡國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
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
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為長廡
祓清閒館東鄉昭創于前丹踵于後然則曲榭鎮
金府臣畢暨高臺蓄室發背先家豈亦昭貽孫謀
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
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
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
注曰鄭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
作賈故夏屋轉而賈屋賈屋又變為賈復而賈復
更訛為寡婦也考古證之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
為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

○○○桴虎圈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
親御圈上勅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

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者歟魏有
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
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爲侍中吏部尚書受
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
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
虎乃退親任轉重遷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
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
圖其捍虎狀于諸殿高允爲讚京師士女造新聲
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托俞奔式蓋悔其
事徵露捍虎亦廷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
忠于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爲從事太
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
值僚泉太祖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
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坐招叔忠頭頓策拔刀

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招乃還坐峭王
便辭僚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頸非斷之經之手
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
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
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奈林南有石碑魏
明帝立題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
安中莊帝馬射于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
衒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
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
西曰游凱廡命群臣賦詩擬此則碑立于當堂而
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爲皆曹子桓事非也然
苗茨字後經諸人所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
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
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榆楪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
欑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為瓷欑者亦瓷類也
唐弘明　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唯以瓠盧盛經
本無天梟形像此云榆欑可對瓠盧也
○○○鼷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嵩宴于此臺得走
鼠于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
遊于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群臣莫有
知者惟攸曰此名鼷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
爾雅豹文鼷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
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辯鼷
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瓢祠之北神
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
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
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楊
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
自投江其神為大波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
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
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
至山桑者也
析曰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偽好持馬
鞭行乞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托旅使若
奔喪道過沛抄逐失資糧鄙氏取其一語殊為不
倫
○○○武丘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丘頭魏書國志曰宣王軍
次丘頭王淩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析曰魏志王淩傳曰嘉平三年王淩陰謀廢立太
傳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奄至百尺淩窮蹙

乘船出迎宣王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〻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于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丘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馮貴鄉公紀曰甘露二年司馬文王臨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薄群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淩至丘頭而武丘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丘何知衛無乖整周之典制周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柝是防右瑕丘獨為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符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而終役大夫卜芳孫鄰之陌者也且此處所敘咸在邦魯封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謂負瑕則虞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　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于下邳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陌士合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誅究謨奮于東藩桴未譟于東郭身已執于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樓門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于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沔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七劍

于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雍安得七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為豐城令于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叢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于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郡國志曰南郡在襄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領川在雍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為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即黃鵠山林澗甚

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嘗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可知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淥水縣東侯公山南居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

程酒獻同酃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侯公山下有淥潭源官常取此水為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安元年並薦酃淥酒于太廟豈合酃湖淥溪之醞為祼鬯嘗獻之祀與則注綠水宜作淥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楛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宴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記言皆不差按此則程酒直即千里酒于楊元鳳書酈氏當未見

〇〇〇赤松

〇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詢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不見見便俱去平言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益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為石而郎以羊

〇〇〇恒水

〇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国云云又逕波麗国又東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恒出西北隅恒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国注于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

波長敘恒于河之下益因崑崙而及之于若其括地脉川細奇觚異六合之外究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掌足下神州地志斯為寂環矣然昔猶法顯之行踪捌恒流之涸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而差池厥類亦衆予為兩、載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国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接恒水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蹤原越隔蹐曦晷以遐祖尋、途援鼎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

天竺毗茶国又逕摩頭羅浮流恒水恒水東南流
逕拘薩那竭国又東逕毗舎利城又東南流逕僧
伽施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恒水又東
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恒水又東至五河
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恒水又東南
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舎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
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
皆以原野之遥征為波流之所届焉且拘夷毗舎
在藍莫下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舎衛毗伽去
曠野波羅柰蕃衍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恒水
西下東行得瞻婆梨帝蕃沿東漸去也此邑恒水
下流左右諸国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連勿処
云恒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舎伽耶廣袤
討之安得有兩恒河乎是知縱輸畧記者忘在之
地道使兔成書者因所于舊史予今證其諸者長
拾其一短俾知積壁訛闕一七是衛武之圭灌錦
蜀流數尺乃楚丘之服右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
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伽維北為一由延恒水右南亦逕芬土而善長遺
之度雪山逕步河經烏萇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
衛尸羅国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黄河之所逕凡
此俱与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
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
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恒水東南流耳恒水
又東逕耳佳麗僧城叙多支複空荒茂野事極寂
寥千里而逕一言便畢不舎好古之士恨作者之
跡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恒水西下至

卮林卷之一

○巵林卷之二

莆田周　明　嬰方叔撰○○纂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為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烈烈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顏師古以為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獻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為諸侯于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五百者舉其成數耳七十年當為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事伯王者指為始王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毒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毒正十七年也

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焉者非其初生則其即位也必誅嫪毒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為未出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于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棄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嫪毒為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為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不欲強同失之適甚小顏傅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為

秦本紀孟增得幸于周成王造父又幸于周繆王而非子亦幸于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礼樂侍從之好則此為与周别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為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為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于時秦始稱王更為惠文王元年是别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卿稍無差池史儋之言于是乎可謂信矣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蓄畜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与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〻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与弟式入山牧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与弟者數矣類云更自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朔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蓄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濟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為何益于縣官而式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蓄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綰反勃以相国将擊下薊得綰大将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綰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

之氏澤都之名鰲簡不倫豈史体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羅浮子御史大夫耶予以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澤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澤都猶本傳脩侯之為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五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旱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為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醜獲納降改元之意宜為漢誅夷狄非復人事感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況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媼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于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為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于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之蓋一無取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于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

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平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致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叙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為漢史尚質若作時只列母媪夢與神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亦揮豈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教數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梧侮甚矣著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貫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即為異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悦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于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于易離為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為呂氏名者盍賍何諱之于郊祀而不諱之于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為字尤說誕不知不經頗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志其矛盾也且荀悦趙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為揆史而皇甫不必奇妄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嬴有寵于王是為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為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羅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郎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東廣微言太

后經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既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又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諡皆從夫或别自爲諡未有從其子諡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而皆焦髮始白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烏悉衆五牛揚旌

非之曰宋書謝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揚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荆州曰鑾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觧五牛于冀州秣六馬于譙郡魏收魏書外国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彪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于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謀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即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國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

而旆云楊旌不亦誣乎以後代之制傍安平之功
不推崖美使事絲謬

季歷

史記龜策傳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
室索隱曰案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
近是季歷季歷不從紂誅其言則近妄無容周
更有太子也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
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
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
又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
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
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羈文王于玉
門䕫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晋書束皙傳曰
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擬諸書言則季歷在商
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為紂殺
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
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国策望作藍
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索隱曰柱
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
江潛縣

非之曰周礼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
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
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為名乎又燕策
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
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
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號不必指其食邑
且漢書指其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後非
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
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
漢楚又安其得以其楚地封其將軍哉 一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

曰大戴礼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践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碁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焉還之言未可信也

説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馬七月而生魏畧曰黄牛羔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猿氏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蛋猿猨之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則棄之豈羔猿之性走獸不殊故腹処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礼元命包並構十人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録曰劉淵母呼延氏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慶都觀于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又曰女狄及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懐卵一年而有孕十四月生契漢武内傳王夫人夢呑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鈎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録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傳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録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聡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黄帝任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壽丘一曰二十四月生脞説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為妖有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殺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姙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歳便入山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礼曰陸終娶鬼方国君之女曰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经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温盤石母懐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鬚覆面于菑皆其僕有異者寶檀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歴十二年生庖羲緯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跡孕十二有載生伏羲括

地記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〻生長
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為神聖則為妖孽
生之靡定同其宜也其尤異者有緣經曰玉舍城
有長者婦從産子然不出肯尋重有生身滿十月
生一子先懷妊者住右在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
各滿十月而産惟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
病無降損母終眷屬請大醫著藥破腹看之得一
兒形狀故小頭鬢皓白四向顧視言由我先身惡
口故處此生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
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故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
脇比卯在胎六十年生而髮白垂不尸臥名脇比
卯乃至暗室中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
十歲乃生〻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
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起始乘白鹿下托于李母
胎中七十二年産于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
涼録京緩曰老聃父乾字元果胎則無耳一目不
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
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内篇云李母懷胎八

十一載逍遥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
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曰
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而告之龍亡而漦在
櫝而藏之〻〻於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漦
流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府〻童妾未既齔遭之
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為
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于褒〻人褒姁有獄
以入于王〻嬖是女使至于為后孔穎達詩白華
疏曰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〻年十
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
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為
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
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
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
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
異故不與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
五十年処胎之褒姒而不信耆月離裏之邵公何
与柳羅華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

五日生宣王于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
並將天時為之乎
贊劉
一　宋考〻工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
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
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
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
媸而歸罪于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叙述當時
務在審實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
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
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
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
榛楛列為子注若宋王王邵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為正以詳贍為美如子玄則宋
王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
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
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録二十卷會平齊改為

、而以隆差為明暢予友唐修之謂其非是泥者叩
頭蟲也泥首即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
謝臣屬當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注引干寶〻〻吳王孫晧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
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彥昇讓
表泥首在顏與櫬木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
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
中晉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被及縛懸頭衆望同
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汙辱耳此予謝翁
豈末新而反失之乎予復臆五六歲先大父抱著
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
何也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渾塗之物如泥蚕爛醉
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趺行
虫名根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醉醉如泥以為如
此虫也予後閱吳曾類杜詩注曰稗官小說南海
有虫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說與張邦基墨莊漫録同漫録又云僞閩王延羲
為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片盃酒既盈

不可罣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為虫又有兩矣然吞道光與天公賤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因熟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中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興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繹曰如來出世之辰經記參差然以恒星不見時生其說殊誕按因果經摩耶夫人往藍毗尼園于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葉即舉左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答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道沸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也亦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暾出星暉隱昕又異矣至釋玄惲云世代既遠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內外典以四月為正以又尼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為正辛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氏左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礼義法度也蓋皆命以夜明隕星為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實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恒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于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太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

莊桓王也此皆鑿空傳会之說矣若必援爲悉達篤生之驗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隕乎自非訛者畢天竺聖人知中国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国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爲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爲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爲四月八日者以周曆當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曆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于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爲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僧又安得以八日爲正乎大水星爲弗沙即鬼宿也鬼在南宮南方七星既皆隱沒佛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于日食河濟之閒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耀靈降與宵出萊夷東晦之域至今垂鄙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国如隕星夜光爲婆伽之生所致其爲異也審趙鸜鵒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于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兼中国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于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祖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徑謂晝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国微弱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于斯者乎歷攷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恒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皆非佳事況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変而生固非家庭之全器别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予因廣討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顧歡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事目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恒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教論曰普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
遠即易茁之云西域銅色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
之災案佛經如年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
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放光明周以十一月
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周正与夏
同杜預用晋曆筭辛夘二月五月日也安矣董用
忠用魯曆筭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筭即二月八
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
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
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
度也後魏書傳曇謨最与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
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
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
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破邪論曰淵御
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
奕斅佛傳事引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
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于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
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故現此瑞一
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南
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
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
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即与相國呂侯西入
会諸侯于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
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
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
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
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
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
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
從摩耶右脅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經
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
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于拘尸城入般
涅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荅高麗使云佛是西周

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蒲第冗雜無著述體會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爲編年体二十卷複爲齊書紀傳一百卷武文詞鄙野武不軌不物駭人聽睹大爲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辭鄙穢体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先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還綺直採史耳劉之美言既綱咏史之貶詞復契濁情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末世史臣詣諂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寔錄在昔尼父已致慨乎勝質矣且五行撥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亂志復引鬼神皆說怪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已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世尊爲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簡臺載筆之臣未有不持據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于司馬蔚宗亦有詆于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氏撰齊書廟號犯時諱者輒謚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臣或以武定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該而多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録其說誇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訊王君撰齊隋二書叙録煩碎如劉臻還宅詣知方知王劭思書爲世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皆人如此可謂黄雀之利背可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叙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謂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爲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當如是乎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爲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爲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内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間有云子長諜之

爛然有第音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寬丞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北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皇帝以至孝武漢紀大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為不暢豈非盍堅作始之弊歟

録崔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躅自稱布衣公子即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標業遇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因事貶官皆辭行誅殛甚衆裴与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惧不知所為忽襤中遇一人形狀瓌偉問公欲遇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掐訣注曰言帯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迎式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即詣察同息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呪久不見察仰視之但見有一神人長有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挾其首而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聚公子遂得脫北至廊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

精内款

録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據之守正者以為語怪讜聞者為之欺誕未可一一為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固有來全吾邑者以筆札屬予經墨而無礼予慨然曰昔人不辭為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晋史哉亦對隸人擲筆謝之令震霆憑怒執家窮土知因而構予

与今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今遂与仇以他事羅織予十一日膚愬既行誣章遂上使者下其事郡覺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為罪狀予者蓋千古未有之悪予方偃息苏林自謂無患既不与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茫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想予太癡十九日傳至臺憲對簿使者頗恚予寃頻為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欲嚼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為予請者則聾如亂虜予謂令乃在天耳不啻奈下也上司進從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為遷延留訟十一月廿七日始具兩造于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為證既上予憤郡令事倘有象牙刀予以代犀角者指訣誦呪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被首事然爭辯時予奴視仇家詬辱之復批其前令嘐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罪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城俱毀三郡無不為予快者以為天道之昭昭然此呪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録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繹李

薰蕕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与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 李善注引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

繹之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必不為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李善注引其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南浦美人兮南浦

繹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閭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

所指乎
二于巖
劉孝標辯命論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為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凡羅于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為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愕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後歲餘而誅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溫表曰臨去武昌麃拜泥首闕下
釋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

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尚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云姚長謙所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度同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佛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費長房為錄固言莊王何故傳述尋究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又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冢書淮阿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而誕即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本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為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恒星為驗未悟恒星別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托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僧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可不依也又奘法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憂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月二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

史曰謝丞漢書以佛為周莊王癸丑歲之月十五日託于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于妄說偏意牽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高僧叢論既聚訟之矣憑即一人紀載亦鉏鋙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王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儒生乃欲多方牽緩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恒星不見是年則為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恒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誤以己丑為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為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南征不復故沈約于穆王即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為西伯者十一年為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恒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变亦為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為言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為確自陷于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為秦嘗存于尚書未聞耳今據恒星之書而揣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是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獲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烏至今為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与後世傳

獲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于天隳山益天精也

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字納為妃遂王于蜀號曰望帝荊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上至汶山復生字用為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淫于其妻慙而讓國委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楊雄應劭許慎說也它書或言水洋溢而有草蕎異亦說春分鳴而衆芳摧落倒懸以寄其舌北向以覓其思巢鳥為之飼雛田家俟以舉趾周公謂之巂師曠謂之鷤屈平謂之鶗鴂宋玉謂之鵜鴂呂不韋謂之巂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子規楊雄謂之子鴂王逸謂之買鵤張揖謂之鷤鴂沈約謂之鵜鴂張華謂之怨鳥許慎郭璞謂之子巂常璩謂之子鵑徐廣謂之子規李士謙謂之鶗鴂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為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主安得啼鵑帝據亦曰子鵑之鳥今云是傳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梁刺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文訊

楊許之說蹟矣案爾雅巂周燕〻鳦舍人注曰巂周名燕〻又名鳦孫炎曰別三名也謂巂周是燕其說又異自會經華陽志以巂周為鵑著書者遂爾相仍而羅願讀為巂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竟者杜鵑為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之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〻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宇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照云鵑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有賦詠不獨少陵因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之辛治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生憔悴難忘黃屋之尊四海翻飛竟忘玉璽之棄啼夜之悲未散之國之主非誣焉耳但寄巢餔鷇說出拾遺容樹深叢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鵑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葉竄枝樹木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懷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嘴欲禿苦飢始得食一六雖言養雛不自啼此語亦足為

愚家則樓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鳥之困与向所稱仍為餧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案鮑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〻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為飼之益塵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楊州蘇小〻人道是夭斜音耶切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為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醺酒頻澆蘇小墓載書時汎議曹湖既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悞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〻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〻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〻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〻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〻歌西墓陵墓下錢塘潮〻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緣春渚紀聞司馬才仲槙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〻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為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頃之才仲復夢美妹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寮咸曰蘇小〻墓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焉此則蘇小〻是錢塘人白樂天楊柳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蘇小〻娃若解多情尋小〻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為武林人知楊州為杭字之誤也宋陳子兼窗間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〻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裡逢寒食落日家〻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〻無人送与紙錢灰則小〻墓又在嘉禾豈鹿嫂妖姬兩地爭以為重乎劉禹錫送柴處士詩云聽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

墻任垂釣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尋得詠以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巵林卷之二

巵林卷之三

明 莆田周嬰方叔撰

孫 慎衡錄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咨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字表曰崔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子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駢駢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周曰嬰向作崔氏雜史以序曰崔氏于戰國時文獻中湮風徽云邈迨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系嗣爵列令故以意如為崔氏始祖雖表所詮次不無踳錯而學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析孤此所未解一也虞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

東萊居然闲白訣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記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国而云紹為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以少通者非即四皓之夏黃乎大意如青土錫家既在嘉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融〻生石〻生廓豈有相距五葉並第一時又豈有高祖方五本朝而玄孫猶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通黃腄登之界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蘇蠡与粟芡之箴所辯崔仲牟秦時封汶陽侯者皆應洗昧耳但歐陽遠檀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雖以蠡管測其玄浮殺添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郝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

偶料發簏得舊史簡端數紙舊籍尚存郢質已逝執書反復不勝悵然有今曩之懷敬希未忘聊識于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与吳蜀為三国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黜二国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与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昔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与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若衰乱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是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illegible]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天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故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可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
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
一宇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盜賊宮禁嗣篡乞
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乎桓
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積徒以權奸世濟其
祚坐移曹叡以害歷過其祖父然忠死之陸国命
已歸之司馬氏矣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国
俱移始建皇帝之號漢高係起所取者獨有一秦
軹道繫組敗國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
當丕叡時語地則拔半于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
原二三十年間師出屢勞昭烈高髮其幺麼曾不
及重獻而云孫獻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
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或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
者二方奉箋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
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代
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即祚白帝崩殂
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
之衰怯夫付嘗無小我之思迫劉禪出降而曹

魚已盛蜀之於漢真與仇相爲終始魏何得醜然
而竊統之正也故已以爲功之成則其竊已多以
爲迹之順則其迹寔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斃耳
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
善乎習彥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
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與立道不足則不可
謂制當年當年不置于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
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晉承
漢功冥顯然正名當事情体亦厭又何爲虛尊不
杯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由斯以談陳壽之
不敢進魏而並吾爲三其見猶未爲陋也

鑒孫

合璧事類孫奭宗名傳平人舉九經又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真宗除奭龍圖待制卒諡宣

隄朋顏淵 一

孫奭作孟子正義于不耻章疏曰凡趙注有所
要者雖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
今有以隄淵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數顏淵

慕虞仲之歎應凡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戒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之為解文焉

瑩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當綴膚隨事發明謹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膺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闕引任行冀行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既不錄則奭蓟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与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已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稽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參柔卯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為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文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為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氣也孫奭正義曰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大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寔以六十甲子日定南北東西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寔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元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既不錄則奭蓟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与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已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稽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參柔卯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為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文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為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

虛之、虛也孫奭正義曰夫干所以配時日而用
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火也金旺在巳午未申
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大
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
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寔以六十甲子
日定南北東西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寔而向背
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
祖以甲子破慕容氏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
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璧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
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
家侯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為天行義之義土
尊配天木為少、陽見寅壯于卯衰于辰大太陽見
于巳壯盛于午衰于、未金者少陰見于申壯于申〻
衰于戌水太陰見于亥壯于子衰于丑木生火〻
生土〻生金〻生水〻生木是以木旺大相土死
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旺七十二日
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為東方、為春金
為西方為秋大南方為夏水北方為冬土為中央
為四維五行用事王〻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
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王不王而大相木王
水則廢、蓋木冬巳土盛木用事則木廢為工河也
金勝于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
皆倣此白虎通蓋丞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
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
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
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于、死丑三辰皆金
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
行至各王于一季要其壯時乃可為王耳若大節
論衰殺候始萌芽弃不得為王矣如孫氏說五旺
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為金廢
之鄉、子丑為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
火謝之方、指休廢為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
王于申酉戌亥、木火均旺于寅卯金火並旺于巳
午水木皆王于子亥、親佻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
所乎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集解曰甲

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謂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申甲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亡時不知與所言一畫二畫者未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在鶉火鶉火為周分野武王秉以勝殷

何謂抱歲星于周礼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即栻也栻形上圓象天下法方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礼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听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殀若顏淵壽若邵公殊藥不疏

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邵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業付吉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為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即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邵康公封燕康王時為授太保年百有八十卷副有案據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則曰受命行善得惡則曰遭命行惡得惡則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善則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其樂而終得斗于帝是人也行善得惡則曰遭
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也包曰
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則曰隨命如舜之凶
凶之類是也
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卿公之徒通相
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按孝經援神契曰命有
二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
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
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
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
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
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
然骨善不假操持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
命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
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
凶禍故曰遭命卿御蕃与小異趙氏比類而跳之
異不說于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詞也然鄭康成蔡
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吏何得
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遭命定命辨命諸說所
以紛紛于世也
孫子荊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爲上壽中
壽下壽盖与此異
仁鳥
趙氏集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覩其下等懼次
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
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刳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
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
注引之
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與刳胎
殺夭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
是猶澄子之亡其紡緇而取償于禪緇亡其所以
為實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詳禮于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格一求極焉

發之曰為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强記焉耳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擢棄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為傳哀雖宜規而以為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記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剔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辯御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盡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由百世之後辭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為多憶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為不見古文尚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物之不審一事之不知不無遺憾為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此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譏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耍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見言所以伯王之語則非蚤說也此與范雎之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為韓使于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詳以疑無

書字逐不敢収載竊以為當補入
蟫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
世古玄歌云姹青之下月与日两半銅斗合成
一丸如彈丸黄如橘就中佳味甜如密出彼玉
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樊宗
師銘效之宗子京唐藝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
晨林甫將落黄屋奔鬼質敗諶與元戲雀抑倒
持李宗羅辥宗之文皆宗于古然退之為之則
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于史詞似非所宜
矣
蟫曰窯杞村子或問真人守身錬形之術答曰夫
姹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
金室大如彈丸黄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子能得
之慎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正微密深
于幽関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足立之命門形不
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
川而後世廣為道士竊勒以為古歌手質序史何
足倣擬退之之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
久哉莫覺属神祖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絡述
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使其躅立言如此豈
肯傍人籬落且錬形之術舒簫綫聲子京之贊
此事連數語其体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傚舟
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忍晋宣尸居魏臣息白公属
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數牛篇云貪能伯吴
屠鏤旣斯既帝秦五刑其長平底振杠郵死陵下
歡禽鐘室誅斯為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按
成相亦傚汲書周祝解法尚未能自栢梁聯詠而
此体出矣劉向雖後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辭異博
遊歌御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
海如衣帶差与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績密
亦在姹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于史冊則孟堅范
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為冠
劉宋覧蕃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林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
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
其誤詰之曰石林曰老夫嘗考之失流鶯不解
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予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
載所著人名自漢已袁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
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詞意物理殆非常人
所為現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
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睨
鴨以怒瞬雀以猜瞿燕以狂瞷視也鷺以喜嚩
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
愁嘯鳴也鵝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
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
此在今書皆所不明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
鮑東白余又觀之如鶯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
懷卵鸞鶖交頸野鵲交抆此見變化論雉以聲
交鸛以意交鴝鵒以時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
瞅鵝視烏無肺胃蛤多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
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東白謂禽經非後人作
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
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經謂
皆出于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
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今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銓談而首有胡
孝穆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
作師曠撰樂譜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
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
孝穆論篇者也何宜疑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
間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溥興初羅願作
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
為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
之鶡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鳥紫鳳
謂之鷟又曰乾皋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

人勝之也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鴇七鳥曰鳦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鶉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長水禽之味多促又曰鷹好時隼好翔鳧好没鷗好浮又曰鶻以周之鷙以就之鷹以隼之鸇以搏之隼以尹之又雛上無尋鶉上無常雉上有文鷃上有赤又旋目其名鷚交目其名鳽方目其名鴰又曰鴈曰鶲鷂曰鴻鶚曰鷹又曰霜傳雞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對枯原鳥以文死者多人鶚々之信不如鴉周々之智不如鴻又鴻鴈變力遇風迅舉孔雀變毛遇風高止又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又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鷚又鷹不擊伏鵰不擊妣又鸛見蛇則噪而貫礼見蛇則宛而躍又曰大為鷸亢為鶴又雇變陰而惡陽雁變陽而惡陰又曰鳥向哺背栖燕背飛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乘人　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桂又鶤鳥不登山鶉鳥不踏土又夏鶴生鵲楚鳩生鶉又曰鶩啄則絲俚鷹摘則角弭又曰淘河在岸則魚沃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鷹又鳥鳴啞々鸞鳴雝々鳳鳴喈々凰鳴啾々雉鳴鷕々雞鳴咿々鸎鳴嚶々鵲鳴唶々鴨鳴呷々鵠鳴哈々鴟鳴嗅々又曰其足鳧謂之蹼雞謂之距鷹謂之瞰鶩謂之蹠鵰謂之　又御近翠者能步御近蒲者能躑又曰鷂生三子一為雇鴇生三子一為鵠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命又曰鷹鷂又多秋生雉鶉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鷚必匹飛鴟必單栖又曰望以鳴々風々以儀々望又曰朱鳶不櫻肉朱鷺不吞腥又曰鸒好風鷗好雨鷃好霜鷺好露桿雅引之則作颶好風鶴惡雨鸛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雀以聲交而孕鵲以音交而孕鵁鶄以睛交而孕鶂鵠以跳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兔大以為見爾雅蹏々它嘗有此

語也又烏瞰鵝睨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宋有論宋
埤雅蚌類引裴鍔宋有論曰烏無肺胃蛤蜃無臟
蛭以空中而生蚕以無胃而育又蛍類引宋有論
曰烏無胃而生蛍無胃而育今逸晋書逸論民論
無之惟蠶之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
則已審矣且亦蠕動之類以為可補于禽經斯不
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焉
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
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
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
則凡在婦人固皆可以言為北堂矣又何獨母
哉
釋曰儀礼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礼曰姑洗于
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大主婦也姑也非母
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願
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嘉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
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
甫送許拾遺歸覲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
省詩北望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
稱母為萱親則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
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
見萱草花後人以萱亦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堂与僕論唐酒價郭
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引二斗恰有三百
青銅錢以此知當然時酒價然白樂天与劉夢
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
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
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意言此曹子建樂府中
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
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国輔詩与
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权德輿詩十千斗酒不
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
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詩所

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之言出于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劉無可拠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収直三千此可驗矣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陵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人筆興所至耳甲觀張廷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巵堪十千簡文帝詩欲袪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巵林一杯又價齊于一斗矣王融渌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金朝一壺酒定是勝千金亦可以為真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慨宋酒價亦復然与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罢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後四年酒價不同如此、詩豈作于建中時耶然貞元二年歲飢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貸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与餘杭姥乞酤酒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升四錢此升字之誤予嘗為之語曰西京若就盧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鸒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鸒斯鸒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鹿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鸒斯失矣

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鸒斯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

立鶩斯之日是不精也子案張揖廣雅表曰爾雅
之為書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
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
言矣今考爾雅曰鶩斯鵯居使斯祇語辭則當与
蕭柳之例並闕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于鶩斯
子雲豈亦有誤与至謂螽斯之斯与鶩斯之斯同
為語辭其說益悖按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
傳曰螽斯蚣蝑也又曰斯螽蚣蝑也爾雅曰蜇螽
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方言曰舂黍謂之蠑蝑
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舂箕則安得以為虛辭
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為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变而成脯
兆鹿化以為馬張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听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羣臣
言蒲与蒲鹿者陰諫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
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
晉書嘗引以為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
載趙高此事謂出于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
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
通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
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尚白黑尚
青也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
或以青為黑黑為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
則趙高于時不但以蒲為脯鹿為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訛謬者如宋氏詔曰謝
元熙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
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勲參微
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
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
義慶傳臣以頑昧獨歎微管傅亮碑遺亞黄中
功参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
言一似管窺虎与狀今肯之表故義康云獨歎微

管蠡遊言然見徽ㄧ耳若以徽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義慶也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隨徽管敢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見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勲高微管顏介現我生賦曰詠苦明而永嘆今微管而增傷此則皆用管仲之事者也

板輿

叢談曰世俗為以用板輿為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璐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祗者是則板輿亦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名曰板輿之為安車猶蒲輪之為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休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嘗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設本州大中正依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視其聽斷隋上柱國梁彥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為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以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詣綠柳苦學汾陽書記革中大與母趙大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孝莽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娘好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轝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于齊太后惧其師閭索扶掌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大公事掖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邊輿服雜事所云亦屢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兖州從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鄆々以板輿置從

周毋城上從周為之緩攻比与潘元之術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侍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于是乎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不闕西道主人之說耳又覌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也

樺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于郡境仲規俻供帳朝於路側車駕還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守寔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宗人為卿導梭司州治中轉别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辯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諸腦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与朕為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賂為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辯封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辯謂沉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与齊神武有隙金毛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奔糗糧乏絕侍官二三日間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寘尢主人此非所謂秋方之典客者乎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語言

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詩思乙蓋前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畝畝知左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于巢上置餘糧于晦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按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為首漢書今古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矣炎帝神農之際則栖畝矣談宜以容成為先矣路史因提記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為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為即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為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擾博宣柔嘉餘貲委于路衢餘糧棲于畝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千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栖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栖畝戶不夜扃皆修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遂乘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柳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矣若劉裕所言餘糧栖畝軍無匱之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于敵非謂承平景象也者試摘此為題必有得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

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歷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客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

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璧夜浪浮金渠

武帝有看夏泛天淵池詩

附王曰予天淵池列梁詩江銘蓋謂即洛園曲沼也夫自晋以來伊洛淪陷魏爲狄塲宋齊梁陳畫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預蒞洛邑設觸茲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見明池蓋宴遊之所擬摹洛都者也宋之帝元嘉數年開天淵池芙蓉成二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于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鑾輿嵗駕于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于敦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礼里宰歲時合耦于耡鄭玄注曰耡者里宰所治之處也若今之街彈之室疏曰昔漢時在街置一室檢彈一里之民也今金石録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之与街豈可强傳曰按鄭玄叙許慎異曰周礼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街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是古漢魏微官秩者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爲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賾問而知之

附曰隋書曰崔賾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賾日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晋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南高誘淮南王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晋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口羊腸坂是吕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晋陽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関即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

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捷煬帝語則有二羊腸寺
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遠封疆如錯晉陽
之西北即壺關之東南羊腸參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
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
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為呂城皆
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為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
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
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
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置
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農典都尉六百石典農校
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
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
典農都尉尉字亦誤王氏引農典城為美談殊少
稽核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
氏食其後有為武帝侍中者合官与氏而稱焉
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衛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遠
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為侍中者何年暮而世多也
水經注侍其衛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郭瞻望
桓公墳壟此曰魏有侍其衛是也伏滔晉風土人物
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叙正
當魏武時又為孫人則元矩非即衛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經注曰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
麚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麚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
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
知其年月者以太武紀神麚四年十月詔崔浩定
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城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
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

平城下至太武尚屏恒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麕六十餘載雖云同事今而地迥年乖援平城之故寔傳雒邑之新模非矣

一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衛四体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将鵠手跡魏武懸着帳中玩之以為勝宜官書衛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寒甫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郎姓苑古有賢者

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与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横天下為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頭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為古賢乎

一 彈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之竒偉五年前楊仲國自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二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惬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花賦時又以為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謂水仙為花名豈不謬與似孫二賦載其緯略也

鄭康成

緯略又云鄭康成礼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丹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

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
二即夏制也康成之說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
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
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
有據依

琿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
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
安乎然記謂舜只三妃又為未患何者大戴禮帝
繫篇曰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
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子
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
光一日登北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
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
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
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
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皆未之考也山海
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
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義均義均
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其子者
又士安之疏也

鰒魚

高似孫緯略曰魏志倭国人入海捕鰒魚水淺
深皆沉沒取之吳良為齊郡議曹掾詣太守無
受正旦賀觴鰒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
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
先王喜食鰒魚前已表徐州刺史臧霸送鰒魚
二百足自供事度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
問江南做鰒魚詩中用鰒魚之典者益僅見于
此耳

琿曰乙丑予在贛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鰒魚
百枚夫此个數也而命之為魚益不可曉緯略所
引尚多遺者且亦未知鰒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
徵舊事如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
不能食寛飲酒啗鰒魚顏師古注曰鰒海魚也後
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盜張步遣掾孫昱隨
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為中書監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
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六度枚彥回時
甚貧薄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
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
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友散之少日
便盡郭璞注曰三蒼曰鰒似蛤偏著石廣注曰鰒
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陶隱居名醫
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鰒魚甲附石
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
決明是鰒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
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
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
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
佳謂為紫貝及鰒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
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
捕海物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帶舟至
所產處以繩繫腰縛于杙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
六十丈如出其不意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
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推擊至碎猶不可得造欲出
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推
突起水面妻子則刳膺慟哭蓋已為魚龍攫去矣
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鰒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
被曰者不名鰒也若諸家之說則此特石以具体
耀采而晃人者其為鰒魚久矣且數魚以尾向此
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鰒魚孫悄牝之
皆未辨其為介為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
貴之一枚至數千錢則海人之以利而死也亦何
怪乎

焚藁

續畧舉閣纂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
群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為虎賁中郎將素重
慎周密時上封事閉去草藁或別傳曰或為尚書
令常以書諫事臨奏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
盡聞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
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

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為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藁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為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隋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為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削草隋書高熲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類皆削藁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舉而馬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藁與荀令皆于房績始命焚毀則亦其不密者多矣任彥昇為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此蓋用事為褒非其實也緝畧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昶明日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每每多用此四字

本之曰四言概煉徹切達生之士常以為娛憂生之徒亦以為痛陸佐公吳田默曰歐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遊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古詩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于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于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憂為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公云恨不挂長繩于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清遠長繩一語不曾出自其口然余嘗考之江總歲暮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非又為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圜嘗言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炯亦然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日曰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疊相襲久矣按玄傳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群光絶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寔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国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皇太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畫彩之堂室護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以後妖僧偽為其名乎且九子母鬼也帝殺皇后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于禮魯人以為母師甲觀既為開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九子母宗亦遠其博學多聞于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據為之讒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與相朝時至此壽畫周事入告于君以為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上林卷之三

邑詠巻五ロン、　三
豊田周一郎敘纂

述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
英會、凡十有二人、時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
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
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狄盧見白樂天
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
慈州刺史劉嘉、御史劉貞皆八十二、永州刺
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秘書監
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
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問言、而自不書、唐兩盧
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
張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
齒之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
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題為九
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
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秘書狄兼
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
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
八、前磁州刺史劉爽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
十五、侍御史盧真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
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真
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談紀洛社耆英云元
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為耆年會、命畫工鄭奐圖于
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七十
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
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
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
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檢
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
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
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珦、

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洛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西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鄆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

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愚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為盛云、　明宣德間湖州烏青鎮亦有九老、趙曦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燠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　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

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盛、正統間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貢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鄭林布政使、姚輦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見宛委餘編、隆慶己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珊年七十八、少參雍潮七十九、太守陳鍼七十六、運使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維湖七十四、太守林允宗七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九人五百二十三、後尚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

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將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句、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

集綠筍齋肴菊、蒸餞茱萸黃君、南昌、蒙呼盧聽歌、即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為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即重陽、九月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爾倍艷、人逍淡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竊窃玄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堂、寧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未盡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叙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云

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還冲北平太守賤瓊東云
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里躬雁門太守宿詳
五原太守督環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荊修
東海太守鄗熙弘農太守稜良南郡太守爲昆
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
涿郡太守作顯盧江太守貴遷交阯太守穎先
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責烏傷令
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
是郡守縣令惟稜良之名曾見於史耳

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尚多希闢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冥都、渾梁侯僕朋、尚書令覩譚、太子太傅稱守、侍中耦嘉、鈞喜、卿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勲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惲、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真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袖羅度、遼將軍条皓、蜀郡都尉千歆、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兖州刺史過栲、一作過、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阯刺史僮尹、越巂太守牧

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還冲北平太守賤瓊東云
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里躬雁門太守宿詳
五原太守督環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荊修
東海太守鄗熙弘農太守稜良南郡太守爲昆
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
涿郡太守作顯盧江太守貴遷交阯太守穎先
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責烏傷令
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
是郡守縣令惟稜良之名曾見於史耳

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巻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
引應氏遺編尚多希闊者則有漢太尉趙熹丞相
冥都軍梁侯樸朋尚書令鞠譚太子太傅甄守侍
中稱嘉鈎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亏祉少府
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惲故仁虞事滑
典長史眞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俚騎都尉
神耀度遼將軍呆皓蜀郡都尉千啟上黨都尉露
平趙相行祐兗州刺史過栲一作過㭰幽州刺史
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阯刺史橦尹越巂太守牧
根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
西河太守桓恭豫章太守巫熙南郡太守緜秘太
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乇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割
令家羨中年令池瑗梁令鄺風武陽令會㭰贏長
糗宗傳士食于公沛上計三烏郡不知景盧何以
不敘然藻書西南夷傳有越巂太守牧根豈即牧
根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輩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
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
雌在觜曰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
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
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
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即顏傳引易
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
說沈約有雄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
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格格
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
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
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
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已詹其更以太初元年年名焉(閼)逢攝提格月
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
家語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
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日雄在

甲雖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亏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為月陽又曰正月為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歴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為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蔑始以建亥為年首今改以建子盖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為濁星之畢及娵訾之口失之遠矣月令雌紀曰舍中星不及于月盖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恒星定月所在娵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娵訾之辰盖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沉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歴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為月值畢及娵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為得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鵠耶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俱行三節

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曰為雄月為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黄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為雌雄周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為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為雄夜為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注曰八月酉仲為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為雄形為雌也爾雅郭璞注曰蜺雌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春秋元命包曰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

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蜺常在晝四時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蜺便嬛以增撓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戴雌蜺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句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帮青黑色晉灼曰帮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亦不能違不獨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淮南子丘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丘陵高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污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鼎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脩覩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晉適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字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予謂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

帝諱疑作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黄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復擕摭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海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偽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微微真偽相瑕不當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盧乃以盈觴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彝盖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恢其左胥夏小正曰啓灌藍蓼啟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瓷既啓淮南子逕夫百晦不違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棨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王襃九懷曰啓匱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黄帝而而啓首案賛讀如啓此處正宜為贊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靡沸螗動雲徹又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吏有徹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床上弗為禮宣帝詔令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為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奭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奭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奭竇傳曰有如兩宮奭將軍鰲

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酒以合歡美盈酌之間反生鬬又曰沖而徐盈他不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敘傳曰豈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劉邦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郡邦曰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在鄒詩曰寤其外邦曰于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嗟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敘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恒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恒山以比漢書外戚傳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者成帝諱而因紛傳諸公稍自引而息驁大人賦低卬夭蟜以驕驁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荊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若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灞滻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裴懷慶竊為己作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述曰王勃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

扇瀑水當堦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揺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戴叔倫懐感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綵雲投張祜詠風揺揺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顰夜按歌舞寧僅欄李數家手按梁陳習尚妖淫詞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廻袖勝春風歌扇當窻似秋月庾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却匣擎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香飄舞衣李孝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揺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娟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益六代綺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詩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興慶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桂麗之貌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明瑞詩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螭非虎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此沈約

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其太尉碑曰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荅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也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羆非龍非彲而唐書酷吏傳肅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手秀才顧非熊世系表有賓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曆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為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曰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曰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歷曰中昴八度清明班注曰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曆也洪氏以為太初始正殊誤即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九誤之最盧以為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曆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次之立春驚蟄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振三統者豈主為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為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澤涸堅蟄于冰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于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淅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換天道冲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沉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江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大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彩不傳者時見于軼書若覩鳳片羽足驗五德或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非獨以文之工拙寸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唯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沉書四十四卷典畧八十九卷張録三十卷韋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尚有王隱蜀記七卷郭沖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尚書八卷孫盛魏世譜三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末傳八卷晉太學傳士環濟吳紀九卷胡沖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尚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于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頒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

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沉晉書三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晉秘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三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録事參軍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略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

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
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
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
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謝吳梁書四十
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許亨子善心
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
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三卷紀衡
御承興龍飛記二卷臧嚴栖鳳春秋五卷陳征南
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最梁後略十卷梁
長沙蕃王蕭韶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實錄八卷
謝吳梁元帝實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畧十卷
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
大圜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
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縡陳書
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陳王
業曆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
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朝則作九十二卷唐初
敦煌令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

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
卷温子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未
修書二十四卷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
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
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
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
傳天錄四卷陸元規文宣帝實錄四卷又宋孝王
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
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
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太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
畧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尉丘啓期隋
記十卷柳謵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
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畧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
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
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
趙石記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
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
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僞涼從事中郎劉昞

凉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鴻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偽治時事六卷徐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十卷李公緒撰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偽漢散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八卷偽燕尚書郎張銓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偽凉著作佐郎段龜龍凉記十卷記呂光事偽燕右僕射張諮凉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凉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國參軍劉慶凉記十二卷高道讓凉書十卷沮渠國史凉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昞敦煌實錄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凉書及托跋凉錄十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繼淪空名猶在景

盧且容遺之況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尚多誤者孫綽雖頗著作終無撰述未嘗有晉記者元行冲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爲曹氏丘悅三國典略三十卷負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傳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冲以族出於魏乾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爲非同言道武名犍繼晉史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而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閭等叙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時僭偽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訛爲萬等二唐宋史皆作蕭方是指方字爲萬也

以景盧之精辯而略斯踳逆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蒲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為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顏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按據唐人詩即以為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颸之類今江湖間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縈繞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也予過淮徐間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為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為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

藝林學山又引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為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惵懽青絲笮凌晨只欲開狂風趂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尚從舊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颸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颿之家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疊詞復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遺風詩曰罔象雖馴頻遥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欺嬈而且云飄動則石尤乃飛廉孟婆之精奇相馬銜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為怪族幽妖矣

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晴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一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　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為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匄本作丐解者云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即公孫段從　之子尚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嫌同乎予謂　葛藟不芘況於名字得不芬

同南史孝義傳　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同名世謂士清為孝泌以別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匄魯之嬰齊近古尚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郹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禮考註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共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

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慕容暐為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奉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既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吉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誤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亹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也此亦妄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望帝即位號曰開明帝王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婦侯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曰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鄰邑長亦突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酉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乎子書言須彌山高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鏡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蟇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逌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蜍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為月氣予以為月無光而邇日為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為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逮而酉則對在卯卯為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為烏而不知為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段成式言月中有桂仙人吳剛所斫其根同不然日行于酉與扶桑對則陰景日中月望之明景

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蒼高邈孰稽其真屈原有顧兔在腹之問推度災有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說虞喜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鱉之影而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寘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蟇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烏此固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曰月凋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鑿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墳壇二刻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寓龍寓車馬皆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靽狀馬遲往論衡曰立春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又曰世間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神為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雖漢吏之顏母奴刻鄧都之貌縣官致嶭壁之容李子長之梧因能動江充之桐人為蠱丁蘭之木母顰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刻木為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馬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禮刻迎又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伎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嘆而鄭玄禮記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

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鸞車象人鄭玄解為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主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于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宜取削懷以後為前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即盡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以為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係遷耳史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

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己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為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己以為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之先見祥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高誘注曰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孫太庚之子也號為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為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廷三日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問妖者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為善禍不至見祥為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于商朝者三日而皆為興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琭琭然又為錄錄娽娽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娽娽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者老子注琭琭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丘五恐州黎宛營諸丘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宛營諸丘碌碌然小耳毛遂謂今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秘書璅璅常流碌碌凡

士蓋亦以為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又易林曰烏飛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禹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録録彊食進死何傷鶡冠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録録潅夫傳帝在即録録師古曰録録言循衆也娽娽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司馬彪注曰禄禄猶録録領録也陸德明曰禄禄謂形見為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摭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己乃陸陸相將諸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群子陸陸妻姪成行則似為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音趣咸歸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為蹗蹗焉往生也說文曰逯行謹逯逯也傅雅逯逯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科易林所云葭亭嵽㠑也碌〻不可丈尺是深遠窈窕之意餘皆闡葺摭膚意耳跋与識者擇之

卮林卷之四

卮林卷之五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識郎（郎瑛仁寶作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塁談以揚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識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宣和畫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興作金公立（作金公立一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叔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楨賦曰降炎漢以罕記琛李唐而著稱雲驂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蓋即所謂云云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云云人考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鼓三角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轅雙輪箱上為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平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為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稾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感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云云

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
自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
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
死國讐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讞之然魏志
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
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
自樂嘉殺嵇康一安蓋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
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
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云狀
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
八年以濤狀撿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
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
安兄巽善于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于司馬文
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
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
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
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尚書吏部⋯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
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叙次則司馬景王
尚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
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為吏部尚書會元皇
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
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為選郎二十餘年矣仁
寶不知濤魏世曾為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
射領吏部日為之則絕交一書將是為後人僞託
邪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
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
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季
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野集夜
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
多有之顏亦永言所至不覺有合非作意為

也然顧延之夏夜詩獨靜閑偶坐臨堂對星分〻
聽風薄水遥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
乎予按陸士龍為顧彦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
徒巽〻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
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
靈運酬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武
帝七夕詩炫〻葉露滿肅〻庭風揚梁武帝大愛
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
歌玄靈曲投雲乘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
坡詩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王昌齡送恭母潛
詩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張籍城南詩曝鷺亂
自墜陰藤斜向鉤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
與世事絶登峨嵋山云雲閒吟瓊簫石上弄寶瑟
夢遊天姥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
足澀側石車輪摧高岡蚤王主簿詩云幽人停宵
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樓詩白露見日滅紅顏隨
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〻

石蛾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杜甫北征〻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鴟鳥鳴黄桑野鼠
拱亂穴送樊侍御詩徘徊悲生離局促一世張旭
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石櫃閣詩清
暉廻群鷗暝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然林中薪暗
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入
衡州云隐忍枳棘刺遷延脈瘡吴筠五老峰云
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文帝
歌謙〻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來
玄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雉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
飲水聲應物答崔都水詩亭〻心中人逍〻居秦
關則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鬪勝宋梅聖
俞皇甫劉寄杳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阜集有訪
劉氏山莊詩云少已厭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
石壘瓦伐紫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尚素
著弁服用壯繫革帶近世適逆士抱守爾獨大云
全生逃喧卑脩真饮幽深菉花緣清溪漁人穿〻

林琳攤餐霞書爐烹還童金回廊常鸞捿環堵心
龍吟嵇康如猶存當來談遐心三云青巾柄山陽
白板掩淵矣開蕭膳毛詩斷硯注老子孤雲酬無
言獨鶴伴久視消鬲於陵倖朴野鄭圃擬庭除賤
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避俗欲返朴真從蒼林居
適意撫卧鹿忘形觀遊魚丰竭靖節酒毫揮王獻
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疎紫霧滿戶外人行求
茅蘆亦可稱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
李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
簪花詩酒成碧後　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
句可笑

論曰王僧儒夜愁示諸賓詩簷露滴為珠池水合
成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
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
杯掌而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邊五色不
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得憶
君將謂懷人之際始酌金罍而至于狂惑乎郭遐
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
詩況思慘行鑣結夢在空床既寤丹綠謬始知紀
素傷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
語乃可以為真耶丹綠為言固王諸議朱碧之祖
柳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
為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語又從此導源耳元
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詞矣德麟詩
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令人但知九日是
費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侃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
日軍中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
記曰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
遇雪令學士賦」詩李乂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
蘇頲六人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
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人以人日登高

爲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群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晋桓温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為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于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由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蠶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晋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别乎

能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慴盜賊春曰熊之為兆既當慴盜亦須愼火未幾京城災禮部熾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諭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昇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愼火半月許為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城東大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禜禳于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晋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顔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明

曰麈尾有閒閒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為麈群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古談者揮焉按李尤銘曰撝成

德栖言為訓辭則始自東京矣隱囊之名宗齊尚未見也王元美以為昔人未知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隱疑即穩囊也予意隱字如隱几之隱即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菰渚與崔孟起從舟而下至石硊寄雨連江輕舟凝滯繙南史陳後主時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蹐進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下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答云令京師宦坐處常有栽錦為褥形圓如毬或以枕膝或以揞脇蓋是物也

蟪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違山十里蟪蛄[illegible]之尚靜悉諱與碩鼠同意

明之曰用修指此為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不言歌而毋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之悉諱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諱也甚矣史記云魯哀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齗交爭之意即孔子所謂諱也愚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見者且毋鉛不引詩緯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違伐乎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諱元春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縕籍二君承喤襲舛任臆品許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諸苑家語當有猴羹之吐矣

列女傳謠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謠云食石食金瑱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入仙詩謠 一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謠考神仙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豉北

方呼豉為札當言玉豉與五加賁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得長壽用食石用玉豉此草霧而不濡大𤍠氣盛也𩆜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若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此經齊民要術引之與賁石經大同用脩直顛倒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為諺諸家乃遂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真人賁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賁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　公度閒孟綽子董士固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連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為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非大庭之宋父也陳晦伯常識用修引衡波傳按衡波諸類書多引惟考諸經籍志都無所為魯定公記者此為古語宜從梁元帝金樓子云名山之下生葱薤者是古種食香種也故語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此二物可賁石也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真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力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貨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誅

鏐鍾伯敬乃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鄉文門相狎譚友夏云後二語尤感甚真堪捧腹

月令注諺

古今諺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

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蟀蛬孫炎注曰蜻蛚也楊馮梅撫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本非里諺又陸機毛詩疏曰趨蟋蟀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言為一托之僻書以欺淑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絡緯鳴嬾婦驚按古今注曰蟋蟀里南呼為嬾婦里語云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鬄河釃湖

丹鉛錄曰賈誼新書鬄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鬄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挑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詁鬄字者惟說文曰鬄緫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迂遠且黃河千里一曲何取廻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鬄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鬄為剔據此則新書當作鬄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釃之為義陸德明曰盝也章懷曰濾也濾盝可以解黃酒不可以解濬川且五湖豈容濾滓而漉獨乎若義取澄清人壽幾何之憾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釃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韋曰釃之箋則漢書謂釃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廝二渠以引其河裴駰來漢書音義曰廝分也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釃同漉義

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㕓又引旁出亦用史記之
字

左傳引語

古今諺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間令語西國兵交不罷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為即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氏無此詞唯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〻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遷怒肆恣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于澤誰能不含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旋害已妄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竊取以為己利猶珠出于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寶也又翟酺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諺又載古今緯古語曰月麗於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于經〻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句緯說非出一篇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曰土為木妻木為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為言耳困學紀聞云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愚按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

詩也王氏既他無所見而吾家子醇乃以為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熙ゝ布雲根森ゝ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戸接雲根庭流松響裴棨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任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晏按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沈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肜肜雲根侵遠樹夫ゝ曰布曰披曰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意不容以為石也且浪仙之詩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ゝ何必皆觸石而出乎尋安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宋之問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

敎殽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敎山敎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寓令在陝州府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詩令名乾壕鋪按敎即殽也秦晉戰於殽即此地西山則殽之南北兩嶽夏后皋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崤河東郡聞喜縣注引史記伐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ゝ按今澠池屬河南之河南府聞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聞喜抵澠池陸道四百七十又水注經曰河水過砥柱有崤ゝ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崤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ゝ有二陵孟明覆秦師于此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導于千崤之山北流經絡二道注于河東流貫砥柱觸閼流自砥柱以下至五戸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敎水

合教水出河東垣縣北教山歷鼓鍾川分為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令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鼓鍾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峡入于河令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間有峭水有石峭水又有千峭水蓋三峭矣三殽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教固非殽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證知教水不但潔流聞喜亦絳翼之通波也左傳晉人禦師必於殽〻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穀梁左氏語何休亦不釋土地名惟杜預曰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殽閒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正義曰是山俗呼為土殽石殽然則令陝州即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即石殽也杜詩注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即西殽也差為得之殽澠蓋晉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瑙晉之道且秦師惟摩晉境過周襲鄭故欒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之于殽若至聞喜則壓晉都畿實深矣晉得縱敵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前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碑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

明之曰後漢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注云〻壽用脩所稱無他稽究直因善長遺書寫之故其爲誤並同且靈帝熹平七年始爲光和元年用脩過信鄭言以意傳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焉日磾字翁叔令止存磾字

張副字子儁令作副皆承水經注之譌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諺曰越陌度阡互為主
客
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
越陌度阡更為主客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
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譌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記載辟雍逸詩曰舟
張辟雍鶬々相從八風回々鳳凰喈々注引困
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鶬々相
從樂々經也逸詩篇名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
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談然乃作
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尚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
鳥獸咸變於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
二年謋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朱鳳
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鶬々相從八風回々鳳凰
喈々言其和也馮氏既以為辟雍之詩又以為樂
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張辟雍正
大唐之歌也
又
詩紀辟雍逸詩又載周官注詩曰敎爾瞽率爾
衆工奏爾悲誦肅々雍々無怠無凶
解之曰按樂師職曰詔來瞽臯舞鄭司農曰來勅
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　肅々雍々無怠
無凶唐賈公彥疏曰瞽人無目而云勅爾瞽率爾
衆上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
而出賈氏蓋以勅爾瞽二句為解詔來瞽臯舞之
義而猶疑悲誦三語為似詩且未曉鄭所案據馮
氏乃皆以為辟雍詩誤也
大戴禮
記詩又載大戴禮逸詩曰東有開明於時雞三
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民嗇執功百草咸
淳注曰見四代篇困學紀聞曰開明避景帝諱

也庶虞者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僅用飛征

觧之曰此引詩維東有開明一語耳於時下記者自言也末尚有地傾水流之一句語太參差韻難轉叶皆非詩體又按千乘篇司徒典春詩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又酷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草權輿卒于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云〻驗此知是章皆著書者一家言也然予謂庶虞猶庶物蟄屬也是以動于春藏于冬蜚征蝡飛蚑行者若山澤虞侯安得言動言藏而司徒為詩之乎

紫宮諺

詩紀載漢諺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注引漢書而題云紫宮諺晉歌謠詞又引晉書而題作苻堅長安歌

觧之曰陳晦伯學林云馮惟訥詩紀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云云漢外戚侫倖傳俱無之此晉載記苻堅寵清河公主慕冲容事也詩紀不知何據云然娶覺梅氏古樂苑及詩乘亦引漢書承詩紀之誤也詩所依馮氏引李延年事又引苻堅事而云長安亦以此歌之不載出何書按十六國春秋苻堅二十五年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三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長安歌之云云此事又見魏書考漢書五行志亦無此語惟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並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時人語云〻詩紀之誤蓋據此耳

張君祖庾僧淵

馮汝言詩紀又載陳張君祖贈沙門竺法顒還西山庾淵僧代竺法顒答張君祖諸詩而注之曰張君祖庾僧淵詩皆恬淡雅逸有晉風屠選陳世無此作也考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者並在晉成帝時疑即此人與廣弘明集云陳張君祖既不能明姑列于此

解之曰按廣弘明集多誤如晉桓譚宗孫盛宗羅含之類多矣此作陳張君祖不足怪也世說新語曰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遂成義理領畧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又曰康僧淵在豫章立精舍旁嶺帶川閑居研講庾公諸人往看之聲名乃興劉孝標注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晉書亦稱其有義學據此焉氏所疑是也但高僧傳竺法雅河間人立寺高邑為趙太子石宣所敬是為張康在南竺雅居北風馬不及贈答何緣矣考竇臮述書賦曰君祖馳馭藝黍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達其能作偽亂真而未可據（爲）竇蒙注曰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然則張君祖者晉張翼也與康僧淵定並時諸家不攷遂使目前佳士千載晦蒙予深惋焉故為訂之云爾

種羊

記紀載北齊高昂征行詩曰壠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注云見太平廣記

解之曰太平廣記引誤甚此詩作隴種千口羊詩紀及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廣記引宗膺異物志曰大秦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鼓驚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群豈此類乎然此不言種之也四明孫能傳一之剡溪漫筆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琦禪師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禪歌云波斯國中神異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前割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閉杵聲羊子還欲脛骨生桃洞壽樂鄭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據此則隴種千口羊蓋實有是事書之為牛將牛亦可

種耶

新林詩

詩紀載釋曇遷新林祖道詩曰生平本胡越聞吳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淡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刊溝側終爲松下塵況乎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注云見釋藻　詩所因之

解之曰續高僧傳曰釋曇遷姓王博陵人周武平齊佛法頹毀將欲保道跡逃金陵還達揚都栖道場寺彼有沙門慧曉康嗣領袖江表儒學兼孔釋一見而結友于隋曆告興遷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各題篇什曉命筆賦詩云爾按詩則是詩慧曉作也且遷行曉止故其詩云子向涇河我住刊溝安得以爲遷詩乎

鄭蜀賓

詩紀載隋鄭蜀賓別親友詩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何白首何處入黄泉注引詩話總龜曰隋長壽年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閭不求聞達垂掛冠選授江南一尉賓友祖餞至上東門蜀賓留別云云酒酣自詠聲調哀促合坐嗚咽卒於官時人比之劉庭芝

解之曰按南部新書劉庭芝字希夷汝州人作白頭吟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知誰在既而歎曰此語似石崇白首同所歸乃重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嘆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之其舅宋之問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以土袋壓殺之鄭蜀賓事亦出南部新書誤以長壽爲隋年號阮一閱詩話總龜承之馮氏又承其誤若蜀賓在隋代而時人比之劉庭芝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吳中珩云蜀賓唐武后時人長壽亦武后時年號馮公誤加隋字收此蓋未攷汝言誤收之謬也

異苔

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

及爾臭味異苔同岑云云

解之曰異苔同岑依藝文類聚録也太平御覧作異本同岑詩歸譚元春曰異苔同岑新而有采鍾惺云異苔字如何入想按異本義已難通苔字尤謬余以為應作異谷轉寫訛耳陸士衡贈馮文羆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其語

漢書

詩紀載漢書詩曰四牡翼〻以征不服

解之曰漢書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日夕月詔曰詩云四牡翼〻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注曰極至也所至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詩紀止引四牡二句按武帝本為咸秩發詔惟取用事所極之義若但摘以征不服亦殊無謂故顔氏統謂之逸詩馮氏誤

古歌

記紀載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〻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吳中珩拾遺注之云賜字疑

解之曰按方言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懐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雖摩詰經香積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啟顔録曰山東人謂盡為賜是也支曜出成具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卽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澌〻字蓋與賜同或作棗適今日罄失其佳語矣

注王

鵩鳥

已未在嘉湖與友人夜坐聞松間鵩鳴予曰此鵩耶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乃賈生以為妖鳥而吾邑聞其斷聲謂豈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友人曰賈生所謂妖者以野鳥入舍止于坐隅故耳若夫長林豊枝之中固其宅也當不為異矣因誦王元美哭子麒詩云春秋麟獲日庚子鵩來年可謂屬句工歆傳情況痛者也予以為不然

注曰此弇州組語之工而不覺引事之謬也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則麟獲非山頹之日明矣後漢書何故言西狩獲麟孔丘有兩楹之殯蓋傳會其說史記賈生傳長沙王作服鳥賦歲餘徵見拜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賈生自傷歲餘亦卒則鵩來至騎墮之後愈遠二事引喻俱失也且宣尼賈生作對五雀六燕亦不如是杜甫寄李白詩幾年遺鵩鳥獨泣向麒麟弇州豈誦此而誤乎

韻語

藝苑卮言曰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旿拉殺旿即樂府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䟦扈付丁旿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轉張付桓康二事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屋後著人正可破此二主

注曰宋書諸葛長民將作亂宋公至京長民到門引却前人關語密命壯士丁旿等於坐拉焉死于床側并誅其弟時人為語曰勿䟦扈付丁旿南齊書黄回為南兗州部曲數千太祖欲收恐為變召入東府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然晉書謂長民驕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不知紀極所載殘虐為百姓所苦及諸葛氏誅士庶咸恨正刑之晚則丁旿此搏自不可少然亦偶于長民試之曰每欲除異己必令拉殺斯為寃矣齊王所殺宋臣數十唯黄回遣使桓康耳桓宣武答謝安曰正自不得不爾齊王亦然新亭之役事窮勢極智勇俱困安石聊談笑道之令執守在四隣一言為真持破二主是以三代之道責焉上之君斯腐儒之論也史記人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告諸侯吾欲遊雲夢欲襲信信謁上令武士縛信械繫至洛陽後舍人弟告信欲反狀于吕后〻欲召恐不就乃與蕭相國謀紿信入賀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宋齊芟蕩蓋以漢為舊章但漢世少時人二語耳考宋明帝文章志

桓公王新亭大陳兵衛謝安入謂曰安聞諸國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晉書改作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殊不及向語渾朴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以四隣系天子何作者之疎乎且宋武帝為高祖不稱高宗樂府丁督護歌非都護也齊書及南史皆云欲偷張閩桓康莫付二字並誤凡詩人語無不協韻聊舉其類是者宋書大明中奚顯度為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撻人不堪命為謠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魏書崔楷宮中郎將性嚴烈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鵶獅付崔楷此酷吏也民語亦如此詎獨丁桓哉

七仄七平

藝苑卮言曰楊用修所載七仄如來王吐舌萬里吐四海緯書七變入臼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年平如文選離桂飛銷垂纖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差參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桂飛綃雜纖羅不言垂纖羅也

注曰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一世此子長短句中偶出七言耳春秋運斗樞三變而梨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此句與詞詠益不相關不當以混風雅文選古文苑舞賦乃作華桂飛綃而雜纖羅不獨非七平亦且八字矣按屈原大招四酎并熟不澀嗌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此七仄也七平如宋玉魂兮歸來哀江南古紵曲羅裙飄颻昭儀光翻鼓吹第五曲孤魂翩翩當何依謝惠連燕歌行何為淹留無歸聲萬九王子喬行超升飛龍翔天庭皆雅馴流利而王亦不之及且梨花有客二句皆用修所引王乃沒其語而竊之又梨花句出于崔魯謂之老杜何也

解鳥獸語 一

苑委餘編曰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衛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又侯瑾字子瑜見敦煌實錄又廣

漢陽翁仲儒解馬語見論衡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聞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注曰此類餘冬序錄廣言其言之矣宛委後出又不及脩編之詳聽者序錄記曉鳥語者有謝承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又神仙傳成武丁孟部晉舊傳楊宣孟聞雀聲而知覆車之粟魏志管輅聽鵲鳴而知鄰婦之殺夫北齊書張子信聆鵲鳴而信官喚之口舌宋史孫守榮于史嵩門聞鵲噪而知來日晡時之寶物皆王事所遺獨少公冶侯氏二事耳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列子曰今東方介氏之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悉解異類音聲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虫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然則通達殊音豈獨萬冶諸人乎蔡邕釋誨曰伯翳綜聲于鳥語晉鼓吹曲曰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智周萬物下知眾鳥言是中古亦有此矣後漢唐公昉碑曰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有神人與期谷口山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東坡老父傳賈昌開元元年生七歲趫捷過人解鳥語音此又王何俱遺者又董逌周吹景集曰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唶唶事謂未知所出諸園云出論語疏張閒邢昺書了無此語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嬰尋史記注亦無引及惟海錄碎事載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王氏以為見衡汲傳未得其據也敦煌寶錄侯瑾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小人君子相與雜居矣此乃建占之術然序錄引今東方介氏之國數語以為續博物志言而不知出自列子豈溯流而忘源耶又引史語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則秦紀無之又云成武丁吾柳人神仙傳載其長在沙遇異人授一書遂通天下鳥

獸語音按神仙傳武丁隨二人行不止二人出玉
函看素書有武丁姓名乃与藥二丸令服之還家
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非未嘗有校書事
也又曰馮緯貽畧知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
鳥語一卷是事恭有著之書者矣翰府名談白竟
年過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辯九天禽語大
地獸言竟年後遊潞州太守名問之庭有二雀啾
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糜餘粟在地
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
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
二十餘頭從一羊獨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
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羊月餘果生
子此國田師傳載按唐裴知古長安中為太樂令
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言鳴言主必墜矣
訪之果然杜詩從驛及禍樞注曰王元聞鹿鳴問
樵者曰鹿鳴即死果為獵人所獲元嘆曰為禽微
聲以彰禍机不可免所謂王元者不知何人此注
蓋杜撰也遼史宣宗人神速好能知蛇語尤奇竟

年者樂天姓

五龍

兗姿餘編曰兄弟稱二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
龍者漢荀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唐崔琯珙璵璪
瑊玢球珦

注曰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
与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注曰平
輿縣有二龍鄉南史柳悅字文殊少有清致弟惔
字文通好學工製文与悅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
可謂一日千里元美所記是也然吳志劉繇字
正礼東萊牟平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邱洪薦舉
繇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礼洪曰
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礼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
途發詮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封嵩為左僕射韓諱
為右二人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
弟執為北中郎將德臨軒令又四人同八拜嵩等
計謝德碩曰昇二龍于長衢騁騏驥于千里朝野
榮之南史建安王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參

軍弟覬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御二龍於長途又謝舉爲太常博士與兄覧俱預元會江淹忽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塗者也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新唐書烏承玼字徳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則劉氏江氏謝氏烏氏皆有二龍也有三龍者益部耆舊雜記曰李邵字永南弟朝字偉南又有一弟各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有四龍者漢記曰李膺祖父脩安帝時太尉生子亮淑釗秀號四龍皆為牧守又竇泉述書賦曰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張從中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弟從儀灼然有才從申志業精絶是也五龍自竇氏前則南齊書張岱字景山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将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張之前則前涼錄曰辛鍰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在漢則有公沙氏陶淵明聖賢群輔錄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讓恪弟逵字義則逵弟樊字義起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其前又有周氏重合令子興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穎陽令子良居遂興里右郡決曹掾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各以儒業退讓為業天下著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然上古已有五龍遁甲開門圖曰五龍見教天王被跡望在無外拄州崑崙山上榮氏注曰五龍蓋皇後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龍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龍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春秋元命包曰五龍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維人皇御世此皆王氏所遺也若夫人非同生居而同郡亦

號五龍者淵明集曰膠東令盧氾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頴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隐字叔州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右濟北五龍並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又晉書曰索靖敦煌人與鄉人范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有以同志同功而並稱者新唐書狄仁傑引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共誅二張中宗復位封為五王呂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是也六龍不獨温六華陽國志曰李宓六子皆失拔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汶陽太守少子興字儁碩太傅參軍幼子盛碩寧浦太守又晉書温羨字長卿太原祈人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以為温羨誤也又最盛者北史王雲北海劇人仕魏南兗州刺史娶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字元景暉字元旭昭字仲亮晞字叔朗晧字季高暉字季炎且又玉海紺珠唐房誼四子稷坦遠熈號四龍崔徵兄弟七人陸徵兄弟七人俱號七龍後魏崔長瑜子樞等九人號九龍又引伏氏譜伏義兄弟八人號八龍引語林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白張氏十龍儒雅温恭

飛燕

宛委餘編曰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又曰豫章王蕭嶷馬亦曰飛燕、

注曰趙宣主以迅体輕軀得號翔鳧固非名也按晉書輿服志曰漢世祖挺英雄之略懲文景之貢揚雹旌鷵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祭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則武帝時先有一趙飛燕矣典略曰黑山黄巾諸帥白相號字騎白馬者謂張白騎輕捷者為張飛燕九州春秋曰黄巾賊起張燕聚少年為群盗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蓋惟趙皇后同惟宋書劉道濟傳

有蜀賊偽衛將軍司馬飛燕杜揚編實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舞態豔逸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此則其名耳張平見十六國春秋馬名者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張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則馬名盡之矣南齊蕭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世祖拜陵蕭伯玉密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迎飛燕東迎具白上怒之意夫東方稗逐豫章騎迎水陸差池何以避迫宗書袁顗傳劉胡叛走袁覬大怒呼取飛鷰謂衆曰我當自出之至鵲頭步取青林若蕭嶷名馬飛燕則袁顗已擅美於前矣予謂此復燕者船名也哀江南賦曰排青龍之戰艦鬬飛燕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與子山賦正同陳晦伯拴引古今自謂無謬而天中記馬部列蕭袁二事豈未謂梁元之詩子山之賦乎

王母越王

宛委餘編曰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蜮者亦名越王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注曰酉陽雜俎曰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令鳥守之案此則鳥名王母使者四字為呼非但云王母也又鄴中記石虎園有西王母棗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三子一尺又石虎皇右谷室有二長生樹葉大如掌八九月白花子赤大如橡世謂之王母長生樹伽藍記曰華林園有仙人桃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即熟亦曰王母桃酉陽雜俎曰王母桃洛陽華林園有之十月熟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又曰貝丘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之取歸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古今注曰虎鬚草江東織為席號曰西王母席又曰苦蔵有實形如皮弁有寶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爾雅觚竹北戸西王母日

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後魏書大秦國西有白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凡此果卉荒極山阜皆有王母之名不可悉㮣者也若夫越王名句踐而以為句踐名越王然則闔閭夫差皆名吳王也竺法真登羅山䟽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勾末可受二升南人以為酒器南越志曰鸑鸕一名越王鳥蒹名苑曰西頭蛇一名越王約髮異物志曰擁劍俗謂之越王鈴下又曰椰子有如兩眼俗人謂之越王頭異苑曰越王餘筭落白者似骨黑者如肉臨海水土志曰越王筭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來取則縮入沙中南越志曰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高海有之又曰安綏縣北有連山昔越王代木為船俱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挽之既而船自飛下水男女共沉於潭風雨之後時聞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即有青牛馳田與船俱浮今名越王潭凡此禽蟲卉物江潭多有越王之號不可勝數者也後漢任光傳城頭子路者姓袁名曾字子路起兵虜城頭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通鑑武德七年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唐書開元時瀛州人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亦不止一仲生矣然則何不言虎名李耳老聃亦名李耳薗藥茹名難婁黃帝臣亦名難婁木名扶蘇秦公子亦名扶蘇雀名丁公項王將亦名丁公雀名嘉賓鄧超亦字嘉賓

傅粉

宛委餘編曰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公胡粉飾面搔首弄姿此雖誣詣要亦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衣服為服妖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傳粉施朱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傳朱粉耳

注曰漢書佞倖傳孝惠侍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俗也觀此則知漢初之制凡飛蟬耀贊豈貂珥首者服飾皆然魏略曰耶鄲淳詣曹植植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

舞則不但諂臣媚子爲之名士亦未免俗矣唐書
曰張易之兄弟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
喜則自唐以後何獨不然也

一 李膺張衡

宛委餘編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于丘社
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
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尸無所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麋鶴跡置石崖頂到
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
鬼亦師衡子魯爲嗣師然則今所傳張道陵者
蛇腹餘食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
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爲漢人
明矣考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雍道晞
率賊逼巴西涪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
爲益州劉季連反書報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
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
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

才辯 辯 書作辯
廿り王僧辯 辯 俱作辯

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〻事桓靈之主今
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以爲益州別
駕著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
益州爲名隋經蜀籍記同蜀記主隱撰也弇州俱
誤然梁乃有兩李膺按王僧辯傳承聖二年西魏
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于建業尋膺
爲涪令時即極英妙必過二十自永元〻年至承
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驥
之後〻處紱衣之役奎臺之吏而奔命數千里之

鬼亦師衡子魯爲嗣師然則今所傳張道陵者
蛇腹餘食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
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爲漢人
明矣考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雍道晞
率賊逼巴西涪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
爲益州劉季連反書報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
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
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

才辯 辯 書作辯
廿り王僧辯 辯 俱作辯

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令勝昔ヒ事桓靈之主令
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以為益州別
駕著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
益州爲名隋經蜀籍記同蜀記主隐撰也奔州供
誤然梁乃有西李膺按王僧辨傳承聖二年西魏
将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辨于建業尋膺
為侍令時郎極英妙必過二十自永元八年至承
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與
之後以襄綴衣之役耋耋之叟而奔命數千里之
途也以此事故子謂梁元時之主書又非東晉世
之公胤魏書李苗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大
僕鄉可為一証然吳志朱桓傳亦有魏濡江太守
李膺又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與
吾俱為講學祭酒寢疾預買棺椁多下錦繡立被
發壞此在平子之前者晉書趙王倫時有省事張
衡倫纂位使衡衛惠帝幽之後斬東市隋書張衡
字建平煬帝御史大夫出為榆林太守誅朝野僉
載周張衡令使出身合入三品因退朝市蒸餅馬
上食則天降勅流外文獻通考晁氏曰張衡撰編
年通載十五卷熙寧七年表獻之陳氏曰張衡嘉
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院學士古今蓋有
七張衡四李膺也天中記亦載張平子張係師而
增云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為四
張衡李膺二人依宛委說皆為未備

忽雷博勞

宛委餘編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驪魚
亦ゝ忽雷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見樂府及

証

註曰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秋化為虎
然唐人亦有名忽雷者廣異記唐歐陽忽雷本名
紹桂陽人任雷州長史官臨大池當出雲氣居者
多死紹令測水淺深別穿巨壑决於天地晦冥雷
電大至紹率徒持弓矢排鍔與雷師戰衣並焦卷
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涸獲一蛇長四五尺狀如
蠶杵為粉食之南人因呼為忽雷鳥名者趙岐孟
子注曰鴃博勞也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鄭玄注

曰鵙博勞也疏引通卦驗曰博勞鳴反舌無聲陸德明曰博又作伯相馬人見唐韻孫愐曰博姓古有博勞善相馬則此人乃姓博名勞耳惟東方朔占鴉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令主姓名呼不應朔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盧陵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為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

「擣素賦

藝苑巵言曰班姬擣素如閱緻練之初擇成玄黃之自出涯華裁於昔時疑異形於今日又云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注曰擣素賦全篇駢麗悲涼自是六朝高手其非婕妤結撰郎暗中按摸亦可辨也賦若在潘陸鮑謝集中必當與文雪雄鶴諸篇並入采摭若以為西京妙製而錄之孟堅平子之間則有目者笑之矣此賦漢書列女傳不見而見于唐人所裒疑昭明時尚未出倘已經揀練而置之益知文選之所以傳也

呂應

宛委餘編曰呂安字仲悌君苗姓應賜從弟供見文選注

注曰楊用修集曰唐人云君苗與姓呂安與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璩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嬰寧元美言蓋承用修之論而其實非也嵇叔夜與呂長悌絕交書曰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云云嵇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呂延濟注曰阿都呂仲悌小名然則呂安不但有字即小字亦傳于今矣若休璉諸從雖亦得姓終于無聞使後代之人彷徨追想甚無謂也棄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雲見其登臺賦及詩頗作愁霖賦極佳

頗放雲見兄文歟云欲燒筆硯曾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論二十七卷嘗百餘卷寫之又云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其人推能兄文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觀此則君苗清河族也為士龍推服若此定是佳士而流風攸泯遺章闕特以欲焚筆硯一言附見晉史乃令後來有述唐人所稱蓋謂此人耳休建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猶存而復修少年鉛槧事也又案晉書志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數之而謚為定君苗豈即崔褒字乎嬰常為君苗作小傳載崔氏餘史中

細腰

宛委餘編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注曰此說非墨子始也晏子春秋盆成括曰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子兼愛中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老何也君悅之故臣能之也兼愛下曰昔荊靈王好細腰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而靈王悅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韓子二柄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楚策 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淮南子主術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民皆處危爭死按韓子亦稱靈王不云楚莊惟尹文子曰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莊楚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荀子道君亦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風俗通又作齊王矣然曰朝多餓死曰好士細腰曰朝有黧老曰故臣能之曰荊國之士曰一國有 飢色曰國中多餓人曰楚士約食曰民殺食自飢即李尨封事亦曰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俱未嘗言及女子者

惟管子七篇曰楚王好小胃而美人省食吳王好
劍而國士輕死馬廖上疏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御覽引風俗通曰
趙王好大眉民間闊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
頸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於是始以婦人耳大
招曰嫮修滂浩麗以佳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此
豈楚風所尚耶抑懷王耽樂於茲而下化之耶抑
靈王之貽謀遠也夫靈雖虐用其民亦不淫于色
謂之好內誠無所據春秋繁露曰乾谿有物女水
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
不罷楚國大憊然非有高唐之遊瑤姬之夢也乃
以小腰之辭特鬧恐好事之謬解也予意靈王方
爭雄齊晉志在毒逐兩軍相當准腰帶十圍無所
用之腰細之士燕飛兔猾易以成功此楚靈之所
為好與

雙名

究委餘編曰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
蕃將乞藏遮遮國相尚婢婢唐琵巴客羅黑黑
樂工紀孩孩叙客精精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
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夔夔平章政事回回左丞
相脫脫太傅王保保郎擴廓帖木兒學士名馬
馬

注曰外夷遠裔疊字成音以之為名非有深意中
國卿之者非伶人賤工則舞姬歌妓時有傳者梁
書有扶南王盤盤蓋出漢末則在勃勃之前矣搜
神記有吸小小以盤食饋客周書楊忠小名奴奴
唐書則天冊泥涅師師為康國主貞元時吐蕃酋
師囂婁來降婁婁知兵法及山川地形新唐書作
婁婁者宗室世系表有叙南苡臧李章章盧州倉
李老老唐語林建中初士人過僧侯子飛飛李石
續博物志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殷安節樂府雜
錄貞元中有樂工曹保保長慶中尚陸陸善觱篥
北里志有劉駝駝能為曲子詞前定錄柳及娶岑
氏生男名甄甄玉堂閒話臨洮氏仲小小攝石家
山紀聞錄唐代公主家僧和和五代史李克用子
落落為張歸霸所擒又李存孝與安休休擊河陽

休休被執王思同傳有路王從珂伶奴安十十宋徧安藝流有勾欄弟子時春春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余元元々時胡人張猩猩工胡琴楊維楨有張猩猩胡琴引鄂國公常遇春又名六六追贈開平王謚靖懿此皆可以宛委之闕廣記開元初僕僕先生者姓僕名僕後果州女子謝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斯又奇矣若禽魚雙名者尚得爾雅之鷯鷯燕燕禽經之鸐鸐酉陽雜俎有兜兜之鳥其聲自呼形似鴝鵒山海經則青丘灌灌之鳥狀如鳩萊山羅羅之鳥是食人崇吾之山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枸狀之山有從從之獸如犬六足礎山嵌嵌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踰隅之山有獸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北海之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大荒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名曰猎猎罽水多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鱗在羽端敦水多鰤鰤之魚食之殺人深澤有鮯鮯之魚如鯉六足鳥尾亦王氏所未及錄也

婦人雙名

宛委餘編曰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崔鶯々又范十郎女鶯々張建封妾盼盼開元中宮妓薛瓊瓊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々畫中美人真々又沈將軍妾真真又元名妓趙真真同時馮燮子妻趙真真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連奚盈盈汲王山女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宮城妓灼灼[illegible]素死節婢青青常青姬紅紅朱濮郡姬麗麗地里妓王蘇蘇鄭舉舉王蓮蓮張任任錢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端武氏妓賽賽張虞卿妓英英又楚州宮妓王英英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畫婦人任才仲妻艷艷徽宗幸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惜惜成都角妓可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劉諷遇仙女翹翹又理宗宮人翹

御林伯肩
大整之

魏元名妓荆堅堅李心心顧山山馮六六辛棄疾妾田田錢錢

注曰宛委亦有遺也樂府有隋煬帝宮人羅愛愛唐書肅宗張皇后妹師師封郕國夫人又文宗宮人張十十唐詩紀事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上為歔欷問之吳元濟女也亭亭叙錄曰廬江王瑗寵姬亭亭白居易詩蘇家小女名簡簡又傷楊師皐姬英英南部新書王縉造寶應寺寺中釋梵天女悉韓幹為齊王妓小小等寫真也段成式等有吳小小寫真詩句因話錄李涉公魏罷妓回七七善鼓箏張君房脞說太曆中才人張紅紅善歌唐書高彦昭女名妹妹德宗嘉之曰愍唐詩話崔曙女名星星會昌解頤錄長葛尉劉立女名美美東坡詩注張祜妾燕燕抒情集賓擧有吊妓東東詩鑑戒錄成都女郎張窈窕作買衣裳詩北夢瑣言燕使馬彧聘鎮州韓定辭接之有妓轉轉戒擬筆作轉轉賦遼史景宗后蕭氏小字燕燕天祚妃蕭氏小字瑟瑟宋京宗名妓李師師見寵徽宗私與周邦彦兕又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唐安安入禁中歌色絶倫元青樓集有劉遍遍劉寶寶湖州角妓汪憐憐都下小旦孫秀秀又劉子安女關關七八歲得名湘湘間又維揚妓李芝儀女童童驀燈新話元嘉興娼娼羅愛愛又淮安劉翠翠餘話有趙鸞鸞字文鵷東平人與其夫柳穎俱死節也然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田田錢錢皆因其姓而名之常代辛答尺牘麗情集云柳將軍家妓沈真真柳以贈鄭还古餘編乃云贈柳妾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皆誤記也

寄生

宛委餘編曰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

注曰南齊書宋明帝遣齊太祖討張淹軍容寡闕乃編棕宗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又東昏紀義師至帝騎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當是障泥之類然韶州圖經有馬援門人賴寄生當善吹笛宋書禮道傳盧循怨逆群盜郭寄生聚作唐孔覬傳沈思仁遣軍主應寄生討晉安大守

劉瓛南齊書周山圖傳臺軍主毛寄生與張鳳戰
于豫章江後魏穆崇傳穆寄生襲爵建安公外戚
傳有李寄生賜爵高邑侯于此人名也後漢禮儀志
曰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是鬼名也毛詩陸璣
疏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東方朔傳
曰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叔射之朔曰此寠數也
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師
古曰以盆盛物戴于頭者以寠數薦之令賁白圜
餅人所用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
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
非為蔦之寄生寄木宛童有枝葉者也張衡思玄
賦曰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衡自注曰
根生寄生也李善曰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
而寄生已茂此皆草名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曰
寄生樹一名蔦易林曰寄生無根本立不固須臾
落去更為枯樹真誥曰良常山東南有寄生樹樹
如曲蓋形此木名也東方朔七諫曰便娟之修竹
兮寄生于江潭則竹亦可名寄生矣至于蟲名者

令南方海中小螺多有蟹生其中所謂蟆蛣腹蟹
者閩人皆以寄生呼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
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本草曰寄居在殼間
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
中亦名寄生

莆田周　嬰方叔纂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脩以為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朱鈞曰身恥朱門而心遊滄海形入紫闥而志在青雲又袁豹贈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遂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熟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兎罝不能掛龍鳥所以青雲入高歌在嵒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君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之詩遂誤至今不改

陳晦伯以青雲為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睢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躍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鶱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使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耳按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乃何劣〻作九州

伍長子故胡廣佐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曾論曰高尚之士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詩托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吳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學梁曰摘江雌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甫别董頲詩當念著白綃衣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此高遠也

八公操超騰青雲蹈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為鳥獸游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辭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与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丘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朝霞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遇毛女詩祈君青雲秘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

有以神標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于青雲之上顏懌請中宗曰賀生沉諧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寔禀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璡謚建平王書曩賢英叡李牧陳蕃皆身棲青雲之上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陵平倫比山積文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与余青雲之交非直啣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于青雲周捨謨短歌行盡氣青雲裏吳朝烟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揺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傳子曰劉陶曾奏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凌青雲淮南兵略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晉鼓吹曲將如闕席氣淩青

雲與類是也
顏延之注君詠曰 任君作五字

出修錢機處附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藉
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干于青雲子虛賦
其山上干青雲羽獵賦青雲為紛虹蜺為繯淮南
子魏闕之高上際青雲靈光殿賦陰曜崢嶸乎青雲
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
瑀詠荊軻云歎氣若青氣嵇康思親詩淚如雨兮
嘆青雲傳玄詩青雲徘徊為我悲賜人歌聲上徹
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
不陵桑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黃上園白露花中
泫藕頹歷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夷
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
巫山高云玉峰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
高處入青雲與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
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傳玄曲昔在唐虞朝時
見青雲際石崇答曹嘉詩昔嘗接翔儀俱遊青雲
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才有力者躡青雲以官躋

後魏書宿石等並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
清河王勵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
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各
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宗侯逐聖君
驂馭遊青雲岑參詩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
贈張大常詩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
途中詩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
楊給事詩直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唐
書表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欻嗟立至青雲陳文
惠免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
將倘白髮光陰得最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于用之登科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
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
晉志同用修所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
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壽與故實
然左傳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爲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々爲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闊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

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猶契闊凌厲不飛翻恐董說

太白猛虎行賢哲栖々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陳晦伯歇用儀援證頗博然亦引許由語石董氏說所引據多爲余之所遺者並故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爲大司馬以王伯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百人稍々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史庾登字仲遠爲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御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寔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智日臣

辨誤李綽論古今宦官統帥寔宗勳容日御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御寔有可以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謇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秦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南史曰袁粲執履之跡近于仁勇古人云疾風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

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東寫西李鴻賓奉獻酒
內迎于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風勁草所望于卿
也北齊田書傳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傳子之輩
違恭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為
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〻曰被堅執銳或有
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罔死歸我竹帛
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
勁草立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
璹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
之為貴物嵗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勑姜皎曰
士之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狗則為輕草有疾風
之烈力節全則知勁楚国公皎藏于朕躬憂存王
室朕補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諝字士明署侍御史
為史思明所得諝陰蹤賊短長以間賊平諝赴行
在代宗見謂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與闕録曰貞
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水汙黃屋邦家
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〻獨孤公臨
死乃結纓此皆忠良蒙褒不獨王虔兼孝也若虞
歷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
指然天后之語寔采其言

○○○元二

又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隲拜為大將軍時
遭元二之災人士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
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即元〻也古書字當再
讀者即〻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
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
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
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
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
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為元〻
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
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為憂上疏云〻容
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
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

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是初三年詔
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既釋嘉德而流以致祥瑞其非為災眚之說益
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畔郡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
云成忠仕于永初中与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
二之為元年二年矣鄧后紀　平之際海內
無主元二厄運虐于景卯此亦作元〻字殊于
義殊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
元〻也其楊孔碑元二字甚明誠明作元〻不
成文理然編考歷書無之竊謂恐即入元伯六
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謂人謀昧陽九陰九之語
為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　元〻字多見于兩
漢書武紀蠲出隱功元元元紀元〻安所歸命
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〻去末歸
本蓋即指元〻為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〻
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〻之民勞于耕耘

嚴安傳元〻黎民得免于戰國東方朔陳元〻
之民各得其所匈奴傳元〻萬民夫此以元〻
加民安上則鄧騭傳元〻之災人士飢荒陳忠
傳元〻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
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〻而按漢刻如
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
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蓋〻明〻蕩〻世〻勤〻亦
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
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〻則下文
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
位元二之間云〻所謂元二者蓋即位之元年二
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四州
詔騭將明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為大
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
時遭元二之災人民荒飢盜賊群起四夷侵叛騭
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
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
民飢流羌貊叛戾又与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

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与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墳箎迭吹晦伯博采前言深信景盧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樂、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与中豈漫為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為元二則在三年四年雨日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之災在五年六年雨曰遭五六蝗螟曰頻遭五六之厄可謂咸文理乎帝王即位改元誰不歷載祀而獨永初之元二為東漢之謎鼓青史鴻篇金石雕篆以謎為讔乎所本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楗為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為永初元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炳然地去漢中尚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中太守鄭勤与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

謂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為以元配二字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三紀而以傳之元二移復于爾又非寔錄鄧后詔既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厄運比累為元年二年都何所指蔡陵元二雖加以飾旅因之飢饉而如君享御犨歎無度何以謂老如累卵此不通欲析吉求異而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大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雨雹十二地震萬民飢流羌額數虐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誣然尚未若三年破羌破没臨洮京師并涼大飢民相啖食郡国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亂人庶流冗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大郡国九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国十二地震八雨水九州蝗先零寇河東至河内詔曰突異蜂起寇賊縱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国十八地震南陽也郡民飢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国五旱蝗十五震地郡蜀郡夷殺縣令

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国十九早蝗詔搭災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亥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咎徵動爲口實何与於以爲解詁如調弦不容記校元年二年之說唯論衡之旨爲然陽九百六之義則御覽傳楊厚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患當讀作元元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国策蘇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顏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紀之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文選陳琳謂袁紹檄曰割剝元元呂向注謂衆人也鍾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延濟注謂百姓也予按高顏語約潤於事情二呂詞贍洞于藻色若漢書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鴻之譬武元年祖章紀應從姚監所箋若季蘇傳無使百悰元元失望釋道恒道標荅秦主書伏願鑒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眞誥楊君荅靈簫曰濟茲元元宿夜所願則當來章懷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全海內陸沉于殿久矣何乃急于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眞本李善注謂得其元本漢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張晏曰數之元本也潘尼東興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之意度鴻洞元空歌曰談空空于虛元元基本北山移文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乃以玄玄代元元耳隻字隻單詞因已一致百慮矣

○○○蠱治通用。

○楊用修云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国語蠱女繇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鞲靚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蠱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

意謂廣記叢富人難編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乞脩類藁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欲援而用字率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益其書一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而治以誤人乎

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鄉薦山西教諭

西京賦是注曰蠱蠱美也

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

廣成頌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

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為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修大樹之誚矣

廣之曰雖專語注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同馬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妖態之貌也據此蠱冶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也傅武仲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曰亦曰蠱音冶謝惠連詩鄒生無文章西施整妖冶胡為空歟个悲哉君志瑣冶果即如則謝又讀冶為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觀矣又易冶容鄭玄陸績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且野萬鉤吻論衡作冶葛則冶直于省野椰有叢參用於按據此歸伯空初無驗固知又固之中忌能者多塵穢者少

靺鞨

楊用修曰靺鞨國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深珍禽弄深樾葉籠朱櫻斑爲纈上李龍宮促扇新樣籃寶蕤貂瑞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設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曹鳥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嫩綠平橋人閒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

天寶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
刺史鄭轂記
唐書外國傳靺鞨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此寶
也
瀛涯勝覽云靺鞨国西底一枚二人舉之今紅
子西瓜可云靺鞨子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靺鞨古肅慎地唐寶記有
紅靺鞨大如巨栗以靺鞨地產寶石也用儀說本
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靺鞨
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
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可敢用之廣異
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
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時說
不空對揚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中是紫靺
鞨得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
物而無其傳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
中有二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
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侁

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
櫻桃則又以為玉然曰如栗則為琛類近之而太
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景亮作李章武傳曰李
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博時人比之張華貞元
三年詣華州悅其舍人家婦而私焉既別八九年
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
迎擁攜手歎若平生至五更側望天漢嗚咽悲絕
于裙上帶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
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靺鞨寶
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與玉京
夫人戲見此物見衆寶請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
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
奉玄道有精誠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之
有逐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平丞相府因名玉工
視所得靺鞨寶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名
玉工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將懷中至
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
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

王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琴瑟呼洛羯呂騰火齊所謂呼洛羯蘇羯之類又女國王姓蘇毗字末羯〻〻當与蘇羯同蓋亦以異實為字也晦伯譏同修言出粗要而不能証其産白玄國亦目睫之論乎且肅宗以崔侁之獻致元實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萱蘇曰謝先曰千字文題云勅貟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〻之名始定于此

金石録曰後周河瀆碑云鄴縣王褒字子淵逹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審此類吾衆要不始于顯慶大年之說非也晦伯以為梁萬僧標宋元時嘉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穿詔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武城斬之梁書范雲本紀官請謚宜而勅謚曰文〻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〻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廣之曰此諭究委徐縞本有之陳子王相為水火覧辯其招捷故寔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有不自宗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詔宗廟上以青符詔勅中書曰朕体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獄書之路則漢代咸謂勅也故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勅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為戒勅也文心雕龍〻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日冊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日戒勅書稱勅天之命

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遣言弘奥功戒淵雅遠先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勑責侯霸稱黄鉞一下賀乖寔章明帝每為詔勑假手外請夫王言崇秘百辟其刑勑戒恒誥則筆此星漢之華明罰勑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勑為文寔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勑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勑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勑太子顧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勑之為名已起古中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負圖竟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往而傳帝命便名為詔曰御啣天憲即稱曰詔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趺石以諱夫似矣而藁者禾稭也豈古時稱砧故以藁故連稱之耶

藁食毋破鏡食父俱詳見於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為思芙蓉為憐黄蘗黄連為苦空局為無期方相為欺人牛跡為啼痕投壺為佐嬌空織殘機為無匹石闕石版為悲木樓床為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藁砧為砆謎夫字也中上山謎出字也大刀頭本李陵傳謎環字也破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為笑于閨婦也國風思夫喻之杲日大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何為期六日不詹懷桑思悲日月以冀即葛生蘞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特為同穴之誓未有以為無還期者若指為烏白獸亂之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裡之人思婦悲為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喻而取

譽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于天下于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問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母乃能飛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今歡尚諱之況人乎推此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貙而虎眼未聞其能飛也周書無為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為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荅裴侍御書憶昨新月生西崖若垂釣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為詞與拋出雲懸秋者豈亦傳翼之貙抱果之禽耶王融代藁砧詩花萼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雙髻團扇雲間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璧已虧花萼相也說文花下萼也亦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髻髮也團扇本班姬姓明月隱語也鏡臺頭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璧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藁砧是打藁之砧亦非藉砧之藁如用藉物助語葶字為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衛媼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后立為皇后步廣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然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媼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為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為仲孺

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媪所
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乃青之甥也平陽侯
曹壽尚平陽公主而封奏公主漢武之妹也衛
媪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同有媪妻史失其姓
愚按衛媪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
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頓從其母姓豈
當生時媪歸其家而青留長于曹耶如此則知
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于曹壽耶且長子長君
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
從衛姓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
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〻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
子夫〻〻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
氏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〻〻男
弟步廣皆冒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
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
皇后先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
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
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
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
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即貴無相忘入宮
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夫子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仲孺生去病而後嫁
陳掌曰〻〻在子夫册立之後諸傳歷〻言之文
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既通陳掌復通中孺生去
病後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立為皇后是謂衛皇
后已為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既生霍將軍而未乃
生太子據為皇后是栗姬為後園同母兄也豈不
悖哉且曹壽以列侯尚主非尚主而封列侯也侯
家富淫盛滿家僮數于邦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
為國生女為妻如鷄鶩之成群長雛育子惡栖還
並主豈問其所生哉而以為何不聞于曹壽夫壽
以惡疾公于更為長平侯妾已不得庇其伉儷而
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柳顏師古云衛青與

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攜少兒子夫步廣皆媪夫衛某所生特閒一注于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冒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冒衛姓則安得又鄭季子然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媪未必為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虽然公主既嫁而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公于青不當俉年他離之日邑勉歸青此与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都不以為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軍為夫正賴皇后為言是以奇以酬前日枒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主一遺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即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衜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沒于南單以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為閼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衜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祜發承俱病祜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為文姬所生則胡雛亦則悲歌傷懷而承在殘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是何浅胡何淫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第羊后傳曰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尊弘訓太后泰始九年進贈蔡氏濟陽縣君邑曰穆據此則亦文姬害矣然則徵琰及祜蔡文姬仲妹晋書以為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命胡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為外孫也柳又論之羊祜許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而晋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尚書睦生德德平太守德生克為東曹掾克生謨謨至司徒謨生部系等世系昭然

邕未嘗為廷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為其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既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尚存也疑是時羊氏歸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祜卒於咸寧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于時濟陽君猶在胡為閒關而贖文姬又豈為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為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又按是時有二羊衜一祜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詹中庶子有人倫之鑒識至桂揚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穎浩密有異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啟壬戌春予為崔孟起撰縣史於白馬公事先隸特詳時有舜敬令猶記其畧 其一曰廣弘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政或晃危遂寄讒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玄高〻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嬰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推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興也讀魏收魏書收盡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瑕輒加曲筆況

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於閹官傳云東宮為宗愛所構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遷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晃之歿故收卒能為浩貸乎云高事慧皎高僧傳大同但云偽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記殆為厚誣頗浩之詈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貫覘等弄甓金馬之慈蘋諸紈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　其一曰宋書曰索虜以鄉光世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跖拔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要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宇文泰之徒並嘆嗟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為祚手奪神器不遭傾頹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公反欲何為異時李孝伯卒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數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史闕見不逞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國不審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于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若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為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溲其上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為報應之驗高僧傳曰博陵崔皓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偽主燾以偽太平七年毀滅佛法集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為說法燾大生慚愧遂感癘疾崔寇次發惡病燾以過由于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啟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于謗佛得罪已深釀禍奧

禱即令日行萬善亦宜倫極五刑刑列史誅赦皆
其微咎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鑒而
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潘化使魏々文帝
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
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
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
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
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
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為符瑞未明言其為氣
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誕紫蓋黃旗
之氣時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
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
氣始如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
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此豈刁玄詐增
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即司
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詐稱讖文豈別有據乎
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
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氣也魏書梁范晉與
李諧接對曰亦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
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
敘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
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
虎踞龍蟠金陵之地体貞周薛頌又亦本此之謂
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
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
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
犬馬繇々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
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案
爾雅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々斯詠
詠斯猶々即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

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
同猶字當剖南與詠斯猶之義又異述元紀贊賓
礼故老猶傻縣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郡高
成縣淹山淹水所出東入縣：水南至華容入江
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
所出東與淹水合水出高成縣淹山東至孱陵入
油水則縣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
中楯瓦繇鈎以軒杜預曰繇過也則與尢同鄭玄
周礼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縣跳曰漢之步
縣謂在首時音步縣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繇草
盛貌夏書曰厥草惟繇今尚貢作猶則与蘇同又
左傳其繇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
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与籀同山海經共工臣曰
相繇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羊隶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
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大琴
謂之離見爾雅釋樂鴻離鳥名見詩注罷長離
而後需皇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
斯書離麃參差也見文選侏離蠻語也見漢南
蠻傳林離西蕃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
傳也又離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
水名零離陵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
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據
史離也見礼記又轉刀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
庚衍見漢書
遠日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
判大離之為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
而雖之昧而違之無所不可然尚有異者易晴離
礼九家注曰離附也詩月離于畢正義曰歷也晉
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數韋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
佑而不能歷數長久也詩亂離瘼矣毛傳曰離憂
也周語聽注日離其名韋昭曰離失也儀礼大射
司射西南命曰中離維綱鄭玄注離猶過也獲也
又士冠礼離肺實于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
礼肺皆離鄭玄注猶掙也又士虞礼離肺膚祭鄭

注離肺擧肺也少儀注曰離劃離之也曲禮曰離
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為兩
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
是非其所遺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
天下有大器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
魂曰離榭脩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
〻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注珍弁
星離王阜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糒離者
必為高誘注離遣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
說離去也方言曰物適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
吳越曰伆又曰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
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洌水
之間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遠也後漢書
劉盆子曰無所爲死太子瞑注離避也又章帝策
東平王曰非我憂王其熟離之注離救也劉桑吳
新曰非新室其時離之李善曰離歷也思玄賦離
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
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机連珠有宮恪居

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黃公子高
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
為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鋑離其耳分令下
垂王褒洞簫賦鋑鏤離灑則刮離為鋑者任考升
表閉門荒郤戟離宮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謀詩載
離寒暑寒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為更矣釋
名曰罳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罳廣雅曰
靡麗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物歌行兩剝壁萬
金貨不知不斷與石離則似當爲同矣後有兩
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鄭注正之使不孤邪離絶也魏都賦錯繆華以務
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鍾叔之離磬鄭注和離爲
次序其聲懸尚書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
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
引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
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即株離也詩
雅南周禮鞮鞻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益非
鈞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

根株之義也要案今白虎通作株離而東都賦僸
佅兜離罔不具集則株僸朝兜四字皆聲轉而字
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兜離兮狀窈停太子賢注兜
離胥奴言語之貌此与昧奔舞又別九章曰妬
被離而鄣之嚴忌哀時命曰叙淋離而從横巫寒
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匹溢李善曰
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尋又曰四散之
貌琴賦豐融披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
太玄疑曰陰陽相礙物成離離後漢書鄧后以衰
離見敗夏侯湛山路吟曰卿陵兮遠旌藹旌曰顋
擧帝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菶旌離
即蒲離離猶彖蘿斗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腳
撲朔雌兎眼迷離離亦作猶離莊子曰支離疏
者頤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為脅司馬取注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
曰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崔譔注曰闉跂偃
者也支離偃者也莊又曰支離叔与滑介叔觀于
冥伯之丘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
曰余支離劉良注曰毀癖也左傳哀二十五年
褚師為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
曰支離分赴呂尚注謂樣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
桷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
孔叢子曰詞義支離取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
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謾陸離高誘注陸
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
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尚注劍低昂貌招魂曰
長髮曼鬋艷陸離劉良注美色艷甘泉賦聲駢隱
以陸離呂向曰參差貌楊雄羽獵賦牢落陸離郭
璞注群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
賦又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
前陸離而後潏湟注曰宵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薜
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姑思
曲曰前尊陸離獸後來朱鳥舞鳳凰則又為獸名
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辛苦上林賦曰
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曰注困苦之也
長門賦涕流離而從横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兒

虹采之流离又曰偃蹇流离劉良曰流离分散聲
孫炎解大琴謂之离曰聲多變音流离也淮南子
紛琳浪以流离路溫書死人之血流离于市陸机
文賦終流离于濡翰李善注流离津液流貌李周
翰曰水墨染于紙貌崔光表蒙曝座日漁汗流离
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
屏錕流離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魏略曰大秦國
出墨白赤紅緑縹紺黃紫十種流离顏師古曰此
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顏色不恒此則流
离之異稱也詩其桐其椅其實离离毛傳曰离、
垂也疏云垂而緐多也韓詩曰离々長貌南都賦
結朱實之离々呂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業之
中儢々然离々然楊倞注离々不親事貌劉向九
嘆曾哀悽欷心离々兮王逸注离々剝裂貌尚書
大傳曰書之論事也离々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
叢影復离々釋名曰蘺离也以柴竹作之疏离々
也左傳昭十三年楚蕩為軍杜預注蕩离也陸德
明曰離依字應作蘺今作离假借也思玄賦曳雲

旗之离々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賦曰飄颻舟之
离々梁武帝詩飛鳥起离々柳惲詩离々出塞禽
沈約八詠鴈門早鴻离々度又秋夜詩离々鴈度
雲又詩白雲復离々何晏景福殿賦离々列錢張
銑注分別貌謝朓詩雜石下离々梁簡文詩离々
細磧淨河東記元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离
々此皆正字取久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离為日
故天問曰陽离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而南暨兮
謝太陽于炎离又遁林五月長齋詩朱离吐凝陽
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劃楠映晨离謂朝旭
也而傳咸贈王何詩二离揚清暉李善曰二离日
月也則离亦謂月矣又為星名隋天文志奎代東
三星南北列曰离瑜离桂衣也瑜玉佩皆婦人之
服星也班婕妤賦申佩离以自思師古曰离桂衣
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离而戒之有人名左
傳桓七年鄧侯吾离來朝又八年宋殺公孫鍾离
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負恃乃祖吾
离于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

李雄亦有太尉李离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
越春秋吳有大夫被离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离
韓非子有魏相淂离又史記燕有高漸离秦有尉
斯离將王离匈奴傳有大當戶銅离亦作稠离漢
書濟東王彭离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离車師後
王須置离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离南蠻傳邛都
大牛種封离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离益部耆
舊記有廣漢王离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离
京兆太守劉李离前秦有護羌將軍高离隋書周
時突厥可汗步离是也有离字者華陽志江原人
姜陽令王皓字子离是也又人姓离朱大戴記有
北燕高雲寵臣离班也又複姓莊子朱泙漫學屠
龍于支离益司馬彪曰支离益人姓名世本离姓
之後為鍾离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鍾离春戰國策
齊處子鍾离子史記楚鍾离眜後漢鍾离意謝樹
有鍾离產公會稽典錄鍾离緒鍾离駰魏志吳將
鍾离茂吳志鍾离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
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部五部命之曰聚〻有市四

聚為一离五离為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志太原
之平周九江之鍾离沛郡之符离是也又郡名晉
書蘇峻平後于漢故九江郡界置鍾离郡是也又
山名山海經支离之山清水出焉水經作攻离山
水經又曰合离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
傳巴郡五姓素出于武落鍾离山〻有赤黑二穴
水經注河南有潤水出离山東南流注于离小澗
水也有鄉名越絕句踐馳于离邱也水名尚有之
漢書鬱林臨塵縣有侵离水行七百里水經注庞
亭水南逕咸紀縣歷長离川謂之長离水也亦湖
水名水經注子午潰水東入离湖〻在華容縣東
亦城名左傳舒鳩有离城形地志斜城縣有扶离
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番离孰始徙
句吳漢書路博德封邳离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
离本舒鳩也今通判軍之黎陽有故東离城漢鄧
弱封离侯于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离諸羌
西也又涼記呂纂討業且渠蒙遜屯臨松為業擊
戰于合离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爵

离閧也亦以那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淨又北齊書宜城公叡至至卷被執送華林園雀离佛院杖殺此在鄴者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离大浮圖也至于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諶离國西域傳烏弋山离國烏貪訾离國後漢西域傳東离國在天竺東南牀餘北東有索离國論衡作橐离魏略作橐离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离國一离國楚离國卑离國又有牟盧卑離監奚卑离諸國晉書稗离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百二日維摩詰經有毗耶离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稱工之所宜耶离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子約死于不周山見蒙珠离國也亦單名杜氏通典北庭節度使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于墨离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

方郡有崎离營又戍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离戍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母离是也若漢書武記有李息衛青出雲中云高闕西至符离而從青傳封蒲泥破符离雀沽以符离為漢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离為二王號未審誰真耳又親屬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為出〻之子為离孫劉熙曰言遠离己也野服亦名之酉陽雜俎武寧蠻好著芒心接离名曰亭㩦帽頭亦名之張彥遠論畫云幅中傳于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幞頭始于周朝是也貴衣亦有之釋名曰蘭幕也貴者著衣以幕絡以絮或謂之帝离熱襯帝引使离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置麗娟于明离之帳也樂器人名之陸為漸武帝山杞漢亭之宴命謝英妃挺長离〻者大箏也詩篇亦名之毛詩序曰秦离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鐃歌有翁离曲其詞曰擁离趾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离篇詞曰雖有長離心吳遠邊作長別离曲江淹作

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離又有變燕離也唐摭言
元相公在浙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
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旣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
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
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也賦頌亦名之魏
帝文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
追憶作懷離賦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淮海
亂離志也又叙名拾遺記皆明國有傾離豆見日
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泰族訓曰離先
稻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爲離与
稻相似耨之爲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
離〻騷曰扈江離与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
子虛賦江離蘪蕪張揖曰江離出臨海縣海
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蘄曰蘪蕪
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蘪蕪也
又古今注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董仲
舒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爲贈又東方朔
傳文帝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

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
木名子虛賦檗離朱楊張揖曰檗皮可染物者離
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離樹十株亦鳥
名詩流離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
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鶹離梟
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
訓与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
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
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鰅鰫漸離司
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螹離亦蟲名古今注
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離外尚得百六
十離候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隨次曳索郭
璞爾雅注曰鶹鷅猶流離詩所謂留離之子則字
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又曰離黃倉庚
也皆不云黃離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
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離云見說文鼓也又荀子曰
驊騮騹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
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
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藉也又布交切天苴
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音巴同又子邪
切菜壞也一曰猶揚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
又鉏加切詩傳曰水中浮草也本草曰苴字一
作蒫又作䔾今作達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
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
酢古賭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人則吾切
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曬也又子余切苞苴裹
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為再考之
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于衣爪見苞苴
之禮行饗曰以果寔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礼凡以
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玄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之物也內則炮取
豚編萑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
与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包裹也史記
司馬穰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為大司馬說文
曰苴履中草也廣雅蘘荷蒪苴蒪普各切苴子魚
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礼鄉師共茅蒩鄭玄注曰苴
即士虞礼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
蒩館杜子春云蒩讀為鉏書或為租茅裹肉也鄭
玄亦引儀礼作苴藉也儀礼主人取黍稷祭于苴
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為
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叅往
苴同也陸氏讀又則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
曰劉昌宗音緅有從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麻
子也疏曰拾取麻實以供羹菜也礼記斬傳何以
服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又從
七須聲礼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黯也心如斬斫
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切臣袁荻苴
邑名在渤海管子四苴多滕暴此与菹同趙岐孟
子注曰菹澤生草者也務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
顏闔苴布之衣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說

如彼棲苴傳曰水中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跗
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所
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楂同自以傳出九原二千
餘里至浮苴并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
終軍傳苴以白茅于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
曰苴音沮又子豫反非包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
者枚乘菟園賦選擇純熟挈叔含苴注曰苴與咀
通廣韻曰子与切又疾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
蒩蘆郭璞曰作蒩苴蒩蘆即蒻類中作蒩衣字
苑云蔬苴蒩底故云作蒩苴草是則字与蘆同也
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畧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
非注曰苴讀為姐謾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
苴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同也唐藝文志趙蕤字大賓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
有從側推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
下司馬彪曰和糞草也李頤曰糟魄也陸德明曰
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推聲者呂氏春秋
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
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風易俗莫善于

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邪矣至于如人姓有廣
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為天下高訾又列子
有蒲苴子無切莊但看說文蒩酢菜側魚切黃氏
去蒩魚切字与苴字不關又廣韻蒩楚葵生水中
側加切渣与渣同滓為棠汁皆与苴字大異据傳
成音殊為成地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
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
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
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讀巴遂誤作苴也
或巴人巴歌本同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
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
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
今江南[illegible]謂葦籬曰芭籬婁按華陽國志曰蜀王
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
侯与巴王為好巴与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
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代蜀
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
蜀王代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為

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大苴邑葭萌巴郡江州裂腄
分土各守其疆鄰苴何得有芭音若瞬壞同好而
國名不殊遠然邦交近熟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
倫壽先南所謂天苴讀如案中之案當是益州別
邑地名乃聲與巴近非謂苴即巴也徐野民疑為
巴郡巴非小司馬注說愈背焦信為伯加聲道矣
且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
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巴苴則苴無巴有即謂之
吻切字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手苴咩城
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里至白崖
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餘里至洋苴咩城
董衡釋音云苴鉏篤切咩迷遮切則焦氏以苴為
似嗟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大理
府史炤曰苴音斜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
能關官軍破吉浪詔越嶲通遊客苴咩閣聚奴又
西縣望中詩野色生肥芋鄉儀帶散漆樣航經杕
字蜂火徹苴咩新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咩城又
曰其語瑜若州有苴咩驗鑠此苴咩有兩也又曰

王親兵曰朱弩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
子羅數整鞖營走險如飛有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人曰望苴變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
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生字

筆叢曰元齊劉鎡詩無田似玄豹無意生山中
生字甚奇張說樹生參猿笑杜甫楓樹生猿猱
黃鸞丞生之態遇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
入坐人衣薛能花樹鳥生依疎宿出堤然黃鸞
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于藍矣
適之曰豹本能跨猿更解生此原物性何足為奇
且漢以山中熟以自況非指文豹而言張說之
樹生參猿嘯沙行入鷺群生參行入亦寫人遊非
為猿鳥寫也王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本涉纖
巧劉鎡既非作者子美目為相師乎案古樂府烏
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謨人所唱杜薛蓋祖
之耳

卮林卷之六

卮林卷之七

莆田周　嬰方叔纂

洗梅

宣城梅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隶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間有舛遝稍為洗練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適目春遲周美奐光已蘇領此勝選仰承發上已次新林引遊務散無始怡賞三湘與邑九疑形勝浮州動浪閑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悅水若之遺風昔景伯出番高風振古叔英之劭儁約見稱兄政譽平宣盛口和無滯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輪飛紙落理豈詞窮賞求與餘時希煩遠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矣涼方改顧加矜爾縁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濃投筆無

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及姉門有吳陸景与兄書下連

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々梅氏遂之予謂此書
詞條綺蔚乃齊梁人語其体裁顯庶非三国未有
壽思久之因考非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
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々子也景為從兄弟
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荊湘九州諸軍事安西
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𧗠叛賑失民國
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七年使持節
督秦郢州之竟陵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書中
皆言荊湘事益即是時也此題當平侯蕭景答從
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
疑吳陸景之譌而疑安成王之誤踏未繹書中語
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
才經之武為定武中郎將已戍潯洛書叙以宗室
故寵命且為孫氏書盍知此書非出士仁也然呂
祖謙臥游録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
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
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々後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
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
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权是時
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既安得即稱至尊此吳
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曰孫權稱帝後群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
前題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群下皆呼至尊如劉
備伐吳陸遜上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权
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权曰至尊以征虜能
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权征
合肥為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
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权行車騎將軍
領徐州牧而瑜遂隕歿後权未進號也曹公破走
权迎魯肅々曰願至尊威德加于四海已在建安
十三年权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在
十二年权直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
筆乃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為疑予謂此或虞溥陳

壽謗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
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黄義仲十三
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
也是麗守亦可稱至尊矣叔既假封慶守会稽雖
稱至一尊亦不及注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晛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
車到副書可案録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
借人稱充曰預子錫無名晛者

沈之日子為晛義与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
字然李濟翁李資暇集曰借措書籍俗曰借一癡
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宋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子
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癡還書二嗤後
更生其詞至三四月訛為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
而香樓清裁載王樂道与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
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二瓻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
載巢七巻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
盛酒瓶名瓻楊用儀大書索隱云瓻借用鴟楊雄

酒箴所謂鴟夷也唐詩金錢有萬酒千鴟嬰考閘
見録曰俗語借書与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常疑
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与錢穆四
書云云乃知今人訛以瓻為癡也按說文瓻酒器
唐韻亦曰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
酒瓶秦唐時晋解已然則作瓶者近是但以瓶盛
書殊弃子義壽孫惕受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瓻
還書時復餉酒一瓻庶可通也又陜成式、廬陵宮
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楼杜荊州書
告晛云知汝頗欲念學令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録
受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
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瓻代嗤
後之人鑿也洞詮有論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害
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稱或錢穆父之譌子王
樂道者王荊公有和其烘孫寺宋史王陶字樂道
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
終知陳州正与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象之于
巢豈巢有与同姓字者乎梅氏考據弘博彈擧精

校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衙倚庋樹逢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衙蓋自己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藜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荅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頹墻高門降衙倚庋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中作荅書荅字誤耳梅氏不覺宜删

又

洞詮陸雲与兄平原書曰廿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武魏帝于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与曹公器玩同處故致竏錯矣

洗之曰予覽荊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即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魏武物在景初時為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非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之月朝十五輒（[illegible]州撮當作輒）向帳作妓樓此則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不覺于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蕭乃使熊羆之士摧闞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属賈餘勇以成壯兆洪書于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揆敔斯諧翳言勿譁袁鼓隱其雲戒當作雷戟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主應金奏而靡戈進總于以桑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陵礼既畢歸旅將振奔縈負轉因潮歷旋若疾流之繞嶽洗驚飈之靡拉塵羊腸轉時命屠鬭以夕降式態康而剿異涂象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僕臣於雕輅烈名標于後乘猛浮起而局蒲南風肅其來應土遷勢而響駭焉嘘天

而景淩
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者何以
云耳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于諸賦中何
一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哉
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弃然
邪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日嬰按陸雲南征賦序曰太安二年秋八月羊
玄之皇甫商啟行構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
軍以謀國難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
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于殷墟
于是作南征賦觀此者所載命辟閱十旬与然乖
之旌玉星羅十六可並在賦中但无无兵時三字
与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也語耳中間章次字法
亦徹異同益此屬草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
勿講景陵礼異陪侍臣于離絡列名條于後衆皆
非征伐之容乃是説講武事雲更有与兄書云前
觀習欲講武賦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之文得
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否敬鈔以白兄推尋始末
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
無講武賦予謂雲焉講武為南征耳然此著非書
在洞詮中宜刪
予又按晉書紀帝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
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惟長沙王乂在內
与河間王顒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
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与顒將張方代京師
惠帝還皇甫商距方于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卒
帝旋于城東穎次朝歌機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
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
月戊申長沙王乂奉天子与機戰于鹿苑機軍大
敗穎收新之年秋雲事三旋據此益与雲南征賦
序同懷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
人不与長沙忠于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仗而謂
之稱亂誦燬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為順祇為祠賣
且臨事而惧此也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
為諺會未決日身死族殲于盧志何尤于孟玖何

恨乎此賦叅雲之絶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国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羇縻一方文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玄書稱云云

洗之曰此看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為王師所敗乃請救于玄隹史謂之書稱叅約果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語述丕二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裁丕偽降之情按王莽傳眞田儀之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逆服也叅与此同梯氏皆以為不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与弟書曰闕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石軍王遊此惡道嘆其奇絶遂書突星瀨于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逐闖李北海灘間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与弟書曰闕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絶遂書突星瀨于石又書郡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于惡道右軍書兩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尋靈運書只關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未讀清崇刑永嘉記曰四字而並以為謝書非也汉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矣

王徽

洞詮王徽与何偃書曰吾與義興庶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者若天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

梯氏云徽卿瑯琊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何

偃叔父悠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微相善
悠之卒微與偃書尺牘作王微與偃書益亦誤
也
洸曰按宋書吏部尚書江湛舉王微爲吏部郎詔
者云微見舉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書
自陳微報偃書者云卿昔稱吾于義興吾常謂
之見知則何尚之傳所云弟悠之與琅邪王微相
善者蓋即王微特字譌爲微耳史以王微名士故
引其與偃書亦悠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
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
闕何足重然之而依文著其寥寥數語耶微傳云
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
亦譌也當作一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爲
吏部尚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微卒遺令以常所彈
琴置林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
爲始興王濬北征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
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尚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
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
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悉投地顧視向炙變
爲徽之頭又觀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
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闕
其前鏘鏘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
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
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徽
亡久矣微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
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微清介士也
懼其太盛勸令損抑此與微書事合則微字亦譌
爲微矣又鄭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
尚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
微此微字亦徽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
名聲何足達于異域洞詳謂微琅邪臨沂人蓋誤
以尚之傳譌字之微爲即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
原人也史册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檢覈自得
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微卒于三
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爲從兄矣此題王氏爲
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
治天〻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注曰李孝伯為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
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報子上書曰于時儲后監国奏請徵賢
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此無
假復求訪而語淮李伯本傳恭宗曾啟世祖廣徵
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　蓋両相往復之語
非詔杖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荅通謂之詔豹子
書意或同耳
勅
洞詮魏宣武勅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乘有早
遂朕意注云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
内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弁棗奈果
面勅云〻
洗之曰按面勅者面諭耳非勅書也謂洞詮収之
非是

崔元
洞詮盧瓊与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梳巾以入都
城衣不在体而以違人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
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
子秘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之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盧琇与崔元書元〻
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為盧璲書盧琛于魏
無所見若崔鴻子則名子元与此不合惟崔寔字
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寬不拘細行林塘甚及同時
或与書箴之乎
李豹莊豹
洞詮载魏孝靜帝荅李豹詔注云豹字輔玄中
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帯
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荅之
又載莊豹還張普恵書注曰豹字輔玄中山曲
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恵魏諫議大夫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贈相国太上秦公
普恵疏陳不可太后名五品以上博議普恵不

屈翊遺之書晉惠羨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走乎表上帝答詔洞詮作李翊誤矣又魏書張普惠傳莊翊与普惠書莊翊杜翊不知是一是二請裁作杜翊洞詮仍作莊翊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与刑部書者為一人按安季發詔及与刑部書並見北齊書中杜弼傳洞詮一以為李翊一以為莊翊而杜臺卿之父又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答与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与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石出資治通鑑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答密書与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蓨人魏靜帝時尚書侍中與和元年拜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于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答書与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啟高祖事遂得停據此又袁書与封祖裔也司馬誤以為与高延興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答贈詩

梅與稗詩家戴娟戰博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与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駕言趁期郡子重為首命于時餞我路側贈我嘉辭既受據音歎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于今四祀既庇西伯未嘗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駕契我侯之慕君子行道遲遲休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封易会雖自強不息人雖獲安願子大夫勉贊威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溥應名封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封易会雖

兩句以為鄴都浩贈伍處玄詩尋詩中稱西伯聖
主者蓋主曹瞞而賢侯我矣謂子建也君子羣子
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是注所云答伍處玄謂
得樓氏蓋憶阮之誤然以余攷之是時曹瞞為
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耳門生丁吏便已離戴
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龍而明目張膽
曾不有所顧忌當塗之臣吏皆如此則漢祚安得
久長

歌闋

詩索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日日暮風吹葉落
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闋夜已久繁
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会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住
清溪中橋与尚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
思歸倚門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
王家娘子逐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使
邀相過女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
曰聞君歌聲豈能為一曲耶文韶為歌草生磐石
下音韻清暢深会女心女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
水顧婢子取箜篌為扶侍鼓之酌兩三彈冷冷楚
絶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扣簪和
之以侍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别去脱金簪贈文
韶韶亦以銀椀白琉璃匕既明文韶出偶至清
溪廟歇神座中見椀疑之屏風後則匕在焉箜篌
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
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紀作二
首詩索因之而歌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闋夜已久
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闋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
景光意耳覽齊諧者自明且既云歌闋豈可入詞
乎而全識曲者也頗亦草草如是者詩歸止選日
暮四句乃棄其半也
詩索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晋人晋清商有青
溪小姑曲因附晋予謂此叔庠假托為詩何暇辯
其真晋宋且黄熊之魄晋世始闡為白馬之神五

李方著亦可附之虞曰魏年于異苑曰青溪小姑
蔣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母乃當復附吳耶
按齋諸未嘗言是青溪小姑之為說乃諸家俱失
之矣

陸凱

詩彙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
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荆州
記曰陸凱与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
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知君代北人〻曰按范
曄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
況之曰手按陸智君壯彦文朔彦文主三年而
齋已受禪与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
陸出代北范居江南范宜以梅寄路而陸乃折花
贈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官為孫
皓左丞相不御覽十九卷引荆州記作凱与路曄
為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奉使所謂路曄者
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彙
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旬

集傳于隋朝詩文固非可短是此亦特其兩端焉
耳

李那

梅氏詩彙載李那和唐重陽閣詩曰御悲向玉
門壺浪上瑤臺舞閣懸新綢歌梁積故埃紫庭
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飛書帶捲珠簾夜暗開
方池含不思芳樹結花空行雨歸將飾朝雲去
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
梅禹金注曰徐陵与李那書曰獲借篇於南入
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
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彼此宮標句清新發
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
言便換盈懷之淚正指是詩也舊題作重建陽
閣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昶並有陪駕終南詩
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
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与李那書
云殷儀同至止那答書云殷御正御命來歸正
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廟廊獻納便繁則仕周

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会
郡公列將卿大夫于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
則閣為周明帝之崔臺耶亦經賜物者叙詩皆楚
惻語文苑英華題作遠重陽閣詩家皆承其誤今
從梅氏
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傳父臨黃人小名那祖彪
名重魏朝入齊有才行爾朱之亂避奔江右昶幼
辭彩又十歲為明堂賦周文以為丞相府記室參
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為御史中尉賜姓宇
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為公昶于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
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文
筆了無稾草惟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文苑英
華李那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
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
志肆業此與昶傳又合則李那即是李昶耳然徐
陵贊美那終南陽闕二製而今傳陰鏗終南者乃
宇文昶作庾信既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
文內史入重陽閣　竊謂昶以賜姓宇文故稱
宇文昶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李
威陸通鄭偉諸人功在伯朝名書周史即於獻標
題碑表在所咸從賜姓之榮合因生之本且陸通
之女遂襲步孤竇熾之姪亦承紇豆市朝亟革李
和始更其名竊恐無歸爲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
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沒已多標題猶在外
此唯唐瑾遺傳萬紐康稱崔說殘碑屬籍不紐此
例差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即李
那也宇文昶騰于朝列亦不違君李那行于隣交
未不諱祖況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文母國也
與書稱名安可不從文所命及覆論世約略可通
庾信重陽閣之詩亦殊覺甚為惻愴益即知此篇
云
原謝
知是

五雜組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凡与星者皆于中天野外窺之故云不覆

原曰如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晋阮保宅無吉山攝生論引之謂術猶精而窮益巧也是以桓宣武以絹一足為戯在梳不悟晋書有字為衣字之譌遂生燕說矣

奔牛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于石城掘得一傳碑曰堂地圍開 于帝々問誌公々曰此入定耳今人于僧寿曆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云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即起南向奔云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為牛因名近時熊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与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埭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侯水侯宋書曰孔覬文会稽太守建康將軍沈怀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弑之立世祖入討逆顔彬之劉李之合勢与邵侯於拒對中夾射之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誤也

中董

灄字

董斯周吹景集曰古音為灄字晋書涉加引董仲舒領舟與浮灄章樵注灄浮紙之類此字諸書不仄張按荆州記灄陽縣東有鳳岡江表記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灄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經云灄河獨冠之經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灄口水孝洞考兩溪地理郡因忌侯達之推沈宋書劉粹灄陽縣男又荆州有灄陽子相晋安陸人未伺求公安陸東界有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間也又温公通鑑姚弋仲據灄頭胡三省注云此清河之灄頭也水經注鄴昭營陵倉城底諸葛亮圍之今灄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理處也則南北之内有二灄水矣

廿季錯為陸音方校盧庵

申曰廣韻溠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溳水東通溠水又曰江水東合溠口水上承溳水于安陸縣而東逕擾陽縣北晉書照雲記建興二年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于林障侃奔溠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據吕之至太守弓欽走溠口伺率部黨攻吕破之伺部曲以諸縣附呂惟本部鳴義討逆々順有樊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溠陽縣而貫焉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時甘露降隨郡溠陽縣界桑木面劉粹傳粹封溠陽是也劉毅授在義熙八年固晉時事耳戴記再閒攻襄國石祗遣使詣姚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溠頭何超音義曰溠音乍通鑑似誤然十六国春秋及魏書咸作溠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曰諫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禱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溠萬物枯焦此溠字似有閉塞之義然戒字鵠以藝文所引聊蛇說之耳陳倉之溠疑亦誤書也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内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与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為烏目文今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文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鵰々鷙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内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鍾甫歌後舞格于上下天地咸曰孜々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曆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見以上五洄則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不而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宄乃閉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守君子天有顯德其行

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
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
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
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
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注文今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學齋佔 宋史慶長繩祖）此皆古文
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
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
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
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
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
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
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
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与爾舟
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宜亦
書之逸篇耶并錄于此

申曰孔穎達尚書疏曰按尚書伏生所傳三十四
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
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鄭玄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
之賈學題曰古文尚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
得尚書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今之泰誓
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
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
壁內者獻之与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
故謂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
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与泰誓同不知為
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
漢史獻帝黃帝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
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
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而
古今文不同者或于先有張霸之徒譌造泰誓
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數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

逸尚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出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劉炫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擬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立功立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秦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皆本古文于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祀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天亦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為泰誓去發以非之既稱太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細衍其義或剪截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為古文不載非也至所採周本紀則正今泰誓前段文裴駰集注于諸節下錄馬融曰諸節符節有司也于號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蓋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嬰按訪記曰疏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存之俟得數則并疏之

詩思文正義引泰誓曰正稽古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為鴟鴟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

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
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
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
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
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
哉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々々顏師古注曰今
文尚書泰誓之辭復歸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
復哉々々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
春秋繁露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啣
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
公曰茂哉々々
周礼大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茂哉予聞古先
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泰誓符
大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王于王動色変
李善注范尚書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
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

時一朝会武王于郊祀者八百諸侯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年欲東伐以觀
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以質論衡作号其衆曰蒼兕々々揔爾衆庶与爾
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諸侯々々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与太
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
此之上下並今文太誓
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
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
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
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否有爾未可
也
論衡武王將誅紂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
憐爾
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
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
疏之引泰誓与鴻臚注之引書益連語也然要以

為此篇人各斷章家為摘句即鳩而合之未得成
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体瞽衆之詞惟說苑稍
見一班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鴈過南雲行人迴淚眼
根渓引南實北雁語謂以江總為文通陸士龍
韻覺季詩聲摘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
妃歌云揮轂南雲翮香風致鄒掇今江詩亦其
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既嗣宗大人先生傳
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依南楚
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殊征人讀書不半表豹
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槖駝言
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侯公弋延領
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与漁子群客繆謂此語
可陵江匹阮殊過情羞哉免杜撰耳　閱康公
引呂覽有云雲氣西行木象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楊州九日
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

反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
篤東日謝侯運功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為日已久
宋太祖北伐詩不覩雲雨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
愁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陸机思親賦
日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
豈不適試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唯
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
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
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
王曽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覩東南美則合
西北為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膺鄭
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
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乙言
兆之銘曰亨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國鼎既成遷于三国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
起于夏啟之時啟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亹云啟有

觀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以民力湛溺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〻章聞于天

周之按書五十歌㦤〻先訓此五子者啟賢胤〻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也何得以商均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

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即

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

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畔觀縣當由

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啟有五觀云〻武王管誅者皆

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古今

人表太康兄弟五人号五觀夫此五觀者由歌詩

考之則賢由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有

一人狗義守正者而胡淪胥以逝耶竹書啟十一

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

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為啟子名曰名則非五

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啟十五年武

觀來歸閒一年太康畋于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

時豈三年之内五人乍悖而乍賢先耶墨子非樂

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〻銘莧磬

毦字義

吹景集毦偏楔毦字又廣雅其義曰筆亦可名

毦魏弁昆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宜倣

效毦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毦之是也

貂亦可名毦童巴輿服志云内常侍加黃金附

蟬毦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毦豐貂是也

拂亦可名毦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

有白毦拂二枚南史婆利国主坐金高坐侍女

持白毦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毦北史吐

谷渾得令日稚髻毦珠以皂為帽是也色絲亦

可名毦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毦辮紀朵鬢是

也 按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 鳥羽俱可名毦沈

佺期詩鶴戲林中彩毦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毦

内典翻譯名義云兜羅棉亦翻楊華或稱兜羅

毦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毦未燒不生烟

是也藤亦可為毦齊民要術云毦藤大小如箸

蔦茭從生人采取剝之以作毦是也據服虔通
俗文曰毛飾曰毦則凡無羽華草之下垂者並
可以毦名矣毦之義于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曰毦羽毛飾也毦為物飾而作毦之
物與所飾之物豈可據以毦名試舉以崇所遺疑
焉後漢書崔吾傳金銀蜀毦施于犬馬又西南夷
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
為毦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禁毦不得孔雀
白鷺則孔雀旄牛犬馬皆可名毦耶蜀志姜維每

出戎征羌胡每出為牛羊氈毦及義穀禪羊種來
宮舊書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毦幢鹵
薄有黃旄南齊魏虜傳黑種行殿輦還三郭昌刹
真臘多白真毦梁書狼牙脩國王出乘象有幡毦
旗鼓罩白蓋蠕蠕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纏槊二張
並白毦赤漆槊十張並白毦 次景集說贊 隋禮儀
志齊永明制永寶上施重屋樓棲室鳳皇綴金鈴
鏤珠璫玉蜂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帝皆有之唐
儀志僧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鍛白毦青地雲花

襖胄〻夾戰隊三十人胡木鞶毦蜀鍍鑾鈴玄武
幢次紺綃十二孔雀為毦則玉輅瑄葦幢幡翠鍛
鑾鏤鈴精俱可以毦名耶南齊輿服志玉輅斗蓋
結仙人燧雜色真孔雀毦隋音樂志大業時端門
外列為戲場伎人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
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
畫飛仙〻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則仙人伎人
菩薩咸可名毦也隋食貨志煬帝倚旄旗羽儀之
飾課天下州縣凡皮革毛羽堪為鷺毦者皆責焉

鷺（鷺字兩作氅非）又吳時外國傳異白毦出天竺國古今注
昔有神巫名曰寶毦能符劾百鬼則豈獨毛羽可
以毦名即皮革不可名毦乎予博教者中惟華藹
得名為毦何者郭璞江賦揚鴞毦擢紫茸皆花也
此為可證陳子良看群公朝還詩迎風綵毦轉照
日綟花開毦花作儀叁亦此解餘毦字皆當說為
纓綏流旒之類至于毦筆毦紛毦蟬當與珥金珥
銀同作珥字之選六臣注珥插也戴也執也又服
也作毦字並誤書耳後漢書注毦如志及從耳從

毛廣雁氅而恭叉从茸从毛泮蕭之山廼詩飛艫
飾羽氅長幔霞緹油峽㢈為羽氅氅字亦謁若武
蔓志幔亭之宴有有名莊者注云音歎水苦也蓋
作上聲予覌稽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難
文故為題周申之題周闕此將無一大噓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為堯舜之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則海之論也攷之于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記舜之居攝二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事多無廢沿革史不絕書考此予絲之續用句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即位至于三十年民之為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迹年邪說盛行乃有此論真世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辯乎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遂稱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讓使民如子弟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

然宣言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優游之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故為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慶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子舜為父仇禹事仇哉辯非有言云云舜書不足據以理而斷之吾深然其言

以四凶為堯所去者多矣父子並從其說予然孔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而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用禹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矣而于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于堯當官之政皆急大聖之朝才不總萃雖曰帝王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于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哲誅其咎益大此似以元差既告四難乃除即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殛乃蔽罪誠為覆說顏謂徵用時事則為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巡狩方岳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攝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受矣孔子曰唐虞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辯博折群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即祚咸作禪文欲以比擬唐虞遂登舜禹未聞禪後而族魏獻與晉恭宋順

齊寶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即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猶將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關孺子孔子却萊夷誅少正卯嘗必告季桓宋黎之攝也宋之政与冀不与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聞倘此既養薪聽斷而故猶拱手書諾是為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与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既言舜攝人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與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于帝請流四凶於堯求禪之年耄期逾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覺悪至此而乃修廢少是舜退既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此猶為舜解嘲亦可見四兇之投堯不与矣關王穎雖太平論亦曰舜莫盛于堯而四族出佐帝舜同之而三苗殘虐而堙德明莊子音義乃曰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与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

復何等擬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于仲尼之徒論語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皐陶即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孟子反覆其事尚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雲其人蓋覺蕩無為多畏烈氣少欲與鯀若秉和昏臣岳鬼惡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綴群之典及舜名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堯天下胥遜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投山各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爰用御大寶于守全鏡操太阿手握魁柄故孔穎以為舜自受終後萬事皆自主之但行巡狩不稟命于謂不但是也踐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惟禹益垂夔岳牧咸薦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錫帝受神宗僅遜征苗餘權串假年有餘十蒼陵零梧琴華曉狩其總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雖美虞夏其後有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与父相見故濮地志鄄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其地

有娀曰丹堯嚚非云瞽瞍為姦父而舜放之象為
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妻帝二女而
取天下不可為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
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
帝八代之孫堯女于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
為妻于義不可世本之言雖信出皆古道質故也
此等書在今皆為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禁
于誦耳畏于聞憤悱之徒懷疑滿腹雖有喙三尺
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

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為帝得地
之道為三公我今得地道而不為三公以堯為失
論欲為亂比獸角為城舉其尾為旌召之不來彷
徉于野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
舜以側微起于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
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試幽共
驩之徒相與目擯不行堯舉之事不足奪天下之
情諸人秉宦于朝歷名久著附麗權倖寔繁有徒
是時二八既登羽翼已備且群收群后奉之于外

五刑五宅裁之于內于是而四人外崩猶越离土
矣咸服者益攜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
靜言象恭罪妄逆亂驩兜舉人不同支與同章黨
伯鯀用弗成顛猶能障洪水為禹修功之地乃皆
使之流竄因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達
云堯興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饕餮此亦以
聴疑人案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
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
三苗国益亦以讒沮祥驩得處新朝由此言之四

罪之施當乎否與且竟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擇罪
則鯀之用也四岳獨請言愈功至海宇愁蹙實岳
之由是宜先為羽淵放臣而終恬然南面豈非否
德之讓意存嬀汭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委其罪
而不以宜與暮世加恩舉主呈同罔極四岳之猷
寔為濫觴也已太公始封于齊誅狂矞華士營蕩
淄陂亦四罪而齊人婁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
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于時已有八議之法
矣流共放被羽山可逆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

陳議親之講者箕羽泉之態已化遼東之鶴無歸
与後世遐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
也請更一楊推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
言荻餘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
而增之

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亦殊而岐海
之聲傖人每笑為閩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
言多有与敝邑同者故摭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移陳史記
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索隱引服虔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
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甚多驚之偉之故
稱夥頤也

莆閩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云詡畜按漢書京兆
眉憮孟康注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之為詡
畜　二語蓋閩莆恒言其出處乃爾確如是且夥
頤詡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弱謂之青本周礼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
青之鄭玄注曰青猶人青瘦也亦作省謝承漢書
曰袁閎面皺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竁本周礼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
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脃之脃

業雄人戲謂之傒淮南本經訓傒人之子女高誘
注傒音鷄繫囚也

羹粥多瀋謂之滒淮南子甚淖而滒高誘曰饘粥
多瀋者曰滒

淅米滓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潘陸德
明曰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于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
食少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啗

垢汚酒黷謂之黷廣雅曰墨也黴物久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慘戾為淒其本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語

也
謂縱任遊戲曰逴桃蕃亦本詩桃兮達兮在城闕
兮也
切韓謂之振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
振男女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振子萬童
龔親集韓詩曰振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沖天
愁人叶語本如雅本儀禮來女孫也漢書亦曰
莫說詩匡鼎來呼空如康畫也徐幹室思詩僅且
陽与常飢空叶
年從禰因聲吳書武帝紀傳木年與百神叶
馬從母果聲潘岳西征賦為馬與寫生叶
詮鍾

鼓笙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
亦不見醜鍾惺曰孔子删詩不入三百篇者非
必盡以詞理之佳惡為去取亦自有草詞錯簡
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

詮曰嘗讀淮南子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
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為尼父删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
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為
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在
不与上三句相同
詮曰恭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尚有伏龍非為
白日非裁燭藏之埋之保玟玄樸四語惠林載化
清經亦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知句法之不
同也鍾以為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崖水
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
上奇境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濩
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濩水當作濩水而之上當

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評樁云然岦山為懸泉樹
杪激浪林未了

一

危林卷之七

危林卷之八

田周嬰方叔纂撰

論胡

王褒

胡元瑞玉壺遐覽云漢有〻王褒一字子淵武
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
屈伸若彭祖吹呴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
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
人遇華山異人得道至王屋山號清虛真人然
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太
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後周王褒
字子淵亦能文章工詩〻藪曰北周文士王褒
為冠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既共知
以予考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
文即補傳亢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
通鑑

論曰漢書宣帝時修武帝故事益州刺史王襄奏
王褒有軼才上詔謂聖主得賢臣頌云〻是時上

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本傳甚明胡氏以為諷武帝誤哉又漢書為郊祀志東漢西稱祭祀志云後漢郊祀志何耶郊祀志云神爵時遣諫大夫王襃持節求金馬碧雞之神此即子淵傳中語惟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男子王襃衣絳衣帯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則又一王襃耳三洞珠囊曰王襃字子登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䭀飯趨步峻峰如飛鳥無律梁直凌積木又服雲碧晨飛丹腴視見甚遠太上大道君賜王君素明瓊封紋丹錦拄錦清虛真人神仙傳同茅君傳曰清虛王真人漢元帝時辭家入華陰山九年又登陽洛山平帝時修行道成大上賜錦旌爲太素清虛真人又集仙錄茅盈字叔申王襃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皆朝王母于崑陵之闕按既云前漢陵七世孫又云元帝時道成又云与道陵同時則非武帝時人也但周書王襃字子淵為梁元帝尚書左僕射江陵陷入長安仕周封石泉縣子然梁書作字子漢也魏時亦有一王襃博物志又帝黄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襃獻石膽二十斤晉時更有二王襃王隱晉書曰王襃字偉元少立操尚以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絕世不仕靈原傳云原与王襃等同以賢良徴也晉書又曰元帝鄭夫人妹適長沙王襃帝名為尚書郎隋亦有一王襃北史字文述討蕭巘〻遣王襃守吳州述遣兵襲襃〻衣道士服棄城遁按胡氏得五乎得其八而路史發揮曰王襃有十一人九見荒錄一漢錢工見夀成片一真人自有內傳

洪厓先生

玉壺遐覽曰洪崖先生傳云洪厓先生者或云黄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字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厓先生今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厓洞司馬天師五岳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皆洪厓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為青城真人據此則古洪厓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厓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為洪厓煉丹處五春付色渥如丹各圓

深二尺餘為洪厓煉丹臼則又似言豫章何耶
蓋青城為古洪厓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氳
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郡在唐前
然則豫章固舊有森山張氳隱焉而井臼則氳
之遺跡無義也鼓帝先竟有安有張姓其謂張
姓者皆周唐之洪厓而訛矣
諭曰雷次宗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侯村五六
里有洪井俗說洪厓先生之井又謝莊有洪豫章
觀洪厓井詩水經注曰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
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厓先生井也西有
鸞岡洪厓先生乘鸞所憩泊也梁元帝吳平侯誌
曰還豫章內史洪井鸞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
理咸陰古洪崖北迹豫章審矣安得以井臼屬唐
人按集仙錄晉武帝時豫章吳猛許遜居洪崖山
築壇立靜傳所云仙壇臨井者豈吳許所築乎而
太平廣記引逸史萬年縣南山有洪厓澗則不止
青城厭源也又真誥曰吞琅玕之華而方營卿基
者洪厓先生也洪崖先生墓在武威姑臧孫縣則
姑臧又為先生尸解地安性不化何必青城哉然
郭有道碑云將蹈鴻涯之遐跡陶邱一篇管寧曰
追迹洪崖參蹤巢許則似為隱士西京賦曰洪涯
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則被為伶官與井
仙者豈别一人乎陳子昂詩序曰鸞鳥篇者昔人
洪厓子作也洪厓子觴迹汾水乘白驢衣羽衲云
云按張氳在晉州神山縣洪州大疾疫氳來施藥
病者立愈玄宗驛名之果氳也常服紅蕉衣跨白
驢與伯玉所釵合氳時一至豫章耳安用煉丹
井臼為然能和墨酒翰則張洪崖亦一文人

王喬

玉壺遐覧曰王喬尤勞艸滴古今未有了此者
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為有二人余別欲得
三人自謂足挽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
子喬即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
丘公校以至道于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
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周遂稱王子喬
并葉縣為令飛舄之王喬柏人為令食芝之王

喬其為三人無疑令稽實其之史書占畢中然
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
王子其為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耳未必字為
子喬也既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為氏王傳
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强
為眾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
王喬條載子後參閱自明
王喬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
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
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宿昔葬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
而人無知者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
無不如應
元璹上言飛舄而此乃不紀錄疑也按後漢書
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
從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則四年所
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
鳴聞于京師
王喬犍為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
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蟇謂
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
道登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
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柯人令遂于東嶓山得
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
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
也又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攷王子喬
非王姓也右疑六卽封禪書王伯僑按封禪
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部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冢劍鳴
空棺王喬景陵之墓劍飛沖霄王子者書諸雜
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
旦疾然營冢渤海山夏寒時有發王子墓者一
劍在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
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
劍人遂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

說浮邱公持与手　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
辭化時年正十五六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
頗王著之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与子
一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趙古字閒
山尤為奇僻并附載
論曰蔡邕集有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
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博聞道家或
言潁川或言產蒙斯郎傳曰王氏墓永和元年臘
夜上有哭聲甚哀附居者登而察焉洪雪下無人
跡見一大鳥迹後有人絳衣大冠呼樵撫子尹去
曰我王子喬也尔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忽不
見碑詞但稱其隶靖篤惱且不及監世業永經
言冢在梁國蒙縣碑趙云仙人王子喬碑正載中
郎文稽周室墳陵無在梁國者而此子喬姓王周
非王子晉也尚先王子喬行曰王少卿王少鄉趙
升飛龍翔天庭少卿必子喬字此亦姓王者王逸
楚辭注曰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
而持藥与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
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
須臾而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飛而去蓋王子喬
己有三矣真誥衆真集洞宮有桐栢真人領五嶽
司侍帝晨王子喬注曰此稱真人之字也則元端
疑未必字子喬者殆未致耳文選別賦注引南越
志曰長沙郡劉陳粟有王喬山々有含丹宸杜氏
通典曰昆陽城有古墓屬在東俗云王喬墓也斯
復不知何真當与栢人葉令又別一人則王喬亦
有三也雖然葉令當顯宗時栢人令未審在何世
顧為令長則亦漢中葉矣屈平遠遊曰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賈誼惜誓曰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
喬皆在旁淮南子曰喬王赤松子吹呴呼吸上通
雲天又曰王喬赤松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illegible]
虛輕舉乘雲遊霧所生戰國之世二子皆在漢初
所稱果何指也蔡澤說應侯曰世々稱孤而有喬
松之壽注曰喬王子晉松赤松子案汲冢周書師
曠謂子晉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子晉
果十七而卒秦去見王未遠傳聞宜真乃云喬之

壽何也且亦未聞子晉之世故納新馳養方術者
以王喬即子晉豈彭殤可齊乎而諸叙王喬者皆
与赤松並稱且不云松喬而云喬松乎意必先赤
松而出者疑上古已有一王喬而書傳不詳其事
耳武陽王喬太平廣記無之胡氏誤也御覽所引
道經盖出真誥真誥曰王子者帝佶也曾詣鍾山
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疾
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衷時有發玉子墓者室中
無所有惟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
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佶周光父　外書作嚳字）王子
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後有發其墓者惟見一劍在
人正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按此則營墓渤海者
當作玉子非王子也玉子即帝嚳名跡亦奇御覽
字多譌

王僑王子喬

楊用修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
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犍為武陽人為柏人令
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
又云可憐緱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以
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元瑞新錄曰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充尚
羡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
下復引裴秀記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
余案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
已誤然裴記王喬〻字論傳無立人用僑作
僑字故人益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藝苑卮言
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柏人令
天降玉棺者也此与用修說同但楊說加備博
耳
要按天降玉棺者是葉縣令非柏人令也元
瑞何不辨駁且用修說与王不同
余意王喬為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為王子
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
惟為葉縣令而飛舄与為柏人令而食芝者則
名姓俱同又為同令最易相亂王子喬斷當從
余此說余向以為三王喬亦襲取舊時之說未

論曰戾忘哀時命曰比王僑而為耦王褒頌曰呴嘘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曰注僑王僑仙人也大人賦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師古曰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劉向九歎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驅子僑之奔走王逸曰子僑王子僑也王莽傳仙人字常有白頭公青衣莽曰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偏傍作立人多有之矣作僑亦何害也獨齋劉絢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間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建立祠于緱氏山下柏人今復于此登仙而立廟于焉何事之巧合若是高誘淮南注曰王喬蜀武陽人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華陽國志曰犍為郡北接蜀郡王喬升其北山又曰武陽縣有王喬祠郡國志武都西有王喬谷即王喬隱處谷有王喬堂歲常祀之則柏人令乃于桑梓登遐而顏氏家訓曰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俗呼巏務山城西門碑是漢桓帝時柏人民為縣令徐整立銘云土有巏務山王喬所仙又北夢瑣言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幕客馬彧贈曰別後巏務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則是于宦遊飛舉裴秀謂在緱山亦誤也然則唐詩所云緱嶺吹笙正指子晉以為柏人令皆見其流而未溯其源耳至其人之同異野客叢談引類說亦謂有三皆未備也

楊泉

胡元瑞九流緒論云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畧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子雲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梁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畧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唯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為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字按隋志亦泉所撰韓非鄧析

流也
詒曰北堂書抄引晉録令稽相來則上書言楊泉
清操自立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隋經籍志
晉處士楊泉集二巻在薛瑩下陸鴻上是吳人而
入晉者物理論、屢稱傅子蓋与休奕善也藝文類
聚又載楊泉賦數首、皆稱吳時人

衛元嵩

胡元瑞四部正譌曰元命包四巻周衛元嵩述
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剿為此
書而附諸大易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
廢義則甚淺此書崇文総目稱唐衛元嵩通志
通考並同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
論七巻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
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
即其人也而王堯臣以為唐人考唐世諸傳記
絶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此書楊楫本序以元
嵩獻策按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
頗与隋志合少元嵩先為沙門後還俗上書請
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序稱元嵩
有傳考北史無之恐楊楫誤也
詒曰續高僧傳釋衛元嵩成都人少出家至京上
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嵩製千字詩並
符讖緯事揆知之據此則与元瑞所疑先為沙門
後還俗者合然元嵩乃上書而後還俗非還俗而
始上書也廣弘明集云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
宦並家于蜀梁末為益州野安寺僧佯狂浪宕周
氏入蜀因不入陝天和二年上書請造平延大寺
大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以城隍為寺塔
即周主是如來用郡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推
令德作三綱尊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
畧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
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嵩此上言
則是佛法而安国家非滅三宝而忘百姓也有千
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此与隋志又
異文獻通考衛元包十巻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武
功蘇源明道傳趙郡李江注包以坤為首因八純

之宮以生愛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体不設文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困學紀聞云館閣云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令按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弄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國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衛元嵩好言好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又考元嵩書頗行於世但號元包不云元命包也通志作玄包胡氏並誤

薛仁貴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後周韋孝寬參薛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二子將勇而精意經術如此元瑞以爲唐薛氏文士最衆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畧唐書藝文志文蓋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即史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令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畧亦自翹楚用修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又史書佔畢曰唐有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著書考之隋世河東之薛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爲將之仁貴也楊用修執此以仁貴爲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甾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籍令史傳中于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〻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修之誤曉然無疑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新舊傳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故特附記

此

論曰班氏書所列將相儒生之行事往往不載于本傳而附著之他篇者蓋作史之法且如其人所論譔一一具列傳末則藝文不以志矣按新唐書本傳云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而世系云仁貴父軌隋襄城郡贊治又云仁貴名禮松漠道大總管子訥相玄宗楚王左羽林將軍汾陽郡伯本傳不言以字行亦不言松漠道蓋皆互見也何謂唐書無此文乎墨池編碑文云云則所謂薛禮者正三箭定天山免冑示突厥之將軍耶其言天寶二年必訥若楚王始為其父追立之者觀仁貴討賀魯既蒲濛而盡事情又知西方得歲不宜用兵皆博學有文豈力田起家者所能暗解乎張仁愿諸人雖稱才具文武而論著都不見于篇衛公問對反為操觚者所鄙又烏知其兼才也哉且薛氏望出河東無別支于他郡者其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佩二溫二岸二戭二巖二嶷二蒙二謂二華二承規三薛紹三薛崇三薛璟三薛廣而獨無二禮二仁貴則鑄虜注易立功立言者其為一人無疑矣通鑑貞元十九年龍門人薛仁貴安都六世孫名禮以字行端元瑞既知通鑑有之而必守墨池之說以為天寶時人蓋徒見用修之論輙思所以勝之不知其自陷于掛漏而乖僻也

河圖要元論

四部正譌又云楊氏譚苑醍醐曰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此用修語于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

論曰按真誥稽神樞引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又引河圖內元經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陶隱居注曰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據此則用修所記蓋有之矣茅山志大都皆采真

詰文

金雌詩

元瑞藝林學山曰用脩云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金雌詩按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也麟按南齊書郭文擧金雄記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

詮曰按南齊書高祖紀末無當復有作肅入草之句惟祥瑞志引金雄記曰𨮁金作刀在龍里占踵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又云草門可構乃當僻建號不成易運滞則金雄所存不僅一語也洞仙傳郭文擧書箬葉上著金雄記金雌詩後人於其所住林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讖緯相似乃傳于世宋世符瑞書太史令駱達奏陳符讖引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〻百年是其時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咀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明回桓父連說之曰兩云玄字也短者胙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殖入禾谷進則聖講炳明也據此則金雌之作亦有之矣但不見隋志耳夫用修雖竄搜韋塚博討務賅然所稱引皆非怪僻元瑞以為出自成都便不深信至有目前載籍作不推尋賊令之意亦云監矣高都孫居相筆發序曰世有正元瑞者乎元瑞聽之矣予亦聽之矣嬰敢謂正胡乎

鹽澤醋溝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揜後人耳考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蹢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年鹽澤見漢書元瑞以為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于鹽注鹽鹽城池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于鹽澤是也漢書連出其後且醋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為知也用修逆探識之得毋以己度人乎

詮曰岑參天寶中充安西節度判官其北庭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北畔絶域海西頭

北庭地近輪臺在龜茲烏壘之間矣漢書蒽嶺河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經注泑澤即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地里志朔方縣有金連鹽澤者青鹽澤鴈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然則鹽澤有五一在中國嘉州所咏以地道尋之當是蒲昌河也鴈塞未詳何郡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名荆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　郡其間東西岑屬大巖無際雲飛風翥望崖廻崖翼唯一處稍下翔鴈違塞矯翼裁度故名此非岑詩所指聊舉異名然鹽澤之說則用修得之而元瑞謬言也又西域傳徐普欲開道避白龍堆之阻楊雄亦言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跳西邊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在西域中據此則醋溝必在瓜州之外考水經注高榆淵東北為酢溝闞會云酢今作醋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緣斯溝而引岑詩以證此黃直翁之誤用修全述之也按郡國志雒陽與中牟比縣河東在雒陽西北五百里敦煌在雒陽西五千里若鴈塞越四千五百里而內與河東之澤連龍堆越五千里而東與中牟之水接作詩者毋乃太憒憒乎黃楊胡徒執于形似之間而不究道里之不可至恐嘉州為之太噱也

湖陰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晉明帝硯王敦遁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按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纂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為句以上又湖下原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訛惟王懋叢書得之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嫗與七寶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于湖帝自湖歸則歸于

石頭耳

謚曰升菴集云王敦屯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令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案此則湖陰之辭發自用脩矣元瑞拾用修牙慧以反譏用修而又云自湖逍歸又云逍歸湖則以于湖于字為于此于彼之于而不知其為縣名也且單舉湖字元瑞抑何所指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于湖蕪湖湖熟諸縣按壞辯證觀王敦傳云敦移鎮姑孰明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世說新語云王大將軍頓軍姑孰明帝以英武之才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則湖陰之訛自湖之謬已可知矣然于湖屬丹陽郡在江南歷陽屬淮南郡在江北楊云于湖令之歷陽則非也

萬城

四部正譌曰楊用修以鬼谷區為郎鬼谷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

謚曰宛委餘編曰用脩以方城為萬城其可笑不待言晦伯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俱有方城又楚在接輿耕于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正譌笑楊蓋附于此暴按楊王二先生之說皆本酈善長用修所論略舉一隅陵王爭之則欲掇楊所短而反掩其所長耳考水經潕水注曰潕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故地里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

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元美所稱本此然汝水注曰醴水逕北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用修所執又在此條元美以為可笑是未知用修之言更有據也究委說亦不如溳水注之詳備元瑞述之此猶侏儒度高于天者也嬰又觀元瑞華林博議曰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或參商意義重輕或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釋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裒美毋等前脩令偶覩一斑便為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又曰昔人之說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名毋狥名令明知其得而掩為己有未竟其失而輒忿詆彈壯夫不為大雅當爾耶此論可謂公溥然每于用脩遺言輒疏剔小疵舉謬大爰以丹鉛當奇貨以伐山資遷怒博識云云豈慮後人之攟摭後人也

鬼方

楊用修曰高宗伐鬼方事惟見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為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或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面落鬼

戎

胡元瑞丹鉛新錄曰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二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甚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于鬼方生六子即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畧楊云黄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苟葷有以為楚者以楚俗尚巫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上有次荊之文則此說宜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云即貴黔縣中餘世何能至此

蓋當時楚地亦極為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

以鬼方為楚恭介大蒙引

論之曰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氏產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為彭祖四曰萊言五曰安六曰季連風俗通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索隱引系本亦同楊云黄帝良誤詩大雅覃及鬼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穎達曰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匡衡傳應劭注亦曰遠方楊曰極遠亦非臆說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踰梁山而邑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子賢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語胡謂絕無所出謬矣此與王會解湯時正西有鬼親國揚雄作趙充國頌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李善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章帝紀有司言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用修稱靡莫之屬似鬼方乃西戎也海内北經曰鬼方在二負之尸北注曰貳負之尸在上郡于寶易注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也高宗當伐鬼方者難為兵戈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也此說則為北狄唐書韋皐傳雲南款邊約東蠻鬼主驃傍苴絕吐蕃盟而南蠻傳曰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又曰南詔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又有兩林部地狹而諸部推為長號都大鬼主又有夷望鼓路濕谷阿酸阿鷄鉀蠻等十二鬼主皆隸巂州此豈古所云鬼方者耶則與黔楚之說近即以為南

蠻可也然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按文王未嘗南征則謂在楚之陽者或未然也虞翻易注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憊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鬼方蕞眛高宗有三年之征伐邈遠悠蕞眛憊勞之辭豈有承受按肆非子文王說紂而紂因之翼侯炙鬼侯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鬼侯城然則鬼方直在冀州耳又班固典引威靈行於鬼區章和元年詔威靈行乎鬼區斯又易方爲區矣

鏡殿

藝林學山楊用修云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〻鴛鴦漾淥波

元瑞曰按此本隋煬帝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即曌字

愈曰通鑑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上遽令剔去此無武后不悅及秘戲之言豈司馬惡其宣淫而削之乎以高宗之頑庾不靈二聖之稱猶以爲未盡豈滑稽隱語所能搖動武亦不以二日之擿爲恚數天子在壁亦有數皇后在宮仁軌可自解於武后前也

過秦論

丹鉛新錄白用修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石以送日晟而祖龍魂斷于沙丘鮑魚腥聞

乎四極云云
元瑞曰竹書紀　穆王大起九師架黿鼉以為
梁此云秦始忍誤詮擬過秦寔宋人場屋体此
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首四語甚奇而
楊四語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因修自謂弱冠
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詮曰江淹恨賦曰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
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
車晚出楊檢討杖文通語也此其少作自宜付之
一炬而乃享以千金亦不自見之患乎但江賦載
文選中盡事小史輒能諷誦胡氏不知何也紀年
曰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為梁
遂伐越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
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夫穆王
叱黿而秦帝驅石穆王東巡窮于濛汜而秦帝禹
跡向于扶桑似亦可同江賦云爾者蓋得意疾書
忽成佳語陸机所謂隨手之變難以辭逆者抑其
借穆王之事以喻秦皇雄心四據百思驚奔而用
修襲之固非　　　　彖元瑞恐未得與于斯
文故不覺其言之過

卮林卷之八

巵林卷之九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謚胡

文宣王武安王魯哀公平原君

史書佑俾曰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焦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謚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王見路史餘並見兩漢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謚曰漢書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呂元善聖門志云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今考范書無後魏書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孔子出贊天人裁成禮樂作範百王垂風萬葉可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貞觀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太師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邑百戶為太師隆道公宣尼采邑為隆道公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通典作崇道公冊府元龜王欽若曰時封孔子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孔宣父為文宣王後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通典通鑑以為謚文宣而唐書云贈封若果為謚子孫豈可以為封爵乎且自尼父爵以王謚文宣者有後魏宜都王穆壽任城王澄安豐王延明汝南王悅王宣李先傳曰主光中文宣王宣祠住濮陽王陸子彰北齊常山王斛斯椿不獨竟陵長孫也又魏書長孫稚北史諱稚與治嫌名而改為切云長孫幼字承業封上黨王謚文宣惟隋書長孫覽傳稱祖稚魏太師上黨文宣王耳延岑自號武安王長生則於宋徽宗大觀二年封武安蓋是徽號然隱太子子承訓李寶臣子惟簡皆封武安王也光武兄仲初追謚魯哀公未久進爵為王後曰魯哀王矣平原有兩國然而史記景帝立王夫人為后尊其母臧兒為平原君則一為婦人抑又奇矣春明退朝錄曰樞密副使曹瑋使相高懷德皆謚武穆此固在李岳間若忠武之謚何必岳葛魏司馬師宋沈慶之柳世隆符登雍州刺史徐嵩

梁始興王憺魏廣陽王琛裴叔業齊高昂刘豊破六韓常刘貴段韶周王勵唐尉遅敬德郭子儀李晟渾瑊嵩皐五代徐温宋李継隆郭守文皆謚忠武宣獨孔明鵰擧乎楊萬里揮麈録曰北齊顯祖高洋晉陽王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覧俱謚文宣孔子盡出四謚之後者予按高洋稱帝元忠孫覧俱不為王楊説非也

夫子

史書佔畢曰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实棋天下第一盖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談曰西秦録乞伏熾盤将有征西将軍孔子後魏書天平元年蕭衍将軍紀耕入寇峙嵣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此夷狄侮聖之甚者也宋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圓畫仲尼像常呼為孔卯王景文陪輦出指伯玉曰孔卯奇形容唐書王起字擧之文宗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設畫象使殿號當世仲尼此中国君臣侮聖之尤者也然唐書表漢有薛方卯字夫子則李謚之風已始于此而朝野僉載周則天朝同州魯孔卯為拾遺郎中張元一目為鶩入鳳池者則尤可哂矣金石録有魏鎮東将軍刘乾碑云諱乾字天此于孔子仲尼孔卯尚為末减耳若乃夫子之稱原非至極之號端本之對棘成僕夫之詢濯擩豎牛之斥叔孫柳下之妻之誄其夫孟津之誓武王於千夫長百夫長而皆呼之夫子則亦貴賤通稱之詞又班彪之劇蒙恬韓愈之祭田横李白之贈秋浦少府咸以夫子屬之奚必弟子之嚴吾師學士之阿所好云爾而已哉且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則子美在唐世業有夫子之稱固不必奪彼予此即太白亦稱李夫子矣杜夫子自是人姓名若玄怪録有朔方節度使張彧兩男一名曽子一名夫子俱為剌史通鑑唐僖宗時蜀人羅夫子聚衆應阡能敗自到者是也玉堂閒話

有長道縣豪士張夫子名行儒則與前漢薛方卿同而司馬相如傳顏籀注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則又非字也御覧引文士傳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此如關西孔子楊伯起之類亦非名也

顏子

佐傳曰顏回為羌師曾參為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者黃憲外謝尚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霸外宗元卿蔡罢智勝婁恭皆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諡曰仲尼神人高不可仰顏淵亚聖士所欽睎故賞譽之家持相推許古今若此者衆矣楊衒曰仲尼不死孔融曰顏回復生事雖悲痛言亦可喜者也按黃叔度外稱顏子者尚不乏人荀彧別傳曰鍾繇以為顏子既没能備九德不貳其過惟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可得聞乎繇志太祖稱荀攸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顏子不能過也晉書曰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又曰羊祜蔡邕外孫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梁書曰伏挺字士標齊末舉秀才梁高祖謂為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隋書李士謙字子約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每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者前乎黃生者張璠漢紀曰朱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奇其才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也濟北先賢傳戴宏字元襄年二十二為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居国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署主簿此皆今譽也然後漢許暹字顏回見顏氏家訓彼豈有長卿慕藺之思乎後代曾子亦不一人南齊書劉瓛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梁書謝藺字希如五歲父母未飯食

終不進阮孝緒歎曰此見曾子之流此史裴叔卿傳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然北史和士開傳有一人士曾參為士開嘗黄龍湯此又出市人下矣。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静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唐高僧傳僧一行姓張氏名遂道士尹崇見所撰大衍玄圖甚嗟伏之曰後生顏子也亦見酉陽雜俎六帖曰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為顏子又貫會華原人有高節不荅辟著里中號一龍觀[illegible]貞去成墓廬其左手薦叔掄時號閔中曾子

四友

胡元瑞史書佔畢曰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毋輔之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諡曰胡王庾阮迭為賓主深有曠達之致按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世說新語王大將軍下庾公問閒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國也而晉書王澄傳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為王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胡毋輔之傳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敳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諸說。不同似五人各有一四友實當以夷甫為領袖耳然何獨之數君者陶潛聖賢群輔錄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孔子四友也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也又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與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李充為奔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太原郝相雅賓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陶錄又曰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群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魏文帝四友也見晉紀又宋書曰謝靈運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

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又南齊書宋昇明初褚炫以清尚與劉俁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梁書謝朏傳亦曰齊高帝輔政選朏為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又續高僧傳隋攝山僧詮法師大乘海嶽釋慧布道辯慧勇法朗從之聽論洞達清玄時人語曰詮公四友法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二偈作朋張顧崔蘇之外又何讓讓也然有廣而為六者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置六傳省尚書事時號太子六友顏之推觀我生賦曰及荊王之定霸撫軍鎮於夏汭濫充選於多者在參戎之盛列愍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有多而為七者聖賢群輔錄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者舜七友也並為歷山雷澤之遊戰國策顏斶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是也有倍而八者魏志在東宮宗茂為太傅注引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吳錄曰高岱字孔文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南史曰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武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曰八友有溢而為十者新唐書曰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推相善時號方外十友黃休復益州名畫記載石恪畫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為仙宗十友圖與書小異又李白詩序曰歷陽壯士勤思齊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授遊擊將軍賜錦袍玉帶大臣慕義結十友燕公張說館陶公郭元振為首有流而十二者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所友見者十二人又曰子賤治單父所友者十有二人是也有六之為二十四者晉書賈謐開閣延賓海內輻輳勃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

十四友是也

三傑五老

史書佔畢曰三傑有三漢蕭何張良韓信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宋璟張說源乾曜皆宰執又曰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老榜在宋者英前

諗曰蜀志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三人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欽州圖經梁武帝受梁禪程靈銑以佐命功果與周文育侯安都為三傑淵源錄曰朱光庭調萬年主簿時程顥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又黃魯直贈高荷子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秦無咎補之也然則三傑蓋有七耳金雷淵字希顏大詩書新奇與友人高庭玉李純父歸中州三傑鄭統今言曰山西三傑喬宇王恩雲王瓊也宇係量恩雲德磐瓊才畧然瓊有功於民社矣然明皇集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

上官命燕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許景先送張說巡朔方云漢主知三傑周官統六卿蓋皆用張蕭事未著即以為張宋源號也稽晋序云天子作三傑詩以宴亦摘其首句為題同於三百篇之旨耳論語比考讖曰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逆歌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歌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祭之又曰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秋與聃談天地之數吾老蓋五方之精也家語曰荊公子年十五攝荊相事孔子使人觀之視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太上飛行羽書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真西極老人素靈子期北極老人玄上仙皇東極老人扶陽公子中元老

人上玄子此五老蓋五星之真人也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路史曰道州營道北有五老人祠昔唐国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過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㒒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無有惟五龍并遺墟在方丘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是五老有八矣然耆英會十三人元豊中在洛陽五老則至和中在睢陽蓋致政宮師相国會稽杜公衍燕中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渙故衛尉河東畢公世長兵部沛国朱公貫駕部始平馮公平俱年八十餘掛冠優游卿梓暇日燕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此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叙胡氏誤也摭言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松舒州人希羽歙州人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俟年踰耳順時謂五老榜

七子

史書佑傳曰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強與六大夫盟謂之七子

論曰薰隧之盟大史無南董之筆既書黑名且稱七子事在昭公元年然則七子肪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元瑞之疏也襄元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此其先一也僖十年晉七與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杜預注亦謂之七子二也毛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鄭玄箋曰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後漢書李郃上書曰妃后用事七子朝令左雄疏曰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注亦引詩爲說三也何爲托始於薰隧乎且漢景帝時亦有七子陸機五等諸侯論曰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曰七子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　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誅反是也然建安七子陳壽之志殊誤按魏志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文學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

刘楨並見友善自邺郸淳繁欽等亦有文來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其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來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夫傳言七人而名僅列其六郎評語亦惟言六人可謂自遺恨矣尋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蓋以文學為七人之領袖也揚用修集曰吳高河梁嘗以揚弘山士雲王純巷廷表劉存軒民林張半谷金李中漢光陽唐池南錢為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秦黃晁張廖鳴去念曰得非子子而七字七子各落皆在滇雲一時盛事余因不敢嘗乞又近代詩家亦以李于麟攀龍王元美世貞宗子相臣徐子與中行梁公實有譽吳明卿國倫謝茂秦榛為七子七賢史書佑傳曰七賢不始竹林後漢書袁秘等七人以身扞及救郡守皆死褒曰七賢又七賢過閱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芝孟浩然論曰黃巾起汝南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秘七人擢及突陳共戰並死謙以得免詔表其門閭號曰七賢此汝南七賢也然亦不始此東京之初已有之矣隋經籍志有廬江七賢傳今雖不傳諸類書多引之七賢者其一為陳眾辟州從事劇賊淳于臨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自請以恩信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民生立祠號曰白馬從事其一為文黨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其一為陳翼翼字子初一字春卿廬江舒人到藍鄉見道邊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廬江樂土來遊今病不能前倘可相救翼迎歸養視積日病困曰我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又光武出淮陽到舒不覺卿問此鄉

何名陳翼對曰鄉名不覺上曰萬乘主以問不祥
耶命舉燭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刀
有毛長寸乃不燭

七貴

佔畢曰七貴有二已見名疑
諭之曰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
或在李周翰注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
並后族也任昉為王思遠讓詩侍中表曰金蟬七貴
之茂王粲三世之孫隋牛弘為吏部尚書蘇威宇
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
選曹七貴又元文都等纂立越王侗改元 皇以
段達為納言王世充吏部尚書元文都盧楚供內
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
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于時雒陽稱為七貴國史
補御史故事亦有七貴之號則七貴固不僅于二
也不知陳胡所指為何然此類尚有可數者北齊
書韓鳳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
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無王也又宋書王粲徙尚書令與齊王褚淵劉秉
入直平決萬幾時謂之四貴北齊書曰魏太保孫
騰依附齊神武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
為四貴隋書觀德王揚雄高祖時貴寵冠絕與高
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則四貴亦有四也隋煬
帝初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
人稱為五貴南齊書東昏即位江祐參掌選事與
弟衛尉祀右衛將軍劉暄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
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北
齊書胡長粲以外戚起家給事中與領軍婁定遠
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
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晉人之
賦曰狐裘家葺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之謂也

八王八達

史書佔畢曰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
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黨錮傳晉則八達有

三並見名疑然晉又有八伯郗鑒為方伯阮孝
為宏伯卞壼為裁伯蔡謨為朗伯胡毋輔之為
達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羊曼為縶伯見
·曼傳
諡曰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逵唐固
並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八士又稱八虞也
周書和寤解有尹氏八士在武王十三年升大王
即位至此已五十年則八士有二也後漢書永
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拜周舉杜喬周栩馮
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
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是漢有三八俊也
然隋末亦有之舊唐書浚儀格德仁隋剡縣丞與
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雒川郡
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
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臨等八人以辭
學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合璧事類谷長倩少
孫為文本敬愛孫號陳留八俊陶淵明集曰王祥
字休徵王戎字濬沖王澄字平子王導字茂弘王

綏字萬子王衍字夷甫王敦字處仲王玄字眉子
右瑯琊八王見之於故老晉書曰西晉政亂朝危
而逮其禍者咎在八王八王者汝南王亮楚王瑋
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
海王越詩所謂誰生厲階八王之謂矣佑俾所云
八王者不知何指然魏書曹公令曰漢之異姓八
王與高祖俱起布衣拔定王業按漢書高祖定天
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
荼盧綰與兩韓信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耳趙王芮
長沙王越梁王布淮南王荼綰俱燕王兩信者一
楚王一韓王也隋書長孫覽傳贊曰漢代八王無
以方其茂績即此又後魏書臨淮王傳冀州人張
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
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
王唐書昭宗乾寧四年華州將花重武告睦王以
下八王謀殺韓建建奏令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
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意不可測
昔晉室八王撓亂天下請依舊制不合典兵乃囚

八王於引第是漢晉魏唐有五八王也晉書安平王司馬孚字叔達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於時號曰八達魏志盧毓傳曰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世語曰夏侯玄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魏略曰明帝禁浮華而李勝黨有四聰八達各有主名陶淵明集曰陳留董昶字仲道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孚字遙集朗率多遠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感故云八百潁川庾敳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大山胡毋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而晉書光逸傳曰逸與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是八達有三其二在魏一在晉耳然晉尚有八公百官志曰晉受禪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神仙傳漢淮南王已有八公而葛氏晦其名高誘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僞非也後魏書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又曰長孫嵩壽鉅鹿公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世號八公是八公亦有三也八伯中熙字誤義在顏氏家訓（新唐書常袞相室貫官之路一切以五讓拈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錯伯以其錯錯無賢不肖之辨云）然堯舜時亦有八伯蔡高疏引鄭玄堯典注曰堯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於是分四岳置八伯淵明集曰伯夷為陽伯樂舞侏離歌哲陽羲仲之後為儀伯樂舞鼚哉歌南陽棄為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析慮羲叔之後為羲伯樂舞將陽歌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蔡俶歌索落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元鶴歌歸來垂為冬伯樂舞舟鳳舜麻蔡歌漫漫（冬伯伐闕一八）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舜

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殷時亦有八伯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〻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曰殷之州長曰伯又魏書王凌等勸進曰周公八子並為侯伯則八伯已見於虞商周矣又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常夢呑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生八子世謂八神亦謂八翌〻明也亦謂之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也此更奇僻者

孝女

筆叢[illegible]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犍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沉計家人防閑之經百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娥以蔡氏邯鄲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論曰曹娥年方總角父死安歸投衣洪流從之敍室主情沉痛可賀天吳叔先雄者其傳云雄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元瑞剿此數語便以繫與曹娥同感于案范書所載依益部耆舊傳而水經注秉華陽国志之言作先絡云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夫絡既辭家適人長孤育子則義屬他姓身非父有雖甚痛疾且割私恩尼和亂子不弱赴淵有人絡安得死之而安得亡之苟懷小諒女而不歸以是為奇吾所不取且雄孝誠雖至知直尋常吏耳成灘之淪日月睘遠不入魚腹亦作腐胔乃與六日之尸相持而出死不遑朽未之曾聞作書者徒欲為絡飾異不知其

說之難持也又按華陽國志及益部耆舊傳其特人為語曰符有先絡㚇道張帛黄帛㚇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于韓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求尸不得帛乃自往没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夫手於灘下出灘故名為蕎折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為縣股肱子謂黄帛沉彼蹈身得正而㚇范史既逸世識罕知先雄字異曹娥不成為孝從非㚇道不得為貞鬻子之闕斯可嘆也已

戴諒

筆叢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旱太守析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芰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爲未及日中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為掾尤難也

論曰按戴封諒輔同在蔚宗獨行傳封傳者必及五官人何為罕知乎元瑞摽榜漢儒而不詳戴事反有罕識戴封者矣據傳封字仲平濟北剛人為西華令時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以自焚火起大雨暴至此戴封之行也然漢世非特二子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劭卿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齊起甘雨登降要此自曝耳未及燒身也桂陽先賢畫讚曰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輿令時天大旱熹躬雩未獲嘉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吏張化從熹焚焉火既燎天即澍雨此則長令簿史一時赴畝其視諒戴不亦合而一乎

異聞記

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卯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將女還飲食之初小腹痛久乃習云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

論曰抱朴子曰故太丘長頴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郡人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顛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月月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仲弓皆非妄說者也按此在稚川書對俗篇元瑞乃謂之于意林又云按閑塚女復活此似于京升家婢皆非也又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泉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扶老

華陽博議曰困學紀聞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扶也見蔡順傳注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又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論曰王元美云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按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淵明此語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于詒厥之類非以杖即名扶老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〻杖也名之扶老竹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為在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

二、種木及竹藤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詩其檉
其椐陸璣疏曰椐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
及杖此扶老、不知何所指也古今注曰漢成帝顧
成廟有三玉鳩二、集金鏤槐樹悉為扶老拘攔斯
亦不知何物廣志曰扶、老華黄如金名金草則又
草類也李尤靈壽杖銘乃製、為杖扶危定傾郭璞
桃杖賛杖以扶危任昉答餉杖詩、扶危復防咽事
歸薄暮人庾信竹杖賦將以養老將以、扶危乎春
秋說題辭曰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然則
酒正可以扶老名矣漢武内傳曰王母謂武帝曰、
太上之藥乃有太真虹芝天楼神草尚宮大碧西
鄉扶、老紫虬童子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
以此觀之、元美謂杖名良謬而元瑞謂淵明之所
策即君仲之井、藤亦扶之甚也

荊軻延周

史書佔俾曰刺大亂之道也燕杜稷旦莫墟矣
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俾使於一刺詎得
已哉攻強、藩嗣可以息黔黎延周祿燕亦未至
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獨咸敗弗
獨為笑資悲夫、
論曰秦師日深燕境日急太子丹之與軻謀也不
過曰、劫秦王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
亂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償秦必矣元瑞
乃謂政強藩嗣、可以息黔黎延周祿此豈以扶藩
為賢也假使當時政、死軻手扶蘇嗣位不復讐不
討賊與燕約和外愧夫差、內慙秦襄亦何賢之與
有然則燕視秦王死亦亡不死、亦亡而曰未、至遂
亡過矣且丹思自雪見陵之怨非為周恤不死之
悲也吾友黄若木云西周亡、于秦昭襄五、十一年
東周亡于莊襄元年河洛之又見黍離久矣胡、氏
欲扶藩重立周之社稷乎、

伍伯

胡明瑞莊岳委談曰危言謂前導為伍伯所引
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閣官中行鞭杖者
亦謂之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藩世
長為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

伍伯疾其詭艱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幕閒談）（皆璀年六十餘為河北一宰在縣淮寺樹士云）或曰以部、中伍伯判冥者也具酱筋召問之答曰某非幽明主、者亦冥中伍伯能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杖數二十以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以（魏即）敘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皁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黄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校尉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常貽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者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為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稱衙傳黄祖怒衙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皁隸亦有所本、皁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與隸本不盡言考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論曰漢書鼂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〻有長十長一里〻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〻有假侯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虔曰五百、帥名也是古謂連帥為五百周禮鄭玄司服注曰今時、伍百緹衣古兵服之遺制既曰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則衛士又名伍伯又八職注曰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既曰漢時五人為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朝群吏諸官事務於朝也則傳事者亦為伍伯神、仙

傳曰王敦誅郭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栅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衛瀁行法則創子手行刑者亦呼伍伯也稱衛傳注曰五百猶今之問事也問事豈判閱之類乎晉輿服志曰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為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則五百宜讀如字此又數義也

皁隸字昉自左氏以為十等之官貨殖傳注皁養馬者隸之言著繫著於人也然班氏謂至于皁隸抱關擊柝則猶賤官耳方言撫皁也郭璞注曰皁隸之名於是乎出蓋古賤以為牧圉之役自茲而後漸以卑辱抱朴子曰皁隸之名於是乎出蓋古賤以為牧圉之役自茲而後漸以卑辱抱朴子曰皁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沈約彈事曰既杜西室竊貲莫非皁隸宋書孫處等論諸將起自豎夫出於皁隸芻牧之下柳元景檄臧質云郭伯西門遺出自皁隸驍越州郡隨書李密數宇文化及曰卿本自奴皁隸破野頭耳此如罵人臧獲其非卑官可知若宋太祖詬徐羨之傅亮等酷倍加顛沛皁隸之手張太后廢少帝令居帝王之位好皁隸之役親執鞭撲毆擊無辜則即今行杖人矣

行中重複互刪

張萬福

胡元瑞九流緒論曰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即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名者而崇文憒憒如此允宜張唐謙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盤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是謙束覩亦未審也又史書佔畢曰唐有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盤名非武將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諗曰冠誡之傳太上老君賜天中三真太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國真經五等朝儀豈此謂耶然謂唐有三張萬福則甚不然何

者酉陽雜俎曰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張詰旦候芳遽引視登萬福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脉五六息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案數十字謂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為庶子年至九十胡蓋以此萬福善醫者耳但新舊唐書張萬福傳皆云德宗以萬福為濠州改泗州刺史召拜左金吾將軍大言故陽城曰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則萬福曾為泗州與雜俎言合也柳芳大曆元年為太常博士撰皇室永泰新語見代宗紀至萬福除泗州時可三十年及萬福八十芳可七十餘正同時也胡豈以唐書不載其有和緩之術便謂為兩人乎本傳言其三世明經而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則五等朝儀何知非張尚書著述且其年九十未嘗一日言病非道家何以得此然則萬福蓋文士習武有道術而善醫又善相人者胡云有三子謂直是一人實長慶云唐人有傳盡之矣

李文悅

史書佔畢曰唐有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脩麟德殿時通鑑所載又古今說海趙合傳有李文悅蓋即安史叛時者

諗曰安史之亂賊將姓李者如立節欽湊是豈史魚歸仁是訓竭誠令崇懷仙抱忠華紛紛委質不見有所謂李文悅者通鑑元和元年劉闢綿江栅將李文悅以城降高崇文二唐書高霞寓從高崇文擊劉闢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而高崇文傳阿跌光顏軍鹿頭西斷賊粮道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文悅始見是時耳通鑑又云元和十三年脩麟德殿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白宰相論諫自門諸衛還南牙諸衛充咸達營使十四年吐蕃圍塩州刺史李文悅拒守凡三十七日吐蕃不能克唐書吐蕃回紇二傳並同二傳又云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塩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之按李文悅于唐書無傳無以知其首末但以三書尋之文悅蓋蜀川降將入朝仕至龍武將軍以抗直欲諫左轉還出為塩州本能立

憕非兩人也又太平廣記引傳奇張合傳曰合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見蔡衣丈夫謂曰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犬戎圍城吾與相持三十七日羌首卷甲而去其叙守、城時力戰甚苦然明言元和十三年則安得以為安史、時人乎然塩州苦戰乃在十四年合傳作十三年亦繆、官之外也、

李伯禽

佑俾云唐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見通幽記

塲

諗曰太平廣記引通幽記云、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塲羅鹽官塲界有蔡侍郎廟伯禽謁廟、見廟中神女戲之後數日蔡侍郎來與論親伯禽遂卒、據此則羅塩官之伯禽即太白子也特廣記訛作李伯、子元瑞遂以為兩人且監字屬下徐浦下場讀元瑞云、嘉興監俱謬也范傳正作李學士碑載李白孫女二人、言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所云無官者雖監羅塩固非官也云貞元八年蓋即其時與幽通記之言合矣、

誤鳴戰鼓

史書佑俾曰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兇、劭戰不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諗曰宋書魯秀傳曰元兇劭配秀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南史亦曰義軍至新、亭劭將士力戰將尅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故大敗此、秀之倒戈未嘗誤伐鼓也元瑞增飾之以與笮橋為對、耳按世語曰張魯遣弟衛築塲平城以拒王師太祖將、還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擒遂降此、亦因誤成功稍與桓宣武事相類、

易水、

胡元瑞甲乙剩言云乙未春夢晃服人坐殿上召試、忽飛下一紙有晋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為易水生争、攫去遂覺及入闈題是司馬牛章而第一人則湯賓、尹蓋以易水為湯也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諗曰尚書中侯曰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起洛城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據此則天上主司蓋叔、錦候僻書言以誚元瑞非不識字也、

凍雀、

詩藪曰宋欽宗詩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當時情況如此豈止令人酸、鼻紇干山雀詩或以、為唐昭宗、

諗曰紇干山或作紇真山隋書曰馬邑郡雲內縣有紇、真山初學記引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唐昭宗紀天復三年朱全忠請上遷洛書促東行、車駕至華州謂侍臣曰鄙語曰紇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事在通鑑乃、云或以為唐昭宗何也然郡国志曰紇真山數百里內、夏恒積雪故彼人語云〻則元魏時已有此諺矣、

劉令嫻

詩藪曰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巻悱妻唐世尚存故、唐選亦收、

諗曰徐悱妻劉孝綽妹所謂劉三娘者也文沈清抜悱、卒妻為文祭之按梁書悱在東宮歷給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遷晋安內、史卒父徐勉答客喻曰普通五年春、悱喪之問至悱始逾立歲著述盈笥據此則悱卒已過、三十劉亦豈幼艾者自普通五年至隋亡一百三年劉、若入唐未死不已百三四十歲、乎此時尚高詠不能自、休是老婦而猶進士之業也覧隋經籍志已有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巻安得唐世尚存哉新寧高棅輯唐詩品彙內載令嫻詩而注曰劉令嫻徐悱妻也、隋

宋唐初人此廷形之說因以誤元瓛耳

巵林卷之九

原缺

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得數人

論曰二名之禁始自新室迄我會子遠諷外夷故其時翕然遂以成俗今史傳所載二名者大抵以字稱耳行流既久他無可據爰以為真矣佔畢所記足資談諧然謬誤頗多遺闕不少予以疚易之以緒覽自娛誤者釐之闕者補之不足可觀聊以蕩客焉耳

佔畢原列東漢一百一人誤二十一

鄧仲覽

佔畢云延岑將見鐔建武五年　嬰按藉竟傳作鄧仲況

彭子厚

彭寵　姪

彭蘭卿

亦彭寵姪並見後漢書寵傳　嬰按後漢書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寵留子厚蘭卿遂反又云寵疑子厚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又云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至子后蘭

卿所又云其尚書以子厚蘭卿為將軍子后蘭卿蓋止一人又龍弟也文穎解卿子冠軍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子后蓋卿子之類蘭卿其字耳子后亦非為子厚也」

藉不偉

見藉竟傳　按傳作不韋

陳文矩

見列女傳　按傳是程文矩

劉景宗

見華陀傳注　按景宗廣陵人青龍中山陽太守

泠壽光

華陀傳　按靈壽光扶風人不作泠

封君達

甘始傳　嬰按神仙傳封衡字君達

士師郎

獲索賊帥　按郎姓右節亦非士

鄭居業

衆之曾孫附傳　嬰按鄭泰字公業衆曾孫自有傳

徐匡鉤

吴良傳　嬰按後漢書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遣匡匡乃自繫廷曰鉤罰也嬰謂車府令皆執戟守宮匡蓋以兵鉤挂其車佔畢謂匡鉤何由成語且下文稱匡名者不一以匡鉤為名亦可笑事也

楊光憲

鄭弘傳　嬰按弘傳洛陽令陽光憲之賓客憲者竇憲也洛陽令陽光耳

劉文松

左雄傳　按劉文河在法雄傳及安帝紀

郝孟節

方術傳　嬰按博物志郝儉字孟節陽城人

臨孝存

孔融傳　嬰按范曄孔融傳融為北海相郡
人然臨孝行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魏志
注引續漢書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
知名融令配食縣社此無孝行事恐皆誤也
作傳改為孝存耳鄭玄傳有臨孝存而伏滔
青楚人物論曰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劉祖
融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士
有才德者此恍以字稱耳鄭志康成弟子有
臨碩者余嘗疑即其名賈周禮序云林孝存
以周官為末世瀆亂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
之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
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于始曉若發矇

駁馬少伯
見盧芳傳東人也　按傳作駮非駁

王君公
避世墻東者　嬰按聖賢群輔錄引稽康高
士傳曰平原王遵字君公

嚴彭祖

顏安樂
並見儒林董鈞傳　嬰按前漢書嚴彭祖字
公子下邳人與顏安樂俱字睦孟彭祖為宣
帝博士至左馮翊顏安樂薛人官至齊郡太
守陳丞二人之去東京遠矣

劉弘世
先主父　按蜀志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
雄舉孝廉官至范令華陽國志亦云父弘此
云世者蓋累世也若為讀弘世乃可先言子
仕州郡而後記父孝廉為縣令乎

友通期
與冀妾見傳　按漢紀美人姓友字通期
今稱東漢遺人

宗室

劉歸生
營陵侯更始中為兵所殺　漢書燕王傳

劉宅人
伯升孫下傳侯

劉元壽
廣陵思王子

劉千秋
明帝孫新平侯

劉無忌
伯升曾孫封齊王

劉萬歲
和帝弟廣宗王

劉阿奴
彭城靖王子竹邑侯

劉伏胡
改封樂安王

劉常保
清河王慶弟封廣川王

劉安國
陳敬王孫耕亭侯與濟北王安國各一人

劉虎威
清河王慶子

劉延平
樂安王寵子封清河王

庶姓

田終術
莽長安令

張長叔
倶洛陽人莽義和命士　食貨志

韓持弓
龍頟侯莽敗乃絕　韓王信傳

國進先
隗囂拒蜀侯　漢紀

言城生
吳人劉聖公時武當都尉　吳詰

楊子阿
馬援表

王元才
王興子光武封北平侯

王益才

安喜侯
王顯才
蒲陰侯
王仲才
新市侯
王季才
唐侯所謂中山五侯也　河北記
張仲師
潁川人長一丈二寸
鄒伯奇
周長生
會稽人仕洞歷
袁文術
臨淮人
龐少都
陳留人
董仲綬
東成令

蔡伯偕
扶風人
張孟嘗
鬱林太守
李子長
大理　以上俱論衡
劉廣世
仕之與
陳正叔
魯國人光武時太官令謝承後漢書載
李仲芳
馮衍傳
杜子春
緱氏人永平初年九十周礼
黎伯卿
吳漢傳
王堅石
王梁傳

耿文全
耿況孫
耿無禁
弇曾孫
陰萬全
陰興曾孫
鄧甫德
廣德弟
劉廣德
訓孫
鄧廣宗
悝子
竇萬全
融曾孫
竇會宗
萬全子
右師細君
包咸傳

鄭石雋
宦者鄭衆曾孫
夏長思
李章傳
魏伯陽
會稽人
徐景休
青州從事
淳于叔通
俱參同契
薛安期
侍御史　唐書世系表
郅伯夷
惲孫
張漢直
俱風俗通
李文德
越嶲太守　延篤傳

譙仲文
字置漢荊州刺史　豫章記
皐仲通
字奉御漢議郎　吳地記
劉智茂
延熹時　五行志
薛山望
安期孫馬邑都尉
鄭子賤
李固傳　華陽國志作趙子賤
莫長公
趙孝傳
楊春卿
鄭伯山
楊厚傳
陳堅卿
元子
虞長卿

湖陽大姓見馮魴傳
鄧荊鳳
彫第
劉千秋
安帝時越騎校尉
樊長孫
百官志
鄧萬世
河南尹　陳蕃傳
羊元群
黨錮傳
范延壽
廷尉　謝承書
杜季貢
漢陽人
呂叔都
並西羌傳
劉德升

一

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行書擅名　書斷

郭伯道

書品

師宜官

南陽人

薛文伯

山逢孫龍卯令

張曼成

黃巾　朱儁傳

張子禁

桓帝美人外親　襄楷傳

傅道流

北地人靈帝殿中將軍

劉道恭

張光期

皆後漢時人學道在黃屋山

張礼正

漢末在衡山　俱真誥

張平仲

盧奴人光和中上谷太守

劉定興

蕭縣人　熹平時　俱水經注

張季札

陳留人　劉翊傳

董彥興

橋玄時卜術士　風俗通

成武丁

桂陽人

虞偉高

何顒傳

蘇正和

武都人蓋勳傳

李玄子

字延期隴西人漢明帝時建議大夫真誥

范幼沖

漢尚書郎真誥

周文光
安帝時平原賊
趙安世
魯相郭躬傳
廖孟舉
廖偉舉
扶子
石敬平
戴封傳
張道陵
神仙傳
趙商子
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　鄭玄自序
張孟成
肥如侯　唐世系表
張恭祖
東郡人　鄭玄傳
蔣子文
廣陵人漢末秣陵尉　搜神記
欒長治
咸陽人桓帝中書郎　真誥
左喬雲
綿竹人
楊文芳
武陽人漢中太守
王延世
字長叔資中人光祿大夫
張亮則
字元修南鄭人靈帝時牂牁太守
劉巨公
大鴻臚南鄭人
秦宜祿
秦朗父呂布將　獻帝傳
侯武陽
其先傳
史堅元

陳留人
相仲華
陳郡人　並聞誅時名士
袁元長
紹族
袁春卿
元長子魏郡太守　魏志董昭傳
崔巨業
眭元進
鮮于仲簡
韓莒子
呂威璜
俱袁紹將　曹瞞傳
劉緯臺
卜師
李移子
販繒
樂何富

賈人　並公孫瓚客　英雄記
東方安世
漢末彈碁工　典論
傅石甫
隋經籍志
劉武良
建安時石工　樊敏碑
劉雄鳴
藍田人建安中小將　魏略
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　先賢傳
龐德公
字尚長見家書
王偉卿
長安令　華陽國志
張遐壽
漢穀城長東平有碑
趙建章

河南人年十二拜童子郎　臧洪傳

李相如

隴西太守

董君雅

卓父

北宮伯玉

湟中義從　董卓傳

崔元平

太尉烈孫州平兄　梁祚魏國統

韓子方

學士燹道人

郝伯都

列士關中人

婦人

郭聖通

郭后諱

陰麗華

陰后諱

劉義王

武陽公主

劉中禮

涅陽公主

劉紅夫

館陶公主　俱世祖女

劉小姬

平皐公主

劉小迎

樂平公主

劉小民

成安公主　俱肅宗女

劉侍男

涅陽長公主

劉別得

舞陰長公主

劉久長

濮陽長公主

劉直得

平侍長公主　並清河孝王女弟

劉成男

冠軍長公主　順帝女

梁女瑩

桓帝后

馬宗姜

敦女

李羽生

中山簡王婢　樂成王傳

胡金盈

胡廣女　蔡邕

劉泰瑛

劉巨公女楊元珍母

韓樹南

趙子賤妻

楊礼珪

元珍女

張礼修

趙伯高婦

杜泰姬

南鄭人趙宣母

陳順謙

陳惠謙

張亮則妻

曹貞玦

字牛瓊玉牛鞞人　俱華陽國志

黄景華

司空黄瓊女

周夏文

安成人河南尹周暢女

趙素臺

幽州刺史趙熙女

寶瓊英

武妹

趙娈兒

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

張桃枝

沛人司隸校尉朱寓母

張姜子

西州人張濟妹

郭芍藥

度遼將軍郭騫女　俱真誥

張玉蘭

張衡靈真女　集仙錄

佔俾曰隱心叔名銈考據精合然亦謂東漢三國無二名者蓋因襲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頗不乏第多東漢末人至晉足後則誠罕覩兩傳有周生烈朱建平等固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為名今第錄其灼然者

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者惟此二人

佔俾原列三國二十八人誤八

周生烈

嬰按王肅傳末云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則未嘗有傳也又注曰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裴氏之說甚明元瑞可謂自矜而妄矣

張平世

先生傳　按先生傳張世平中山人非平世

祝公道

閻溫傳注　嬰按魏畧祝公道在郭援軍引出賈逵而魏志云郭援謀人祝奧公道蓋奧字猶孫嵩字賓碩魏略只記賓碩而不云名嵩也

陳承祐

華長駿

佔俾云見管輅傳注　嬰按閻纘作管輅傳云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名輅作吏考晉書華廙字長駿為城門校尉時太康末也輅

辛于正元三年即長敵非字不得為魏人且
承祐亦晉人
趙君安
龐烈婦父
龐子夏
附龐淯傳注龐烈婦夫也
龐娥親
即樂府龐烈婦名附注甚悉
以上並佔俘　槼按魏志龐淯字子異表字
人外祖父趙安為李壽所殺母娥刺壽于都
亭據則趙名安女名娥耳注引烈女傳作趙
君安龐娥親蓋皆其字也子夏即淯父胡氏
知娥親為子夏之妻而不知淯為子夏之子
子夏于子傳名雖不附然可知其是字矣娥
親姓趙且為龐氏父婦而急報父之仇不槩
之趙而槩之龐抑何與
今補三国時遺人
郭攸之

南陽人侍中　出師表
李意朋
蜀人　神仙傳　先主時
許叔龍
費褘傳
上官子修
姜維傳
司馬勝之
字興先綿竹人景耀末孝廉　華陽国志
曹吉利
太祖名　魏志注
呂伯奢
成皋人　魏書
高元呂
太祖時善相人　魏略
王九真
馮翊人善圍棊　博物志
宗子卿

南陽功曹　曹瞞傳
陳叔山
東陽人　華陀經
左延年
杜夔傳
張玄賓
定襄人魏武時擧茂才
范叔勝
北地人魏文黃門郎　俱真誥
宋士宗
清河人黃初時母化爲鼈宋書
王伯綱
魏明帝時城門校尉　真誥
王惠陽明
明帝時酒泉太守　黄明傳
尹更生
明帝時　古今注
田彭祖

豫子
劉望之
虞兄
張翁歸
既子關內侯
劉寶賢
齊王芳兄從僕射　晉景帝紀
孔晏文
正始八年諫議大夫
王周南
中山人正始中襄邑長　宋五行志
尹大目
曹爽時殿中校尉
鄭小同
高貴鄉公侍中五更
孫廣田
郎孫登　真誥
楊文宗

元皇后父魏通事郎　晉外戚傳
王飛梟
王金虎
與王淩子　魏氏春秋
劉玄石
魏都賦注
滿長武
寵孫大將軍掾
郭玄信
陽翟人
趙元儒
沛国人鄭古長　石苞傳
楊元鳳
梁書劉杳傳
王弘直
列人典農
劉長仁
勃海人安德令

紀玄龍
益部耆舊傳
鄧玄之
呂蒙傳
王盧九
琅邪人孫权夫人父
曹不興
善畫　吳録
王文雍
南陽人孫權夫人弟封亭侯
吳太文
壽春人　王淩時　神仙傳
倪彥思
嘉興人　錄異傳
陳世京
孫休侍郎
晏賢生
步隲外甥

徐宗度
呂悌司馬　俱真誥
孫彭祖
晧名
婦人
鄭天生
鄧芝母
薛靈芸
魏文帝美人常山人後改名曰薛夜來　拾遺記
莫瓊樹
田尚衣
段巧笑
並魏文帝宮人　古今注
郭叔香
王修母
張春華
司馬懿夫人

李惠姑
夏侯玄婦
羊徽瑜
司馬景王師夫人後稱太后
王魯連
范陽人王伯網女李子期婦
王元姬
肅女司馬文王昭夫人後為太后
孫魯班
字大虎
孫魯育
字小虎俱孫權女
范淑女
山陽人范績女
孫寒華
孫賁孫女　真誥
劉桃樹
下邳劉方女　華穆異　列女後傳

同姓名

佔畢曰梁元帝有同姓名錄鈞光庭有同姓字錄其書各一卷皆不傳且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足以盡之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予嘗欲為一書續之未能也頃屏居郊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在案頭日取閱之其中姓氏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輯類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為廣見洽聞之助其已見王長公宛委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然名疑引載僅李光進盧貞五人危言及郎氏類藁相同也

論曰古史所稱士之不能流芳遺臭者鮮列于紀故姓名並同表見者少時世益近紀載漸繁至唐史而燦然矣佔畢所錄唐世諸人其單名而同者宗室得一百三人庶姓則三十耳于中二名同者僅二十五人而猶多謬外予既稍為辨析又意一字命名經而易犯兩字為諱更而罕同顧其同者亦復不少因捜唐書中二名之相襲者得二百五十餘人著之于後以濟元瑞之所若單名同者不復更采亦為不勝收也然李氏所以最多者蓋其盤根之大世系獨詳而賜姓又時有之庶姓非宰相之族不載系表間得之列傳中以是不免寥寥焉耳

二李道宗

一江夏王字承範有傳　一趙郡李氏長洲丞錫丞　又北齊直閣將軍駙馬都尉

二李建成

一高祖太子　一鄭王後宣州士曹參軍

二李元吉

一高祖子巢剌王　一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去

二李元方

一高祖子封周王　一肅宗惠宣太子玄孫醴泉令

二李元禮

一高祖子徐康王　　一僖宗時李琢行營將

二李元則

一高祖子彭思王　　一武安公後并州刺史

又後魏清河太守見孫絪傳

二李元慶

一高祖子道孝王　　一昭陵令

二李孝慈

一淮南王神通子廣平王　　一趙郡功曹士

琦子

二李孝本

一神通子河間郡公見世系表　　一刑部郎

中權知中丞有傳

二李義琎

一澤王上金子　　一高宗相義琰弟

二李義琛

一高宗孫澤王子　　一工部侍郎

二李義珪

一上金子　　一趙州別駕布孝子

二李隆業

一睿宗子彭城王羽林大將軍　　一雍王

及太沖子藍田令

二李守禮

一章懷太子子封邠王　　一東祖紀後損

之子

二李守義

一章懷太子子桂陽王　　一將氏尉遜子

二李維宗

一嗣武陽王降澧國公金吾將軍　　一天

祐中秦州連帥見徵武錄

二李知礼

一滕王元孫金山公　　一隴西人少璠

提帨騎射攻放彈者見宴報記

二李茂宗

一嗣滕王　　一蔣王惲

二李恭禮

一寧王孫彭原令　　一雲霄主簿大衍孫

二李延之
一右衛將軍　一坊州刺史
二李延年
一嗣淮南王除杭郡司馬　一茂水令德紹
子
二李行周
一嗣紀王光祿少卿　一昭宗時蜀州刺史
致仕三遷
二李景巽
一江夏王道宗子相州刺史　一畢王曾孫
蔡國公
二李少和
一紀王孫王屋主簿　一梁王後江西觀察
使亦見孔戣傳
二李湛然
一嗣滕王殿中監從玄宗至蜀　一屯田郎
中
二李承嘉

一蔣王子蔡國公煌子　一中宗時翊五王
功擢光祿大夫襄武郡公朝野僉載云不識字
不解書
二李承胤
一蔡國公煜子　一長水主簿知讓子江州
別駕
二李景融
一淮陽王道明子　一尚書左丞崇基子
二李景仁
一江夏王道宗子字宗楚子爲滑城令　一
守王後登進士第容管經略使左庶子
二李思順
一中山王　一嗣趙王
二李承休
一鄖王曾孫　一吳房令見子汯傳
二李思忠
一襲鄖國公婺州刺史　一武宗時嗢沒斯
歸化封王賜姓名

二李思誨
一楊州參軍即林甫父　一潁州司馬
二李巨遠
一遺王孫字聖父　一曹王孫
二李仁濟
一道王孫鴻臚卿紹子　一櫟陽令
二李從簡
一寧王後濮擾等州刺史　一渤海王後穀
城令
二李弘度
一渤海王房洛交主簿　一寧王房榮州刺
史
二李季真
一越王孫高平令　一劉李冥高祖時石州
都督賜姓李
二李仁鈞
一梁王後渭南令房子　一南昌令　監鐵
侍御史見異聞錄

二李傳伯
一渤海王後鳳州刺史　一隴西人元和九
年溫縣令見乾𦠆子
二李公輔
一征虜將軍士高子　一大鄭王後河東節
度使說子
二李若思
一蔣王孫廣州司馬　一櫟陽令仁濟子
二李万叔
一蔡王後右金吾大將軍　一紀王後商州
錄事參軍
二李餘慶
一國子祭酒隴西郡王　一嗣漢王
二李友諒
一讓皇帝後　一蜀王後延州司馬
二李承規
一蜀王後六尚丞　一嘉興尉漸子
二李士詹

一宗正丞　一都官員外郎尚德子
二李延祐
一許州司馬宣德子信王府功曹參軍　一
東光令仁緯子益州司士參軍
二李楚珪
一江王孫隴西郡公太常卿　一象州司法
參軍
二李處約
一蔣王後　一處義兄
二李仁軌
一李孝伯之裔仁則兄　一王屋主簿少和
子
二李餘福
一蜀王孫　一尚書乾祐子監察御史
二李師壽
一畢王後殿中侍御史　一殷州刺史得璉
子
二李若水

一右金吾將軍　一太子文學
二李義方
一蜀王房　一遼東李氏
二李維城
一蔣王裔　一監門衛帥府兵曹參軍
二李宗卿
一高宗相安期子鄄城令　一檢校工部員
外
二李尚義
一桂州長史　一潤州刺史玄邈子右庶子
楊州刺史
二李少連
一宗正少卿　一郡州司戶參軍
二李弘慶
一宣宗沼水主簿　一金州刺史
二李從古
一蔣王後　一城父令稣子
二李玄同

一宗室淄州刺史陳國公　一度支員外郎
二李昭業
一梁王後字延章　一冀州士曹參軍、
二李思慎
一鄅國公孝協子　一嶺南選户殺都護劉
延祐者
二李承祐
一曹王後　一乾符時天平軍都將
二李宗礼
一蔡王後　一楊行密牙將
二李行餘
一紀王後穀熟尉幼直子　一蘄州刺史庶
子
二李克勤
一渤海王後沅江令　一李克用弟
二李仙童
一蔡王後　一公武安公後蘄州司馬君武子
二李元宗

一蔣王後　一邕州刺史以州卯奔黄洞見
通鑑長慶二年
二李從師
一蔣王後　一褒邑王神符後太子左贊善
大夫
二李言思
一虢王後宗正少卿　一蜀王後渠江令
二李元度
一紀王後　一安南經略參佐見李復專
二李元道
一宗室為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　一大師孫
二李公佐
一千牛備身　一楊府録事參軍見宣宗紀
二李承緒
一渤海王後為南陽令　一李懷光外孫燕
八〻貞元五年賜姓名
二李上善
一宗室尚輦直長　一玄宗女楚國公主為

道士賜名
二李玄貞
一鄂王後宜春令　一女道士即趙王貞玄
孫
二李仲文
一高祖時太常卿眞鄉公并州總管　一遷
東李氏周太宮伯捴子
二李行敏
一隋司徒長史德珪子左威衛長史　一諫
議大夫叔度子
二李安世
一大師子　一字德合相州刺史趙郡公
二李知隱
一宗室爲相王傳　一伊闕丞與弟夏津令
周傳
二李知本
一貞觀初夏津令有傳　一遂州司馬
二李文立

一右衛翊衛　一九門令俱贈黃門侍郎李
希籌後
二李正礼
一渤海郡主簿大師子　一江陵令德瑞子
二李元悆
一工部侍郎義琰父　一中書侍郎友益子
潞州司功參軍
二李玄明
一齊州刺史成紀縣公　一潭州司倉參軍
二李積善
一本州主簿　一大理評事驎子
二李虔業
一館陶令　一陝州司兵參軍
二李楨之
一長平王叔良後滁州參軍　一洛州總管
府典籍
二李玄道
一秦府學士常州刺史　一開元三年右驍

衛將軍

二李乾祐 一武后相昭德父刑部尚書 一建州刺史

二李思孝 一丹陽郡公客師兼夏州都督 一昭宗時

保大節度使

二李中庸 一申州刺史尚詞子 一臨淮令鎮子秘書

少監

二李孟嘗 一趙州人貞觀時右威衛大將軍 一睦州

司倉史孫

二李君球 一田沃人數世同居 一即墨人貞觀初王

君操仇家俱見孝友傳

二李玄慶 一陽武主簿 一大中時兗州牙官見列女

傳

二李紹先 一雍王友太沖子 一 一承嗣子洛州司户參

軍

二李仁穎 一華州文學 一都水丞

二李延壽 一兵部郎中 一潭州司户參軍

二李興公 一貞觀中冀州刺史見地理志 一肅宗相

撿子侍御史

二李延昌 一金吾大將軍涼國公 一平盧令延載弟

二李去惑 一治水人武德五年據城來降 一團練使

文通孫滑縣令死王仙芝

二李延祚 一蔣令 一觀察使李庾子

二李客師

一靖弟幽州都督丹陽郡公　一富水令
二李行偉
一曹王後　一高宗時国子司業見礼儀志
二李崇貞
二高宗光宅益州長史見廣古今五行志
一貞元時趙州柏鄉〻〻見五行志
二李崇興
一雲都令緯孫　一江州刺史休仁子字重
周
二李希倩
一中宗時右臺監察御史見子澄傳　一朱
洪競將即李希烈弟
二李延嗣
一穎陽令仁濟子　一薦子字稚卿
二李日知
一宗室永王府叅軍　一玄宗相
二李揆一
一天寶時羅希奭黨　一大曆後袁台二州

刺史即詩人李嘉祐別名
二李元紘
一宰相昭德子　一字大綱玄宗相
二李正辭
一六合令　一憲宗時刑部郎中貶剌州刺
史
二李審言
一丹山縛玄素子　一萬壽中長安百姓變
為李見瀟湘録
二李光遠
一大師孫光德子　一開元中館陶令因早
暴卒見廣異記
二李崇義
一中宗時散騎常侍　一豊城尉
二李懷讓
一楊人景龍中御史後歷給事中見李尚隱傳
一同華節度使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二李松年

一常執尉　一光啟二年邠寧奏薦判官
二李彭年
一景伯子天寶時吏部侍郎有傳　一開元
時樂工善舞郎龜年弟
二李鶴年
一和州司馬即京北參軍龜年弟　一樂工
龜年弟亦有才學能歌見明皇雜錄
二李若虛
一太子文學若水弟　一安國觀道士御史
李光炎致其罪流嶺南見朝野僉載
二李延福
一光山丞　一僞蜀豐資院使
二李慶遠
一秘書監全閑從弟　一中郎狀詐輕險見
僉載
二李思安
一親全總亂孫　一朱全忠將陳留人
二李長倩

一成武令岡子　一合肥令琰子
二李惠登
一雲夢主簿太衍子　一平盧將安祿山反
輕師與閉息元初隋州刺史有傳
二李商隱
一開元中幽州節度使見孫逖傳　一檢校
工部員外郎有傳
二李光弼
一東社稜陞州刺史暄子　一晉絳等州節
度使中書令臨淮王有傳
二李光傳
一雞田李氏河東節度使守司徒有傳　一
柳城李氏即臨淮王弟鴻臚卿　按偉云唐
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不知有兩光弼
兩光顏也　一
二李敬道
一數業弟　一臨濟司馬玘子
二李玄度

一玄成弟　一君儀子
二李玄珪
一隋儒林郎延壽後　一衛尉寺主簿見孫
渤傳
二李忠順
一周王府隊正南容子　一會昌二年以金
吾上將軍為振武節度使
二李正元
一散騎常侍休古子　一李載義子見通鑑
二李思義
一中書侍郎友益族　一文宗賜習點啜姓
名
二李思貞
一蔚州司馬君武子　一文宗賜阿歷支姓
名
二李思禮
一長城令　一文宗賜烏羅思姓名見回鶻
傳

二李思言
一倉部員外郎繼州子　一堂邑令
二李正範
一大理丞震孫　一浙東推官仕至九江太
守見雲溪友議
二李彥芳
一陽武主簿玄慶孫　一李靖五代孫太和
中鳳翔司錄參軍有傳
二李克諒
一雲夢令　一李克用弟為南山寺僧所殺
二李元平
一汝州別駕李希烈據去以為宰相貞元初希
烈平元平流死　一睦州刺史伯誠子大曆
五年東陽尉与女子遇十六年為縣令刑在貞
元三年二人叅同時
二李安期
一百藥子高宗時東臺侍郎三品有傳　一
順州高和縣人元和時与何首烏鄉里親善得

其方服之得長壽見本草注

二 李昌符

一 李程曾孫字襲夢　一 昌言 希鳳翔節度

使光啟三年薛知籌滅之

二 李盡忠

一 武后時營州契丹松漠都督　一 僖宗時

沙陀首領

二 李忠義

一 淮南降將李質李退更其名曰忠義用以破

蔡　一 太和中江淮人殯于湖城死見沈恭

禮見廣記

二 李繼昭

一 天復元年同平章事靜海節度使本孫德昭

賜姓名　一 李茂貞將蔡州人本符道昭改

姓名在天復二年

三 李孝恭

一 河間元王有傳　一 懷禾父　一 僖宗

時鄜延節度使

三 李承訓

一 建成子武安王　一 李多祚子衛尉少卿

一 杭州司功參軍

三 李承業

一 吳王元吉子梁郡王　一 蔣王孫　一

絳州刺史

三 李孝節

一 淮南王神通子清河王　一 三原令見李

義府傳　一 亳州譙人殷州長史

三 李希言

一 鄖鄭王太子詹事　一 南祖後禮部侍郎

一 肅宗時吳郡太守江南采訪使

三 李承義

一 隱太子建成子鉅鹿王　一 曹恭王後

一 蔣王裔吏部常選　一

三 李希遠

一 安景沖散騎侍郎新豐公　一 襄武公孫

嘉子同州司兵參軍　一 趙郡人晉陽尉

三李懷讓
一蔣人景龍中御史歷給事中見李謙隱傳
一梁王孫溫州刺史蔣國公　一同華節度
使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三李少康
一紀王孫唐興主簿　一高平王遵孫宗州
刺史見子承傳　一畢國公景淑子睢陽郡
太守
三李少微
一紀王孫雷澤令　一鄆王後江陵令
一李絳深之孫　一
三李知柔
一雍王後御史中丞　一鄆王後滑州觀察
巡官　一嗣薛丞相昭宗
三李元恭
一中書侍郎友益子工部郎中　一吏部侍
郎孫孫女宜子孫婚者見廣異記　一大理
少卿知掌選事參議傳

三李思文
一武后時潤州刺史　一同官丞　一太
并令
三李文舉
一紀王孫　一國子祭酒仲思父　一宣
宗大中七年以宗正卿貶睦州刺史
三李承慶
一蔣王後吏部常選　一李成式持降子永
王璘　一昭宗時之雞軍節度使
三李元軻
一紀王房常州司兵參軍　一蔡王後
一全枚今正議子
三李承光
一曹王後　一江王後　一晉舒鄰守謹
明時步將
三李處厚
一蔣王後　一東祖房　一太湖令彥子
三李守一

一宗室開封令　一敏玄子成都郡令
一大亮子庫部員外郎
三李紹宗
一蔣王曾孫前王　一蔣王齊孫　一江
王孫桂州長史尚義子　伍吳録二人
三李若愚
一鄭惠王孫　一建德尉洙孫　一蜀州
司兵參軍
三李士衡
一蔡王後　一武德末鄧州刺史為人所殺
一趙州刺史
三李恭卿
一武德時岷州總管　一子真子　一建
中二年李納守棣州以城降
三李嗣真
一玄宗子封棣王　一字承冑武后時潞州
刺史有傳　一太常卿
三李公敏

一武后相懷遠父　一北海太守邕曾孫
一河東節度使說子太子通事舍人
三李嗣業
一高陵人衛尉卿有傳　一莊王友太沖子
同州司功參軍　一王師範副使降朱全忠
五李知古
一李畬子右臺監察御史李行　一睿宗初
巂州刺史為諸蠻殺　一李泌孫
三李光庭
一姑臧房果州刺史標族　二肅代時濮
節度使　一廣明元年汝州募軍過東都作
亂見通鑑
三李承嗣
一鳳翔刺史　一楚州刺史有子禪居廣陵
宣平里見稽神錄　十克李用檢次鎮將為
門人後奔楊行密
三李仁表
一濟陽長君昂子　王一薛婿能王蜀刑部

侍郎見録異記　一雲安民多積金爲蜀將
張彦西攫見北夢瑣言
三李守節
一東王子　一陘州令嘉子光化令　一
神策軍使見楊復恭傳
三李元素
一武后相附敬弘傳　一希敬子　一字
太朴元和時户部尚書有傳
三李敬業
一敬節弟　一李勣子　一設令
三李敬玄
一高宗相　一平陽令　一堂邑令思
言子
三李仁則
一仁方弟　一山壽子　一仁執弟
三李惟岳
一華陰太守盤子監察御史　一趙人字詵
道元從秀門弟子　一李寶臣子反傳荀京

師
三李元規
一慈卯令元楷弟　一監察御史元道弟盤
屋尉　一与元文會皆在李師古幕下元規
辭去
三李師旦
一新昌人任會稽尉爲御史蘇味道所按見廣
記嗤鄙類　一桐廬令見李尚隱傳　一
右領軍録事
三李行修
一江西廉使王仲舒婿官至諫議大夫見續定
命録　一淮西將李祐子年三十餘爲南涼
節度使見獨異志　一長慶中殿中侍御史
舉賢雅鄉李節見摭言
三李敬彝
一宣城令　一蘇州刺史歷寸　一鄭注
鳳翔節度使司馬
四李藴年

一京兆府司户參軍　一開元中樂工能歌
李獨鼓見明皇雜錄　一与魏仍同選得靳
縣丞見定命錄　一廣時明嗣曹王為宗正
少卿使南詔見通鑑
四李元立
一蔡王後青州司法參軍處子　一蔣王後
松滋令楙子　一紀王後同州司馬文通子
一鳳翔節度使惟簡子　吳平尉
四李文通
一紀王孫同州司馬　一鄧王孫青州練團
練使破蔡州有功　一河南府參軍琳子
一貞元十二年昭義將李洺州兵民弃田時
四李全交
一江王孫　一監察御史武后時酷吏与李
篤王旭號三豹全交人號人號頭羅刹　一
開元初御史糾張鷟　一東祖鯉房忠州司
馬
四李公度

一紀王房吉州文學　一朔方節度使
一陽翟尉　一李師道親近將　一乾
五李思恭
一李晟祖金吾　一韶州刺史　一君壽
子　一僖宗廣明元年夏州將　一乾寧
三年蜀州刺史節度參謀見廣異記
五李玄乂
一潤州刺史　一洛陽尉仁方子　一許
州司公參軍標姬子　一玄褖弟　一隸
議大夫叔虔父俱見世系表通典載永徽元年
御史大夫李乾祐奏有少監主簿李玄乂
五李思敘
一宗室梁瀝南公　一武安公後　一討
契丹大將胡人也見薛訥傳　一肅宗時內
侍宣慰思明者　一昭宗時保定節度使思
孝弟武定節度使降王建
二王嗣宗
一江都人善書見張懷瓘書斷　一國子司

葉宰子肅宗相華族
二王同人
一武后相璿子泗州刺史 一亳州刺史光
祿少卿
二王德本
一西臺舍人 一高宗相德真兄鄧州刺史
二王守一
一貞觀初洛城有表自稱終南山人常負壺賣
藥挾乘蛇去見大唐奇事 一特進仁祐子
與玄宗皇王后凌生封晉國公太子少保
二王行本
一武德元年蒲州帥二年降 一世充兄子
封荊王
二王重榮
一順宗后弟官至福王子 一河中節度使
太尉琅邪郡王有傳
二王重榮
一順宗后弟官至福王子 一河中節度使

太尉琅邪郡王有傳
二王仙客
一太原人太常博士 一襄陽人富平縣尹
竊劉無雙以逃者
二王士則
一國子司業宰子為汝州 一武俊子神策
大將軍邢州刺史
二王承慶
一西臺舍人德本孫駙馬都尉 一承宗弟
為李師道親將
二王魯卿
一集州刺史洺子 一太學生第進士有名
見陽城傳
二王元士
一天寶時憲陽處士補充倉子 一憲宗時
李師道遣殺武元衡人名畫評錄初有汝南人
王士元品入神妙
三 王知古

二 琅玡人會稽令漂子
一 昭宗樞密使
一 太原人咸周貢士与張涉方共獵香見三水小牘
二 崔慎微
一 汾水令
一 複州刺史
二 崔玄亮
一 字晦叔歙州刺史
一 屯田郎中釋之祖
三 崔貞固
一 太原榆次尉見子戎傳
一 肅宗相圓祖武功主簿
一 亳州刺史神鼎子
三 崔敬嗣
一 則天初房州刺史
一 中宗時益州長史
俱見崔光遠傳
一 淮南節度使從孫太子詹事
二 張玄素
一 蒲州人太宗太子右庶子潮州刺史有傳
一 洛陽人天授初任黃梅宰年七十報應經
二 張玄靖

一 許紹塌追蕭銑將復其兵
一 陝人自左衛倉曹拜監察遷殿中見廣記嗤鄙
二 張萬歲
一 武德時劉武周將張萬歲与尉遲敬德降唐初太僕寺廐牧
一 安祿山腹心張通儒父
俱見通鑑
二 張仲經
一 扶子
一 德子
二 張仲之
二 張仲文
一 始興九齡族孫
一 太宗時茂州律(?)壹自稱天子見張亮傳
二 張仲連
一 端州刺史從子
一 南安都護愿子
二 張仲清
一 始興張氏殿中監九臯孫
一 文宗時鳳翔監軍使
二 張仁愿

一武后相有傳　一存敬子事梁歷晉常爲
大理司見五代史
二張守珪
一陝州河北人節度使羽林大将軍有傳
一九隴種茶仙君山遇陽平論仙見仙傳拾遺
二張文蔚
一仁化令弦子　一天平節度使楊子字在
華相哀帝
二張弘讓
一仁化令端子　一天平節度使楊子字在
華相哀帝
二張弘議
一循州録事参軍　一元和末壽州小将娶
兵馬使王進女重疾自額鼻手股中分半者見
乾膜子
二張克勤
一大尉茂昭子長慶中左武衛大将軍有傳
一舉明經登第爲利州葭萌令見廣記悟前生

類
三張守一
一貞觀中御史時董雄李敬玄俱繫張守一
宿直守之見法苑珠林十　一乾元時大理
少卿有鬼報德爲窮士人家女武后時流嶺表
見廣異記　一滄州景田里人來廣陵高駢
以真仙待之　妖亂志
二陳子良
一解文章太子學士貞觀六年東海公取爲記
室　一同時綿州人不識文字見冥報記
二陳季卿
一江南進士乘竹葉舟還家見纂異記　一
劉從諫部将見仇士良傳
二陳正儀
一陳少遊子見實參傳　一大理評事見劫
傳宣傳供德宗時人
二盧嗣業
一河東節度使簡求子字子通禮部郎中

一河南叅軍士瓌子

二盧居簡 一蘭司公去卿子 一金吾兵曹叅軍

二盧萬石 一司農卿昌平公 一監察御史昌平縣侯

三盧知遠 一資州刺史 一宣宗相僑子 一青州叅軍行嘉子

二朱敬則 一冬官侍郎 一庫部員外郎皆誅二張功臣見通鑑注

二劉仁軌 一高宗時宰相封樂城公有傳 一僖宗中和末洪州刺史時李智脩燒銀易衣仁軌好其事為人西告道去稽神錄

三劉從諫 一與許叔冀降史明見李光弼傳 一劉悟子 一上元二年岐王珍謀逆同謀右羽林大將軍劉從諫斬決見唐宗諸子傳 佔畢載許州異將及劉悟子二人

二杜思古 一懷州叅軍 一吉州刺史

二楊志誠 一武后時吏部郎中見李嗣真傳 一河東牙將文宗擢節度副大使進尚書有射右射僕有傳

二楊崇元 一汾州刺史嵩之子 一尚衣奉御正道子太府卿户部尚書

二裴光庭 一漢庶玄孫玄宗宰相 一萬庶後和州刺史旭子户部侍郎延齡兄

二鄭光庭 一海州倉曹叅軍 一貝州叅軍

二鄭過庭 一翠洛府別將 一脩令

二唐嗣宗
一朝請大夫茂言子　一巴陵參軍貞諒之
子
二唐艳一
一魏令文会子　一河南令簡子字玄珍
二唐思忠
一左翊衛　一宋城令謙搢子
二唐籝金
一南鄭丞去俗子　一金部員外侍郎不占
之子

危林卷之十

危林補遺

疑白

蘇小

徐凝劉禹錫皆元白同時人又羅隱蘇小〻墓詩
視分橋李城猶未有人耕剗蘇小墓在嘉興信矣
然杜牧悲吳王城詩吳天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
花正明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
州詩蘇小〻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黄滔寄
蔣先輩在蘇州詩夫差宮苑悉蒼苔攜客朝遊夜
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千載三
吳有高躅屏却山草盡崔嵬則其墓又在蘇州地
也

釋玉

北堂

遊子吟洪邁萬首唐絕以為孟郊而文苑英華作
華陰尉馬異中詩英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間進
士

附玉

貝獨生

草嗋譜敘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
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為華獨坐伯厚謂
古賢者豈用獨坐而以華為見乎然華子魚亦
惡得醜

彈高

鰒魚

續博物志曰石決明亦名九孔螺殼子照鰒魚行
云漸臺人歇長弓射初敢鰒魚人未識西陵衰老
繐帳空肯向北河覩饋食因兩雄一律溢漢家嗜
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大息不同嗟悵鯀磨
痂中閒霸攘隤渠陽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
鯖菜逍往〻殘餘把減獲東隨海舶歸倭螺異方
珍寶來更多磨沙淪濤成大載刲圩仕脯分餘波
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猿船船
跋浪龜鼉鼉長鐃鐃突崖谷倒牆夫善治腐華堂、
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真
倚牆中都貴人珎此味糟浥油藏能遠致割肥方
厭萬錢廚決肯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爲來方
奩餽送煩輿臺遷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為
村吾生東歸次一斛包真未肯鑽華屋分送羞材
作賦明卻取細書防不讀此要浩衍美佳製莫之
片辭也

削蔡

蔡邕集楊賜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言昕
計謀亦不敢宣分議潛功貽于帝躬家無遺草論
者不見

本朱

人生如寄

高僧傳謝安与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
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〻觸事惆悵惟遲君來
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又嘗雕明崇孝詩曰
人生若寄顦顇有時

述洪

耆英

宋元章十老燕集敘曰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

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与郡之長老游各飲酒賦詩余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為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靜鎮吳門閑郡務会九俊老推內閣清河公正議大夫廣平公大〻大夫濮陽公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承議崇君奉議郎黄君咸傾碩德天賜難老于是羽觴屡酬雅章迭作以襄陽米芾倦遊四海屬為序引　此序只辯官閥姓氏不著其名然可知元豐間吳郡又有十老也

舞衣歌扇

王勃春思賦曰斂態調歌扇廻衣正舞衣錢起宴東亭詩舞彩彡帖戲蝶歌扇隔啼鶯崔備西亭宴陸郎中詩塵隨歌扇起雪逐舞衣廻王建田侍宴席詩聲頻舞衣呈玉貌動搖歌扇露金鈿

石尤

揚用修外集石尤江中無名此為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猶嶺南人曰颶母黃河人曰孟婆也　用修此解似得之但亦未見所出且以為水蟲太公虛矣

論何

五平五仄

孔平仲有還鄉展省〻中寄豫章僚友四聲詩載宋文鑑但惜佳語無多

朱碧

維摩詰經曰解脱是道場能背捨故摩注曰觀青為青觀黄為青捨背境界從心所觀謂之背捨此又一列解也惟蘇子瞻金山醒詩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與太白意合

注王

解鳥獸語

梁高僧傳曰漢雎陽沙門安世高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見有群鵲語曰謂伴日鵲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續高僧傳釋慧成姓段陳人專志玄寂久〻遂解眾生語言三昧

李膺

國清百錄隋煬帝為晉王使迎智顗〻次石城稱

疾晉王遺書遣醫李脩性處治按此則有五李脩也

忽雷

五燈會元有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匾擔山曉了禪師碑則忽雷又人姓也

匡徐

破鏡

王昌齡詩漫道閨中飛破鏡猶看陌上別行人若以爲早飛之歎可當之閨中乎李紐破鏡飛上天賦曰何新月之娟娟如破鏡之上天徼莊而桂樹猶短彷彿而炭花不全始色減去清光獨懸開玉匣而尚在指金鉞而未圓漸明海漄遠掛關山載重輪而易缺思華滞而未孝霽景澄澈沈寒凝碧非迴輝而照膽抵向晦而淪魄河房未掩過臺上而不歸斜漢微低入窓中而猶隔正當殘夜偏稱高秋似逃秦從所上更接疑炯炯以從革類織織而君動坐惜雲曙行愁漏促暈猶未合無陳方士之灰熙不可磨空負先生之局若如徐解則此賦應被點矣

洗梅

杜書

蘇軾和陶詩不持兩鮎酒肯借一車書一瓻之解已見於斯

論胡

短人

婷婷列子作詩人 嵇康答難養生論曰務光以蒲韭長耳其非身長七寸亦一顆證

女官

後漢書順帝詔賜沛王祖母周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則婦人又大夫之秩漢紀琅琊女母爲子報怨聚衆類百人自號將軍宋書顏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于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女將軍女司馬偉偉年有餘不能服軍政又振古之奇婦人也

遂

高僧傳支〻〻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陳留阮瞻
潁川庾敳並結知音　友世人呼為八達聖賢群
輔錄作于〻巷各敘〻〻之傳聞異辭

徐匡鈞

續漢書荊州牧北歸隱爲武邀李〻釣牧車屛泥
殺〻驂乘徐匡之銅陰就車蓋同此〻